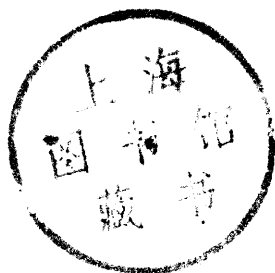


著名勝紀臺章

刊叢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7511B

仿古字版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

板橋雜記

余懷著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著

秦淮聞見錄

雪樵居士著

秦淮畫舫錄

捧花生著

畫舫餘譚

捧花生著

白門新柳記

許豫著

吳門畫舫錄

西溪山人著

吳門畫舫續錄

箇中生著

潮嘉風月記

俞蛟著

燕臺花事錄

蜀西樵也著

竹西花事小錄

芬利它行著

海陬冶遊錄

玉鮓生著

世界書局發行

章臺紀勝名著叢刊序

蓋聞南朝金粉。藉麗句而增輝。北地胭脂。因瑤章而生色。故評量歌舞。才人之結習皆然。記載煙花。名士之陶情惟爾。既熱戀於銷魂蕩魄之場。必狂揮此刻翠裁紅之管。江山如畫。果然相對宜詩。粉黛都春。豈待追思成詠。小名偏錄。垂鶯鶯燕燕於千秋。舊院勤搜。著葉葉花花於一代。亦有揚州夢醒。尙留薄倖之名。玉樹歌殘。總滯溫曆之迹。美人老去。覩舞榭而含愁。劫火銷時。渺香巢而隕涕。勝遊既逝。彌多哀怨之詞章。良會難忘。儘付旖旎之筆墨。僕也卅年遊倦。早厭繁華。百物愁深。自甘落莫。顧秦淮煙水。猶喜吟杜牧之詩。虎阜斜陽。輒欲弔真娘之墓。偶述蘭因絮果。惘惘無端。忍教玉貌珠喉。淹淹久闕。用採昔人之艷紀。狂臚前代之芳編。覺平康記屑。不僅判千古之薰蕕。曲巷耗奇。亦足徵一時之興替。枇杷窗下。可喜娘儘有傳人。楊柳樓中。錢樹子正多佚史。於是曼翁憶板橋之勝。不諱狹邪。

板橋雜記著者余懷。一字曼翁。

遊叟戀滬瀆之春。紛陳佳麗。

海陬拾遊錄著者玉鏡生。卽王韜。一字天南遊叟。

珠泉續記。青溪

之韻事尤新。

續板橋雜記。珠泉居士所著。

畫舫爭編。香國之遺聞始著。

捧花生著秦淮畫舫錄。及畫舫餘譚。西溪山人著吳

門畫舫錄。箇中生著吳門畫舫續錄。

賦閒情於桃葉渡頭。珠璣咳唾。尋舊夢於館娃宮畔。煙雨淅

清。雪樵據其聞見。摘將子夜之詞。

雪樵居士著秦淮聞見錄。都摘一時紀勝歌詠。

雲英惜及年華。唱偏

懊儂之曲。錄燕北竹西之花事。各擅風光。

蜀西橋也。著燕臺花事錄。芬利它行者著竹西花事小錄。

記海陬江

上之冶遊。別成月日。擲心賣眼。羊城寫壓座之姝。

俞蛟著潮嘉風月記。備載羊城佳麗。

摘粉搯

酥。蟹戶傳狀頭之瘦。

潮嘉風月記附錄中。載某殿撰督綠篷船蟹戶女。因有狀元瘦之傳述。

凡斯佳構。最能見前輩風

流。總是閒情。何必嘲古人軼宕。明燈照影。直同芳窟重探。斐几陳編。恍若

曇花再現。讀花裏閉門之句。齒頰餘芬。誦尊邊鏤月之詞。夢魂胥膩。瀟瀟

暮雨。更何須記續妝樓。郁郁奇香。正不啻車來油壁。行間字裏。想像洛浦

之仙姿。酒醒夢回。摹擬高唐之神女。况吳宮花草。埋幽徑今年年。隋苑滄

桑。散瓊花令片片。清淮十里。即教水軟依然。古堞百年。總覺山溫漸改。風

欄雪檻。珠江之兩岸。雖新。霧鬢雲鬟。潮郡之群姬已老。數故都之尤物。芳

字全非。問南國之妖嬈。香巢安在。一編入手。有情人定。感纏綿。萬卷撐腸。

當意者。自宜反復。晨鈔夕寫。不刪紅豆之詩。東集西搜。盡得青樓之譜。人

慚謝傅。性偏戀絲竹之娛。勝紀章臺。書恰符金釵之數。既糾其友豕魯魚

之誤。復整其風花雪月之篇。棗梨重付。剗剛初成。特弁一言。聊申明其旨

趣。廣傳萬本。使永泐於情場。綺語是宗。甘墮泥犁之獄。狂名不死。應升色

界之天。嗟乎。漢成帝奇情久痼。溫柔鄉終老且甘。繁書記頑艷未銷。文字

海拔身匪易。筆乾墨澀。固難自寫其牢愁。粉牘脂殘。決信人同此感慨。

民國二十四年秋朱劍芒序於海上之鶯愁蝶倦室

章臺紀勝名著叢刊總目錄

一 板橋雜記

序一(余 懷).....

序二(尤 侗).....

正文三卷(余 懷).....

上卷 雅游.....

中卷 麗品.....

下卷 軼事.....

附錄.....

後跋(余 懷).....

一一 續板橋雜記

序一(黎松門).....

序二(青閣居士).....

序三(研 香).....

弁言(默堂主人).....

緣起(珠泉居士).....

正文三卷(珠泉居士).....

上卷 雅遊.....

中卷 麗品

下卷 軼事

跋(玉鮓生)

三 秦淮聞見錄

正文(雪樵居士)

四 秦淮畫舫錄

序一(楊文蓀)

序二(汪 度)

序三(陳雲檣)

自序(捧花生)

題詞詩五十四首 詞四首

正文二卷(捧花生)

上卷 紀麗

下卷 徵題

跋一(馬功儀)

跋二(葑諳居士)

五 畫舫餘譚

正文(捧花生)

六 白門新柳記

序(盧 銜).....

自序(許 豫).....

題詞(晚香留夢室主人).....

正文(許 豫).....

附錄一 白門新柳補記(楊曉嵐).....

附錄二 白門衰柳附記(許 豫).....

跋(玉毓生).....

七 吳門畫舫錄

序一(沈廷炤).....

序二(郭 慶).....

序三(吳錫麒).....

序四(汪廷楷).....

序五(彭兆蓀).....

正文(西溪山人).....

八 吳門畫舫續錄

序一(宋翔鳳).....

序二(趙 函).....

正文三卷(箇中生).....

內篇.....

外篇.....九

紀事.....一五

九 潮嘉風月記

正文三卷(俞 蛟).....一

麗景.....一

麗品.....四

軼事.....〇

附錄.....三

趙翼簷曝雜記.....四

袁枚隨園詩話.....四

檀萃楚庭稗珠錄.....四

吳樹珠擘紅餘話.....五

跋(楊復吉).....五

十 燕臺花事錄

自序(蜀西樵也).....一

正文三卷(蜀西樵也).....一

上卷 品花.....一

中卷 詠花.....四

下卷 嘲花.....〇

十一 竹西花事小錄

自序(芬利它行者).....

正文(芬利它行者).....

十二 海陬冶遊錄

序一(護落花人).....

自序(玉鮓生).....

正文三卷(玉鮓生).....

續錄三卷(玉鮓生).....

餘錄一卷(玉鮓生).....

六五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清余懷著
朱劍芒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一種

板橋雜記

世界書局印行

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咲曰。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爲豔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煙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願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笑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岷公蠅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予聞閣之。大氏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煙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着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曼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長洲尤嗣。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上卷 雅游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獼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粧。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雄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盪盪。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擲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十爲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鶯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巨其前。秦淮朱雀桁遶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咲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窓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旣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椗粧。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寔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妾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咲謔。頃之烏雲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帶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櫺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薌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南曲衣裳粧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爲之梳櫛。已成入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粧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粧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僮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尙搗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恆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鬢。名酒佳茶。錫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哥喚客聲。（舊院馬二娘字晁采）惜別留歡恨馬蹄。勾欄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禹錫聽頓老琵琶）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女英小名妥娘詩載列）

朝詩選閨集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泪沾裳。樽前白髮談天竇。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竹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涪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

入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中卷 麗品

余生萬曆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諸兒。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乍起。吹縷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笑人兮。巧咲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障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泪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狡。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守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咲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旣含睇兮。又宜咲。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

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險爨。燕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訐江左。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粧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晳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瞻仙寓叢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葦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而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教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聞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間。問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咲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俊。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

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囊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託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闖闖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李孃雖老尙有風情話念舊遊潛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覩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即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隣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窓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粧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厨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駕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僮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僮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翼尙書芝麓尙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欸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咸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

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綉繡襖。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裹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龔竟以顧爲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尙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鬢眉男子多矣。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吟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質居以栖。隨如臯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閨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勝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粧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瓊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丘。湘簾柴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後。遊吳門。吳梅邨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筆策。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粧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緇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頤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面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屢恆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游。得敏益自喜。爲閩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沒。家中替。後嫁一貴官。潁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靜廉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豔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倣大癡。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壘。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泠泠然。神與之淡。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爲健兒。僮父所阨。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間營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顛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鶉啼。不忍聞也。余說內鄉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豔。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簫度曲。長面修容。留仙長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剗其半面。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煙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沒。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吟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冊立弘光帝。自爲首輔。援引閩兒阮大鍼。構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焰。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

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無遺種也。猶存老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陜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搯墨痕。縱橫靡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繆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武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揖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齟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姊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豔。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中爲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

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出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飾。願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暱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幌中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蕩。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帶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恆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荆釵布裙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涓。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吟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

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下卷 軼事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疊絲管。以及鬪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轉。雖宋廣平。鍊石心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畫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豔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笑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駮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唉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闈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隣。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草出花面篋。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灑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

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擷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爲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富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沽。唇飯非四糲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雒臯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性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芝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弘光朝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錫。羣姬兩散。一身孑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連騎入城。紅粧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煙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著紙衣。齒高跟屐。佯狂沉酒。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毘毘上。爲參軍鶴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間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闖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咲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與掃眉，非沉燭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蠖菴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笞楚，挾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玉峯女士，馮靜容皆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賈其餘勇，尙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首青山，笑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

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闌兒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首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兩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府城。題絕句四首於壁間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颺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髣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篋篋引。幾度穹廬伴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煙。良夜知心畫閣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野居露宿。即欲效章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邸舍。索筆漫題。以冀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於古汲縣前潞王城之東。潞王城。潞藩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薄青樓。以爲不可一日居。甲申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擒。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奮。哭誓不止。兵竟刃之。

又山東鄒城縣之李家莊。旗亭壁間。題三絕句云。不畫雙蛾問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笳。日日牛車道路賒。徧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鶯怨漢家。驚傳縣吏點名頻。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髡髮也驕人。末書云。吳中羈婦趙雪華題。凡此數者。皆羣芳之萎道旁者也。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具。殺核

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咲聲內。盒匱來往鬪芳隣。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殺釘核春滿檠。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欖分撈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衰鈔裨金走情友。闌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後跋

狹邪之遊。君子所戒。然謝安石東山攜妓。白香山眷戀溫柔。一則稱江左風流。一則稱廣大教主。因偶適其性情。亦何害爲君子哉。唐有處士李戡者。痛惡元白詩。謂其纖豔不逞。淫言蝶語。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秀鐵面亦訶黃魯直作爲綺詩。當墮泥犁地獄。余之編斯記也。將毋爲李處士所詬。秀鐵面所訶乎。然管仲相桓公。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富國。則始作者。其惟管仲乎。孟子之卑管晏。有以哉。有以哉。吳興太守吳園次。弔董少君詩序。有云。當時才子。競著黃衫。合世清流。爲牽紅繡。玉臺重下。溫郎信是可人。金屋偕歸。汧國遂成佳婦。時錢虞山作于節度。劉漁仲爲古押衙。故云云爾。辟疆老矣。一覺揚州。豈其夢耶。余甲申以前。詩文盡皆焚棄。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亦如前塵昔夢。不復記憶。但抽毫點註。我心寫兮。亦泗水潛夫。記武林舊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烏足以知之。

清珠泉居士著

朱劍芒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二種

續板橋雜記

世界書局印行

序

予初交孫二南莊。即耳珠泉名。今年夏始得握手。溫文博雅。臺臺風生。與之上下其議論。才既過人。而識尤足千古。益信名下無虛土。宜南莊嘗津津不置也。既出其續板橋雜記見示。時讀者僉以香艷賞之。夫揆天繡雲。雕繪滿目。而塵羹土飯。奚當饑飽。予嘗謂世非乏才。由識眇也。梯崖絕淵。往往方軌古人。竊得膾脰一嚙。便自詡爲瓣香。究其所著述。非塵障理域。即清譚元塵。其于人心世道何裨焉。珠泉日提不律。煙霞珠玉。供其指揮。遂使雅人韻事。曲曲盡致。而勸懲之意。隱寓諸筆墨之外。非才與識兼。惡能辦比。予曩讀艷異編。而嘆其情見乎辭。今觀此記。要亦感于前人之吐花弄舌。而有味乎其言之。蓋所以警人者至矣。不誠邯鄲之梁肉哉。質之南莊。當不河漢予言爾。

乾隆庚戌仲春二日洪都黎松門拜題

敘

青衫著作。祇宜命薄佳人。紅粉品題。偏重文魔秀士。若果薛篋聲價。足標豔美之編。何妨江筆平章。別撰羣芳之譜。此吾友珠泉所由續板橋雜記也。原夫秣陵古郡。建業名都。秦鑿新渠。血吹脂流。吳營舊壘。燕啄香泥。軟水溫山。綺麗久沿往代。遺簪剩寫。風流猶襲前朝。美既擅於彼姝。情自鍾於我輩。珠泉荃蘭竟體。松柏爲心。彈鋏丁年。遠入邨生之帳。撫絃丙夜。獨登荀令之牀。劍氣初沉。琴心未寂。時則莫愁湖畔。少婦停梭。桃葉渡頭。侍兒飛扇。挈紫鞵之狎客。北里尋春。背赤腳之奚奴。東牆待月。纖腰蘇小。爭窺柳絮之簾。素面徐娘。閒佇梨花之院。君真好色。誰不爲容。無何鞭鐙斜陽。囊書蓬轉。颿檣暮雨。奩鏡萍飄。就中泣下誰多。今夜醉眠何處。桃花潭水。淒涼太白之詩。煙雨河橋。寂寞小紅之曲。何必落梅窗外。夢始斷於西樓。即此芳草堤邊。魂已銷于南浦。况乎蛾眉易老。駿骨焉求。歸廝養者次之。屬沙吒者已矣。若使海棠早謝。豔友名湮。不將沅芷先凋。騷人色減。遂乃重蒐黛綠。如僉十二之釵。再校鉛黃。應禿三千之管。雖付之遊戲。有似稗諧。而出以雅馴。居然花史。永祕魏王之枕。常熏韓椽之香。

嗟乎。俠妓自豪。原知慕義。儒姬爾雅。定解憐才。縱令伴共諸郎。仍可采同列女。試向伶工水榭。演就傳奇。還從畫士山房。描成絕代。行見星軺驛舍。爭傳金屋之姿。雲幕旗亭。咸重玉臺之選。越州青閣居士。拜題於竹西僧舍。

序

渡名桃葉。洵足勾留。里接長干。由來佳麗。風流東晉。騷人揮塵之場。曠達南朝。狎客分箋之地。歌樓舞榭。倡家俱白玉爲橋。月夕花晨。蕩子以明珠作檝。颺畫簾于水畔。婉度輕歌。啓繡戶於花前。漫呼小字。芙蓉屏裏。無非綠酒銀鐙。玳瑁筵中。盡是紫簫紅笛。所以入青溪之曲。過客魂銷。問長板之橋。羈人心醉者也。獨是假紅倚翠。不乏綺人。刻燭分題。罕逢佳士。聽雞聲之斷愛。溝水東西。傷馬足以無情。浮雲南北。嗟爾紈袴。徒揮買笑千金。咄彼綺羅。未得解人一目。縱或寄情雜咏。注意閒吟。要皆風雲月露之敷詞。無復俊逸清新之雅韻。我友珠泉先生。鸚未搏雲豹。還隱霧。王仲宣才華第一。依人在紅蓮綠水之間。庾景行品概無雙。寄興于檀板金樽之側。皖江留頓。道出溫柔。白下棲遲。人逢綺麗。瀟瀟暮雨。吳娘曲裏新聲。皎皎中天。揚子江頭明月。緣賦情之特甚。致所遇之多奇。昔夢猶存。其人宛在。然而烏棲月下。已換樓臺。燕到春餘。半迷門巷。重來漁父。垂髫黃髮之全非。前度劉郎。紫陌紅塵之小異。卿同斷梗。儂是飄蓬。江淹之別恨依依。衛玠之愁腸脉脉。雪泥鴻爪。李師師茲在誰家。鬢影蟬釵。關盼盼今歸別院。花迎舊路。撫今昔以神傷。鳥變新音。對湖山而心擣。因而譜花叢之爛漫。字字皆春。誌柳絮之飄颻。行行似玉。緣歡寓恨。婉而多風。即色成空。華不爲靡。編同玉茗。發函皆豔異之人。記續曼翁。載筆並後先之美。君非達者。玉釵金粉之遐思。僕本恨人。榴帳薇裙之前夢。覽新編而惆悵。觸往事于依稀。雌覽吟文。佩服太冲之著。烏焉成字。效顰元宴之談云爾。闕逢執徐。國除月朔。清溪研香拜譔。

弁言

非遍覽山川形勢之勝。不足以宕心胸。非遍歷美人歌舞之場。不足以言風雅。吾友珠泉。挾不世才。喜遨遊。袖中詩卷。襟上酒痕。隨處有焉。每當秋風白下。夜雨揚州。偶有所見。寄情而不膩于情。雖珠鮮玉脆。一顧猶憐。而流水

行雲過焉輒化非所謂入乎其中而超乎其外者歟。昔東坡與琴操湖上參禪。戲相答問。琴遂感而削髮。由此觀之。則斯記也。即從黑海驚波。喚醒青樓幻夢矣。如曰倚翠偎紅。風流絕世。評花詠柳。歌詠宜人。猶淺之乎。測珠泉也。歲在屠維作噩陽月上澣海陵默堂主人拜題。

緣起

余曩時讀曼翁板橋雜記。留連神往。惜不獲睹前輩風流。迨聞丙申以來。繁華似昔。則夢想白門柳色。又歷有年所矣。庚子夏五。樞陽觀察招赴金陵。會于公餘。遍覽秦淮之勝。旋以居停罷官。束裝歸里。計爲平安杜書記者。無多日也。辛丑春重來白下。閒居三月。時與二三知己。選勝徵歌。興復不淺。嗣余就聘崇川。三年羈跡。青溪一曲。邈若山河。今秋于役省垣。僑居王氏水閣者十日。赤欄橋畔。迴首舊歡。無復存者。惟雲陽校書。猶共晨夕。因思當日。不乏素心。曾幾何時。風流雲散。安知目前之依依聚首者。不一二年間。行又蓬飄梗泛乎。爰于迴櫂餘閒。撫今追昔。續成是記。亦類分雅游麗品軼事三卷。非敢效顰曼翁。聊使師師簡簡之名。得偕江水以俱長爾。至于闡見無多。記敘曠陋。續紹之病。閱者原之。時甲辰中秋望後二日。茗南珠泉居士書于雉臯舟次。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著

卷上 雅遊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洎乎前明。輕烟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爲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笑人黃土。名士青山。良可慨已。迺承平既久。風月撩人。十數年來。裙屐笙歌。依然繁豔。詎江左流風。于今未艾。抑山溫水軟。良由地氣使然歟。

前明河房。爲文人讌遊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遙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俗稱本地者曰本幫。來自姑蘇者曰蘇幫。來自維揚者曰揚幫。雖其中妍媸各別。而芬芳羅綺。嘹唳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蕩志也。

自利涉橋以東。爲釣魚巷。迤邐至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靜僻。每有名姬。心厭塵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往來。亦復絡繹不絕。由文德橋而西。爲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屑所居。不敢與水榭頡頏。聞亦間有麗人。余則未之見也。

貢院與學宮毗連。院牆外爲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貲。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擊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于江。當春夏之交。潮汝盛至。十里盈盈。足恣遊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訖于仲秋。當夫序屆天中。日逢竹醉。五月十二日。傾城出遊。較端午尤盛。遊船數百。震盪波心。清曲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各奏爾能。薄暮須臾。燭龍炫耀。簾幕畢鉤。倩粧倚欄。聲光亂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篷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盃尊疊。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窗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

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緲欲仙。塵襟胥滌矣。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消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

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挑帘。食物具備。而諸名姬。又家有廚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倉猝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于斯。

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土著居多。若乃買雛教歌。認爲己女。高其聲價。待客梳櫛。愛俏者其名。愛鈔者其實。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僮父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使彼慳囊頓破也。

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教習女優。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于名妓仙娃。亦各嫻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嚀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籃挈榼。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齊放矣。酒醒夢迴。芳馨橫溢。和以氣肌薌澤。如遊衆香國中。

院中衣裳裝束。以蘇爲式。而彩裾廣袖。兼效維揚。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帛製爲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卽古鞞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孑孑有致。至于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縐。貯以麝屑。緣以錦緞。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膚絳袂。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

卷中 麗品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若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虛瞳而頰唇。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姬鬢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

早墮風塵。從夏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于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爲勢家招去。侑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尙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于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尙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尙舞迴風。當挽留仙之裾也。鬢髮如雲。明眸似水。驟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雅。無折腰齟齬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菴宿也。遂初旣賦。寄興掃眉。雅與姬善。蒼髯紅粉。嘗相對于銀鐙綠酒之間。余于庚辛兩度抵寧。時一過從。淪茗清談。目爲豔友。惜近以病魔。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芙蓉綠水。秋將老。鸚鵡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迴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爲業。余聞之嘆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爲然。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有駿馬馱癡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于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即誘以多金弗顧也。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鉤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姬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爲僮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仗助。並糾同志爲卜居于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就館崇川。聞爲無良速訟。移家維揚。王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而風雨飄飄。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雨。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聞其瀕行。猶倩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爲誦家梅邨詩云。青山憔悴脚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炊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斂身。依然尋常旖旎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嬌憨。

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脩然絕俗。有僮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久。杯茗清談。解及于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尙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筓。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與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爲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黑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曰董大。眼光如醉。次曰董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姬之風韻。嫣然不覺瞠乎後矣。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籍江寧。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幘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之。爲歡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于署。僕從雲散。官橐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貲。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于江口招提。廣集緇流。禮懺三晝夜。盡傾箱籠長物。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爲之營葬而返。以此俠妓之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爲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毗熒熒。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于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鄉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唱隨相得。筆耕針繡。稱佳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爲。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于青樓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爲之綴序其事。以償夙諾云爾。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惜未及聆之。其繼妹曰張二。弱質纖妍。亦嫻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纔十一。白晢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于王氏水閣觀演。尋覓親記。跌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尙賴三人作生計焉。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誘脅墮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諸姬。以蘇幫爲文。揚幫爲武。姬雖產于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爲維揚諸姬之冠。都人士戲以武狀元目之。其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趕熱郎未易得。觀顏色。余曾于辛夏。邂逅河亭。頎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螢。于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季子影生。甚與善。嘗爲余言。姬賦性豪爽。重義氣。善知人。無門戶習。至于媚骨天生。更不待擇。新采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醉聞嬌喘聲猶媚。暖慰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皖桐光嫩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卿兩。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戰畧也。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掩鬢。笑靨承顰。鞞袖曳裾。風流秀曼。亦後起之禡也。

王四。本郡人。蘭姿玉質。秀韻天成。性喜清幽。雖在風塵。常深自秘匿。不甚見客。所居月波水樹。綺窓錦幙。不染纖埃。几榻尊彝。位置俱極楚楚。入其室者。如別一洞天。幾忘門以外之甚。蠶塵上也。

施四。蘇州人。窈窕秀弱。眉目含情。脣一點小於桃英。趾雙翹瘦于蓮瓣。年雖稍長。調笑無雙。殆疑雨集所咏。丰容工泥夜。情味勝雛年者也。松陵某尹。暱寵之。攜居胥江別館。欲置爲側室。不果。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中堂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驚春正滯邗江櫂。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飾。雲鬟低亞臘脂赤。相對多情。只少些兒畫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爲側室。甚有寵云。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頤。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嚴三。齒長于姬。而姘容修態。堪與頥頥。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巷中。善南北曲。嬌喉一轉。飛鳥遏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身價。不屑作尋香人。雖給侍讌遊。猶虛屏山之夢也。

趙小字靜芳。江陰人。中人姿耳。有紈袴子弟暱之。一時獻諛者。思博主人歡。遂有文狀元之號。余觀其爲人。沈默寡言。無輕佻氣習。要亦善自修飾。不隨俗波靡者。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姬。如是者有年。旣而生以旅邸久居。饔飧不繼。姬聞而招致之。終歲日用。皆取給于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爲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頗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于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煙花。罔思自立。浪游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爲念也。言已。歛衽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即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爲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爲梨園領袖。姬于儕偶中年最長。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粧。自然幽雅。徐娘雖老。尙有風情也。皖桐光漱六孝廉。夙與之善。有無錫秦姬者。與姬有葭莩親。向居丁字簾前。庚子秋。復自梁溪來。寄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躡步。婉媚愁人。亦此中翹楚也。徐壽姐。杭州人。適維揚徐某。僑寓秦淮。年已二紀。雋逸風流。妙解音律。同居數姬。競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壽率諸姬柳陰列坐。絲肉競發。雲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清虛府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睐。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云氣柔色靡者。惟雙趺不甚纖妍。常鞞小方鞋。俗名拖鞋。作忙促裝。揜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由琴川轉徙金陵。余于庚夏相晤于熊氏河房。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貲。且爲之譽。得漸生色。及辛歲抵寧。則被服麗都。座客常滿矣。綈袍雖在。已無戀戀故人之色。余笑而詰之。姬面發頰。一座粲然。姬有妹曰鳳姐。年方十齡。致亦楚楚。教之歌曲。發響清越。妙合自然。洵美材也。

湯四。揚州人。姿首皆明豔。而四姬尤柔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歟。姬不解。誤以言爲鹽。與音言鹽相似。率爾對曰。吾素不嗜鹽。聞者絕倒。

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後徙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靨輔間數點微麻。天然媚麗。余同鄉邵子峨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蕾含春。觸手溫柔。不待斜照銀燈。驚誇瑞雪也。董二。本郡董禿子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晳瑰逸。王府塘之魁首也。

金二。本姓丁。蘇州人。居釣魚巷。豔名頗著。余于庚夏曾一遇之。明眉慧眼。纖跌柔腰。幾欲傾其流輩。惜兩顴微高。婉容稍減。有某公子者。甚與善。珠玉錦繡。稠疊贈遺。嘗于一月中。費金千計。兩情膠漆。引喻山河。秋以爲期。絲蘿永託。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慶將來得所歸。公子亦喜得阿嬌。擬以金屋貯之。一日。公子啓扉而入。閱其無人。詢之鄰姬。則姬于前夕盡室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信參半。書空咄咄。偵騎四出。踪緒杳然。悲憤填膺。一病幾殆。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倉州人。居東水關。願身玉立。情致嬌憨。皖桐家蓼秋一見傾倒。或云。姬向與某丞善。丞乃富于貲而蠢俗不韻者。蓼秋力辯其誣。謂俊慧如姬。必能擇人。贈以詩有云。文君自解憐司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謂有情癡矣。乃蓼秋絕憐愛之。姬殊落落。盡傾囊中金。聚首無多日。卒以不歡而散。迨次年秋。蓼秋領鄉薦。鹿鳴宴罷。緩轡過之。姬慙沮。閉戶以疾辭。竟不出見。

周四。又稱梁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曰大官。二官。貌不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乳名姐官。字瑟瑟。蘇州人。方全。後改名璇。字姍來。江陰人。吳雙福。張大義女。汪銀兒。胡四喜。秦巧姐等。皆蘇州人。並工院本。而周玲實創厥始。四喜獨冠其曹。鑑湖邵子升巖嘗語余云。周玲之尋夢題曲。四喜之拾畫叫畫。含態騰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嫖目。迴腸蕩氣。雖老伎師。自嘆弗如也。

卷下 軼事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雖妓者所居。屈指不過幾家。開宴延賓。亦不恆有。自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覩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畫。

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約一日之間。千金糜費。真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子輩。皆如石氏翹風。退爲房老矣。而風月平康。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曩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爲市闌。舊院則廢園數十畝而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故址不可復觀。迴光鸞峯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闕如。至長板橋。尤泯沒無迹。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彎腰之曲。覺當時尙有秋水一泓。茲則盡成平陸。亦劫塵之小變也夫。

明初于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簾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縉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晏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千里一帶室廬。亦盡成塵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聞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日暮寒。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烟簾粉亂棲鴉。重過城南舊狹邪。不爲東風賒笑酒。怪渠吹盡六朝花。

沉香街。即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沉香牀。香經四五日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毋乃太甚。快哉項生。酒半抗聲。裂衣搥牀。一吐胸頭惡氣。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則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表。金碧煥如。每當夕照西沉。酒舫喧闐。與競渡聲相間。對岸爲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南巡。曾經駐蹕。水榭外垂柳千絲。拖烟漾月。暑窓徙倚。清風徐來。不待帷展紫綃。殆消塵燠也。

丁字簾前。厥名舊矣。今利涉橋之西。水榭三間。最爲軒翥。玉筍篆額。尙懸楣間。縱非當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云。桃根桃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窓幕。彼姝鮮乘舟者。競渡則有樓船。進自水西門。淨几紗窓。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花香。隨風搖曳。余于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

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爲盂蘭集福會。諸名姬家皆禮懺設齋。虔修佛事。好事者則于河流。施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前後夕。壘几爲臺。陳設香菓。喧闐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

亦歡場韻事也。河亭徙倚，以永朝夕，不須倚翠偎紅，自可嬉怡忘倦。余于今秋寓居王氏水榭，每晨起，盥櫛初畢，即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艇如梭，呈絲暹竹，入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阗，間借雲陽校書掀簾憑眺，燕香啜茗，媿媿清言，幾忘涼月之西沉也。

市井方言，名姬不屑道，間有一二語，在章臺間習聞之，如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是也。年來忽尙一少字，每詢以事之隱諱者，輒矢口而答曰：少。余嘗戲作集句曰：這也不該提，那也不該了，白晳誰家郎，魂斷一聲少。

受耶珍惜只儂知，難忘霞侵月滿時。最是將歸猶未忍，阿母傳語怪來遲。此疑兩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陰徐校書家，亦嘗竊取其詞以記事云。受儂珍惜感儂癡，最是霞侵月滿時。虛說並頭蓮子好，箇中苦蕙只卿知。

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長洲詹孝廉湘亭，于今春應試白門，曬梁四養女馨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鐵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馨故吳人，謀歸吳以事詹，志未諧而卒。詹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于虎阜再來亭之西隅。祁昌司鐸沈蒼漁爲譜千金笑傳奇，付樂部。詹王兩君詩冊，暨蒼漁傳奇，潔夫皆親見之，能誦其略。惜余後至，未獲一覩爲憾。潔夫又云：同時有趙葑老與馨女弟荷兒狎，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亦韻人也。茲已從良矣。吁，青溪不少名姝，何四條絃家獨多佳話耶。

有賣花馬嫗者，蘇州人，住洞神宮前黑廊下，年四十餘而寡，日于河房中送花爲業。子媳二人，並工手藝，所居前空屋兩楹，常供客館，鄰寓有陳生某，家本越中，浮踪白下，值歲除日，主人以生夙逋無償，迫令他徙，生請以五日爲期，意將遷延卒歲，而主人不可，發聲徵色，勢且難緩，須臾，生負氣出門，進退無所，躑躅于利涉橋上，將爲抱石之謀。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見生倚欄子立，神氣頹喪，迥異平時，疑而詰問，生若罔聞，屢叩之，答以無他，詞色間轉似憎，嫗饒舌者，嫗益駭惑，強攬其袂以歸，研詢多時，始得其實。嫗喟然曰：子誤矣，以子之貌，當亦非久困者，何識短智淺，遽不欲生，妾雖貧，猶能爲力，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即當代爲措償，今夕請子移寓妾居，度此殘歲，來年俟有機緣，再圖他適可也。言已，便詣鄰居，告以故，攜取行李而返，生感其情，即爲棲止。迨次年，生汲引乏人，仍無安視之所，起居服食，皆仰給于嫗，嫗積久無倦容，亦無德色，偶有嘉肴名菓，必先奉生，子及媳咸服事唯謹，嗣

值生妻物故。子以覓父來寧。嫗知生無以爲家。復百計張羅。爲其子納婦。即于鄰左賃屋以居。生父子適館攸寧。幾忘旅人之困焉。後閱年餘。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挈之偕往。無多歲入。僅給饔飧。淮陰一飯之酬。尙將俟諸異日也。同時又有潘嫗者。亦蘇州人。有子三人。咸習梨園。伯仲並居河房。在文德橋之西。季子則家于白塔巷中。相距里許。嫗往來兩地。日以爲常。橋北有八角碑亭。乃去來必經之路。某歲除夕。嫗自河榭歸家。出門甫數武。見有儒衣冠者。投纒于亭角。疾呼家人解救。獲甦。時已昏暮。昇歸河亭。詢其姓氏里居。則張生名某。籍隸浙西。亦緣賦閒多時。僑寓壽聖菴中。負西客百餘金。歲暮莫償。而客坐索不去。生不得已。謬以告貸他出。至此無之。遂自經焉。嫗聞之。笑曰。原來不過百餘金。負欠耳。齷齪守錢奴。何偏人太甚耶。立傾篋出金如數。付償西客。且送生歸寓。勸慰良殷。改歲後復不時餽遺。已而生將就館西江。依依惜別。嫗誓不望報。敦促啓行。迄今二十餘年。音問不絕。如親串焉。二事皆得之雲間袁子繼香所述。余于二嫗猶及見之。一賣花。一豢妓。曾不若尋常婆子耳。而濟困扶危。各具一副俠腸。大爲窮途生色。孰謂若輩中無人物耶。爰採入軼事以傳之。且以風彼鬚眉。鑿研錢孔。曾二嫗之不若者。

秦淮雜詩。自漁洋山人後。作者如林。笑不勝錄。近時吾郡徐溥雨亭先生。著有竹枝十首。質而弗俚。逸而不纖。亦足以徵前代之流風。誌一時之韻事也。詞云。何處春光景倍佳。烟花十里舊秦淮。豪家日費千金賞。博得青樓一鳳鞋。紅粧結隊鬪鉛華。高髻盤雲墮髻鴉。相與踏青聯袂去。舊王府裏看桃花。綵鷁飛鳧取次過。遊船如織疾于梭。翠眉不許人窺見。水榭簾遮豔影多。繡罷鴛鴦戲綵毬。腰肢無力任勾留。生來少小風流慣。只解嬉春不解愁。茶靡開罷綻紅榴。底事秦淮作勝遊。兩岸河房添好景。石欄杆外競龍舟。丁字簾前柳數行。晚涼浴罷換新粧。嬌喉齊唱桃花扇。誰似當年鄭妥娘。梨園樂部夜相邀。活現風情未易描。留得懷寧餘曲在。春燈燕子譜笙簫。不愛後湖十頃蓮。偏愛訪妓莫愁邊。遊人盡道城南好。萬柳莊前繫酒船。水調伊梁動客愁。渡頭桃葉尙名樓。畫船入夜笙歌沸。笑指星河看女牛。雲鬢風鬟插紫蘭。香羅細葛怯輕寒。中秋踏月嬌癡甚。慣會逢橋打瓦礮。相傳雨亭在金陵。爲人司織局。每吟詩與機聲相和。所鐫客遊艸中。又有秦淮即事詩云。漫擬瓊枝話六朝。輕烟澹粉已沉銷。蟬香人去遺歌扇。桃葉春歸冷洞簫。別院空傳鶯語滑。落花猶襯馬蹄驕。長堤剩有多情柳。依舊絲絲縮畫橈。

清麗羊綿。不亞新城綺製也。

續板橋雜記。雪鴻小記。並珠泉居士作。珠泉素居苕霅。久旅金陵。爲戟門揖客。花晨月夕。喜作狹邪游。莫愁桃葉間。浪得狂名。游踪旣倦。乃著是編。鴻爪雪泥。髣髴如在。挑燈展讀。覺六朝餘豔。猶有可尋。而當年余曼翁之所記。亦庶幾一二見之。因憶予於道光丙午秋。以應試僑寓白下。曾識任素琴校書。固此中翹楚而一時所稱文探花也。索句題裙。分曹射覆。流連者匝月。迄今思之。恍如夢寐。嗚呼。百年若瞬。爲歡幾何。後之視今。安知不猶今之視昔哉。戊寅浴佛會後二日。淞北玉鮪生識於天南避廬。

清雪樵居士著

朱劍芒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三種

秦淮聞見錄

世界書局印行

秦淮聞見錄

雪樵居士著

新安給諫王葑亭先生友亮詠秦淮七古云。江乘王氣日鬱葱。黃旗紫蓋天所鍾。楚王埋金壓不得。癡絕更聞秦祖龍。赭衣三千鑿淮水。衣帶縈紆百餘里。雄圖未闢紫髯公。大統先歸赤帝子。從此東南運始昌。相承五姓作金湯。烏衣瑞兆曾占郭。朱雀嘉名更立航。紛紛割據都如夢。禁得春潮幾回送。尙留風月此中偏。畫舫湘簾簫鼓闌。按秦淮水源。出句容華山。秦始皇用望氣者言。鑿方山。斷長隴。以泄王氣。自通濟門入郡城。

玉墀先生題羅兩峯板橋遺跡圖云。談罷羅家鬼趣圖。去尋舊院影模糊。蘆根瑟瑟如人語。中有鶯鶯燕燕無。綠蕪一片衆香埋。半沒橋身半沒街。艷跡但遺殘礎在。也曾親近玉人鞋。此柏婆娑似舊人。盤桓幾度可憐春。祇緣生長煙花裏。猶作亭亭倩女身。香番遊緒已愴然。又對風斜雨細天。畫最淒涼天最慘。看君筆上起蒼煙。其繪圖之日。尙有綠蕪殘礎。今皆無存。詢之耆舊。在迴光鶯峯寺之間。蔓草荒煙。何從考據。徒增感慨耳。

郭頻伽磨。中秋日。細娘招集秦淮水榭七律云。當筵索賦定情詩。金縷鞋盃纖手持。正是秋風多病日。最難人月並圓時。瓊樓玉宇寒如此。翠被香衾或未知。勝事秦淮應說徧。一宵清坐共楊枝。院中之細娘不一。未知誰氏。詩以存人可也。又秦淮席上和叔溫原韻云。柔情如酒酒如川。小坐真成小比肩。羅綺前頭須福命。功名到手要華年。山偷眉黛從人畫。天借燈光補月圓。好向客中同作遠。青衫紅粉定誰賢。

素琴。張大娘養女。居丁官營口。閣中七絕四首。失作者名姓。僅憶其一云。曉風殘月唱來清。怪我當筵酒自傾。聽到歌喉珠櫛。一時愁煞好啼鶯。

雙湖太守禁妓。簡齋太史以詩解之。趙雲崧觀察翼戲題五絕句云。登車紅袖滿啼痕。詩老爲招已斷魂。十四樓高功保障。平康護法好沙門。八十衰翁頭已白。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槍無敵。專救人間娘子軍。南部煙花手護持。君房下筆妙言辭。女閭援到齊桓倒。莫是貪他夜合貲。巧爲蛾眉作主張。一言感煞衆紅粧。知君九十開筵日。定有湘蘭百妓觴。多少妖妓又冶容。家家虔炷瓣香濃。青樓占得長生位。也抵先儒祀警宗。

銅陵明經王保厚心單。自號蓬萊小吏。性情個儻。天資豪邁。丁卯冬。宴集張氏水閣。賞紅白益梅。卽贈座中二姬

云。寒風料峭日初斜。滿樹蓓蕾欲放花。一種風情誰得似。紅兒家近雪兒家。

雲南段皆山。听青溪七律云。秦淮煙水接青溪。一片香風隔岸吹。花艷畫樓簾不捲。柳穿酒舫扇相窺。湘蘭舊宅鄰桃葉。玉樹新聲變竹枝。渡口往來船不斷。有人深拜小姑祠。

華亭金棟贈金心娥校書二律云。金屋樓遲記昔時。阿嬌未貯渺相思。重來舊館如巢燕。瞥見名花想折枝。月榭風廊卿倚醉。釵光髻影我成癡。却憐帶笑含愁處。不許耶裁贈別詩。款步簾前不厭頻。彈碁淪茗鎮相親。幾時暮雨逢神女。一夜秋風動旅人。衣上淚痕燈下落。髻邊花影鏡中新。慳囊愧乏瓊瑤贈。手界烏絲紀夙因。余於席間得晤心娥。和如春鬢。淡若秋英。果非庸脂俗粉也。

葑亭給諫詠桃葉渡云。湘簾低亞秦淮綠。月照玲瓏人似玉。風流不唱後庭花。自愛儂家桃葉曲。憶昔橫波兩漿飛。載將紅袖向烏衣。帆隨渡口潮痕落。人伴堂前燕子歸。新粧理罷春衫薄。花與腰肢同綽約。歌成團扇不勝愁。苦憶江頭波浪惡。過眼娉婷似夢中。碧天望斷彩雲空。猶餘幻影臨流水。一樹天斜笑晚風。

秦澗泉秦淮絕句云。金粉飄零野草新。女牆日夜枕寒津。興亡莫漫悲前事。淮水而今尙姓秦。

董近溪過湘蘭故宅云。石城東畔石橋斜。徐國園荒有落花。一代煙消歌舞歇。侯門不及舊兒家。

馬掬村士圖秦淮雅集七律云。東風吹綠白門潮。六代鶯花春正饒。勝地喜逢佳日集。名流爭赴美人招。烏欄圍月波心舫。紅板橫煙柳外橋。新起歌樓高百尺。珠簾不捲聽吹簫。

凌芝泉秦淮漲歌云。春煙黯淡春雲駛。二月江南雨聲裏。萬里潮通一夜風。秦淮新漲騰騰起。新漲秦淮日漸高。百花開處濺銀濤。青溪渡口才三尺。紅板橋頭又半篙。橋頭渡口天搖碧。斷陸沉沙杳無迹。浪影初侵撒網灘。波痕已沒滌衣石。風痕日影漾參差。潮漸增多春漸遲。楊柳綠拖桃葉渡。杏花紅泛小姑祠。此時水閣春光淺。此日玉人眉黛展。曲岸紅窗扇扇開。高簾銀蒜層層捲。窗開簾捲悄無聲。祇覺河千倍有情。誰家繡閣熏龍餅。何處珠樓奏鳳笙。繡幙珠樓春晝長。水聲笙韻兩悠揚。粉脂潑處流成錦。花片飛時浪帶香。暮汐晨潮春事過。掠波小燕還相賀。可知人是鏡中身。始信船真天上坐。處處樓臺倒影門。鴨頭綠。綴殼紋輕。春情從此如春水。傍着欄干日日生。芝泉名霄。江甯人。著有鳳巢山房詩集。予見此詩於曹鳳珍校書家。周蓮亭隸書。詩字俱佳。每爲歎賞。

秦州周椒墩維塘白門絕句云。夜夜秦淮夜夜簫。鱸魚時節長秋潮。曾經丁字簾前坐。細雨青燈話六朝。周雪客詩云。三弦撥動梁州調。故老聽來盡白頭。曹偉謨詩云。輕輕斷送南朝事。一曲春燈燕子箋。悲涼感慨大雅遺音。姜兆蘭秦淮春曉云。隔簾燈燼月低欄。似水韶光欲駐難。雙槳烟波潮落早。六朝春夢鳥啼闌。王孫車馬芳塵遠。商婦琵琶夜月寒。十里花飛流不盡。青衫有淚幾時乾。姜君青陽人。著有春庭詩草。

陳巧齡家居城北。近遷文德橋下。座無雜客。庭有苔痕。禪袖垂髮。嫣然媚麗。購藏卅敏墨蘭一幅。敏爲玉京妹。此卷畫於崇禎癸未中秋後一日。年十四五時也。巧齡珍愛。時常展玩。殆氣類相感歟。彭甘亭居士原題三絕句云。粉印螺香一尺綃。棗花簾下想垂簫。如何便解靈修怨。不寫東風豆蔻梢。關心向姊說桃根。曾看黃紵入道門。似替伊人寫秋照。藕絲冠底澹眉痕。舊院風流話水天。青溪紈素半飛煙。亭亭一朵秋花影。尚在恒河浩劫前。沈吉坪於庚辰夏午。招邀王朝霞。張寶林。紀昭林。胡蓮漪。宴集王氏水閣。醉後題壁一律云。垂楊牆外繫蘭橈。長夏秦淮暑易消。花氣半窗人語細。歡聲一片酒兵驕。華燈照水疑星隕。香篆隨風若霧飄。最愛曲欄紅影裏。當頭明月隔簾簫。

閨秀詩。少有咏秦淮之作。近見碧梧夫人。咏媚香樓七古云。秦淮烟月板橋春。宿粉殘脂膩水濱。翠黛紅裙競粧裏。垂楊勾惹看花人。香君生長貌無雙。新築紅樓號媚香。春影亂時花弄月。風簾開處燕歸梁。盈盈十五春無主。阿母偏憐小兒女。弄玉雖居引鳳臺。簫郎未遇吹簫侶。公子侯生求燕好。輸金欲買紅兒笑。桃花春水引漁人。門前繫住遊仙棹。奄黨纖兒想納交。纏頭故遣狡童招。那知西子含顰拒。更比東林結社高。樓中剛耀雙星色。無奈風波生頃刻。易服悲離阿軟行。重房難把臺脚匿。天涯從此別情濃。錦字書憑若個通。桐樹已曾棲彩鳳。繡幃爭肯放游蜂。因愁久已拋歌扇。教坊忽報君王選。啼眉擁髻下粧樓。從今風月憑誰管。柘枝舊譜唱當筵。部曲新翻燕子箋。總爲聖情憐視覲。桃花宮扇賜簾前。天子不知征戰苦。風前且擊催花鼓。阿監曾傳鐵鎖開。笑人猶在瓊臺舞。銀箭聲殘火尚溫。君王匹馬出都門。西陵空自宮人泣。南內誰招帝子魂。最是秦淮古渡頭。傷心無復一香樓。可憐一片青溪水。猶向門前嗚咽流。

周月溪邀笛步七律云。步名數笛漲春潮。有客今來聽玉簫。波裏月搖雙槳活。樓臺人占百花嬌。黃牽紫燕新楊

柳紅襯青山舊板橋。昔日桓伊今不見。空留佳話重南朝。又桃葉渡詩云。渡頭此夕更喧闐。滿耳笙歌不夜天。青雀舫攢桃葉渡。紅兒詞唱柳屯田。煙花勝地原堪賞。風月良宵更可憐。嫁逸少兒殊不善。笑人難遇是良緣。奚茜紅枝書名翠娘。居釣魚巷。壁間絕句云。絲管聲中欲暮天。蘭橈爭水正喧闐。尋常一樣江城月。看到秦淮分外圓。

彭湘南秦淮口占云。秦淮湖畔亂沙汀。芳草魂生六代青。春去雨中人不惜。杜鵑啼與落花聽。李載溪秦淮夜泊云。輕搖畫槳泛清波。十二紅樓帶醉過。縹緲香風簾半捲。玉簫聲裏月明多。

陸調毓校書。立秋前一日。送汪雪峯歸里七律云。勸歸常似鳥啁啾。一唱驪歌反淚流。怕問前期搔白首。何堪後夜卽清秋。幾年歌管樓臺客。一夕風濤舴艋舟。欲望征帆惟頃刻。江干不敢暫回頭。

江夢亭於秀英席上。送李藥園于役京江云。衰柳紅闌一片秋。迴廊曲折徑通幽。美人愛客連宵至。樺燭同君永夜遊。綺席悲歌頻撫劍。霜林蕭颯欲披裘。明朝燕子磯邊水。又透輕帆過潤州。

金陵夜市。搆紈扇一柄。畫竹數竿。空翠欲滴。題云。幽篔千竿綠幾重。輕烟淡雨更空濛。侍兒慣喜猜閒事。問是情濃是竹濃。末署秦淮女子夢湘。法管夫人筆意。併題。余遍訪夢湘。無知者。不勝悵悵。

汪立齋懋才秦淮口占云。晚風楊柳暮潮平。打槳秦淮自在行。舊雨多疏梁月冷。朝雲都散夢魂清。任添紅友尋常債。怕占青樓薄倖名。人老漸如僧入定。非關鶯燕太無情。

願將雙淚啼爲雨。明日留君不出城。余讀此詩。每爲酸鼻。若某集中贈妓詩云。憑君莫拭相思淚。留着明朝更送人。此煞風景語也。近見楊月媚枝書送別云。休將別淚共沾巾。歌舞叢中老大身。千樹桃花同薄命。一年風景少長春。懸知孤寂憑誰問。但說相思莫當真。紅葉半江秋色好。未應愁絕是征人。此詩愈曠達。愈覺悽惋。門外漢未易語此。

清秋氣爽。與寫綺樓偶過吳小素楊玉香家。拈其壁間佳句。學簡齋太史語。綺樓曰。不知夢裏因何事。一笑嫣然眼倦開。此不知得妙。畫橈停午知何處。多在垂楊柳影中。此知得妙。夢回枕上聞餘澤。知是花香是粉香。此似知非。非知得妙。

豫章楊亦山巒題余青溪風雨錄云。珠玉隨風咳嗽新。柳枝桃葉倍精神。生花筆寫如花貌。並占千秋不讓人。呼之欲出盡蛾眉。露浣薔薇讀艷詞。誰識前身紅豆子。江南處處種相思。夢到秦淮最易醒。三生舊恨苦飄零。一池水皺千卿甚。眉影釵光記得清。綺語年來欲自刪。琵琶聲裏淚痕乾。嬾雲又逐秋風動。談罷香奩入社難。

柳如是本事。澹心板橋雜記。極爲詳備。近見甌北集中。題柳如是小像。是稱河東君知己。其詩云。女假男粧訪名士。絳雲樓下一言契。笑人肯嫁六十翁。雖不鬚眉亦奇氣。妾膚雪白鬢雲烏。伴郎白鬢烏肌膚。肯同搽粉稱虛侯。并陋持門勝丈夫。扁舟同過京口泊。桴鼓金山事如昨。何代青樓無偉人。可惜儂家貨主惡。早聞譙叟寫降箋。不遣朱游和毒藥。妾勸耶死耶不磨。妾爲耶死可自憑。褚公偏享期頤壽。毛惜終高節俠稱。三尺青絲畢命處。尙悲不死在金陵。畫圖今識東風面。果然絕代紅粧艷。誰知膩粉柔脂中。別有愛民心一片。君不見同時卞玉京。心許鹿樵事未成。旋識貴人爲棄婦。流離含淚畫蘭英。又不見顧眉生。榮華曾擅橫波名。當其夫婦從賊日。捧泥塗面逃出城。一樣平康好姿首。青青終讓草臺柳。

辛未七月。大府有驅逐之令。院中諸姬。雲散風流。張素琴喜林輩。掛帆遠去。李雨亭寄懷二絕句云。苦怨鶴鶉命不齊。臨風難覓一枝棲。此行好記門前柳。春夢歸來路不迷。一帆輕逐曉風行。楓葉蕭蕭送遠旌。莫怪司勳真薄倖。陽關怕聽斷腸聲。

又贈張喜林二絕句云。雲鬟霧鬢態嫣然。對影開奩轉自憐。命薄如花春不管。風光容易損流年。偷解瑤環意若何。賺耶來覓好重過。蓮心紅豆同函裏。誰識相思苦更多。

袁簡齋太史集中。多有秦淮之作。予愛其與郭鳳池侍講秦淮話舊四律。茲錄其二首云。當頭新月墜纖纖。十二年來吏隱兼。人似孤鴻雲聚散。詩如老將律精嚴。黃梅雨久秦淮闊。紅藕花深畫舫添。料得憑欄定含睇。六朝春在水清簾。欲續鸞膠帶雨聽。風膠小住玉河亭。家家短笛橫窗過。日日長眉隔水青。深夜花明燈照影。彫欄酒罷月當庭。尋春我有藍橋路。且飲瓊漿再乞靈。

望江魯雁門題馬湘蘭墓云。葉飄難禁往來風。未肯輸懷向狡童。畫到蘭心留素素。死依僧院示空空。知音卓女情雖切。薄倖王郎信未終。一點憐才真意在。青青竹節夕陽中。絕世英雄奇女粧。荆家曾說十三娘。年來文士動

相擠。始識伊人不可忘。零露似熏濃。豈惹百花想。見繡衣裳。平生除拜要離塚。到此才焚一瓣香。相傳江甯南城。外瑞相院後叢竹中。爲馬湘蘭墓。嚴冬友侍讀。又以爲新安貞女某氏之塚。陳楚筠作詩以證其誤。是耶非耶。吾安能起塚中人而問之。

府東廊有寄賣馬湘蘭畫冊。並自題墨蘭云。何處風來氣似蘭。簾前小立耐春寒。囊空難向街頭買。自寫幽香紙上看。偶然拈筆寫幽姿。付與何人解護持。一到移根須自惜。出山難比在山時。又斷崖倒垂蘭云。絕壁懸崖噴異香。垂涎空惹路人忙。若非位置高千仞。難免朱門伴晚粧。又一葉蘭云。一葉幽蘭一箭花。孤單誰惜在天涯。自從寫入銀箋裏。不怕風寒雨又斜。四詩皆有寄託。或云。湘蘭不能詩。疑好事者所爲。予錄其詩。而還其畫。

沈雲椒侍郎。秦淮五日云。菖蒲綠映石榴紅。鬢盡東西放幾叢。不辨誰家粧閣裏。遠山多在畫屏中。欄干影裏綺疏橫。艾酒齊酣笑語迎。樓上風衣樓下水。一簾香霧不分明。丹符風颭佛幡如。扇影參差漾碧虛。一片湖光星萬點。家家水閣上燈初。柳陰檻外泊船頭。都向樽前聽短謳。卻到中流清景好。蔣王山上月如鉤。

陸昭霞吳藕香長於象棋。對局清宵。曾不知參橫月落。余與顏金臺伍紫瑛偶過其室。見其對奕不休。態有餘妍。金臺爲賦七律云。滿欄花氣夜逾清。雙美簾前倚一枰。兩陣並圍如對壘。單騎直入不俱生。黛眉橫處饒奇計。玉手停時運甲兵。局罷相看齊拊掌。侍兒都唱凱歌聲。紫瑛步韻云。坐聞玉潔與冰清。客至歡迎不斂枰。背水衆軍疑險絕。憑城一將又逢生。欲擒虎子思投穴。解事狸奴勸罷兵。未許旁觀參勝負。漏聲聽罷更雞聲。

吳松亭秦淮夜泊云。難遣秋宵遠別情。半堤柳影半河星。誰家倚檻橫吹笛。盡訴鄉愁與客聽。余與程達人屢防陸綺琴不遇。復於七月十四夜過其室。與訂隔夕重來。達人題其壁云。幾度來遊一晤難。相期三五共盤桓。姮娥未許輕相見。要待冰輪滿處看。

高寶樹題吳馥林校書小照云。雲鬢霧鬢劇堪憐。小到鸞花十九年。位置恰宜清淨地。閉門調鶴想當然。

通州某秀才。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爲某秀才死也。吾思嫁某。自念門戶寒微。事必不就。今雖死。爲兒致此意。則目瞑矣。其父告某。某往視。而氣已絕。戊午鄉試。遇女子於淮清橋。宛然如生。入闈夜臥。夢簾前爐沸。驚醒起視。見女子親爲執役。笑而無語。試畢。題七律於秦淮旅寓云。勞勞水驛又山程。橋畔

相逢帶笑迎。路遠尙然同跋涉。情深原不隔幽冥。風清棘院魂都冷。爐沸油簾夢更驚。自揣唱隨誰得似。三條燭下話三生。是科某領鄉薦。爲設位以祭之。

商寶意先生於龍潭旅壁。見秦淮偶與四絕。後書桂堂二字。逢人輒誦。終不知爲誰題。其詩云。淡黃楊柳曉啼鴉。絲雨溫香濕落花。應有躍魚吹雪上。水邊亭子正琵琶。水榭湘簾特地清。朝煙上與曲欄平。舊時紅豆拋殘處。只恐風吹子又生。籬門過雨綠煙鋪。檀板金樽俗有無。小艇已將煙月去。人間空說女兒湖。鱗鱗碧瓦照春萊。習井宵聲鳥語哀。第一林泉誰省得。數枝猶發舊宮槐。

陸茗玉校書。性耽幽寂。春蘭秋菊。手自栽培。尤喜養水仙。花開特盛。余見其壁間。有雲林三十六峯樵壘賞水仙詩。蓋丙子丁丑戊寅所作。其丙子四律云。翠袖黃冠冷艷奢。美人名士讓清華。檀心未敢沾膏露。玉佩遙看出絳紗。夜月窺簾微有影。東風回馭即辭家。憐卿相伴無多日。淨几雕欄養嫩芽。凌波羅襪了無塵。占盡江南別樣春。淡泊自甘風骨秀。鉛華不事玉容真。冰綃一桁圍姑射。雲水千鄉伴洛神。冷趣幽香誰共賞。年年繡閣度芳辰。夢入瑤池雅淡粧。瓊姿合坐水晶牀。似佔月姊三分白。肯遜梅兄一段香。金盞不堪承玉液。銀臺猶自怯玄霜。蝦鬚八尺留芳久。痴蝶狂蜂未許忙。白壁黃琮細碾成。豐神迥異晉人清。不因春困嬌無力。爲學詩狂瘦有情。檻外繁霜懷舊恨。窗前旭日解朝醒。曇華一現還歸去。嬾伴塵緣過一生。丁丑四律云。捲幔奇香逐曉風。錦堂人到覓仙踪。年年瘦骨蕉衫重。夜夜溫情杏帳濃。一自清芬初照眼。何來塵俗更沾胸。商量詩句經年後。闋苑歸來許再逢。一歲花開一度妍。妙明水淺靜涓涓。錦帷深閉繫霜夜。玉鬢低垂暮雨天。含笑入簾呼小玉。多情解語認非煙。山磬未許稱難弟。豪放溫柔各迥然。愁倚幽窗興欲狂。輕盈體態試新粧。何當金盞銀臺宴。更熟龍涎鳳腦香。相伴琴樽都靜雅。撲來眉宇自清揚。無言有恨緣何事。天女維摩怯散場。逢君逆旅眼偏明。怕唱驪歌淚濕纓。風信催教香漸淡。陽和烘得夢難成。如聞玉佩迴看影。爲解春愁暗繫情。記得蕊珠宮裏住。出山還在山清。戊寅四律云。洛浦精神迥不同。詞人長伴一春中。止緣花亦憐狂客。豈爲詩能奪化工。暗室香飄疑解佩。隔簾影動怯迴風。錦屏翠袖和烟冷。一片檀心靜裏通。豈緣珍重怕追歡。脈脈哀情欲訴難。曩日芳心含未吐。幾人青眼早來看。環肥未許窺璇室。燕瘦分明倚畫欄。碧玉孤高空自惜。清泉照影不勝寒。驚喜冰姿細細開。香遺韓壽本憐才。引將

日影烘嬌面。逼出風情破玉腮。淡掃蛾眉朝紫禁。濃熏豆蔻立瑤臺。主人愛讀羣芳譜。惜煖禁寒手自裁。不依籬落愛華堂。盆蕙瓶梅結契長。西子浣時原近水。太真浴罷自生香。霜侵鴉背來何暮。雨濕鶯聲去莫忙。銀燭畫堂今夜客。美人芳草鎖柔腸。

又晚崧齋主人水月軒宴賞水仙詩云。珊珊環珮下瑤臺。玉質金相費剪裁。南國夜寒同錦帳。東房日暖孕珠胎。果然近水花先發。不怕偷香客又來。自界烏絲同作賦。宓妃獨愛魏王才。

尤西堂泛舟秦淮感舊云。一篙春水綠平橋。蘭艇相將逐暮潮。河畔柳枝新繫馬。渡頭桃葉舊吹簫。六朝金粉愁烟沒。二月鶯花苦雨銷。憑仗酒樽能送客。未容問答老漁樵。又臨江仙詞云。十日樓前歌舞地。珠簾畫障神仙。月明花底弄紅弦。無雙桃葉曲。最小莫愁年。戰鼓催殘金粉盡。空尋墜馬遺鈿。香銷南國憶嬋娟。東風芳草綠。裙帶我猶憐。

江曙亭雨後招吳玉香校書小集月波榭云。秋霖夕霽暝煙催。新試輕羅稱體裁。簾外燕拖殘雨入。意中人愛晚涼來。凭欄雪藕停紈扇。隔座春葱送酒杯。六尺桃笙清似水。今宵好夢近宮槐。

儀徵張日恒題江令宅云。南都多舊第。江令最知名。長板雙橋合。青溪一水迎。仙臺迴騎杳。高樹晚鴉鳴。悵望城東路。年年春草生。

秋日過馮金鳳粧次。適值病起。亂頭粗服。豐韻獨佳。壁間周可中絕句云。身如梧葉怕經秋。清恁閒愁兩未瘳。爲道冷風禁不得。湘簾催下好梳頭。

黃竹山寄題秦淮酒樓云。青溪小住一春勞。帘影低垂綠樹高。廿四風催花爛熳。十斤酒醉客粗豪。銀屏紅燭歌金縷。錦帳烏雲墮。玉搔贏得詩成題憶昔。烏絲界就急揮毫。

李佩雲校書粧次。懸子野自書千秋歲引云。小巷清砧。簷前鐵馬。併入簾櫳蕭索。哀鳴雁說遼陽事。驚棲鶻話黃姑約。夢回時。酒醒了。燈花落。一半是他將意縛。一半是儂將情薄。總是溫柔鄉路惡。當初想到而今好。而今悔不當初莫。十年心。十年事。消磨却。按子野天啓時人。其詞其字。越二百餘年。爲佩雲得之。亦有風因耶。子野有懷名

妓王修微一闋。佩雲或其後身乎。

李嘯村劬青溪口占云。粉牆紅掃落花塵。一帶樓臺樹影新。兩細風斜簾未捲。縱無人在亦消魂。
僧鷹巢定志工詩。著有竹香樓稿。丙寅六月。許香巖太史招集西樓。時夏蘭敷花。因作西樓篇云。崔魏石頭城。澹蕩秦淮水。淮水繞城流。西樓蠹雲起。不厭野人過。終日清樽醜。織歌遏白雲。華月出高梓。誰操清冷音。猗蘭殊不似。按西樓。卽西樓記中穆素微所居之舊址也。香巖太史葺其地而新之。樓俯秦淮。清流照影。十載寓公。遊屐頗盛。今許公已歸道山。樓臺易主。殊深今昔之感。

秋聲在樹。黃葉敲門。寓齋殊覺岑寂。適李懶仙枉過。詢其近狀。因述中秋前夜。偶過高秀英水閣。見其獨坐無聊。情多悵快。歸途口占七律云。坐對清秋獨倚欄。當頭涼月小於丸。恰逢薄醉愁如訴。更愛微顰秀可餐。夜靜迎風聽葉落。堂空對影抱箏彈。花香茗椀消殘夢。暗解羅裙帶又寬。

釋棲碧同談念堂吳月樵諸公青溪野飲云。橋畔一帘動。相招酒伴過。人同詩思淡。秋在夕陽多。江令前朝宅。檀郎何處歌。莫忘今夜月。曾照醉顏酡。

馬掬村秦淮詩云。南國繁華地。西流歌舞場。千秋聚佳麗。幾度閱興亡。時雨催新漲。游人買畫航。六橋排雁齒。九曲轉羊腸。掩映珠簾捲。參差蘭槳忙。浪花晴噴雪。粉陣晝飛香。振笛吳童秀。徵歌楚客狂。白頭多逆旅。弱冠半膏粱。樓榭千家麗。煙花十里長。鍾山風影紫。泮水夕陽黃。比戶筵初設。連艙燈盡張。星槎橫燦爛。火樹發輝煌。酒氣疑騰霧。波聲訝沸湯。直如居不夜。何異泛銀潢。煩惱歸何處。溫柔老是鄉。多情皆杜牧。絕色總秋娘。腰細勝垂柳。喉嬌賽鼓簧。瓊簫音斷續。金縷曲低昂。鴻雁原知別。鴛鴦豈論行。揚州春夢醒。巫峽暮山蒼。渡口尋桃葉。祠邊拜女郎。醉歸篷帶日。感舊袂生涼。王氣黃金盡。嬌歌玉樹荒。年年憐後主。世世笑秦皇。

懷遠許叔翹秦淮雜詩云。璧月沈沈玉樹枯。吳娘曾此繫明珠。文章祇續鶯花命。天限三年嫁小姑。丁字簾西舊水亭。玉兒低首懺雙星。何當解脫玲瓏骨。蓬首焚香夜誦經。(謂謝吟秋)零落旗亭謝小鬟。去年相遇在邯鄲。(馮金寶)琵琶一曲江州淚。月缺珠沈好夢難。詩人老去尙驚鶯。張藉秋風少宦情。(指蠡秋)南屋又蘭(馮又蘭居白塔巷)東小玉。(謂小玉住王府塘)批紅抹白拜門生。按詩中所謂吟秋又蘭者。名重一時。今皆退爲房老。若金寶小玉。杳不知其所之矣。美人各士。同茲浩歎。此司馬青衫。所由濕也。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富貴而娶之。鮮不挾富貴而輕其夫。傲其舅姑者。養成嬌妬。患有極乎。予思富貴之女。尙不宜娶。近乃有購院中姬爲篋室者。其流弊可勝言乎。劉葛莊句云。閒花正好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香。又郭止齋贈友人娶妾詩云。照眼瓊英似好看。殷勤移種入雕闌。幾曾荆棘成連理。錯認忘憂是合歡。國色天香雖共賞。土階茅茨可相安。誰人解得逋仙趣。抱着梅花耐歲寒。玩其語意。可以醒世矣。

江成齋志和春日尋陽香輪舊宅云。愁來不解酒腸寬。看到鶯花興又闌。展齒苔青沾宿雨。裙腰草綠帶春寒。吟殘舊句懷人苦。尋遍遺蹤欲見難。記得綠窗紅影裏。叮嚀惜別勸加餐。

院中雛姬。非親養者。約束甚嚴。選曲教歌無虛日。惟張曉蘭。其假母鍾愛特甚。任其嬌癡。常於春間邀同輩年相若者角技。余與荆瘦桐過其室。見其色藝俱佳。調笑無忌。亦一時韻事。瘦桐爲賦詩云。一春難得暢幽懷。爲愛風流綺席排。鵲腦篆濃浮睡鴨。鳳頭苔破印弓鞋。花因客好香全吐。月愛歌清影上階。問道廣寒人罕到。霓裳今夜近清淮。

曉蘭十歲時。卽爲雲林山人所賞。代選輕舫。遨遊河上。山人別倚危欄。看其蕩舟來往。併記二絕云。星眸慵展趁朝涼。不慣晨興嬾下牀。報銷畫船簾外等。熏衣理鬢一時忙。小鬢初上木蘭舟。暗數誰家好畫樓。忽聽欄邊呼小字。佯羞障面不回頭。

長沙王梧青鳳。年七十。重過秦淮。輕舟泛月。髦而多情。憶及老友蔡止山。王瓊圃。張守軒輩。均歸道山。卽曩日之二湯。與郭玉娘等。亦無從問訊。不勝歎歎。其居停元寶官爲余絮及。並出其留題二律云。狂奴故態怕重提。再過青溪日又西。畫舫綠波雙槳活。雕欄紅影一般齊。香因新浴花都滿。酒到微酣曲漸低。照眼繁華今視昔。卅年春夢已全迷。無端幽恨上眉彎。破涕真難引笑顏。良友停雲栖碧草。美人行雨傍青山。偶來北里聽歌後。似過西州忍淚還。誰與招魂花月夜。斷腸鶯語尙關關。

周蓮亭爲余誦曰。決意不留情太忍。斷腸相送我原痴。此院中女子送春詩也。君知其人乎。又焦漱芳篋頭錄近作云。家傍清谿舊釣磯。凭欄遠眺意遲遲。水紋圓處魚爭餌。樹影斜時鳥度枝。芍藥開殘春意懶。杜鵑啼徹客魂痴。江南三月東風煖。吹到閒愁兩鬢知。余久客白門。竟不識此兩人。如相馬者之失千里駒。殊可愧也。因自誦一

律云。天台尋遍失雲英。枉說仙山頂上行。門掩梨花誰識面。詩吟柳絮始知名。錦心繡口生來艷。玉磬金鈴別樣清。不信雙柑春雨後。深林尙有好啼鶯。

汪蔗田豐秦淮泛舟云。水關初啓綠磷磷。路入仙源好問津。絲管一船烟外月。樓臺十里鏡中人。綺羅香院薔薇露。琥珀光搖竹葉春。午夜燈光星影亂。居然此地隔紅塵。

金陵莊元燮無題云。鬢雲撩亂不曾梳。先向池邊飼碧魚。露滴翠荷擎不定。戲分小妹當珍珠。杜蓉裳卽事贈張畹蘭云。捲簾偷看步潛移。鳳子花前晒粉衣。欲撲幾回還住手。憐他款款是雙飛。二詩俱寫出女兒情態。真白描寫手也。

宋人詩云。吩咐花香莫過牆。隔牆人正繡鴛鴦。聞香定要停針線。繡不成雙不寄將。近人王芷堂贈秀英校書刺繡云。畫長先把睡魔降。學繡鴛鴦坐綺窗。惟恐意慵針指懶。累他幾日不成雙。此與前二絕。異曲同工。令人百讀不厭。

賴補菴維勤。重過白下。由水關入城。口號云。鴝爪重來記雪泥。十年幽夢落青溪。近人紫燕從容語。識面黃鸞不住啼。楊柳三眠春意倦。烟嵐一角黛痕低。落花流水仙源近。返棹漁郎路不迷。

雪後邀黃栗夫坐王蘭官河亭。捲簾閒眺。冷艷逼人。蘭官曰。若此際弄絲竹一聲。必異尋常清脆。其妹朝霞卽起。振笛吹小桃紅一曲。真不啻黍谷春回也。栗夫賦詩云。當年玉樹未曾凋。風景猶疑近六朝。一桁青帘搖屋角。幾人鶴氅過溪橋。冷如強敵真難避。雪似寒愁不易消。惟有紅兒差解意。獸爐圍住自吹簫。又曹元寵母王氏雪中覲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真摹寫入神。

錢塘袁蕪亭。同吳次侯先生。晚泛秦淮絕句云。兩岸紅燈射碧波。一枝蘭槳蕩銀河。捲簾都有闌干影。只覺高樓月更多。夜半人歸露滿天。一重簾影一重烟。東風吹起長堤柳。盡捲笙歌上畫船。

青陽陳梅緣蔚秦淮旅邸五古云。客舍傍清淮。日暮窗扉敞。讀罷掩殘書。憑欄看月上。淡影浩無涯。空水相摩盪。盈盈酒在壺。此際同誰賞。之子期不來。結念幾神往。須臾小夢中。喜叩門環響。韓伯起題周曼陀校書熏香獨坐圖云。不用痴心看畫中。水晶簾下記相逢。果然一縷沉檀氣。熏透羅衣入內重。

錢唐厲太鴻鸚尋秦淮舊院遺址。調寄柳營曲云。支瘦筇。訪城東。板橋夕陽依舊紅。名士詞工。狎客歌終。醉臥錦燕叢。閒愁埋向其中。溫柔老卻吳儂。香銷南國盡。花落後庭空。風吹夢去無踪。

又題顧橫波畫蘭箋頭小桃紅詞云。秦淮不見翠蛾顰。摺扇香痕潤。往事眉樓有誰聞。墨花春。靈均舊院都銷盡。南朝艷粉。才人風韻。題咏到湘筇。自註龔宗伯有題畫蘭笥子如夢令。爲橫波作。

院中七夕。家家乞巧。江夢亭爲梅巧齡賦詩云。清秋庭院拜雙星。瓜果罇罍列幾層。細語未聞聞笑話。他生不祝祝今生。銀河搖漾疑無路。烏鵲辛勤最有情。自昔雲中雞犬盛。五更愁聽一聲聲。

厲影憐校書。得蕭仁叔邗上來書。語多未解。問字於陳敬吾。敬吾卽其語意題後一律云。憔悴於今已細語。慳慳春兩病江南。離愁無那書何益。夢境雖佳醒不堪。尺素由來多舊恨。老生藉此作常談。何時笑語塞簾入。展盡攢眉爲解驂。

江甯顧與治先生。同杜于皇飲眺孔雀庵五律云。橋想佳人倚。園思公子爲。猶餘夕陽好。空照柳絲垂。流水無情去。春風著意吹。暗將吾鬢換。君少亦生悲。自註孔雀菴。左爲馬湘蘭故居。右爲徐府東園。今皆廢爲野圃蔬畦。正所謂荒園一種瓢兒菜。占盡秦淮舊日春也。

夏培叔秦淮夏集云。傍晚紛紛載酒卮。有箏琶處過船遲。一河風月無人管。都付橋南楊柳枝。丹徒孔竹嶼秦淮雜咏云。琉璃一片浸長空。倒映餘霞漾斷紅。幾曲平橋數株柳。畫船搖過太匆匆。丁字簾前月一鉤。羅衣初試恰新秋。晚來水調臨風起。隔岸誰家並倚樓。又溧陽宋漁山辰秦淮絕句云。嗚咽秦淮日夜流。薺

花菱葉滿荒邱。南朝江令無人問。寒食年年拜蔣侯。

溧陽彭委琴賦舊院行。爲閩客庵題姜姬畫蘭云。素箋小幅懸秋榭。陣陣香風吹欲下。誰移九畹一枝蘭。年年花葉無凋謝。並頭花影不含顰。幾葉蕭疎淡出塵。裝染可憐傳妙手。寫來烟雨卻如真。如真卽名姜其氏。風流擅

長千里。自書甲戌上元前。爲贈翩翩蔡公子。公子才華宗伯家。南國徵歌過狹斜。蔡爲歸江宗伯子。雲間莫生

好詞藻。坐看點染紫莖花。自題時莫生雲脚在塵更助筆墨之趣。莫生蔡子百年後。如見幽蘭親寫就。只今

最恨石頭城多時芳草埋香繡。我曾十度過秦淮。無處顏垣覓斷釵。何緣世上逢金盃。空向臺端賦錦鞋。笑儂家

本金陵地不知舊院多遺事。舊院歌樓三百春。風月鶯花難盡記。記得城南淮水傍。善和坊對大功坊。文德橋頭近南巷。鸞峯寺側轉西廊。西廊南巷皆香陌。踏成滿路胭脂迹。青樓到處可停車。朱戶誰家不留客。客來江上盡王孫。一望平康即斷魂。樹迴楊柳多縈馬。花發枇杷故掩門。門裏闌干十二曲。誇兒三五新粧束。自言好女卻姓秦。預料小名多字玉。玉女珠娘未出來。簾內嗔教阿母催。昨日遊人調錦瑟。今晨聞客下梳臺。臺前卻扇歌宛轉。微頰翻壓桃花淺。藍尾酒傾燈下歡。紅笙汗透宵分喘。歌舞相尋暮復朝。容易纏頭百萬消。方矜玉釧光同腕。更索羅裙色稱腰。當時紅板橋邊路。絡繹香輿織烟霧。只聽日日弄銀箏。盡說家家擁錢樹。錢樹移來金穴邊。豪華巨賈粉少年。多邀狎客費杯擘。又買新姬教管絃。滿城絃管風吹散。萬紫千紅齊爛漫。最先一本鳳尾蘭。紅錦千端還不換。采蘭時上木蘭舟。蓮花開日向西洲。不論重陽與寒食。各流爭約同遨遊。來遊靈谷看梅早。又踏雨花臺畔草。烏龍潭上漿呶呶。桃葉渡前歌懊惱。懊惱於今奈若何。正嘉前事已多訛。趙家供奉無人說。(武皇時趙燕如善音律徵入供奉)但說湘蘭勝蹟多。(神廟時金陵院中以馬湘蘭爲第一)湘蘭昔住青樓上。幾架吟詩樓自創。只有王生得入來。撇蘭寫竹常相向。(湘蘭與王百穀最善)聞道王生愧不如。江南才子盡曳裾。漫教白鳳誇詞客。還向碧鷄尋校書。此時舊院真繁盛。五侯七貴爭相聘。每將上座遜紅裙。不許庸奴窺翠鏡。北里齊名趙彩姬。後來朱鄭亦稱奇。(朱無瑕字泰玉鄭妥娘皆當時名妓)象管鸞笙歌夜夜。燕釵鳳帔舞時時。便房曲館常迷戀。技巧兼呈心目眩。或能搗鼓聲如雷。或能投壺光若電。或能彈碁拂手中。或能操琴聽游鱗。更有吳門薛素素。彈丸走馬翻身願。(素素吳妓住舊院善彈丸走馬)於中絕技何者無。尤兢新詩吟柳絮。詩能吟絮畫能蘭。濕霧輕烟墨瀋殘。黃金買賦猶爲易。紅葉題詩始信難。舊院當年推領袖。錦江莫出湘君右。屈指姜姬正並時。如真豈在守真後。(姜名如真馬名守真)彩雲化去百年中。舊院樓臺倏已空。忍教回首靡蕪徑。莫結同心松柏叢。四陵松柏何從問。朱雀烏衣悲一瞬。落花遠聽鷓鴣啼。橫塘久散鴛鴦陣。非徒舊院劇傷心。向日離亭不可尋。白髮亂餘亡故老。翠鈿銷後絕知音。二十年來江上宿。那堪玉樹今翻續。燕子斜陽晚自紅。臺城荒草秋還綠。我從舊院路傍過。何從彷彿遇凌波。土花綻處沉釵股。瓦蔓沾時拭黛螺。院內於今惟菜圃。翻看紙上留蘭譜。一代美人香草魂。可憐都被君收取。蘭葉蘭花有幾莖。如君翻作舊院行。忽教往恨成新恨。應化無情作有情。

白下歌姬。有披剝於陽羨山中。名妙音尼者。金壇王次回彥泓贈七律云。散朗高情迥不羣。翠鬟判得一縞雲。釵鈿脫奉旃檀座。羅綺裁裝貝葉文。茗椀近添禪悅味。舞衫新換戒香熏。潮音梵唱聲清妙。舊曲如今不耐聞。又代答一律云。淨却情根淨髮根。笑看刀下翠紛紛。辭家偶爾來青嶂。喜客猶能贈白雲。世上合離沙鳥迹。面前啼笑水風紋。春心久作寒灰死。艷曲何妨一再聞。

黃秋齡鈺卽席贈鳳珠金縷曲詞云。驀地相逢。驟劇堪憐。梨窩暈淺。柳絲腰瘦。恰好芳齡才二八。情態乍諳時候。更倦似懨懨帶酒。星眼欲飛眉欲語。問三生福分何人厚。才與貌。堪居首。半酣小立銀燈後。最銷魂。歌喉婉轉。暗拋紅豆。月更分明人更媚。翠黛許多顰縷。恐措大不堪消受。曲盡征裘花裏醉。愛酒痕紅上芙蓉肉。擎玉罌。織纖手。

孫吟秋秦淮題壁云。桃花流水木蘭舟。丁字簾前訪舊遊。不見玉人空悵望。綠楊吹絮下朱樓。

厚奄未詳姓氏。秦淮竹枝詞十首云。開到桃花春水多。青溪九曲半笙歌。西關三月隨潮啓。遍放遊航泊內河。一年景物一番新。銷盡黃金爲買春。水臥鴛鴦風舞蝶。花多解語却含顰。花天酒海任流連。風景移人太放顛。千道燭龍浮水面。家家簾捲看燈船。雨後潮生景更殊。紅欄綠水兩平鋪。登樓不用危梯引。好是織纖玉手扶。綠柳陰陰絕點塵。憑欄恰露好腰身。此時我亦知魚樂。看見波心有美人。晚粧不藉麝蘭熏。十二湘簾捲夕曛。照影似嫌珠翠俗。斜簪茉莉壓烏雲。晚卸船篷古渡頭。迎潮雙槳捷如鷗。三更風露侵羅袖。便覺涼生六月秋。夕陽影裏放輕舸。風解迎人月又邀。自製新聲歌水調。隔簾誰和一枝簫。琵琶聲裏能留客。鸚鵡籠中能喚耶。委地青絲慵不挽。女兒多愛學男粧。年來霜雪滿吟髭。慚愧風前唱竹枝。紅豆好拋千萬粒。沿河處處種相思。

方子雲秦淮水榭夜坐云。曲曲欄干繡幙垂。檐光水氣動輕颺。羅衣涼得人無奈。猶爲簫聲立少時。

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得金字扇一柄。乃前朝名妓徐翩翩所書。扇尾署名曰金陵蕩子婦某。古尊喜甚。求題於厲太鴻先生。得賣花聲一闕云。花月秣陵秋。十四粧樓。青溪迴抱板橋頭。舊日徐娘無覓處。芳草生愁。金粉一時休。團扇誰留。帶人只有小銀鈎。句尾可憐書蕩婦。似訴漂流。按翩翩字驚鴻。能詩。有俠骨。送長洲顧太學詩云。一日發江口。五日下午長洲。可惜送君淚。不隨江水流。又周暉聞柔媚書紈扇以贈云。識面因何卽別離。無多綢繆亦

相思天涯處處催人去。自笑前身是子規。

林初文章送客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未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

李雨亭過王桂娘舊宅云。門前逝水感年華。牡蠣墻高柳半遮。蝴蝶一生身入夢。杜鵑三月血如花。人經舊地東風冷。簾捲空庭落日斜。怕看傷心雙燕子。重來還認是王家。

立菴先生歸林數載。偶游秦淮。口占七律云。板橋春浪恰容鶯。檢點茶爐上小舸。魚到河梁欣脫網。鷹盤霄漢久除條。名心似水由來淡。詩品如棋德不高。惟有狂奴狂未減。銀瓶索酒尙粗豪。

辛巳冬。天寒特甚。余與江夢亭周蘭軒過趙五福粧次。夢亭戲曰。含笑問娘曾記得。今年寒比去年寒。可謂今日誦也。五福又曰。今歲立春在上年臘月。明年立春又在正月半。兩頭無春。其冬多冷。夢亭卽其語意。口占云。風滿簾旌雪滿天。笑人呵凍撥爐烟。嚴寒凜冽非無意。不許江春入舊年。

張素琴去後。其女花子尙留曲中。自嫌名不雅馴。請易別字。友人高寄生向識素琴。今復見花子之友人。誦其紅拂當年事。青樓此日心之句。周笑曰。徐姬已辦走路矣。後果嫁江陰郁文叔。文叔死。復還秣陵。削髮爲尼。居簾子營小庵中。

王竹軒題楊韻香粧閣云。夜深香靄月當欄。簾捲西風水一灣。怪底畫眉新樣好。開牕日日對鍾山。

熊蕉泉觀察學驥秦淮雜咏云。秦淮三月畫簾開。便有游人打槳來。燕子不歸春又暮。幾家閒煞好樓臺。笑語勾留畫舫停。紅粧綠鬢影娉婷。簾前燈映樓頭月。十里人家一畫屏。

按齊武帝於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乃帝王之居。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皆言其華也。梁劉邈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此稱妓居之始。今則直以青樓爲妓館矣。近邵介甫湘宴集秦淮水閣。寄懷張菊如葉青華詩云。絲竹聲中雜醉醒。不堪旅館又離亭。鬢從客路無多綠。樓傍垂楊格外青。越水吳山懷舊雨。鸞飄鳳泊感晨星。明朝又撥中江棹。出岫雲難片刻停。

貢院前元寶官教習小部清音。余愛其雛伶胡長生。邀陪鄭僧如。胡云。明辰卽返蘇州。鄭愛其纖弱纖艷。因笑曰。爾名佳甚。余爲爾咏之。口占一律云。門巷重尋路欲迷。江湖閒夢最相思。華堂簫管春如海。驛使風霜鬢已絲。猶

記名花留艷子。果然瓊樹有新枝。東皇歲歲催芳信。茵溷何曾爲主持。

賴吉人舟泊北河口。寄陸綺琴校書云。涼夜風寒倚柁樓。空江瑟瑟起閒愁。嬋娟覓伴推雲出。鷗鷺貪眠逐浪流。蘆荻洲邊添酒戶。琵琶聲裏老江州。多情惟有長堤柳。萬縷千條挽客舟。舟至吳城。復寄狐裘。並附一絕云。一襲輕裘寄已遲。寒先衣到我心知。秋來鴻雁回頭少。腸斷燈前暗卜時。

馬星園清溪曲二首云。清暉照床幃。坐唱同心曲。月尙依儂懷。郎去一何促。郎去妾心去。郎歸妾心歸。試看雙蝴蝶。不肯學單飛。又月波榭蚤起二絕云。隔牕花氣冷侵奩。十二銀屏取次添。春睡正酣人未起。梁間紫燕喚鈎簾。幽蘭繞砌綠雲團。青到簾衣露未乾。自笑近來花樣瘦。凭闌春曉怯春寒。又過許香巖西樓云。連宵風雨妬花枝。畫出春光欲去時。一樹海棠開過了。主人笑語客來遲。

蕪城過客。未悉其名氏。贈張大家月香女史十絕。余愛其末首云。吟成一字九迴腸。除却溫柔不是鄉。但願他生齊化土。和泥燒瓦作鴛鴦。

劉月川孝廉。招邀于遜夫王芝亭馬夢溪小集。月波榭五律一首云。樓傍舊青溪。清樽對夕暉。偶然簾半捲。忽見燕雙歸。天容名士聚。春怕好花稀。何處吹長笛。坐久客忘機。

雛姬花子。卽風雨錄中之張曉蘭。其養母珍重特甚。余亦深爲愛惜。周蘭莊笑謂予曰。爾兩人同一愛。而不同所以愛。因口占七絕云。蜂貪釀蜜蝶貪香。得得花間盡日忙。同是愛花心一片。兩般情性費商量。越日。王香亭廣其意作四韻云。名花多解語。訴盡是和非。蝶爲尋香至。蜂如入市歸。春艷紅艷艷。秋丹淡依依。但到將殘候。蜂嫌蝶亦稀。

劉金堂澄贈吳福真校書移居云。金屋裝成錦作圍。舊時梁燕尙依依。又從楚館營新壘。恐到秋深不肯歸。胡鳳巢蔚浪游吳楚。嘉慶己巳。寄寓秦淮。予至而鳳巢已先往揚州。見其寓齋留題七律云。落拓天涯是棄材。荆扉常掩長莓苔。人同鴉影聯還散。心似爐烟熱亦灰。夜半清歌隨月落。秋深紅葉上樓來。此時獨坐凭欄客。一片鄉愁掃不開。

馬掬村邀笛步懷古云。桃葉渡頭探芳杜。斜陽半繫垂楊樹。風流遺跡望中迷。一灣水逝無今古。想見南朝愛竹

人岸邊聽笛橫烟櫓。桓伊三弄去無言。梅花亂落青溪雨。又題陸綺琴校書畫蘭贈周了緣云。想像櫻唇墨妍。數枝寫贈帶湘煙。笑人情性天生妬。未許周郎獨愛蓮。又秦淮竹枝詞云。驚醒烏雲夢裏仙。一聲花賣夕陽天。晚粧未罷耶來接。捲起珠簾上畫船。閒倚闌干繡閣開。蘭橈無數爲儂迴。願君莫學西流水。紈扇捐時潮不來。攜歌童泛舟秦淮云。笙和笛響入青冥。雲縱無心也再停。一曲歌喉珠一串。美人妬殺倚樓聽。釋樓碧是岸。著有花笑軒藁。其題春江燕子樓主人秦淮雜詩云。兩雨風風落盡花。幾珠疎柳夜啼鴉。多情最是秦淮客。如此淒涼不憶家。

江寧談念堂承基著有石稗精舍稿。秦淮新柳云。東風吹面軟。嫋嫋柳條新。又作銷魂色。來看打槳人。朝烟低遠水。舞雪換前身。眉樣誰相似。粧樓爲寫神。又青溪曲四首云。澄碧波環環薜荔門。城陰風景似江村。憐他垂柳支離甚。不畫眉痕畫水痕。鍾阜浮嵐半有無。古祠遺址盡荒蕪。白蘋紫荇參差影。自捲餘聲醉小姑。翻銀開口瀉濤聲。雨過波紋一夜生。飛鷺欲眠遊舫去。晚潮嗚咽打臺城。詞客臨流酒易醒。鷄鳴埭下一舟停。渾身疊雪香羅軟。靜聽風搖九子鈴。又秦淮曲二首云。潮起歡情濃。潮落歡不見。如何載歡船。却喚雙飛燕。灌田引潮去。開闢放潮入。聞前簫鼓喧。田中桔槔急。怡園酒樓壁間絕句云。他鄉難仗酒消愁。籬畔黃花恰暮秋。長笛一聲聽外落。不堪人在水邊樓。

汪鄴園途次大雪。有懷沈巧齡校書病中云。薄暮青帘凍不翻。騎驢人過急敲門。打頭柳絮添詩意。迎面冰瓦散酒痕。夜永鷄瘖同客懶。宵寒鼠怯傍衾溫。遙憐病骨支離甚。獸炭誰然燭又昏。

如臯閨秀熊澹卿題桃葉渡云。木蘭雙槳夕陽明。有客臨歧正送行。萬點飛花春一片。渡頭終古別離情。又黃良男詩云。團扇新誇七寶成。艷歌曾得感君情。盈盈十里秦淮水。何處王郎管送迎。

楚南王抑齋與余有車笠之好。三過白下。鬢髮蒼然。而風情不減。庚辰秋仲。招集陸綺琴。董秀琴。李佩雲。胡蓮漪輩。排日聽歌賦。遊仙詩六首云。不司符籙不朝天。贏得頭銜號水仙。聽過霓裳新譜後。廣寒隔別又三年。下界會傳萼綠華。居然仙艷映朝霞。雲階月地人來少。閒看碧桃紅杏花。十二層城四面開。雲旂風纛任徘徊。飛瓊囑咐儂猶記。離恨天中少再來。何年天女散瓊花。塵世靈苗漸吐芽。種出江南花解語。果然多事是仙家。青鳥書來近

不同。歲星三住蕊珠宮。幾回借飲瓊漿去。依舊龍鍾一老翁。小吏蓬萊侍玉皇。金墀玉闕苦匆忙。青蓮謫後耽詩酒。始信壺中日月長。

明季柳敬亭蘇崑生俱流寓金陵。往來諸姬曲院。出入公卿座間。其豪情俠氣。卓絕一時。國初諸老亦多題贈。板橋雜記。桃花扇傳奇。詳其顛末。尤悔菴看雲草堂集中。贈蘇崑生二絕云。三十年前大將牙。張燈舞劍撥箏琶。相逢蕭寺驚憔悴。紅豆江南正落花。九江漂泊九華歸。楚尾吳頭舊夢非。莫向樽前歌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雲林三十六峯樵子。由白下移寓邗江。寄贈茗玉校書八律云。才上蘭橈未出城。高樓玉笛兩三聲。吹來離緒心先醉。喚起秋愁客易驚。落拓自慚牛馬走。叮嚀誰學鷓鴣鳴。雲帆兩棹年年慣。漫說風波不可行。昨夜樽前笑語同。驪歌聲斷去匆匆。忍拋神女巫雲外。空老襄王驛夢中。瓊樹觀前秋色冷。玉勾斜處夕陽紅。傷今弔古尋常事。別有閒愁寄遠鴻。採藥劉郎轉暗思。天台曾到幾多時。相逢大載才膠漆。始信三生有早遲。感遇頻看衣上酒。替人常記枕邊詩。平生自笑同痴蝶。選盡明花愛一枝。羈魂落落不禁銷。底事飛瓊又見招。自薦遊仙秋夜枕。閒吹引鳳紫雲簫。風輕廿四花多劫。人似初三月正嬌。紅豆拈殘時記曲。謫來猶自想鈞韶。病後腰肢減一圍。雲英不似舊豐儀。鶯當春困歌先懶。梅爲煙銷影不肥。寶鴨香濃愁損肺。桂花風冷怯侵衣。嫦娥幸喜偷靈藥。醫得清光永夜輝。命薄何妨不自疑。聰明思與福爭奇。三更空想蕉邊鹿。一局難收劫後棋。鐵板銅弦歌懊惱。長齋繡佛誦慈悲。飯依欲拜蓮花座。也似英雄末路時。憐我輪蹄足未停。飄飄難聚雨中萍。野鷗自愧衣常白。堤柳何緣眼誤青。陌上尋春歌緩緩。筵前擊節惜惺惺。此生惟有花知己。訴與流鶯不忍聽。跌宕空餘北海樽。荒鷄無復舞劉琨。蘭因絮果芳塵杳。紙醉金迷綺夢溫。管領六朝卿等在。遙憐三經菊猶存。相思此後潮能寄。夜夜回頭到白門。

杭州何春巢秦淮竹枝云。猩紅一點着櫻唇。淡抹春山黛色勻。壓鬢素馨三百朵。風來香撲隔河人。遠近聽來笑語聲。板橋西畔泛舟行。尋常一柄芭蕉扇。搖動春葱便有情。蘭橈最是晚來多。萬點紅燈映碧波。我已三更驚夢醒。猶聞簾外有笙歌。夕陽兩岸畫樓臺。紅藕香中一棹回。別有芳心卿不解。扁舟豈爲納涼來。

近過諸姬粧閣中。見其楹聯。頗多佳句。如馬翠娘粧次云。嬌如新月真宜拜。瘦似秋英轉耐看。高秀英閣中句云。綠雨紅雲春一片。穠香淺夢月三更。贈吳寇香聯云。並命烏銜紅豆蔻。同心瓶插紫丁香。余藥園贈王翹雲聯云。

終日校讐排悶錄。他生報答有情仙。某司馬贈蒼玉聯云。化爲蝴蝶魂猶瘦。修到鴛鴦劫更多。山右王童山。久滯邗江。近移白下。寓齋小幅。書休寧隙楚南句云。貧歸故里生無計。病在他鄉死亦難。其久客難歸之苦。可概見矣。聞心田誦其僑寓秦淮。與鄰姬夜話七律云。老去心情止自知。怕聞絲竹賴吟詩。年年滯迹三千里。日日思歸十二時。狐客生疎門慣掩。迴廊曲折月來遲。鄰姬也怨飄零苦。話到鄉愁兩淚滋。滇南王青池。又蓮。咏盆蘭四絕。卽贈單芳蘭校書云。風捲清香透碧紗。瑤階百箭長蘭芽。美人含笑爲余道。一歲曾開五度花。折花簪鬢索題詩。翠袖慙慙勸玉卮。賞鑑自誇原不爽。買來還是未開時。花光四照客狂歌。滿坐笙簫雜綺羅。客到此時狂不得。好詩難並好花多。別却湘妃伴翠蛾。素心猶似想巖阿。較勝開與庸奴看。倘入朱門可奈何。

小住清溪。羈遲十載。知我罪我。俱未可以口舌爭也。秋浦姚鐵舟。書來規諷。語摯情長。真難備錄。又寄七律一首云。六朝風景舊繁華。占住青溪計未差。傲吏情懷同蛟蝶。廣平知己問梅花。生來個儻原非福。夢裏團圓不是家。春草年年傷碧色。江郎何事滯天涯。

附錄雪樵和鏡舟原韻一首云。歲月蹉跎改鬢華。學書學劍事都差。詩緣寒瘦誰求草。筆已凋殘不夢花。塔影招來咸澤院。春風吹過莫愁家。登樓王粲歸思切。不愛枝棲近水涯。

院中郭三。各噪一時。因訟事牽連。袁香亭爲之關說。當事者覆札云。朶雲飛至。誠恐狼藉花枝。欲于園中立五彩旛。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勢。然弄郭郎者。只是逢場作戲。須上臺時。看如何扮演。再理會下場可耳。香亭復寄詩云。一波才定又生波。屢困封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總緣柳弱受風多。登場更比下場難。牛鬼威風色已寒。要識李夫人面目。何如留待帳中看。

陸靜功壺中偶談。載松江胡壽楣。久客金陵。醉過青溪喚渡。舟子不應。自倚石欄嘔吐。遙見對岸有二女子小舟並坐。其衣淺綠者吟云。草綠苔青傍枕生。月明乘輿御風行。淒涼何處橫吹笛。恰似當年舊帕盟。少頃。衣白者復吟云。於今醒却舊痴迷。紅豆拋殘莫更提。蕩子心情同蛺蝶。好花多處抱香栖。壽楣留心切記。聽耳邊街鼓。業近四更。殘月微明。由他道回寓。次日仍過其處。徧問舟人。並不聞二女吟詩。壽楣悚然。不復敢深夜遊行。

庚辰春莫。偶過因是庵。適值牡丹盛開。邀集胡蓮漪張寶林。作花前竟日之游。兩人居處異地。辰邀已至。各攜摺疊扇一柄。均畫折枝牡丹。一書姚鐵舟善慶庵看牡丹二律。一書初潭集賞牡丹一則。實非有心預購。何巧合乃爾。因併錄之。鐵舟名翔。貴池人。其七律云。扶筇同過梵王家。綠雨紅雲爛若霞。止道禪門爲善果。誰知淨土有名花。生來富貴嬌無力。吟到清平點不加。誰識甚深微妙諦。空中香色總繁華。芬芳魏紫與姚黃。四面樓臺讓曉妝。鹿苑苔深雙屐少。鼠姑苞拆一僧忙。筵前莫惜中人產。檻外能留幾日香。拚向花間頭白盡。摩挲老眼看春光。初潭集載王簡卿赴張功甫牡丹會。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卽捲簾。異香自內出。薰郁滿座。羣姬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首飾衣繡。皆牡丹。一姬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則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鶯黃。黃花則衣淺紅。如是十輩。衣與花凡十易。所歌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若遊仙。

余在姑蘇。又聞王學耕誦卞時校書寄某詩云。不恨離多恨夢痴。夢中攜手說相思。一聲鐘動鴉啼樹。又是柔腸欲斷時。迨至秣陵。逢人致詢。有能知其舊居油市。而伊人秋水。渺不知其所之矣。

江歸鶴訪紫雲校書云。誰家水閣近黃昏。滿耳笙歌笑語溫。悄立桐陰風露冷。曲終纔扣一聲門。

李嘯村上已集飲秦淮七律云。板橋兩過水拖藍。約踐今朝恰盃簪。馬齒座切人第一。蛾眉窗對月初三。歌傳桃葉春猶淺。笑索梅花酒正酣。恨是緣肥紅瘦日。卻從江北憶江南。

南滁馮筠少震東。題李笛樓秦淮煙月錄云。買得秦淮作北隣。不知占盡幾多春。小紅度曲花含笑。太白題詩筆有神。得意文章關福命。會心碁酒總經綸。板橋他日搜遺翰。定議先生第一人。又陪哈蔭亭。孫虎溪。曹羲池。周月溪。周了緣。板橋踏月五律二首云。夜氣壓重樓。青溪結伴遊。人烟隨岸遠。燈火逐波流。長笛三更月。輕寒六代秋。誰家小兒女。猶自唱伊州。往事記名流。秦淮第幾樓。吟詩留古意。打槳放扁舟。客舍難爲夜。羅衣不奈秋。閒心消未得。貰酒看吳鉤。又憶秦淮七律云。六朝陳迹隔秋煙。最憶江南八月天。勝國樓臺斜照裏。故侯門第晚風前。尋山謝傅雲雙屐。吹笛桓伊月一船。何日得隨南向雁。重來江上拂吟箋。

金陵瑣事載林奴兒號秋姿。成化間妓。風流姿色。冠于一時。學畫千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意清潤。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因畫柳枝于扇。題二十八字以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

羽士朱嶽雲福田。江甯人。著有嶽雲詩鈔。咏秦淮舟子七絕云。一年生計在煙波。金粉秦淮過眼多。那更捕魚江上去。可憐夢裏亦笙樓。

周櫟園與友人語秦淮盛事詩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幙歌聲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洞簫猶在板橋西。曲曲銀河蕩晚霞。蘭叢玉色閒琵琶。暗潮夜濕依欄石。細雨朝開隔岸花。齒蒼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窗紗。雲鬢月底分明畫。妬殺垂楊一半遮。誰識合歡夜不開。吹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曲鴛鴦流艷夢。垂垂楊柳綵深杯。一生明月秦淮好。到眼雲烟第幾回。拂水殘鴉弱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風吹香動花無無。露逼歌聲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酒爐閒受綠陰支。鐘山松老雲霞漫。近日金陵客不宜。又馮筠少憶江南詞云。江南憶。蓮漏怕重聽。十里畫船歌管接。五更殘燭夢魂醒。記得雨初晴。春過處。何事媛如雲。鸚鵡恰當來客語。鴛鴦先爲讓船分。天色正黃昏。陳佛奴既往揚州。於秋杪寄湘亭一札。併寄香物數事。湘亭題後七絕云。冰麝芳煤遠寄將。幽窗焚處斷人腸。分明曩日人初到。一陣衣香早上堂。

或誦秦淮某校書絕句云。兩急風狂勢欲傾。呼僮忽取傍簷燈。奔來簷溜如溪響。隔着窗兒喚不應。又云。此王翹雲詩也。

旌陽汪潤齋佩暄。工繪事。畫五色菊於簷頭。寄馬紫珍校書。並題二斷句云。曾過三徑話從容。描出幽姿氣味同。耐得秋光禁得冷。回頭莫怨負東風。擬將瘦骨比寒芳。膩粉調朱鎮日忙。不信色香都絕俗。寄人籬落避秋霜。李嘯村上巳憶白下詩云。清明恰是握蘭辰。遙卜秦淮眼一新。楊柳晚風深巷酒。桃花春水隔簾人。橋邊車過香生路。樓外船歸月滿津。憔悴不堪來舊館。相憐誰爲洗沙塵。

廣西桂林許健康其源。同蔣心餘先生話青溪舊遊斷句云。一年萍梗寄江湄。何處春來繫客思。記得青溪舊遊

處。桃花深護小姑祠。

如臯馮玉林。原與王桂娘同居。桂娘去後。遂歸馮氏。改名福姿。其始至白門。臥病數月。霜菊雪梅。未免憔悴。隔年餘。再遇於鈔庫街。則桃花春水。顧影堪憐。聞與邗江湯某綢繆。臨別留贈七律云。一掛輕帆便各天。相思有夢亦徒然。蔗甘終竟茶同苦。藕斷何堪絲又牽。歡會從今思昨日。光陰容易過中年。懸知兩地離愁苦。怕看當頭月再圓。

嘉齡。胡七養女。居淮清橋水巷。十五歲時。色藝俱佳。不屑噲伍。春日放美人風箏。洪勺泉題詩云。霧鬢烟鬟白練裙。御風行處傍斜曛。應酬久厭思離俗。位置空高太不羣。幾見嫦娥曾入月。由來神女慣爲雲。因緣一線非難斷。莫把飛昇早認真。

馮筠少茉莉詩云。磁盆軟土絕塵埃。清白風姿婉媚才。插入鬢雲連葉少。捻將纖指待花開。夢回珊枕香猶膩。妝罷朱樓賣又來。一蕊一珠攢萬朶。秦淮風景足低徊。又玉簪花結句云。只恐鬢雲簪不住。小鬟生怕倚欄干。又梧桐一聯云。遊戲功名憐介弟。風塵賞識讓中郎。俱摹寫有神。曲切入妙。

鮑柳橋絕夢詩。寄白門某校書云。鶯離燕別太匆忙。猶喜宵來入夢鄉。爲道風波難跋涉。更憐清減細端詳。繁絃健唱新翻曲。小袖仍藏舊日香。珍重夜寒休再到。板橋殘月有輕霜。聞柳橋與馬月香有終老之盟。此待寄月香也。余曾晤月香於張鳳林席間。身軀短小。雅淡宜人。殊足繫人懷思。

鍾沁香李雨亭劇賞胡雙喜張寶林馮秀卿曲藝之佳。因同二公乘輿踏月。適雙喜抱忿失音。不勝快悵。沁香於席間口占云。樽前啣啣似蟲鳴。病裏歌喉怕倚聲。名曲要聽偏少福。舊絃重理亦多情。樊川薄倖人都老。王粲思歸賦未成。(時予將歸豫章)銀燭華堂今夜酒。青衿紅粉問三生。

汪元琛金陵雜詩云。青溪一曲鴨頭波。相約滌裙踏淺莎。雙槳月明桃葉渡。但聞人語不聞歌。

白下秋闈。士子雲集。秦淮諸姬家。詩詞楹帖。觸目紛披。但萬斛沙中。寸金難得。偶於楊韻香校書水閣。見呂卓園範錄舊句一律云。柳絮吹殘柳浪搖。秦淮日日長春潮。水高船影平欄過。風急歌聲隔岸飄。檢點香妙焚寶鴨。編排小令配瓊簫。桃花門巷深如許。記得天台路一條。

予與趙敬夫同過東水關。余飲香枝書。敬夫急急欲行。飲香戲曰：冬去春來。疏闊許久。况已過清明。春光易老。何不追歡竟日。殊覺負此良辰。予愛其吐屬。絕似汪蛟門好女兒一闋云。隔樹鶯聲喚起春情。九十韶光今已半。看梅萼凋殘。桃花歷亂。楊柳輕盈。怪煞檀郎不定。寬後約。負前盟。若道是別離猶未久。已倏忽花朝。無端上巳。又早清明。

王功甫敏代卜小鳳送某回中州七律云。幾年聚首共蹉跎。執手踟躕奈別何。夜雨淒涼傷舊雨。清歌冷落怕驪歌。熏爐那及耶情熱。蠟燭真同妾淚多。短堦長亭人獨去。滿帆風雪渡黃河。

偶過嘉興。友人柏菊溪。屢詢秦淮女子竹香。近况若何。予雖久居白門。曾不知竹香爲誰。轉問菊溪。乃菊溪亦只聞其詩。而並不知其姓氏居址。因誦其春夜懷人一律云。簷鋒聲聲夜漏邊。丁東入耳最淒其。剛愁酒醒誰相伴。恰喜燈明影不離。芳草隄邊留舊恨。垂楊屋角掛新絲。此情難向人前訴。只有菱花鏡裏知。

長沙嚴仲簡。年方弱冠。僑寓秣陵。閒居院中。情殊急遽。常側聽夜漏。黎明馳去。其友黃星堂調以詩云。鴛枕偏憐一夜愁。濃香淺夢數更籌。笑君恰比春霜薄。紅日高時影不留。

雲林逸叟。浪遊吳越間。二十餘載。癸未冬。六十初度。忽整歸鞭。陸調毓校書。邀集張晚蘭。蔣秀英。胡雙喜。四喜輩。共設餞于因是庵。留別諸姬二律云。白頭分袂最淒涼。無奈桃花戀夕陽。綺席難辭今日醉。旗亭猶憶昔年狂。佳人滿座都傾國。遊子還家恰杖鄉。恨別傷離徒懊惱。燈殘酒醒莫思量。生憎薄倖到而今。誰識樊川一片心。玩月怕圓愁月缺。看花不折惜花深。休傷遙夜空吹笛。自有知音莫碎琴。紅豆拋殘白門道。垂垂翠莢易成陰。

聞周介軒述壬午秋闈。楊研齋龍霖亭全友人扶乩于秦淮水榭。默祝後。乩忽自動。得斷句四首云。何處鐘聲日暮時。鷺峰寺外夕陽遲。笙歌歇處游人散。自剔苔莓讀斷碑。秦淮誰說舊盟寒。兒女酸心淚不乾。底事相逢白門道。帶圍難禁一時寬。蘭橈燈火夜深紅。數遍欄干第幾重。記得當時歡喜地。玉河亭在板橋東。名士名姬笑語諠。依稀風景似當年。不堪幽恨重提起。春雨梨花落墓田。楊問作者名姓。乩復動曰。兒乃秦淮舊人張喜林。蒙公等見招。無可迴避。但兒粗識之無。不通文藝。於鷺峰寺前。逢舊好張質夫強與俱來。詩則質夫口占也。楊又問諸人誰可獲雋。乩曰。祿籍掌自文昌。我輩何能分曉。再書絕句云。棘闈深鎖萬燈明。食葉春蠶夜有聲。老將重經酣戰

處。秋風淚洒石頭城。予憶質夫始亦老諸生。而客遊秦淮者。

春日同李兩亭閑遊秦淮。偶過某姬家。適一僧先在。予爲誦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句。姬力白無他。云是舊隣。偶爾過訪。越日以其事聞于楊香輪。香輪述一趣語云。昔有夫出外。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亦與戚里往來乎。妻云。自君之出。足不踰闔。卽寂寞難遣。以小詩自娛。其夫欣然索詩稿閱之。開卷第一題。卽是月夜招隣僧聞話。

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就正於馮猶龍。覽畢。置案頭。不置可否。袁惘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餽我矣。家人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至門。門尙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相待。袁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之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齣。今已爲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今尤膾炙人口。事載堅瓠集。按西樓舊址。在秦淮河武定橋下。自許公香巖修葺後。又經易主。若非法菊流傳。亦安有過而問者。

深陽彭賁園光斗。秦淮絕句云。雙雙蘭槳畫橋西。上巳風光入望微。一派綠楊遮不住。歌聲輕度夏候衣。誰製新詞教小紅。蓬窗低按玉玲瓏。楊枝已去徐娘老。莫向尊前唱惱公。

汪來峰寄寓秦淮。習靜辭囂。托病不出。有旅病一律云。年來踪跡苦勞形。借病偷閒戶半扃。藥倩美人量水煮。詩煩老媪輟炊聽。秋聲到樹驚殘夢。月影移花上短屏。枕畔每聞隣舍曲。三更歌管不曾停。又賁園再過釣魚臺。有賣花聲詞云。檻外綠楊遮。影透窗紗。凭欄處處玉無瑕。記得旗亭曾畫壁。是那人家。深巷酒旗斜。路好疑差。陰庭院隔籬笆。綠掩紅藏。昏似夢。風送琵琶。余將有揚州之役。鄭玉齋。江曉亭共觴於厲四娘家。適其女玉林校書。購芍藥數十本。曉亭賦芍藥一律。卽送予之邗上云。花神莫厭酒徒狂。絲竹籠前徹夜忙。簾內影搖千片錦。擔頭風送一城香。莫呼小字愁分袂。(芍藥一名將離)但惜餘春勸舉觴。明日廣陵騎鶴去。虹園嬌艷費平章。

秦淮沈翹翹者。亡二十餘年矣。友人誦某生弔翹絕句二首云。舞衫如蝶鬢如鴉。醉倒城南碧玉家。一霎紅樓春夢短。酸風苦雨送梨花。眉斂秋霜冷畫屏。崔娘卷裏太零丁。紫蘿紅杜都尋遍。何處空山墓草青。後閱耳食錄。知爲河南韓生弔都下沈翹翹之詩。愛其凄惋有致。並錄之。

王建宮詞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按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

則王建所云入月。卽月事也。近人諸春生。欲寄宿院中。尹新官以月事婉辭。施豐堂爲賦絕句云。鴛鴦此夕費安排。雙宿雙飛事不諧。爲報嫦娥今入月。與卿同學太常齋。

日札載美人妝面。旣傅粉。復以胭脂勻掌中。施之兩頰。其略濃者爲酒暈粧。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粧。梁簡文詩。有分粧開淺靨。繞臉傳紅斜之句。近日秦淮曲中。競尙飛霞粧。華亭王秋塋絕句云。水晶簾下看多時。淺淡飛霞鏡裏知。莫更樽前添酒暈。輕敲歌板喚紅兒。

馬湘蘭舊宅。今改爲佛庵。賁園七絕云。拍拍塞塘野鶯飛。數株衰柳罩禪扉。壞墻風過幡飄影。猶認樓頭舊舞衣。宣西庵江干曉發。寄王寶珠校書云。催人腸斷五更鐘。不管離愁幾萬重。江上蘆花舟上客。一齊侵曉趁西風。長安客話。金陵陳大聲鐸。嘲北地巷曲云。門前一陣驟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啼香。綿裙綿襖綿褲子。勝脹那裏有春風。初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膾臠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舉杯定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鬢髻高二尺。蠻娘那裏有霧鬢雲鬟宮樣粧。行雲行雨在何方。土炕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近日秦淮曲中。人人競秀。戶戶爭華。陳設做商彝漢鼎。綺窗嵌雲母玻璃。曲檻長廊。望徹湘簾繡幙。曉風殘月。聲傳鳳笛鸞笙。奇服艷粧。雀裘珠繡。瑤釵寶珥。火齊貓睛。味厭山珍海錯。人思火棗冰梨。淺斟低唱。飛瓊恰霄漢飛來。檀板金樽。玉娟比瑤池玉潔。遙想大聲。見聞習慣。故鄉風景。故一遇趙女燕姬。直是人間天上。

黃陶庵先生。不肯和河東君詩。蓋賦性莊嚴。其詩卻極有風趣。如竹枝歌云。東湖西湖蓮花開。一日搖船採一回。蓮葉田田無限好。只因曾見美人來。柳條不繫玉蹄驕。拗作長鞭去路斜。春色也隨郎馬去。粧樓飛盡別時花。近有詩本不佳。而自矜身分者。柳塘以沈餘霞校書小照。求題于某生。某意不屑。置之。餘霞謂予曰。某不題照。拜賜多矣。聽其言詞鄙俚。必無佳句。倘一落墨。行將奈何。後見某莫愁湖句云。詩人何事無高見。不咏功臣咏莫愁。回憶餘霞之言。誠爲不謬。未幾湘潭王瑞軒來云。余訪餘霞不獲。今始知其移居鷺峰寺後。地頗清幽。曾出梅花小照。囑題。得七絕一首云。一重門掩一層花。入夜寒芳透碧紗。不是色香清絕處。美人何事肯移家。予笑曰。君爲某公捉刀。餘霞雖不知詩。而實能知人。因述前事。共相慨歎。

謝小娟。年十四。明眸皓齒。顧盼嫣然。鍾沁香贈七律云。脈脈泉聲愛細流。兒家小築徑通幽。等閒公子留紅葉。多少才人願白頭。對鏡修容疑入月。牽簾識面抵封侯。禪心笑我沾泥絮也。逐東風上玉樓。

揚州汪蛟門。贈柳敬亭賀新郎詞云。何物吳陵叟。儘平生。詼諧遊戲。英雄屠狗。寒夜蕭條聞擊筑。敗葉滿庭飛走。令四座歎歎良久。說到後庭商女曲。悵白門。寂寂烏啼柳。天付與。懸河口。可憐飄泊甯南後。記強侯。接天檣櫓。橫江刁斗。亡國豈知逢叔寶。世事儘銷醇酒。更滿目。爛羊僚友。心識懷光原未久。但恩仇。將相誰知否。少平勃。黃金壽。

鍾心香贈言露香枝書云。橫看側視總銷魂。疑是前生淨六根。粉黛輕勻花有致。豐姿皎潔玉無痕。繡簾風細游絲軟。寶鼎香清篆影溫。知否最難商量處。一鈎新月近黃昏。又贈蓉裳枝書云。燦爛衣裳五色絲。章臺誰信有瓊枝。知名久列羣芳譜。繡像新增百笑詞。袖影風飄春笋嫩。眉彎黛淺遠峰低。留人細語鶯聲軟。猶憶盈盈十五時。蓉裳本吳人。愛着繡裳。見者目炫。彈絲品竹。藝冠一時。雖稍長。猶自矜持。常與雛姬小鬢角勝云。

雲林逸叟。重遊白下。喜晤茗玉枝書。贈詩云。誰云別後見時難。春去秋來雁一般。夢裏悲歡傷聚散。燈前驚喜話溫寒。重逢解語名花好。直當知心舊雨看。靈鵲畫檐應有信。綠楊深處卸征鞍。

情性嬌痴劇可憐。風寒露冷夜將眠。眠時記得清閒課。睡鴨重溫護水仙。余見此詩於馮雙喜壁間。末無名氏。詢之云。購自夜市中。錄之以俟知者。

杭州宋笠田樹穀山塘閒步云。疏狂猶記少年時。幾處歌場鬪雪詩。此日舊遊零落盡。酒痕只有故衫知。似此風光絕可憐。相攜朋好踏春煙。怪他楊柳舒青眼。止向長街看少年。近人劉璧田珏再遊秦淮云。衰柳斜楊客再遊。舊人無復唱涼州。劉郎老去風情淡。自撚吟髭賦感秋。秦淮畫舫劇玲瓏。短檻疏簾四面通。忽聽隣舟歌子夜。借人絃管醉西風。二公詩傷時感逝。中年以外人。殊難多讀。

顧與冶秦淮感舊七古云。淮流兩足波光膩。詞客停船午相遲。文園多病阻清歡。坐起尋思溯洄意。此時落日酒初酣。望裏悠悠總詩思。何人對此最深情。風前別下鍾山淚。遊子皆言風景殊。居人倍感河山異。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城內連雲百萬家。臨流爭儼笙歌次。一夜扁舟價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佳人向晚傾城來。

只貴天然薄珠翠。不知蕪澤自誰邊。樓上舟中互流視。采龍鬪罷喧未已。蜿蜒燈光夜波沸。偶將一葉到中流。半夜移舟無槳施。當時只道長如斯。四十年中幾遷易。渡頭猶是六朝烟。畫閣珠簾久顛覆。鷁首全隨戈甲人。馬嘶亂入王侯地。卽今月好幾船開。惟有空明照酣醉。繁華旣往莫重陳。暮燕搖搖定猶未。但願遊人去復來。再見太平全盛事。卷中多錄國初人詩詞。亦見明季末造士夫觸目傷懷。有不能自己者。我輩生當盛世。江山秀發。花柳榮敷。窮達均有餘樂。謂非覆載生成之獨厚乎。江夢亭題沈素琴水閣云。數椽斜枕舊青溪。窗外輕紅杏一枝。花映清流人倚檻。雙雙照影水都痴。張子含雨中。同小雲司馬。二波騎尉。題吳姬寇香擢月圖三絕句。詩云。玉簫金管蕩橫波。何似吳姬細馬馱。爭怪雙鬟忘不得。當年曾與唱黃河。九曲秦淮話六朝。不堪同聽雨瀟瀟。檣檣小響分明記。青粉垣西舊板橋。未到黃昏掩側門。初三下九易消魂。東風二月梢頭恨。都在江南紅豆邨。

武進黃仲則景仁。中秋夜遊秦淮。歸城南作云。城南好酒如春泉。醉塌酒家樓下眠。醒來露重葛衣冷。正見皓月當天。呼僮起步六街去。香塵寶靸青溪邊。玉簫子夜聲未歇。雖姬十五歌可憐。此時據鞍我亦樂。顧影不覺猶少年。惜哉花月只空度。春江回首愁如烟。去年此夜人初別。今歲今宵已成憶。懷人中酒自年年。此時愁煞天涯客。桃葉渡。莫愁湖。昔日佳麗今有無。殘金剩粉弔不盡。徘徊漏下啼城烏。城烏啞啞天將曉。走馬卻出長干道。到此惟餘萬古愁。荒荒月落高城小。

白門馬子周秦淮雜咏云。丁字簾前月上時。簾中低唱竹枝詞。雛鷺出谷啼猶軟。乳燕臨風態不支。我對青衫懷白傅。誰鈔藍本贈紅兒。憐卿親捧銀箋紙。補索前宵感遇詩。

江寧秦耀曾。字遠亭。澗泉殿撰之孫。芝軒尙書哲嗣。以孝廉官武部員外。工詩。少學明七子。近師山谷放翁。著有鳳梨書屋詩鈔。其和清溪舟泛圖八首云。紅蠟能填碧玉簫。青油初泛木蘭橈。聽歌已過橫塘口。流水潺潺濕冷竹橋。短籬缺處補移楊。野蔓無人自有香。七十二航歌板寂。更從此地闢清涼。黃蘆苦竹儼荒汀。水榭傾頽閉曲櫺。疎雨一畦人不到。豆棚蛛網挂蜻蜓。祇林雙社鎖山扉。樹杪危巢白露飛。忽見青帘飄一角。隔林犬吠酒人歸。翠洗層巒淨曉鬟。鴨頭波蘸兩三灣。怪他眉譜翻新樣。寫作雙蛾對博山。欲問臺城十里隄。藤梢橘刺路還迷。石橋巷口南朝寺。草翦稻腰蛺蝶低。消夏寧煩折簡呼。一舸穩載阮嵇徒。吟懷漸減風懷冷。不藉詩娛藉酒娛。齋釣窗

網待重新。翠羽明珠恐未真。欲采蘋花慰幽怨。小姑祠下唱迎神。

滇南嚴廷中。字秋槎。匡山方伯哲嗣。官萊陽少尹。七攝縣事。山左稱循吏焉。著紅蕉吟館詩集。逼真晚唐。其秦淮曲云。萱蔻含苞圃香雨。芙蓉根抱相思土。斷雲殘月不分明。化作秦淮烟一縷。秦淮十里九停橈。金粉依稀認六朝。一道盈盈衣帶水。紅樓分岸住妖嬈。銀屏珠箔紛無數。雕欄畫棟參差露。玳瑁梁高燕穩棲。流蘇帳暖春難去。洞房曲折繡簾遮。簾內深藏解語花。侍兒宛轉知留客。鸚鵡聰明會喚茶。綠酒紅燈開夜宴。釵聲髻影圍佳豔。纖手親揩白玉盤。冰梨雪藕隨時薦。鬆鬆髻子學蘇州。珠翠尋常不上頭。茉莉半開工媚夜。芝蘭斜插更宜秋。輕盈體態天生就。冰綃束緊腰肢瘦。衣染鶯黃柳色嬌。裙拖湘水春痕縷。歌喉一串太玲瓏。鶯讓悠揚燕讓清。紅豆迴環新記譜。綠陰別院夜吹笙。十五吳娃初省事。眼波已解隨人試。花信專工繡綵枝。爐烟也篆鴛鴦字。更有年華廿二三。可人中婦倚嬌愁。溫柔儘讓秋娘慣。風月尤推阿姊諳。秦淮十里春無縫。銷金不比銷魂重。杜牧空留薄倖名。高唐未醒迷離夢。我昔乘舟過白門。紅紅翠翠解溫存。雙飛綵鳳曾留影。十索新歌總斷魂。江山無恙繁華歇。人間天上仙凡別。莫問當年舊板橋。斜陽衰柳蟬聲咽。

清捧花生著
王緇塵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四種

秦
淮
畫
舫
錄

世界書局印行

序一

山塘綠水。酒地花天。煙月紅橋。箏船簫局。大江南北。述冶遊者。無不喙口繁華。醉心佳麗矣。至於記金陵之瑣事。聽石州之新聲。渡接青溪。居連白石。單舟疊舸。釵飛釧動之場。六柱重闌。簫暖笙清之會。蓋其分腴江孔。金粉猶多。拾藩齊梁。風流未沫。固有孫棨張泌之記載。敦頤彥夔之譏著。所覩縷未及者。故聯俊侶。洽歡悰。必以秦淮爲最。迺自燕子桃花。徒傳舊曲。帕盟盒會。久斷前聞。甄綜已虛。妍華不發。水波黯黯。楮墨沈沈。幾使澹心雜記一編。芬響莫嗣。此捧花生畫舫錄所由昉也。嚼蕊吹葉。寫翠傳紅。人聚大羅之天。書續小名之錄。妖麗遇之操瑄。姓字榮於鑄茗。洵研北之綺懷。江東之艷紀矣。僕十載重來。難尋泥爪。三春小住。易感風花。每憶涼笛一枝。水廳宵露。明鐙四角。浪槳秋風。扉影鬢絲。眉繚花而語結。脂奩鏡檻。手攜玉以魂銷。如夢如塵。頓成前度。坐令墜歡難拾。單情不雙。興倦尋芳。又過辛夸花下。情殷感舊。竭來丁字簾前。粉白牆圍。認依依之垂柳。油紅窗掩。添寂寂之新落。觸槐因之。何能已已。所幸天葩獨秀。奇花初胎。晚出既多。後來居上。銖衣妝薄。不數綺紈。彩筆敷華。足空粉黛。題品冠於玉笈。契賞浹於璫情。差慰羈孤。不辭鏤刻。殆又非斟酌橋邊。茶萸灣畔。所得有此雋韻也。屬爲跋尾。永識傾心。此日墨池雪嶺。聲價有待於崔崖。翌時吹竹彈絲。陶寫定邀夫溫尉。

嘉慶丁丑日月會於龍毯之次海昌楊文蓀拜序

序二

七九甫卸。十千倦沽。款古歡之罕通。接元言而寡析。乃挈雁檣。籠雞缸。就捧花生聯討春之社。結排日之歡。生爨然曰。唯唯否否。子姑舍是。僕病未能焉。徐出所述秦淮畫舫錄以相屬。曰是編也。子盍爲我弁之。余受而卒業曰。茲豈洪公小名錄耶。抑豈黃氏青樓集耶。惟夫誌瑤英之笑者。必表異於連城。擷桃李之穠者。亦延芳於羣卉。方其金錢會啓。華鬢天開。窺臣則無事登牆。送客則何嫌交鳥。覆來翠被。眉語初成。報到金釵。指纖微露。際春光之駘宕。極遐想之回皇。懷豈能忘。見難曰慣。偵秘辛之雜事。趁太乙之餘輝。斯則宋大夫因以逗詞。陶令尹於焉作

賦者矣。又况秦淮者。襲梁陳之舊豔。騰燕趙之芳譽。驕紈毅於丁年。送耶花底。傲樓臺於子夜。迎汝桃邊。純木蘭之楫。蕭管既坐之兩頭。敏枇杷之門。藻翰復騰於衆口。寧無金屋。問貯者之其誰。亦有瓊漿。思乞之而未可。遂至傷萎華於綺歲。慨落溷於韶齡。半幅紅羅。駕真作結。一杯碧釀。鳩亦爲媒。屏鉛膏之旖旎。身依薜蘿林中。盼車馬之稀疎。淚滿琵琶江上。既零星而整比。爰次第以編排。棒喝一聲。書成三嘆。然則命曰秦淮之畫舫。實即覺岸之慈航乎。生笑曰諾。子誠善我者也。翌日玉臺對簿。絳樹版禪。其待援子爲左證耳。余無以應。爲跋諸尾以歸之。嘉慶倉龍三次疆梧試鐙後。二日同里汪度拜課。

序二

七夕生屬爲捧花生秦淮畫舫錄弁言。倉卒未有以應也。延秋之夕。蕊君招集蘭語樓。焚香讀畫。垂簾鼓琴。相與低徊者久之。蕊君叩余曰。媚香往矣。桃花扇樂府。世豔稱之。如侯生者。君以爲佳耦耶。抑怨耦耶。余曰。媚香欲聘。不負侯生。生之出處。有媿媚香者多矣。然則固非佳耦也。蕊君領之。復曰。靡蕪以妹喜衣冠爲湘真所距。苟矢之曰。風塵弱質。見屏清流。願蹈泖湖以終耳。湘真感之。或不忍其爲虞山所浼乎。余曰。此靡蕪之不幸。亦湘真之不幸也。橫波侍讌。心識石翁。後亦卒爲定山所誤。坐讓葛嫩孫郎。獨標大節。彌可悲已。卿不見九畹之蘭乎。湘人佩之而益芳。羣蠹趨之而卽敗。所遇殊也。如卿淨洗鉛華。獨耽翰墨。塵棄軒冕。屣視金銀。駟僮下材。齒冷久矣。然而文人無行。亦可寒心。卽如虞山定山壯悔當日。主持風雅。名重黨魁。已非涉獵詞章。聊浪花月。號爲名士者可比。卒至晚節頽唐。負慚翠袖。何如杜書記青樓薄倖。尙不至誤彼嬋媛也。僕也古懷鬱結。疇與爲歡。未及中年。已傷哀樂。悉卿懷抱。曠世秀羣。竊恐知己晨星。前盟散雪。母驕錢樹。郎冒璧人。弦絕陽春之音。金迷長夜之飲。而木石吳兒。且將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使卿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嗟乎。薰蕕合器。臭味差池。鸚鵡同羣。蹉跎不狎。語以古今。能無河漢哉。蕊君沾巾擁髻。殆不勝情。余亦移燈就花。黯然罷酒。維時七夕生索序甚殷。蕊君然脂拂楮。請并記今夕之事。夫白門柳枝。青谿桃葉。辰樓顧曲。丁簾醉花。江南佳麗。由來尙已。迨至故宮禾黍。舊苑滄桑。名士白頭。美人黃土。此余曼翁板橋雜記之所由作也。今捧花生以承平之盛。爲帟屐之游。跌宕湖山。甄

綠花葉。華燈替月。抽觴撇笛之天。畫舫凌波。拾翠眠香之地。南朝金粉。北里煙花。品豔柔鄉。紆懷瓊翰。曼翁雜記。自難專美於前。竊謂輕煙澹粉。間或有如蕊君其人者。兩君試以斯文示之。并語以靡蕪媚香往事。不知有感於蕊君之言。而爲之結眉破粉否也。錢唐閩玉生陳雲楷書於蘇臺蘭語樓燭下。

自序

遊秦淮者。必資畫舫。在大朝時已然。今更益其華麗。頗黎之鏡。水晶之琖。往來如織。照耀逾於白晝。兩岸珠簾。叩水。畫棟飛雲。衣香水香。鼓棹而過者。罔不目迷心醉。余曼翁板橋雜記。備載前朝之盛。分雅游麗品軼事爲三則。而於麗品尤爲屬意。良以一代之興。有銘鐘勒鼎者。黼黻廟堂。以成邳隆之化。卽有秦歌楚舞者。點綴川野。以昭昇平之休。如湘蘭小宛。今燕白門輩。洵足輝映卷冊。稱播土夫。易曰。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不其信歟。自是仿而纂輯者。有續板橋雜記。水天餘話。石城咏花錄。秦淮花略。青溪笑。青溪贅筆各書。甄南部之丰昌。紀北里之妝。祿。不下一二十種。余幸生長是邦。目覩佳麗。偶亦買漆版。喚籐。溯中流。評花泊柳。本蘇子瞻之寓意。爲庾肩吾之近游。日月既深。見聞滋廣。綜諸姬之佼佼者。附以投贈詩詞。分紀麗徵題爲上下二卷。因成於畫舫之游。卽題曰秦淮畫舫錄。蓋竊仿曼翁之體。而以麗品爲主。雅遊軼事。因以錯綜其間。不必於從同。實亦未嘗不同已。或謂此錄之作。未必遂空冀羣。不知前乎此者。非不佳。陳陳相因。無事余之重錄也。後乎此者。亦不少。綿綿不絕。容俟余之續錄也。或又疑平章金粉。無裨風化。適爲淫惑之書。慮損勸懲之旨。余曰。煙花錄。教坊記。隋唐以來。副載經史。區區撰述。何足以云。且葩經不芟桑濮。閭浮亦陳采女。風花水月。竟又奚傷哉。或去。遂書以爲敘。嘉慶游兆。困敦進瓜日。捧花生識。

題詞

奉題秦淮畫舫錄

汪世泰紫珊

眠蠶小字界烏絲。水軟山溫又一時。芳草恰添連歲恨。天桃還繫去年思。不妨花葉親題詠。才信菖蒲易別離。團

扇弓衣圖繡遍。感恩多少女兒癡。
秦淮曲曲蔣山蒼。擁轍來遊及晚涼。蝴蝶半生花作國。鴛鴦是處水爲鄉。誰摹月下明妃面。幾斷筵前刺史腸。珍重品題持翠管。且憑開卷吐王昌。

驚紅倦綠等煙消。雜記何人續板橋。帕盒會中尋北里。管絃聲裏話南朝。過來絮果隨波咽。未了花愁仗酒澆。聽說明珠攜滿袖。幾時真個盼藏嬌。
傳柑佳會倏經年。帶水盈盈滯遠天。縞紵交親勞遠訊。茗華名字合分鐫。青衫不盡江湖感。紅粉重開翰墨緣。已分豔情銷欲淨。又聽釵響蟬牆邊。

勾當白門適捧花生秦淮畫舫錄編成觸挽舊歡。惻惻影事未能脈脈爲題此章。汪 瑚海樹
值得香名次第編。遊蹤何處問樊川。鴛鴦局換春猶小。鶯燕聲沈夢已遷。笛裏竹枝新豔異。渡頭桃葉舊因緣。不圖鏤月裁雲手。一一重開色界天。

探春慢

楊文蓀芸士

北部烟花。南朝金粉。銷沈無限佳麗。碧榭華燈。青谿鈿笛。新豔更誰堪記。別樣銷魂譜。看一片墨痕都碎。恁教天上飛瓊。人間也識名字。從此合當情死。儘寫怨慕歡。幾多清淚。裙屐香迷。釧環影亂。領略者般情味。說與嬋娟。但有縷縷夢魂難寄。好待尋春評花。準共吟醉。

讀秦淮畫舫錄感舊抒懷爲題六律不自知其拉雜也

方 凝子旒

麗人年少學吹簫。住近青溪舊板橋。閣外乳鶯曬綠雨。花邊流水蕩紅潮。添衣半臂春還冷。帶暈雙渦酒未消。值得閒情學周昉。眉圖一一爲親描。

緩扣瓊扉踏綠茵。尋芳莫負豔陽辰。千金骨重騰新價。一曲心多感舊人。(秦淮方行三十六心曲)對客倦時疑薄醉。愛他歡處動微嗔。不爲羅袖終爲帶。約束亭亭媚媚身。

傾囊有客賦迷香。玉雪丰姿錦繡腸。好對斷霞浮大白。忍教明月逐流黃。篆絲墮地簾才卷。燭影窺人夜未央。莫便當筵愁薄倖。使君終異野鴛鴦。

春風微帳夢同酣。別後心情太不堪。領上香痕防阿姊。胸前佳兆誤宜男。白登未返蒲梢馬。綠鬢空留杏子簪。手把瑤編重檢點。最銷魂處是江南。

蓮出青泥鳥脫繡。因君重撥一番愁。豈無駿馬駝癡感。稍慰浮萍逐浪憂。擲笛荒涼文杏館。探蓮寥落木蘭舟。是身老大都堪念。不聽琵琶已淚流。

冰齒連篇墨未乾。情天心事寫無端。上頭名字宜佳傳。入眼風花足大觀。屋定貯成金燦爛。田誰種出玉團圓。寄聲第一新妝者。(倚雲閣)也。值茗華細意刊。

奉題秦淮畫舫錄用溫飛卿春江花月夜詞原韻

裴 鑽竹隱

欸乃一聲鴉陣黑。秦淮好夢迷香國。十里珠簾九曲溪。色即是空空是色。年年韻事積重重。譜入瑤編舞墨龍。賸有柔情膩淮水。秋來處處長芙蓉。畫船簫鼓燈明滅。家家水榭清謳發。銷魂別有助情花。庭畔茉莉開似雪。遲遲月影照街西。蘭槳初停報曉雞。莫笑溫柔鄉裏者。開緘也被粉香迷。情緣初動層波起。柳搖芳夢春風裏。不須慧劍斷情絲。筆逐行雲心止水。

奉題秦淮畫舫錄

石 朗松亭

鴛譜零星手自編。都憑翰墨話因緣。菱葦小證風前果。泥絮同參悟後禪。捧出重樓花簇簇。(先生所居曰捧花樓)尋來舊院柳娟娟。是誰授與珊瑚管。色界翻新第幾天。

嚴駿生小秋

六朝佳麗盛青谿。難得才人入品題。暈碧團紅樾豔態。香名肯讓若耶西。臨流三十六鴛鴦。秋菊春蘭各擅場。好藉籐縹新畫舫。看花取次到柔鄉。年來悵倦倦尋春。認取紅竿劫後身。今日又爲驚蛺蝶。一編如作臥遊人。風花過眼幾紛更。楮墨長留不斷情。料得蛾眉羣拜倒。乞詩爭繞玉谿生。

又

裴 錡受堂

渺渺柔情託水涯。妝樓高處簇雲霞。香薰秘笈神仙籙。豔奪重臺姊妹花。翠袖爭邀新月旦。青衫細譜舊風華。十

年前與金錢會。一曲歌珠蠟淚斜。

又

裴鏞道君

春潮香漲遶青溪。曲曲波光到眼迷。金粉樓臺花世界。十分妝點待君題。集豔曾經記板橋。香名小字不勝嬌。重看畫舫編新錄。隱約風流舊六朝。

又

周銘鼎梅生

燕子桃花送六朝。玉簫聲裏悵無聊。是誰添與相思淚。都化秦淮早晚潮。

春夢如雲澹欲流。春情滿載木蘭舟。山塘煙柳揚州月。何似湖名喚莫愁。（吳門揚州俱有畫舫錄）

相逢天女捧花時。（君方以捧花圖屬爲題詞）綺麗情懷不自持。翻出板橋新雜記。家家紅袖寫烏絲。

又

談承基念堂

冰瑄蟬綿託艷情。曇華小謫下瑤京。齊梁舊夢啼鸞破。徐庾新詞織錦成。遠阜畫勻眉鬢影。長淮流出管絃聲。漫憑玉鏡論顏色。聽取才人月旦評。

簾底新妝換綺羅。潮生潮落奈愁何。紅巾暗拭唐衢淚。紫玉爭傳壽域歌。倚月四弦憐夜寂。渡江雙槳載春多。一編留得鴛鴦牒。未許情塵委逝波。

高陽臺

蔡世松友石

長安厲齋讀秦淮畫舫錄感題此解卻寄

葉底書雲。蕊邊研露。三千里外相思。鴛牒翻開。錢錢簡簡師師。香泥已分霑飛絮。又因君。蹙損雙眉。悵天涯消瘦誰憐。消渴誰醫。斜陽望斷。磁團巷。鶻幾家燕子。玳瑁雙棲。落盡殷紅。等閒錯過芳時。（謂楊枝事）連宵鈴索風前護。便慙難返空枝。一絲絲。魂不禁銷。情不禁癡。

奉題秦淮畫舫錄

吳國俊紫瑛

舊識秦淮路。南都粉黛場。柳絲牽別緒。笛韻咽斜陽。月影兼燈影。衣香雜水香。憑君斑管艷。細意爲平章。蜀錦簇瑤臺。羣芳次第開。佳人傾國色。名士揆天才。畫舫隨溪轉。紗櫺隔岸猜。平安杜書記。擬共買春來。

又

曲曲溪流擬若耶。又從南部說繁華。彩雲散後春風遠。開出紅香別樣花。
綠酒沈沈醉未醒。燈光月影燦銀屏。如何十二瑤臺夜。貪看珠宮第一星。
(謂客歲與君宴袖珠校書事)
是誰結柳索題詩。如此風情恐不支。一晌揚州殘夢覺。累人懊惱賺人疑。

又

幾度秦淮汗漫游。輕烟澹粉舊名樓。柳邊舫又招青雀。花外盟誰證白鷗。
璧月夜涼爭倚檻。繡簾春曉半垂鉤。輸君寫翠傳紅手。盡博傾城感未休。

賦罷驚鴻手自叉。閒將醉墨灑桃花。劇憐小字鐫茗玉。都解前身誦法華。
慧業鎮教參電石。情天合待補笙媧。春風別有銷魂地。門掩枇杷一樹斜。
(謂金倚雲校書)

梅生訪我寓齋出示秦淮畫舫錄率拈四絕句奉東捧花生

紈扇桃花燕子箋。傾城名士總如烟。怪他一管生香筆。挽住春風二百年。
夜夜新歌一串珠。家家宮樣十眉圖。紅橋烟月闌門柳。抵得秦淮兩岸無。
楊花如雪捲飛埃。彩鳳隨鴉更可哀。費爾青衫詞客淚。憐他紅粉笑人才。
銀燈畫舫板橋秋。我亦曾經汗漫遊。可惜不逢狂杜牧。停樽閒話十年愁。

奉題秦淮畫舫錄

金粉樓臺錦繡春。過江事事總成塵。如何小庾傷心處。別有才人賦笑人。
(謂倚雲閣主人)

冰作肌膚玉作叢。盡拋羅綺笑東風。才知絕代銷魂品。不在脂痕粉暈中。
尋春取次趁春行。未許人間識姓名。卻怪旗亭風雪夜。雙鬟爭唱捧花生。

又

畫裏崔徽景。尊前張好歌。輸君南部記。屈指小名多。楊柳春如許。
(小環)芙蓉豔奈何。(小如小字蓉兒)長橋東畔水。曲曲宕情波。

江安練塘

崇一穎雲根

鄔鶴丹雪舫

甯 堉玉舟

金惠恩用蕪

倪長耀蓮舫

又

溪光激灩碧於油。載酒誰尋舊院秋。較勝板橋寒鐵老。別開生面話溫柔。丁字簾前競水嬉。雪兒歌罷又紅兒。可憐北里南朝恨。都付銷魂絕妙詞。入手雲牋墨瀟寒。舊遊棖觸悵方干。(錄中多亡友子固題咏)煙花夢醒留鴻爪。幾度燈前掩淚看。飛瓊名字隸瑤天。容易都教萬口傳。料得舞裙歌扇底。有人爭識杜樊川。

又

鄭勉墨泉

十里桃花照水紅。板橋牽絆柳絲風。煩君挽住秦淮水。莫遣忽忽便向東。夢裏珠簾欲上鉤。模糊烟月不勝愁。中郎幸有藏書枕。短榻殘燈許臥遊。

又

馬士圖菊邨

周昉傳神筆。應輸小杜優。綺懷縈北里。清興邁南樓。扇底桃花豔。毫端蘭葉柔。相思看屋角。(袖珠姓金氏錄中第一人)也。重爲買扁舟。

憶載秦淮酒。伊人水一方。明明谿上月。點點鬢邊霜。翰墨原無價。溫柔信有鄉。琅函昨閱讀。三日闕奇香。

又

陶璋少石

泥金小帖綴烏絲。花榜香穠此一時。博得蛾眉低首拜。絳紗深護幾璫枝。幻出秦淮好畫圖。梁塵簸簸濺歌珠。分明一部風流鑑。多少婆心見也無。

翠樓吟

崇川官署奉到秦淮畫舫錄檢讀一過觸感百端聊按新聲敬酬風好

歐陽炯棣之

舊院雲埋長橋月。隨前番小試吟屐。靈函攤錦軸。又惹起亂愁如織。似曾相識。問稚燕雛鶯。別經幾日。誰憐惜落梅風緊。防他吹篴。哀輯輕點霜毫。有澧蘭綠鞵。江燕紅濕。平安今好在。儘寄語人人消息。可禁於邑。待打槳歸來。邀君尋覓。雙丸急。便成陰未。淚絲偷滴。

金縷曲

侯雲松青甫

萬片鴛鴦瓦。覆雙雙。蜂蝶使。鶯哥燕姐。苦向情天求比翼。畢竟鸞單鵠寡。賺千古淚珠盈把。畫舫一編勤喚醒。向癡蟲膜拜宣般若。聽古寺曉鐘打。尋春懶繫章臺馬。廿餘年鴻賓雲散。罷談風雅。今日重披金粉錄。無那紅嬌綠冶。爲坐到香消燈炮。勝展題名碑記讀。判雲泥多少升沉者。塵世事。孰真假。

奉題秦淮畫舫錄

陳文述雲伯

金迷紙醉感搏沙。何處前塵記夢華。紅板畫橋名士酒。青溪水榭美人家。銀箏舊譜翻桃葉。鈿笛新聲唱李花。翠冷香消莫惆悵。故宮煙樹久嘯鴉。牧之容易悟芳塵。更有微之賦會真。鸚鵡樓臺尋短夢。枇杷門巷餞殘春。山溫水軟無多地。月滿花芳有幾人。唱到方回斷腸句。青衫紅袖各露巾。十載江南感寂寥。新詩題徧木蘭橈。廣陵明月蘭陵酒。畫閣銀鐙水閣簫。北里鶯花仍歷歷。南朝煙雨又瀟瀟。鬢絲禪榻心情在。未敢逢人問板橋。南部新書最擅場。盧家少婦鬱金堂。箏船夜月邀涼影。笛步秋花弔冷香。眉史自修驚蛺蝶。心經誰懺野鴛鴦。忽小別秦淮去。有約重來話夕陽。

秦淮畫舫錄

捧花生著

上卷 紀麗

小姑居處蘭香姓名。人迺唯唯。吾亦云云。衆芳之譜。羣玉之經。卽空是色。電石一明。

金袖珠

袖珠行一。姓金氏。茂苑人。早迺伶仃。依外家以居。嫻靜不多言。余評爲花中水仙。殆非過譽。裝束甫畢。卽攤卷相對。而修眉慘綠。恒覺楚楚可憐。蓋促迫。尙無嘉耦也。今年春。自瓦梁來。賃居棘院前倚雲閣中。一角紅闌。湘簾高捲。渤海公子。向余述其梗概甚悉。偶偕棟塘過訪。值其赴讌他所。遲之迂久。甫得一晤。翌日卽裁鳳紙。作簪花小楷。遣鴉鬟來假余紅樓夢說部去。玉皇前殿掌書仙。殆又姬之謂夫。姬嗜讀紅樓夢。至廢寢食。海棠柳絮諸詩詞。皆一一背誦如流。與吳中高玉英校書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書中真假二字。兩姬其皆會心人耶。抑皆箇中人耶。玉英本秦淮人。流寓上塘道林菴前。亦高豔名。時論以爲玉屏風也。

宮雨香

宮雨香名福齡。桃花頰淺。柳葉眉濃。離合神光。不可迫視。性恬雅。見客不甚作寒暄語。居鄰翫花園側。結樓曰聽春。蒔梅種竹。小室深沈。暖幙低垂。涼棚高架。時與二三心契。論茗清談。輒娓娓忘倦也。吾友子固早有盟訂。及應廷試北上。歿於京邸。先爲姬作折梅小照。自題四律以誌蘭絮因緣。至是令兄子山寄歸江南。姬披讀之餘。一慟幾絕。或云姬本城北擔水者女。芝草醴泉。豈有根源哉。

朱玉

朱玉字贈香。本郡人。秀外慧中。無抹脂障袖惡習。家白塔弄。居雖近市。而入其室者。如在窈窕深谷。蓬雲孝廉未第時。姬最欽重。人前輒以才子目之。及蓬雲秋風獲雉。泥金帖至。姬適曉妝。輟象梳。笑吃吃不休。蓋自詡鑒賞之真也。歲庚午。甌北老人重赴鹿鳴。自毗陵來。主其家。姬方有微蘭之飢。老人贈楹帖云。憐卿新種宜男草。媿我重

看及第花。一登龍門。聲價更增十倍矣。

紀招齡

招齡吳人。姓紀。居與金陵柵相望。簾紋蕩月。闌影凌波。姬或矜辨獨立。霧鬢風鬟。居然瑤池仙子。下玉京游也。心絕慧悟。無論新聲舊譜。才一按拍。如銀瓶瀉水。使人聽之忘倦。一夕余艤舟月下。聞其唱也。哈哈新調。維時水天交映。夜漏沈沈。迴顧此身。如濯魄冰壺中。疑當日李三郎在廣寒宮聽演霓裳羽衣曲。境界當不異是。自姬入紫來堂後。遂成絕響。惜哉。

吳喜齡

吳喜齡字藕香。生與招齡同里。舊有葭莩親。故亦同院。往來遊者。知有紀不知有吳也。吳後以不合去。卽陶三春故宅。別營軒檻。未半年。聲稱藉甚。幾駭駭度驪翩前矣。石船子工傳神。余向避暑飛雲閣。時石船以所模藕香小影巧題。清妍儻雅。姿致超羣。經過趙李者。當不數數觀。某公子與有茂陵之約。事垂成。忽捨之去。適南州司馬江上行春。酒次偶值之。遽以扁舟載入五湖。唯鍾情人。迺能享此豔品。彼趕熱郎。直襪襪耳。

吳玉齡

玉齡行三。小字叩兒。曾乞字於抑山。抑山字之曰綠波。吳巧齡喜齡妹也。年十五六。風流秀曼。秋水盈盈。初在郭芳家。屋宇湫隘。往來雜還。姬甚厭苦之。頃卽藕香故宅。建閣曰菴香。一覺藥譜。霧笠。諸君游讌極數。曾與再過其地。姬豪於飲。而以拇戰自負。藥譜。霧笠。皆斂手稱弟子焉。

陳喜子

陳喜子寶霞之女。號蘭舟。行一。年甫二十。住東關頭。肌理豐膩。酬應若流。本歸蓮花六郎。未三載。卽病鴉片歿。姬復還合浦。非其本意也。澗南公子。亟爲惓惓。金屋之貯。殆於是乎卜之。

陳桂林 王夢仙附

陳桂林字月上。吳人。住姚家街前。柔情綽態。媚於語言。三尺香雲。黑光可鑑。碧梧主人。偶來江介。邂逅傾心。纏頭之費。多至無算。後復延之舍暉樓。流連匝月。其家故作梗。終阻夏約。頃檢懷月上諸詩詞。屬爲入錄。尙惓惓也。與

月上同時有王夢仙者，小字金官，色藝亦罕匹。偕其姊彩珠，同著聲於桃渡間。夢仙歸某大僚後，彩珠遂獨占花臺矣。月上初以女伶往來句曲，年才十三，見許於竹籬主人，卒以名隸部中，驟難得脫。主人於其去也，爲作月娥小照，題曰卷中人，蓋仿其家敬中故事，詠者甚夥。

王小秋

小秋行一韻，秋王桂養女，居貢院前，屋宇小而潔，不輕見客，談笑清雅，依然阿母餘風，所謂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也。

繆愛子

愛子本郡人，居東關渡頭，姓繆，行一，年十六七，姿致稍似袖珠，而澹雅遠遜之。其家本銀鹿，水閣數椽，過者殆少。岳白兩公子，偶焉寄興，載出河干，姬迺顧盼自矜，而一時慕之者，亦幾眎姬爲羊肉，奇哉。

郭愛齡

愛齡郭芳女也，工於詞令，與寇香雅相愛悅，意態亦復相似。玉珊令尹，素號端嚴，秦淮放櫂時，偶與姬值，獨爲欣賞，花底送郎，葉邊迎汝，行將爲令尹歌之。

劉二姊

劉壽兒，燕趙間角妓也。行二，因以二姊得名，偕所天來金陵，寓煙柳湖邊，年十六，皮媚色稱，如漢殿春柳，飄曳隨風，而細骨琤琮，直可爲掌上之舞。向在伊園席上，觀其捧觴侑客，劍擊飛，當之者莫不魂與，迺盈盈禁籬，卒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卽，豈真奇女子耶？抑藉是而昂其聲價耳。雙松太守，劇爲所惑，約構金屋貯之。壽兒似亦心許，旣太守入都，注選人籍，往還無多日，壽兒已琵琶別抱，不復待五馬來游已。

王翹雲

王翹雲，行二，金陵人，余輯畫舫錄，以其久飲香名，與秋影、春痕、豔雪等相掎，擬不贅入。適紫珊自棠邑寄桃花畫幀索題，蓋其與翹雲初晤時，翹雲嚙舌血於素絹上，以矢其誠，因屬松壺道人，彷彿李香於侯生故事，添綴枝葉而成者。頻伽、小雲、蘭邨、海樹、湘眉、竹士，諸君皆爲填詞，今卷中人已不可作，而湘眉、小雲亦與彩雲俱化。竹士、頻伽、

蘭邨海樹，又各散處一方。名士笑人，淪落同慨。余既爲製小調，并述其概，以爲風月佳話。且補紀翹雲佚事之缺。朱四自巧子，素香，先後去。家迺中落。近購雛鬟三四，中有玉鍼者，稱最佳。牽蘿補屋，復振門楣。膩管柔笙，喧靡如故。女兒花好，不重生男矣。

朱玉鍼

李玉香

李玉香一號蓮卿。闔閭城下人。來吾郡居樵署前。月地雲階，雙魚深闕。佼麗與素月掙，而好爲穠豔妝束。亦與素月同嗜。憶余過姬時，天已迫暮。姬方亭亭坐樺燭下，解九連環嬉戲。時白下人爭象蝨蠟，余亦偶攜之。姬卽探懷出以相較。衣香脂膩，蠟蠟幸常親芳澤耳。

陸素月

陸素月寶霞。陸二假女。原名桂香。於蘭舟爲小妹。先家貢院前。繼移東水關。瓌姿瑤質，佚態橫生。好作靚妝，頗肖其母。往歲二山邀同人爲畫舫遊，拉姬與偕。日亭午，姬甫至，文襦繡鬢，如火如荼。吐屬亦極溫雅。頗行出湘妃泥金箋子。索余倚紀事詞爲贈。妒姬者謂其夙有內疾，余將於所親證之。

袁玉苓

袁玉苓行四。郡中人。端妍如夏家婦。所天早夭，無所依倚。仍來母家。性極誠摯，與丹伯爲一人之好。丹伯賦閒白下，姬時遣人慰問之。且爲擘畫瑣細，蓋敦尙氣誼，而不徒爲生活計者。先居祁望街廊上，距李玉香宅可數武。近又移家矣。丹伯云：玉苓曾主陸寶霞家，未久卽歸去。今年二十有三，其四柱則乙卯丁亥丁亥丁亥云。

方翠齡

方五之女曰翠齡。修眉善睇，儼然圖繪中人。弦索極精妙，學爲小詩，饒有性靈語。所居在東關對岸，蘭坪於競渡時識之。遂往來無間。姬當贈蘭坪句有云：才可論心姊，又疑紀實語也。其母以石氏翹風，無能爲門戶計，欲姬得金夫而終事之。姬固不擇，後卒爲夫己氏所有。千金之璧，乃以抵鶻。聞者能無唱惱公平。

陸綺琴

陸綺琴名桐。以字行。泰州人。所居春波樓。在丁官營內。其父本梨園老教習。探親過白門。遂家焉。綺琴早按宮商。妙嫻絲竹。雖豐容盛鬋。微礙妝花。而雅度勝蘭。令人浮躁之氣胥斂。龍眠山人授以畫蘭心訣。甫越宿。卽能規其大意。亦慧心人也。近聞依一木空。徙居細柳弄中。春波樓已易爲客寓。每值打槩過之。輒爲憫惻。

陸朝霞

朝霞爲綺琴女弟。蛾眉漫賤。纖弱如也。嘗買畫舫。邀蘂賓。載遊桐灣。桃渡間。朝霞撥四條弦。歌箏弄數闋。蘂賓復倚洞簫和之。東船西舫。莫不停橈悄聽。藝也而進乎神矣。歸午山司馬後。芳訊遂杳。

金玉琴蘭珍附

金玉琴小字太平。袖珠妹也。亦姑蘇人。年約十四五。丰致不如袖珠。而嫺雅幾與相敵。偕客酬對。時有矚目意。無機詐心。人以此亦不忍欺誑之。余訪袖珠不得晤。玉琴出相迓。曲意周旋。温其可矧。令人留連不肯去。蘭珍貌亦娟好。年又小於玉琴。與同鄉里。凡有酒宴。則依依肘下。丫角嫣然。

文心

文心字馨玉。生長綠楊城郭。年約十八九。本良家妻。蕩子行不歸。逾三年。先其父母來吾鄉。投其戚某。戚又轉徙他郡。不得已遂賃水榭。結鳳窩焉。體纖細而靜婉。工於酬酢。往來者莫之或迂。紫卿太史向有盟約。緣其二老伶仃。尙未畫鴛鴦諾也。

蔣玉珍

玉珍蔣九女也。號襲香。同居文心家。丰姿濯濯。向人瓠犀一露。百媚俱生。性尤靈敏。工小調。近有新腔號三十六心者。當筵一奏。令人魂魄飛越。湘夫云玉珍據全身之勝。尤在裙下雙鉤。曾見其珊珊微步。恍坐吳宮響屧廊。聽弓弓點屐聲也。年甫破瓜。魁爲米商偷入桃源。卒至訟作株連。幾於不免。殆矣。

王岫雲

王岫雲字小燕。行二。母家本姓李。邗江人。王氏婦也。鄰樓顏所居曰剪波樓。在丁官營口。纖腰微步。羅襪生塵。略無教坊習氣。便捷善酬對。座客微論雅俗。口譚手畫。莫不各如其意。素性雅澹。不以勢位易其志。離賈某挾重貲。

謀置金屋。姬知爲沒字碑。故不允。自是人益重其名。與又蘭、小蘭、瑞蘭輩最綢繆。小蘭新有所識。姬廉得之。卽袖明珠一珮。往爲小蘭上頭。蓋所識固笑少年。而豐於才者。姬爲之慶得人焉。姬與碧梧主人有三生之約。主人亦不吝斛珠致之。聞者咸謂名士傾城。適成佳耦。迺以他事。遂付邱言。媒妁適邀夫參氏。姓名難刻於茗華。姬之緣慳。亦卽姬之命薄也夫。抑山有春燕憶燕詩。揚播一時。足傳小燕也。

王瑞蘭

王瑞蘭行七。肌理瑩潔。玉光無瑕。不必斤斤修飾。而眉睫間時流雅韻。吾友再芝有仲容之妓。姬矢志欲事之。再芝守家範。卒不允也。後見伶人張桂華演玉簪茶絮齣。極纏綿之致。姬謂張作齣且然。儻借真伉儷。必非如李十郎鮮克有終者。迺買小蜻蜓。親赴蘇臺晤張之大婦。關說定。仍返金陵。就桂華於家。其母頗詬誶。姬固始終安之。所居伴竹軒。側枕城闌。櫺紗半掩。瀟灑無點塵。時或偕其妹小蘭凭闌倦立。望見者疑在湘臯雒浦間也。七夕生云。姬先與筠如公子一見傾心。雙盟嚙臂。姬偶小忿。公子爲之稱藥量水。瑣屑躬親。姬亦盛感之。迨公子隨宦他徙。戒途不發。爲姬作平原之畱。期以三年相守。姬亦畫梨花滿地不開門圖以表志。乃公子去未半載。而姬已許歸桂華。嗟乎。駭牛癡女。河漢相望。千古鍾情人。可勝浩歎。不謂才逢蕭史。又拍洪厓。如姬其人者。夫亦太褊急已。是則青樓薄倖之名。在裊裊亭亭。且自不少。寧獨責之平安杜書記哉。

王小蘭

瑞蘭第八妹曰小蘭。琅邪多才。幾有盃脫之譽。惜其抱璞自珍。罕有知者。六一生聞而憐之。爲製豔秋詞三十闋。風懷露約。半屬寓言耳。姬吐屬極風雅。一日姬妹釋蘭朝眠未起。其小弱妹扣門請入。釋蘭不卽應。姬適過之曰。此爲十扣柴扉九不開也。釋蘭行九。而妹行十。聞者絕倒。

王釋蘭

王釋蘭年十五。小字愛卿。亦瑞蘭妹也。雛鶯么鳳。不屑作時世妝。見人輒俯首弄帶。嬌婉可憐。平山太守碭山令尹。前後委重聘。爲在東之請。故其書懷詩云。青鳥憑他自往還。紅窗幽怨一齊刪。儂家自愛江南好。羞說平山與碭山。意旨分明已。

馬又蘭

馬又蘭字閨湘。金陵人。早適王家。瑞蘭輩之嫂氏。貌流麗。性亦機警。凡與之談者。無論莊諧。靡不立屈。豈待設青綾帳。方可議解圍哉。工寫蘭花。娟楚有致。嘗見紈扇上寥寥數筆。下綴小紅文印曰。繡餘清課。可想見其高韻。

劉心宮

心宮一字素香。姓劉氏。態稜意遠。卓犖不羣。與綺琴。小燕。藕香。潤香。後先媲美。愛讀唐宋人詩餘。一兩過。輒背誦如流。先寓朱四家。既迺僦居釣魚巷東。嫵娟突突。倚卓精良。而骨瘦香桃。不勝病擾。藥爐茗盃。常旁午於繡闌前。稍不豫。必延笛生對脈。蓋服其技之神而致之雅也。後卒以療天。年未及錦瑟之半。哀哉。小伶福郎。繪五色蝴蝶於扇上。余嘗爲分題。五彩結同心。五闌。姬偶見之。讚誦不去口。一日值諸畫舫。或以余告之。姬欣然曰。是卽蝴蝶詞人耶。停橈添酒。堅索余長短句爲贈。余諾之。未幾而倏以惡耗聞。嗚呼。金荃未譜。錢樹先凋。補製新詞。誰爲小紅低唱者。錄此爲姬悼。且以誌余過焉。

李潤香

九松堂主人姓李。名潤香。居月波榭旁。卽所稱西壽齡也。蓋潤香本名壽齡。同時有張壽齡者。此故以西別之。曾學琴於又一邨人。嗣又工琵琶。姍容修態。流譽一時。余初未之識。鄴樓偶晤。余和花隱聽潤香琵琶詩。卽往訪之。姬方掩採藍衫子。倚紅闌干。曲背演新聲。因悟古詩被服衣羅裳。當戶理清曲。實有此等境界。本爲待年女。近已將雛矣。綠葉成陰。子滿枝。姬其葆此芳華哉。

胡寶珠

胡寶珠字瘦月。吳門人。年十六七。居釣魚巷。母曰胡七。嚮爲曲中老教師。家多養女。姬最嬌嬌。眉目如畫。方其在母腹時。聞人歌聲。卽勃勃動。如板橋雜記之李十孃。故生而靈慧。管弦絲竹。一過卽精。性嗜佳茗。且宏於酒。伺客無貴賤。能探其意於形聲之先。七夕生與有知己之感。但過花閒。定留樹下。三挑輟詠。十索頻聞已。

張壽齡

張壽齡字媚霞。常熟人。行七。住玉河房間壁。鬻輔承權。對客輒牽衣匿笑。寶兒丰致。彷彿近之。湘夫與姬定情時。

持冰縑碧玉釧作纏頭。姬藏弄甚謹。閒出翫弄。洵鍾情人哉。吾知湘夫入迷香洞。當於照春屏上。賦九迷詩。視啜閉門羹爲夢中遊者。不可同日語矣。

程鳳翎

程鳳翎本無字。曰雪芬者。余所命也。吳中臨頓里人。來河上時。髮鬢才覆雙額。人無知者。僑寓板橋頭。偶於梁氏河亭望見之。招來侑觴頗不俗。學奏一二小調。亦靡靡可聽。由是聲名稍振起。遂亦自知拂拭。後緣事轉徙邗江。復由邗江遷白下。再見於汝南灣前。則已飛髻綴霧。振響遏雲。蕭家郎坐青油幕中。幾不識庾蘭成矣。呵呵。

李小香

李小香本姓楊。字宛君。明眸皓齒。旖旎風流。藁砧乃梨園佳子弟。姬故亦工生旦曲。酒戶極狹。三爵後鬢暈紅潮矣。居鄰泮池。每當軒窗四啓。舫遊鱗集。時燈光水光。上下交映。姬或半卷丁簾。紅牙輕拍。過之者。真有人在月中。船行天上之意。

沈玉琴

沈玉琴不知何處人。亦未詳其事實。余輯畫舫錄時。七夕生忽忽出別姬詩相屬。卽放櫂鳩江去。味其詩意。似已爲陌上之楊花矣。

楊福齡

楊福齡先居文德橋右。後移鍼巷內。余見於借春軒中。春容大雅。動止宜人。工琵琶洋琴。偶一作技。聽者神移。其母若妹。皆盲於目。戶內食指以百餘計。胥仰給於姬。而所得纏頭。或一疋綾。一斛珠。姬莫不珍重受之。不以豐菲爲軒輊也。雪亭嘗招姬譙芥圃。酒翻。偶污其衣。雪亭甚不寤。明日以新衣往遺。姬固卻之。故蓮臙和余贈姬楊柳枝詞。有云。不惜羅裙翻酒污。要郎情似酒痕深。一時藥譜。蘭坪竹田。皆有和作。惜已散佚。無從記憶已。

侯雙齡

侯姬雙齡。吳人。住祁望街廊上。初來余家遂園時。才十三四。曳茜紅蝴蝶履。禿襟窄褻。辮髮黝然如漆。亭亭嫋嫋。誠哉旣含睇兮。又宜笑也。後一年再見於春波樓。條已順身玉立。與里中施郎翁。施固小經紀。亦傾心於姬。而假

母方以姬爲錢樹子。迨施之囊橐垂罄。假母更無暖眼。一日施自姬家卯飲回。忽咆哮若中毒狀。家人方馳赴姬處詢之。乃姬亦玉碎花殘。香魂如屬縷已。蓋姬與郎計。事終難諧。秘謀飲酖。同就地下爲連理枝耳。事聞莫不重其情而哀其遇。以詩詞弔之者。如東筍。錢塘袁蘭村作媧蝶曲一篇。最爲悽惻動人。

蘇綠珠

綠珠蘇小卿之妹。天方人也。榮曜秋菊。采麗春葩。間或按象版。炙鵝笙。紫腔綠韻。才一繞梁。玉塵乃簸。簌下落。居八幅塘西。先是小卿擅名河上。綠珠嗣起。一時幾有二喬之目。六十翁某享餘華不洽。猶擬置姬於別館。老夫也而女妻之。恐穉未生。而花先悴耳。芷橋初與姬識。神志俱移。頻行解所繫繡羅爲贈。姬亦戀戀不忍別。或謂姬本諳素女之術。余固疑之。

吳玉貞

玉貞姓吳。瓦梁人。年十八九。以環肥得名。與蘭坡最善。偕竊香來郭芳家。旋又相將還藕香舊宅。過從既數。偶話曩遊。尙於蘭坡惓惓不置。姬真爲不翻覆手者耶。

章愛齡

章愛齡年十六。家洞神宮旁。與玉珍同寓文氏水閣。紅尖一捻。青睞雙瑩。顧曲糾觴。靡不中節。母氏因負責賺人勾欄。居恆抑鬱。故欲於風塵內。爲擇佳偶。蹉跎迄今。猶待賈也。移芝生思爲阿閣之貯。姬亦甚願。乃未謀駕社。先慮犢車。連枝比翼之盟。儻卜諸他生焉。

朱芸官

朱芸官本名瑞龍。吳中人。賃居沈香街南。目激層波。豐美且儼。其父元標爲清音小部。姬故度曲。獨能冠其曹。偶父歿。母再醮於江右。姬隨之去。不久仍歸來。依舅氏以居。玉舟深爲屬意。將託春風幹當移之慶朔堂前。乃事未成。而姬遽天。差免青蠅之弔。空營彩鳳之棲。姬於玉舟其有情耶。其無情耶。殆可呵壁問之。

顧雙鳳

袖珠旣負時名。又有雙鳳來爲之佐。秋菊春蘭。遂乃益增其盛。雙鳳姓顧。年十七。吳人。細理弱肌。幾於吹彈得破。

初寓某家。溷明珠於濁水。不特其美不彰。亦且阨抑交至。既主袖珠。袖珠妹畜之。鳳亦視之若姊。今年袖珠將有所歸。復不果。心恆惘惘。鳳爲左右而憮憮之。袖珠心乃稍慰。鳳殆稱如意珠焉。

王小如

小如小燕女也。年十五以來。娟雅玉立。眉目楚楚。見客殊靦靦。未久適石橋年少。家有九張機。姬不亞流黃織也。

于福珍

于福珍姑蘇人。逋髮鬢髻。羞眉熨貼。信如沈桐威綠春詞中所詠者。初家武定橋。與孫氏蘇嘯堂相望。繼余汎舟青谿。忽遇於解語花故宅。蓋湘居遽爲河伯所陷。是乃新借一枝也。姬有笑癖。皓齒一露。百媚俱生。迷下蔡。惑陽城。直么麼耳。與袖珠玉珍愛齡等。時相過從。紅牽翠曳。張家團雲隊。當卽類是。藥庵曰。姬厭羶雜。近又僦屋琵琶巷中。

顧愛子

愛子姓顧氏。揚州人。本佐馮乙官家。無何買屋手帕巷。自立門戶。年二十餘。波俏有佚致。近聞爲二掾所占。卜畫卜夜。迭相往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詩。可以移贈二掾。而爲愛子者。亦太苦矣。

張喜子

張喜子揚州人。先居釣魚巷。所謂歡喜團者也。後住水關西去石鑿鑿巷中。年約二十二三。鬢髮如雲。丰神駘蕩。風患失紅之症。慄慄瘦骨。幾於藥店飛龍。秣陵曾生漆工也。姬與綢密如伉儷。各有要約。而勢不能遂。今年生將販漆漢陽。往與姬別。姬知其不可留也。置酒爲餞。並款生宿。夜半夢酣。姬已縊於生側。比生之覺。姬早化去。生旋亦雉經以相報。爲其家人解救。得不死。豈生之待姬者有未至耶。抑姬仍有望於生耶。噫。

趙福

趙素琴名福。居貢院前。妖冶不羣。肌膚腴潔。其母本江北醜婢。得姬後。遂治臺榭。事服飾。恬然稱素封焉。姬嘗失意於香嚴童子。童子作一字至十字俳體詩。以剔黷之。一時爭相傳述。姬乃大窘。泣訴於某贈君。卒無如童子何也。瓜期已迫。花諾猶虛。品藻英流。卒鮮愜意。忽一朝脫籍。從鵝湖生去。聞者愕然。

喻玉子

喻玉子生小金陵。姣麗而昵人。歌喉清潤。小曲更工。其母從一鄉人去。遺玉子於外家水榭。在金陵閘旁。與倚雲閣爲對門居。年約十八九。擇人而事。尙秘瑤璣也。

徐寶琴

徐寶琴先主文心家。與玉珍愛齡爲偶。旋復依蘭舟以居。肌體豐澤。信如初日芙蓉。見客訥訥如不解語。而三蕉葉下。雙頰紅飛。頗饒明月投懷之態。

趙愛珠

愛珠姓王。妾於桐華。遂從趙氏。字婉霞。行一。姿僅中人。而心志頗高。量宏於飲。觥籌無算。興益矯縱。從笛生學畫。蘭花。勾撇有佚韻。昨迺移居東關前。獨張一軍矣。丹伯曰。姬與挹筠公子一見如故。指誓山河。逮公子以疫卒。姬乃偵其停櫬之所。親爲祭奠。慟不欲生。於其葬也。又復臨其窀穸。篝其挂掃。每晤丹伯言及往事。莫不涕泗交頤。姬殆不負公子者歟。彼公子兮。目其瞑而。

趙桐華

趙桐華順官之姊。先居秦淮西頭。後移舊院前。卽零瑤閣豔雪故居也。桐華初不甚著名。自髻守挾之遊。一時耳食者。遽以爲遺世獨立。而輕之者。復等諸自以鄧下。大抵抑揚。皆失其當。蓋衡其氣味。遠遜於小燕袖珠。而姿態僅如太真所謂第二流。靚之某某。又當有閒。皖桐三方君極好之。盛稱於其族仲蓮渠前。越日偕蓮渠往定桐華甲乙。蓮渠熟視曰。唯唯否否。三君繼強之。則又曰。如公等言。固自佳。余聞之曰。是可以知桐華已。

趙艾齡

艾齡姓趙。吳人。家臨桃葉渡頭。莊妍靜雅。近今罕儷。嘗私慕葦舟太史。欲仿清娛隨龍門故事。自媒於太史。太史未之許也。陳阿蓮爲汝南公子之紫雲。公子屢挾之過姬。彼此心許。或爲戲作小傳。有郎爲六月之蓮。妾是三年之艾云云。後不知所往。

趙鳳音

趙鳳音素琴。趙福女也。素琴歸鵝湖後。乃寓貢院前祁四家。年十四五。面如滿月。歡笑迎人。工詞曲。嗜觥船。瓊蘭乍開。紫雲試奏。迷樓景象。尙在人間耳。

馮寶琴

馮乙官謝客後。頗豐於賞。棄武定橋故居。購油坊巷新舍。養女寶琴。又復繼起。馮殆此中之翹楚哉。寶琴姑蘇人。年甫及笄。丰致略如鳳音。對酒當歌。均可與鳳音相匹。玉版金尊之地。花明柳暗之天。置姬其間。當莫有奪螭於姬者。

陳阿福王雙鳳附

陳阿福。年二十餘。本姓王。其夫固盲人也。阿福先以馮乙官爲主人。後又同馮前後院住。蕩逸飛揚。目微近視。性好憨跳。見人輒戲弄不休。頃又以多金購篋室。姓王名雙鳳。瘦削娟潔。年才十六。其將爲異日之撲滿乎。

武佩蘭

武佩蘭居宮家水榭。年十七。肩削腰纖。玲瓏宛轉。善笑而憨。時或含愁抱病。更覺嬌情可憐。某郎與袖珠背盟後。去而之佩蘭。情好視袖珠加劇。前車已覆。吾願姬以袖珠爲鑒也。昨晤丹伯。知佩蘭又做燕東關矣。

張寶齡

張寶齡字蘅香。金陵人。姿媚天成。可於麗人行中得之。沈默寡言語。往往借客對坐。寒暄外。寂不發聲。客亦不病其冷也。居十八街。風亭月榭。掩映河干。先是欲歸蘅。緣其假母百計居奇。遂至中止。後復迫從臨汝郎。適蘅重來白下。姬已斑駁風駕。桃葉宜家矣。嫁臨汝郎未久。卽先朝露。姬爲纒絰。經理其喪。且翦髮毀容。以明不二。洵烈女子焉。

高桂子

高桂子家青谿側。風情綽約。髮不加澤。肌不畱手。當行人也。入平康非所願。而咄嗟又鮮當意者。吾友竹蓀未第時。兩心稱契好。花天酒地。要誓良殷。各有終焉之志。及竹蓀擢魏科後。擬踐其約。而慈闈不欲。且又極於所往。姬之待竹蓀。仍如故。嘗私謂竹蓀曰。情好果堅。雖金石何渝焉。近聞姬已賃屋僻巷中。門戶重重。難窺春色。竹蓀其

何以報姬哉。

楊又環

楊翠兒易名又環。行三。貌幽嫺。性慷爽。爲酒中大戶。居水關之東。雉堞排空。檻外畫舫如織。姬獨好靜。枇杷花下。螺鈿雙銜。過之者。幾忘此中有人。余造訪時。值其插菊數十種。青瓷黃斗。堆滿几案。姬徙倚其間。一塵一茗。鼎。歛襟相對。澹若忘言。可以觀所尙已。竹村相與過從甚篤。三數年如一日。余嘗戲以夜情叩之。竹村則澹與天游。實未曾真箇銷魂也。亦奇。

楊 龍秋桂附

楊龍字宛若。又號寶霞。吾郡之上新河人。身小而腴。甫垂髻。卽名一噪時。與潤香同以音律見稱。又各領小清音一部。潤香爲九松堂。姬爲四松堂。持在秦淮雜詩所謂。別有雌雄誰辨得。四松堂與九松堂。蓋指此也。姬曲較潤香多至數百。闊口細口。無不推敲入微。偶一按拍。雖老善才。亦低首畏服。年十八。居文星閣東頭。秋桂不傳其姓。棠邑人。備於寶霞。年亦相若。而妖尙特甚。幾幾於婢學夫人。竹牋素不作北里游。偶值秋桂。獨譽不去口。殆尤物耶。

吳翠珩

吳翠珩上元人。初來豔雪家。螭首蛾眉。聰明秀婉。知書識字。且工觴政。每於廣座構思之際。徐出一語。恰中窳要。無事則手把一編。爲諸姬評話。以故盒子會中。咸樂就之。後忽以訟去。才遇彩鸞。遽成黃鶴。惋惜彌襟也。

趙秀

趙秀行一。畫眉郎出妾也。年貌與婉霞伯仲。本同住。未久。迺分居水關之東。素擅義疾。伶俜柔弱。輒喚奈何。嗟乎。褒枇杷於中道。采蕪蕪於何時。固蕩子之情乖。亦佳人之命薄已。

奚天香

奚天香吳產。行四。姿不中人。而曲頗佳妙。每持鐵絳板。倚醉唱大江東去。隔簾聽之。初不知爲女郎也。邗江桂生最狎之。姬亦欣其悅己。矜情飾貌。以固其寵歡。未幾。而生以事去。姬猶再四寄聲焉。

單芳蘭

芳蘭行二邑之北倉橋人。嫁於單氏。所居與朱氏河亭相毗連。柔情綽態。舉止端妍。雖入平康。而卑屑之爲。甚非所欲。故嘗閉門卻掃。寂若無人。除二三知己往來外。餘皆婉謝之。治園吏部。兩香參軍。亟爲推許。後相晤於雙桐華館。在座爲麝香。繡琴。諸女士。玉樹瑤枝。洵足壓倒一切。

王小苻琴兒附

王小苻字倚紅。瑤霧閣豔雪女也。適伶人郭蘭。年十七。美麗不遜其母。而冷雋處。或又過之。蓮瓣纖纖。花鬢裊裊。瓊筵綺席。顧盼生春。余過姬時。值其晨妝未竟。悄擁圍冰。手輓青絲三五絡。猶委地尺餘。雙腕瑩膩如雪。客至迺提鞋侵母。淪茗呼奴。秀可燎飢。嬌真消渴。蓋豔雪早與韻秋。春痕。秋影。諸人角勝花場。小苻漸染既深。動止自無俗態耳。藥譜曰。先有琴兒。寓小苻家。貌亦端好。眉目瑟瑟。向人。惜未及見。

張晚香

張晚香行七。居釣魚街中。細骨輕軀。珊珊特甚。七夕生語。余姬工刺繡。擅鍼神之譽。學詩於某。頗自刻苦。斷句有風裏楊花換舊身。蓋自傷也。

史五福 四壽

五福。四壽。吳下人。皆史氏之養女。先在棠邑。碧梧主人偶眷之。光價遂長。及來白門。僑居棘闌西頭。歌能取重。一時嬌小愁嬈。工於串劇。延陵生與某儉不睦。一日招兩姬遊畫舫。儉見而憤憤。遽速之訟。波及姬。姬旋避他去。

桂枝

桂枝。吳趨里人。小伶朱蘭。雲童。養媳也。卜居板橋前雙柳草堂。通髮垂雲。明眸翦水。時或瓠犀微露。吹氣勝蘭。隨園鼠姑花開時。遊人纒擁。姬偕其眷屬至園中。穿花拂柳。倩影珊珊。山重水複之間。嫣紅一點。真覺動人。春色不須多已。余與絨笠。鄴樓。坐困樹爲屋。望見之。姬卽來起居勝常。羞暈雙圍。幾於不忍平視。蘭雲名雙壽。亦嬌愁如小女子。此時闕待鴛鴦社。互斂瓊艷。他日雙樓玳瑁梁。交憐玉樹。迷離撲朔。誰其猝能辨之。

高蔭林

高蔭林字韻香。桂子之嫂也。眉目雙彎。梨渦淺注。極婉媚可憐之致。初爲高氏大婦。頗飲香名。余嘗偕綺江小蓮石生。醉後過之一二語後。蔭林獨向余昵昵敘家常不輟。余劇賞其真。時玉堂令尹編秦淮花略。徵美於余。余方首舉蔭林屬爲佳傳。乃未幾而不安於室。失身非偶。噫嘻。豈作沾泥之絮。復爲落溷之花。如蔭林者。亦可悲也夫。

張繡琴

張芳林名繡琴。行二。居水關東。曠沈秋水。面逗春風。孌孌動人。性復溫順。雖激之不稍迕也。南北曲皆臻上乘。先與四松堂楊寶霞同住。往返吳江。瀾水閒。葢自守。不易見客。歲之庚午。梅農自武林來。值姬於白雲水榭。兩情繾綣。匝月勾留。繪有伴梅小影。七夕生與姬省識。爲題清平樂一闕於上。嗣梅農北去後。阿母迫抱枇杷。遂作尋香生計。甲戌之冬。七夕生于役邗溝。復於一枝草堂與姬邂逅。雖鬢鬟鬢髮。驥笑依然。而眉睫之間。似含幽怨。扯生刺刺訴前事不休。姬蓋篤於情而深於舊者。

張杏林

張杏林通州人。小集杏兒繡琴之阿姨也。年二十餘。頗有色。豐而姣。如閒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生小抱潔癖。起居均極精雅。臥闌傍小軒。軒外僅三弓地。荔牆苔甃。蔕秋海棠數十百本。花時娟娟弄影。弱不勝嬌。姬凝波對之。若有所悟。近尤酷愛杜鵑花。選名瓷。度高架。五色俱備。爛若霞錦。爲文酒之會者。借酌其間。真如雲想衣裳。花想容已。

于三

于三逸其名。以字行。如皋人。或云卽吾郡人。居鈔庫街南。年已幾及季隗。而雋不傷雅。姿度嫣然。秋崖嘗與之遊。余卒末之識。及秋崖病肺癰於寓所。輾轉牀第。予往慰問。僮僕皆散去。姬獨肩輿往伴。自辰迄亥。一切汗褻之役。靡不躬親。盡瘁。秋崖終不起。殯之日。姬慟哭失聲。盡典釵珥。資其喪事。且爲安輓於水西庵中。俟其眷屬來迎。交昇而後去。噫。今之居青樓者。所斤斤爲阿堵物。稍或不給。遽加白眼。欲求貌爲真摯。已不可得。而況生死不渝者哉。姬之篤行。豈第可風若輩中人。卽鬢眉而丈夫者。忝然講友誼。矜氣節。一旦臨大事。依違不決。若將寃焉。不知凡幾矣。余故錄之。爲鑑。柘枝簪杏花者。立一前馬。并以語游宴花叢中人。必當擇人而與。毋徒以色藝定優絀耳。

宮露香

露香兩香同居聽春樓中。玉樹交枝。瓊花並蒂。鈿車寶馬。如水如雲。錦暹太守之兄某。一見露香。即爲傾注。未匝月。卽有帷幕之徵。出蓮花於青泥。某亦豪矣哉。露香小字阿金。本姓禹。宮蓋從其假母也。露香之歸某。石橋之蹇脩也。迺聘錢已下。而黃姑不來。遂致渺渺銀灣。天孫歎恨。咄茲靈鵲。何惜振翼而一渡哉。人實廷汝。尙其慎之。

周翠齡

周翠齡行三。茂苑人。居鈔庫街。與方翠齡同時。色藝更出方上。每於被酒後。放誕風流。能令當者心醉。東鄰空谷生。爲其破產。以博一歡。姬謂花場畱戀。彈指皆非。虛牝黃金。擲之何益。君其早自爲計乎。百計勸慰之。而生卒不悟。姬以抑鬱。天年二十一。

許曉香

許曉香行一。元和人。住貢院旁。余初見七夕生贈姬詩。謂是龐士元稱引人才。或過其分。繼晤姬於畫舫。貌既明秀。性且溫婉。可挹。乃知生非阿私所好也。通文墨。且喜譚說故事。凡吾鄉之市肆街坊。莫不原本清悉。茶餘酒次。或舉以難客。腹儉者。輒瞠目不能對。惜其居停庸惡。未能卽遂驚選。疇其爲姬籌之。

楊枝

楊枝行一。招齡義姊。卽依招齡以居。年才及笄。而丰韻天成。橫波一翦。偶爾傳觴奏技。亦不減阿姊風流也。橋西太史。未脫白時。深爲激賞。辛酉。天中邀余輩。買畫舫挾姬爲水嬉。太史酒酣。親解繡巾。繫姬腰際。切切作湖州後約。姬亦展轉向之。迺未三載。太史果從蓬閣游歸。而姬已鳳泊鸞漂。不知所往。吁。是豈尋春之獨遲哉。抑狂風作劇。無從覓殷紅色耳。小秋。玉舟。竹岑。鄴樓。皆譜楊枝詞紀事。他日當甄而錄之。

王寶珠

王寶珠住姚家街旁。余初不之識。予白招遊畫舫。適一覺攜寶珠亦來河上。遂得相晤。年約十五六。聽其語音。似是同鄉人。貌頗妖冶。而探喉發響。絕不類其人。座客咸惜之。藥誥獨爲注意。卽席因有獲此懷中寶。真同掌上珠之詠。

陸茗玉

茗玉爲陸氏養女。亦不詳其何處人。居鸞峯寺前曲街中。姿態嫵媚。脈脈盈盈。余曾偕子山一覺往訪之。姬方酒後。坐簾角下。慳慳斂息。如不勝慵惰者。嗣知余與七夕生善。卽移席詢其蹤跡不已。七夕生時返吳中。姬并屬余作書致之。生其何以得此哉。

萬袖春

萬袖春上元人行入。往飲虹橋西門臨大槐樹。豐肌卓雪。笑靨盈盈。蘭坪暱之久。某牙郎以多金啗其兒。購爲小星。姬殊不欲。後蘭坪觀劇岳廟。姬來進香。油壁乍逢。依依眉語。意其猶有缺望耶。惜崑崙奴無繇覓得。郭家紅綃兒。猝難致之。

唐秋水

唐秋水。本湯家婦。隨其姑適唐某。遂易今姓。三山二水間人。曼色媚娥。螭躡微左顧。無損妍媚也。與萬袖春爲芳鄰。瓊樓春晚。意緒無聊。余入倉山後。不復數見。昨棟塘來。知其已從霍家奴爲舉盃人。老大嫁作商人婦。姬更遜潯陽一籌哉。

楊多子

多子行一。姓楊。年十三。秋水家賣珠兒也。芳齡荳蔻。羞靨芙蓉。六寸膚圓。春光緞緞。不諳絲竹之技。而拔來報往。蹀躞甚勞。見者皆珍慰之。塘棲枕谿生評泊花叢。於多子有塵外之賞。吾知紅嬌綠怯間。終爲洗泥中辱耳。

李蘭音

李姬蘭音行二。揚州人。眉靨清婉。慵於顰笑。而工於周旋。本爲秋水少室。秋水適人去。家中落米鹽鱗雜。悉委之姬。妝晨熏夕。屏當秩如。吾友白齋。於存問時深爲眷惜。姬亦因是傾心。需以時日。定合鴛鴦也。

趙小如

趙小如桐華女也。年十五六。珊珊來遲。頗饒林下風致。或方之秋海棠花。信然。

趙五福

五福亦桐華之女。與小如爲擁背之好。永巷春風。斑駁鮮駐。倘違賞心如季倫者。輕軀弱骨。何患無百琲珍珠哉。

厲昭林 玉林

昭林年十七。厲二養女。由城南釣魚臺僦居貢院前。初余知其母。不知有姪也。惺齋自皖江來。亟向余讚揚之。貌纖小而癯。時露稗氣。碧玉之亞也。妹玉林不釵而弁。丰致嫣然。

趙三福

趙三福錫山人。妹於三慶。居棘院前。眉目娟秀。飄飄欲仙。擅琵琶。南北曲皆妙。然韜光匿采。不輕啓唇。紫珊、蘭邨、頰伽、叔美、湘眉、數與之游。姪亦以諸君文采風流。樂與宴集。蘭邨復爲易名疎香。各有投贈之什。叔美亦常畫梅花簞子遺之。姪寶貴逾於瓔璧。別一年未見。聞已還鄉。度爲女道士。懸崖撒手。彼岸回頭。姪或有夙因者歟。

曹鳳

曹素琴小字鳳。住牡蠣園西。複室層軒。倚然意遠。品新聲則朝朝瓊樹。衡逸態乃步步金蓮。食饌鱸葦。衣裾紈縠。五陵年少。樂與姪爲紅裙之醉者。屢交戶外。移芝生十年載酒。名滿江湖。姪獨申心留目。至再至三。他日圖畫崔微。爲郎憔悴。裴敬中何以慰卷中人哉。鳳本小字。余擬取楊子語。爲之字曰師師。亦不讓汴城女郎。占笑於前也。笛生云鳳亦能畫。余惜未之見。

董秀

董秀董二宛卿女。行六。年十六七。極瀟灑之致。身材不甚長。而自然合度。人或以香扇墜目之。姪亦幸以李香自負也。先居釣魚巷。近與真院前張鳳齡同依。不奪飲。而工於侑人。曲調更精。

張寶齡

張寶齡字素蘭。又號蓉裳。居東水關頭。依素月寶霞爲東道主。本泰州潘氏女。父母相繼去。其兄無恆業。挾之遊江湖。遂墮女閭。先是秦淮有兩張寶齡。姪來乃鼎足而三生。性靜婉。蛾眉澹掃。丰韻不凡。粗識字義。而繡榻之旁。玉軸牙籤。恆不去手。青蓮花人於花朝日。招同人集小倉山房。素月、袖珠、蔻香。及姪均在座。姪與絨笙、麟后相遇。私以繡羅爲贈。寄意良深。惜乎紫玉常存。黃衫未遇。歌板酒旗之地。絃笙何時。作拘花人耶。

王蘭官

王蘭官向住四松堂。色藝宛若秋桂。鬱鬱不得志。去與董季居。蠶窗掩映。恰可對遠山修眉史也。

楊玉香

玉香楊姓。女於又環。故小字小環。年十五六。娟娟楚楚。擺脫塵氛。見人輒依其母。不濫作酬答。而偶一發聲。無不合度。余初以之附。又環下。梅隱謂其秀雅處。方軌倚雲。水關以東。殆無其匹。當爲特立一傳。俾李家娘登雪嶺也。余曰唯。急錄以彰之。

楊寶琴

楊寶琴。年十四。嬌小文弱。寓又環家。與小環爲義妹。藝亦頡頏。夏日停船造之。清譚一炊黍頃。鶯吮燕舌。嚙嚙神怡。笛生云。姬本姓王。楊蓋從。又環姓也。

陳小鳳

陳小鳳。年十四。余爲字曰文香。居板橋頭。吳下臨邛里人。貌清癯。楚腰才可一捻。雲伯孝廉。嘗主其家。極嬖之。余輩偶作畫筋遊。必載與俱。憶客夏。招同湘亭。雲伯。鄴樓。珊青。諸君。道暑河上。小鳳亦在座。雲伯大醉。時已統如三鼓。天且微雨。雲伯喃喃。強欲送小鳳去。而山公方倒著接羅。勢不能行。踟躕間。珊青遽披衣以背負小鳳至其家。吁。儂指狂遊。三遇鷓鴣。雲伯近赴山左。珊青亦客雒。余與湘亭。鄴樓。尙戀戀雞肋。小鳳昔之垂髮者。今迺及笄矣。年光如女樹。可勝嘆哉。小鳳工串生旦劇。向在綠園。見其演跌包甚佳。

張寶苓張蘭英附

張寶苓字韻仙。本邑人。或云邗江人。住貢院前吳甕香故宅。年十九。面圓而腴。星眸四射。余初與姬晤。叩其姓氏。年齒殷殷。作答甚覺篤實可親。宜其偕素蘭銜香並騰芳譽也。蘭英一名蘭官。與韻仙同姓。亦同居。絃索姿貌。不出韻仙右。先曾主曹鳳家。

解素馨

解素馨。先晤於釣魚巷內。昨過甕香閣。偶於凭闌時見之。始知其新卜鸞喬也。年十三四。曼睞沈沈。修眉蹙蹙。歌

喉酒戶均極不羣。稠人廣座間。一吐詞無不憐其乖角。母氏解語花。幾三旬。甫以豔名噪於時。今素馨未及二八。已能流譽衆口。雖鳳清於老鳳。既爲姬媛。復爲其母慰也。

陸元寶

元寶字潤香。亦陸二寶霞之女。年十六。寶霞凡三女。蘭舟以姿態勝。素月以流麗勝。元寶則又在季孟之間。不常見客。見亦不數數啓齒。或有以諧語入者。螿蟻低俯。紅入鬢雲。婀娜嬌羞。令人不可褻玩。邗江某出數百金。擬購之出。寶霞未之許。蓋寶霞以就木之年。擁此三豔。方將居爲奇貨。以饜其無盡之欲。一旦遽捨之。七十烏何以爲生哉。

唐桂音

桂音行一。小字生官。爲秋水養女。柔姿皓質。氣宇清醇。善飲酒而不醉。雖百榼不辭。與漆石生爲齟齬交。互相慕悅。誓必相從。生固鍾情者。而世家子決無於平康下玉鏡臺事。遂滯良媒。姬由是無俚。且失意於家人。鑄譙四至。某掾吳中薄俗兒也。秋水利其賞。竟以姬歸之。姬卽甚不欲。而幸是得脫孽海。亦竟拂衣去。異日生過掾門外。姬適窺見。密遣雛鬟招之入。握手訴別後事。彼此哽噎。不能出聲。生歸後。爲之惆悵者累月。而感姬之情。亦遂裏足花場已。

王倚霞

王倚霞小字阿三。牛市諸豔。向推湯氏鬻花。自後代興有人。而班行秀出者。無過倚霞。倚霞爲鬻花內姪女。飲量豪放。爛於觴政。每值嘉夜。既挾蘭芷薦芳。送客留髡。幾不知何者爲白雲鄉也。漆石生云。倚霞雖在煙花。而秀朗有方家局度。其被摩登伽攝入。婚席者屢已。終以不負桂音。故不及亂。可爲膩友觀耳。

馬蘭姿

馬蘭姿與桂音倚霞爲左右鄰。筑田謂其貌豐容而莊姝。傾心於某公子。擬歸之。其家不之允。姬乃藉他事。鳴之官。遂脫身去。竟歸某公子。荆釵布裙。處之晏如。亦衆中之佼佼者。

馬喜姿 貴姿

馬喜姿字次湘。姣麗而善病。自其姊蘭姿適人後。姬遂出而延客。翠袖丁年。紅窗子夜。殆又踵蘭姿而鵲起矣。妹貴姿貌亦端好。嘗來倉山。壽芝亟賞之。

湯心官

湯心官字小霞。行一。年二十有一。倚霞之嫂。與倚霞同處一室。性慷慨而善譚。甚或終日不倦。織梧劇善之。嘗曰。小霞亦娟態者流耳。而能財輕若籟。情竺於山。向以重貲。收某介特。所天復就博進。故其家本裕如。卒乃至於不給。簪珥被服。悉歸長生庫中。方之伊昔。殆有有娘之亞矣。

張素雲 吳素珍 周雙全 附

素雲字藕香。姓張。年二十一。吳中人。婉孌幽靜。屏謝鉛膏。或拈豆而按歌。或寫蘭而吮墨。均當放出一頭。初未諗余。聞余輯畫舫錄。逢人諗訪。展轉寄聲。殆如陶貞白所云仙人九障。名居一焉已。住金陵柵前雙素堂。蘅香之故居。吳素珍周雙全年皆十三四。依素雲爲家。清睠長眉。娥娥鮮儷。後起之秀。璧合珠聯。

素雲素月。又蘭。婉霞。所畫蘭花。皆駸駸有法。且又各得名人指授。故其技日益精進。同時就尙風雅。如袖珠。芳蘭。窈香。蓮卿。小燕。皆嘗次第招同竹恬。菊生。笠漁。子雋。抑山。再芝。珊青。爲詩畫近局。流連竟日。傳播一時。亦見時際昇平。士大夫得以優游藝事。與曲中諸姬作文字之飲。而諸姬亦藉是涵濡氣質。相得益彰。遠之可方楚潤國容。近亦不在湘蘭寇卞之下。傾城名士。共著芳聲。固北里之豔譚。亦南都之盛軌也。

何杏林

何杏林字文卿。近又號璫仙。行一。年十八九。丹徒之五條街人。織梧語余曰。瓊仙握椒含若。嬌服脫裝。口倦金絨。姿瑩玉琢。性豪於飲。一舉十觥。薄醉清譚。溫其可刺。曲既富而且工。非情好者不輕按拍。先是與棘闌前吳四同居。今移雙素堂。偶櫻肺疾。嬌不勝慵。小盜紅霞。幾成紺袖。空桑戀戀。殊難爲懷已。

江順官

江順官號潤芝。年二十一。丹徒人。瓊仙之姨姊。韶秀備於儀容。風流形諸言笑。偕瓊仙同來雙素堂。瓊仙示疾。姬輒時時慰恤。

楊桂姿玉姿附

楊桂姿又名怡齡。年甫十七。雙素堂之綵伴也。城中人。隨意梳妝。自餘逸致。囊砧託命於姬。乃復時加撻楚。鄙鄙才人。業歸廝養。香憐玉惜。更又奚望耶。玉姿忘其姓。體豐而貌妍。酒量可三十杯不醉。與桂姿先後入雙素堂。亦本郡人。

沈金珠 壽苓

金珠行二。字佩香。姓沈氏。吳中人。年十八。清麗不凡。吐詞名雋。知余將采入畫舫錄。欣欣然意頗自負。初余聞其名。誤以爲珍珠。敏之玉生。乃知姬即巧齡之妹。蓋金珠也。巧齡已適人去。姬尙待賈玉生。偶及余名。姬并拳拳有舊雨之誼。且屬玉生作札。再三邀余。不知青樓薄倖。余亦何心。紅豆多情。卿寧好事。醉別鍾陵之日。亦已幾及五春。羅隱雲英。何堪重見耳。其妹壽苓。同住利涉橋口雙桂堂。壽苓小於佩香二歲。東東盼盼。競爽一時。

慎喜齡

慎喜齡號又芹。行一。不知何處人。寫朱學月。妝點入時。居棘院東頭。

張福玲 王雙玲附

張福玲年可二十。號月舫。城中之花牌樓人。美秀而文。身齊錦瑟。微嫌土重。風格自佳也。家釣魚巷中。王雙玲與姬同住。姿亦妍麗。

劉福珍

劉福珍行一。號簾香。年十九。城中人。與楊鳳姿同住棘院前。嬈娜娉婷。雖羸服亂頭之時。亦足邀人特賞。向爲聽濤軒人所眷。織梧爲余言。

喻喜子

喻喜子偶遇貢院前王蕤家。年甫及笄。嬌羞宛轉。叩其家世。蓋與玉子爲同堂女兄弟也。

董玉玲 張蓉玲附

董玉玲字於趙氏小如。五福其小姑也。姿品亦與二人相伯仲。蘭舟遷居丁官營後。玉玲乃入此室處。兩香仲堅。

梅隱。偶邀余往晤之。姬出而對客。頗覺落落大方。張葆玲雉臯人。新來未久。亦饒憨態。

劉玉姿

玉姿似是郡中人。姓劉氏。本居長樂渡旁。一日值於東關水榭。明璫翠羽。顧盼若流。急管繁絃。錯雜如訴。蓋近爲一髡奴所狎。往還甚數。已爲僦屋移家矣。丹伯曰。玉姿先偕替師某善。凡所與暱。大抵類此。姬其瓊骨化身耶。否則見金夫不有躬。姬亦太無俚耳。

徐桂齡

徐桂齡字鳳珍。行四。後又號月僊。揚之寶應人。寓板橋側。余初見。子鴛贈姬作。因悉其笑而且才。因循未得晤。嗣將同子鴛往訪之。乃姬已先一月爲山下土。嘆悔靡及。惟兩手自搏。呼負負而已。古春居士姬舊好也。今年自練江買櫂來白下。偶語及姬。尙爲悵惘。并出姬所寄詩箋。有惟愿泥金消息好。桂花分與妾身香。又妾身信是章臺柳。不待春來不敢狂等句。細吟一過。如在月明人靜時。聽瓊窗絮語也。於戲。有才如此。而獨不永其年。桓子野能無喚奈何乎。子鴛曰。姬嗜吟咏。而不欲以能詩名。詩成輒焚去。且非夙契者。亦不與譚。故知者絕少。嘗見病中斷句云。柳如多病無心綠。花到將殘著意紅。讀其詩。可想見其人已。

吳素珍

吳素珍一曰小素。行一。母爲吳四。舊偕寓高步家。名日益著。遂卜築於鈔庫街。距文德橋才數武。對岸乃文星閣也。三年前予晤姬於晴峯席上。姬年方十二。當卽以雛鳳目之。日昨叩愁子邀過其居。軒檻三楹。琴瑟四壁。坐甫定。姬出而相見。益覺氣清骨秀。抒詞溫婉。春光盎盎。逗漏眉睫間。竊自謂眼福之非差。且不禁心春之靡定矣。

王蘭姿朝霞附

王蘭姿無字。余戲呼之曰者香。行一。昳麗髣髴姿香。爽朗則居然月仙也。居在棘院東首第三家。樓影臥波。簾紋瀉月。本爲郭芳故宅。姬自入此室處。不惜多金潤之矣。姝朝霞年十六。翩翩雅度。崑曲絕佳。工演生旦劇。蓋尹子春之流。

王月痕

月痕姓王。或曰姓鄭。郡中人。曩在馮三多家。名玉琴。移居東釣魚巷。後與慈湖漁隱互相傾慕。乃爲易今名。年未滿二十。鬢髮不髴。歌吮珠圓。對客寡言笑。而游睽曼容。別具佚韻。漁隱常請入九山人。繪滿身花景圖爲贈。並膝以截句云。衫紅鏡綠畫江南。鏡裏花枝帶雨酣。人影更宜花影伴。一痕涼月月初三。蓋隱寓其名也。

宮雪香

宮雪香名桂齡。兩香露香之妹也。兩姊各有所適。後。姬遂出寓文馨玉家。貌娟秀。而性柔酥。體弱如不勝衣。好倚人而坐。大小曲咸入妙品。初遇余。卽似曾相識。及入齋。客有以酒勸余者。姬輒左右之。而慮予困。予醉後書笑成玉團兒詞贈之。紀其實也。盈盈三五。韞玉懷珠。他時便糞東風。願曲郎終必致小喬於銅雀耳。

王襲香

王襲香行一。雉臯人。寓范喜子家時。卽識之。繼又與雪香爲偶。嫵婉幽靜。丰韻不減徐娘也。覺華謂姬小字屏兒。當官崇川時。卽與之稔。年甫十二三。游凡四五載。故能悉其靚縷。覺華偶述姬兒時事。輒羞避不欲聞。尤嗔人呼其小字。甚而粉面發頰。故山甫贈詩云。瑤臺清闕天風細。未許人間識小名。以此。

羅巧齡

羅巧齡行一。家石婆婆巷口。初偕阿姥開客寓於東水關。今乃閉門花下矣。年廿一。珊珊仙骨。宛約而多姿。量宏於飲。每值螺璣遞斟。蠟珠漸灺。客方幸依紅髮綠。春選花城。而姬已浮白傾黃。酣遊麴部。玉山自倒。非人推。姬其得此中趣者耶。

吳玉微

玉微行四。吳家婦。迫於債。遂墮曲中。見人猶靚。居金陵鬧。昨復移之利涉橋東。與蘭雲仙館相接。年約二旬外。肌膩而腴。兼通文義。論者謂其品在又蘭小燕之間。碧城仙吏句當白門。暫僦其家。亟邀推許。爲題停雲水榭檐額。自是渡頭打槳者。無不遙指紅樓。爭相問訊矣。

下卷 徵題

體陵倡婦。潯陽商女。緣情之言。寫心而語。連牝奚傷。悱惻是與。香草美人。唯典可數。

倚雲閣留贈金袖珠校書

漁尊

曲廊迴合掩檯紗。小駐斑驪帶月過。二月春風凝荳蔻。十分幽思託枇杷。夢醒天上紅樓遠。(軀殼紅樓夢說部)

倚雲閣留贈金袖珠校書

前人

恰好放船時。橋頭落日欹。春光隨柳駐。心事有花知。慧不輸瓊姊。(謂袖珠)名原稱玉兒。湖州堅後約。肯便悵來遲。

立秋日同梅亭芝田兩丈泊小秋滌樓。故笙香雨放舟。秦淮分得二律。明日眎袖珠。

秋 矜

未踐樊川約。重來看水嬉。一燈侵草露。雙槳撥楊絲。高會丁年盛。清遊午夜宜。風流餘二老。霜鬢莫輕吹。指點橋西路。層波望不分。秋沈三五月。春隔兩重雲。輒語兼花墮。穠香雜酒聞。又因寒鐵老。鶯燕綴新文。

過倚雲閣留贈主人姊妹

生成仙骨韻珊珊。十二金屏掩映閒。妝就早知眉樣好。赤闌橋外隱春山。采罷雙珠價定賒。誰分小字刻茗華。青谿兩岸紛紅紫。春在璇宮姊妹花。

子 年

八月十七日同篋圖典衡夜泛秦淮留飲袖珠女士家偶賦題壁

舟放沙棠月放眉。竹枝歌領玉簫吹。六朝一部鬪花海。小妹三生粉黛詞。水意於人常覺輒。風情是處總成癡。可憐俊俊難禁事。悔不來遊及少時。

集袖珠錄事閣中偶成

一 笑

十載青溪客。春衫載酒遊。豔情徵畫舫。(韓花生方輯秦淮畫舫錄)香夢隱紅樓。會擬金錢續。緣慚玉杵求。絲絲楊柳外。纖月又如鉤。

虞美人

月下聽袖珠彈琵琶

捧花生

邏杪撥動紛如雨。十五盈盈女。三分明月二分秋。只少潯陽江上一扁舟。新聲不敵新愁重。紅豆新來種。狗兒吹簫膽娘歌。（借用元微之句）安頓十年前事在心窩。

一萼紅

研湖招同伯淵月潭集倚雲閣因贈主人袖珠并調研湖明日將游瓦梁也

似煙輕籠一株瓊樹。不損月華清。菊自無言。花原解語。衆中出意天成。誰省識紅樓夢破。遍情天情海悵多情。（主人愛讀紅樓夢說部）喚起晨雞。教陪語燕。莫打曉鷺。妒煞將人無已。借閉門索句。掌上孤擎。玉笛詞吹。繡鞦板拍。清響飛落梁塵。徵幸得劉楨平視。恰臨流。雙眼望盈盈。計日舊遊重問。桃葉能迎。

作畫四幀各系小詩贈袖珠

笛生

半臉春雲半臉霞。盈盈嬌託醉吳娃。不須更定羣芳譜。領袖胥臺第一花。荷花睡紅得酒脂生暈。輭玉團香雪作膚。春到江南無價買。亂拋紅綫繡珍珠。繡球絃外知音意最深。何須紅紫鬥紛紛。自來娟秀憐芳草。敢道風流讓此君。蘭竹記會此地飯胡麻。露檻雲廊認未差。不信畫眉人去後。又來仙洞看桃花。桃花

南樓令

晤練亭蘭坪知袖珠消息寄此慰之

漁邨

秋柳畫闌荒。秋簾鏡檻涼。不多些蕉萃秋孃。惱亂西風偏作劇。催燕子去雕梁。往事幾迴腸。歡場卽夢場。再藏嬌誰與平章。小疊蠻牋憑慰藉。知減盡近時妝。

贈袖珠四律錄二

藥譜

荔枝小字記華年。夜合新催好夢圓。歷歷游龍驚宛若。娟娟此豸笑嫣然。璇璣慧業三千字。錦瑟繁聲廿五弦。羨

向東風巧方便。笙媧定補一重天。
文窗六扇敞輕綃。橫竹秋情取次邀。鐵馬韻低尋昨夢。金猊灰冷帶今宵。鎮心瓜許分珠箔。刮骨鹽催依玉簫。乞
與瓊漿勞阿姥。藍橋爭渡未辭遙。

倚雲閣留贈袖珠女士

蠶僊

不因花事不勾留。知爾前生定莫愁。幾許閒情添酒淚。無悻鄉語入歌喉。人情似水何妨冷。客思如雲况是秋。明
日蒲帆江上挂。一鈎纖月照淮流。

偶訪袖珠不值

蓮衫

舊識橋西路。紅窗黛畫橈。隔簾花片妥。對岸雨絲飄。秋士偶相過。春人何處邀。可憐垂柳色。吹綠一條條。

白齋

用綠春詞韻三十首贈袖珠金枝書錄十四首

三五星期指在東。女牀縹緲翠微中。烏衣小錄經薇露。雀觚餘芬度蕙風。偃月淺侵眉樣碧。斷霞羞暈臉潮紅。昨
宵新訂遊仙約。差喜銀河路漸通。
底問蓬山隔萬重。瑤臺月下憶初逢。風姨催舞珠娘榼。雲母分圍玉女峯。情未能忘心尙怯。見無多語意尤濃。王
昌會得真消息。一疊鸞書手自封。

欲采夫容便涉江。碧蘭千外艤輕艖。文鱗悄羃魚鱗鱗。義甲閒調蜃甲窗。蘭蕙圖邀繙再四。茗華名喜琢成雙。仙
檣慢向回波去。傾倒瑤池紫玉缸。

月滿閒庭花滿枝。珊瑚環珮故來遲。魂銷紙醉金迷處。夢墮香溫玉軟時。扇逗風懷防婢覺。燈嫌露影泥娘吹。歡
悰隱約都難記。敢笑陳王枉費詞。

亂縮鳴蟬鬢懶梳。水晶簾底碧紗虛。丁香鬆結窺紅襪。卯酒餘痕潤翠裾。手釧礙鉤垂幔後。膽瓶添水拗花初。上
頭夫豈無多事。先學鴛鴦兩字書。

添酒迴燈意漸迷。枇杷門巷隔長隄。人從曉右移琴左。天遣香東伴墨西。離恨待招歡伯勸。買愁癡和懊儂題。黃
昏剛趁尋秋約。無那雲廊月又低。

桐葉新詩索自媒。桐花小閣爲誰開。泥金空仿金華格。嫁玉難償玉鏡臺。三里霧才籠月去。五更風又冪雲來。不知擣麝成塵後。檢點香煤賸幾堆。

絮已沾泥尙憶雲。荀鑪不藉水沈熏。西樓坐擁花雙艷。南浦愁縈月二分。繡佛有心空壓綫。留僊無計漫裁裙。將離誰慰英翹意。怕遣桃源女伴聞。

五銖衣薄怯微寒。中酒柔情帶笑看。綠蠟悄移翻雪盃。青螢愁撲奪冰紈。蘭期乍結羞重訂。蓮漏頻催悵已殘。莫問雙星天上事。人間一樣此時難。

彈雀明珠肯碎拋。合歡枝上語初交。漫催畫鶴迎桃葉。先盼明蟾上柳梢。銀鑰零丁防露濕。銅鑲些子帶風敲。他生定化銜泥燕。雙宿雙飛認舊巢。

吹轉春風影乍青。看朱成碧幾曾經。墮懷羨爾爲明月。饒舌憎人謔小星。鈿合憶從仙室見。釵聲偷隔女牆聽。羅衾不耐涼如水。忘卻西廂戶未扃。

已上瑤階第幾層。衝烟犯月記吾曾。歸橈綠暗城頭樹。隔水紅迎塔頂燈。皓腕放嬌嗔乍攘。香肩倚醉昵同凭。玉壺滿貯靈芸淚。一夜和愁結作冰。

謝家庭院簇春酣。綾障低圍作劇譚。斫桂更番憑換綠。護花珍重仗隨藍。幸遊閨閣迢遙六。媿疊新詞快活三。唱到紫雲迴一曲。有人隔座識羅含。

智璠暫貶隔塵凡。依舊書仙署妙銜。何以報之青玉案。誰能解此紫蕉衫。騎羊客厭多于鯽。控鶴人防去似颿。添得幾重文字障。狂生騎語未曾緘。

爲袖珠題蘭竹畫篋

幾許愁心委逝波。相思渺渺悵如何。倚寒翠袖無人見。空谷遙憐風雨多。

聲聲慢

余爲袖珠作水仙花冊子并屬同人題之

影迴維浦。香暗江皋。珊珊來者其仙。記得相逢。瑤臺第幾重天。番風數過（平）廿四。只無繇數到伊邊。好珍重。

蓮渠

秋舲

玉玲瓏。纖骨拾翠調鉛。聽說封姨跋扈。已石家衣笏。陶氏鬢偏。（姬適有小警）料理青螭。值他鈴索高懸。今生雪霜耐盡。定前身明月嬋娟。月明也。悄凌波。湘夢再圓。

東風第一枝

同題

白齋

倚竹寒深。踏梅春淺。璫鞋芳訊先吐。待因妙手王孫。替寫歲寒冷趣。遊仙夢破。憑一翦微波延佇。認不分雅蒜低垂。多恐采香人悞。笑指說鞵羅織步。莫浪被俗氛點污。爲伊露苦風辛。偏只欲言未語。羞蛾斂翠。可忘了瑤臺來路。憶星星影投懷。料得箇儂前度。

浣溪紗

同題

蓮耀

活脫誰撫小樣牋。冰肌裊裊骨纖纖。絕無言處賺人憐。衰影已和秋共瘦。凌波還望夢能圓。湘風湘雨恁（去）便娟。

同題

子旒

小謫名花種。前身女史星。朝霞驚洛艷。明月夢湘靈。居趁青溪淺。春宜畫閣扃。含情釵瑟瑟。微步玉亭亭。蘭媚憐同調。梅癯笑獨醒。曳綃原綽約。解珮自恹恹。人海孤芳遠。天風一曲聽。塵緣如許載。我欲共揚舲。

同題

晴溪

一水盈盈洛浦邊。梅兄馨弟稱清妍。是身生就無雙品。不博王封已自仙。誰分雅蒜與天蔥。撫入生綃一兩叢。聽喚女兒花最好。雙聲低按玉玲瓏。

同題

兩蕪

銖衣楚楚佩珊珊。小立天風怯暮寒。一片湘雲與湘水。夢魂風墮碧闌干。斑管評香名第一。藍田種玉價無雙。託根自占蓬萊淺。羞煞桃根喚渡江。鮑家姊妹總娉婷。花底雙聲倚醉聽。香霧漸低宵漏永。疎燈簾幙蕩秋星。

剪湘雲

同題

芸士

冷冷清清。娟娟楚楚。恁獨笑春前。瘦影如許。別樣芳情脂粉外。肯受人間風露。怪尋常解佩太愁生。說漢皋神女。合教位置娉婷。屏山深處。儘金屋瑤臺。誰認僊侶。一曲冰絃湘水怨。道是知音難遇。只梅兄也抱歲寒心。牘相看無語。

前調

同題

鶴山

縵帶慵拖。銖衣悄展。正素襖伶俜。竚立低面。不道雲凝波冷處。偏得瑤華乍見。甚情緣解到一雙珠。恰江皋歲晚。最是梅影橫窗。繡帘深掩。耐薄暖輕寒。淺盞融遍。擬買冰瓷供瘦石。又怕苔稜斜點。想通辭渺渺賦懷沙。望天涯人遠。

尉遲杯

同題

小松

珊珊步。倚日莫。綺袂涼烟素。凌波悄自無言。生怕酒邊人語。天涯月澹。不分又隔宵弄絲雨。卻閑愁夢墮微紅。碧天雲影偷訴。洗盡膩粉殘脂。向璇室爭妍。冰骨應妬。風露中庭。銖衣縹緲。望裏藐姑山阻。前身問盈盈流水。更驚起鴛鴦雙宿羽。奈征帆樹外潮生。凝想洛濱神女。

同題

廖虹

六銖披霧縠。一翦漾風漪。瑤笑珠簾底。春濃不可支。別夢桃花潭近。春情蓮葉溪長。一把飛瓊珊骨。神仙原在中央。一碧羅羅邊遠春。黛蛾翦出二分顰。袖中五色珊瑚管。細譜新詞貌洛神。

同題

梅隱

不在湘江漢水濱。亭亭羅襪淨無塵。前身合是青溪妹。桃葉桃根結比鄰。

憶從姑射醉流霞。小謫人間閱歲華。定爲相思太癡極。無端幻作女兒花。照見幽姿劇可憐。月華如夢復如烟。泠泠風露涼涼夜。誰護微波一晌眠。

賦

同題

子 鐵

一水獨立。春人無言。贈芳華兮絕調。怨靈修兮招魂。女史星明。洞天春小。羅襪涼兮步珊珊。翠袖薄兮思悄悄。方其凌玉凍。抗瓊霜。始蓄青葱之館。將苞翠嚶之房。石甃嵌綠。銅餅蝕黃。羞將離之芍藥。邊待聘於海棠。是非耶。如怨如泣。月吐眉而碧寒。露飛脚而紅濕。若迺湘江妃子。洛浦仙靈。紅鞋交枕。綠瑋張屏。下珠栒。掩犀檣。半燈弄影。雞缸薦馨。牽薛衣之戍削。咒絮語之丁寧。瑤草寄恨。微波通辭。化青萍而帖水兮。如明星之離離。捐余玦兮遺余佩。夢恍恍兮遊九疑。願朝朝而暮暮兮。幻形影以相隨。懼仙子之頰怒兮。亟申禮以自持。睹容華之靜婉兮。慎言笑之嫚私。於是拖風裳。曳霧縠。銀海色空。玉山香獨。深復深兮。潭水情年復年兮。天涯哭。洞簫初噫。燒琴再彈。聆水仙之一操。同流韻於漪蘭。

贈宮兩香女士二章

子 固

學步盈盈出畫堂。風飄衣袂六銖涼。年華更比文瓜小。身段才同錦瑟長。初上月還無定影。未開花有自然香。前身合是青溪種。莫遣春潮斷石梁。楊柳千枝復萬枝。當窗一笑總成癡。揭開翠箔花先見。揉過蘭橈水不知。金谷恰憐鶯出早。玉田莫教壁生遲。來春記取迎桃葉。是我乘潮打槳時。

題扇別兩香

前 人

曉烏啼處雨絲絲。秋壓闌干睡起遲。明鏡自圓花不滿。斷釵聲裏別人時。

蛾眉山見月有懷兩香

前 人

西風吹下小樓陰。江水迢迢不可尋。新月恰鉤香恨起。碧山正寫黛眉深。夜寒珍重來時語。春病提防別後心。好是相思要儂識。滿彈紅淚染楓林。

丁字簾前同子固因贈兩香

子年

又買蜻蜒載酒過。英雄無奈女兒何。過江小史皆裙屐。倚檻名花自綺羅。未必管絃天上少。祇疑雲雨夢中多。荒唐大指秦嬴笑。遺愛偏留一道河。邀笛風流舊比隣。莫愁艇子往來頻。一方丁字簾前水。絕代桃花扇底人。歡會還留三日飲。愁吟不盡六朝春。問誰復得鴛鴦社。碧海青天獨愴神。

心梅子筠邀同舍弟子固集聽春樓余醉後兩香趨侍甚勞余固未之知也翌日子固細述之因成三絕奉

謝兩香並柬心梅

子山

樓上窗開見遠山。朝朝臨鏡理雙鬟。可知六代銷魂水。祇在青溪柳一灣。身入柔鄉又醉鄉。晚風撲遍鬢花香。玲瓏小閣團圓月。此福能禁幾度狂。更多僥倖未曾知。一串歌珠酒一卮。顏倒玉山銀燭裏。昵他紅袖兩番持。

八月十九日心梅子筠鏡如一覺屬兩香爲主人招同秋水小燕小卿露香諸姬爲余預作九月十七日初度余時將去長安諸君子亦將各歸鄉里詩以紀事並索和章

前人

盡召羣仙下碧霄。菊花觴捧桂花朝。兩行鶯燕翻風舞。八月魚龍跋浪驕。盛會祇應斯地有。良辰難得故人招。門前曲折青溪水。迸作秋聲入玉簫。

百年歌唱狀元郎。康海風流昔擅場。笑我閒身來白下。也邀俊眼出紅妝。玩膏花簇金蓮喜。麟脯餐分玉粒香。多謝姮娥能解事。又添晶鏡照迴廊。

無端京洛轉征輪。十載風沙眼一新。詩虎酒龍名下士。瓊簾璧月畫中人。坐叨馬齒慚吾長。觴倩蛾眉倩客頻。六代繁華花六朵。者番秋豔勝陽春。

欲拚生計付冬烘。四十頭顱鬢未蓬。秋雁不歸皖水白。春花有約帝城紅。銷魂此夜樽前月。揮手來朝柳外風。贏得酒痕雙袖滿。好從燕北話江東。

品花四絕句之一贈兩香

前人

香帶甜肥暈帶溫。箇中處處總銷魂。大家標格傾城色。唐突曾留一捺痕。（謂餘醉後事）

乙亥冬日重抵白下集聽春樓有懷亡弟子固

前人

蕉片桐絲刺眼頻。（桐絲蕉片滿庭秋子固贈雨香句也）我來重認畫中身。（子固曾爲雨香作小照）玉樓天已徵才子。金屋誰曾貯笑人。劍膽琴心狂似昔。花魂月魄豔猶新。玲瓏閣近鄰媛遠。紅淚闌干濕滿巾。（子固所居曰鄰媛閣）

題宮雨香校書折梅小照

照爲子固所作子固應廷試卒於京邸令兄子山攜歸雨香屬余題句

鄰樓

齊陳金粉秋波涼。璧月下墜浮珠光。盈盈隔岸誰家女。呵氣散作幽蘭香。習靜偶調金縷曲。忍寒偏愛壽陽妝。十年我踏秦淮路。桃葉桃根荒古渡。意中人忽畫中看。冰綃繪出相思樹。自從生小住長干。身鑄黃金骨肉寒。曉來照影憑谿水。妝罷臨眉借蔣山。蔣山終古隔城青。羅綺紛紛幾度新。妾命薄於雲片紙。妾心明似掌中珍。秋風八月羣仙集。中有人才修聯璧。私幟沾泥絮亂飄。凝憐著露花能泣。吟花曉露未曾乾。廿四番風作意殘。紅傘劫重籬藩仄。彩鳳聲高羽翼單。天壤有卿能負我。愛河無浪再尋歡。吳雲楚雨歡初長。親聞簪筆朝明光。明年此日重攜手。此夜明朝休斷腸。誰知一去三千里。別離不足添生死。瑤枝已墮九重泉。銀鐙猶卜雙花蕊。蒼雁頰鱗夢有無。紫釵碧玉空憂喜。天涯不有孝廉船。錦囊欲賣長安市。我感蘭因已愴神。又驚酸語出丹青。（子固先有四律題卷首）池塘春草非前度。燕子樓臺是昔經。寒宵昨把銅魚扣。沈香街北門依舊。畫壁還懸黃絹詞。招魂徒掩青綾袖。酒酣燒燭索題真。認取雲英未嫁身。白玉樓高銀漢淺。更無天上賞心人。

洞仙歌

前題

子尊

一枝春影。望娉娉嫋嫋。鵝絹平鋪佩環悄。憶花邊踏雪。雪外籠花。早留下今日相思畫稿。玉樓芳訊遠。鳳紙收殘。底處傳言盼青鳥。何事尙飄零。訴與蘭因。已不是那時懷抱。待覓著仙山返生香。好天上人間。離愁償了。

浣溪紗

下卷徵題

三三三

聽春樓兩主人索贈

紅影依稀紫影微。霞誰撥往來飛。大劉妃與小劉妃。別緒才縈鵝玉澀。柔魂暗度蠟珠垂。惱人蓮漏促人歸。

又

細數蘭期又幾更。低枝力弱不勝驚。可憐非復向時情。貯屋定教金論值。斛珠應倩玉鐫名。渡頭雙楫若爲迎。

喜贈兩香枝書之作

廉山

曼雨殊香別樣柔。春來不負秣陵遊。心如荳蔻知方圻。福比梅花更費修。入骨細香添酒膩。當頭寶月向人秋。樊川老去風情減。還續揚州舊夢不。

秦准雜詩贈兩香

持在

第一名花迥出羣。羅衣應有御香薰。板橋紅袖雙扶過。狂煞梁園老使君。

集聽春樓爲兩香題扇

七夕生

瑤樓一角澈虛空。過雨誰肩牝牡銅。絳蠟半燒杯底月。繡幰低曳扇邊風。落因稱意從教綠。花怯銷魂未放紅。漫說桃源仙路近。靈犀真有夢魂通。

一鼻霧笠蓮渠同集聽春樓酒次留贈兩香

藥譜

洞口桃花許重尋。不多嫩葉未成陰。柘枝學製詩情豔。桂木偷鈐印色深。強按綠么醺佛手。戲拋黃胖試童心。(二句本事)亂絲肯逐諸塵攪。休便輕嘲五欲林。

簾錢堂近綠楊街。風送銀屏笑語諧。瓜子拋殘低障袖。蓮花步怯強兜鞋。雙勾綵勝翻新樣。十索瑤箋寫豔懷。鳳卜真容如願否。檐頭暗祝鵲聲佳。

舟泛秦淮過訪朱贈香女士因成四十字

子尊

偶放尋春櫂。湘波一翦開。穠香沈芍藥。好夢隔樓臺。錦瑟調方叶。瓊漿乞未來。王前吾豈敢。(用姬識靈雲孝廉事也)天幸此憐才。

秦准雜詩贈朱贈香

持在

秀芳歸去伴寒篔。賸有佳人號贈香。贏得毗陵老詩伯。泥金重寫報平康。

贈李小香校書卽事得三首

七夕生

陰晴天氣畫迢迢。笙怯餘寒灑未調。午夢乍迴簾半卷。按歌聲裏雜錫簫。
涼篷艇子掠波新。水上清歌細似塵。一樹桃花萬楊柳。此間能著幾多春。
一鉤殘月又黃昏。淺草疎籬白板門。水榭秋波秋樣瘦。那須真箇亦消魂。

春波樓宴集賦贈主人陸綺琴

石舟

鏡臺春曉墨華融。寫得芳蘭第幾叢。但覺三花生腕底。何曾一石貯胸中。妝宜淺澹姿逾妙。體爲欹斜勢轉工。初佩知誰滋九畹。只應楚客夢魂通。

翠袖當筵捧醪醕。一聲河滿若爲聽。愁如流水長城逝。醉倚斜陽不願醒。還夢幾容闕寶枕。賭詩空自畫旗亭。延年女弟風隨甚。更與挑燈訴小青。(時女弟朝霞演題曲一折甚佳)

女校書陸綺琴工詩善畫蘭花適出素燈索書爲賦六絕句報之

子尊

金錢拋得看西施。鸚鵡傳聲響屣邊。具此丰標宜絕世。黃花香裏坐經時。
漫爲東風託雉媒。巫雲深鎖楚王臺。誰知林下夫人外。又見雲間二陸才。(余向贈金玉雲有十里秦淮花月路相逢林下有夫人之句玉雲與綺琴同時澹雅絕俗綺琴妹朝霞絃索極工)

一枝斑管寫湘花。尺五鵝綾暈墨霞。不是幽人誰解愛。江風江雨態欹斜。
玉釵金題集作堆。枇杷花下不停揮。紅樓倒影春波膩。中有吟嬈女探微。

分得龍眠一瓣香。(綺琴爲方龍眠畫弟子)掃眉才子肯尋常。笑他落落平康女。底事依門賂靚妝。

殷殷說項老延秋。三載青溪載酒遊。今日天涯披畫卷。美人香草觸閒愁。(古香亦號延秋近遊山左所藏綺琴畫蘭幅最多)

高陽臺

龍眠山人雅有梅癖倩綺琴女史作梅花知己圖綺琴固曲中佳品也以丹青師事山人遂爾名噪河上

此圖之作山人其有情乎花場落落載訂心期人海茫茫獨成目逆得一於此可以不恨矣為填高陽臺
一闋誌之他日舟次秦淮山人能置我於暗香疎影間招畫中人一尊相侑否 問 珊

疎影香黏芳心寒禁夜來點破春痕試卷珠簾依稀認取前身冰肌玉骨誰厮問憑彩筆畫个真真便和伊索笑
巡檐一嚮温存泥他香夢氤氳甚儘枝枝低亞特地撩人無限相思好風吹作黄昏只愁欲化遙天月向紙帳
喚起花魂恐揚州一覺醒來瘦損三分

洞仙歌

前題

貧 谿

衣香鬢影憶憑闌點筆妙相分身衆香國算人邊覓畫畫裏窺人人與畫只有梅花能說江城吹好夢記縮頰
雲一點芳心透紅雪和影到天涯紙帳茆檐行住處眉尖厮結怕秋月春風暗消磨待搗碎瓊英疊他嬌靨

連理枝

梅花知己圖余亡友龍眠山人所藏也山人與綺琴校書最相昵今藏此者既不可作而畫中人亦有天
涯之感子尊收得之屬為加墨并識緣起於後 鄴 樓

一片疎香度似有離雲護說與東風依稀曾記忍寒無語恁生天上復人間牖窗前那樹芳訊更番誤清夢
知難遇紙帳垂垂月嬋娟影可留春駐悵文君消渴不移時向紅羅覓句

秦淮雜詩贈陸綺琴

持 在

為愛同心又並頭寫來紈扇結綢繆綠紗窗下珊瑚格殘夢依稀水上樓

青溪月夜聞歌適昭齡校書索詩為贈因書其扇上

子 尊

不解南朝恨重聞商女歌聲從迴處咽淚自數來多澹月欲無影微雲如有波筵前一尊酒相對意云何

生小二首贈昭齡

白 也

生小傾城說李香百年重遇可憐妝兒家門巷關心認一樹垂楊綠過牆
珍惜春風歌舞衫花冠豔簇一團團善才龍女渾難辨卻被何人當畫看

贈吳藕香校書

玉才

綽約池邊柳。晶瑩鏡裏花。香迷三里霧。豔簇九霄霞。笑靨凝紅粉。愁心漾碧紗。天台何處所。仙飯飽胡麻。莫漫涉江去。烟波畫不如。戲拋雙陸罷。猶憶十三餘。額覆垂垂髮。春圍淺淺裾。恰宜邀笛步。常此閉門居。

臨江仙

題藕香吟館圖

棹月子游青谿之上。春藕香校書歸。茸吟館俯清池。植蓮萬柄。即以藕香題額。復繪作

圖。三致意焉。日月幾何。青黃變色。吟館依然。而瑟瑟紅衣已蓋。鴛鴦遠移。別渚矣。爲製此闌。聊以解嘲。

紫珊

占得妙蓮花世界。茅亭合勝紅羅。相思吟寫水窗多。涼雲留夢語。香霧漾晴波。絕似青谿第三曲。祇差烏骨簾拖。傳聞清淺到銀河。重來聽不得。急雨打新荷。

洞仙歌

題吳藕香校書小影

子尊

花爲四壁。是蕊宮僊侶。悄捻花枝驟然住。說俊遊兩後。雙掩魚局。曾來過暗地。看花崔護。凭闌人影瘦。清淺銀河。隔了紅牆幾時渡。莫說不相思。崖蜜偷嘗。也值得魂銷一度。恁省識春風畫圖中。已輸與泉明。(謂南州司馬)閒情親賦。

菩薩蠻

石船屬題藕香所贈金鳳花畫簷倚此調之

前人

朱闌干外三弓地。嬌紅點點膩脂漬。喚作女兒花。有人猜是他。一枝誰寫照。寄與郎知道。郎性慣溫柔。定嗔花急不。(金鳳花一名急性花)

過楊又環戲贈竹邨

藥菴

暖翠三弓玉一窩。紅闌曲曲宕晴波。回應輸與微雲婿。笑按宏農得寶歌。

訊又環病

芋田

藥爐經卷半銷磨。咫尺瓊樓倚權過。領取散花天女意。更番問疾累維摩。

本事詩贈楊又環六首錄三

七夕生

紫玉身材碧玉年。藏鈎約鬢醉芳筵。謀成屋貯貧無地。修到樓居福是仙。蝴蝶孤身花裏活。鴛鴦雙影鏡中圓。掃眉敢道稱才子。多少臨邛未了緣。

飛絮因緣水上萍。巫山仙夢易吹醒。出門強笑拚長往。曳袂悲啼又小停。千萬回頭教子細。再三握手重丁寧。卻憐身似雙紅燭。才照歡筵已淚零。

縹緲凌波怨宓妃。何時雙宿更雙飛。人驚沈約腰新瘦。我愛楊環貌舊肥。幾處笙歌聽白苧。一條門巷認烏衣。只愁劉阮歸來後。重到天涯悵落暉。

秦淮雜詩贈楊又環

持在

烏衣子弟也超羣。座上都梁盡日熏。不道那家能奪壻。痕痕常挂石榴裙。

集唐校書秋水樓卽事

子山

一枝畫槩逐波柔。柳綠新樓縮舊樓。絕代風華多在水。大朝山黛儘宜秋。花天我暫留鴛爪。檀板卿勞拍鳳頭。小玉(用香)玲瓏飛燕(雲岫)瘦。此身曾費幾生修。

品花四絕句之一贈秋水

子山

秋爲情性水爲神。病起風姿浴後身。一樹梨花春雨活。畫眉聲裏晚妝新。

戲贈多子

秋舫

誰與簽花譜。春姿分外嬌。星光看夕夕。雲影度朝朝。密意酬瓊佩。良緣締玉簫。此鄉吾欲老。桃葉渡江潮。

菩薩蠻

前題

枕谿生

綠陰亭院雙魚寂。笑拈花瓣倩人立。繖繖雪膚圓。湘裙春欲仙。泥中詩漫憶。膝上歌能記。無那是橫波。波橫卿奈何。

贈陸茗玉校書

七夕生

雛鶯乳燕巧成羣。柳倦依人慣解紛。皓月未能圓兩夜。名花只合綻三分。有情春盃鴛鴦帳。無賴風團蛺蝶裙。愁絕小屏山上畫。雨絲癡戀一峯雲。

釵光鬢影鏡當中。半軸湘簾逗晚風。嬌性幾分心乍露。芳魂一縷夢先通。黛眉悄斂春山翠。蠟淚愁凝玉筍紅。爲問簾涼燈炮後。感甄才賦已怱怱。

再過茗玉

前人

迴闌十二碧苔封。指點廊腰記舊蹤。花落不煩鶯囀咐。歌殘轉賴酒彌縫。再三偷綰羅襦結。鄭重羞開玉扣鬆。絕笑癡郎癡更甚。者番還認夢中逢。

秦淮雜詩贈陸茗玉

持在

惱恨彈棊局不平。轉緣花貌誤卿卿。有家翻作無家燕。銜盡春泥作未成。

嶽庵

一覺子尊白齋同汎秦淮醉後贈王寶珠校書
夷光何處問。吳市久荒蕪。護此懷中寶。珍同掌上珠。晚潮濺畫楫。新月沁羅襦。莫道狂言劇。依稀認五湖。

次綠春詞韻三十首贈吳蔻香女士錄六

藥譜

閨苑蓬山定幾重。彩鸞何意鎮相逢。怱怱半面疑深谷。嫋嫋長眉逗遠峯。拂檻花迎初日豔。隔幃香透晚煙濃。小名錄借羣芳譜。豈蔻梢頭玉蕊封。

姊妹花開又一枝。探芳底用惜春遲。重尋杜牧曾遊處。猶是雲英未嫁時。愁去任隨流水度。歡來曾索好風吹。根根桃葉傳呼徧。獨遲（去）江東擁楫詞。

鳳酣簫管玉微微。對影聞聲未盡非。擲果舊從油壁認。捧花新自畫樓歸。（捧花生著秦淮畫舫錄評姬爲薔薇花信然）蠻牋小疊樞黃瘦。蜜炬高燒護綠肥。贏得銷魂無限事。肯隨蝴蝶別枝飛。

隔坐屏山帶笑扶。水精分影炤肌膚。蘭襟私束雙葳瓊。蓮屣輕酬百琲珠。眼底嬌生羞月似。掌中情解避風無。家團扇親題徧。添寫凌波第二圖。

簡簡師師共一街。桃源女伴許誰偕。石華唾處分鴛袖。金縷歌時鬪鳳鞵。半臂襲人香竟體。前身知爾玉投懷。不須更拂牆花去。似此濃春住亦佳。

草臺花樣迭番新。爭識崔微畫裏人。蓮蕙心情工結夏。枇杷門巷獨傷春。歸來燕子愁同語。打起鶯兒夢亦嗔。芳草年年依舊綠。悔教容易駐雕輪。

寇香以染脣餘脂點僕扇上歸屬笛生稍加渲勒遂成牡丹一枝因系四絕句於尾

前人

第一佳名記合歡。不將捐棄怨齊紈。分明解識春風意。付與檀奴帶笑看。玉指凝香淺暈紅。分題花葉對屏風。畫師不枉拋心力。多在停筆一拜中。小樓銀燭點秋光。花底春人夢未妨。無那羅衾涼似水。枕邊猶帶口脂香。豔福能消定幾時。低鬟私祝海棠詞。春衫染得天香後。添寫蘭臺卻扇詩。

瘦緣木君紋篴同集寇香閣偶紀

捧花生

香閣玲瓏路狹斜。亭亭燭暈掩縹紗。暫憑畫舫延眉月。略藉蠻箋咏臉霞。秋水淨於初泛酒。春人嬌似未開花。借碧城仙吏句。銀河只隔紅牆外。微幸求仙一放楂。

寇香女士邀作桃花牡丹畫幅因綴小詩

子雋

春到天台雪未消。鈴蟬芳影背風搖。畫工著意撫香色。不敵當筵酒面嬌。

偶過寇香閣題贈

晴谿

笑擘瀟箋索贈詩。珮環聲細出簾遲。模糊燈影分明月。是我前宵中酒時。檢點羣芳譜未差。瑤臺小影鬪春華。水仙清冷薔薇豔。都是東風著意花。極雅當）

寇香閣雜記同霧笠一笑蓮渠

嶽庵

瑤臺月下記初逢。一點靈犀已暗通。至竟禪心關不住。羅裳何苦罵東風。斜陽催送木蘭舟。花底匆匆結雋游。說與癡情應不諱。累他紅袖倚高樓。

鈞弋夫人本擅場。蠟燈紅影醉三郎。絳紗弟子能容我也。燕臨風一瓣香。
畫屏秋冷月團時。一握齊紈寫豔思。贏得西風簾半卷。背人偷記菊花詩。
桃源女伴隔花城。笑向檀奴說小名。知否紅橋三五夕。有人嗔喚許飛瓊。
鏡波雙影照玲瓏。斜界紅牆掩畫櫺。莫倚填橋倩鳥鵲。買絲只合繡張星。(謂一芙)

秋色畫幅爲蔻香校書作

捲簾秋色正紛紛。淺碧輕黃染未勻。較比牡丹花葉豔。添書新句寄朝雲。

感事爲蔣玉珍女士作

蓮衫

不合青溪住。芳名豔小姑。香貽君子佩。(昨以建蘭見惠)春入笑人圖。緩緩珍珠價。明明蕙苒誣。惜花吾輩在。一笑爾屠沽。

得晤玉珍女士知其適有所警慰之以詩

兩蕪

爲訪文君宅。才知蔣妹家。(玉珍與文馨玉同居)向人愁酒態。背客惜春華。種待藍田璧。乘思碧漢槎。封姨威跋扈。鄭重好開花。

重過方翠翎校書水榭題壁

子母

是我曾游處。臨流照影殘。聽歌消酒易。吹簫遣愁難。窗拓紅紗舊。人憐翠袖寒。憑誰堪證取。舟子在河干。

竹菴

一絨芳訊託烏絲。渺渺微波悵遠離。巢燕定懷前度客。籠鸚還背去年詩。風中柳絮狂和苦。(時得韻香消息)春裏梅花瘦不支。記得剪燈商略事。輾紅回首又經時。

避暑花笑軒留贈寶珠胡校書

七夕生

知是璇宮幕綠華。鬢欹花朵鬢堆鴉。此生病渴憐司馬。親擘金盤五色瓜。款款盟心亦夙因。金釵半醉座添春。狂言卿自相容慣。翻笑鸚哥解罵人。

洞仙歌

書素琴校書扇

頻迦

當年桃葉向渡頭曾見。問訊分明掌中燕。把舊時衣袂。與說相思。東風裏。可記淚痕曾染。厭厭三爵後。素女琴心。忽發狂言有誰管。教寫折枝梅。翠羽啁啾。定鬪見玉人清怨。肯等到闌干月明時。便幾個黃昏也都情願。

高陽臺

重逢素琴校書

前人

斷夢牽雲。微波怨雨。重逢故國深秋。只隔經年。玉簫已訴離愁。梁塵漠漠飛難盡。為雙棲巢印猶留。下簾鉤。掌上迴身。鏡裏迴眸。思量處處堪悵。有蘭缸影事。桂檝前遊。當日絲楊。而今解拂人頭。江東才思隨年減。怕雲英見也先羞。一齊休。銀甲彈箏。且合伊州。

采桑子

青溪曉渡訪素琴不值聞其落籍有日矣

子尊

一聲欸乃臨前渡。楊柳疎疎。三兩啼烏。門對春山展畫圖。鴻媒連日徵芳訊。射與真珠。載入鵝湖。才信羅敷自有夫。

舟中贈愛齡

一芙

十二紅窗隱碧紗。谿光曲曲水斜斜。采香多少閒蜂蝶。管領章臺讓此花。(姬姓章氏) 逝水年華又一更。銅鑲聲裏話輕輕。情知柳絮飄零慣。不向東風訴不平。(捧花生輯畫舫錄甄事於姬姬獨默然)

秦淮雜詩贈董阿秀

持在

輕羅二尺稱身量。格調休誇衛女長。又是李家香扇墜。懷中婀娜袖中藏。

秦淮雜詩贈陸素月

持在

竹西渡口斜陽催。汝南灣頭游船迴。鴛鴦隊隊忽驚散。惱亂何人打鴨兒。

陸素月蘭花冊子題詞

荻園

偶描春影過瀟湘。露眼盈盈露腳長。莫訝一枝清到骨。前身生小杜蘭香。
裝池生怕俗塵侵。三日金猊罷水沈。想得背人重擱筆。眼前幾個是同心。

秦淮雜詩贈趙小如

持在

雙鬢曾看見客初。雲鬢爲問幾時梳。香名道有新來派。不許人前喚小如。

秦淮雜詩贈曹素琴

持在

豈有名葩植瀟湘。移根還豎護花旂。牡丹留得春光駐。休問風吹第幾番。

鳩媒曲

女伶阿雙與白門施君有終身之訂。過於鳩母。其志不申。雙將有適。施無計脫之。雙知不免。相約飲鳩而殞。貧乏殮具。獨中蔡公子身爲經營。始得瘞於雨花山麓。同人哀其志節。各以詩弔。余悉其槩。爲賦是篇。

蘭邨

雙星摇摇光欲滴。鷓鴣夜笑韓憑泣。人間難覓返生香。頗黎魂碎東風急。雙星皎皎照青谿。妾往谿東郎往西。谿頭翎燕無單影。樓上鷺鸞愛並棲。髻齡學得琵琶熟。抱向人前彈續續。佳客爭題白苧辭。新聲自變紅鹽曲。玲瓏更擊銅絃琴。以竹取聲成妙音。十三柱上花常集。廿四航邊春水深。門前繫徧青驄馬。白恰青袍客都雅。繡虎何人技絕羣。女龍無壻身甘寡。誰知擇偶廣場中。乍識肩吾意便通。情重那須論閨閤。姓佳應莫問西東。藍橋雙醉神仙窟。密誓星前刻羅襪。話久頻枯海肺膏。舞殘每送樓心月。輒香扶夢鎖緜幃。雌蝶雄蠶作對飛。莫怪妾愁容易織。郎家自有九張機。(施本綴買)九張機織愁無縫。五里霧徧遮好夢。假父多貪慾界金。阿娘強覓秦臺鳳。深情已自玉同堅。爭忍銀蟾竟不圓。三生有願盟貞石。十萬還期貸聘錢。妾心卷似牀頭席。巨耐郎無點金術。九霄舞鳳下肺難。一夜飛龍愁骨出。綠章私祝社公祠。灑血同書決絕詞。茫茫那定死歡會。草草怕成生別離。明知親意無時轉。更苦情絲繫難剪。絮可爲萍願脫枝。蠶拚自縛裁成繭。癡心真託鳩爲媒。宛轉同斟抵鶻杯。郎自有心追運日。妻寧無意化陰諧。從容引滿何須勸。儵忽玉顏驚慘變。投鼎甘同義鴈烹。迴腸苦似哀猿斷。送郎歸去路迢迢。泉路非遙世路遙。門外騎來傳玉殞。堂前人已哭香銷。就中奇士有中郎。一面曾窺窈窕妝。未向花叢留淺

笑。卻從筵上鬥瑤觴。奇士名姬欣有偶。怕作情魔作酒友。不惜明珠贈一雙。常邀歡伯傾三斗。驚聞噩訊涕漣漣。親與招魂阿閣邊。通替棺輕呼僕買。斷腸碑好倩人鐫。離離三尺孤墳小。風迴搖動紅心草。同穴難酬昔日盟。孽緣悔向今生了。我來憑弔雨瀟瀟。一棧親將濁酒澆。千秋欲識含辛意。塚上駢生連蒂椒。

滿庭芳

曉過含暉樓。簾暖餘薰鏡。迎朝旭。庭篠搖影。日上綺疏。園花弄姿。扶病理妝。嬌喘微沈。愁黛慵展。話水天之舊事。訴花月之新聞。醫臂證盟。承睫有淚。憐其宛轉。增我纏綿。嗟乎風前。攬鬢余深。騎省之愁。橋畔市漿。卿有雲英之困。雖巢新占。鵲終難百兩。迎歸而絮。欲沾泥正恐一朝墮落。奈何愁喚蘭闌。頻彈綴其瑣。言強作綺語。適案頭有蕙蓼詞。因借其韻。

紫珊

澹日籠窗。頰霞烘檻。曉妝蟬鬢慵撩。藥爐烟裏。來與伴無繆。誰種起三竿竹。未秋風聲已蕭蕭。因何瘦。新來肺疾。艾納尙頻燒。淒涼身世事。投懷輒語。紅濕冰綃。問他年金屋。何處藏嬌。莫認愛河清淺。怕無端。還有風潮。爭肯住。伴他飛燕。樓鎖十重高。

一痕沙

月上約秋日重來。久盼不至。悵然有懷。

前人

又是鯉魚風急。盼斷渡江蘭楫。難道畫漪橋。不通潮。

潮落潮生夜夜。何處月明颿挂。孤負好涼天。擁愁眠。

更漏子

含暉樓酒間偶述

前人

喚黃嬌。顰白墮。莫負紅窗燈火。銀漏轉。玉繩低。今宵是幾時。今宵事。前年似。禁得幾番彈指。休只是話從前。誓前正可憐。

記得十二絕句爲月上作錄四

前人

記得初逢綠萼華。衣長窈窕地。善雙叉。誰知百尺瓊枝秀。原是檀奴手種花。記得曉紅淚似冰。六萌迎得薛靈芸。分明小試騰霄技。手把瓊刀割紫雲。

記得春山露一峯。剛迎玳瑁小窗中。畫眉才罷邀郎看。比並螺痕若箇濃。記得紅樓並倚時。酒闌燈炮獨歸邊。而今怕過青谿曲。舊夢分明感不支。

余既爲月上作月娥小影徵人題句先自成二律

星 岳

顧影憐年小。相逢恰十三。性情偏喜澹。啼笑半緣愁。初日朝霞映。嬌花曉露含。曲蘭斜倚處。心事向誰探。爲寫嬋娟影。天涯悔別離。春風卿自惜。秋雨我相思。歲歲簾前月。年年袖底詩。寄情兼寄恨。珍重此心期。

同題

芷 橋

活脫崔微景。團圓桂魄光。前身自瑤闕。小字定寒簧。眉寫初三瘦。心期十五望。游仙留夙夢。珍重屬裴航。

同題

耳 庵

偶移纖影過闌干。香透西風釀薄寒。便擬將身化明月。清輝夜夜待郎看。未識情多與恨多。再拋團扇爲郎歌。梢頭荳蔻春如海。莫倚東風喚奈何。

素香劉校書劇賞余五色蝴蝶詞嗣相值於畫舫堅索長短句爲贈余諾之而未償也素香近已化去再過琴樓樓追賦此什曷禁黯然

捧花生

結賞到傾城。真堪慰此生。蜻蛉徵舊夢。蝴蝶播新名。悔作量珠約。難爲剪紙情。只今桃葉水。嗚咽不成聲。

青玉盃

戊午秋晚薄遊秦淮偶與翹雲校書相值流連匝月式好因心瀕行時校書嚙舌上血染素巾見贈余察其情之凝而感其意之摯也爰填青玉案一闕於幅異日藍田種罷金屋貯成當以此詞爲息壤云爾

紫 珊

生綃誰倩鮫人織。織就相思。難織同心結。私願欲教郎解識。爲郎忍痛。表伊深意。嚼破蓮花舌。不是脂痕。不是鶻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幾時雙槳迎來桃葉。煉取媧皇石。

蝶戀花

同題

小 雲

半幅冰綃微點血。肯爲檀奴悄嚙蓮花舌。忍痛可知全不惜。教郎看取心頭熱。妬煞汪倫消受得。吐自丹脣豔
奪。臙脂色。代繫羅襟私贈別。勝人珠淚千千滴。

柳梢青

同題

竹士

密意癡情。皎綃香裏。銷盡柔魂。淚不能濃。脂還嫌澹。紅暈星星。秦淮秋漲初勻。好待問恩深水深。吐出蓮花。蹙
成鵲血。嬌可憐生。

十六字令

同題

錦初

癡。血作桃花淚作枝。分明意。一點一相思。

賣花聲

同題

海樹

翦取薄綃縫。血染鵲紅。分明意在不言中。要把郎腰常繫住。處處相逢。情已十分濃。無奈怱怱。爲誰忍痛斂花
容。一點癡心。渾不解。即可憐儂。

沁園春

同題

湘眉

一握生香。愁絨怨裏。尋夢有端。念深依卻月。胸酥分潤。潛移廣袖。臂玉知寒。酒座偷盟。燈窗暗記。縮个同心結與
看。三生事。嘆眉痕未展。淚點先乾。猩紅舐上霜紉。說不出心頭恨幾般。比繡絨爛嚼。似應更碎。口脂雙印。略欠
些圓。杜宇嗁癡。鸚哥踟躕。添了瓠犀一嚙癢。飛花片。牘多情。渾水。留到春殘。

前調

同題

蘭邨

是臙脂痕。是唾絨線。何其豔耶。怪斑斑染出。似靈芸淚。輕輕點就。異守宮砂。眉乍煙含。齒剛犀露。忽見蓮開舌上

花明燈下。累檀耶驚認。一口紅霞。華清汗漬休誇。試比並香痕縱覺。想櫻唇欲啓。故教款款。丁香強遞。愁送些些。色較情濃。心如絲潔。廣袖何須鬥石華。生綃好。得親承香澤。儂卻輸他。

金縷曲

紫珊以翹雲贈肥索題余既爲填於園春一調忽憶及香君桃花扇事有感於懷因就已意再作此解諸君題句餘音遠梁此闕調高聲促未免有變徵之音要之此論自不可少請質之紫珊並質之後之題者

前人

昔者楊龍友。繪香君桃花扇子。紅嬌綠嫩。比似媧皇能鍊石。巧把情天補就。賸佳話艷傳人口。誰料銷魂者。般事讓汪倫。今日重消受。猩紅染。玉綃透。展觀累我神馳久。替追憶說盟說誓。濃歡輕咒。但恐香痕容易斲。悄把那人心負。想佳遇豈宜無偶。何不調青兼殺粉。一枝枝也畫花魂。瘦珍重覓寫生手。

菩薩蠻

紫珊以翹雲校書贈肥見示言其定情時嚙舌血漬肥上藏之十稔矣屬余仿楊龍友故事補作折枝桃花因就其血痕一二點約略成之并系小詞以永佳話後之覽者勿以筆墨計工拙也戊辰仲冬

叔笑

蠶絲吐盡鶻啼血。生綃點點胭脂濕。無賴是相思。催人補折枝。門中人已遠。竹外春波暖。珍重看桃花。依稀還見他。

清平樂

同題

蕪樓

紅軟綠亞。人面何方也。白白生綃裁作吧。說與東風無價。最憐不盡相思。又看燕子單棲。翹雲爲小蕪姊妹行。二十年前春色。萬千劫後情絲。

浣溪紗

同題

生小人間薄命花。鵲紅點點漬輕紗。一般補恨學笙媽。寄與柔情和淚裏。暮來艷態趁風斜。莫隨流水去天涯。

重訪王夢仙枝書即事成詩題箋作贈

紫珊

記到青溪曲。枇杷小巷通。別來情款款。數去夢匆匆。眉斂燈前翠。腮凝醉後紅。桃花應識我。一笑向春風。

伯也

楊枝曲為楊枝書作

一串鶯聲花外轉。江南三月東風軟。水晶簾幕碧沈沈。愁心偏許情絲縮。情絲來去無定時。因風送上垂楊枝。情根畢竟何人種。飛絮年來只自知。依依搭向紅樓角。媚眼窺青纜一擱。後身切莫化萍衣。流入春江便不歸。

小秋

同題

絲絲軟碧拖煙冷。牽情解覆覆驚影。離人欲挽力難支。一雙青眼愁春醒。紅橋月落聞玉簫。香夢迷離咽暮潮。不向靈和鬪眉黛。枉縮東風舞瘦腰。

洞仙歌

上元夕同一芙子山玉才蓮渠集眉山閣因贈蘇綠珠枝書

子尊

春燈弄影。踐傳柑佳約。好在常虛鳳城鑰。曳沙棠款款小渡銀灣。忍負了三五填橋靈鵲。江湖頻載酒。十載揚州。舊夢零星已曾覺。今夕又何年。錦瑟筵開。莫浪笑樊川落拓。恰癡髓尋來糝香痕。(用本事)定珍重蕭郎刀圭仙藥。

持在

秦淮雜詩贈張蕪香

十年聲價壓平康。細柳腰身著意量。早識人間塵夢短。當知何苦嫁劉郎。

七夕生

秦淮紀事贈許韻蘭女士

九子釵梁壓翠鬟。綠螺兩點小眉山。天然意趣天然韻。比似蘭言竹笑間。

持在

秦淮雜詩贈許韻蘭

豈有花飛再上枝。三年不見細腰支。一從贈別詩成後。只唱微之決絕詞。

七夕生

留別沈玉琴枝書

一室春風笑語和。尊前腸斷懷儂歌。秋波轉處傳情遠。輒語聽來著想多。誓月有心空解佩。寶珠無計可牽蘿。片帆又遂江湖去。渺渺雲天奈若何。

重來爲玉琴作

前人

重來風景似深秋。樓外青谿谿自流。腸斷舊時人不見。空餘燕子蹴湘鉤。往事依稀在目前。淒涼何處問嬋娟。可憐小別才三月。忍看瑤階草似煙。小亭一逕碧落封。人面空餘落照紅。賸有桃花無恙在。斜依門巷笑春風。

青溪雜憶詩東捧花生同賦

竹恬

琢玉爲鍼不染瑕。芳齡便解愛春華。倩誰盡逐閒蠶蝶。護惜初開兩朵花。玉鍼玉影玲瓏稱小名。楊家有女長初成。花前一曲淋鈴雨。雖鳳清於老鳳聲。玉香推手爲琵琶。卻手琵琶光豔豔。簇餘霞。不隨紅紫栽金谷。別是璇宮一種花。寶霞琴名綠綺倩誰彈。繼起王家有又蘭。天與寫生雙管秀。騷人莫作美人看。又蘭江左烏衣姊妹行。慣將風雅壓歌場。就中七七休相妬。穩裏蓮花夢亦香。瑞蘭生小風流陌上花。翻教笑玉倚蒹葭。不知今夕誠何夕。夢到紅橋第幾家。小蘭飄茵落溷事爭差。狼藉高枝一朵花。今日回頭聲價減。可憐彩鳳已隨鴉。蘇林彩雲吹散恨茫茫。留與詞人話斷腸。欲續宣和舊香譜。素香不是返生香。素香

瘦綠司馬招集倉山席上賦贈張蓉裳校書

絃笙

花樣丰神玉樣清。憨憨真副寶兒名。(校書小字寶玲)嬌波斜趁金釵溜。纖指輕籠玉柱橫。香夢慵醒憐舞蝶。好春才駐怨啼鶯。掩燈別有秋雲贈。珍重千絲萬縷情。

桃花畫扇蓉裳索題

七夕生

曾向瑤池迥露華。倩誰妙筆染輕紗。施朱傳粉東風裏。薄命天生一種花。

清平樂

題張繡琴校書伴梅小影

七夕生

輕衫窄袖秋向雙眉逗。悄立階前衣略皺。人與梅花同瘦。何須淺笑深顰。年年不負春春。到是今生薄命。可知明月前身。

秦淮雜詩贈張繡琴

持在

舞袖翩翩調遏雲。勝他蒼鷲與參軍。山塘煙雨紅橋月。占斷春光又幾分。

趙艾齡校書酒次偶贈

鄰樓

門巷深深一逕紆。繡幃紅挂玉珊瑚。誰將春酒憐中散。聞說秦樓傍小姑。綠染鴨頭潮有信。香熏雞舌雪爲膚。相逢合倩龍眠手。爲作輕煙澹粉圖。

鵲橋仙

醉後倚此爲艾齡題箋

石芙

燕驚春在。鶯憐春在。絕憶那時姿態。琴心彈到七條絃。恰不分年華還快。幾番愁耐。幾番歡耐。了卻相思舊債。花花草草恁依人。至竟又何如艾艾。

青溪水榭卽席有紀贈艾齡

蘭邨

欲奪盈盈掌上珠。林深(頻伽)酒態已模糊。不知尋著三年艾。療得相思病也無。

秦淮雜詩贈王小苻

持在

淨持老去惜年華。又把風情付左家。簾外待他春睡足。殢人一樹海棠花。

秦淮雜詩贈張杏林

前人

蕪城楊柳綠絲絲。舞盡東風力倦時。猶有春心無處著。隔花低唱十香詞。

贈疎香

蘭邨

一飯胡麻有夙因。鶯謠燕啄總非真。眼前誰是林和靖。浪說梅花要嫁人。

蘭邨易女郎三福名爲疎香屬叔美畫扇諸君題詞其上

頻伽

影暗香陳句足傳。新詞傾倒石湖仙。三生名字脩來福。說著梅花便可憐。

洞仙歌

賦贈疎香女子因頻伽作

蘭邨

娟娟此豸。正春情初逗。骨比香桃十分瘦。慣偷窺戲蝶。癡捉飛花。嬌憨甚。略解閒愁時候。幾回羞暈頰。多事蘭姨。畫得鴛鴦倩伊繡。問取比肩人。除卻王昌。恐不合此生消受。只一笑當筵眼波流。怪屏外春山總輸明秀。

前調

題叔美爲疎香女子畫梅用蘭邨韻

頻伽

東風著力。恰雪痕微逗。略解春情便應瘦。似那回曾見。隔個窗紗。修竹裏。翠袖暮寒時候。江南二三月。豔紫妖紅。兒女十枝五枝繡。誰得比孤清。一斛珠量。除聘取海棠消受。擬待到昏黃月微明。倩玉簫橫吹看珠簾秀。

高陽臺

頻伽將返魏塘時疎香女子亦以次日歸吳下置酒話別離懷惘惘頻伽卽席成詞因次其韻

蘭邨

月轉魚尾。露涼鴛鴦。西風新到江城。別恁怱怱。管絃忽變秋聲。暫時團得紅窗影。夢如煙不近桃笙。看離情。較雪爭寒。比絮嫌輕。可憐還有將歸燕。怪無端津鼓。苦促君行。爭不同舟。伴他倩影亭亭。雲搖雨散垂垂別。只幾番老了啼鶯。算歸程。風要先聽。雨要先聽。

前調

隨園席上贈別疎香

頻伽

暗水通潮。癡嵐閣雨。微陰不散重城。留得枯荷。奈他先作離聲。清歌欲遏行雲住。露春纖並坐調笙。莫多情。第一難忘。席上輕輕。天涯我是飄零慣。任飛花無定。相送人行。見說蘭舟。明朝也泊長亭。門前記取垂楊樹。只藏他三兩秋鶯。一程程。愁水愁風。不要人聽。

咏秋海棠花爲顧雙鳳女士作（秋海棠又名斷腸花山谷咏水仙詩亦云是誰招此斷腸魂。姪先與倚

雲同居倚雲卽所稱水仙者也詩故云云

花譜簽名我最公。斷腸種子本相同。披圖莫訝春痕澹。又見秋階滴淚紅。

前題

倚闌休笑六朝春。如此秋光亦可人。喚起西風相識否。不須腸斷問前因。

秋崖卒於旅邸余三校書經理備至賦此哀之兼贈校書

淒絕秦淮咽暮潮。旅魂何處向風招。稻梁夢遠心先瘁。花柳情多鬢易凋。隻履定從親舍返。瓣香合傍女閭燒。不圖今燕湘蘭外。別有奇聞續板橋。

題馬湘蘭小像贈又蘭女士

雜記何人續板橋。後身還許現冰綃。更無伯穀能相賞。影向瀟湘夢裏拋。忽忽絮果與蘭因。百五年來又美人。一縷媚香生竟體。任他風露莫傷春。我有秋懷託畫工。紉之爲佩素心同。不知重向東園望。可記橋南月似弓。

琴詞贈李潤香校書作

花隱

當時我醉凝馥家。凝馥姓杜名宛蘭。吳中第一工琵琶。秋孌隱恨自終古。小劫空殘智慧花。今年偶過青溪路。繁絃俗手紛無數。一聲如遇鄭中丞。雙耳流來向心住。香君合領十分春。傳得龜年指上聲。一樣東風春誤嫁。珊珊宛是意中人。段師妙手西樓女。雅步纖腰眉欲語。半面猶遮鳳尾槽。石橋年少魂先與。氣味清華冠衆芳。素心素面芙蓉裳。花含曉露嬌容潤。人醉東風細語香。自愛天然謝甜俗。靚紅若箇人如玉。怕惹春愁獨倚樓。爲余訴出琵琶曲。玉指冰絲滑欲流。新鶯弄拍囀歌喉。一彈再撥意難盡。暗惜飛花不可留。瑟瑟驪珠逗秋雨。依稀似續開元譜。商聲泛入四條絃。裊裊餘音情一縷。倩誰寫得美人心。退筆頽唐不敢吟。冷豔煖香天不管。白頭不覺惜花深。幽閒的是良家子。白傅傷心有如此。淪落天涯定有因。幾回夢到朱門裏。朱門大婦矜紅妝。燕支染作花中王。俊逸可知人絕代。祇將黛筆占平康。香君香君吾語汝。絕藝通都何足數。奇花不遇有心人。真色從來賤如土。珍重青泥一品蓮。西風不是養花天。羅敷自有夫年少。五馬踟躕枉作緣。

梅隱

仲堅

子尊

白也

琵琶詞和花隱贈潤香

鄴樓

昔聞朝霞彈琵琶。春波一曲風吹花。樓空人去音在耳。愁心直落天之涯。閒來打槩逐桃葉。誰復能為善才搗。潤香女兒年十七。色藝秀出龜年家。花中隱者裊花癖。日昨握手心咨嗟。道言琵琶兒入抱。一輪明月當胸皎。照見兒心似月圓。四絃無數愁絲繞。冰筋墮瓦鏗有聲。栗留三五花間鳴。簾波盈盈暗潮上。游魚撥刺飛鳥驚。驚心華年逝如水。胸前一抹聲再起。欲語不語惟絃知。九曲腸憑淚珠洗。嗟余清冷如冰絃。不聽琵琶近十年。狀頭無定誰拂拭。青衫落魄還自憐。何時門敞水邊榭。紅亭一角垂楊挂。未聽琵琶且聽詞。彈作新聲兩無價。

秦淮雜詩贈王小秋

持在

青谿南畔鬱金堂。指點兒家舊姓王。白髮幾人談往事。倚闌重為唱秋孌。

秦淮雜詩贈趙桐花

持在

玉容瘦損減丰標。可惜春光病裏消。捲起翠簾人不見。一羣么鳳隔花招。

青谿小住偶值桐花校書喜成

笠生

板橋西畔水平隄。十二珠簾一色齊。夕照半樓人打槩。綠楊影裏鬢雲低。么鳳芳名重此珠。秣陵金粉盡教輸。只愁唐突雙飛翼。口不含香不敢呼。遮莫當年說玉京。兒家風趣太憨生。可憐九曲青溪水。那及橫波一寸清。

春燕詞贈王小燕校書

抑山

巷口尋芳幾度經。泥香時節又清明。海棠院落圓新夢。楊柳池塘續舊盟。解訴閒愁羞草草。頻呼小字配鸞鸞。二分月照歸來路。認得王家此畫楹。

含睇斜闌玉鏡匿。受風情態自翩翩。簾櫳影裏雙棲穩。鈴索聲中一串圓。淺露紅襟藏繡幕。偷銜錦字寄雲牋。分明側髻低鬟見。顛向釵頭碧玉鈿。

野草閒花總後塵。雕梁深護幾重春。似曾相識偏憐我。莫倚能言便罵人。賓主無分真款洽。腰肢雖小恰停勻。迴風一舞消魂否。妬煞當年掌上身。

千飛故影差池。雨膩雲酣感莫支。曾爲投懷憐翠尾。可能繫足有紅絲。會他嬌鳥依人意。盼我春風及第時。何日曲江同宴罷。杏花深處話相思。

憶燕詞并序

曩製春燕詞四首。繪聲繪影。殊慚體物之工。宜雅宜風。聊寄緣情之感。遷流易逝。離合無端。忽小別以經時。問其旋於何日。雜花生樹。曾時鳥之變聲。涼飆動林。驚落葉之滿屋。將子無怒。忘我實多云胡不歸。曷其有所望風懷想。將毋陌上花開。搔首踟躕。知否巢邊香冷。不能無憶。載歌此詞。

前人

鬱金堂北夢游仙。一別匆匆。五五圓。遠送曾來嗟涕泣。孤吟誰與共纏綿。泥縈畫壁閒。筆柱香。施金鑪冷篆烟。耐得連宵風露薄。湘簾低卷。靜無眠。

故國烏衣久戀渠。天涯紅雨最牽余。夕陽小立空延佇。畫檻先期爲掃除。往日呢喃還記否。些時肥瘦定何如。生愁水宿風餐後。不似春宵乍見初。

芙蓉采采隔江皋。秋以爲期冷舊巢。社日關心過五戊。潮痕屈指減三篙。遷延莫漫防姑惡。迢遞還應念伯勞。我有新詩憑寄與。風前吟就首頻搔。

滌塵卮酒綠新醅。先向文窗醉幾回。凝睇愁逢烟樹合。癡心夢見海棠開。十三樓畔雲深淺。廿四橋邊水溯洄。芳草王孫都已老。相期風便早歸來。

春燕和抑山韻因贈小燕校書

子尋

春風次第檢禽經。之子歸來著眼明。昵爾畫堂傾軟語。背誰彩綫締新盟。雙栖定傲深深蝶。百轉剛隨恰恰鶯。孤負昭陽頻問訊。此生飄泊託檐楹。

輕盈私與鬥釵篸。玳瑁梁深翠羽翻。隔歲再逢腰更瘦。那番初見領微圓。翦裁是處張雲錦。圖繪終看上露牋。當面新妝問宜稱。肯辭十萬購珠鉞。

香泥尋徧軟紅塵。愛惜衣裳愛惜春。愁思莫驚簾內客。芳心只傍幕間人。影憐楊柳當風弱。色並蘭苕被雨勻。千二百輕鸞好在。端相穩稱綺羅身。

雪嶺回頭謝墨池。于飛生恐力難支。可隨烏鵲填銀浦。願作鴛鴦買繡絲。夜月偶聞長嘆處。夕陽貪話冶遊時。凝
凝只妬張公子。花底芹邊了夢思。

乳燕飛

本意贈王小燕校書

鄴樓

那處曾相識。倏飛來烏衣巷口。同心比翼。堂宇鬱金梁。玳瑁。莫是盧家舊宅。任雙剪春愁如織。簾卷波痕斜照淺。落花風吹。舞紅襟仄。香影蕩。悄無力。聰明肯讓鸚鵡舌。訴相思。呢喃語巧。逼人咄咄。甚欲投懷。渾似玉。瘦憶漢宮顏色。怕公子尋消問息。袖裏瑣牋牋上字。展情思。一繫千憐惜。凝凝曲。幾番拍。

日夕買舟至翦波樓爲主人作餞臨觴索詩贈此爲別

伯也

石橋巷口喚輕航。潑刺聲中亂夕陽。兩岸近連新漲水。十年前似此番狂。干卿底事萍衣合。與爾同愁柳絮忙。莫戀竹西歌吹好。江南轉覺是家鄉。

別意爲小燕賦

玉才

別酒愁盡歡。歡盡愁愈長。後夜江上水。今夕燈前光。舉燈照江水。兩地空茫茫。

懷燕柬王校書燕城

梅癡

雁已南來燕不歸。黃花開瘦蟹螯肥。心憑牋尾銜愁寫。夢遶檣頭破浪飛。待卷簾波秋瑟瑟。重斟社酒影依依。分襟可記紅襟在。曾拭啼痕怕染衣。

寄小燕校書

蔚園

燕語風吹一斷腸。落花踏踏碧雲荒。他生何若今生好。凝倚橋邊盼夕陽。

卽事調陸蘭舟校書時同綠菴魚谷在畫舫也

遂園

不多楊柳弄新秋。略似潯陽送客遊。莫倚琵琶彈錯雜。隔船人有白江州。憶醉紅樓酒一卮。雲間聲價兩瓠枝。 (姬妹素月亦著時名) 分明密意誰撫出。儂笑書空作字時。

城東美人歌爲陸蘭舟校書作

花隱

城東美人卽鄴步。十六嫁作商人婦。遇人不淑慨此離。忍尋桃葉來時路。楊柳青青嬾上樓。芙蓉花發水悠悠。人憐妾是孤飛鶴。妾道身如不繫舟。生小情多向誰寄。從今怕檢相思字。影事從教玉女窺。豔名肯受金夫累。凌波微步不生塵。月白風清又幾春。舟上木蘭歌入破。可知原是此花身。

自製白團扇各系小詩分贈諸姬

藥譜

吳姬十五鞞雙鬟。熨貼修眉學遠山。願我似曾相識否。輕輕扶醉扣銅環。麝香一角紅樓壓水開。黃金新築避風臺。冷香不附閒桃李。孤負隔簾蝴蝶來。袖珠油紅窗雁宕雲霞。中有花根姊妹家。一晌聽春樓上坐。了無心緒問羣花。雨香 露香
烟花催送木蘭舟。別夢依依燕子樓。明月本來千里共。玉人何事戀揚州。小燕昨返弔上宜主芳名至竟猜。碧梧雙影爲誰開。秋娘冷落江湖上。三月春深鳳未來。桐華簾影重重月影清。女真花好伴雲英。琵琶門巷春如許。偷聽冰絃斷續聲。福貞永巷春風憶彼姝。儉妝時世近何如。停筆若遣周郎顧。一曲清歌一斛珠。福齡硯榻低環水一方。筆花分與夢中香。春波老去風情減。重見秦淮馬四娘。又蘭彩鳳隨鴉分自安。那禁中道唱孤鸞。青天碧海常如此。枕上紅冰拭未乾。蘅香金粟憑誰記小名。桂枝香裏月三更。秋來莫逐閒花草。穩傍蘭雲過一生。桂枝墨池蕉萃李家娘。不敢人前說斷腸。爭似瓊漿勞阿姥。十分春色醉餘杭。潤香

金釵集豔十絕句

蠶秋

韻琴(趙)婀娜窈香(吳)妍。素月(陸)莘生(胡)致共翩。桂府試傳花及第。香聯蕊榜注嬋娟。
秀絕如如(趙)葆玉姿。玉香(揚)憨笑愛齡(郭)癡。鳳珍(嚴)手語通雙鳳(顧)扇錦鬟桃紀一時。
三年別緒紀分明。打槳重過覺有情。著眼看花花一致。水晶簾畔得蓉卿。(曹)
宛卿(董)去後幾經年。十歲孤雛寄水邊。暮雨瀟瀟傳一曲。吳娘(張)相伴更相憐。
迷香洞客注同心。風雨寒香昵繡琴。(張)可恨不將金屋貯。風塵何處覓知音。

骨秀神寒自出塵。莫隨流俗鬥時新。月媚（徐）清絕肩若玉（陸）品曲飛觴借兩人。
青春白日去堂堂。往事紛紛暗付量。潭水桃花消息杳。一枝猶見寶林芳。（任）
藕香（馮）門巷又蘭（馬）身。更有通州小字新。（王）尙過花田譚韻事。就中畢竟數湘筠。（王）
誰家金翠著河湄。秀出芳蘭（畢）共玉枝。卻惜錢神虛障錦。不曾斟酌避封媿。
選豔希逢十二釵。暫分九品集蓮臺。當時韻致傳詞客。共看翩鴻照影來。

過雙素堂訊瓊僊女士病

織梧

懶聞花氣厭聞歌。錦樣春光一擲過。長嘆未容瞞燕子。微吟慙與教鸚哥。夢爲惜別翻疑少。語到銷魂不要多。腸
斷紺華雙袖滿。爲卿嗚咽幾摩挲。

潤芝錄事倚醉工愁觸歡成恨憐芳情之宛轉惜後約之沈遲制淚莫禁漫拈此律

雨亭

流蘇香影宕輕綃。密炬光沈隔座遙。滿頰暈催春訊暖。低鬟笑近酒波嬌。愁非有約終難遣。魂自無多不耐銷。說
與飄零憐也得。青衫空博淚條條。

贈顧雙鳳女士四首錄二

藥譜

柔波一翦盪春江。日日平橋倚畫樓。柳外璧人親結珮。花間玉女暗窺窗。可憐飛燕凝妝對。翩若驚鴻弄影雙。真
擬化爲紅綬帶。親銜春色照銀缸。

盈盈衣帶望中迷。趙李經過繞大隄。戲逐紅魚蓮葉北。誤傳青鳥芋蘿西。慵教豔曲雙聲度。喚喚香名一字題。莫
訝相逢鎮閒坐。有人還惜女牀低。

贈楊玉香女士

仰之

寶鏡才停寶鴨涼。明璫翠羽換新粧。沈沈金谷花原艷。習習藍田玉有香。春不分明憐蛺蝶。夢如彷彿見鴛鴦。可
知陌上風無那。莫趁楊絲作意狂。

秦淮水榭題歡道人珠江十二鬟圖有序

子故

道人歡秦淮趙婉雲枝書婉雲化去後道人之珠江三年復來集婉雲妹洞花閣出珠江十二鬟圖示客

客有題詠道人意弗盡命桐花酌我而歌之

東風吹得雲無影。弱雨彈窗作秋冷。忽然開卷燭搖紅。十二名花春睡醒。花容個個桃根妾。卻與吳娘妝束別。荔支釵挂女珊瑚。柳葉裙藏仙蛺蝶。蛺蝶回頭蛺蝶家。蛺蝶雙雙蘇幕遮。江水色如螺子黛。女兒身是素馨花。花田昔有宮人葬。轉世還生南海上。識寶人看作美珠。吹蘭氣可消香瘴。瘴海南來客緒單。黃金拋盡買新歡。四時天氣春常暖。萬里家鄉夢不寒。道人願老珠江矣。道人可記秦淮水。趙家姊妹各傾城。赤鳳歌來飛燕喜。晴日晴窗淡粉樓。晚風香槳木蘭舟。拚將紅豆酬青眼。博得元霜染白頭。白頭約定恩難報。感動雲娘意傾倒。作意愁將折柳吟。多情病尙拈花笑。病任纏綿不自傷。再生惟願嫁王昌。魂歸仙處生瑤草。淚到秋來化海棠。道人日對秋風慟。自此心如山不動。無端荔子賺成游。又被梅花邀入夢。夢裏巫山十二峯。一峯一朵玉芙蓉。雲來先現樓臺影。兩去恐留月露蹤。雲來雨去無牽掛。爭奈珠娘多願嫁。恐教紫玉又成煙。且請崔微齊入畫。畫成好好復真真。金粉描衣絳點脣。按月數來皆月姊。把花配就卽花神。南歸攜上桐花閣。舊燕新鶯方寂寞。楚雨三更笛裏吹。蠻煙一點尊前落。態容似似雨香嬌。神韻何如秋水鏡。小燕比來拚豔冶。又蘭看罷羨苗條。四姬爲秦淮領袖。道人所品題者。就中獨有桐花妹。一再觀之忽垂淚。今朝識得道人心。不是涼恩與寒義。不然請看人如玉。眉眼何緣半相熟。分明阿姊在時容。散見珠鬟十二幅。聚星作月月難盈。盈草爲花花不成。憐他粵浦明珠淚。尙是吳娘暮雨情。情真不見心爭捨。遍覓吳娘相似者。四體妍媸那望同。一看彷彿都教寫。此計聰明此意癡。桐花而外只儂知。吟成好付桐花唱。趁取潮生月上時。

七夕前一日集聽春樓適單芳蘭校書亦來與宴喜贈四詩同子山作并束捧花生

藥 譜

驚編翩影出華堂。壓坐亭亭玉一行。半面緣深誇艷福。小名錄好冠柔鄉。通辭欲託同心語。吹息真成竟體香。珍重桃源諸姊妹。休將輕薄惱王昌。

香車歸去笑同扶。遙指紅樓入畫圖。墮鳳恰宜人醉後。喚鸚解道客來無。判(平)將泥絮從頭證。愧比山礬避面呼。(用香盡香皆謂予爲弟是日校書亦作此稱)不分仙槎來往路。才橫銀漢便模糊。

瓜期已誤又蘭期。悵悵空餘楚咬思。腸斷不曾真箇處。魂銷無可奈何時。春愁香霧迷三里。秋擁情波宕一絲。妬

煞賞心庭院裏。幾生修得傍瑤枝。
蝸石誰填色界天。春風深鎖誤嬋娟。芙蓉泣露真無那。豈忍含胎亦可憐。金屋待看藏碧玉。墨池終盼出青蓮。來朝不乞天孫巧。祇爲羣芳貸聘錢。

贈單芳蘭四絕

子山

此身曾費幾生修。花讓輕盈柳讓柔。一自聽春樓上立。(甬香居也)肥環瘦燕各千秋。
果然吹氣靜如蘭。捲起湘簾月地看。茶澹酒濃瓜果脆。一窗清話當花餐。
綠楊深處閉疎櫺。打槳曾勞度幾經。昨向藍橋高處望。眼波青勝水波青。
不會真個也魂銷。醉倚銀屏聽玉簫。水嫩山青秋色近。斯人端合住南朝。

泛舟過板橋值月仙小病新愈卽事爲贈

子駕

萬里橋邊路。乘春一放槳。微吟矜柳絮。薄倖笑桃花。鄉思隨雲散。歌聲趁月斜。徐娘風月好。底要覓丹砂。(姬方以藥物見屬)

買權白下重尋舊游月仙女士已先物化撫今追昔爲之慨然漫作二詩以誌崔護再來之感

古春

琉璃易散彩雲歸。倚館塵縈白板扉。淒絕金堂癡燕子。佞人還作一雙飛。
青鸞肯信便音乖。望斷盈盈一水涯。尋遍花鈿何處哭。空餘殘夢落清淮。

跋一

捧花生別三年矣。頃附郵筒。緘其近輯秦淮畫舫錄二冊視余。余維秦淮佳麗。甲於虎膠。螢苑金牛。湖諸勝。歷朝以來。屢見名人詩詠。聞者莫不神移。降自勝國末年。尤爲極盛。當四方兵戈紛擾。告警之書。日不暇給。而河上笙歌。尙復喧闐。竟夜。甚至社屋已遷。宮車晚出。致身殉難者。了不乏人。二三鼎軸之臣。轉事委蛇。觀望。卒之偕白馬來朝。彼北里小女子。如方李河東。反次第以奇節表著。於戲。祖宗養士三百年。祇圖宴樂。無與顛危。徒令後之人。眺覽其間。謂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朝右之男子。而鍾於女閭之婦人。亦可慨也夫。我朝締造日久。海甸昇平。四方人士。來吾郡者。爭思尋古蹟。證前聞。命權欵篋。逍遙靡間。而粉白黛綠之輩。因亦出其色藝。以佐文人學士之讌譚。噫。其盛已。捧花生江湖十載。匿迹樊川。偶爲載酒之遊。必事奚囊之紀。積日累月。彙成是編。雖其著作詩文。早騰駿譽。茲特遊戲筆墨。不足爲生引重。而窺其纂述之意旨。亦謂此中未嘗無人也。所錄諸姬。往來遷播。不一其時。余向識者。亦僅十之二三。或有題贈之作。稿已攜置行篋。未荷甄取。行將檢校一過。繕寄江南。恭俟訂正而續刊之。碧雲在望。紅豆相思。僕指舊游。眷戀曷已。

嘉慶二十二年歲舍尾箕太一在赤奮若霜月之皇極日上元馬功儀拜題於武康官寺西偏

跋二

畫舫肇於廬陵。湖船沿於樊榭。一則因齋作記。一則在水徵名。煙素橫飛。工矣未也。生面獨開。奇文共賞。居今况昔。斷手其誰。捧花生琢釘慧早。裊璧名遷。枕昨之餘。殫心述造。固已擲金聲而騰紙賈矣。間綜平安之遊。足誌建康之缺。屬以秦淮者。五都薜聚。六代花迷。儷勝景於相藍。寄閒情於大白。扣絃思去。擁檝歌來。恤恤乎思深哉。蓮花柳絮。出泥黏泥。桃葉竹枝。團雪散雪。呵聽法秀。音婉頻伽。要其指歸。亦麗則之緒也。懽者或塵雜求之。謂舊院之陳人樊川之影國。僕夫。

嘉慶丁丑上元日藥誥居士長海謹跋

清捧花生著
朱劍芒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五種

畫

舫

餘

譚

世界書局印行

畫舫餘譚

捧花生著

輯秦淮畫舫錄竟。偶有見聞。補綴於後。凡數十則。即題曰畫舫餘譚。亦足新讀者之目。信手編入。無所謂體例。他日更有所得。當仿容齋五筆之例。再續成之。倦眠餓食。無所用心。唯此是務。適見笑而自點耳。嘉慶戊寅九月朔。捧花生漫誌。

秦淮佳麗。代與有人。而魯殿靈光。巍然獨峙者。惟秋影校書。校書向見賞於隨園太史。乙亥三月二日。爲太史百歲冥辰。鄰樓設筵。小桃源之鶴歸來軒。邀同夢白老人。洎小秋。亦山。玉珊。雲根。絨笙。景僊。松亭。并招校書來。懸像軒中。焚香拔拜。各紀一詩。盡歡而散。校書亦成七律一章。白髮青裙。紅燈綠酒。固太史之流風未沫。亦校書之逸致不凡也。

蓮舫。本皖江名下士。應拔萃科。來官白門。英年儻慕。載酒花間。心契除蔻香。倚雲。兩香。芳蘭外。少所許可。各有題贈之作。余最愛其遺雨香云。庭院蕭疎水竹邊。無多清話竟疑仙。霓裳舞可高前輩。錦瑟詩還憶往年。上界空聞花作骨。中宵曾見玉生煙。妝成顧影須珍重。莫向春風獨自憐。流麗處。未許子固獨步。

顧雙鳳之規奴。張素蘭之南浦。金太平之思凡。解素音之佳期。雛鬟演劇。播譽一時。子山竹林嘗於秋賦後。招朋好八九人。集藿甘園。觀諸姬奏伎。布紅氍於花底。斂翠袖於樽前。漫舞凝歌。足壓江城絲管已。

河上酒宴之盛。首數競香閣。聽春樓。賞心庭院。倚雲閣。雖有他所。莫之與京。蓋主人固雅飭可親。伺應之丫角。亦極馴謹。燕晚鶯初之候。風來月到之時。樂且忘年。歡宜卜夜矣。

袖珠既占首選。來金陵。應布政司試者。爭欲一見。不啻夷光之在吳市已。或以告余。余曰。此好消息也。未幾。果有某公子豔其名。出重金力購之。阿姆尙首鼠。谿壑難盈。信夫。

畫舫錄中。投贈詩詞。佳者甚夥。而吳中諸名士。獨以白齋和綠春詞韻。贈倚雲閣十四首爲最。其詩本三十首。余擇其尤者十四首刊之。白齋之詩源於迺兄藥菴。不僅形似藥菴。亦有和綠春韻。贈蔻香詩。蓋亦三十首。余選其

六。限於篇也。二陸雙丁。一時競秀。

綺琴脫籍後。久不得其音耗。謂是已從所天爲黃鶴也。嗣晤抑山。甫知其因病而癡。因癡而自絞。噫。孽海風濤。無時休息。何早已回頭者。仍不免傾瀾之苦耶。某明府已呈吏議。往來聽春樓中。主人知其樸誠也。私出簪珥爲贈。積至二千餘金。人咸高其誼。謂爲秋影後一人。

畫舫名色。悉於青谿贊筆。十餘年來。更爲華靡。前後懸裊風燈。皆嵌白玻璃。覆以珠絡。彷彿似花籃。丈尺之地。多可至五六十盞。半角者。弗屑用也。每際盛暑。擡去席篷。別以西洋印花布。如舫之大小。製作篷式。四角安鐵柱。張之。避露透風。且益輕捷。若夫舫中器什。罔不精良。稍有未備。不特無人租賃。卽舟子亦自願減色。繼長增高。有加無已。何者。爲消歇地歟。

邢禿。西華門舟子也。其船視籐繡略廣。而又小於走艙。三面安窗櫺。可容四五客。酒榼茶鐺。左右陳列。春水方生。畫舫未進關時。余曾偕朋輩。再招心賞者一人。逍遙其間。由老樹園隨意至珍珠河一帶。覺蕭澹中。自饒別趣。彼瀾熟者。只博得幾船簫鼓耳。

利記香蠟鋪。開張板橋口。特闢水門。便於遊船者。停橈貨買。凡醃醬。果實。米油。酒燭之件。一一儲蓄。預以素紙。約計船中所需。刻成小帳。舟子但於晚炊時。數錢挈器具來。照帳填註。探手而得。故雖一閱臨門。無煩延佇。日趨日便。此其一端。

劉愬蘭。乳名蘭子。梳頭婦之女。貌姣豔而癡於情。依水港旁高步家爲居。停鬱鬱爲此。甚非所願。中秋第二日。觴客未畢。忽避席而起。家人徧覓之。早已攬身窻外。爲河伯婦矣。先是姬一日獨坐窻網下。如有所見。語刺刺不休。人問之。復瞠不能答。其母諗之曰。若蓋秘有所待。久而不來。因以身殉之。此與琴寶事絕相類。誰謂四條絃家無鍾情人哉。

楊寶琴初在又環家。復去而之張巧。子與陸某暱。不遂其私。竟天於際。彌留之夕。尙喃喃問陸郎來未。可哀也。余有二詩悼之云。休從石上證三生。又控青鸞返玉京。空裏優曇花一現。多情何似總無情。已託參媒黯自傷。翠帷誰護兩鴛鴦。絕憐冷雨敲窻夜。苦對斑駁問陸郎。

論者謂畫舫錄諸姬澹雅。自推倚雲。而容光奪目。肆應若流。則又當以蕙香第一。故魚谷有句云。菊自清幽蘭自媚。蕊宮春色兩平分。蓋就二姬言也。余亦深韙之。

畫舫錄成。一時紙貴。諸姬羣相詰問。以列名其間爲幸。不知余以子京紕繆之遊。展平子幽憂之疾。抒寫信手。軒輊何心。諸姬皆斤斤若是。寧獨非余命筆之初意。抑將陷余爲薄倖人矣。聞某姬展轉購一部去。徧檢其名不得。迺至泣下。姬亦駭也夫。

幼時汎舟丁字簾前。見有西瓜皮泛泛從上流來。中豎小零丁。剪紙爲之。端楷書收買遊船當票六字。叩之同遊。咸不顧而笑。亦奇。

泰源、德源、太和來儀。各酒樓。早已烏有。近唯利涉橋之便意館。及淮清橋河沿之新順館。最爲著名。別有金翠河亭。一品軒諸處。大半僉劣。不足下箸。新順蓋吳人。盤饌極豐腴。而扣肉、徽圓、荷包蛋、鹹魚、燻肉、裹麵筋、螺羹。以及酒碟之鮮潔。酒味之醇厚。皆無有高出便意者。暮靄將沈。夕餐伊邇。畫舫屯集闌干外。某船某人需某菜若干。酒若干。碟若干。萬聲齊沸。應接不暇。但一呼酒保李司務者。噉然而應。俄頃胥致。不爽分毫也。

酒樓廢而茶園興。豈肥腸滿腦者。鑿既深。亦思乞靈於七椀耶。鴻福園、春和園。皆在文星閣東首。各據一河之勝。日色亭午。座客常滿。或凭闌而觀水。或促膝以品泉。皋蘭之水煙。霞漳之旱煙。以次而至。茶葉則自雲霧、龍井、下逮珠蘭、梅片、毛尖。隨客所欲。亦間佐以醬乾生瓜子小果。碟。酥燒餅、春卷、水晶餅、花猪肉燒賣、餃兒、糖油饅首。叟叟浮浮。咄嗟立辦。但得囊中能有。直亦莫漫愁酤。

救生局。設於長樂渡頭。邑中紳士之義舉也。年時秦淮水漲。輒有失足致斃者。漂流十數日。無人收殮。兩岸居人。不忍觸目。或倩撥載小船。捎之舵尾。俾其出江。自創此局。而罹水厄者。咸登彼岸。較之故事中元節。以畫舫載僧衆。饒釵丁冬。放餓口。濟孤魂。尤爲眼見功德。吾願董其局者。久久勿替焉。

玉苓之於丹伯。伉儷弗若也。丹伯游秣陵。寓其友某氏宅。姬時時招致之。慰問周詳。唯恐不當。故丹伯在客中。凡五六年。略無羈旅之感。乃猶騶之不置。故拂其意。甚或赤舌頰頰。俾姬欽泣。己反笑吃吃不休。姬固可謂癡。丹伯終不免於癡也。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伯亦請事斯語可乎。

憶同兩蕪、棣園。過某姬姊妹家。寒暄之次。余偶問曰。卿等均習文字否。其姊曰。阿妹固無所不識也。余戲之曰。然則一字亦能識耶。姬正色而對曰。然。二君皆匿笑。

小伶朱雙壽。韶顏稚齒。弁而釵者也。早馳聲於梨園菊部間。所演絮閣、藏舟、打番兒、靈夜琵琶諸曲。觀者莫不心醉。本隸金閨籍。近亦河澹僦屋。輪奐一新。間與小酌清譚。足令櫻桃減色。去年木犀開時。同子白、湘亭、藥譜、練塘、遊西城山中。適雙壽亦攜其婦桂枝來。邂逅相遇。即買畫舫泛青谿。當時有聯句詩紀事。子白云。瓊環縹緲神仙眷。正指此也。

曠昔讌倚雲閣。主人出水仙花冊子。求衆客留題。嶽菴即次冊中兩蕪三截句韻。應之云。肯拋越網貯紅珊。好爲湘娥寫門寒。只在碧城縹緲處。累人尋徧曲闌干。蘭期憶值星三五。茗瑄新聯玉一雙。已向羣花高處立。芙蓉何苦怨秋江。半簾纖月影婷婷。觸耳箏琶不奈聽。盼得微波通一語。雙鬟低首祝張星。想見紅燭兩行。濡毫得意景象。此冊後經範川太史見之。題曰。瑤臺清影圖。今藏捧花樓中。

紫瓊公子。將以謁選北上。先偕同人餞之。畫舫。旣而月光如洗。余復乘興邀諸君移席倚雲閣中。歡醉而別。明日聞座上客。幾有遭輓車之厄者。殆夫。

歲己丑秋。茶山觀察。有疏濬舊河之役。西起陟門橋。運瀆。東由淮清橋。四象橋。迤邐達鐵窻橋爲止。逐段興工。未一年而葢事。旣圖蓄水。且便行舟。畫舫因得縱橫自如。如遊濠濮。氓庶胥頌禱之。第湮塞業經日久。民居侵占自多。邪許爭投。不無坍塌。黃金虛牝。竊爲擲後慮之。

舊院自萬花園圯後。風景不殊。而過從者遂少。不三四年。有鏡澄和尚者。建造正覺寺。梵宇凌風。蒲牢吼月。又復傾城士女。數擊肩摩。寺之成也。不下數萬金。在聚寶門東偏。度地可四五畝。層廊複室。紙醉金迷。荒煙蔓草間。正賴有此點綴。諸姬當春秋佳日。帕盃盒會之餘。或步履而來。或肩輿而往。燒香賽社。遂不之驚。峯而之此矣。

兩蕪取次花叢。獨於玉香惓惓迴顧。嘗拉同木君、藥譜、棣園、子白、往訪之。適姬赴約他出。蹤跡之。蓋爲玉生明府所招也。玉生本夙好。聞余輩來。相強入座。同席爲子春、弱士、孝逸、玉香。並主人韻香、隱香兩姊妹。洗瓊更酌。幾於達旦。兩主人娟秀不俗。藹然可親。弱士謂余曰。此畫舫錄之遺珠也。余笑曰。正俟君爲氤氳使耳。爲補小傳。作孫

與公後序何如。弱士乃喜也。

俞韻香行三。隱香行四。同懷女兄弟。卜築城東隅之三榭菴旁。地極幽僻。余因弱士得悉其詳。志雅而神清。娟娟然其猶香草也。所惜晤姬時。蓮篝促客。未能細罄芳悰。遲日定咏靜女第一章贈之。

畫舫競放煙火。向爲河上大觀。水鴨。水鼠。滿天星。遍地錦。金瓊。銀臺。賽月明。風車。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會凭紅板橋。望東水關。及月牙池前。燈影燭天。爆聲濺水。昇平景象。圖繪難極。邇來業此者。范正學稍有所蓄。去而之他。客歲又逢亢旱。奉官停止。故夜遊者。爭事南油西漆。遂忘電掣雷轟云。

清音小部。曩有單廷樞。朱元標。李錦華。孟大綬等。今亦次第星散。後起堂名。則爲九松。四松。慶福。吉慶。餘慶。諸家。而腳色去來。亦鮮定止。就余所見。慶福堂之三喜。四壽。添喜。餘慶堂之巧齡。太平。品藝俱精。遊畫舫者。攜與並載。無嫌竹肉紛乘也。餘慶堂復有登場大戲。別名小華林班。陳鳳皋領之。吉慶則金福壽爲主人。間演新聲。彬雅絕俗。不設砌末者。唯孟元寶之慶福。近亦添置玻璃。燈球。燈屏。柝木作架。略如盪湖船樣式。人家招之往。日間則別度一箱。嚮晦迺合榭成之。絳蠟爭燃。碧簾緩度。模糊醉眼。幾疑陸地行舟也。

百靈雀者。產自汴梁山中。羽類之善鳴者也。凡百禽聲無不肖。故名。尤以能學貓踞爲上乘。由一二聲。四五聲。八九聲。至十三聲爲止。唯三五聲者多。九聲者已少。至十三聲真希世有矣。劈細竹絲作籠。鋪砂於籠底。底之中。安小臺子如春茵然。便其憩息。高可二三寸。籠外兩旁。則盃盃併插。或銅或象牙。或名窰細甕。爲之極盡工巧。甚至有以半脂翡翠爲飾者。一籠之費。可數十金。至於防護之珍重。飼養之殷勤。雖孝子之事其所生。無以過之。象之。人。大抵游手者居其半。而曲中之輩。亦居其半。蓋其自朝至暮。無所事事。既不便應答門戶。又無煩擺擋米鹽。盜賊已畢。卽攜杖頭錢。捧籠至官道旁。鶴立俾稠人走過。以大雀之膽。且誘令開朋發歡。開朋者。舒展兩翅。立於臺上。習習歡鳴也。下午乃爭去。王府園茶寮中。千百籠紛投香至。互較短長。鳥聲沸騰。不聞人語。彼此顧盼。以爲笑樂。洎夫暉靈西匿。三五成羣。聯袂蹋歌。攜籠而返。則又如前人詩所謂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已。夫玩物喪志。若輩何足言。然而爲虺弗摧。爲蛇奈何。留心世故者。曰。是亦濫觴。

織梧自崇川返。權頗作北里近游。長橋舊院之間。尋訪殆遍。六月六日。邀鶴町暨予。追暑梅素娟家。亦東城之翹

楚也。貌文秀而性溫存。宜喜宜嗔。賺人憐惜。第於音律茫乎未諳。客亦不忍強之。所居距隱香家一牛鳴地。與增壽菴隣。

余見諸姬家侍婢。如秋桂。多子。均非凡品。不敢以奴星視之。昨者弱士子山。復向余噴噴道。改子不輟。改子者。又蘭家花面丫頭也。丰韻直軼多桂而上。甘蔗旁生。荔支側出。掃眉人固不可無此渲染。

藥菴新有贈改子四詩云。小字傳呼一字妍。新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丫角依蘭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二分籠鬢淺。玲峴六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烏衣已十年。盃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瑯琊。儉妝未肯趨時世。清韻真堪擬大家。綠綺窻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艷榜花。丁梭仙侶有方干。聯瓊尋春扣綺關。時復中之音嚶嚶。翩何遲也步珊珊。周旋翻異當筵立。平際驚從隔座看。多謝智璠真解事。金筒玉腕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尙分明。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絮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改子先會隨小蘭。小蘭夙與藥菴善。今春遽化去。故末章云云。或繩楊玉香於某姬前。姬曰。若固梵言之扇提羅也。叩之他姬。乃知爲沒雕當語。夫入宮見嫉。匪今斯今。蛾眉如靈均。且遭謠詠。玉香奚憾哉。

三月卽開水關。畫舫次第而進。下浮橋、陡門橋、上浮橋、新橋、南門橋、長樂渡、武定橋、文德橋、利涉橋、經東水關。至大中橋。佛成橋、西華門橋、竹橋、太平橋、浮橋、通心橋、蓮花橋、各歸一浜。無能紊亂。間或舍此而之彼。謂之上馬頭。必於新浜有所費而後可入。遊人有熟識之舟子。舟子有熟識之遊人。臨時相值。不待問其涉否。招招者。已迫而近前。若夫七板、瓜皮、各小船。只供南北往返之需。既免徒步之勞。亦避蒸熱之苦。其值無多。而其用甚便。早年亦有載茶酒具。賃之而遊者。今則絕迹已。

小蠡、春洲、直齋、在崇川官寺。見余和抑山咏燕。贈小燕女士四律。各題絕句見寄。春洲詩尤佳。惜余病中失之。至今怏怏。小蠡云。翠尾颺颺弄影斜。謝家才過又王家。題詩好繼劉郎後。腸斷橋邊野草花。誰開香社待鴛鴦。誰築高臺款鳳凰。祝爾雙飛供爾樂。一生常傍鬱金堂。直齋云。春情又付白門潮。盼盼樓頭香恨銷。誰道玉真孀絕世。探花蜂蝶滿紅橋。灰心無力戀芳菲。繡佛幢前上下飛。一棧慈航能解脫。白衣人卽是烏衣。偏逢參氏誤姻緣。深

鎖朱門泣四絃。憑爾湘中傳尺素。敢辭薄倖答書僊。才人大抵感凝情。王謝堂前悵舊盟。暮憶乘槎東海上。歸來如夢不分明。詩情悱惻。其皆伯輿後身耶。

鏤葫蘆爲籠。蓋以玻璃。中貯小蟲。可一寸許。長股長角。曰蛸油子。亦曰蠅蠟。來自糧艘。天津山左間物也。形略似蝗。而青綠色。交兩股作聲如蛸。飼以白粲。或葱蔬嫩甲。性畏冷。納諸懷中。裹以吳綿。自秋半月至明春正二月。或服硃砂。則通體赤而有光。亦足把翫。曲中多蓄之者。夜輒以錦衾護之。香殘燭灺時。蠅蠟歡鳴。覺細響沉沉。與嬌喘間作。誦唐人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臙紗之句。不禁神往。

余早耳小卿名。及因子山一笑。訪於銀定橋頭。蓋已如王母。容顏已謝。卽故宅附近構廣廈。門臨秋水。鏡掃春山。凡官府晉省來者。多稅之。先與其妹綠珠同居處。綠珠旋復他徙。小卿間出而應客。琵琶入抱。未覺車馬稀疎也。秦淮遊舫八咏者。分析舫中所有之物。得八題而各詠之。蓋以著河上之美譚也。戊辰恩科。余曾同棣園竹恬。兩薌。觴秋試之士於余家遂園。以此題徵詩。佳作甚夥。外此更有遂園雅集卽事。并酒星誕日歌。小剪刀池讀書圖題詞。詩詞詞餘。爭妍競秀。余且仿漢碑陰題名例。錄成長卷。盛筵高會。莫媿於斯。復集成遂園雅集詩鈔一卷。讀者比之玉山草堂。水繪園諸雅集云。

凡有特客。或他省之來吾郡者。必招遊畫舫以將敬。先數日。卽肇小紅牋。貯以小紅封套。牋上書某日買舟候敘。某人拜訂。命僕送至客所。客如不到。隨卽以小紅箋上書辭謝。下書某人拜手字樣。仍貯送去之封套內。併原請之箋還之。是曰不擾。否則主人預計客之多寡。或藤綑。或走船。賃泊水次。臨時速客共登。大半午後方集。早則彼笑朝酣。梳掠未竟。無可省覽。另以小舟載僕輩於後。以備裝煙問話。盤餐或從家庖治成。用硃紅油盒子。擔至碼頭。伺船過送上。或擇名館。如便意。新順之類。代辦以取其便。又或傭僱外間庖人。載以七板兒兩隻。謂之火食船。一切盤盃。刀砧。醋瓢。醬甬。烏銀。瓊屑。以及僮禽。斃獸。果蔬。椒鼓。葱薤之屬。堆滿兩臘。燒割烹調。唯命是聽。獻壽既畢。人倦酒闌。迴顧篋筥燈籠。早經陳列岸上。主客歡揖而散。亦已斗轉參橫已。

閨人間游畫舫。則四圍障以湘簾。龍媪雅姬。當馬門側坐。衣香鬢影。絮語微聞。亦有招名姬一二人。以佐清宴者。唯惜艙中狹隘。無從安頓香棗。終必假熟識水榭。爲更衣地耳。

某殿撰來全陵過素月家。自道曰：狀元意欲設食，素月以其舉止非是，假詞卻之。乃過渡之釣魚巷李玉婆家，留連十數日而去。玉姿亦自幸親染桂香也。昔王沂國掄三元而志不在溫飽，此公僅占一元，竟可光銜院。古今人相距蓋霄壤矣。

城東蟒蛇倉側石觀音菴，香火最繁盛。六月十九傳爲菩薩誕辰，都人士瞻禮不絕。至十八日，則竟夜喧鬧矣。習以爲例，三年前忽遷於雞鳴埭之白衣樓。城東遂寥落殆盡。過浮橋紗帽巷口，逕到成賢街府學前，沿途搭蓋燈籠，結彩諷經，以待遠近進香之人。盥手憩息，又特設廠煎茶，任人就飲，謂之結緣。諸姬之醉心出家者，相率齋戒，素服而來，貝葉低宣，蓮花悄香，與小駐，藉以眺覽湖山。簡齋太史詩云：觀音無別樂，受盡美人頭。觀此益信。團聚粗蠢男子八人或十人，鳴金伐鼓，演唱亂彈，戲文謂之馬上戳，卽軍樂之遺。僮者載以娛客，穹篷巨艦，踞坐其間，直如雞鶩一羣，啞啞亂噪，了不悉其意旨。一日之費，亦需給一二十百錢也。

甲子乙丑之交，弄簾綉者，半皆年少而有力，往往趁夕陽紅處，十數舟啣尾而進，始則緩划漫盪，繼則由次而緊，緊而急，船勢掀播，水聲泠泠，座上之客禁之不能，岸上之人譁之不已。正當心搖目炫之時，衆槳齊迴，有若戒令。彼此聘盼，噤不發聲，俛視衫裙，半已斑斑濺濕矣。其名曰搶水，又曰放水轡頭，互相矜尙，不如此，不得謂之時務。此者恒至略血。

壁兩半胡桃，去其肉而空其中，紐以細熟銅絲，俾可開闔，中用五色粉糍，捏成秘戲圖，掛之牀帳，巾舄皆具，向見於某姬家，不滿方寸之地，而陳設秩如，神情宛若，亦小技之精絕者。

玉齡，雙齡，皆吳四家養女，住金陵鬧旁，年小而致清，琵琶手語亦清雅，采珠拾翠，足冠時流。余爲顏其水榭曰：雙芙蓉閣。解素音曰：雙齡乳名二肥，良然。

曲中習尙葉子戲，曰成坎玉，曰碰十壺，姊妹往來，輒多爲此。後又爲投瓊，有趕洋、跳猴、擲八叉、奪狀元諸名色，行之既久，復又生厭，乃興壓寶。壓寶者，預以青蚨一枚，藏小方盒中，平放案上，前後左右，任人射之，但得寶字方者勝。其局則曰寶局，盒則曰寶盒，別將作過之寶字方向錄於片紙，以爲比對，則曰寶篇。窮日繼夜，其風甚行。近又有所謂播攤法，用玲瓏骰子四顆，覆於器而播之，計其點數定青龍、白虎、朱雀、元武四門，一日之間，輸贏無算，蓋

因有各清遊假此爲買笑地者。於戲家無擔石儲。而一擲百萬。世豈鮮牧豬奴哉。花骨頭之爲稱。烈於水火。顧安得鐵蒺藜碎之。

月上與人厚。每翦髮。以表其情。碧梧主人詩。所謂分明小試騰霄計。親把瓊刀割紫雲也。計所厚者。不一人。而髮亦不一翦已。余嘗戲之曰。且且而伐之。髮其爲牛山之木乎。及聞其贅某於家。余喜曰。髮庶幾保敷。俄而時時脫輻。又棄之從他人去。吁。絮黏繭縛。姬真髮短而心長耳。

二人駕舴艋。一則扳槳。一則張網。順流捕魚。鯉居其半。得卽買諸畫舫中。名曰秦淮鯉。汲淮水烹之。殊佳。

舟子烹調。亦皆適口。無論大小船皆諧之。火艙之地。僅容一人。踞蹲而燂鴨。燒魚。烟羹。炊飯。不聞聲息。以次而陳。小泛清遊。行廚可免。再買菽乳皮。以沸湯瀹之。待瀹擠去其汁。加綠筍。乾蝦米。米醋。醬油。芝麻拌之。最爲素食之美品。家庖爲之。皆不能及。

勾蘭舊謂子弟去此適彼。曰跳槽。不得其解。或本元人傳奇。以魏明帝爲跳槽語始。

假紅楊家女。媼娜臨風。舉動亦端雅。偶於栝園晤之。時同素音。素蘭在座。姬捷給遜於素音。而態度似出素蘭之右。爲余切切訴其家世姊妹甚悉。住獅橋前。起泮宮前。至棘院爲止。值晴明日。百戲具陳。如解馬。奇蟲透飛。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挂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閒。投狹相聲。鼻吹口歌。陶真撮弄。凡可以娛視聽者。翹首伸頸。圍如堵牆。評駁優劣。嘖嘖有言。一遇斂錢之時。則互相退縮。默不作聲。亦或有於囊底瑟縮。探一二文與之者。或竟於擾攘中乘隙遁去。俟其開場再演。重又躡足而來。由午迄酉。往復如織。畫舫經過。間亦拉伴同觀。儻有所給。自較若輩爲豐厚也。

雨薈謂玉香之媚在骨。余謂雙鳳之媚在神。昨過三多堂。值雙鳳病牀初起。倚東窗白玉牀。看天雨花說部。雖腰圍瘦損。而眉目照人。有似霜裏芙蓉。愈形婉秀。桐花萬里。誰其愛而護之。

雙鳳自倚雲閣。移住三多堂。名士投贈如林。蘭隱菴主。曾有律句云。楊柳橋西第四家。一株瓊樹淨無瑕。秋心可印杯中月。人影還明江上霞。待寫珮環磨絹素。合鐫名字購茗華。三層閣敞三霄路。許傍紅牆試泛槎。蘭隱者。弱士之近號。弱士又爲姬字曰寶真。三多堂。偃臨長板橋。畫閣三重。翼然而起。迴欄複室。入者殆迷。姬或被霧縠。炙

銀篋倩影裴佖。仙音縹緲。下方人望之。幾疑秦弄玉。董雙成。再蒞紅塵也。姬有弟曰雙福。年十二三。恣致彷彿其姊。延年爲李夫人弟。固自不凡耳。

姚家巷。利涉橋。桃葉渡頭。多蘇州人。開列星貨鋪。所鬻手絹。鼻菸。風兜。雨繖。紗縐衣領。皮絨衣領。棠木屐。重臺履。香裏肚。洋印花巾袖。顧繡花巾袖。雲肩。油衣。結子。荷包。刻絲荷包。珊瑚荷包。珍珠荷包。結子扇套。刻絲扇套。珊瑚扇套。珍珠扇套。妝花邊。繡花邊。金彩鬼子欄杆。紹勒。緞勒。義髻。鬪粧。步搖。流蘇。曼朵之類。炫心奪目。閨中之物。十居其九。故諸姬粧飾。悉資於此。固由花樣不同。亦特視爲奇貨矣。

繡荷包新調。不知始於誰氏。畫舫青樓。一時爭尙。繼則坊市婦稚亦能之。甚或擔夫負販皆能之。久且卑田院中人。藉以沿門覓食。亦無不能之。聲音感人。至於此極。嘗見某者。藕衣鑄面。行于洋宮前。持破磁二片。擊之有聲。唱繡荷包。靡靡動聽。人或以數文錢給之。隔旬餘。再過其地。某已衣履簇新。且挈一類醜婦人。年可五十許。塗脂抹粉。手捻三尺長菸筒。扭捏作態。相與對唱繡荷包。及淫媵各小曲。余頗心駭。有識之者曰。此婦不諗何許人。亦工唱。日來聽某唱。惘惘若失。遂罄其貲。自媒於某。某固流蕩子。亦樂就之。今蓋爲贅壻矣。奇哉。

游畫舫者。或厭日長酷暑。則舍之登陸。詣陳公祠。圍碁局爲消遣地。待陽光稍退。再打槳而去。祠在文德橋尾。小閣臨流。蒼苔畢具。主人多設楸枰。供人角藝。城中國手。如姜楚老。陸東山。楊岐昌等。排日在局。以待來者。主人但計局中之勝負。以爲抽豐。又有一等人。艤舟大中橋下。赤身蟠辮。躡其足於船唇上。三四輩互抹骨牌。名爲碰馬頭壺。有天九四狼子之別。各攤數十文於前。斤斤較量。汗流滿背。自以爲得趣。旁觀者殊作惡也。

老學菴筆記。有鄆州泥孩兒。方輿勝覽。有平江府摩喉羅。白癩髓。有湖上游春黃胖。皆後世捏泥肖人之權輿。近時虎膠人。技最擅長。曳羅綺之衣裙。鏤金玉爲玩好。涼牀。煖炕。製造精良。貯以香楠木小匣。價之低昂。視裝潢之繁簡爲準。來游吾郡。多購之者。嘗戲爲某校書作之。並綴以詩云。情語會聞管仲姬。我儂搏土合成之。相看莫便嗤黃胖。省擲金錢買繡絲。按廣異記載。韋訓盧贊善事。有帛新婦子。養新婦子。則今之剪綵燒瓷。爲美人稚子者。事亦近古。

吾鄉之酒。有堆花燒酒。麥燒酒。糟燒酒。紅藥燒酒。黃藥燒酒。三白酒。花露酒。玫瑰花酒。玉蘭花酒。松泉酒。冰雪酒。

福橘酒木瓜酒狀元紅酒女貞子酒歸元酒種種不同凡以米麴釀成者味苦烈畫舫所需向惟鎮江之百花酒及本地之冰雪酒近皆尚紹興酒并豐沛之高梁酒諸姬款客亦以此爲敬煖高粱酒別製小錫壺外方而內圓圓者貯酒方者貯沸湯安圓者於方者之中逡巡卽熱名曰抱母雞圓者或以銀爲之其熱更速

吳下某君假伴竹軒演劇並邀諸姬之有名者往觀以悅其所識之某姬也某姬迺垂簾障客而屏招來諸姬於簾外若不屑與之雜坐者諸姬已不豫演未半伶人以小故迯主人主人誚讓之伶人暗於賓白中事嘲諷主人忿甚幾至用武竟不歡而散夫我輩逢場買笑揮千金不惜梨園一部所值幾何耶如某姬者凌人傲物施之同輩真爲鶻突況女爲悅己者容一劇之寵輒自爾爾直貧薄相哉或曰是李相者之懜懜耳若輩奚難焉

隨園依小倉山麓臺榭之勝名聞中外主人蘭邨以名父之子哀然著作英年駿譽意與不羣凡值花月之辰必折簡招吾輩聯吟載酒襍集團中一時典樹諸姬如秋影小卿豔雪綺琴小燕月上均緣得伺觥船遂光門戶論者信爲彭澤之閒情非等樊川之薄倖迺會幾何時蘭邨已出宰中州吾輩或適館或登樓星散雲流不一其遇諸姬之往來遷播更又靡有甯居遂使猿鶴懷人琴樽戀客雅游俊侶寄慨參辰已學耕工傳神遠溯顧虎頭近師曾波臣皆能駸駸入室爲鍾喜恣作小照風流娟媚呼之欲出余未見喜恣見小照如見喜恣已余昨亦倩其爲袖珠寫真尺幅之間意態逼肖凡諗袖珠者莫不一見稱絕學耕之技殆神已乎

趙姿小如嘗云與其倚門而富無甯補屋而貧與其爲僮父妻無甯爲才人妾立論如此故至今猶璞完也梅隱初與姬晤卽稱其神閒貌婉當不作率爾人時固未深悉其概亦未聞其云云嗣經仰亭詳述之梅隱益自詡鑒賞不謬夫姬旣薄命爲花後此之墮溷飄茵誠難自主然果能情根牢固塵想蠲除則烈火坑中何必無青蓮一朵哉姬其無負所言並無負梅隱知己之雅斯可矣

芸士先有詞題瑤臺清影圖近又成絕句二首纖塵不染雅與題稱句云耐得清寒便出塵蓬萊小謫認前身心情祇合成孤賞莫向穠華索解人明璫翠羽太矜敝淨洗鉛華伴芷離江水江雲清入夢相思無那月明時

武月蘭爲佩蘭之妹馮幽蘭爲三多之女均邀賞於仲堅幽蘭居裘家灣水榭柳色春藏幾同蘇小月蘭則新遷又環宅中偕其姊並騰芳譽或擬之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也

子山將赴禮部試。婉霞親作蘭幅贈之。同人皆有題詠。余成菩薩蠻小令云。脩蛾翦出三分綠。風前擗管人如玉。幽怨寄湘江。花香夢亦香。芳心羞欲吐。此意君知否。第一盼花開。春風來不來。同時又蘭亦以畫蘭爲別。并綴二絕句於幘首。清俊不俗。一往情深。余擬錄之。惜子山匆遽束裝。竟忘之矣。

夜半春帆送美人。本桃花扇傳奇中句。鄴樓近屬叔美作圖。蓋寓送小燕赴揚州意也。範川題詩云。片帆淼淼欲何之。載了輕盈載別離。已近曉風殘月候。况當春水綠波時。瓜皮艇子安身小。桃葉江頭打槳遲。千尺花潭君住處。深情重唱躑躅歌詞。情韻雙絕。余最愛誦之。

石帆云。王湘雲在邗江甚著名。昨來吾郡。闢讓芸仙館於秦淮河上。馬龍車水。過者如雲。然非風雅之士。罕覩其面。晴葑公子。閩海遊歸。姬獨與洽。公子亦重其品。不以尋常眎之。曾見公子爲其題桃花畫扇云。誰倚琅玕笑。天弄影斜。綠蒸前渡水。紅散遠天霞。仙露殷勳種。春風次第加。劉郎近何處。容易莫開花。末二句似有所指也。四松堂自潤香去後。春色寂然已。先是山右某賈劇厚姬。百計爲其贖身。挈之西去。姬亦無如之何。遽辭香國。遂閉車箱。行至中途。遽爾示疾。竟歿於道上。名花歷劫。太璞遭焚。姬之不祿。實賈之所致也。

雪亭最稔諸姬家。然所與至契者。皆亦鮮克有終。余既畫舫錄中載之矣。迺與佩蘭交未多日。果去而之他。亦如袖珠故事。佩蘭日夜泣。目爲之腫。甚至要之於路。雪亭卒不顧。吁。青樓薄倖。昔賢且然。朝東暮西。世豈鮮李十郎哉。余將渲染其事。譜後鞋兒夢以彰之。

秦淮檐扁。莫久於丁字簾前。屋常易主。而扁終仍舊。今所懸者。乃蘭川太守玉筍篆文也。嗣後名士往來。亦多題誌。然興廢不常。存佚各半。偶將經見而現在者。錄以備考。題者居者。一並綴入。其不知者。概付闕如。冶花陶月之軒。吳山尊行書。清音陳鳳臯所居。蘭雲仙館。藥菴行書。小伶朱雙壽居之。彤雲閣。朱姬贈香家。不知誰氏書。足以極視聽之娛。吳山尊行書。在清音趙廷桂家。邀月榭。孫淵如分書。亦在趙廷桂家。月映淮流。伴竹軒二扁。俱在馬姬又蘭家。東城吟墅。在東水關。爲離商游息處。鐵綫篆。佚其名。憶青教師。浦大椿家。行書。佚其名。縹綠。伊墨卿分書。亦在清音陳鳳臯家。駐春館。萬廉山鐘鼎文。宮姬兩香家。聽春樓。方子固楷書。亦在兩香家。秋禊亭。本月波榭故址。余今年七月。邀同人修禊事於此。因易此額。先得月。畫舫小伶王百順居之。書者佚其名。媚香居。汪玉才行

書。單姬芳蘭家。月波榭。馬月川行書。陳老人居之。每值水漲時。憑人租賃以宴客。在文星閣東首。雲構。顧姬雙鳳家。行書。遺其名。夕陽簫鼓。毛氏別墅。有此扁。似是劉生階書。春波樓。即今之興寓。已故陸姬綺琴舊宅也。方玉川行書。雲水光中。清音左士隆家。行書。佚其名。畫橋碧陰。楊姬月仙家。羅抑山行書。水流雲在。清音孟元寶家。羅抑山行書。煙波畫船。石熱如分書。亦在清音孟元寶家。倚雲閣。余所題。金枝書袖珠家。瑤臺清影。方子山以余品倚雲爲花中水仙。乃題此贈之。行書。

繼余畫舫錄而作者。有青溪風雨錄二卷。雪樵居士所著。蓋述其近年狹邪之遊。間綴小詩。斐然有致。第未詳爲何如人。或曰居士姓江。江右產也。所悉多釣魚巷中人。而與胡七家雙喜。尤爲密契。紀述甚多。唯各掩其真名。易以雅號。閱之殊費摸索。又謂邀笛步。在鈔庫街。與黃公祠相近。乃是臆說。按志邀笛步。在青溪橋右。當距今大中橋不遠。青溪橋。卽大中橋也。錄後另附雜劇四齣。似形枝贅。

倉山牡丹盛時。余嘗招同人宴賞其下。並次第邀玉香、倚雲、素月、韻仙、佩蘭、雨香、月仙、五福諸姬。來典觴政。鬢影花光。熏照四壁。石頑見貽十絕句。內一首云。苟令香鑪可再熏。酒翻生污石榴裙。名花解語人傾國。逗漏春光到十分。

瓜庭。號七夕生。二波。亦號七夕生。余識二波。不識瓜庭。畫舫錄所載各詩詞。皆二波作。瓜庭見之。不知是二波也。遂疑爲魯人之雁。頗不謂然。是豈瓜庭之同於二波乎。抑二波如長卿慕蘭故事。有意同之乎。是是非非。余將就琴南決之。琴南爲余言。

楹帖之雅切者。最愛晴嵐贈小卿云。偶憑楊柳藏春色。爲憶錢唐是故鄉二句。皆用蘇小故實。玉香嘗索詩於余。余口占一聯贈之云。環真宛轉何妨小。玉解溫柔自有香。蓋玉香爲又環之女。故一字小環也。

月仙度曲。甲於秦淮。踵其後者。當推韻仙。余嘗互以敬之。二姬均亦心折。

秋槎公子由楚赴吳。迂道白門。偶與韻仙相值。兩情眷眷。有若夙緣。攜之遊倉山。主人爲治具。余與鄴樓。復招素月。佩蘭來。公子皆瞻漠視之。蓋心目中。只一韻仙也。逮公子解纜。韻仙又買舟送至三十里外。傾城名士。相得故相悅耶。

韻仙與秋槎定情後。形影不離。信如會真記所云。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錢別隨園時。絮語喁喁。柔情款款。余適閱秋槎瘦紅詞。因戲拈其語曰。此正別時言語欠分明。只莫記了三分。忘了三分也。秋槎亦爲解頤。數年前。龍眠君偶於蕉扇上。戲繡折枝花朵。又故爨花椒。作蝴蝶禽魚之類。持贈閨伴。外間仿而爲之。遂以大行。繼且他省亦來購辦。利市三倍。不脛而走。龍眠之利溥哉。邇來諸姬。又尙白團扇。亦綉亦羅。或繡或畫。揚芳風於腕底。墮明月於懷中。祇益嬌憐。不虞捐棄矣。

桐舫不知何許人。往來秦淮河上。手盤多貲。諸姬無不揶揄之。欲納蔻香。蔻香漫應之。未許也。又某生者。與某姬厚。姬不索其值。而矢以身從。生輒枝梧其詞。姬竟賈恨而歿。疾亟時。嚙其指甲。邀生往訣。生卒不赴。知之者。莫不嗾生爲負心人。笑禪素准偶紀云。笑人一笑傾心處。可是黃金換得來。殆指此二事言。

無業游民。略熟西遊記。卽挾漁鼓。詣諸姬家。探其睡罷浴餘。演說一二回。藉消清倦。所給不過杖頭。已足爲伊餬口。擅此藝者。舊推周某。羣呼爲周猴。自入京爲某公所賞。名遂益著。某公敗。猴乃喪氣而歸。今且不知所往。孫供奉一寒至此。真爲樹倒猢猻散耳。

余梓畫舫錄。成不數月。坊間已有翻本。以其無關著述。有利負販。遂亦不問。鹿菴遠宦八閩。頃寄見懷七律四首之一云。誰撫寶鼎值兼金。自盥薔薇細檢尋。才子文章原錦繡。美人聲價已璆琳。雕青爭選游仙夢。惡紫難防射利心。也勝弓衣傳繡徧。天涯幾輩是知音。鹿菴蓋在官署。購得此書。故云。

鴉片本草一曰。啞芙蓉。乃治驚粟花爲之。可療久痢。今之所行鴉片煙。則購外洋土泥。熬煉而成。迥然各別。已其味香。甘黏如黑錫。不知何時流入中國。價值昂貴。嗜之者。謂可助精神。利百病。熒熒一燈。卜晝卜夜。吞吸無厭。歷三二年後。聳肩伸頸。面若死灰。雖具人形。實登鬼錄。屢奉嚴禁。買賣均有科條。其實私相授受者。始終不免。少年子弟。流戀平康。珍如慎卹。諸姬亦間以娛賓。罔知利害。罍擗陷阱。不待驅而自蹈之。可哀也夫。

品花詩。夢雪老人作於乾隆癸卯間。蓋甄當時諸姬。分上下平三十首。咏之。嘗爲余述詩中姓名事實。足爲風月掌故。惜以繁冗。不及載入。老人姓白氏。名銘。號秋水。夢雪。迺別字。本山東籍。僑寓金陵。博雅工吟咏。著撰亦夥。年開九秩。而視聽不衰。每與話少年時事。尙津津不倦云。

今之釣魚巷。猶明之珠市。珠市。人不屑居之。而間有佳麗。釣魚巷亦然。余於畫舫錄中不少登采。蓋以人重。不
地限也。徐姬月香。小字桂珠。先住巷中。旣以狹隘喧囂。移家城北銅人街。小香。蠡湖昆仲。嘗邀余泊木君棣園。蓮
臙。夢華。小讌其間。矮屋礙眉。頗稱精雅。姬亦娟娟靜好。翠袖臨風。始知珠市之風流。不殊舊院之妍媚。人特囿於
習見耳。

諸姬家所用男僕。曰撈貓。曰鑲幫。女僕曰端水。曰八老。均不得其解。亦不知各是此二字否。然是皆外人呼之。其
主人則深以爲諱。

諸姬謂子弟之旋來旋去者。曰化生。偶一往遊。而畏人聞見。曰私娃子。又曰薄包貨。卽私娃子之意。蓋私產之子。
多以薄包貯棄之。昨歲蔣玉珍。嫁爲宮兩春弟婦。傳有隨嫁丫頭四人。予叩其名。則皆里中少年而豪富者。玉珍
夙與之善。今旣適宮。四少年亦因之而往。輕薄者。迺以此調之。吁。選勝徵歌。纏頭浪擲。雖取之盡錙銖者。亦用之
如泥沙矣。而卒之被斯名也。以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乎。

花月春風十四樓。輕煙澹粉十三樓。十三十四。論者不一。皆洪武初建於郡城內外。置官伎以安行旅者也。滄桑
旣變。基址無存。讀判花閣詩餘。有尋十三樓故址。高陽臺一解。感慨系之矣。詞云。月魄難招。花魂乍醒。杜鵑亂
秦淮。覓覓尋尋。還如訪豔銷街。珠樓憶自何年開。數將來。多過金釵。想參差。比字行分。比柱筆排。而今只有斜陽
影。已枇杷樹盡。楊柳枝衰。何況佳名。板橋記。本全該。響環小巷。還如昔。賺當時燕子重來。認模糊。何處紅窻。何處
香階。

淮清橋。重行造高後。利涉橋。亦踵而修葺之。第淮清專募衆姓之捐。利涉則兼及諸姬之費。簫聲明月。風景一新。
不僅二十四橋者。盛於綠楊城郭矣。

侯雙齡與施郎事。余旣於畫舫錄中詳載之。偶見易安齋集。有紅蘭曲一章。咏其事。謂是某公子之僕。悅雙齡而
志不遂。乃同約飲鴆而殞云云。蓋傳聞之非其真也。詩近三百字。爲震澤邱君後同作。

余初不識稼亭。旣因湘眉石船始諗之。未幾而稼亭分守睢南。遷海安。匆匆十載。耗問頗疎。頃知余刊畫舫錄。乃
屬石船遠道來索。或以中載藕香故事也。稼亭性恬退。無軒冕氣。公餘輒以藝菊對酒爲樂。殆隱於宦者歟。憶在

秦淮行館時。曾爲余題冶山銷夏圖。詞極清真。

釣魚巷鄭家水榭。以事入官。後久無賃者。蘭陵某觀察。雅愛其地。贖爲寓邸。甫匝月間。修造已備。畫棟飛雲。朱廊款月。遊舫過此。奪目生輝。昨又以榭旁餘屋。薄其租值。招名姬館之。翠黛紅牙。晝夜曾無停輟。意者謝傅歸來。寄情絲竹。東山女伎。當亦在蒼生之列耶。

不晤蓮塘。一星週矣。昨忽枉過。余又他出。存許姬曉香詩一帙而去。蓋屬余選刻者。亟錄其絕句二首。早起云。簫聲吹徹畫樓東。才卷湘簾怯曉風。怪得今朝春色好。隔宵酥雨溼新紅。春雨有感云。翠惹風動雨如煙。綠倦紅稀亦可憐。甚欲登樓慵拭目。惜花偏遇妒花天。又青谿泛月云。燈與月爭白。花隨風送香。亦佳。兩香云。曉香有白秋海棠。和紅樓夢韻一律。頗有逸韻。俟寄稿來。當爲刊之。茶食店。以利涉橋之陽春齋。淮清橋之四美齋爲上。遊畫舫者。爭相貨買。諸姬凡款客餽人。亦必需此。兩齋皆嘉興人。製造裝潢。較之本地。倍加精美。

向時曲中人。唯以吹彈擗蒲爲事。罕有肄習女紅者。近則曲聖之外。多有鍼神。刺錦挑羅。爭新競巧。識者謂是歸真返樸之漸。畫舫之外。別有灰糞船。長可三丈。闊四五尺。平時裝運糞草。至端午節。則略爲刷洗。以載競渡者。每人數文。一船多至五六十人。老幼男女。嘈雜齊喧。自西關至東關。往復一二次。隨卸去。又招第二起。謂之搭滿船。或空閒時。值南北廟市演戲。又賃之。裝戲箱以取值。皆僮父四五輩。手握長篙。裸體圍尺布。相率唱淫褻山歌。三兩句內。必以小娘子海棠花間之。不知何解。大半皆嘲諷諸姬。並及河中遊客。各事其事。聞者亦無如之何。某翁年八十矣。狎某姬才十八歲。翁嘗戲贈以詩云。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紅顏我白髮。與卿顛倒恰同庚。只隔中間一花甲。或謂姬蓋唐小也。

海樹令尹。分校南闈後。暫寓朱氏河亭間壁。迺芳蘭校書家。海樹秦淮後游詩中。所謂買鄰剛好近柔鄉。蓋即指此。嘗見其媚香居偶題云。秋影春痕畫未成。銀蟾甘讓燭花明。芙蓉不怯西風瘦。黃葉聲中自寫生。渡江桃葉水潺潺。阿子歌殘。月子彎。怪底銷魂禁不得。有人生受六朝山。海樹製錦石梁。循聲洋溢。閒情一賦。無妨彭澤風流也。

海樹又有倚樹橫笛處。戲題二絕云。玉雨梨花寫淚痕。費他水暎又山溫。會中盒子知誰得。不數南朝寇白門。帕

首熏香夜未深。燈前眉語託琴心。秋寒較比春寒淺。無那凭闌已不禁。其詩似爲小如作。避蚊石。在西華門橋側。相傳其地。向無蚊蟲之擾。嘗乘畫舫往觀。蠢然二石。在河之干。果驗與否。擬招居者詢之。河樓絮別院本一折。秋槎在都門。寄余點訂。蓋其去秦淮時。爲韻仙作者。情文委宛。全摹玉茗堂折柳筆仗。韻仙獲此。勝於小玉多多矣。

繼園觴花之讌。瘦綠爲主人。大會余輩。飲至達旦。寇香、月仙、蓉裳、玉香。亦與其盛。竹肉競奏。莊諧雜陳。蓮臞獨賞。月仙謂其爽朗雋邁。可與白門湘蘭比肩抗手。信不誣也。

明神宗時。秦淮四美人。爲宋無瑕、鄭無笑、馬湘蘭、趙今燕。渡江名士。紛致佳題。迄今熟南中故事者。猶能道之。憶昨招鷗雨集畫舫。偶與譏及。鷗雨輒曰。長橋舊院之間。二百年來。豈鮮佳麗。可媿前微。坐使寂寂。無怪幼於醇甫諸君。暗中齒冷。卽於酒畔。次第羣芳。就彼此素悉其色藝者。擬素月、倚雲、寇香、月仙四姬。以與朱鄭等相匹。翌時質之同人。亦不謂謬。於是秦淮後四美人。幾於團扇弓衣。家家圖繡矣。

余自袁浦遊歸。聞雙鳳、兩香、素音。均有所適。小卿竟祝髮爲佛弟子。苦海回頭。皆大歡喜。兩香之去。鄴樓且有詩寄子山云。臺邊論價尙千金。慙愧書生市駿心。月影忽移花影暗。淚波曾逐酒波深。再逢陌上終何忍。便不侯門未易尋。目極蕭郎如斷雁。江南江北思沈沈。

四季名花。雖朱門繡戶。尙未之見。而曲中諸麗人。已早有插帶者。蓋緣不惜重賞。預給花匠。故能爭先購致。以助新妝。余曾於六月見一姬。髻上簪木犀球。因口占紀之云。不多金粟散天香。應共荷花鬥靚妝。揀得一枝簪兩鬢。累他五百舍人忙。前朝桂花開時。有揀花舍人五百名。

笛步秋花譜。青門令尹所撰。選諸名花。配名姬。獨以趙小如爲美人蕉。未幾竟爲小如脫籍。攜赴洛陽矣。先是吾郡某孝廉。亦悅小如之妹五福。將與令尹爲茗華分載之舉。俄竟去而他謀。吾知團扇秋風。五福殆與露香同其歌挹耳。

碧城仙吏。頃爲余敘畫舫錄。又題詞四律。更有秦淮雜咏二十四絕句。讀者以爲不減漁洋風韻。公子小雲亦製序相贈。吐屬絳麗。的真齊梁作家。序中有所謂蕊仙者。吳下名校書。聞亦豐豔。亟思一見之。

清許豫著
趙苕狂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六種

白門新柳記

世界書局印行

序

夫適老莊之興者。類模範乎山川。綜顏謝之才者。每流連夫風月。矧六朝勝跡。美人歌舞之場。九曲清波。狎客讌游之地。名區久著。逸想斯存。是以畫舫成編。板橋作記。龔芝麓傳奇一闕。綺羅之舊恨偏多。王葑亭雜詠諸篇。金粉之閒愁不少。莫不胸羅邱錦。手染班香。銷金尋自在之窩。鏤玉撰小名之錄已。則有高陽望族。吳會才人。扶叔重之經心。抱宣平之道骨。品題人物。留汝南月旦之評。抒寫靈襟。寓江左風流之藪。每當花霧仄暝。松鷗盪秋。雙槳破煙。一筇踏月。鸚鵡黃酒。墟訪文君。鸚鵡呼茶。簾褰小玉。明璫翠袖。輕如楚國之宮腰。錦纜牙檣。豔比隋舟之殿脚。誦楊叛兒之一曲。疑翻樂府新詞。證柳如是之前身。爲想真靈慧業。誰謂一池水皺。事不干卿。真應千尺潭深。情能移我矣。况復華年易逝。浩劫橫飛。樓閣煙銷。釵鈿露委。春波瀉怨。辱井埋紅。秋唱淒魂。舞衣慘碧。舊苑之頓楊俱盡。空餘抱蔓蠶啼。歡場之寇卞全非。賸有假花蜨冷。誰能遣此。吁可悲夫。而乃勝蹟重逢。情緣再續。大隄走馬。烏榜秋風。流水棲鴉。紅橋夜月。零脂剩粉。依然絕代之姿。冶葉倡條。猶是相思之種。此贈之青玉。張平子未免多情。而費盡黃金。杜牧之於焉屬意者也。於是朱絲界紙。白練題裙。惜彼鉛華。品其次第。或寫娉婷之玉貌。或傳宛轉之珠喉。或珍佳句於香囊。填將鴛牒。或紀芳年於錦瑟。譜入鷓絃。摹顰笑之餘妍。春日粧前之色。繪別離之幽怨。曉風裏笛之聲。遂使思括金荃。才爭玉茗。蘭心蕙質。齊綴丹毫。梗斷蓬飛。都逢青眼。桃花畫扇。同參泥絮。因緣。燕子題箋。等寄滄桑感慨。則是記也。雖不過典徵白下。僅擅場於南部煙花。而要之情繫蒼生。實接軌於東山絲竹爾。上元盧釜鈸。

自序

夫子淵爲洞簫作證。玉溪因錦瑟裁詩。璧月瓊枝。溯麗華之妙舞。金花銀燭。翻靜婉之清歌。莫不餐英一林。割錦千尺。曉研螺墨。翠管刻茗玉之名。暝蒸靛脂。蚪篆壓蘭金之印。况乎南朝冶思。北里俊游。編瓊笈以求題。斂香襟而乞句。邀笛冶城步曲。每憶桓伊。聞歌石子岡西。最憐鬢首。烏絲闌底。春燈燕子之箋。碧玉波中。畫舫桃根之渡。

問十三之雁柱。證到前因。比廿四之虹橋。數來小字。此白門新柳記所以作也。慨自劫慘紅衣。歌淒白雁。秦川公子。經亂無歸。洛下杜秋。傷離易老。訪青楊之舊巷。吟蟋蟀之寒。弔白奈之荒園。啼鶉怨曉。脂田一罨。耕出瓊斂。粉澤雙環。拾將繡鏡。驚初燕晚。一場春夢之婆。鳳靡鸞吶。五夜秋墳之鬼。而重賡散雪。再按團雲。小拓紋窻。認鴛鴦之墜瓦。乍開鈿盒。檢蛺蝶之殘裙。蔣妹頰頭。歸潮千疊。潘妃市口。冷露一叢。洵足渡豔史於齊梁。洗腴愁於江鮑。當夫倡條宵夢。冷葉嬉春。細雨小樓。玉笙吹徹。繁花曲院。金縷歌殘。畫周昉之屏風。與月二影。賦王珉之團扇。共珠一番。碧乳甌圓。賦新詞於鬪茗。紅絲研小。仿妙格於簪花。歌絳雪而春迷。睇碧雲而岫遠。橫波雙溜。妒素魄之娟娟。軟玉一梭。織紅香之縷縷。微吟倚竹。翠袖生寒。款語吹蘭。青琴媚夕。伊其相謔。擘箋江令之家。我亦欲愁。澆酒馬真之墓。則有閒吟杜牧。簪賦蘭成。采紅豆於江南。語碧煙於憲下。誰能遣此。紫荷拋謝掾之囊。無可奈何。白苧叶吳娃之譜。鬪子京紅杏。半臂爭持。唱之喚黃河。雙鬟下拜。戲拈鏤管。畫馬一角之殘山。閒倚繡簾。吹張三影之飛絮。迴玉簾銀牀之夢。素手調冰。換銅琶鐵綽之聲。紅牙按拍。蓋皦一池之春水。何事干卿。而撲三月之新陰。誰歌憐汝。既而暝色將斂。長煙欲收。倦蝶之樓。愁亦宜夢。陳蟾之畫。纖不勝眉。下九初三。款款采菱之約。中央四角。垂垂排粟之光。張畫鷁而舟迴。剔火蛻而燈炮。輕衫小扇。鷓鴣之曲。雙聲側。槳重簾。鸚鵡之呼。一諾。句留何處。長橋短桁之間。棖觸無端。殘月曉風之奏。此又甌水天之閒話。蠟猴堆紅。朔花月之前塵。酒鱗漾碧也。嗟嗟。絮果難圓。辨因易散。東風一夢。歌斷絲連。流水三生。顰深黛淺。三分影瘦。謾傳豈蔻微辭。一寸香彫。誰締蘅蕪往夢。唱遍黃梅之雨。賀老淒涼。抱空紫玉之煙。韓郎憔悴。不堪迴首。斜陽別燕之天。無恨傷心。古渡棲鴉之地。樓頭望遠。白衿安歸。陌上生愁。青驄莫繫。賦渭城之三疊。凄絕何堪。撫江陵之十圍。炫然元子。勞勞亭在。已深搖落之悲。瑟瑟波空。來照蕭騷之影。何必楊枝已遣。柳氏不逢。而後白傅銷魂。韓翃茹怨也哉。然而夢皆如幻。色卽是空。悟後枯禪。已作沾泥之絮。續來墜緒。空憐落溷之英。寫哀樂於中年。委榮枯於浮世。仰看白日。我輩能狂。笑索紫雲。人生行樂。金迷紙醉。不知天上之浮雲。粉碎珠啼。且喝酒邊之倒月。曲中擲笛。答寥雁之吟。畫裏推篷。趁閒鷗之話。去愁城萬二千里。擊銅斗以高歌。住醉鄉三百六旬。把金杯而不落。其亦弦詩煙際。開笑口之胡盧。促坐星闌。吐枯腸之芒角乎。僕流連霞轍。仿佛月抱。惜蘭香之小謫。記匏爵之靈因。船放總宜。載陰鏗之薜鈿。具擊齊勝。兼徐龜

之酒鎗。而別每春波。飄如秋蒂。再來慘綠。已非張緒之年。重付小紅。空有姜夔之曲。栖栖薄宦。幾濕青衫。惻惻陳歡。漸凋翠羽。且復問滄桑六代。爲彈劫外之枯葦。是誰歌煙柳一章。更補焚餘之樂府。同治壬申季夏之月海陽許豫序。

題詞

燈下閣白門新柳記。觸撥墜歡。率題六絕句。以質昔年同遊諸君。

上海晚香留夢室主人

何頓風流久寂寥。青青無復柳千條。誰知幾劫紅傘後。又見春風舞細腰。
閣遍秦淮兩岸秋。山溫水軟足風流。黃金揮盡才人老。借得羣花當史脩。
畫船載酒幾經過。冶葉倡條奈若何。誰說竹西亭外月。渡江猶有二分多。
何人消夏分香榭。有客尋詩夢綠軒。爲說狼烽消盡後。相公新製護花旛。
昇平猶剩舊烏師。漂泊江湖感鬢絲。一曲琵琶誰省得。不堪彈向落花時。
黛螺繖碧水拖藍。長板橋頭柳色酣。家有閒情無處寄。化爲紅豆滿江南。

白門新柳記

海陽許豫養和編

大文寶

文寶字韻珊。金陵人。本良家。幼隨阿母避寇杭州。轉徙至滬上。孤苦無依。遂落平康籍。年十四。艷美絕倫。滬上爲通商馬頭。富商大賈鬻集。時江浙猶未克復。兩省豪貴。亦多寄居於是。文寶名既噪。門前車馬。絡繹如織。而文寶獨敬禮文士。視彼市儈蔑如也。滬之北里在洋涇浜。樂戶不啻數千家。多蘇人。習尙柔靡。文寶獨以俊爽勝名在蘇幫上。與桂珠黃愛卿相伯仲。嬾雲山人。滬上本事詩。枇杷花下客敲門。小病新甦茗話溫。終帶六朝煙水氣。移來海上也消魂。爲文寶作也。歲庚午歸金陵。杜門謝客。惟二三知己文酒之會。招之則必至。並不取纏頭費。所居曲房綺闥。香爐茗椀。位置楚楚。山人時客金陵。再贈詩云。幾年滄海別。惆悵意如何。南國拋紅豆。東風捲綠波。重逢疑夢寐。絮語代悲歌。莫漫傷遲暮。看余兩鬢皤。一日進香清涼山。有素未識文寶者。偵知之。馳數十騎隨去。繞佛殿三匝。不能禮拜。急登輿歸。其爲時所傾慕如此。秦淮兵燹之後。兩岸河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前轉盛。文寶每值夏夕。獨坐一涼篷。懸名人書畫。燈數盞。以棗花簾障之。艙內供建蘭茉莉數盆。旁侍一女童。時徜徉於青溪長板間。見者疑爲天上神仙。可望而不可卽也。文寶故知書。楷法妍雅。繼從山人學詩。栩栩有清致。又工鼓琴。能爲平沙落雁曲。愛於月夜操縵。泠泠動心魄。山人曾爲水閣之會。觴詠駢羅。履舄交錯。品題羣芳。以文寶爲之冠。文寶度曲。解爲新聲。豪於飲。工爲酒。糾觥錄事。座客無不沾醉。清涼仙子於座中識文寶。爲本事詩十二首。有云。最好天然謝雕飾。一泓秋水出芙蓉。又云。珊珊秀骨翩翩影。多在回波一笑時。其風致可想。性孤傲。頗以標格自矜。非其意所屬者。雖以厚幣招之。不肯赴。有貴客遊金陵。冒風雪相訪。一見欣慕。謀落籍。置之金屋。卒謝罷之。然擇偶甚苛。迄無所就。亦不免春華易謝之感。山人贈詩有云。偶彈寶瑟酬知己。生恐紅綰誤此身。又云。素面久除塗抹習。丹砂誰識女兒身。蓋憫其遇云。中州野鶴道人。年七十四。耳文寶名。款門求見。意甚虔。文寶慨然出見。敬禮備至。道人快甚。常津津於齒頰間也。

王寶珠

寶珠。錢唐人。幼爲父母鬻於金陵王姓家。年十六。豐肌秀骨。兩鬢微渦。頤立亭亭。有玉樹臨風之致。曲師導學。琵琶並度曲。意不屑也。所居小樓一角。房櫺幽靜。貴游文酒之宴。坐無寶珠不樂。清涼仙子。以庚午秋。赴金陵鄉試。訪見之。擊節嘆賞。謀以五百金落其籍。搗母居奇。未之許。未匝月。已爲浙人設計賺去。仙子方落第歸里。及至。聞其事。悵惜無已。賦失珠詩云。絲絲楊柳畫樓春。長板橋頭履跡新。江上秋風千古恨。何時再遇弄珠人。迴憶蕭齋寶相開。金樽玉笛共徘徊。從今痛灑鮫奴淚。十斛明珠換不來。

素娟

素娟。海陵人。辛未春來金陵。年甫碧玉。童真未腐。新月照人。輕雲吐岫。望之足銷塵思。初未甚知名。屢與水閣之宴。與文寶聯袂。嬾雲山人贈文寶詩。有素月娟娟宵脉脉。秋心分領是何人之句。女伴豔其語。競繡於領巾。如杏花春雨詞之織羅帕也。素娟尤吟諷不去口。而未知秋心分領之意。疑專爲己作。丐山人書之扇頭。山人不忍相欺。又不忍拂其意。乃另贈一翦梅二闋云。生小娉婷絕可憐。素影蹁躚。素貌天然。粧成徒倚畫欄前。花也娟娟。月也娟娟。偶伴檀郎入綺筵。素面窺簾。素手調絃。琵琶斜抱鬢雲偏。態又娟娟。韻又娟娟。百本瓊花孰比肩。樊素爭妍。東素同纖。有時倚竹小流連。風引娟娟。露浥娟娟。兜率宮居第幾天。毫素難宣。紈素休捐。願卿珍重好因緣。惜此娟娟。莫誤娟娟。素娟得詞甚喜。秦淮燈舫中播之管絃。爭相傳誦。素娟名遂盛。歌筵舞席。佳客競相招致。先有一輕薄子。欲出重貲挾之去。素娟抵死不從。此子旋因他事敗。人皆服素娟遠見。某太守自江北來。一見素娟。詫爲神女。贈七裏錦爲贄。意在梳櫳。素娟娟不應。太守索然興盡。另覓得金仙。以愛素娟者愛之。然終覺不如素娟美。次年復來金陵。仍招素娟侑酒。問娟家所算有者。娟逆知其意。答以年來小豐裕。多受貴人賞賚。恐折福。且不久將爲貧家婦。金玉錦繡無所用之。太守默然。又力贊金仙色藝之佳。固請再招金仙。太守許之。其明慧而有機變如此。素娟聲價日高。而性情恰甚閑逸。居臨桃葉渡。每日曉粧初罷。手扶綸竿。倚水檻垂釣。人見之如煙籠白芍藥。柔在清豔。矧鮮其倫。蠅道人謂其秀色可餐。真得山川靈氣者。洵然。秦淮燈舫盛時。游女如雲。貴家眷屬。愛素娟婉麗。時招同游。院中人尤羨慕之。初素娟與小瀛仙筓。結爲手帕姊妹。瀛仙少二齡。已先嫁。然不得所。詳在瀛仙傳。素娟亟欲從良。而鑒於瀛仙覆轍。頗切躊躇。蓋盛名鼎鼎之時。愛者多。忌者亦不少。謠詠之口。君子傷之。

矧十七齡弱女子乎。宜其求脫離云。

蘅香

蘅香。廣陵人。舉止瀟灑。落落有大家風。愛作淡粧。無抹脂鄣袖之習。工度崑曲。意氣豪宕。高響遏雲。時金陵宴會。以藥倦齋爲最盛。幕客寓公。道暑消寒。均集於此。每集蘅香必與焉。蘅香既與諸名公游。遂乃高自位置。俯視一切。碩腹賈無從望見顏色。因此所如不合。鬱鬱不得志。遇有高會。輒以酒澆塊壘。一舉數十觥。醉後耳熱。按拍悲歌。聽者爲之掩淚。悔餘庵主人來往金陵。奇賞之。主人有孔北海風。座上客常滿。全力爲蘅香提唱。賦詩紀事。座客從而和之。積至數百首之多。今悔餘集中。載疊韻詩七十首。皆由蘅香而發。其警句云。文無不是迷陽草。坐久心清入妙香。則專指蘅香也。蘅香羞與市儉伍。心日強。境日塞。益以麴蘖自戕。又癖嗜芙蓉膏。體日羸弱。雙湖外史與蘅香雅相得。歌場酒次。相對忘言。淡而彌旨。先是海上客最昵蘅香。既有小隙。外史心弗善也。遇蘅香加厚。病中常遣使存問。兼致醫藥之資。亦可謂深於情者矣。辛未秋李卒。年二十四。葬清涼山側。嬾雲山人呼蘅香爲酒友。其卒也。山人弔以二絕云。一醉沉酣永別離。負卿惟有寸心知。生平愛作香奩體。偏是蘅蕪未入詩。占得清涼土一抔。荒郊埋玉不勝愁。何人爲立真娘碣。點綴風流似虎邱。

小瀛仙

小瀛仙。廣陵人。顏色如海棠經雨。艷冶絕倫。而眉宇間時露英氣。年十三。來金陵。鬢髮雙垂。殊可人意。年十四。豔聲遂噪。與素娟齊名。每有雅集。招素娟者。必兼招瀛仙。素娟長瀛仙二齡。以貌勝。而歌喉亞瀛仙。則抑揚宛轉。極穿雲裂石之勝。每度曲時。坐中譁譁頓息。屏氣凝神。潛心領略。惟恐其曲之終。在局外者。亦不禁喝采。又能串思。凡佳期等戲。紅氍毹上。應絃赴節。真不啻嫋嫋垂楊。搖曳於曉風殘月時也。初抵金陵。齒弱而憨。稍露芒角。日與諸名流濡染。吐屬亦漸臻清妙矣。某貴公子年甫弱冠。溫文爾雅。鍾愛瀛仙。瀛仙意亦嚮往。遂訂婚嫁。公子格於嚴命。事中止。江北某鎮軍以威挾之。擲與搗母白金三百。徑挾之去。非所願也。鎮軍好內。如夫人者六人。瀛仙班在第七。衆姬以其出身樂籍。共起揶揄之。鎮軍豪宕無定性。寵日衰。褫去衣飾。迫使共婢媪操作。常吞聲飲泣。年甫十五。遭此折磨。令人有煮鶴焚琴之恨。懲僞駭人賦減字木蘭花。惜之云。瀛洲仙子。裊裊亭亭誰得似。小樣紅

粧。立向瑤階妒海棠。東君醞釀。勒住好春香未放。跋扈風來。孽柳吹花一夜開。

素英

素英。廣陵人。家居廿四橋頭。姿致綽約。跌宕風流。鄉宦某公嬖之。擬置作簾室。定約後。聖壁清塵。已將作阿嬌之貯矣。某公旋病卒。室中人恚甚。謂病由素英致。乞江都令按其事。素英聞信。星夜逃至金陵。甫卸裝。先聲已播。招徠者無虛日。九十九洲釣徒。遍游南北。閱人甚多。自爲生平所見。無如素英態度者。居秦淮未匝月。豔名頗重。略亞素娟。時稱二素。尋爲匪人所構。遂成訟。江寧令牒拘之。素英窘甚。與嬖雲山人僅一面。丐素娟代請緩頰。山人以詩寄令云。六朝金粉久荒涼。纔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牒捉鴛鴦。素娥失計方奔月。再困雲英奈若何。寄語風流賢令尹。護花恩比種花多。遂免逮。此事與隨園詩話袁香亭事絕相類。亦佳話也。素英自是厭薄煙花。飄然遁去。雖同輩亦不知其蹤跡云。

小玉紅小紅

小玉紅。六合人。轉徙維揚。年十三至金陵。慧眼修蛾。天然韶秀。雛髮未燥。盤辮插花。丰姿殊韻絕也。兩顴微高。而其雋逸之氣。如太原公子褻裘而來。自不可掩。又如高秋健鶻。乍得新霜。分外神俊。至其柔膩熨貼。則飛鳥依人。明月入懷。別有一種風致。歌喉酷似小瀛仙。唱仙圓一闋。沈爽滑烈。動盪心魄。清商徐引。傾其輩儕。菱湖長精於音律。品秦淮曲口。以小玉紅爲第一。此論既出。一軍皆驚。蓋以其年尙穉。而名未著也。資格取人。遂無真賞。嘲風弄月。亦如是乎。所居近東水關。屋宇頗隘。而爲燈舫往來必經之地。游人屬目。嬖雲山人偶過此。遙見玉紅。訝其神采頗類瀛仙。招使度曲。嘆賞不置。卽以所譜秦淮燈舫新曲。畫紈扇贈之。玉紅粗識之。無略爲解釋。已洞遊全套節奏。山人又贈聯云。青蓮絕唱誇羣玉。白石新詞付小紅。玉紅手製茉莉花毬贈山人。兼丐題詠。山人卽席賦百宜嬌謝之云。琢玉爲花。剪冰成穎。粧罷綵絲穿就。式仿晶圓。影偷月小。鼻觀清芬參透。奇葩媚夜。恐暗裏春光微漏。想攢將碎瓣團圍。趁伊含蕊時候。剛好是風前浴後。偏嬖瑤簪。學貽瓊玖。配有蓮花。答來梔子。故故芳心挑逗。低懸麝帳。料素豔今宵生受。到更闌酒夢醒時。妙香徐嗅。玉紅得詞甚喜。囑道人亦賞識之。贈詩云。生小眉顰尙未舒。亭亭初日照芙蓉。尋芳已遍青溪曲。李俗桃粗總未如。自是聲名頓起。玉紅與素娟。瀛仙皆爲手帕姊。

妹。排行第五。又有名小紅者。齒與玉紅若。亦婉慧。

岫雲

岫雲。一名秀芸。興化人。幼隨母居仙女廟。己巳春來金陵。年十六。姿態嫵媚。秀外慧中。善歌舞。豪於飲。居城南之璇子巷。聲名藉甚。與蘅香如意。常往來於藥倦齋中。先是海上客最昵蘅香。繼因投契過深。略生嫌隙。海上客遂專注岫雲。花晨月夕。觴詠流連。岫雲無不與者。海上客善度崑曲。每偕岫雲更唱迭和。色授眉與。旁觀亦豔羨之。庚午秋。傍花居士赴試金陵。一見岫雲。遂相款洽。岫雲手持素簾。上畫雞冠花。索居士題。居士援筆立就。句云。雖然非草非花質。却比羣芳出一頭。意以第一人許之也。岫雲喜甚。居士又屬泰西人爲照像。遍徵題詠。由是岫雲名益播。某大令欲以六百金落其籍。未之許。江左某生亦來應秋試者。強納爲姬。拒之更力。生乃糾惡少年十餘人。謀篡取之。居士偵知。匿岫雲於別室。匝月事寢。岫雲深德居士。欲委身事之。嗣居士將歸。岫雲每詢行程。輒有采鳳靈犀之感。臨別折蘭花數枝。授居士曰。以此訂同心耳。居士譜高陽臺一闋云。丁字簾前。辛夷花底。維舟曾共尋春。慵自梳頭。淡粧不著羅裙。閒雲心性生來嬾。只閒情絆住閒身。待安排紙閣蘆簾。貯取真真。無端又作天涯。夢。嘆飄蓬蹤跡。同是沉淪。兩度春風。爭忘石上前。因。拏蘭當作將離芍。付蕭郎。暗領清芬。最難禁。握別綢繆。後約殷勤。明年居士重來。訪岫雲於釣魚巷。鸚鵡蝶蝶。又逾兩月。客有與居士同游者。性暴躁。岫雲不甚禮之。一日偕居士過訪。岫雲匿不出。客大怒。出聲詬誶。碎其香奩什具殆盡。居士再三解勸不及。居士性極溫存。乃爲同伴所累。深自惶歉。又因岫雲別有所歡。不免稍露秀才本色。遂與絕。懲僞駭人戲代岫雲作菩薩蠻。寄之云。曲闌倚遍愁心續。郎心更比闌干曲。寒意襲輕衫。郎心寒不寒。秋風吹木葉。葉與林長別。莫漫怨秋風。春花往日紅。近惟海上客。與岫雲情好無間云。

如意

卷

如意。廣陵人。居釣魚巷之西。圓頰豐肌。其秀在骨。人以肥環目之。愛作淡粧。如梨花倚雪。有屏棄鉛華之意。陽羨山樵雅愛憐之。名與蘅香岫雲埒。時雙湖外史提唱蘅香。海上客提唱岫雲。山樵則專提唱如意。三君皆名流。多在藥倦齋。秤它巷兩處雅集。座無雜賓。惟乘聽舊使。柳下客。西湖漁隱。嬾雲山人。間與焉。諸君品題。謂蘅香豪邁。

岫雲冶麗。至於靜穆自喜。不卽不離。青樓而有長家氣韻者。斷推如意爲最。然如意頗自矜重。非所屬意。纏頭錦雖厚不往。有武弁某招與游。峻拒之。某怒。遣勇丁圍門。以威力相脅。如意偵知。由後戶先遁去。是時駐防兵弁日與歌樓尋釁。遂有大鬪秦淮之舉。繫女妓數人。曳歸內城。數日始放還。從此如意視煙花爲惡道。深自潛匿。日以從良爲念。庚午夏。揚州司馬納爲姬。同伴羨其得所。而山樵悵惘不已。賦減字木蘭花惜之云。揚州小杜。腸斷煙波江上路。葉已成陰。孤負尋春一片心。宵涼夢杳。如意珠沉星影小。不怨嫦娥。只怪瑤臺風露多。

大文卿小文卿

大文卿。鹽城人。明姿憨態。光彩射人。王申夏五月既望。湘君偕慎獨生。宴嬾雲山人於秦淮畫舫。清颺微起。微波不澌。湘君召酒佐二人。一則文卿也。旣入座。吐屬圓利。舉止嬌媚。四坐歡然。湘君樂甚。自是一意文卿。不復戀道。旁苦李矣。龍眠畫史亦雅重文卿。極口揄揚之。然畫史周歷花叢。取多棄少。未免愛博不專。近則檢束身心。深防跡弛。故雖癖好文卿。蹤跡恰不甚密。惟湘君至誠皈依。爲賦采蕭之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有此親切。人或以微詞取笑。文卿爭之必力。文卿相待亦頗加厚。方文卿之初至金陵也。名已著。嗣因事構禍。所歡挈至姑蘇避之。事定重來。聲名更盛。駸駸乎肩隨素娟矣。近與素娟。岫雲。諸名下。結爲手帕姊妹。類聚羣分。亦如文人標榜。可笑也。秋波稍有雌雄。是白璧微瑕。而一種溫膩之氣。實足令人心醉。慎獨生贈詩云。嬌小雙文劇可憐。得人意處最便娟。泥卿一唱清平調。不作鴛鴦也是仙。同居有小文卿者。稍瘦怯。而亦自楚楚可憐。

巧齡巧妹

巧齡。年十三。巧妹。年十一。金陵人。居牛市水閣。皆安月娥養女也。月娥另有傳。在衰柳記中。金陵克復後。秦淮舊人存者。齒皆垂暮。後起絕少。僅安家兩巧耳。巧齡姿貌中人。而酬應便捷。妙於語言。每值宴會。輒以舌戰衆賓。雖老名士不能屈。善撫洋琴。手口相應。前統領某鎮軍。來金陵。鍾愛之。以安家爲邸舍。值巧齡生辰。置酒高會。巧齡欲致全真散人。未至。寄贈聯云。調舌能爲千百巧。稱觴初度十三齡。蓋慰藉之也。巧珠便嬾伶俐。嬌穉可憐。唱崑腔小調。無不入拍。每姊妹合串雜劇。羣嘆爲雙絕。秦淮方昇平時。一河兩岸。妓家比屋而居。以京幫爲上品。蘇幫次之。揚幫又次之。近日風流藪澤。全屬揚幫矣。兩小庶能延京幫隆緒乎。

大翠齡

大翠齡。海陵人。夏家女。年十四。以父負債急。鬻身於廣陵李八家。居仙女鎮。與詹上舍暱。欲委身相事。上舍亦心許。假母不欲也。強挈至金陵。辛未夏。傍花居士訪翠齡至。小玉紅家。臉暈微紅。如芙蓉之倚朝露。修潔自好。婉慧多情。而眉黛間時有恨色。居士因燈舫之會。酒闌細詢隱衷。翠齡以詹上舍舊約告。屬居士作書寄上舍。居士憐其多情。同社宴集。必招致侑酒。聲價漸高。然日以從良爲念。假母患之。以計賺歸。翠齡既歸。念居士不去口。每逢金陵客。必詢蹤跡。壬申春。復來金陵。晤居士。自言憂傷蕉萃。恐不久於人世。輒嗚咽不自持。居士再三慰勸乃已。時有某統領者。甚愛翠齡。謀以六百金落其籍。翠齡亦厭倦風塵。矢願相依。房中媼竊聞其議。陰白假母。假母尼其事。陵虛百端。陵齡知事不諧。與某君訣別。促其速歸。夜飲芙蓉膏死。年二十有二。聞者無不太息。淮南大令爲作傳。春穀明經爲作誄。懲僞駭人聞其事。賦浪淘沙憫之云。花月太匆匆。淚裏巾紅。香魂輕逐五更風。生與芙蓉爭豔麗。死殉芙蓉。磨蝎苦臨宮。比翼無從。星期密約竟成空。傅粉何郎情未斷。再世重逢。

小桂

小桂。廣陵人。如意之妹也。長身玉立。豔冶如桃花。善談謔。能令四坐解頤。與素娟。雙鳳。小瀛仙。小玉紅。相善。號五姊妹。爲後進之翹楚。辛未秋。傍花居士宴全真散人於畫舫。招來侑酒。歌喉清脆。酬酢當人意。手持摺疊扇。扇上小楷能辨認。散人稱賞。次日散人游秦淮。又見小桂立於柳陰之下。旁侍一女童。儼然畫意。遂贈以虞美人詞云。蘭湯浴罷梳妝嬾。寶髻鬆鬆挽。白羅衫子茜紗裙。閒與知心小婢立斜曛。桃枝綠扇搖風細。粉汗香融膩。扇頭誰寫十三行。仔細端詳。筆畫似檀郎。時悔餘庵主下榻於藥倦齋。方搜羅秦淮佳麗。一見小桂。嘆爲名不虛傳。擬排日宴會。爲得人慶。適有淮西降將慕其名。欲出重金梳櫳。小桂不願。又懼禍。乃宵遁。近聞豔名已噪竹西矣。

雙鳳

雙鳳。一名綺梧。興化人。中身常貌。無瑕可摘。至於眼波之飄瞥。性格之溫存。時蓋罕其偶矣。與小玉紅同居。蠟道人與全真散人。泛舟過東水關。適雙鳳憑闌佇立。數水面游魚。著茜紗衫。持桃枝扇。偶一送盼。使人意消。蠟道人悅之。卽招致舟中侑酒。贈以鳳凰臺上憶吹簫詞云。雲冷沾釵。霧香籠袖。從教芳思深深。記無雙別傳。引鳳餘音。

多少花繁月皎。儂只是未解歸心。閒凝盼。攜脚覓醉。助我題襟。難尋。闌風渺渺。休再問成連海上瑤琴。望玉霄清
迥。誰共登臨。傳語雙成料理。同覓取鳳子清吟。清吟罷。紅燈暗銷。綠酒停斟。道人與散人爲文字舊交。近日同作
寓公。約以觴詠消夏。雅集頗多。散人方提挈玉紅。道人亦拂拭雙鳳。自是雪藕調冰之地。兩笑常聯袂比肩矣。

小翠齡

小翠齡。廣陵人。年十四。光彩煥發。若太陽之升朝霞。若流雲之吐華月。性恬雅。不多言。頗近閨秀風流。不似曲中
人也。雙鉤亦纖好。無矯揉造作之習。清涼仙子心識其人。屢向懲僞。駭人言之。駭人雖品題風月。而從不作曲巷
之游。未之見也。一日閑泄子招之。駭人適同席。極許可。並誇仙子爲正法眼藏。翠齡與大文卿同居。稔知駭人善
以筆墨飾粉黛。即席求詞。駭人戲贈調笑令云。調笑調笑。自許年華正妙。怪他阿姊情癡。鎮日妝樓鎖眉。眉鎖眉
鎖。漸漸新愁到我。仙子亦贈詩云。不着胭脂自可憐。亭亭淨植致天然。當筵莫怪嬌羞甚。花未開時月未圓。仙子
白下看花。已將十稔。平生賞識。惟王寶珠。每飯不忘。衰柳傳中。湯小聰。亦津津樂道。其餘佳麗。類皆口有雌黃。獨
于翠齡。極力贊賞云。

文玉

文玉。廣陵人。年十五。隨母來金陵。居牛市秦二家水閣。秦二家爲羣豔所萃。文玉其冠也。凌波細步。丰致翩翩。性
愛靜潔。喜清談。不屑學歌舞。己巳夏。傍花居士招之游。憐其遇。思爲其減量珠。議未成。值端午節。以隣閨受驚。避
居城北。未幾歸某參軍爲側室。

金齡小金齡

齡。金姓。耿。廣陵人。己巳歲。來金陵。亦居秦二家。長文玉二歲。面如傅粉。膚若凝脂。妍笑工顰。大有西子捧心之態。
溫雅亞於文玉。而慧辨過之。時以白哲稱者。推金齡最。故有白金齡之目。西湖漁隱最賞識。每招之侑觴。後又攜
其妹金寶來。同居釣魚巷水埠頭。各益盛。旋以訟事歸廣陵。爲大賈賺去。秦二家自文玉金齡去後。門前車馬稀
矣。近日又有小金齡者。亦廣陵人。華容婀娜。姿態橫生。真美人模樣也。藥倦齋主人暱之。惜無手口。故不爲時所
重。然專以色選者。當不忍遺棄。

大金鳳

大金鳳。廣陵人。齒稍長。丰致嫣然。舉止溫雅。工於應對。知音識曲。能豪飲。居淮清橋察院之東偏。兵燹以來。舊院遺址。無可尋覓。即從前利涉橋。文德橋一帶。所謂丁字簾前。落日放船好。諸名勝。亦皆鞠爲茂草。妓館叢集。釣魚巷。湫隘已甚。名流望而却步。獨金鳳家室。守精潔無纖塵。笛床琴几。位置不俗。起坐一小樓。鍾山嵐翠。撲入簾栊。間如在畫圖中也。某都督能顧曲。喜金鳳善歌。酒次輒招共按拍。清涼仙子與游燈舫。亦賞其跌宕。贈詩云。烏衣巷口夕陽紅。十二闌干一笛風。何事金釵釵上鳳。也來飛舞畫船中。與大翠齡同居。自翠齡飲酖後。人皆恨其假母。目爲不祥。過者絕少。並金鳳聲價亦減矣。

金仙

金仙。廣陵人。面帶微麻。人戲呼爲麻姑。而酬應周至。歌曲瀏亮。殊不惡劣。半月君極垂憐焉。時素娟方負重名。半月仰慕之。招來侑酒。冀當素娟意。珮瑤巾扇。力求精品相貽。素娟身分既高。視之殊落落。半月君不懌。陽爲頂禮。素娟實則狎暱金仙也。金仙與水閣主人不合。半月曾與水閣之宴。擬招金仙侑酒。主人長揖求免。金仙聞之。銜恨入骨。半月亦怒形於色。轉丐全真散人贈詞。以釋其怨。散人賦臨江仙云。金粉叢中誰作主。仙緣卽是塵因。漫將蠟視橫陳。爲卿奉杜若。聊當鬪蘭薰。霧鬢風鬟人隱約。隔簾輕啟珠唇。聞歌子夜也消魂。泥他烏帽客。何事妒紅裙。

小玉琴

小玉琴。廣陵人。面目平正。齒如瓠犀。常品而無俗韻。一笑媚生。尤擅風騷之致。陽羨山樵。自如意嫁後。悵悵若有失。得玉琴喜甚。謂其性格近似如意。遂招致之。玉琴工度曲。其聲清越以長。每值更闌燭施。酒半星稀。曼聲發於座上。真足解宿醒驅睡魔也。又善酬應。多從富商大賈游。故豔聲頗著。而韻事不多見。

大寶齡

大寶齡。廣陵人。面目開闊。氣象崢嶸。一洗青樓冶蕩之習。舊在廣陵演劇。扮大花面。聲若洪鐘。紅樓夢中之葵官也。來金陵遂不演劇。清涼仙子曾一招侑酒。頗嫌其過於豪放。解之者曰。柳耆卿曉風殘月。與蘇長公大江東去。

並笑詞場。何必孀孀娉媵之爲是。而錚錚佼佼之爲非乎。仙子一笑。某參軍頗暱愛之。常招往藥倦齋中。使點雙陸籌。

小琴仙

小琴仙。廣陵人。年十四。天桃顏色。着露尤妍。細柳身材。臨風善舞。其媚在骨。其腴在神。雖年未破瓜。而送盼流嬌。已足令人心醉。同居小瀛仙家。兩小無猜。頗稱相得。瀛仙嫁後。漸解生愁。近與小玉紅同居。俊爽不逮玉紅。而妖冶則似過之矣。龍眠畫史。鐵笛仙俱極口贊賞。

小素貞

小素貞。六合人。年十四。隨母來金陵。居釣魚巷之秦二家。丰姿窈窕。媚態橫生。初試登場。芳名未著。更生子首提唱之。贈以詩云。古棠城是阿儂家。日向龍津學浣紗。一飲秦淮河畔水。眼前顏色豔如花。年華嬌小致踟躕。試曲初登玳瑁筵。素面每將團扇障。含貞羞唱想夫憐。

小翠紅

小翠紅。廣陵人。素娟妹也。另與大文卿同居。與小翠齡同庚。身軀細小。婀娜生姿。裙下雙鉤。如籠春筍。與小翠齡可稱雙璧。龍眠畫史絕愛憐之。聞有白門新柳之編。畫史謂翠紅爲後起之秀。必不可遺。且阿姊素娟。名方洋溢。如午日之初中。翠紅則質抱葳蕤。如朝陽之甫上。安見異日桃源。不方駕目前桃葉乎。因亟爲編入。又有斌齡者。廣陵人。齒亦弱。娟秀可喜。滬上某部郎薄游金陵。招使侑酒。評爲秦淮雜鬟之俊云。

小蘭

小蘭。廣陵人。年十三。身材瘦小。態度輕盈。桃花扇所謂懷中婀娜袖中藏也。藥倦齋主人賞之。決其他年必爲上品。一日宴湘君水閣。招來侑酒。翩然入座。弱不勝衣。座客各垂憐焉。及引筌篲而唱。則又脆若調簧。響如裂帛。殊暢人意。酒闌。更串十二紅曲。及諸雜耍。舞袖飄搖。直欲乘風飛去。又儼然一小瀛仙矣。癩雲山人酬以二絕云。意態飄揚似半仙。何須花板試鞦韆。可憐生就娉婷質。爲賺當筵買笑錢。掌上盤中事有無。雛齡天付此輕軀。郎當鮑老休惆悵。老尙登場合認輪。

白門新柳補記

前書以記爲名。是記事。非品花。採訪所及。隨得隨錄。名次之先後。與色藝之優劣。無關焉。卽以記事而論。傳聞異詞。愛憎異性。難免參錯。稗官小說。遊戲而已。不得以信史責之。前書間有遺珠。特爲補記。養和近作淮海之游。他日歸來。當不以鄙人爲僭妄也。王申季秋。曉嵐識。

妙紅

妙紅。字韻秋。金陵人。年十八。舊妓宮小婷女。溫潤秀逸。如玉離璞。如花逢春。兩頰渦生。雙鉤笋瘦。工撇蘭。能操琴。就京幫而論。色藝可肩隨文寶。前記巧齡傳中。期其延京幫陸緒。得茲妙紅。或者在此而不在彼乎。幼時隨母避亂海陵。王申季秋。回金陵。居桃葉渡之東舍。館甫定。卽爲有心人物。傍花居士。偕野鶴道人訪之。一見傾談。風流蘊藉。大相稱賞。居士出素箋索畫。蓋將面試之也。妙紅對客揮毫。撇葉點花。了無羞縮之態。居士珍同拱璧。遍徵題詠。次日爲劍舞。叟言之。招來侑酒。叟贈二絕云。幼婦芳名迥出儔。比將風格待羅虬。水鄉荷芰都開過。豔絕芙蓉綉晚秋。舊稿湘蘭着意臨。調脂吮墨費沉吟。有人雅愛天然素。莫把紅心壓素心。

彩雲

彩雲。興化人。年十八。由廣陵來金陵。與小金齡同居。金齡輕盈若飛燕。彩雲豐豔若玉環。人稱雙美。秦淮燈舫盛時。各路歌妓畢集。謂之趁熱水。魚目明珠。頗難辨認。因此彩雲未甚知名。孟蘭會後。趁熱水者。陸續散去。浮雲既淨。高秋自清。黛色嵐光。始露青山真面目矣。一日。傍花居士。與龍檜子泛舟清游。彩雲適在鄰舟度曲。哀怨悠揚。聽之有驚秋意。曲終。小立船頭。款洽絮語。殊增留戀。越日。洽秋之集。遂招侑酒。入座微帶愁容。酬酢間。頗露呻吟之態。野鶴道人異之。代爲診脈。始知其感冒已久。力疾而來。同人倍相憐惜。龍檜子贈以詩云。顰眉如見病西施。風露清寒怯不支。我喜賞秋勝銷夏。閒雲心性彩雲知。

綺香秀英

綺香。又字綺卿。毘陵人。年十八。自幼轉徙維揚。近寄寓于莫愁桃葉間。面如滿月。膚若凝脂。性格溫存。舉止安貼。

與岫雲文卿輩相伯仲也。無不可子。惜春主人。招野鶴山人。龍檜子。傍花居士。作冶秋之集。是夕潮退。波恬舟輕。人靜。露珠桂月。分外清幽。不似向來喧囂矣。座中素娟。小玉紅。皆司空見慣者。惟彩雲。綺香。初次識面。綺香酬應。周至。不即不離。曲口亦頗大雅。座客稱賞。龍檜子即席贈彩雲詩。傍花居士復爲綺香請。遂口占一絕云。餘霞如綺映粧樓。人影衣香續冶游。次第看花休恨晚。白蘋紅蓼不勝秋。同居有秀英者。亦明慧可人。

瀛珠

瀛珠。毘陵人。年十九。風姿濯濯。體態盈盈。暫寓秦淮。知交尙少。以故新柳記未經採入。向與素娟善。素娟爲新學道人言之。贈以一萼紅云。板橋頭。悵彩雲漸散。煙水冷孤舟。燈火飄蕭。佩環寥寂。看花人已歸休。問滄海。遺珠誰訪。認丰姿。如見杜家秋。影裏情悰。塵中物色。累爾靈修。豔說狀元崇嘏。在清溪九曲。占盡風流。同輩雲泥。故人車笠。名場一樣牢愁。要借我。類唐老筆。爲玉人聲價。長琳瓊。從此琴天笛夜。心字香酬。

楊寶珠

楊寶珠。金陵人。年十六。貌豐豔。性敏慧。以手口勝。清涼仙子。野鶴道人。俱不以爲然。而龍眠畫史賞之。鐵笛仙爭之。尤力。且以前記王寶珠藉口。謂王寶珠何幸而巍然列新柳記之首。楊寶珠何不幸而不得綴新柳記之末乎。因爲採入。龍檜子詩云。環肥燕瘦豈能同。各有靈犀各自通。多事一編新柳記。白門處處刮酸風。出塞明妃等逝波。清涼仙子奈愁何。斷無合浦珠還日。且唱宏農得寶歌。宋玉微詞易失歡。有人怒髮欲衝冠。勸君滿酌蒲桃酒。信史原難責稗官。此詩既出。北里中門戶之見。漸次釋然。不獨爲楊寶珠增聲價也。

綠菱

綠菱。廣陵人。年十三。身材瘦怯。性格溫存。弱齡而有大人家數。演崑曲。能合拍。大龍山樵賞之。謂可作新柳記殿軍。且卜其他年。能自成一軍也。丐劍舞。叟以詩張之。叟贈二絕云。兒家新學畫雙蛾。訪豔爭思細馬馱。綠未成陰宜護惜。西風緩唱采菱歌。品題風月一番新。慣種今生未了因。我到旗亭常賞酒。待卿來作侑觴人。

喜齡

喜齡。年十六。廣陵人。眉目清秀。吐屬風流。杏林山人眷之。偶抱恙。招閩泄子診視。雖雲鬢蓬鬆。而意態幽閒。大有

楚楚可憐之致。與閑泄子談。自以不登新柳記爲憾。閑泄子賦詩二絕爲贊。請補入記。詩云。兒家江北住江南。半帶嬌癡半帶愁。最喜瓜期年二八。更憐眉樣月初三。自來名士善評花。異卉奇芳次第誇。知否幽蘭在空谷。挑燈和雨泣琵琶。

白門衰柳附記

湯小聰

湯小聰字綺琴。金陵馬氏女。爲湯如珍養媳。如珍本秦淮院中人。故侍郎某公最賞識之。金陵陷。避亂姑蘇。時在丙辰丁巳間。如珍老矣。小聰本在芳齡。明眸善睐。慧麗絕倫。幼讀書。通文義。工度曲。尤精畫蘭。得馬湘蘭遺意。黃山初白子一見愛悅。遂爲置釵環。賃居室。氣象煥然一新。於是姑蘇之名大噪。而初白子益嬖之。纏頭之費。逾千金。有傳其事於黃山者。嚴命敦促歸里。不忍別。繪歌樓聽雨圖。遍徵名流題詠。溪上老漁賦高陽臺詞云。桃葉移根。竹山攜酒。相逢名士傾城。心字香燒。麝蘭一氣雙清。姑胥臺畔絲絲柳。惹絲絲。楚雨含情。畫樓深。綺語誰知。只有紅燈。綠窻人去。眉峯遠。怕鷓鴣吟斷。蝴蝶魂醒。約略春愁。和煙圖上湘屏。尋芳小杜重來未。願珠微。長儷鶉笙。更消停。門掩梨花。剪燭同聽。清涼仙子詩云。好尋碧海三生約。莫負青溪九曲深。又贊其畫蘭之工云。心靈自擅。生花巧腕。弱偏能撇葉工。初白子自賦七律十章留別。警句云。作繭已拚蠶自縛。迷香未必鳥知還。爐煙比似郎心熱。一味騰騰裊博山。歌曲擅長招姊妒。諛諧對客解郎圍。此身容易卿卿屬。乍見矜持習見狂。割臂悔要前夕誓。顰眉偏吝一聲磨。小別何曾虛一夕。再來爭忍說經年。惺惺相惜人三兩。脉脉中含語萬千。破鏡因緣關妾念。投梭心事慰君懷。可謂哀感頑豔矣。無何姑蘇又陷。小聰轉徙如臯。至甲子。金陵克復。始歸。初白子來應秋試。重晤於洋珠巷。執手纏綿。淚隨聲墮。蓋匪特兒女情悰。傷離惜別。兼有慨於滄桑之變幻。金粉之凋殘也。初白子又賦秋柳四章寄慨。警句云。垂垂不覺青娥老。楚楚相逢白下秋。情絲欲絕終難斷。綺夢雖遙未易醒。金縷已殘休作絮。青絲不縮嘆飛蓬。重聽別調翻三疊。忍見長條近十圍。則又似爲小聰傷遲暮矣。丙寅春。清涼仙子來金陵。於牛市訪見之。徐娘雖老。尙有風情。初白子與仙子本舊交。因此時相聚晤。是時嬾雲山人。太史某君。藥倦齋主人。常來往於金陵。皆樂與小聰游。其後初白子之官西江。仙子歸新安。小聰於水閣設祖帳。酒闌歌罷。各自黯然。大有一曲陽關淚萬行之態。己巳仙子復來白下。則小聰已歸歐陽氏矣。小聰旖旎風流。吐屬典雅。絕無倚門氣習。後來之秀。如白門新柳所記者。惟大文寶庶乎近之。蓋同得六朝煙水氣也。嗚呼。可多見歟。題小聰畫蘭。多見

於近人詩稿悔餘庵云。湘蘭合是前身。欲步橫波後塵。任是秋風吹瘦。蛾眉猶鬥精神。我願花如人壽。誰憐人似花鶯。恍見唐宮妝束。墨痕注到唇邊。藤香館云。劫後秦淮水不溫。美人名士各消魂。可憐金粉飄零盡。賸馥殘膏帶淚痕。畫閣圖成墨未乾。心香私爇馬湘蘭。天涯歲晏無芳草。留與蕭郎鄭重看。丁字簾前壁月孤。重來往蹟認模糊。迷香有徑何人熟。讓與風流鄭鷓鴣。風枝露葉影殘春。遲暮相逢似有因。我是江南吳祭酒。當筵親見畫蘭人。

安月娥

安月娥。金陵人。巧齡巧珠之假母也。爲秦淮舊妓。昇平時。齒尚穉。頗著豔名。袁石頑仙賞之。贈以一募紅云。稱芳名。是廣寒舊隊小謫下瑤京。蛾樣猶纖。蟾輝未滿。神采先放光明。曾學過霓裳法曲。串新聲。壓壓妒啼鶯。靨笑添渦。眉修露慧。睇轉流情。悞到團圓時候。勸靈娥珍重。莫墮愁城。豈蔻含香。芙蓉作蕊。煩惱何苦相縈。須記著前身小影。伴青天碧海耐淒清。留待梯雲客至。喚取卿卿。此詞膾炙人口。至今傳誦。金陵陷。月娥避至他處。迨克復後。始歸。六代鶯花。都非嚆昔。遍訪當年姊妹。率皆玉碎珠沉。自顧馬齒亦加長矣。舊居牛市水閣。尙存廢址。牽蘿補屋。粗作安排。所歡某二尹。久定終身。而業已床頭金盡。不得已。補綴箏琶。重爲蕩婦。幸而歌喉未改。節拍分明。迨非時下雛鬟所能企及。因此招徠酒者。不以色選。而以藝登。且重其爲京幫。生涯頗不落寞。每當酒闌夜永。與二三熟客。談白下往日風光。真如天寶宮人。說開元遺事也。邇來養女巧齡巧珠。日漸知名。遂不屑再登歌席。惟在室中伺客。坐享其成云。

鄭二娘

鄭二娘。金陵人。幼時從秦淮名曲師學技。故至今猶以歌曲勝。節拍不差累黍。羣推爲老成典型。居東牌樓水閣。左爲文德橋。右爲武定橋。雙虹掩映。一水淪漣。繡戶深深。珠簾漠漠。放舟者過其下。咸逆料此中有人也。清涼仙子訪之。愛其粧閣之雅潔。贈以詩云。曉開粧鏡笑窺奩。水閣漸痕夜雨添。記取櫻桃舊門巷。當窻一桁棗花簾。二娘年近不惑。風姿稍覺憔悴。而氣韻則不可掩。攀香客暱之。嫌水閣過於軒豁。另爲移居僻巷。厚其供養。使絕外交。可謂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者矣。一日藥倦齋主人招游畫舫。適與嬾雲山人同泊。彼此從未謀面。主人使度

曲爲山人壽。歌喉上徹雲霄。律呂又分明可按。時心字湖中畫舫幾二百號。女妓以百計。各自停筆歇阮。遜謝弗如。是殆所謂老輩風流耶。山人賞以詩云。果然覲面勝聞名。雅調能令俗耳清。誰倚紅鸞評節奏。彩雲遙護許飛瓊。是日大文寶獨坐一涼篷。停泊僻處。靜聽二娘度曲云。

陸蘭英

陸蘭英。金陵人。爲從前陸二養女。陸二者。秦淮名妓。豪華奢靡。傾動一時。所居畫閣紅樓。珠簾繡幕。爲北里之冠。江寧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愛其屋宇軒敞。談風月於此。會衣冠亦於此。時值上恬下嬉。見者習慣自然。了不爲怪。蘭英方在垂髫。得伊假母提唱。名頗重。陸制軍之公子最昵愛之。金陵旋陷。避居姑蘇。門前車馬。不異當年。姑蘇再陷。遂轉徙無定所。近日重至秦淮。眉稜翠偃。鬢影蓬飛。秋娘老矣。賃居石埭街煙局之後。湫隘蠶塵。不潔已甚。每有博徒隸役過往。因此名流絕迹。匪特憎其齒之暮也。嗟乎。千金馬骨。市之者特重其爲駿骨耳。若得意時。則驕縱凌人。失意時。則卑污自賤。蠅營狗苟。有識者唾之矣。獨一陸蘭英乎哉。

施文霞

施文霞。金陵人。昔爲秦淮名妓。工畫五色文魚。人稱絕藝。亂後轉徙姑蘇。名更盛一時。豪貴皆與之游。近如楚北某觀察。某大令。及環山游客。皆能歷歷談其豔蹟。蓋曾聯割臂之盟。訂同心之好者。色衰適人。旋抱文君之恨。金陵大定。乃歸。頗思整頓釵環。重作阿婆三五少年伎倆。而從前舊好。稀若晨星。存者亦無復過問。至於走馬王孫。揮金公子。類馳逐於釣魚巷口。覓青娥皓齒。買笑追歡。如文霞者。望望然去之矣。困頓無聊。遂至賣芙蓉膏以自給。嗟乎。昔年供奉。無異神仙。此日追陪。半皆廝養。虛名難恃。末路易墮。天殆借一施文霞。爲眼前儒林傳中英雄譜內。痛下一鍼砭歟。嬾雲山人爲賦。衰柳詞以寄慨。調寄柳梢青云。絮果難圓。楊枝易老。秋又今年。紅粉朱樓。青鬢紫陌。空說纏綿。依依長板橋邊。記弱態惺忪可憐。飽閱繁華。暮驚搖落。苦受烽煙。

曲師劉培珊

劉培珊。金陵人。秦淮老伎師。亂定。重理舊業。新柳記中人。大半稱女弟子。衰柳記中人。則又從前朝夕承值者也。花白鬚鬚。老而不俗。是丁繼之一流人物。管吹笛。女郎度曲。律呂稍有不合。輒委曲成全之。彈箏摘阮。尤擅絕技。

每值跋烏西陸。顧免東升。煙水迷漫之會。坐一小七板。來往於利涉橋。大中橋一帶。爲羣弟子按拍。纔離西舫。又上東船。真乃點水之蜻蜓。穿花之蛺蝶也。嬾雲山人贈聯云。九曲青溪。一聲長笛。大江東去。孤鶴南飛。又出素扇求詩。山人贈以四絕云。魁官笛子卯官簫。往事蒼茫話板橋。各有宗風尊護法。彩雲仙隊領嬌嬈。新栽楊柳碧芊芊。幾輩王孫繫畫船。天寶詩人多感慨。江南偏遇李龜年。十番子弟各翻新。只有何戡是舊人。我醉扣舷歌水調。可能摩笛付真真。祭酒詩編楚兩生。南朝狎客並知名。暮年冷淡無吟料。借爾箏琶遣我情。

以上皆昇平時舊人。近尙挂平康籍者。

白門爲自古靡麗之鄉。山温水軟。美著東南。素來風尚。俊聲伎。耽遊宴繁華之積習。沿涇冶之遺風。蓋猶有南朝金粉之流芬餘韻焉。其間月地花天。舞衫歌扇。豔情綺思。選勝尋芳。猶可想見於板橋雜記。畫舫諸錄中。此所以極士女嬉遊之樂。而寫朝廷清晏之風。亦殊足以見昇平氣象已。咸豐癸丑。慘遭赭寇之亂。據爲盜窟者。十有二載。秦淮河房舊址。荆榛塞道。瓦礫堆階。清溪遺跡。徒曠燐照狐鳴。年來稍復舊規。遊船往來。踏波乘浪。才妓名媛。大都至自吳中。來從邗上。而土著中人。亦復不少。兩岸笙歌。一堤烟月。承平故態。父老猶有見之流涕者。此白門新柳記之所由作也。作者爲海陽許君養和。袁柳附記亦出其手。補記則楊君曉嵐筆墨也。述秦淮之近事。續舊院之叢談。談者豔之。曾幾何時。爲當道所嚴禁。野鴨飛鴛。一齊痛打。月破花殘。在所不免。而作記之人。不特無金鈴十萬。以護名花。且復重遭疵詆。指是書爲禍胎罪首。劈板片付之祖龍一炬。於局試書院諸生時。特命一二題。以致譏評。諸生亦撰楹聯。以紀其事。幾與文字之釁。夫秦淮之有綠篷船。原所以點綴煙波。流連名勝。誠窮乏者之養濟院也。一旦絕之。無以爲生。惟有號寒啼飢而已。况自管敬仲設女閭三百。樂籍遂不能廢。是書偶爲遊戲筆墨所及。雖談豔冶。又何關於政體也哉。因跋其後。爲漫論之如此。禮法之士。幸無譏爾。光緒五年正月七日。崧北玉鮪生跋。

清西溪山人編

王緇塵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七種

吳門畫舫錄

世界書局印行

序一

夫揚逸采於彤奩。則舞繡歌雲。春生著手。緬瑰聞於紫曲。則酒龍詩虎。聽到低頭。矧以眉嫵西家。學蘿樣好。燕支南部。花草宮留。晴漪奩淨。影盡生憐。海湧螺青。山還含笑。地鍾佳麗。可稽風土外編。紀廣冶游。爲補水天閒話。則有谿名芍藥。波蕩狂香。兜號蓮花。鏡支中婦。小樓如畫。楊柳能藏。雙槳若飛。鴛鴦欲學。吹花嚼蕊。人識柳枝之門。騎魚撇波。家肄桃根之榭。首不畫鷁。茵俱設熊。簾額則縣珠招風。疏櫺則碾水受月。靡不移春有檻。泊揀花深。遏雲能歌。歸邊雨暮。每當節臨兒女。天開綺羅。水嬉繡野。妖侶縉川。倚旄旗以耀質。竦鳧燕之輕軀。手玉混塵。眉煙連山。望之若仙。恍臨灋浦。坐來雖近。疑逢洛濱。又况香迴一洲。席芳十步。玉纖遞雲英之漿。柁樓出胡麻之飯。每浮綠蠹。瑤翠再酬。脯擘青麟。雕槃屢薦。匿窻之眉語乍度。射覆之心字頻盟。脆板敲紅。轉枝驚近。深梧褪涼。映燭蛾彎。靡曼若此。宥往奚持。別有香能迷洞。羹不閉門。花下一關。抽簪可斂。柳邊深巷。繫馬曾經。纔攀珠箔。鬪笑相迎。猶隔畫簾。釵聲遙辨。生成鬢淺。只解拈花。競學粧慵。有時擁髻。舞掌之腰尺五。生蓮之步雙弓。或指銀箏比歲。或倚錦瑟量身。靡勿屏間拈豆。紅映脣珠。墜下樹萱。綠舒眉幕。篋篋常繫。擗擗不收。晨粧甫竟。卯酒旋中。鴨心駐爍。鷓斑裊雲。晝靜瓊闥。茶呼鸚鵡。宵闌曲院。局亂鴉兒。斯實調笑無虛。要是清遊所期。至若薦荆臺之枕席。瓊闥同嬉。抱秦女之衾裯。玉樓深貯。真箇消魂。一宵輪意。投香有所。照春開屏。盈盈迴抱。斜身倚幃。旦旦申盟。引臂替枕。和藏媚蝶。夢定行雲。枕剗神雞。起仍踏日。樂未央哉。蕩無度矣。于是庭栽梔子。咒出同心。籠畜迦陵。教呼並命。出則蜂蝶俱隨。入則鶼鶼相矢。璧車聯載。細馬約馱。纏錦博歡。銀河思卷。布金買笑。銅山欲移。迨夫珠甘論斛。悔起遲來。香可名街。激成豪舉。始怨鳩媒。寡信。將疑劍誓無靈。猶且飄烟抱月。爭歌楊白花來。曳雪牽雲。不放陸耶。離逝。遂使映門柳。學迴碧玉之腰。拂面花飛。替寄紅綃之淚。斯固入天魔嬈舍。不難戒隳阿難。值色界情天。要使魂銷地媪者也。友人西溪。文憐隱霧。翼息搏雲。惜芳序之易闌。眷懽悰之多逝。烟花三月。重感羈栖。絲竹中年。

政須陶寫。爰以粲花之筆。抒其繪水之思。倡條冶葉。區別云巖。小白長紅。評泊惟允。緯以苦心。兩飛天女。挹其奇氣。虹吐笑人。加以卻月。皺烟眉。堪撰史。搗酥。滴粉。口欲生香。溫尉錦鞋。陳思羅襪。麗句閒登。吉光時見。張氏粧樓之記。陸家小名之錄。並傳可信。媿笑無難。用以振撻孤緒。洵足滌蕩沉疴矣。僕則絮已沾泥。花從著袂。眉參深淺。淚漬衫青。蓬感飄搖。酒驚鬢綠。閒情偶作。性用持孤。憤幽憂。綺語未除。旨豈慕陰淫。案衍。庶幾愁墨之降。是鄉足老。敢謂傾城之悅。此中有人。以側豔之時。險致糠粃之見播。詞稽淮海。我慙井水能歌。詩賭黃河。君定旗亭遍唱。若問一池春水。底事干卿。試參四壁秋波。會當悟爾。乙丑橘春鏡卿沈廷炤序。

序一

花月新聞。水天閒話。烟花南部之錄。臙脂北里之記。莫不副在縹緲。傳諸茗玉。揆其用意。略有二端。東城父老。曾見開寶之繁華。南內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世易時移。哀來樂往。十二樓臺。故釘已失。二八迭代。昔夢宛然。勾欄打野。亦入武林之遺事。瑤光奪壻。並載洛陽之伽藍。意等夢華。流分野史。此其一也。其或才人失職。蕩子中年。有離騷佚女之幽情。作醇酒婦人之生活。寄盞可笑。憔悴自傷。牧之豪宅。感杜秋而命篇。少陵老大。爲公孫而隕涕。張泌無聊。粧樓輯記。龜蒙有託。侍兒錄名。一宵璧月。遂有篇章。十里珠簾。任傳薄倖。又其一也。非此寄託。不關勸懲。烟墨雖驅。風雅弗尙。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者。時際昌明。地當饒樂。肥魚大酒之場。紙醉金迷之窟。遊閑公子。無忌知名。窈窕佳人。莫愁新字。譜集羣芳。香稱一國。爲之暝寫。恐異前聞。然而風花易散。南溷堪憐。蓮出青泥。心含淨果。桃開露井。命短東風。倚風含雪。沈下賢之所低徊。抱月飄烟。李玉溪因而惆悵。富夫絃么管脆。玉泣珠啼。冠上斂飛。掌中鞋拓。燈紅酒綠。鈎弋拳開。枕暉幃低。淳于禰解。謂當樂死。誓比長生。及乎西曲車回。汝南雞唱。滿堂人散。百年歌殘。烏啼昨夜之樓。鸞轉誰家之樹。青春已去。黃衫不來。變有懽聞。詞傳儂懷。維兒女之癡情。亦人天所動色。假茲鴛牒。聊記花牌。曼睽騰光。波瀾在目。傳紅對鏡。曲折爲眉。亦憐才之盛心。言情之極致也。僕本恨

人。臣原好色。嬾坊魔席。亦或我聞。影事前塵。久徵佛說。屬引端之荒言。作懺餘之綺語。若夫溫岐少日。詩多側豔。成式當年。詞名播播。老矣自慙。君無取爾已。嘉慶丙寅。人日。頌伽居士郭慶紱。

序二

此梅鼎祚青泥蓮花記。余懷板橋雜記之續也。然而烟花之錄。拾自隋遺。教坊之記。昉於唐作。一則并附于經。似乎結想螻蛄。馳音桑濮。偶然陶寫。何礙風雅。若夫僕者。綺語之儂。已懺于心。縮屋之真。可信于友。豈有烏蟾告邁。齒髮兼彫。重參天女之禪。來對玉臺之簿者乎。乃觀是編。竊又不能無感焉。夫論黃土搏人之說。則貴賤何常。作飛花墜地之觀。則茵溷立判。既已沉淪苦相。轉輟情塵。脫泥絮其何因。披火蓮而莫得。紅粉之夢。終付飄流。青樓之名。多逢薄倖。鴉媒徒告于佚女。鶯牒難諧于使者。甚至鄱陽暴謔。郭重食言。柳被風欺。蕉因雨卷。吁其悴矣。傷如之何。吳中者。佳麗之鄉。游冶所習。管語絲哇之奏。眼花耳熱之娛。每當橋畔行春。溪頭消夏。一舟泛夕。單檻凭涼。幾幾乎誑漁子以迷花。蕩姮娥而入月焉。然而富商豪佐。罕文字之談。膩鼎腥砧。溷蕪澤之笑。自非詞人刮目。名士傾矜。但唱懊儂。誰歌歡子。憐才之意。當不其然。夫委真性於空花。鑠元神於虛牝。誠攝生所憂也。辱才人以廝養。蒙西子以不潔。又造物之憾也。爰乃抽徐陵之筆。書薛濤之箋。察眉黛之可憐。約釵光而使聚。莫不嫉光眇視。冷服成溫。雖豔溢烟臺。而義歸鑿鑑。綺懷有託。雅什同登。本之美人香草之思。極乎烟波畫船之趣。匪惟承平之盛。抑亦樂府之遺也。或謂佛貴淨因。禪懲欲染。蹈茲口業。於意云何。不知帝釋宮中。亦陳妓樂。華鬘天上。特開女市。吾請洞觀究竟。廣說人天。合游戲之文章。作幻泡之譬喻。當此風花易過。水月重來。亭坐可中。鐘催夜半。所謂楞嚴十種。梵志一壺者。卽色卽空。我聞如是而已。嘉慶丙寅夏五月香醉山南禪客吳錫麒撰。

序四

西溪山人學殖瑰富。文采葩耀。握靈珠懷抵鷁者有年矣。老稱知希。鄒歎暗投。驥驟未驟。鵬雲猶戢。旅食吳會。爲畫舫之游。攬斯荃蕙。錄其梗槩。鴻驚鳧沒。傳於毫素。目窅心與。驗於下筆。亦情之所鍾也。夫其玉簫兩頭。旂亭十里。羅袖藻野。脂香漲川。白日傾夕。繼以朗月。笙歌發微。二八迭奏。山人悲蕙草之飄歇。憐佳人之遲暮。雌黃託諸短翰。榮辱定其一言。絃麗色則羣芳春敷。羅妙伎則繁俎綺錯。江文通倡婦之作。寄其才思。白司馬商女之吟。寫其胸臆。至乃憫奢麗之敝化。抑流宕之邪心。傷潛蠹之易入。戒蔓露之爲會。微文輕詆。未嘗不三致意焉。此足以觀山人之用心矣。余以無文。省茲英瑋。忝爲序引。糠粃在前云爾。嘉慶十有一年正月吳趨汪廷楷撰。

序五

藻野縉川之俗。單舟疊舸之鄉。扇薄衫長。珠搖釧動。水明樓直。照影皆雙。日裏風中。吹香盈露。俠嘉夜。含菝蒺。迴羞而送態。蕩魄而悅魂。蓋廣微吳地之記。士衡昌門之謳。芳澤弗陳。觀縷未及矣。於是西溪山人選練妍華。甄綜衆。憐北里之志。妝樓之記。孫棨張泌。撰述重新。莊士非之。達者躋焉。夫采唐秉簡。並錄輜軒。鳴瑟跼屣。亦登地志。觀政者於以別貞淫。采風者於焉寄懲勸。况乎感薜英之易謝。道人因而悟禪。軫風絮之漂流。僑士緣茲慨世。或指爲導欲。訶以蕩情。過矣。僕王琨避面。略異拘方。散愁入室。頗能繕性。茲不辭而爲之引者。亦以君非女閭之曹邱。蒙何妨爲麗情之元晏乎。甘亭居士彭兆蓀題。

吳門畫舫錄

西溪山人編

吳門爲東南一大都會。俗尙豪華。賓游絡繹。宴客者多買棹虎邱。畫舫笙歌。四時不絕。垂楊曲巷。綺閣深藏。銀燭留髡。金觴勸客。遂得經過趙李。省識春風。或賞其色藝。或記彼新聞。或傷翠黛之漂淪。或作浪游之冰鑑。得小傳一卷。

杜凝馥。字宛蘭。行三。居下塘。柔情綽態。一時有牡丹之目。性愛蘭。碧箔銀牀。香盈一室。旣對美人。復挹騷客。過者往往流連忘返。七夕生寫同心蘭冊以寄意。鐙青酒綠。固無宛蘭不懽。卽姬亦一日三秋。時招致生。然生嘗謂余云。芙蓉帳裏。幾度春宵。實未曾真箇銷魂。是說也。余固疑之。但其厭棄繁華。自傷漂泊。研花樓上。默坐垂簾。或刺繡臨牕。客來謝去。殆所期夏遠。不作雨後荷珠耶。工詞曲。善琵琶。正如羽衣一曲。祇宜天上。難得人間。歲甲子。秋風報罷。耗麝筵開。願一聆雅奏。強而後可。宮移羽換。慨當以慷。兒女英雄。一齊頰首。昔江州司馬淚濕青衫。遂使商婦一篇。盛傳千古。而聲音之妙。淪落之感。古人未嘗不同也。蔣君春瑤摹家藏憶孃舊本。爲後簪花圖。憶孃名重當時。未必遂精此藝。願憶孃以翰墨因緣。流傳已久。今圖與畫冊具在。復得如前輩諸公表而出之。吾知卷中人。其將嗣繡谷春風而並永。而江南絕藝。亦且與潯陽爭勝矣。妹新官。弱不勝衣。能演劇。擅生旦。有尹子春之風。崔秀英。一名漱英。行二。居山塘彩雲街。豐肌弱骨。雅度翩翩。淨洗鉛華。見者不疑其平康人也。慕寂靜。寡酬應。嘗買舟遊西子湖。登鷲嶺。步蘇堤。撫西泠松柏。弔小青墓。飄飄有出塵之想。當道某公招置湖樓。誠非所樂。經月而反。家有綠雲樓。銀蒜星垂。鴨爐香暖。銅龍滴漏。鸚鵡呼茶。間與二三知己酌醴醪。淨紅螺。金釵半醉。滿座春添。喜撥絃。一歌小調。喉珠一串。不數燕趙佳人。蓋是曲以北地勝。姬來自維揚。得擅其妙。初姬爲補非老人所賞。貌圖以寄。致書云。侍兒秀英。奉書補非先生閣下。竊兒臨風弱質。照水疎枝。雖飄斷梗於麀城。實抱寒馨於虎阜。頻年簾吹夜月。敢妄希鸞鶴之音。鎮日鏡掩秋蟾。從不惹塵氛之色。居恆落落。性本閒閒。酷慕清流。深憎薄俗。自憐小

草。輒愴懷於萎露凌霜。幸遇明公。獲快意於攀雲覩日。先生睥睨人海。嘯傲塵寰。亦有剪紅刻翠之詞。終乏儷白妃青之選。卅年曾無心許。一旦忽與目成。侍兒自問何人。仰邀特識。敢不傾誠葵藿。矢報涓埃。故自奉杖履兼旬以來。實不減蕭奴愛主。倘得侍鉛槧三年之久。應無慙鄭婢知詩。深悵六鷁遊飛。弗克雙鳧遙逐。爲此特圖陋質。專遣寶呈。但願常侍鈞顏。無遭棄擲。公自心同金石。兒實望切萬籬。指月窟以盟悰。人對青天碧海。企雲居而結想。魂依翠巘丹梯。伏冀先生善養天和。早圖良覲。含毫隕淚。意不盡言。老人復書略云。老人當歌對酒。垂三十年。贈玖投瓊。幾百餘輩。忽忽虛過六九。悠悠閱盡風塵。亦有閒情。從無滯跡。迴憶綠雲樓上。夕月人雙。青鏡臺前。朝嗽影並。一憑欄而羣芳失色。甫按拍而萬籟銷聲。此景此情。如夢如幻。朔風多厲。珍攝爲佳。晝飲宵勞。均需節制。晨鐘晚粥。務及時宜。素簞長存。如親玉腕。紅綃永繫。莫負霜髻。補非老人僑寓白公堤之目游。蒐趣樓。書此以復。嗣老人惓惓不置。時寄金通意。姬悉以調親戚貧乏。妹金官與某生昵。媒藥者搆釁。雀牙事連生。復捐多金。斡旋上下。訟乃得解。故人多其義。不僅以色藝賞之。

史文香。行二。居上塘。頰身玉立。如靈和楊柳。曼娜臨風。丰度爲諸姬所罕。媿而姬亦落落自異。有不可一世之概。故品花者以水仙當之。嗟乎。世外佳人。遺情獨立。姬猶不免混跡風塵。豈墮溷枯茵。莫能自主與。或曰姬固有志未逮云。

馬如蘭。少鑒賞于隨園老人。名籍甚。余未之見。故略焉。

余鳳簫。字香雪。行二。居上塘。明眸皓齒。嬌麗無雙。余之初識姬也。時清明。與琴仙赴友人約。至虎邱。游船鱗集。霧積烟騰。已不辨誰何。歸途笑曰。無花無酒過清明。今日是也。琴仙曰。桃花人面。固咫尺間。盍往從之。爰過姬。居室湫隘。姬簾屨出。衣履朴素。不類時世粧。而天然姿致。正以絕去雕飾爲佳。爲盡一樽而別。居無何。有某公子者。千金買笑。匝月勾留任所。欲力致之。起居服飾。煥焉改觀。耳食者遂爭豔之。戶外履常滿。余偶與同人文酒之會。桃源重訪。別有一天。姬縮慵妝。披霧縠。卸留仙裙。曳薄羅窮袴。胸前繡抹。承以金絡索。茉莉堆鬢如雪。濃香撲人。櫻

唇乍啓。則侍兒數輩持紈扇。執樺燭。簇擁疑仙。蓋鳳簫名與諸名下侔矣。
錢星娥。居下塘。笑而豔。面如滿月。光彩照人。好事者以廿四詩品品吳下名花。姬曰織穠。妹曰流動。人謂能如其分。妹名湘蕙。

童某官。行大。居濠上。蛾眉螭首。飄逸輕盈。顧影自矜。俯視流輩。嗜佳茗。愛品泉。有左嬌之癖。篆烟修竹。雪棹輕花。洵堪解司馬沈疴。醒桐君清睡也。本曹氏假妹。聲價日高。不屑寄籬下。移別院居焉。有甲乙爭購之。姬給甲曰。持若干來。如言脫付。以擬擋家計。約時日。至期往。則歸乙已數日矣。今人戚友急難。乞賙卹。所望非奢。游移遲緩。吝莫能與。與矣。書薛券。權子母。錯鉢不稍假。持金向勾欄。拋灑如泥沙。惟恐不得當。何其愚也。甲固不足惜。若姬者。亦太狡矣哉。妹雙婷。住姬舊居。郁素娟。行四。居下塘。眉月雙彎。梨渦微暈。袅娜娉婷之態。步武文香。而文香探喉發響。能持鐵絳板。銅琵琶。唱大江東去。頗不類其人。姬則如簧舌初調。輕清圓潤。當於花間月下。攜雙柑斗酒賞之。能飲善笑。喜翩翩年少。嘗席間有所屬。客戲曰。笑則若令飲。燭未跋。生飲無算爵。酩酊大困矣。蓋生貌笑而戶小。姬將乘之於醉。而生心醉於姬。遂欲假醴醪爲鴛牒之媒。玉溪生詩云。臨酒欲拚嬌。姬與生之謂也。

李倚玉。行三。白晳而頰。而秋波一剪。盈盈欲語。尤可療飢。居虎邱得月樓。樓枕河干。在花市西頭。俗呼冷坊浜者。爲游船停聚處。每當曜靈西匿。蟾魄未升。歌吹遏雲。畫橈動地。紅粧與烏帽相掩映。居高臨下。莫不歷歷目前。地擅勝游。人無俗韻。拈毫覓句。動滿濤牋。姬言辭溫雅。粗識字。好文墨。故收藏之富。諸院中莫及焉。庚申秋。余與七夕生有武林之行。琴仙錢別舟中。修秋禊故事。以絲竹侑觴。得識姬途次。作秋禊十絕以寄。菊天反棹。稻蟹初肥。姬斫霜螯。簞桑落。招飲花前。爲賦儷語一章。居二前。臘雪初晴。放棹白堤。姬憑闌眺望。見之。固請登樓。霧鬢風鬟。怨恨見於眉宇。蓋姬初與某生爲割臂盟。事不果。剪青絲寄之。乘夜沈於河。得不死。飲固豪。以酒自毀。蕉萃日劇。余見而憐之。邀至舟。同人聯句以記事。有云帷開翠袖迎。簾捲花枝擲。忍寒理梅粧。珠光鬥眉嫵。又云尋詩過野橋。馨口芳心吐。拈花泥人簪。春意含釵朵。臨別倩余作梨花滿地不開門圖。明年圖成。并賸詞一闕以貽之。琴仙

爲代題云。杏花纔過梨花落。流鶯啼倦鞦韆索。十二闌干倚遍時。日高看舞麝氈鶴。花落花開春復春。春風顛顛鏡中身。爐香茗椀誰知己。儂是天涯淪落人。又寫得月樓圖。某生題云。不識是恩還是怨。一行紅淚不分明。姬之惓惓於圖畫。良以崔微薄命。恐一旦不及卷中。故諸君之惋惜者亦深。今雲英嫁去矣。撫今追昔。人隔紅牆。而落拓青衫。依然故我。不覺感慨係之。樓中固多祭者。如偕玉如玉。已不及見。次溫玉貌豐美。友人娛谷亟賞之。次輝玉。次媛玉。俱相繼去。是樓黯然無色矣。

陸沁香。居下塘。本泰昌人。隸籍吳門。性亢爽。善飲酒。以詩品品吳下諸姬者。不知何人昉也。上列吳中名下土。下列教坊翹楚。以品目冠之。殆爲名士傾城而作。娛谷能文章。精筆札。而邁往不羈之概。獨出冠時。品曰豪放。姬與焉。則姬亦非齷齪者比。

錢夢蘭。居上塘。體貌閑暇。歌辭擅場。夫也不良。終風且暴。少不悅則當頭棒喝。不顧月缺花殘。甚至溫柔鄉裏。雖刺橫施。玉藕彎中。刀痂不絕。客欲拯之出。弗可有姊妹行招之。亦弗往。珠啼玉泣。困苦終宵。質明則對粧鏡。點癩痕。掃愁眉。梳墮馬髻。盈盈對客笑。風塵墜落。夙世孽冤。若姬則尤甚焉。吁可慨也。

潘冷香。居城中。友人竹士爲余言。姬貌脫塵。解吟詠。有柳絮詩絕工。其二女長慈園。次文園。喜翰墨。亦院中嬌嬌。余之編次是錄也。嘗笑吳苑鶯花。可謂盛矣。然能如前朝之馬湘蘭寇白門輩。竟少其人。甚矣掃眉才子之難。聞吾友言。始信我輩尠聞淺見。挂漏正多。未可輕爲訾議。夫是錄其小者也。

徐友蘭。行大。居濠上。娉容修態。鬢輔承顙。少時爲某公子所眷。金帛常充。姬不甚愛惜。隨手散去。築室三楹。雜蒔竹木花草。涼棚高架。疏幙低垂。冰簟牙牀。最宜結夏。鏡卿賦斷句十章。驚才絕艷。姬愛之。書諸屏。河朔之讌。時招飲。生脫巾徙倚。讀畫彈棋。倦則花間半晌。蝶夢栩栩。以荷露烹茶。與生共話。而落日簾鉤矣。蓋姬慕西湖山水。偷然意遠。而鏡卿烟霞痼疾。時買舟一出游。皆於此中得少佳趣。故能結遐想於芬芳羅綺中。然姬又好樽蒲戲櫻桃花下。與博徒決勝負。雖一擲千金弗顧也。今秋娘老矣。門前車轍常盈。華酌旣陳。風光細膩。嫣然一笑。猶能惑

陽城迷下蔡也。

趙某官居上塘。貌溫婉圓滑。捷給能得人歡心。長筵廣席。各勸一觴。莫不欣然樂受。始如板橋記之王小大者。悅濠上某。欲嫁之。某初饒於財。喜狹邪游。丈夫也。而嫵媚若巾幗。諸校書爭愛之。由是家中落。不名一錢。聞姬言。以空匱告。姬招至家。衣食供奉如仇儷然。雖時出見客。而臥榻側久不容他人鼾睡矣。

徐素琴。居下塘。假母姓許氏。貌豐而口給。一室詼諧。當者辟易。善居積。擅貨財。富甲教坊中。姬有母風。目灼灼照四筵。居常作嬌慵態。喜倚人而坐。白堤風煖。花市春柔。同人課集詩舫。邂逅姬。迎之來。將使磨礮。麩熟都梁。如紫雲捧硯。效水繪園故事。而姬不知許事。且食蛤蜊。未幾相將脫稿。遞爲欣賞。舉坐吟哦。姬睥睨良久。不復可耐。奪片紙。援碎之。投諸流。姬固玉溪生所謂殺風景者。而書生腐氣。敝帚千金。向不識之無人。刺刺誦詩文不已。鑑於姬。其亦知戒也夫。

李響雲。丰神駘蕩。鬢髮如雲。居濠上。門前一帶。多繫畫船。室有層樓。設臥榻焉。房中陳列精雅。湘簾棊几。貌鼎半鏡。軍持插菊數十種。掩映多姿。居然畫意。吳俗四時清供。鞠華最盛。鬻技者加以名色。束縛鉗梏。屈曲從心。昔陶公不爲五斗米折腰。豈知千百年來。猶使凌霜傲骨。隨人俯仰。以取悅一時乎。書之以博一噓。妹素雲。貌遜於姬。陸氏順卿。眉卿。居濠上。姊妹俱略有姿色。其母解青邱之術。攤錢暗卜。兆遇金夫。爰奇貨居之。姬性恬淡。羞對客。母強之出。醜然一揖。反身入簾。教以歌辭。亦鄙夷不終學。日與妹共處一樓。習女紅。勤針黹而已。未幾白下某以桃葉渡江。藏嬌別館。而大婦有胭脂虎之號。拘某於室。開籠放鷗。子焉無歸。復依於母。珠還合浦。遂抱琵琶。豈姬之夙孽未償耶。抑乃母之卜不靈耶。噫。

張珮仙。行三。居濠上。貌中人。姊二。官從。同。乃母負盛名。物色者。據老蚌生珠之例。車騎填閭巷。所居雕欄曲檻。繡幕綺窗。瓶菊盆梅。四時擅勝。以紅氍毹貼地。四面張雲母屏風。一室篝燈。照耀如白日。風吹簷角。玉馬丁東。與蚪箭銅壺相應。雖司空見慣。亦不能不目眩心迷也。院中如庭榭之綺麗。服飾之華奢。以及旨酒佳釀之笑。器皿

什物之精。人間豔福。爲若輩享盡矣。

曹曉蘭。居丁家巷。身軀短小。蕩逸飛揚。善諧謔。以其雙鉤纖小。人呼爲小脚三官。

陳佛奴。一名玉奴。居上塘。貌清羸。細骨輕軀。可作掌上舞。姬本良家女。誤落風塵。怨恨三生。閒愁一種。居常善病。藥爐茗椀。寥寂堪憐。浙東某生。徵爲篋室。姬欣得所。意良足。長齋繡佛。故更名佛奴。嫁五月而卒。

鄭默琴。字韻梧。少字良家。及笄而父悔之。其人鄙棄不復爭。鄉里鑒於前車。無問名者。父母相繼卒。旋爲匪人賣。遂入籍。居恆怏怏。不屑作倚門伎倆。欲擇人而事。物色風塵。蹉跎未偶者數年矣。聞余輯畫舫錄。介客述梗槩。屬書之。且曰。兒心事不得白久矣。如過此三年不嫁。兒誠非人。則載諸簡者。請削以懲其謬。余笑謂客曰。牟叔子何如銅雀臺妓。此遽言也。姬何重視是錄乎。然志足嘉也。故記焉。

孫素芳。行二。居上塘。體閑儀靜。舉止端妍。無教坊習氣。家本浙東。流落廣南。歸次吳門。遂止焉。數椽老屋。風月淒涼。見客不甚款接。故客亦罕過。而數口飄零。賴姬以活。姬亦安得散千金。贖蛾眉於異地者。

素芳有二。一居閩門。姓李氏。行五。名噪一時。性傲岸。有大腹賈。願金屋貯之。却弗顧。余遇之武邱舟中。亦自媚好。若云獨曠世而秀羣。則未也。適邑中某。懷佳人者。至今船過金閩。猶往往指紅樓一角焉。

沈笑霞。居山塘。肌膚冰雪。曼睩騰光。調笑無雙。嬌情宛轉。姊妹俱劉河人。故有大小劉河之號。姬與姊皆以舟爲家。喜淡粧。嗜佳果。齟齬流酸。石華染碧。輕紅乍擘。香濺柔荑。消受春纖。不必謔以金釵落也。又好作幼小戲弄。憨態可掬。見者弗之怪。且愛之。七夕生有帷幕之徵。忽爲有力者所奪。芳時易過。缺月難圓。以茗華贈別。時生將赴秋試。故刻爲魚龍變化之文。

蔣笛香。行四。居丁家巷。工畫蘭。間能著色花草。少與某訂婚嫁。囊金贈別。某挾金去。音問不通。姬跡得之。已他娶矣。積癘成疾。骨出飛龍。日啖鹽如十口之數。否則胸中作惡。勻粒不下咽。白巖山樵。纏綿悱惻人也。悲其遇。時往訪。嘗席間以帕裹茉莉胎生。蓋絲穿花朵。縮同心結焉。嗟乎。頭上杏花有幸。不幸。使姬識山樵於早歲。則霍家

小玉不爲薄倖即憔悴死。而人之無良。某其尤哉。姬有秋蘭小影。多名人題句。

王香柳行三。居濠上。吳門食單之美。船中居勝。而姬家則尤諸船之勝。鼈裙鳧蹠。熊掌豹胎。燂以秋橙。醑以春梅。擬於郇公廚。李太尉焉。姬體貌清麗。沈默寡言。與之纏頭金。則受。或雜以衣飾釵釧。則受。金反壁。或詰之曰。兒非傾心阿堵。顧阿母以錢樹子望我。其奚辭。至一身漂泊。未識所歸。雖金縷千絲。明珠百琲。非我有也。適一旦脫然去。其與有此者。寧復知公等乎。公等亦胡爲者。客爲之爽然若失。後適邑中某。

朱月娥行二。居閶門。姿容華贍。目澗層波。船娘中香柳推逸品。姬推豔品。而扁舟一葉。恰受兩三。遠山芙蓉。若離若即。隨園詩話載船娘事。有娉娥下艙之句。而姬正以不肯下艙。罕過而問者。鏡湖漁子曰。名花相對。可以忘餐。乃以坐來。雖近棄之。登徒子豈真好色哉。是言也。是真能好色者。玉梅花下。宜其戀戀於素春閣不已也。素春閣者。余姬春雪所居。

談瑞珠。居山塘。髻年盛飾。遠而望之。灼若芙蓉出淥波。近則不逮也。性愛花。姹紅嫣紫。羅列粧臺。品其香之優劣。嘗謂花忌太豔。豔則香減。故芬芳馥郁。恆在白黃無色中。意蓋舉以自況。姬殆所謂銷魂別有香與。

蔡蕙芳。行四。居上塘。盛鬢豐容。風流自賞。其夫屬梨園部。笑丰姿。歲入足自給。姬復刺繡紋佐之。意良得也。居有頃。爲博徒誘。溺於博。姬規之勿聽。然博輒負。傾筐倒篋。悉索無遺。貧無以自存。遂出姬爲沈氏假女。沈固老院中。坐客常盈。猶時取諸姬以供博。余觀世之勞神傷財。莫博若也。而沈溺不反者。樂此忘疲。乃至不能有其婦。而尙不知悛也。博之害亦烈哉。

陸小玉。居山塘。娥眉淡掃。丰韻天然。而翠袖霞裳。丁東環珮。濃淡亦復相稱。居處地近河干。屋小如舟。嘗有友寄其家。聞客至。匿於幃。客甚稱家世。誇豪富。姬厭之。呼閉門羹。客不解。轉詰焉。友人嗤於幃。遂逸去。此與竹垞太史遇王某事正相類。兒女癡情。後先一轍。是可軒渠。太史事見西河詩話。

張鳳齡。居上塘。纖腰微步。羅襪生塵。眉有斷紋。正如遠山一角。蜂斷烟連。彌增其媚。工演劇。結束登場。極妍盡態。

啼笑皆真。雖梨園弗及也。沅薌程君攜姬至申江。時某氏園。鼠姑盛放。錦繡千堆。選色徵歌。人人皆玉。護花仙主。推色藝爲諸姬首。人無異詞。今年春。訪姬於吳門。知適人去。蟬鬢翠娥。天涯離別。爲悵然久之。

張韻雪居湖田。眉目若畫。口小如櫻。喜作三絳燕尾粧。餘髮覆額。鬢髮如剪。披蜀纈。躡綠華。宛然裙屐少年。若門畫長眉。高梳雲髻。則反遜此丰致矣。胸有記事珠。詞曲授之。卽能上口。檀板金尊之地。春花秋月之天。與諸雜姬連臂踏歌。以紅豆記之。無過姬者。

徐愛珍居上塘。桃花兩靨。豐笑且謔。工度曲。自鳳齡韻雪之嫁也。後起之秀。則有潘翠珠。沐繡翎諸人。而姬之名最著。

阿福者。忘其姓。居胥門。流寓申江綠雨寮。寮本一邑之勝。施蘿作障。疊石成山。裘馬如雲。鈿車如水。姬豔冶之名。傾動一時。性委宛。喜飲酒。喜浮大白。酡顏星眼。強要人扶。倚繡榻。背銀缸。解羅衿。捉玉腕。肌拊凝脂。春探豈蔻。香囊叩叩。絲履弓弓。處以却塵之禱。護以翡翠之衾。而姬不知也。蓋玉山頽矣。此也。仙所述。當此境者。令人真箇銷魂。

楊玉娟。小字自馥。居虎嘯橋。流寓金陵鈔庫街。俊逸明慧。修眉橫波。甲子秋。琴仙娛谷鏡卿偕試白門。遇姬於秦淮水榭。與鏡卿邂逅目成焉。翌日同人集王韻秋水榭。韻秋名桂。故爲琴仙昵。圓靨清臚。肌膚玉雪。亦秦淮翹楚。席間以玉娟詢述目成狀。韻秋笑目鏡卿曰。若是。僕則當爲瘦腰人急療飢渴。乃以油壁迎之來。瓊席甫卽。眉語旋通。射覆飛觴。靈心激注。觴政值生。况度曲。姬爲歌。明人傳奇占花魁一闌。酒闌。同人憇恩生送之歸。申後約。訂明當集綠雲圖室。蓋卽洛陽女兒對門居。室爲毛君曉蘭別業。俯清淮。面丁字簾前。毛復廣交游。名流雲集。先是有欲得姬一笑者。屢靳之。至日聞姬之爲生至也。名侶咸集。姬殊落落。比生至。則媚靨圓。瓠犀展。捧研吮毫。以扇乞書。生爲寫紅豆折枝。并繫以詞。夕筵旣闌。衆賓就散。眉月銜嶺。涼星壓波。乃凭露檻。訂星期。出袖藏絡繹羅帶。一襲贈生。生固豐於才。而嗇於財者。轉難之。姬曰。妾身值金二百。君第謀其半。妾當鬻釵珥。得如數。生終以四壁。

爲慮。未之領。毘陵某生者。願與生訂縞紵。且艷其事。攜朱提付生。將爲石家半斛珠。生却之。比竣試。有力者欲強要之。以重金啗假母。豫買舟河干。將爲褰裳之涉。姬偵知之。有遁志而未發也。中秋夜。同人復置酒綠雲圖室。爭致之。珊焉來遲。雙黛縈愁。默默不一語。數拈帶而已。索巨觥痛飲。并酬生。黯然告別。厥明而爲鷺鴦之逝。時八月既望朝也。生亦尋爲友招游攝山。追賦十絕以寄。茲錄其三。酒鱗激灑覺瓊卮。樺燭生烟綠繚眉。恐是同鄉試相問。微波剛住水僊祠。曾呼雙槳訪清谿。長板驚花半已迷。喚出尊前楊妹子。六朝山色畫眉低。木蘭催上太匆匆。懊惱絲楊萬縷風。便放石城烟艇去。莫愁湖上最愁儂。讀其詩。可知其情之一往而深矣。

陳桐香。字璧月。行三。浙之姚江人。微眺含睇。蛾眉連蜷。裙下雙趺。尤爲罕儷。工演劇。非崑非弋。俗謂花鼓戲者是。浙東嶺海邑。厥風甚盛。時值木綿脫樹。采擷盈野。以戲進者。日集。姬獨不屑爲。往來吳越間。所識多豪門右族。貴戚公子。或買舟向村落。居人斂錢演劇。士女如雲。負販駢集。陸博躡毬之徒。以及游手無常業者。往往藉姬以食。姬可謂超乎流輩矣。然姬少傾心於梁溪某公子。有終焉之志。將之邗江。公子填詞贈別云。阿娘知道嫁東風。挈兒也作飄零絮。蓋時姬尙十五待字女也。今二十五年矣。十載江湖。依然漂泊。豈姬之初志哉。春初攜其假妹小憐來。小憐姓唐氏。名愛。腰支瘦削。眉黛閒蘊。可憐之色。時稱爲兩璧人。相邀者益無虛日。余遇之邑中吳丈家席間。主人爲姬乞名。碧城生字以璧月。以小憐字唐姬。酒半。願登場爲諸君壽。而諸君亦爲姬樂盡一觴。燈樹百枝。氍毹六尺。雙花掩映。紙醉金迷。迨衆賓散。漏下已四鼓矣。是日同人餞春武邱舟中。會者十有二人。翼庵。碧城生。謙谷。惺泉。良甫。竹士。雲巖。伯冶。七夕生。鏡湖。漁子。暨余也。極天涯詩酒之樂。故并記之。

小傳補遺

董雙婷。貌豐盈。以莊姝。膚溫潤而苞玉。穠纖合度。沈詳不煩。初姬姊小雙。適人去。門前冷落。車馬恆稀。假母強姬出應客。年甫及笄。娥娥罕媿。於是客集如故。碧城生游吳下。耳姬名。往訪之。時曉粧未竟。珠簾低卷。髮長委地。雙臂雪白如藕。生一見心許。解玉連環以贈。明日。姬折柬招生。生不果往。爲書雲璈館額。同人賦游仙詩以紀事。聞

生去吳。遂忽忽若有所失。常謝客。今復避地鄉居。黃鸞惜別。紅豆相思。吾知鍾情者。其必有以處姬也。

崔髻卿。名鬢。漱英校書女弟也。鬢而笑。珊珊丰骨。宛約輕盈。少時爲姊所掩。不甚著名。姬亦羞對客。故過綠雲樓者。鮮觀焉。春三月。種榆僊吏碧城外。史偕過吳門。同人送別武邱。遂訪姬於菱尾花下。紅闌十二。擁髻微吟。聞客至。半响。擡身。新粧鬢髻。僊袂翩翹。乃設瓊席。喚索郎。贈小草。吟將離。歌陽關之三疊。譬之飛鳥依人。人自憐之。外史拈蓉裳農部詩句。書楹帖以贈云。嬌如新月真宜拜。瘦到秋花轉耐看。爲傾倒至矣。

杜麗雲。居城中。余固不識也。友人爲余數稱之。嘗有事至蓉湖。蓉湖友人復謂曰。自姬往吳中。此地羣空冀北矣。則姬之聲價可知。

顧雙卿。居城中。婉孌幽靜。體貌嫵媚。院中多假女。姬獨依母以居。母絕愛之。然喜豪飲。嘗與客約。終日無食。飲巨觥。角勝負。禁之勿可。其憨態若此。有戲爲諸姬作飲中八僊詞者。姬其一焉。工度曲。善觴政。與邑中某生善。

張輕雲。居下塘。偶訪黃月姬於卞家弄。月姬已他徙。銅鑲半啓。繡幕深垂。庭前海棠一樹。含苞未放。闌東懸鸚鵡籠。見客至。呼下簾。乃逡巡不敢入。姬下階相迎。年未破瓜。瓊姿豔逸。延入座。烹佳茗以餉客。相逢意外。良有風因。歸而記此。竊喜天台之誤入也。別後贈以一律云。意外相逢定夙因。藍橋深處見雲英。艷能敵月應長好。舞學迴風最有情。金雁斜飛春按瑟。玉鸞微語夜吹笙。尊前領取殷勤意。合與茗華署小名。

金秀林。居上塘。客有爲姬請傳者。余曰。余以無聊。爲花寫照。無去取。無軒輊。偶拈一人一事。引而申之。但於姬未之見。亦未有聞。故不載。客曰。蓋卽以不傳傳之。乃補錄焉。

盛晚香。行大。居城中。瘦削娟楚。善歌辭。能奕棋。曲房低几。清簾疎簾。往來多知名士。未幾。爲郡吏計購去。隨風飛絮。無力自持。邯鄲才人。竟歸廝養。石城朱佇。汾懷恨欲絕。賦詩寄懷云。邀得月來應是姊。化爲雲去只愁卿。又云。誰憐桃臉秋來淚。灑上青衫一棧多。後邂逅於白公堤畔。雖似曾相識。然已憔悴羞耶矣。妹麗雲。亦相繼適人。程棣香。行四。居濠上。態濃意遠。霞舉軒軒。與晚香稱莫逆。生素有拘方名。無所惑。獨愛姬。留連宛轉。若不勝情。嘗

之申江。姬駕舟送至途。別數日。鬱鬱不自得。裹紅淚以寄。嗟乎。尤物移人。莫能自主。當其意之所屬。如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焉。然而青樓薄倖。不獨樊川。熱趕郎豈少哉。生與姬可謂一往情深矣。

沈素琴。居城內麗娃鄉。淡粧素服。不事鉛華。粗識字。喜誦唐人詩句。對客無寒溫語。惟借扇頭書約略讀之。可以想其風趣矣。有某生僑寓金閨。與姬交甚密。席間歌玉茗傳奇折柳一闋。生以事傷薄倖止之。姬曰。君誠多情。然小玉賣恨無窮。正使人人鑒此情癡。則死將不朽。且彼自薄命。於十郎何尤。生默然無以應。嗟乎。紫玉誰憐。黃衫何處。姬殆古之傷心人與。

周新官。居山塘。貌黑而津。嫉光眇視。丰致嫺然。時人以墨牡丹稱之。

以上補入

馬姬少未有名。隨園老人過吳門。名之曰如蘭。老人詩所謂如蘭二字付卿卿是也。瀕行與姬約。返吳當作兩月聚。至梁溪。盛稱姬於嵇公子集虛。謂向來評泊羣花。必如其分。獨於姬莫得形容語。公子曰。豈卽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與。老人擊節。相與大噱。時與集虛送客胥江。舟中述此。取以補姬傳之略。

宛蘭落籍後。乞贈言於錢唐陳雲伯。雲伯爲作小傳云。杜姬凝馥。吳之吳趨里人。生而玉靚花明。麗入圖畫。秉性幽素。蕙心蘭氣。曳紈縠。被金翠。非其志也。妙解音律。尤工胡琵琶。銅絃銀甲。轉軸一奏。四座禁不發聲。至變調入破。指無停撥。絃無滯響。覺蘭陵王著銅面具。馳快馬入陣。無此豪快也。吳中多工此技。無出姬右者。因稱第一琵琶云。姬貌明麗。皎若朝霞。品花者以天香國色。宜爲牡丹。而姬獨愛蘭。謂美人香草。擅芳空谷。由其色佳其品潔也。嘗誦汪誦茗一種幽芳。宛是蘭句。因以宛蘭自號。所居研花樓。在水潭側。紅簾碧檻。鏡影澄波。鳧鼎螭盤。位置妥帖。素諳琴理。兼參畫禪。文人翰墨。尤所心嗜。長箋短幅。橫陳四壁。玉軸檀冊。盛以桂櫝。雜置鏡臺香奩間。拱壁視之。勿翅也。吳中繡谷園蔣氏。故有楊子鶴所繪張憶娘簪花圖。國初諸老。題詠幾徧。袁簡齋詩所謂袖角鬅邊半姓名是也。春瑤倩周君雲巖仿其意。作後簪花圖。江左能文之士。咸爲賦詩。卷中人規模相似。得毋卽憶娘後

身耶。七夕生與姬善。星河案戶。密誓三生。是夕室中蘭開。有雙頭並蒂者。咸以爲兩人真意所感。山陰王梅卿女士爲寫同心蘭圖。沈茂才鏡卿賦焉。姬之將歸於生也。假母積逋負三四千金。將以居奇。生籌千金不足。姬則質釵珥。又假他債以自贖。姬既孑身出。而吳之人。以姬負重名。不欲其去。則假他詞嚇之。謂生故貧窶。不足以活。又謂室中人妒。將不容。姬咸不應。惟謂生曰。今日之事。妾生死依君矣。望君如歲。忍相待乎。余之再經吳門也。適生以此事未得善策。謂余曰。某德薄不足辱第一人。請爲君作蹇脩可乎。余素聞其事。辭不可。惟請一見顏色以爲幸。時姬已移居妹家矣。至則遲久不出。強之方出。天人玉立。光采照耀。一揖而退。重簾寂然。生爲道余傾慕之意。請奏其技。不可強之。乃隔簾爲奏出塞入塞之曲。予賦詩記之。并囑同人排當其事。姬終歸生。

笛香蔣姬。初不知其能詩。偶於張伯冷家。見數紙楚楚。同誦其題。剪秋羅云。幾叢寥落夕陽中。冷蕊疎花也自紅。莫翦輕羅作團扇。漢宮昨夜起秋風。

香雪性慕風雅。酷嗜翰墨。遇文士過從。必持紙乞詩。竹士云。乞詩就燭拂紅螺。碧城生云。美人磨墨乞題詩。皆紀實也。種榆道人書楹帖以贈云。與誰吹月秦樓去。憶我探梅鄧尉來。

杜宛蘭。旣歸陳君瓜亭。布裳操作。不復理舊時故業矣。瓜亭以其小像。徧屬名流題詠。靈芬館主有句云。拋却檀槽理繡線。無人知是鄭中丞。蓋紀實也。宛蘭女弟小蘭。藝不及其姊。而色過之。遂爲都知錄事之冠。後爲有力者量珠聘去。戊辰春。靈芬館主偕客至其家。招周君雲巖爲作小影。周君以瘡病。不果至。遂已。然嫵媚之態。猶宛宛想見之。壁間有人題六絕句甚工。其第五章。蓋爲宛蘭作也。阿憐玉體阿蘋衣。又見蘇孃最小時。說與春寒須護惜。未妨簾幙至今垂。國香慢曲儘人誇。肯降城南張碩家。錄就小名兼姓氏。可憐葉葉與花花。按小蘭姓葉。故云。傾國真宜通體看。風情煙視畫來難。郭熙大有春山手。商略眉痕到筆端。相見嫣然去黯然。催人畫舫繫門前。從來未識楊枝意。不管歡場管別筵。宛轉房櫳舊有情。檀槽銀撥響棖棖。十年前事無人說。多謝鸚哥記姓名。忽忽舞席與歌茵。一曲春風未算春。領略風光須細膩。始知元九是才人。(以上補事末一則。崧北玉鮑生贅入)

清箇中生編
王緇塵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八種

吳門畫舫續錄

世界書局印行

序一

夫水上有靡靡之音。則聽之者不去。胸中有鬱鬱之意。則遣之者良難。箇中生迹。半天下。抑塞已久。以爲中吳之遊。足以蕩魂銷志。遁窮忘老。適有傳吳門畫舫錄者。文酒縱橫之態。風雨狼藉之懷。雖言窮一隅。而事臻萬族。似我無俚。亦爲撫掌。箇中生則曰。是錄之作。猶未究也。吾子有聞。曷觀所續乎。因出此卷。流覽數周。揆琴掄袂。人益平舊。編佩蘭。折芳情。深於二筆。庶幾發茲逸興。引我遙思者焉。蒙嘗謂煙花之記勝事。所爲流極琵琶之篇。淪落因而生感。繫余與子。同爲羈人。轉徙異地。非無華月之夕。歌舞之歡。至于酒半。猶且悲吟心動。太息坐歎。况復覽此。尤繫鄉國。掩卷不能以遽終。而旨趣已通乎作者。言有所不能已。遂攬筆以敘之矣。箇中生將歸吳門。重尋舊遊。桂舟蘭楫。斯人猶在。酒酣之後。言念故人。有胥疏江湖。顛顛獨往者。亦當爲之不歡也。嘉慶壬申歲九月長洲宋翔鳳書于江西行省之宿雲花榭。

序二

滄江虹月。有客吹簫。菊部煙華。可人如畫。紙醉金迷之地。鶯嬌燕姁之場。昔嘗跋扈其間。沮惑無主。紅樓翠館。灑墨汁以淋漓。舞袖歌衫。覆酒杯而狼藉。同輩有題襟之集。當筵爲側帽之吟。旣而遷夢十年。懷人千里。東鷄西鱗。會合無期。北里南鄰。冶遊絕跡。悵柳枝之已嫁。招桃葉兮不來。追憶曩歡。但增累歎。每際燈檠。後街鼓搥餘。未嘗不念顧曲之閒情。軫投瓊之逸致。雲牕窈窕。隔楚岫以千重。桂楫徘徊。阻湘波之九折。蓋自史鳳卻竇雞之枕。杜秋解金縷之衣。以爲箏人笛家。空若唐肆。釵叢粉陣。無復巫山已。迺者屏跡海濱。棲塵旅館。忽枉故人攬雲居士書。兼以畫舫續錄見示。真珠編字。細于蠶眠。碧玉鐫名。粲列蛾影。甲乙夫容之帳。月旦從新。品藻玳瑁之梁。風流未歇。朝雲冉冉。重題玉局之辭。暮雨瀟瀟。再續粧樓之記。藝蘭莢于一圃。各有芳馨。數環燕於同時。遍揣肥瘠。

哀感頑艷。莫得殫稱。蕉萃迷離。不無寄托。然後知鬪緒經春而未絕。麴塵歷劫而猶香也。僕哀樂雜于中年。歌篇悔其少作。鸞笙鳳管。徒羨太白之豪情。釣艇茶檣。將載樵青以偕隱。異日者。君其聯七十二舸于虎山橋畔。水木瑟若。煙鳥浩然。有攜琴鼓榼而至者。儻亦盧敖汗漫之志乎。嘉慶癸酉四月望日。麗農山樵趙函書于婁上寓齋。

吳門畫舫續錄

箇中生編

內編

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成於癸亥甲子間。一時茂苑名花。皆爲傳其丰致。寫其性情。直擅黃徐妙手。顧以余所見同時若張秀芳、黃月舟、談珊珊、諸人。類皆色冠平康。與崔杜爲姊妹也。且秀芳於冷芳浜構語花樓。幾壓綠雲之上。而黃與談。當時有文武狀元之目。錄中皆湮沒不傳。豈賞鑒未及歟。抑滄海遺珠。古人猶有不免歟。卽錄中諸人。迄今不及十載。存者已僅止二三。而羣芳之爭向春風。其秀出一時者。又踵相接也。余歎紅顏之莫駐。悲彥會之靡常。爰續是編。藉資談助。以金閨佳麗省識。再四者列入內編。寄跡吳門。暨傳聞豔羨者爲外編。數年後倘更有癡於我者。或再續焉。庶幾花月因緣。不與流春同逝爾。癸酉初秋箇中生記。

孔琴香。行大。初居下塘之水潭頭。新居衆安街。願身秀項。玉立亭亭。性明慧。度曲冠一時。尤嫺酬對。微言解紛。能令座客黠者木。豪者靜。疎狂者下氣。粗率者改容。而終各得其歡心。有若磁之引鍼。水之融乳。膠之投漆也。居常擯豔飾。甘卑下。以康成婢自居。雖屬意者不乏名人。琴香絕不以親染桂香爲寵。識者於是重之。惜體弱多病。與藥爐茗盃爲緣。女弟蓉仙。色藝俱備。雅善體貼。故畱髡送客者。琴香輒示疾。以引避云。

汪素月。行大。居上塘丁家巷。豐容豔態。明媚絕倫。品花者以牡丹目之。門前車馬之盛。甲於金閨。姬柔婉無驕色。無機心。客所好。偶一爲之。碧城外史嘗贈楹帖云。椒塗蘅薄流芳地。翠羽明珠絕世人。可想像遺情也。以齒稍長。不勝遲暮之悲。見浮囂子弟。佻達當前。恆寡言笑。故趕熱郎少過而問焉。今則并不知其所處矣。

胡秋琴。行七。居猛將軍街。孌娜春姿。儼若靈和新柳。余聞其名。而未獲見。竹簾居士爲余言。故略而不敢懸擬。王蘭珍。行大。維揚人。今居下塘袁家街。丰姿豔逸。詞氣倜儻。有豪俠好義之風。余初晤時。卽語余以人情之儂薄。隨舉一二事。意躍躍不平。見於眉睫。其冷眼熱心人哉。猶女三喜。字月琴。眉目英俊。色藝精妙。而柔和溫淑。善爲

阿孀相調劑。異日當雛鳳清於老鳳也。

錢素越。行四。本錫山人。長養吳門。住城中漁郎橋。脂膚美手。雅淡宜人。性耽文墨。恆自歎髫年未學。然詩書之氣。時流露於眉宇間。隨園所謂書到今生讀已遲。其夙根固不凡歟。好與文士杯酒言歡。酒闌卽肅容送客。不及亂。其視諸麗品之橫陳玉體者。直非其倫類矣。

潘素貞。字慧卿。常熟人。今居上塘丁家巷。秀潤溫雅。幽閒自愛。澹於秋菊。潔若水仙。無撩人之光彩。有療飢之丰姿。其遷寓丁家巷也。同人載酒作餽席。牽蘿補屋。翠袖天寒。七夕生一見傾心。逢人說項。浮眉生方與商量筆墨。効糊窗補壁之勞。不二旬爲競渡節。慧卿食指以什計。他物稱是。停橈冷芳浜。傾城屬目。元遺山句云。海棠一枝春一國。可移贈也。聞姬豪於飲。工崑曲。惜余訪晤時。扶病下樓。嬌喘莫制。未及見其粉添顏色。響過行雲。琵琶亦擅長。偶一奏之。未得聆其續續彈也。

王素蘭。行三。蘭陵人。居丁家巷之瑤莊。嘗於上元節攜姊妹躡月過玉壺仙館。有如鶴立鷄羣。秀骨天成。雖文仇妙筆。未必能寫其真也。暇時偕娛谷儼過訪。迷不得路。問其鄰媪之相識者。云數日前已移寓卞家街。與田氏姊妹同居。翌日試訪之。田氏姊妹俱麗品。固堪與素蘭聯珠。而並無同居之說。其鄰媪之相給歟。娛谷曰。是當以不了了之。或又云遷居木梳巷。

李春雲。字秀琴。秣陵人。今寓山塘之瑤弄。前從假母姓紀氏。聲價壓秦淮。壬申冬。避喧來吳門。因易本姓。湖山招隱詞人。謂姬清姿雅度。不耐風塵。故眉黛間時有恨色。吾宗瀛槎老人。年八十有四。晤姬於舟次。有不能遣之情。卽席贈長律二章。詞致眷眷。他日三吳少年。一見而迷魂蕩魄。固無足怪。詞人勸其速卽披緙。良有由夫。

王素真。行三。梁溪人。今居永福橋東首。柔疑無骨。慧極若愚。眉黛含情。髮光可鑑。姊行二。字素娥。善於晉接。自云隨母氏離家十餘年。以不能操土音爲憾。猶憶童時踏青。涉歷梁溪某邱。恍如昨夢。尙有故鄉之戀歟。錢秋婷行三。錫山人。素越同母姊也。居城中雙井巷。瘦影亭亭。幾不勝羅綺。而酒量深沉。觴政不阿附。雖屬意者

在座。而分毫不徇情。亦名之累也。與素越雖分門別戶。而朝夕過從。故携罇者。每乞漿而得酒。劉馥林。山東臨清人。寓城中探蓮巷。吳中子弟漫目爲北地臙脂者也。口角波俏。能操北音。工調琵琶。多作羽聲。而骨節玲瓏。尤妙在凌波微步。儻貯諸響屨廊。當聽不盡絕好弓弓點屐聲也。

張鳳嬌。閩門外畫舫之翹楚也。稟性温存。貌含薄怒。秋水凝眸。而清霜澈底。春山壓黛。而新月將弦。浪蝶聞蜂。未容覩覩。遇氣味相投者。回頭百媚。轉眼目成矣。繡佛齋主人書贈顏額曰。黛影橫波。意亦曾經青眼者也。去秋已有所適。韻蘭外史爲余言。

李琴仙。行二。居永福橋。花芷香之芳鄰也。眉含慘綠。目溢娛光。顧曲糾觴。色色精到。臨流自照。豔影無雙。吾知柳色深藏。雖春在鄰家。無復過牆之蜂蝶矣。

余桐花。行三。素春閣香雪之妹也。輕軀立鶴。瘦影驚鴻。同人相傳爲小喬者也。余晤香雪時。桐花猶穉年。未及見。前年香雪杜門謝客。桐花亦偕隱焉。今香雪已適人。桐花不知所往。始終不獲省識春風。其體貌妍麗。友人能爲余言之。其性情則不能爲渠摹寫矣。

徐小娥。行大。居前家橋邊。素琴之猶女也。素琴假母字素娟。適許氏。由通州流寓金閶。當時爲吳門第一名花。人呼素琴爲小通州。舊院風流。至今未墜。小娥十五盈盈。穎悟寡偶。容光逼人。深情溢乎春水。鮮豔侔於晨葩。晶簾妝成。繡閣闌凭。不啻姑射仙人之在芙蓉城也。幼讀書。通字義。崑曲能聯淨旦於數闌。各極其妙。酒量淵默。無機詐心。遇俗客觴政。或有所偏。強之飲。亦順受不較。故居家共服其性情。座客咸嘉其淑惠。箇中生擬字曰柔珠。並贈句云。未可儘留才子氣。何從別製笑人圖。未識切當否。

周小蓮。行七。居通貴橋下塘。才具深刻。靈機明敏。性好潔雅。善修飾。崑曲精妙。不自炫露。而同時姊妹咸愛而畏之。容人之度。或尚有所不足。歟。同母姊二。長行五。字琴芳。別購畫舫。次行六。與小蓮同居。

程月娥。行二。舊籍新安。今居楊庵街。玉淨花明。雛鸞么鳳。年纔十五。因父死無以償逋負。墮入青樓。故酬對羞澁。

而女工獨嫻。兼善刷印碑版坊刻。命作校書。實不負名矣。惜狹斜中重歌舞。而輕文墨者。十八九也。

張芹香。行一。居楊庵街。丰姿澄鮮。口輔姣好。閏年三九。猶如二十許人。研花樓姊妹行也。琵琶亦宛蘭伯仲之間。當時杜氏爲吳中第一手。而張氏次之。今芹香之技與年俱進。近今諸名家所翻曲譜。姬按絃點撥。靡不協律。顧自傷遲暮。不屑與映華二娥輩競虛名。同人亦絕少游揚者。

陳蘋香。行五。梁溪人。今寓丁家巷。種玉之藍田也。平康中素少宜男相。客或因艱於子嗣。而置妾者。往往別求處子。蘋香甫十九齡。已連舉二男。且明淨柔軟。音律翕和。他日于歸。吾知爲忘憂之護。終當樹之北堂者也。

施素芳。行五。居圓照街。穠如桃李。皎若雲霞。面溢春風。眼揚秋水。客有精交神與者。迷戀倍於別院。或曰姬固有異乎人處。未知其詳也。妹筠亭。本姓陳氏。清婉可人。

方友蘭。名金鈴。居圓照街。假母字浣香。風韻猶存。亦西溪山人未及賞鑒者也。友蘭曉妝學母。名動搢紳。妹字文香。輕盈嬌小。浣香疏於音律。命伶工督雙姊妹習曲學。不惜繁費。無異老諸生結習未除也。

王問蘭。行六。住太平巷。婉孌臨風。倩影怯月。祇宜貯之阿閣。圍之步障。犀與辟塵。玉與辟寒矣。忽嫁晉陽客。藏諸別室。仍不耐河東之吼。私給五十金。匹馬馱歸。跋涉三千餘里。備嘗險阻。昨晤於山塘畫舫。而娟好異常。卽無仙骨。亦尤物歟。

陳素香。行五。梁溪人。今寓算盤巷。眉目傳情。蓮鈎細緻。前與疏琴同寓。所歡爲卜新居。信宿喬遷。咄嗟而辦。聲價亦自此矜貴矣。

趙瑤娟。行大。寓丁家巷中柴場頭。與陸順卿同居。貌似綠雲樓主人。而賦性專壹。憶所歡不得晤。病累月。幾至不起。亦平康中僅見者。

王鳳齡。字岫雲。行大。居葑門內望信橋。玉肌溫潤。黛眉聯娟。甚習桃花泉。曲本嘯餘舊譜。而酒懷豪放。雖遇杜工部。飲中八仙可入座也。惜東門之室。其人甚遠也。

周琴芳行五。通貴橋船娘也。春情如水。秀色可餐。古鼎新泉。位置得所。食譜精微。肴核清妙。歌繼桃葉之聲。香薰鄂君之被。佳人拾翠。有不如仙侶同舟矣。

李新官字晚蘭。行大。泰州人。寓居算盤巷。眉不畫而翠橫一字。髮不髻而綠透三層。吐辭慷慨。略無浮文。而摻摻長爪。雅自愛護。或曰姬所歡亦長爪。余偶晤於方韞之處。戲驗之。良不誣。

卞愛珠字琴霞。維揚人。今寓水潭頭。琴香舊居。姿貌中人。長於酬應。談言爽利。無嬌慵態。能持家。御下頗嚴肅。酒量甚寬。若與映華鬪酒。有過之無不及也。

田小蓮行二。維揚人。向與卞琴霞同寓禮拜寺前。嬌服悅裝。獻酬應對。靡不中節。而淺笑低顰。百端交集。意靈犀一點。通澈人寰。強耐此不了緣耶。七夕生傾心有素。而相敬如賓。是當以琴瑟友之。非倡條冶葉之比。

尤雙喜字浣芳。行二。居山塘。門帶波流。樓迎月上。蛾眉淡掃。妝罷憑欄。舟中人望之。宛如星娥之在霄漢也。寶蓮居士惜其過時不偶。題所居曰遷夢樓。浣芳通文翰。善畫蘭。師事韻蘭外史。書法亦端麗。芸牕斐几。筆墨精良。且心靈手敏。幼隨阿孀遊錫山。嘗過來青閣。即能吹笛彈琵琶。身與琵琶等。問其年十一齡耳。今又闕十餘寒暑。釵荆裙布。有文士風。日夕與其妹沁芳同硯席。夫豈風塵中人耶。聞傾倒小瓊者。以梅花目之。若尤氏姊妹。其黃蘭也。

田宛蘭名喜珠。行四。住卞家街。張輕雲故居也。豐腴端麗。髮不加澤。膚不留手。冲穆委婉。微辭蓄意。妹字素卿。稍纖瘦。貌相伯仲。莫能左右之。余因訪蘭陵王素蘭。造其廬。雙璧並呈。瑣窗幽對。繡具置案頭。茶煙輕颺。自愧風塵面目。突如其來。直無地自容也。小妹字小容。輕盈流麗。於競渡舟次見之。

高漱月行大。居丁家巷。豐肌皎質。弗御鉛華。而體態閒適。工度曲。善琵琶。知書義。習會計。嘗薄遊淮海間。有力者欲購貯別室。弗願也。性豪爽。語言酬接。間有睥睨一世之概。遇一二知心。挑燈把盞。輒傾肝膽。惻惻動人。娛谷本寒士。與姬訂忘形交。亦獨具眼者。

陳鳳君。研花樓舊人。又蘭姊妹行也。今居上塘禮拜寺前。柔情綽態。微有肌有環肥之目。新居幽潔。無城市蠶塵。余因七夕生走晤鳳君時。與杜氏既蕩析離居矣。猶對七夕生瑣瑣致問。其不甘自外於研花樓。亦可憐也。

周慈蘭。行大。居上津橋下塘。秀外慧中。不事粉飾。胸無芥蒂。口鮮莠言。得知己則剪燭西窗。洗盞更酌。遇寒素士。惟恐其羞縮不來。尤難在闔家無貳心。門內雍雍。青樓中何幸而得此。聞慈蘭有繼女媚珠。嬌小可愛。名頗著。習曲學於邗江。

宓鬢雲。行大。居丁家巷。脩體纖腰。舉止莊雅。藝亦臻妙境。其假母行三。由船娘起家。培植後進。未及十載。鬢雲居然光大門閭。曲廊洞房。水亭月榭。視擊空明而溯流光者。直更上一層樓矣。

汪疏雲。行三。居水潭頭。皓腕豐頰。如玉樹臨風。貌與素筠相伯仲。當歌對酒。飲輒巨觥。遇拇戰。一以當百。略無懼色。武林王孫亦豪於飲。傾蓋如故。爲之賦驚靈。頌輪奐。纏綿累月。往來過從。雖溽暑不計道里。亦情之所鍾也。種榆道人晤疏雲時。值中秋。題其楹云。桂子天香聞小語。桃花潭水見深情。意即指本事。

趙月仙。行大。居算盤巷。小蓮之妹也。余於小蓮僅得半面。重訪時已適人。月仙年甫及笄。體態軒爽。骨肉停勻。性情亦柔順。席間飲興頗豪。惟無邊春色。逗於眉黛。舉盃微露淺顰。關心者亦可銷魂蕩志矣。

徐月琴。行三。向與戈二娥同寓。今居丁家巷。其母號圓通四官。月琴因有小圓通之目。眉宇清越。穠纖合度。歌喉嘹唳。惜無銅琵琶鐵綽板合之。酒懷不甚寬。而豪於飲。拇戰恆北。不辭醉吐。酒酣時。偏有丈夫氣。不與世俗推移。小圓通或偶然耶。

錢韻蘭。行大。居禮拜寺前。光豔未足而柔媚有餘。年差長。洞燭世情。體會恆入微。不失前輩之流風餘韻也。韻蘭有二。一爲武陵王氏。嘗游江淮間。工小曲。能作曼聲。今亦居禮拜寺前。與張氏比鄰。

顧月舟。雲洲。楊樹弄雙姊妹也。月舟行四。雲洲行五。好讀書。不喜裝飾。案頭無脂粉。亦無笙笛琵琶諸具。惟六朝三唐諸名家詩數十卷。余初晤時。問姊妹喜讀何人詩。答以無從去取。但指王翼雲所註古唐詩合解云。似乎選

路太窄。當購何人選本。余幾無以應。時余飲於他處。乘醉過訪。聞其言覺肅然起敬。不敢久留。周雙喜。字溯真。居算盤巷。秀眉黥髮。伏態橫生。倩盼飛揚。齒牙伶俐。有游俠風。幼讀書。不事筆墨。見他人扇頭詩詞。過目能成誦。聞姬善林靈素之術。或背人讀祁禹傳東游記等書。其桑冲之類歟。未知其實也。女弟葆珠。亦風流跌宕。

潘四壽。字蓉香。居小邾街。秀珠之妹也。秀珠色藝過人。已歸南華少史。四壽不愧桃根。貌溫雅而體輕便。肉竹絲絃。大抵皆苦心孤詣。與人酬酢。不卽不離。而求風者未遇。豈豐年珠玉乎。

王花於。名來珠。船娘之最著者也。居永福橋。玉顏光潤。星眸瑩然。肌不甚白。而有細膩風光。語言便捷。工針帶刺繡。不外求。暇日則姊妹對繡。河庭簾捲。不啻臨水雙芙也。妹賽珠。字宛雲。瘦影蹁躚。別有風致。

王芷香。名馥林。居永福橋。花於姊妹行。門庭相對。色藝亦相仿。花於以豐豔勝。芷香以清麗勝。而芷香能唱大淨。老生諸闔口。飲興頗豪。故桃葉臨波。移船相近者。幾於如火如荼矣。

沐小蓉。行三。居楊樹弄。婉孌幽靜。沈詳不煩。櫻脣丹鮮。星眸精朗。洵絢秋之芳華。傲霜之儷友。余初見於冶芳浜。競渡舟次。舸艦縱橫。不及停橈相訪。晝夜因友人訪晤。枇杷門掩。團扇撲螢。疏羅卻月。當窗玉鏡。素豔欲流。覺冷泠清氣。沁入心脾。亦一帖清涼散也。

王曉荷。行二。居大馬坊巷。芳姿皎潔。靜馥氤氳。不愧花中君子。余於競渡舟次席間不期而遇。適座客亦翩翩美少年。酒邊花霧。然百和之香。鏡裏朝霞。映六郎之面。惜不能化身作亭亭翠蓋。長護鴛鴦耳。

沈仲蘭。行二。前與也蘭同寓。今居朱家莊。巧不傷雅。瘦不嫌弱。曼睩四照。灼灼逼人。有若牛渚然犀。鬼怪悉難遺匿。所喜稟性溫惠。不事深刻。故城中諸名士。樂與相從。姬亦有名士氣。

張蘭仙。行二。住八房河頭。李響雲故居。眼波搖漾。鬢暈依稀。其父以伶工擅長。故姬曲學。亦勝儕輩。居三層樓中。樓曲折跨街市。臨河啓窗。憑欄俯視。畫舫不離咫尺。客至倚闌並坐。幾不辨其爲船爲樓也。

程小紅。行二。居丁家巷中桃李園。默琴繼女也。柔姿皓質。氣味溫雅。余因藕塘司馬訪晤。遲遲揖客出。蒙縞絲。默琴代致詞云。弄璋才二句。聞舊雨至。始一攬鏡出幃耳。是日風雨大作。余舟不能解維。主人預作湯餅會。七夕生攜慧卿入座。並送余行。漏初下。雨霽月出。玉宇如洗。余亦乘醉登舟。挂帆逕去矣。

黃月娥。前錄列名於投贈卷中而無小傳。故補贅焉。月娥一字月舟。名婉僊。行大。初居風箝街。後遷楊菴浜。仙姿曠世。佚態離倫。慧業三生。佳人絕代。癸亥秋。余浪遊京口時。瑯琊仙吏方在幕府。夜雨連牀。問余以茂苑花名。誰爲第一。余答以月舟。瑯琊曰。月舟何如。余曰。嬌矣。好矣。美無倫矣。芙蓉臨鏡。不足方其豔也。明月入懷。不足方其明也。鍼穿七孔。錦織廻文。不足方其巧也。冰瓜雪藕。仙露明珠。不足方其聰雋。蛟獫啼月。絡緯悲秋。不足方其幽怨而酸楚也。青眼照人。識余兩閱歲。曾未聞女蘿之托也。瑯琊唯唯。若未深信。月舟早得盛名。俯視綠雲。得月。研花。諸樓。而諸樓中亦甘爲避面。余猶見夢樓太史所贈詩。字體整暇。其卒章云。甘作陽臺局外身。洵老眼看花者。傾心若揭矣。會稽太守揮三千餘金。欲置爲側室。姬緣太守愛已博。不果行。後歸于高氏。不容於大婦。流離漂泊。仍返吳門。余以丁卯秋出長安。道經金閶。聞姬新遷楊菴浜。與張輕雲同居。輕雲者。亦茂苑名花。語詳西溪畫舫錄。姬以室家新造。外侮孔多。瑯琊實捍衛焉。或以余言爲不妄也。及訪晤時。余固滿面風塵。姬亦玉容憔悴。斷梗飄蓬。相爲慰藉。各有愧色。余以匆匆赴江右。終已不願。以不獲晤瑯琊爲憾。消息不通者三年。庚午秋。聞姬已歸瑯琊。枯魚竟展之清波。飢鳳旣旣以竹實。今而後月舟當得所矣。遠懷欣慰。作詩四律賀之。

周素珍。行大。居丁家巷。天然風韻。顧影自憐。眉目瑟瑟向人。望之情味俱遠。居常處儉約。有寒素風。歌喉清越。迴出儕輩。而其感人處。尤在不矜才。不炫色。有萬事輸人之量。而絕無矯強。其明慧殊可念也。蘭玉早凋。倏焉物化。又殊可惜也。

曹稷香。行二。居大馬坊巷。前錄中托言趙某官者也。辛酉小春。余偕會稽太守晤姬於虎山橋畔。時姬二十許人。辯才新穎。咳唾生香。迨丙寅重晤於雲璈仙館。則柳鞦花慵。憔悴可掬。問所由。曰。病肝氣。種榆道人題其楹云。對

月罷彈瑤瑟。怨買脂學畫牡丹香。白岳山樵贈句云。不信罷彈瑤瑟怨。此身畢竟未分明。其明年春。聞稷香病劇。嗚咽三日而死。嗚呼。或自惜此身之未分明。終以此賣恨而卒也。濠上某生素與姬暱。卽西溪山人所謂斌媚若巾幗。姬聞生家中落。衣食供奉之。若伉儷然者。爲卜葬於虎邱山下。立墓石焉。

外編

朱紫薺。名蘭。舊籍秦淮。今居水潭頭。鬻輔豐麗。吐詞灑落。宜喜宜嗔。風流儒雅。令人想見莫愁桃葉遺風。余於競渡時邂逅淥水橋舟次。眼波微度。竹肉輕調。覺冷而不妖。細而不膩。吳中美麗。未能或之先也。其厭故而喜新。歎姑誌之以待明眼。近見碧城外史。知與高玉英姊妹。並邀激賞。則余之傾倒。竊喜不謬矣。

陳映華。行一。杭州人。今寓居下塘菩提菴前。所與游。皆當時名士也。皓質鬢雲。歌如珠貫。酒飲一石。瀟灑出塵之槩。流露於辭色之外。去歲余瀕行。同遠峯居士走訪。寒暄數語。卽訂於來日較酒量。并聞木石山人豪於飲。欲余邀致之。不能飲者。罰以詩詞書畫。會雖不成。其梗概可想見也。聞映華嚴於趨避。某公子揮數千金。不獲一携素手。殆有心人也。

高玉英。行大。舊籍秦淮。今寓上塘道林菴前。面呈玉鏡。髮疊油雲。貌似素月。而俊佚過之。有玉屏風之目。余於篠玉席間邂逅一面。隔座聞余談紅樓夢。執壺而前曰。亦喜此書耶。余醉中漫應熟讀之二十年矣。姬引一觴進曰。亦數年從事此書。真假二字。終不甚了了。君暇日枉顧。當爲解之。余諾之。惜行期已迫。不及走訪。女弟玉霞年十四。垂髮擘雲。修眉連黛。學琴於木石山人。學書於雙樹生。學詩於碧城外史。其立志可知矣。碧城字之曰蕙君。

石小交。行四。向居永寧巷。翠羽樓名姝也。宛如清揚。延頸秀項。腰如約素。髮似盤鴉。狀其形者。惜無陳思妙筆續賦之。能琴詩。兼善圍棋。以及口技。觴政。皆出人頭地。然不自炫露。自能顯者。舊與素月有桑中之期。後重游吳下。訪素月至再。素月拒之。謝曰。此足累名公聲望也。願勿復來。青樓中素有相輕之習。惟素月於同時姊妹。靡不交

口譽之。蛾眉能讓。豈止巾幗中絕無而僅有者哉。性本勤謹。雖卜夜者。厭厭盡醉。而紅綃帳底。不戀衾溫。秀秀冬冬。率先灑掃。曉妝客至。曾未見剩粉零脂。與隔宵蠟淚。他日得所歸。庶幾猶有雞鳴戒旦之風。未可遽謂泥淤中無青蓮花也。

杜又蘭。行三。本嘉興人。居下塘水潭頭。研花樓後起之雋也。自宛蘭歸七夕生。素芬歸靡蕪山人。各得所天。又蘭遂聲稱藉甚。明眸皓齒。弱不勝衣。瑣骨珊珊。掌上可舞。兼薛素素之能。而門庭有舊。廚爨羹嫂。條條不紊。度曲行觴。落落大方。絕無爭妍取憐習氣。壽潛老人曾贈詩二章誌慕焉。素芬自繪憐影圖。一時吳下知名士。各系以詩。傳爲佳話。附錄以補前傳所未載。

崔小英。行四。初居半塘。後遷木梳巷。爲錢湘痕舊居。綠雲樓漱英之妹也。眉目明秀。穠纖得中。柔情繾綣。若小鳥依人。精於音律。固屬家傳衣鉢。亦由別有會心。綠雲樓盛名難繼。漱英比年多病。賴小英主持。內調藥餌。外侍壺觴。且草卜宜男。梅看結子。處之裕如。雖藉聲勢於上風。實能綢繆於未雨也。先是漱英有三妹。曰髮卿。不祿。漱英猶女彩芝。盈盈十五。英氣露眉黛間。亦後來之秀。

邵素筠。行三。居聞德橋風箱街。豐肌雅度。可作麗人行贈之。門庭色藝。聲價素高。酒酣時憨態可掬。固應傾倒一時矣。余寓金閨。僅獲一面。暇日因友人看花。擬再訪。輒不果。非品花者好惡有偏。卽素筠偶有所闕。何同人不要之甚也。誰投諫果。企余望之。

陸織雲。行二。向居西門內瓣蓮巷。後遷廟堂巷。譚氏河房。姿媚天然。儀度嫺雅。能琵琶。工南北曲。然深自韜匿。不肯對座客發聲。又素有潔癖。飲其室者。雖當酒釀香濃。未嘗有傲傲之態。向與漪亭生有約。爲其戚某堅撓而止。自是凜鸞泊鳳。不得自繇。幽怨惺松。形於眉睫矣。嗣漪亭生繪白桃華畫冊。題詩寄意。一時和者甚衆。詩遠雲所。雲且誦且泣曰。我負漪亭。漪亭不負我。適漪亭寓書至。情旨婉篤。織雲復以小札。其略云。元宵節後。辱承過訪。垂念故人。關情脈脈。使雲數年來晨風零雨之思。稍堪自解。春仲復荷賜書。言詞真摯。令人且感且泣。雲自淪沒風

塵中。求一真心相視。情意不衰者。無君匹也。所恨緣慳命薄。不克常侍君子。以愜素心。桃葉江干。未知何日。棗花簾底。料有同情。其書頗長。不備載。近聞其杜門已及一載。斑離之期。當不遠矣。織雲初名曼雲。以爲種榆道人碧城外史所品藻也。後改今名。聞碧城贈句。有春人嬌似未開花七字。可稱傳神之筆。

戈鏡珠。字二娥。居楊菴浜。肩削腰纖。玲瓏熨貼。而聰明精巧。天賦獨偏。精於琵琶。爲杜氏之後第一手。登場演劇。幾於攝魄追魂。余同七夕生過訪。姬喚茗自呈琵琶。形較研花樓所見者差小。貌差瘦。轉軸撥絃。奏將軍令。金戈鐵馬。繞指奔馳。恍續十五年前研花樓舊游也。曲終質諸七夕生。猶嫌有矜心作意處。並約異日邀過玉壺僊館。命樊川夫人點正。鏡珠年甫及笄。他日進乎技。其青出於藍乎。

朱靜蘭。行大。居上塘由常街。態度閒適。慧心沈默。妝束雅素。絕不類平康中人。矯時習。不屑度曲。門無伶工。酒量甚洪。雖醉不亂。值細雨燈花。問以世態俗情。及青樓伎倆。靡不了了。蒼梧詞內所謂怕衆草爲羣。獨自亭亭欲絕者。其靜蘭乎。

高倩霞。名輕馥。居水潭頭。月琴之女也。性柔和。貌娟秀。天然爽朗。神似文香而雙趺較爲纖小。精於度曲。以年最穉。聲價未得與汪杜相頡頏。而顧盼自矜。與朱靜蘭等。俱不作第二人想。儻遇桐城孫武公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當不免揚珠市而抑南曲耳。

馮鏡玉。行大。字月卿。居上塘倪氏巷。史文香故居也。年十五。秀慧光潤。皎灼動人。家構盟月榭。余初訪時。不無鳳去秦樓之感。及晤月卿。從容延客。爐香茗椀。清簾疎簾。几淨窗明。恍疑前夢。始悟瑤階瓊砌。代產仙葩。玉軫金徽。不流凡響。其居使之然耶。抑亦良禽擇木。適遇其會耶。

姚心蘭。行二。居下塘水潭頭。頗不嫌脩。潔不厭白。澹妝素束。如月映梨花。且碩人以柔荑擅笑。孫娘因齟齬增妍。繼小女筠。亦嶄然見頭角。所居與杜氏孔氏爲比鄰。而聲價幾相埒矣。

張小雲。字蕊珊。居上塘算盤巷。本姓邵氏。素筠之姪。張氏之猶女也。妍姿綽約。光豔照人。倩盼流情。媚於顰笑。且

膚如凝雪。頰若昇霞。不事鉛華爲飾也。度曲講四聲。每飲不肯辭醉。嬌憨脫略。時露童心。而弱質纖腰。實不勝酒力。護花者或不令其醉也。暇則拈鍼黹。刺繡頗精緻。睡絨在窗。花樣時畱曲本。或問之。輒諉以他人。妹新蘭惺惺自重。與小雲同庚。皆十七。小妹昭官。靈穎過人。北平花儂居士遇之。至繫纜虎阜。兼旬不發。可想見其丰致。姚小筠。行三。心蘭繼女也。嬌姿豔冶。嫵娜臨風。巧於趨翔。神乎揚抑。年甫及笄。善歌能飲。憨態逼人。座客常傾倒。登場演數齣。談麈飛塵。有似能不能之妙。花儂居士暨雙連理齋主人俱目爲閨苑仙葩。又兼以飲饌清潔。侍從不媮。無怪乎雅俗共賞。

樓素娟。行二。居圓照街。殿春之麗品也。蕙質蘭心。梨魂桂魄。婀娜似三眠之柳。氤氳若百和之香。智囊深藏。媚珠暗吐。前爲宓氏繼女。雲之妹。今歸本姓。偕兄嫂同居。年才十七。嬌嬌出羣。不特雲未能出其右。卽諸名花亦無以揜其長。異日管領春風。其在斯人歟。倘早得所歸。則慧福兼之矣。

孔蓉仙。行二。居衆安街。琴香之妹也。豐容盛鬋。柔媚有餘。侍琴香能執子弟禮。琴香亦友愛甚篤。無體香之忌。幼讀書。能通字義。崑曲與姊相伯仲。有穿雲裂石音。而酒懷較寬。座客或以酒兵困琴香。蓉仙恆爲解圍。雲英未嫁。琴香之幸也。

楊雙珠。字也蘭。行大。居丁家巷。面不施脂。髮不屑髻。天然婉媚。楚楚堪憐。通文翰。愛書畫。有時握管。沈吟樓頭。見遠山黛影拂簾。螺翠疊鏡。塵囂中難得之境也。余以照黛顏之。初爲臨江賈所暱。欲娶之。見也蘭食指。日費青錢二百。咄咄大怪。棄弗顧。至今猶待字。

孔似蘭。行四。居水潭頭。與文香雪雪爲姊妹行。近今之前輩也。閱歷既深。涵養兼到。而崑曲之妙。又與默琴漱英輩相抗。雖老梨園不能過也。余晤似蘭獨邊。錄中幾致遺漏。忽於友人席間。聆清歌二闋。余時已醉。更連浮大白。致不勝酒力。成連海上之琴。能移我情若是耶。

周新官。字篠玉。住丁家巷。與潘慧卿對門居。蛾眉曼睩。瑣骨珊珊。愛筆墨。能撫琴。授琴譜者爲木石山人。余爲友

人招致，偕宛邱太史任公子昆玉同聆新調，遇仙引一曲，冷然神往。四座皆爲斂容，繼又以曲中音義詰難於余。余本局外，卽字面強支吾，篠玉頗首肯，不知余之汗顏也。崑曲得自然之趣，無矜持狀，琵琶亦瀏亮，第恐冶遊中知音者稀耳。

許小瓊，行二，居上津橋石磬街，娉婷獨立，有不可一世之概。歌喉如脆管新簧，長於北曲，兼善琵琶，癡憨脫略，不事修飾，嘗游梁溪，亂頭羸服，扶小比邱尼登錫山，汲第二泉，烹天上小團月，徘徊照影，飄忽若神。游人竊問小尼，但云許姓，不知何許人。一時訝爲飛瓊游戲，余因七夕生訪晤，姬適拉廚娘，攘皓腕，鎔錫糖於冰盤，擬刻小嬰爲拍蠟戲，見客至，笑不可仰。旣延入座，道姓名，問七夕生曰：君與若莫逆耶？曰然。卽邀七夕生至牖下，喁喁私語，遲之又久，花影上窗，若不知有客在座者。蓋姬有出籍之消息，是可喜也。聞小瓊本薛氏女，今仍復本姓云。

陳疏琴，行大，住上津橋石磬街，馬如蘭故居也。玉顏溫潤，華藻豐盈，骨肉停勻，神彩發越，娛谷散人，極加稱賞。母善居積，姬性好施與，重然諾，見貧乏者輒解囊，母或靳之，姬曰：此儻來富貴，能長享乎？直近日之紅妝季布也。女弟巧福，字瑤簧，英英玉筍，非尋常桃李。

張新蘭，行大，居算盤巷，小雲姊妹行也。丰神雋爽，儀靜體閒，沐蘭含若，溫乎如瑩，沈默寡言，貌似董小雙，而靜婉過之。酒量亦深穩，卽偶有激勸，亦懷珠蘊玉，不露圭角。與琴霞有剛柔之別，殆以含忍爲強者歟。自琴霞移寓水潭頭，小蓮不知所往。

張素芳，本姓王氏，行大，前居永福橋，與李琴仙同寓。今卜居於山塘左偏之樂將武橋，與老農老圃爲鄰。秋水伊人，余未得而見也。客有盛稱素芳者，客本吳門，傳神妙手，不貌尋常行路人也。余曰：子試以口代手，寫素芳之照可乎？客凝思久之，曰可。素芳姿容絕俗，辯才無雙，掃眉掠鬢，則花月爭輝，嘯侶命儔，則粉黛無色。偶揮談麈，慰藉，則煦我以春風，析疑，則贈人以冰鑑，軟語，則鎔人心骨，情辭，則流露肺肝，善戲謔兮，雖淳于曼倩，不能窮其妙也。余曰：子能傳其才與貌，更能識其性與情乎？客曰：未可知也。然厭繁華而早退，是不屑雜處薰蕕也。嘗盛年而

謝客是不甘久踔汗泥也。視釵荆裙布，勝于翠繞珠圍，蔬食菜羹，甘于山珍海錯，掃除嗜欲，屏跡羣塵，今是昨非，安貧守素，雖求之士林中，未易多得也。其性情不難想見也。余曰：能如是乎？然素芳方少年，而婚姻道苦，來日頗多，異時或改絃易轍，則君言爲虛譽。箇中生不任受過也。客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君子著諸筆墨，壽諸棗梨，以風示之，或成全其晚節末路也。余嘉客之待人以忠厚，愛人以德也，故詳錄之。

紀事

板橋雜記軼事一卷，自題其端云：雖曰傳芳，實爲垂戒。至若蕭伯梁之醉，鄒公履之顛，姜如須之偶漁於色，以及松風閣社集，眉樓盟文，宜睡軒說書，其事其人亦足千古。吳門近日無是人，並無是事，又何紀焉？然奢雲豔雨，甫里詩誇，高髻雲鬟，司空見慣，高樓明月，夜夜清歌，煙波畫船，朝朝載酒，以致賣花聲裏，夢蝶隨廿四番風，壓酒壚頭，詩仙豔十千一斗，耳聞目見，感慨係之，有不能愜然擱筆者。他日客窗展卷，恍續舊遊，或較勝武陵人誌路也。

冶坊浜名起於江氏冶坊。因東岸爲染坊漂布場，又訛爲染坊浜。近緣其名不雅，且爲粉黛迷津之所，率呼爲野芳。余戲酌於新舊雅俗之間，更易野作冶。雖杜撰可笑，而詔悵切情。因憶舊句云：薔薇新露貯清簫，桂檝蘭棹棹茉莉棚，覓得百花深處泊，銷魂只在冶坊浜。十年前山塘竹枝詞也。爲若冶坊注證。

故人馬雲題文肅公裔孫也。個儻不羈，才華豐贍，嘗與嵇公子天眉繫纜吳門，各有屬意，畱連旬日。旣歸，夜半維舟叩余扉，余醉中延入，二人亦已醺然，卽伸紙邀余聯吟。余曰：此行也，我非局中人，無從著筆。雲題曰：然則我二人聯句填詞，吾子命一調。余曰：晝夜樂何如？雲題天眉剪燭立填三闋云：客愁夜半渾無著，（雲）趁淺醉尋江藥。（天）銅鑲去叩輕輕，未必西樓夢錯。（雲）卷起簾旌開繡閣。（天）且坐我，伴他落寞。（雲）還是向儂羞，薄倖辜前約。（天）一天驪喜憑誰託。（雲）語知心，教行樂。（天）芙蓉鏡影分明，照得冰顏如昨。（雲）玉茗能消相如渴，更羨

米替調飢鶴。(天)惆悵看人歸。訂明朝來酌。(雲)青衫司馬誇同調。(天)與眉月隨風到。(雲)蕭疎最是秋娘一曲琵琶稱妙。(天)紅粉齊圍愁未掃。(雲)喜窺宋玉人嬌好。(天)特地倩峰邀。見把勝常道。(雲)花開姊妹成雙笑。(天)臉霞流。歌雲裊。(雲)就中各有商量。燕約鶯期顛倒。(天)送客留髡同聽雨。那醉也不容春鬧。(雲)驚得野鴛鴦。又依然艸艸。(天)曉來招我將歡續。(雲)別有箇玲瓏玉。(天)萍因絮果難參。幻作莊嚴眷屬。(雲)卻放蘭香飄。畱空谷。(天)要風流那須賢淑。(雲)仗有散花仙。故把阿羅觸。(天)維摩一榻先眠熟。(雲)暗想畱紅蓮粥。(天)不知夢到情天。何處風吹絲竹。(雲)修月吳剛耽遊戲。更銷盡幾枝銀燭。(天)有意挽行雲。奈偏生絃曲。(雲)

吳門競渡。盛於山塘。土人於四月杪。即起龍舟開演。畫船簫鼓。已陸續聚於冶芳淥水間矣。至端陽前後十餘日。觀者傾城。萬船雲集。遠郡士女。結伴紛來。鬢影衣香。霧迷七里。百工廢業。小戶傾家。甚至雷雨不能阻。父兄不能禁。嘗約游人買舟黃酒之資。一日不下數十萬。而纏頭不與焉。龍舟諸游手。先期斂財釀飲。亦所費不貲。金粉成圍。固太平之盛事。泥沙浪費。亦消耗之權輿。然習俗成風。久難移易。譬如天匠實產鶯花。人工不廢錦繡。齊尙父首倡女閭。魯東家居然獵較。人天有自然之情勢。觀化者亦順其自然而已矣。

支硎上方靈巖諸山。離城二十餘里。城內外輿夫不便攀躋。諸佳麗遊山。有名無實。故常集於虎阜。虎阜本不高峻。又可徧造浮圖屋宇。俗相傳假虎邱。言非真山也。余友盧雉雲竹枝詞句云。儂今住近真娘墓。郎莫傳言假虎邱。新語解頤。可入詩話。

周篠王之琴。陳映華之酒。戈鏡珠琵琶。可稱三絕。若孔琴香之妙語解紛。程默琴之脈理風鑑。皆不意於風塵中遇之。才不擇地。一藝皆可成名。其勝於尸行肉走者多矣。

紅樓夢爲邇來說部第一書。續貂者不一而足。皆未讀破前書齒莽下筆者也。余把筆二十年。覺此書文心之妙。直可上追左史。而真賞者正復寥寥。不圖邂逅高玉英。論難到真假二字。惜匆匆別去。未與研究。趙松雪云。他日

來歸。與獨孤長老結一重翰墨緣。余於玉英亦云。

時世妝。大約十年一變。余弱冠時。見船娘新興緩鬢高髻。鬢如張兩翼。髻則疊髮高盤。翹前後股。簪插中間。俗呼元寶頭。意仿古之芙蓉髻。後改爲平二股。直疊三股。盤於髻心之上。簪壓下股。上關金銀針。意仿古之四起髻。今又改爲平三套。平盤三股於髻心之外。意仿古之靈蛇髻也。鬢則素尙鬆緩。若輕雲籠月然。

吳門瓜果。無所不有。近出洞庭光福天池諸山。惟白楊梅只可貽贈。不肯售買。水蜜桃出滬濱。茄桃出蕩口鎮。桃之似茄者也。雙鳳西瓜出鎮洋。子多檀香色。瓢黃白者爲最。皮脆薄。甘美異常。廚娘預沈諸井。日長亭午。酒興初闌。盛以晶盤。出諸瑤席。座中不攘腕爭取者。則知剛逢入月期矣。

簪鬢尙鮮花。厭珠翠。山塘列肆。半開花窖。烘諸花。能令先時開放。謂之唐花。比京師唐花較美。惟牡丹最易烘而葉難發越。新年取花葉全美者。種以磁盆。售善價。有花無葉者。編以銅絲。雜綴碧桃蘭蕙諸花。供鬢邊插戴。鴛瓦雪深。鴉鬢春暖。過客遇之。幾疑身入蓬山閨苑中也。

年來狹邪子弟。既乏厚貲。又無恆情。愛博不專。西眠東喚。假母知其囊之易傾也。取之惟恐後時。不一二年而空匱矣。曾過綠雲樓。漱英出木石山人所繪芙蓉索詩。余口占三絕。有句云。妾比芙蓉還耐久。奈他蜂蝶不禁秋。當時偶有避忌。未敢率題其幅。由今觀之。何適符余詩識者。踵相接也。悲夫。

往時船娘纏頭有餘。即購樓臺於近水處。几案整潔。筆墨精良。春秋佳日。妝罷登舟。極煙波容與之趣。薄暮維船。登樓重讌。添酒迴燈。宛如閨閣。遇風雨不出門。至酷暑嚴寒。雖千呼不出。今不能矣。花柳逢場。亦轉眼有盛衰之感。

近城乏遊觀之地。嘗以清明中元十月朔三節。賽神祀孤於虎阜。舟子藉諸麗品以昂其價。遇賽會日。畫船鱗集山塘。視競渡尤盛。蓋競渡作經旬之約。賽會盡一日之歡。西舫東船。伊其相諠。直無遮大會云。

惠泉水烹茶。四糖冬春米飯。孫春陽椽燭。已見於板橋雜記。近宋公祠法製半夏陳皮。仰蘇樓各種花露。皆他處

不能效。至西洋印花衫裙中袖以及五色鬼子闌干等物。青樓中皆視爲尋常日用所不可無。又數年來雲南翡翠盛行。一環可值金錢二三十萬。視珠玉直瓦礫矣。不知物力之艱。正不獨此輩也。

未開讌時。先唱崑曲一二齣。合以絲竹鼓板。五音和協。豪邁者令人吐氣揚眉。淒婉者亦足魂銷魄蕩。其始也好整以暇。其繼也中曲徘徊。其終也江上峯青。江心月白。固已盡乎技矣。知音者或於酒闌時傾慕再三。必請反而後和。客有善歌者。或亦善繼其聲。不失其爲雅會。今則略唱崑曲。隨繼以馬頭調倒板漿諸小曲。且以此爲格外殷勤。醉客斷不能少。聽者亦每樂而忘反。雖繁絃急管。靡靡動人。而風斯下矣。

庚申長夏。余與陳竹士、袁蘭村、寓虎邱東塔院。時嵇荻浦寓朱氏山莊。徐惕庵寓羅浮別墅。洪穉存方雲亭。同木石山人住呂祖祠。張子白、劉芙初、郭頌、吳次升、陸甫元輩常載酒同遊。一時詩酒之集。花月之緣。極紙醉金迷之盛。會萬石山房主人。招同人聽吳中第一琵琶。惕庵卽席立成七言律詩八首。爭相傳誦。今荻浦惕庵穉存甫元俱歸道山。惕庵詩已散失不傳。昨於書篋中得甫元聽琵琶詩。亟錄於此。以誌今昔之感。詩曰：推手引手名以釋。下逆上順器以別。誰其作者漢武時。烏孫去後雅音歇。吳中琵琶不一手。凝馥女史稱無匹。絳姝今再謫紅塵。俠氣從來出仙骨。輪袍已恨鬱金消。連瑣何曾圓玉缺。須臾雷聲成大小。驟覺尊前飛雨雪。中有離騷二十五。豈止宮調八十一。聽之令我生遠愁。人生淪落何堪說。紅粉飄零莫漫嗟。青衫憔悴憑誰恤。卿今一藝已成名。我不如卿但嗚咽。

歲庚午余在九江時。約董竺雲、鄭夢白、劉孟塗輩戲作無題禁體詩二首。一禁字不得用十畫以下。一禁用九畫以上。余詩旣脫稿。因中有胥江茂苑等語。議者謂指郁芬館也。其一云：繡蹙麒麟縵。銀鈎翡翠簾。鬢霞蒸鬢鬢。鬢霧釀靄靄。畫筆題裙襖。豐貂勒帽簷。幽懷融澹蕩。豔質稱稠纖。藥譜囊盛膽。詩壇絮壓鹽。瓊樓跨鳳。寶樹駝鳴。鶻。鷓鴣嬌傳棧。靡蕪遜織練。舞鸞鬢髮。瀝蟻絳脣露。羹嫂凝藏覆。雞鬢警漏籤。曉窗雲影嫩。宿蕊露華黏。粉褪棲薊蝶。精銷蝕魄蟾。黛螺填鬱鬱。絃索鬪摻摻。旅館郵筒肅。翹關鎖鑰嚴。菓深瑤榭穩。潭漲錦鱗潛。媒孽羣觀覷。

彌縫暫避嫌。情絨蠶繭密。盟爽蠹腸饜。塵網憐蹙跛。僂機歎滯淹。寵權傾鄭袖。禪悅感蘇髯。慷慨輸虞候。擲掄剩隴廉。誰磨碧霄鏡。雙照瘦慳慳。其二云。夙昔佳公子。平生美孟姜。有心甘伉侶。不耐苦周防。地卜胥江曲。天呈茂苑芳。枇杷門巷仄。杜若院亭香。乍近咸欣忭。重來反怯惶。交柯二千尺。名帖十三行。古冊芸函庀。秋枰玉局忙。入才易見。七札技尤良。午夜吟仍和。丁年句待勗。花姑工作伐。帚妾妒明妝。柳色同春信。松肪卻老方。此君同入室。招我更由房。丙穴光初吐。巫山雨未狂。人宜奔向月。星已指昏亢。小別先私訂。相依矢弗忘。匡伊河北使。阿奉汝南王。市井言成虎。仙妃泣牧羊。分飛音下上。占卦兆空亡。乞返文君旆。除非大土杭。因風長企止。宛在水中央。船山居士謂前詩如七寶莊嚴。一字一寶。後詩如明珠娟娟。一字一珠。正疑詩腸中兼有造字臺也。獎借過情。錄之增媿。

崑曲講四聲。出口收音。靡不留意。而開口甚難得。以余所聞。崔秀英程默琴史文香孔蓉仙最善。此外頗屬寥寥。豈見聞未廣與。昨泊虎邱。見鄰船載小娃。約八九齡。唱牡丹亭冥判全齣。神色不亂。豈俗所謂童音耶。惜未詳其里居姓氏。前年夏至日。余將行。先一日。素月爲余祖餞。席過豐。余曰。我歸何以報子。意渠索香奩之玩。素月初云。不望報。旣而曰。君歸過錫山乎。曰然。曰。若得清微道人書畫。勝量一斛明珠矣。其好名耶。抑實有所鑒賞耶。

歲戊辰于役鍾陵。見友人扇頭有雙桂堂女史謝湘霞書二絕句。詩筆條暢。字摹麻姑仙壇記。詢係吳門女子。幼隨父母客西江。其母前亦畫舫中人。父領戲班。游南贛間。三年中子弟死亡殆盡。貧不能歸。緣女略通翰墨。令作倚門妝。以餬一家之口。余聞而悲之。暇日走訪。殷勤揖客。卽呈詩扇。眉黛間露不勝羞澁之態。蓋初晤之套頭迫於不得已也。余竊謂此人。或不至終身淪落。因作湘霞曲贈之。寓招隱意。錫山楊蘊山貌爲圖。題曰湘夫人。閱期年。聞姬已嫁。將有遠行。楓江某生素與姬暱。再訪晤。已癯乎不可犯。豈余詩之力歟。抑姬實能自潔身歟。

古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顧吳門近日諸伶。工教崑曲。往往取效太速。不講本文自然之義。涵虛子論曲。所最忌者。高低輕重。添減太過。卽爲淫蕩之聲。徒能亂人耳目。所貴若游雲

之飛太虛。上下無礙。使人聽之。可以消釋煩悶。和悅性情。通暢血氣。若祇以行腔取勝。恐日趨油滑耳。年來小調漸行。經經論崑曲者。或竊笑爲河漢也。

鄭夢白出都。道經陰平。見旅壁詩箋。係壬申冬月吳江女史許淑芳述懷之作。字畫端媚。詩云阿儂生長吳江曲。闌干一帶橫塘北。江上芙蓉豔晚紅。門前楊柳搖新綠。十二青絲覆額妍。十三整髻貼金鈿。偷拈畫筆防耶怒。愛學神針得母憐。珠擎掌上珍無比。長成十五深閨裏。銀甲輕彈雁柱箏。烏絲細界魚文紙。晨昏雞膽奉高堂。侍女濃薰百和香。帳掩櫻桃微見月。簾垂翡翠不知霜。風木悲悽兩親死。空房孤影嗟誰恃。生恨無家寄比鄰。人誇不櫛稱男子。春去春來廿四風。落花如雪水流中。鸚鵡戩翼輕投網。鸚鵡傳情誤入籠。淡妝合作商人婦。往愬無端逢彼怒。遞簡偏遭鳩鳥媒。調羹不療庾倉妒。出門遙指雨花臺。穿取明珠淚滿腮。纔從磨蝎宮中出。又入坑愁海裏來。將軍五十英雄塚。三生不識鴛鴦字。貂尾新翻靸鞋裝。半索強倚甌甌醉。全家挈具走長安。細馬輕馱道路難。月照淮城鴉市散。風高泗水雁聲寒。愁圍客館城無縫。燈昏似豆垂金鳳。馬鐸敲殘杜宇魂。雞聲叫破梨花夢。夢中髣髴認雙親。苦語纏綿辨未真。慰藉蓬身棲草露。叮嚀蓮步慎風塵。五更鄰騎如雷動。醒來血淚和泉湧。舊事難將恨海填。新愁又上眉山重。平生蹤跡信誰知。椒壁題箋印雪泥。多少人間惆悵事。楊花飄泊又東西。夢白題海棠嬌一闋於後云。明珠萬斛鍾情淚。穿成一串橫斜。憐憐惜惜鳳隨鴉。梨雲夢醒又天涯。紅豆詞場青眼客。背人私拜籠紗。東風不敢問桃花。落紅飛去更誰家。

凌霄者。吳門某氏女。隨父母寄居邗上。與全椒郭芳樹秀才有白頭之訂。適郭生將之長安。凌霄欲同行不果。迨郭生歸而凌霄已物化。生作惜花詞三十首。悼之。後于畫市得美人圖一幅。逼肖凌霄。因自爲序。並徵同人題詠。湘南劉秀才雪畹爲賦長歌。俊逸可喜。詩曰。春情如絮飛不起。隨風吹墮吳門水。吳門春水綠浮煙。吳門女兒嬌可憐。病我三春紅杏雨。愁人二月綠楊天。東皇慣惹相思累。百丈游絲牽客至。客是汾陽舊公子。薄游小駐花前。花前有女正懷春。芳名豔絕凌霄字。湖上莫愁秋愈清。渡頭桃葉春還媚。娉婷麗質本天生。雲鬢風鬟解人意。

徘徊芳景惜鉛華。願託身兮常自嗟。怪底彩雲容易散。吹落江天逐斷霞。重來不見天台路。人面桃花杳何處。崔護門前起浩歎。文君壚畔傷遲暮。五夜淒涼翡翠衾。十年零落珊瑚樹。惆悵風前淚暗吞。維摩何處問前因。誰知未了情根在。畫裏欣逢鏡裏人。千呼萬喚不肯應。向人但覺雙眉顰。紙上真真日相見。秋風不必悲團扇。地下追來紫玉魂。曇花再現紅兒面。擬借壺公縮地符。縮得相思寸地無。何如此畫藏金屋。翻得長畱合浦珠。

清俞蛟著
王緝塵校

章臺紀勝一名著
叢刊第九種

潮嘉風月記

世界書局印行

潮嘉風月記

山陰俞蛟清源著

青樓珠箔。能勾蕩子之魂。赤仄雲綰。難實妖姬之壑。被無窮之遺害。溯作俑于何年。金縷歌殘。豔名花而早折。玉簫聲咽。傷幽會以難期。洞號迷香。入尋何衆。泥惟沾絮。洗脫者誰。僕也不解溫柔。貽譏風雅。遇紫雲于席上。敢發狂言。廣綠水于牆邊。頓忘綺夢。墨堆雪嶺。笑醜無煩。加黑白之評。風颭荷珠。姻緣何必有短長之喻。乃梅州帶水。毗接封圻。而潮郡連疆。地鄰瀛海。徹夜之笙歌疊奏。撥鷓絃而驚起潛鱗。侵晨之粉黛皆香。籠蟬鬢而豔留碧浪。采風問俗。紀載宜詳。品翠題紅。篇章爭麗。逞擲心而賣眼。每氣盡于綺袴圍中。竭獻笑以呈歡。徒魂斷于蓬牕深處。迨夫色荒情倦。繼以裘敝金殘。對此日之蕭條。傷懷殊甚。憶當年之佳麗。回首難堪。是用箴規。爰竄搜輯。

麗景

潮州居羊城東北。山海交錯。物產珍奇。嶺表諸郡。莫與之京。以故郭門內外。商旅輻輳。人烟稠密。儼然自成都會。昔韓文公貶潮州刺史。驅鱷魚之害。開文教之端。後人追慕其德。名其江曰韓江。越今七百餘年。烟波浩渺。無滄桑之更。而繡幃畫舫。鱗接水次。月夕花朝。鬢影流香。歌聲戛玉。繁華氣象。百倍秦淮。此外如梅州之八角亭前。齊昌之西河塘外。雖規模不及。而雨絲風片。殢人魂魄。如出一轍也。若非在上者惠養有方。則荒微之區。安能富庶華美至此極哉。

潮嘉曲部中。半皆蟹戶女郎。而蟹戶惟麥、濮、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爲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間嘗攷諸紀載。蟹謂之水欄。辨水色。卽知有龍。又曰龍戶。秦始皇使屠睢統五軍監祿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意者。今之蟹戶。卽西甌之遺民歟。生男專事篋篙。祇在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物貨。以受值。生女則視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撫畜。或賣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顧問。稍長。輒勾眉敷粉。撒管調絲。蓋其相沿之習。有不

能不爲媚者。非如燕趙之區。隨處可遊。資生多術。乃不顧廉恥。以身爲貨。可同日而語。故遇交好者。擇純謹可倚。卽託以終身。不俟老大始嫁。作商人婦也。廣東蠶戶。與浙江墮民。曾蒙諭旨。准其爲良。與居民一體安居習業。土豪地棍。橫加逼辱。依律治罪。載在令典。此真胞與爲懷。欲滌斯民舊習之污。無如結習莫除。甘於下賤。亦可哀也已。

六篷船形勢。昂首巨腹而縮尾。首長約身之半。前後五艙。首艙居則設門。并几席之屬。行則并篷去之。以施篙楫。中艙爲款客之所。兩旁垂以湘簾。雖寬不能旋馬。而明敞若軒庭。前後分爲燕寢。几榻衾枕。奩具熏籠。紅閨雅器。無不精備。捲幔初入。竟錦綉奪目。芬芳襲人。不類塵寰。然此猶麗景之常耳。頃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羅綺。臥處橫施竹榻。布帷角枕。極其樸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懸名人書畫。几上位置胆瓶。彝鼎。閒倚蓬牕。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風味。對榻設局。脚牀二。非詩人雅士不延坐。韓江抵清溪。往迴千餘里。處處修篁夾岸。每乘此船。與粉白黛綠者。凭欄偶坐。聽深林各種野鳥聲。頓忘作客。是何異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識。安得不爲之惑。諺云。少不入廣。職此故歟。

潮嘉風俗樸魯。良家婦女。布衣椎髻。頗形惡劣。舟中則雲鬢分梳。薄如蟬翅。蛾眉約秀。淡若春山。綵袖曳風。唾花凝碧。繡鞋步月。瘦玉生香。至於環珮聲低。芳蹤漸遠。釵鈿製巧。新樣頻翻。更有不能枚舉者。而儉荒之徒。囿於習俗。每嫌蓮船不束。無論妍媸。見而齒冷。是皆措大之見。烏足與品題佳麗哉。從來歌咏美人。未嘗語及其足。史稱楊妃羅襪。宋書稱婦人圓履。韓冬郎詩云。六寸圓膚光緻緻。皆不纏足之明驗。且昔人論東坡詩。如各家女大脚步便出。是女之笑惡。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濃眉闊目。碩腹粗腰。雖裙底雙鈎。不盈三寸。亦謂之佳麗乎。如余所見。潮州之竹姑。興寧之貞娘。月鳳。郭十娘。麥蓮鳳。梅州之吳小金。麥鳳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緩行獨立。倍覺娉婷。余雖不解個中三昧。而知當日西子太真。足以傾人城者。斷不在鳳頭窄小也。

琵琶古樂器也。自康崑崙而後。能彈五十四絃者。已久無其人矣。然當時太常卿王瑤。嘗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大絃。豈俗手所能擅其技哉。今舟中女校書。度曲。動輒亂撥石槽。以倚和其韻。雖有巧者。時變新聲。究不足與言樂也。但空江秋夜。月印澄潭。雁橫碧落。箕踞蓬窗。靜聽鄰船。輕彈低唱。亦復不惡。友人金柳南贈林香竹姬

人大笑云。香楓一曲欲銷魂。紅燭青尊忽夜分。無限幽懷寫不盡。滿江涼月白紛紛。

鴉片烟出外洋諸國。色黑而潤。凡遊粵者。無不領其旨趣。余初不知爲何物。後按本草綱目云。鴉片一名阿片。又名阿芙蓉。天方國種。紅罌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此說甚確。余嘗見人煮烟熬膏。其中尙有花瓣如蓮者。不過形體略小。其爲罌粟所製無疑。友人姚春圃嘗爲余道鴉片之笑。謂其氣芬芳。有味清甜。值悶雨沉沉。或愁懷渺渺。矮榻短檠。對臥遞吸。始則精神煥發。頭目清利。繼之胸膈頓開。興致倍佳。久之骨節欲酥。雙眸倦豁。維時拂枕高臥。萬念俱無。但覺夢境迷離。神魂馳蕩。真極樂世界也。余笑曰。其然。豈其然乎。然近日四民中。惟農夫不嘗其味。卽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於娼家。無不設此以媚客。然嗜好過分。受害亦甚酷。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爲精緻。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爲之。壺出宜與窰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款識。製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唯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尙有瓦鐳棕墊紙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罇。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沖之。蓋定復徧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爲清絕。非拇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余見萬花主人於程江月兒舟中。題吃茶詩云。宴罷歸來月滿闌。褪衣獨坐與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爲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響泉。蓬瀛夜靜話聯蟬。一杯細啜清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尙者。惟武彝極佳者。每斤需白鏹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見焉。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爲青龍。奉之如神。每歲二月。望前結綵爲輿。管絃鉦鼓。昇之以行。名曰迎青龍。女郎之未經梳攏者。皆濃粧豔服。扮劇中故事。隨神遊行。望之燦然。如錦始濯。如花始發。豔心悅目。莫可名言。紈袴子弟。裙屐少年。爭備金繒。擇佳麗者。以次給之。受者名曰得標。得標多者。聲名噪甚。即有大腹賈。不惜千金爲製衣飾。與之梳攏。昔邱海陽鐵香有觀妓詩云。鳳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報賽忙。百戲具張全不顧。爭圍台閣看新粧。又云。一枝花鬥一枝新。公子王孫逐後塵。奪得錦標載月返。不知春思屬何人。蓋實錄也。

曲中稱謂。多不可解。如余擔心秦淮雜誌。所載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客至稱

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之類。皆不離乎本來面目。惟潮嘉妓呼客曰老燕。客呼妓曰老襄。外人呼之曰阿嫂。或曰。潮人阮讀如燕。襄讀如相。即劉阮楚襄之意。是真癡人說夢。楚襄非女子。何以客反呼妓爲襄耶。燕襄之稱。必有命意者在。惜乎無從考據耳。舟中妓女親生者少。皆買自貧家。或得諸他舟。教習絃歌。傳授衣鉢。頗費劬勞。迨梳櫛後。一切家計。取給於女。謂之當家。當家日久。遇意中人。任其纏綿。不甚管束。唯私本船篙工。則與良婦犯奸無異。阿母忿相責詈。不少寬容。姊妹中亦鄙薄之。此娼家家法也。

麗品

濮小姑。韓江人。態度豐豔。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和平。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渦。侍坐終日不倦。否則邀之亦不至。即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斂衽辭去。雖有力者。啗以金帛。挾以威勢。亦不顧也。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爲吟壇主。臨安吳殿撰頡雲。枝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何敢遽爲毛遂。輒轡于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于他舟。潛令篙師約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僞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湫隘何可憩息。後有小榻尙潔。敢請貴人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于是潮人咸呼小姑爲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貴。即名士騷人。亦難輕覲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嘗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于湘子橋邊。築精舍數間。焚香禮佛。後聞吳君逝世。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艷稱之。噫。歌妓中如濮小姑者亦備中佼佼者乎。余聞吳公臚唱後。告假完姻。其夫人雙目失明。自慙非偶。告之父母。遣人謝絕。吳曰。夫婦之義。一與之盟。終身不易。漢宣帝即位。尙求微時古劍。余何人斯。敢背此盟。卒爲夫婦。其高義有足多者。因紀其遇小姑而并及之。

艷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卽濮小姑之妹。姿態豐艷。舉止蘊藉。頗有小姑風。浙人沈子靜常贈以詩曰。蘭湯試罷倚新粧。回憶巫雲幾斷腸。寶樹自歸珊網後。一枝紅艷獨凝香。生平不諳歌絃。酷喜彈棋。客至其舟。有善弈者。卽衷茗對局。終日不倦。靜常每勸其脫籍。而妹不悟。因題詩棋枰以寄之。殘棋一局費思量。小劫頻經未散場。困到灰心纔回首。滿枰花影已斜陽。妹得詩泣下曰。靜常真愛我也。敬當什襲藏。無負明訓。然同心難得。至今尙在曲中。才娘眉目如畫。能學內人裝束。樵風居士贈詩云。百結雲鬢七寶釵。曉粧纔試鏡奩開。不知宋玉傷秋甚。鎮日牆東盼楚才。其鄰舟有福來青姑。色靚與才娘頰頰。而談吐流利。應酬圓轉。則過之。有無名子贈福來云。石槽一曲奏新聲。彈向江天月正明。泪溼青衫緣底事。兒家前歲學初成。又贈青姑云。素馨白朵綴釵梁。蟬鬢輕盈燦雪光。勻罷晚粧人倚檻。好風吹去隔江香。

會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於嬸母蓉娘。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情孤峻。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牕刺繡。不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願親薈澤。春姑鄙其人。毀粧稱疾。客去。蓉娘讓之。春姑曰。撫育之恩。兒豈忘懷。容俟得當以報。無相迫也。蓉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從此噪甚。欲締交者。鵲首履滿。俱不當意。吳江金大司馬聽濤爲諸生時。作客韓江。聞其名訪之。值午睡。因朗吟梁簡文美人春睡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迴幽夢。倦眼斜注。覺金公神采。不似庸流。整巾徐起。敘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公鄉試旋里。春姑祖錢江邊。攬衣揮涕。金公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荷富貴。攜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如趙璧。後十餘年。金公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蜚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中。未脫籍。隨蓉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確。伏篷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蓉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者。邀金公過飲。春姑作別時裝束。俟酒酣。用盤承硯獻之。金公就燭取視。驚詢曰。爾豈昔年韓江會氏春姑耶。春姑嗚咽不成一語。金公攜硯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蓉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母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明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證分明在。淚漬模糊滿硯田。潮嘉河畔。至今傳誦焉。

蓉娘字秋卿。不善飲酒。每釀半杯。卽紅暈滿頰。如落日芙蓉。情致纏綿繾綣。凡與交者均不能忘懷。黃岡張司馬

贈詩云。被池香煖睡昏昏。日過高春尙掩門。怪煞雪衣頻喚起。梨花滿地見春痕。江頭小宴捧霞觴。風送芙蓉隔岸香。侑酒却防呼唱曲。潛邀姊妹理霓裳。其姪女曾春姑落籍後。蓉娘老大。隨土人而去。

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豔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賣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余友金柳南傾蓋輸心。如董小宛之遇辟疆。柳如是之懷蒙叟。其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與余同里。家計山。卓犖不羣。意豪氣邁。工吟咏。屢應童子試不售。卽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申韓業遊嶺南公卿間。理文案。詳慎明敏。雖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恆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廢。而所爲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塊壘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先是柳南遊幕齊昌。公餘登河濱之鄉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申款曲。十娘收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張筵邀姬。少選。十娘珊珊來。雅服靚粧。容華妍秀。席間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泫淚。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遽嬰疾。柳南爲之焚香默禱。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囊羞澀。因裂如意外一鈎。各執半要盟。以待異日。適某邑某公。夙聞柳南名。帶俸厚幣以聘。勢不可却。刻日戒塗。十娘設讌以餞。相對汎瀾酒半。柳南僞醉。離席馳馬去。從此關河間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恒鬱鬱。因賦如意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信杳。別久痕痕多。孤月照裙屐。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鄉。十娘已臥病牀第。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詩二十首。歌以當哭。節錄其半。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淚溼當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證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搥翠假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門芳辰。一枝冷豔誰堪似。妙手玲瓏寫洛神。樺燭高燒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羣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牕紅。傷春倦臥無人問。獨燕心香禱碧空。沈疴乍起倍清癯。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閒憑水榭數游魚。不曾豎指學紅綃。鐵練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卽遣垂髫。(原注十年前假母慮十娘效紅拂故事。跬步命小婢隨行)半鈎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檠。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賣賦慙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

金可築台。未幾十娘奄逝。埋香黃土。柳南攜尊哭奠。其生前愛桃花。爲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吾知異時花發成林。香凝紅露。猶似當年人面也。

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爲狐騷臭。遇讌集酒酣。輒薰蒸滿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友人周海廬與之暱。贈以詩。不啻連篇累牘。並徧徵諸同人之善詠者。裝錦軸贈之。余戲拈黃金縷一曲云。芳思撩人當永晝。無限柔情。河畔心期久。金屋勸君須早構。六篷船可藏嬌否。底事尋春偏獨後。綺夢初迴。小字頻呼紐。百和香濃薰莫透。知君愛艷狐騷臭。海廬大慙。遂與紐兒相絕。後遇士人以百金爲之落籍。當與海廬有同好也。

大美女笑娘。廉靜寡欲。衣飾樸素。每逢讌集。酒酣拇戰。羣輩紛起。獨笑娘默如。善歌馬頭調。其聲嬌而細。宛而長。如春鶯出谷。然深自珍秘。初見不輕度也。與梅州陳生交。逾年舉子。即潛至其家。母訪得之。挾歸。不從。因延道士作法。俗名狗頭符。笑娘心動。遽返。近有閩人林香竹。教之誦唐詩。至劉希夷今年花開顏色改。明年花落知誰在。爲之慨然。亦有心人也。

蓮鳳玉膚芳貌。雲鬢霧鬢。真曲中尤物。爲人敏妙。廣筵長席。閒使主觴。政纖悉無訛。且能爲酒客解紛。故凡有宴會。鳳不與。則舉座不樂。名重程江。惜其母貪鄙。客纏頭輕者。輒形辭色。以是遊蹤漸稀。唯余同僚北平松君。以貴家子弟。揮金如土。恒至其舟。蓮鳳亦善事之。

桂姐姿首略堪寓目。故自矜莊。不苟言笑。儉夫妄稱其有閨閣態。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甚至客至其舟。白眼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恨之。僞爲貴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送就之。創甚。自此稍斂戢。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西姐品格端好。能誦毛詩。及四子書。舟中以女學士呼之。吾鄉劉生。曾至其舟。見西姐憑几作札。致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惠而好我。命彼風駕。我有旨酒。以燕嘉賓。其樂何如。如鼓瑟琴。劉生不勝心折。因力勸其從良。不久。即隨杭州徐某脫籍去。粵中歌妓。能讀書通文翰者。西姐而外。指不再屈。

月兒姿首清麗。白晝相接。如對名花。映燭而坐。愈覺其妍。故人呼爲夜嬌嬌。桂山邱學士贈詩云。春衫窄袖小雲

鬢燭影浮杯照遠山。怪煞纖纖江上月。夜來光彩滿人間。由是月兒名噪甚。遠近文學之士。得識一面以爲快。大善一名西洋畫。姿色穠粹。堪與桃李爭妍。爲殿撰劉大戎賞識。贈詩云。叱咤頃刻變風雲。橫槩江皋酒正醺。百鍊此身得一善。溫存不讓李將軍。其妹善姑。亦娟秀。有詩云。雲翹繼起賽雲英。踏月歸來調素箏。獨善何如兼善笑。休言先已證三生。自是兩姝寶錄。

小金舟居程江之東。容光韻秀。體態娉婷。頗有大家風範。與蕭山朱某交好。曾于秋夜乘艇。聞歌浣花溪一曲。音韻淒惋。兩岸旅人。爲之揮涕。朱某臨別贈七絕二首。（詩不錄）小金藏之枕篋。獨坐無聊。時一誦之。

琳娘不好妝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拂拭几榻。塵塵終日不去手。凡賈人與達官門吏等。雖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湘湖老人程介夫善。故介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之句。後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信。其同鄉友人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終不釋。已而凶問果至。琳娘爲位。哭之累日。噫。風塵中如琳娘者。蓋亦鮮矣。

簪姑。人物秀麗。服御繁華。有豪貴家氣象。韓江士人鄭之鼎。嘗與交好。贈詩云。碧紗如霧護春妝。蘭麝薰多骨亦香。何處相逢曾識面。刺桐花底月昏黃。矜貴氣象。于此可見。鄭生貴介子弟。與簪姑往來。未及半年。所贈不下數千金。唐人北里志。稱每席四饌。燭盡加倍。較之鄭生。不亦陋哉。

玉娘。膚理皙白。態度輕婉。每夕陽含波。晚風微颺。輒金鎖絳衫。獨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川贈詩曰。滿江風月淨塵氛。獨立亭亭迴不羣。漫說玉娘顏似玉。軟香更勝玉三分。真實錄也。其母貪鄙。稍不如願。卽令玉娘謝客。澄海豪客李芥園。邀集韓江人士。張宴湘子橋下。玉娘每度一曲。擲錦十匹。其母聞之。匍匐船頭。口呼佛號以謝。芥園叱去。滿座闐然。玉娘不勝忿。旋舟數日。不食。其母悔悟。惡習爲之稍減。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曾隨僮父。四年而寡。無所倚。遂返程江理故業。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款洽。相對忘懷。小娜潔白可匹石姑。而冶容柔態。則過之。毘陵陳雲羈旅梅州。每月夜卽招兩人。煮工夫茶。細啜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綴于樹枝。迎風滉露。神致飛越。若折而嗅之。生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南望涕零。甚于所歡。噫。如陳生者。堪稱好色矣。非若登徒子徒有淫行也。

寶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韓江土著。或曰金性。故又呼金寶云。頎而秀。玉立亭亭。髮長委地。善歌工調。笑凡往來韓江及宦遊者。靡不與之相接。余友宗君芥颿。攝南澳司馬篆。讌集其舟。寶娘平日遇富商貴介。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者。都無所屬意。獨傾心于宗君。時宗君老矣。視茫茫而髮蒼蒼。且于溫柔鄉中。卽其少壯時初無所繫戀。故于金寶。亦淡漠置之。僅以定情詩八首。作纏頭之贈。受代者至。旋歸會城。逾年揭陽有事。隨觀察張公朝縉。復至韓。事畢。張公置酒宴羣僚。席間謂宗君曰。吾聞此間有名妓金寶者。欲委身于君。非一日矣。君固名士也。以名妓事名士。如吾鄉當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傳爲美談。吾當爲君作蹇脩以成其笑。卽令海陽令諭金寶之假母。是夕以彩輿簫鼓迎之而歸。宗君出其當日定情詩。以示同僚。一時傳頌。羨金寶之得所歸。而張觀察實當代風流教主也。詩曰。去年良會共浮槎。疎雨如珠透臂紗。似此風流真絕代。妙香開到白蓮花。莊嚴喜聽腐儒談。打破機關絕愛貪。別有風光消不得。杏花春雨似江南。瓊花一見一回新。更向名花證慧因。畫舫簾波燈影下。紅粧偏對白頭人。細撥檀槽板未停。低鬟翠鳳動琤玲。多情爲我歌金縷。倦倚蓬牕半醉聽。濛濛香篆障輕綃。鬢鞞橫奈此宵。觸迓校書狂杜牧。填詞紅燭又高燒。前身雪北與香南。拈取紅芳一指參。結習風懷除得否。載花船是散花龕。流轉濃華又一旬。幾番風信逐芳塵。蘭因絮果何時了。我是羅浮夢醒人。贏得清風兩袖輕。濃香淺夢記分明。愧無十幅纏頭錦。便面題詩贈寶卿。余讀其詩。婉麗纏綿。鍾情實摯。因拈如此江山一闋以贈。藍橋本是神仙窟。爲問阿誰能遇。碎搗元霜。細斟玉液。夢繞韓江古渡。相逢競妒。覩鬢影脂香。輕盈媚嫵。畫舫橫波。錯疑解佩。漢濱女。赤繩經早繫就。笑擲心竇。眼多少。紈袴。往日情癡。而今願足。知費幽懷幾許。韶華暗度。試品色題香。未云遲暮。月下花前。從今詩思苦。

小琳者。金寶之女。姿態不甚豔。而粧束雅淡。別具一種韻致。自金寶歸宗司馬。舟中冷落。不啻蓬門。小琳屈意款接。凡至其舟者。輒若陪坐。終日無倦容。于是物望頓歸。家聲復振。江南士人張仲玉。與交最密。贈以詩曰。客邸愁無奈。乘船一訪卿。叩門驚好夢。倚笛奏新聲。小鼎茶初熟。疎簾月倍明。撥灰添百和。絮語忽更深。同時擅笑者。有小足小蓀。皆色藝俱佳。沈靜常贈小足詩云。十六芳齡正破瓜。妙于酬應足當家。生成一種銷魂處。眼似秋波臉似霞。贈小蓀云。胭脂河畔女兒家。冶色當春醉曙霞。未許羣芳誇解語。風流還讓合歡花。練江何似浣花村。秀茁

蘭芽有小蓀。莊蝶飄飛不知處。（原注小蓀自莊漁莊潮陽攜來）空教杜宇續啼痕。後小蓀因惡少招飲。堅拒不去被辱。遂決意脫籍從良。

俊添色藝不甚佳。而性情豪放。每逢月夜。質衣沽酒。遨韓江士女。作團圍會。清歌酣暢。恆數夕不休。後得消渴病。瀕危。囑其妹小鳳曰。我本瑤池侍女。誤愛色香世界。謫墜人間。今限滿當去。既而徧體嬌汗。如燒沈水。香聞隔浦。視之。玉筋下垂。雙眸合矣。蘭溪章鳴臯有遊仙詩二首挽之。玉洞春迴萬樹花。個中茅屋即儂家。閒邀姊妹臨流水。笑指蓬山隔彩霞。一春好事醉中過。偏愛黃鸝對酒歌。石徑兼旬無客到。不關風雨落花多。小鳳亦翩翩有致。今尙在韓江。有無名子贈詩云。桃根桃葉莫爭妍。月旦湘橋憶往年。有妹詞音誇小鳳。玉樓風韻更嫣然。味其詩。疑與俊添有舊者。

軼事

岐嶺抵韓江六七百里而遙。其間溪流曲折。隨山而下。月夜女郎獨坐船頭。輕彈低唱。時一遇之。風味亦足宜人。碣石衛先輩踰駿有詩云。曉風殘月滿江秋。獨倒芳樽澆客愁。十載宦遊歸未得。不堪更聽古梁州。公以名進士除興甯令。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聚書至數百卷。公餘吟詩自娛。有事梅溪。必登女郎舟倚翠偎紅。在所不免。玩其詩可以知其風格焉。

有滿姑者。本韓江妓。恒往來清溪岐嶺間。郡人故未之識。與餘姚翁寶山。情好頗篤。後其母卒。姑挈千金欲從寶山。寶山避之省城。屢招不往。姑不得已。委身土人。或詰寶山以堅拒之故。寶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孫也。豈可以不義之財。玷辱家聲哉。

昔陶朱公有致富奇書。以養魚種竹爲先務。齊昌境內。徧處皆池沼。既可灌田。復可養魚。而舍旁及邱隴皆藝竹。宛有淇澳之風。而竹惟南濟橋一帶爲尤盛。兩岸綠影參差。迤邐十里。夏午蒸暑。盤旋室中。無坐臥處。輒與魏湘巖。楊嘉幹。路玉峯。金柳南諸君。攜尊挈榼。放舟其間。登岸至池邊竹林深處。解衣席地而坐。驕陽斂影。通體清涼。柳南折荷花爲杯。注酒其中。以筋刺之而吸。相顧樂甚。一日興闌思返。林外忽有雙鬟冉冉而至。曰。聞公等效李

靖安故事。烏可無酒。我輩故不速而至。視之則柳南所賞之大小兩鳳也。遂命歌相府蓮一曲。同人紛起。洗花更酌。久之。夕陽欲下。飛鳥歸林。柳南載兩姬返棹。謂余曰。昔在傳家孔公幕中。嘗與同人納涼此地。有時郭姬亦不召而至。今諸人散若秋烟。而我儂然重至。能無如右軍蘭亭脩禊。俯仰今昔之感耶。大鳳即磨墨伸紙。請賦詩以紀。柳南成七律一章。修篁兩岸綠參天。依舊風光似昔年。獨倒芳尊悲逝水。空勞湘管弔非烟。朱門俯仰成春夢。白袷飄零老硯田。何日扁舟返鑑曲。匡牀夜雨話聯蟬。大鳳貌不逮小鳳。而情勝之。與柳南無一夕歡。握手纏綿。較嚙臂者更篤。故柳南每有讌集。雙鳳必翩翮齊下。猶賣珠者得錦匣而光益顯也。

程江蟹船中。有雜女。年纔十一歲。髦髮鬢垂。肩際若松塵。一夕窺見其母與所歡橫陳榻上。不覺慾心頓熾。比曉告母。欲人梳攏。母笑其稚。年無識。諭止之。女曰。不如我願。即服毒死。母無悔也。越日竊取鴉片和酒欲吞。母奪棄之。不得已。爲之倩人梳攏。見者咸捧腹胡盧而去。或有訐之者曰。汝知奸幼女之律乎。是欲誘我以蹈法網也。女則晝夜號泣欲死。母因招無賴子。與以金若傭值者。至今女長。猶不滿三尺。而爲雨爲雲。已不止高唐一夢矣。五代南漢劉龔。每令男女白晝裸淫後苑。相視爲樂。名爲大體雙。後苑中鳥獸。以及雞犬。皆見慣。亦鎮日交合。今雜女見母之交歡。而遽思梳攏。是何異南漢苑中之禽獸哉。

又有老娼。年垂六十。齒搖搖而髮星星。狀極衰憊。然夜無男子。則寢不安枕。一日停橈江渚。見一少年。于水淺處褰裳以涉。體貌豐偉。娼愛之。邀至舟中。屈意承歡。欲與合。少年不可曰。汝髮其種種矣。我方年壯。毋乃不倫。請別選相當者以求歡。予不敢聞命。娼因餌以重金。少年遂勉強就之。至今倡隨如夫婦焉。昔夏徵舒之母。雞皮三少。嘗借陽精爲駐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擬夏姬。夫夏姬年耄而貌艾。自陳靈公之後。楚莊欲納之而不果。後巫臣子反。黑要之徒。爭欲委禽者。指不勝屈。其豔冶之態。即少艾者。猶瞠乎其後也。記曰。儼人必於其倫。若老娼者。徒有淫行。而無駐景之術。直母彘耳。烏足與夏姬同日語哉。

江左楊少情者。年弱冠。丰姿妍秀。如好女子。見人面輒發頰。強與接數語。即避去。隨舅氏某公。任潮州分司。舅嘗謂人曰。此余家賢宅相。有北齊楊遵彥之風。真足消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者也。與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齒。與生亦相埒。嘗細雨初晴。兩人乘舟閒泛。岸上觀者環堵。驚爲一雙玉樹。臨風搖曳也。尋某公卒。凡親友隨任者。皆

旋里。生獨戀姬不去。逾年。囊囊將罄。姬勸其歸。輒淚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豈不欲脫籍相從。顧私蓄止百餘金。不足以飽阿母慾。然謀事在人。君攜去。試向贖身。濟否聽命可也。生浼交好者說之。搗不從。計無所出。唯閉戶掩泣。或散步芳郊。旬日間。一日徘徊樹下。望姬船鳴咽不已。忽有人自後撫其肩曰。異哉。子何悲之甚也。生驚。則一少年衣冠楚楚。爰詭詞以對。客搖手曰。觀子神氣。已知底蘊。自指其胸曰。此中有熱血斗許。願爲世間佳士。一灑之。君固未可與語者。客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與共坐。備述顛末。客初無一語。但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之。揭陽奸民朱阿姜謀不軌。制軍提兵往勦。文武員弁。往來韓江上下者如梭織。一夕。姬與他客酌酒蓬牕。撥石槽度曲。忽有皂衣者數人。至。疾呼曰。督轅巡官至。舉舟惶遽。客倉皇鼠竄。而巡官已高坐艙中。傳呼搗母。責其買良爲娼。令左右褫衣欲撻之。搗哀乞始釋。願謂姬曰。汝當照例發賣。姑念事不由己。許汝擇人而嫁。姬跪謝。以願從楊生對。巡官即傳生至舟。視之曰。真汝偶也。飭繳身價給搗。促兩人買棹。生與姬喜出望外。而終不知巡官爲何人也。次日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攜尊逕入。揖生稱賀。蓋即當日樹下相逢之少年也。笑問姬曰。昨夜驚乎。日者別後。謀爲若兩人撮合而無術。非制軍臨郡。焉能作此狡獪。以遂足下願乎。生與姬頓顙若奔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醕數觥。致聲珍重。騰躍登岸。長嘯而去。嗟乎。誰謂世無黃衫客哉。

昔有浙東陳生。遊幕海陽。學問既優。人亦老成持重。服食更儉樸無華美。每謂同人曰。吾儕彈鋏侯門。所得修脯。如傭工之值。瞻父母妻子而無餘。豈可冶遊以喪志。少年儂薄者。恒非笑之爲迂。曰。彼孽緣未到耳。饒舌何爲。凡同人設席河干。強之必峻拒。越十年。幕囊所蓄幾累萬。而生亦年垂耳順矣。因束裝思歸。戒塗有日。驕其同人曰。諸君見我之歸。徒嘖嘖稱羨。盍亦學我之守。不作狹邪遊乎。同人銜之。思設筭以相傾而無術。謀之某姬。云此亦易與。先是姬小忤幕寮。慮有禍。轉懇陳生。爲之緩頰而免。每欲置酒申謝。生拒之。至是招其僕。斂容致詞曰。我蒙陳君覆幬久矣。今聞遄歸有日。圖報無期。特備薄錢以伸悃曲。煩謹達之。倘得一顧。當酬以洋蚨大衍之數。非所吝也。僕利其金。以告生。且懲頰之。生念僕相隨久。藉此一行。足償其勞。況刻卽解維。何至喪其所守。因許之。姬遂盛筵延生至舟。翠袖金尊。殷勤侍奉。無半語涉謔。亦不作狎昵態。生私心竊許。謂章臺柳。竟不作臨風蕩漾耶。日暮辭去。姬并不挽留。送至鷁首。而預屬篙師伺其登岸。擠之落水。姬即奮躍隨下。抱持狂叫。舟人空集。掖之而起。

衣冠沾濡。回坐舟中。呼僕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詢之則已入醉鄉。置主人溼衣沾體而不顧矣。生躁悶欲死。已有雙鬟。捧華服至。換畢。猶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於榻。姬爲之徧體按摩。覺骨節盡酥。沉沉睡去。比醒。聞枕畔小語曰。竭乎。視之。姬也。語如鶯轉。氣勝於蘭。不禁神魂駘宕。不能定情。從此朝朝暮暮。至兼旬不返。僕促之歸。曰。舟中樂甚。吾將娛老於此矣。迷戀數年。半生心血所積。盡歸烏有。而面目亦憔悴。疴羸若病夫。有當日被其訕笑者。顧曰。陳某素不冶遊。其鐵石心腸之張乖崖乎。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其有道之程夫子乎。今何以色荒若此。則直是河間婦矣。生聞之。默然無以對。未幾。卒於舟。妓殮而埋之。噫。女色爲釣魂之鈎。妓館實陷人之阱。觀於此。可以猛省矣。

昔黃司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張和者。囊無長物。與一妓交最密。至積逋累累。故往來雖頻。而纏頭甚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絕。而妓不聽。一日。張飲妓所。夜半。母喚去。借他事撻之無數。始令返。張見棒痕。爲之揮涕撫摩。妓益感其意。謂曰。情好如我兩人。豈忍相離。然汝既不能脫我於風塵。而母日摧折。終不免於難。不如仰藥同死。結夫婦於九原。不猶愈於生乎。張落魄。計不得妓。無生人之趣。慨然許諾。妓拔釵付張。質錢沽酒。投鴉片於中。兩人對酌。各醺醉。抱持而臥。迨母驚覺。多方灌救。妓蘇而張則無及矣。母攜妓向州署自投。司馬云。彼孽由自作。與汝等何尤。越日。妓竟別抱琵琶。爲他客侑酒。不復念張之死。并張之何以死也。而張魂不昧。每夕至舟首。呼妓名而罵。雞鳴始去。妓延道士作法禳之。厲益甚。甚至掠軛拋瓦。解衣床外。衣自豎立。種種怪異。不可殫述。而遊客之尋花問柳者。亦裹足不敢登其舟。久之。搗亦不堪其擾。賣妓與鄉人爲妾。妓夢張謂曰。汝誘我同死。而今獨活。行將與汝就質陰曹。以泄此憤耳。逾年。妓爲其嫡所辱。憤激服毒死。人盡云負張之報。其所以不死於疾而卒死於毒歟。余謂張咎實自取。其遷怒於妓。是張死而猶頑鈍無知也。妓之死。亦命數會逢其適。非張之果能爲厲而死之也。紀之以警世之戀妓者。

附錄

趙翼簷曝雜記

附錄

廣州珠江。蟹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爲生計。猝難禁也。蟹戶本海邊捕魚爲業。能入海挺鎗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爲生者。亦以船爲家。故冒其名。非真蟹戶也。珠江甚闊。蟹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駕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蟹船者。皆由小船渡。蟹女率老妓買爲己女。年十三四。卽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賣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道也。事遂已。聞潮州之綠篷船。較有佳者。女卽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爲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潮畢。以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爲綠篷也。夜就寢。忽篷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羣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船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綃抹胸。膚潔如玉。褰帷就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暱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墜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爲夫人作婢。以沒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賚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之謂狀元夫人云。

袁枚隨園詩話

久聞廣東珠娘之麗。余至廣州。諸戚友招飲花船。所見絕無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馨之句。相傳潮州綠篷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後見毘陵太守李甯圃程江竹枝詞曰。程江幾曲接韓江。水膩風微蕩小。艘。爲恐晨曦驚曉夢。四圍黃篔。情無窗。江上瀟瀟暮雨時。家家篷底理哀絲。怪他楚調兼潮調。半唱消魂妙絕詞。

檀萃楚庭稗珠錄

吳殿撰於潮眷一妓。妓持帨乞詩。卽書一絕云。濤箋親捧剪輕霞。小立當筵蹙錦鞞。休訝老坡難忍俊。多因無奈海棠花。此妓聲價頓增。人因呼爲狀元嫂。蓋粵妓稱爲阿嫂。因殿撰之眷而獨異之。故稱狀元嫂也。後知交間有見之者。而人頹然而目衝焉。不似當年李琪風韻。使殿撰而在。再得見之。則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能無再借重於端明乎。

吳樹珠擊紅餘話

珠江襟帶羊城。上承滄溟。牂牁諸水。合流入海。粵秀屏其北。虎門障其東。羣峯拱翠。一水拖藍。中央海珠石。隨波上下。勢欲浮去。夾岸闌闌千家。風欄雪檻。宛如海上蜃樓。真者疑幻。其間帆檣如林。青雀黃龍之舫。集于洲渚。別有花艇藏嬌。靚粧炫服。照臨波鏡。乃水上平康里也。每當夜靜月明。皓腕當窗。絳樹之清歌競奏。綠珠之玉笛橫飛。雖竹西歌吹。無以加茲。然綺羅絃管。大抵長鬚奴大腹賈徵逐其中。若杜樊川書記風流。百無一焉。此則烟花減色。而亦珠江之辱矣。

跋

潮嘉風月記。蓋仿余澹心板橋雜記而作也。觀陳蠶戶瑣事。非不娓娓可聽。顧纔出墨池。便登雪嶺。文人月日。每多失實。所見不逮所聞。作者恐亦未能免俗耳。乙亥孟夏震澤楊復吉識。

清蜀西樵也編

王緙塵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十種

燕臺花事錄

世界書局印行

序

燕臺花事錄何爲而作也。明人有言窮措大抱牀頭黃面婆子。云自好色。豈不羞死。此言固也。而義未盡。人間真色。要不當於巾幗中求之。不則歷徧青樓。亦只得質物耳。京師女閭。視臨淄奚翅十倍。昏騰過眼。尤覺無花。而選笑徵歌。必推菊部。其間不無粉飾。亦判嫵妍。所謂天然美作者。歲要得一二人焉。豈西山多白櫻桃花。秀氣所鍾。故生尤物耶。良由人間真色。固在此不在彼也。燈窗無俚。冥想前遊。一夕成此。蓋懼美人遲暮。藉以稍留顏色。雖然。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香山早經道破遺珠之憾。僕也。先羣芳而雪涕矣。長安道上。大半看花。各舉所知。是望諸寓公之好事者。蜀西樵也識。

燕臺花事錄

蜀西樵也編

品花

朱靄雲。字霞芬。京師人。年十五。丙子花榜狀頭。爲梅主人高弟。姿首如碧桃紅杏。亭亭玉立。秀削可憐。性敏慧而蘊藉。士夫多自視弗如。吐詞尤雋。每發一語。輒傾座人。花晨月夕。景蘇門外。車馬喧闐。大都爲郎來。而酬應紛紜。入夏病幾殆。今幸愈。天生此才。所當珍惜護持者。

孟金喜。字如秋。直隸故城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二人。近信弟子。貌白皙而豐潤。性溫婉。對客殊落落。而與交久。輒有小鳥依人態。其銷魂蕩魄。尤在星眸斜轉時。花天酒地。久噪芳名。去歲病幾殆。近漸愈。而體多倦。深夜招之來。每倚肩作枕。闔眼矇矓。同人憐之。無怪其不工酬應者。

賈主人桂喜。字露香。京師人。年十七。出聯星。予識之在癸酉夏。年甫十四。其秀在骨。其媚在神。剛健婀娜。兼擅其勝。所演打灶諸劇。有獨步燕臺之譽。乙亥重晤。則非復張緒當年矣。性不諧俗。於同輩亦少許可。時人比之梅花。故門前車馬稍稀云。

絢春姜主人雙喜。字儷雲。直隸河間人。年十七。出春馥。亦於癸酉識之。眉目疎秀。雅善修飾。性憨喜諧笑。不與人忤。故人多招之。春馥近有弟子蔣雙鳳。字扶雲。年十四。迴波流媚。貌亦白皙。是爲後起之秀。

錦雲劉主人雙壽。字眉卿。京師人。年二十。出文安。予癸酉入都。首識之。姿首娟秀。過於所識諸郎。性溫和。不見喜愠之色。顧不能飲。甫舉杯。則紅潮暈頰矣。近喜閱聊齋紅樓諸說部。學書饒有力。文安見有弟子田雙慶。字雲卿。年十四。顏色如桃花。能演攬諒諸劇。

喬蕙蘭。字紉仙。江蘇人。年二十。佩春弟子。知書習史鑑。喜與文士清談。聞其先本宦族。沈淪若此。亦可悲矣。

姚主人寶香。字妙珊。京師人。年十九。出瑞春。結束登場。儼然莊婦。而歌喉清婉。尤有繞梁韻。其得名在癸酉前。見人殊落落。近則閱歷世故。每與談。輒如聽柘枝兒。聲聲打入心坎中。

謝寶雲。字月珊。年十六。劉寶玉。字碧珊。年相若。俱京師人。瑞春弟子。當癸酉時。謝生劉淨與姚妙珊合演進宮諸劇。令人耳目一快。近則姚謝已不能登場。而劉音益清健。且其軀復偉岸。乍見之如貴介中人。至所繪蘭。亦有譽之者。

王喜雲。字爵卿。京師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三人。咏秀弟子。顏色如朝霞和雪。是具子房之貌。而兼有魏徵娥媚者。故演攬諒諸劇。不掩其姿。其弟茹福兒。字萊卿。年十三。丙子花榜第二人。面如滿月。酬應如成人。以武劇名。

李玉福。字芙秋。京師人。年十六。丹林弟子。貌白皙。尤善修飾。性聰穎。解作書畫。善演思凡諸劇。燈紅酒綠。尤喜唱大江東去。其亦巾幗中有鬚眉氣者耶。

陳喜鳳。字桐仙。京師人。年十六。本綺春弟子。今歸遇順。貌不逾中人。兼有期艾之病。願妝束登場。則歌喉清婉。且善琵琶。工琴。與人交。落落大方。無狐媚態。

陳嘯雲。字琴芬。京師人。年十五。景齋弟子。音清越。以長對面樓頭。人聲騰沸中。能聞其語。童牙孤露。每演掃雪諸劇。淚隨聲下。性尤誠實。不欺人。以此多之。

艾順兒。字麗琴。京師人。年十五。嘉穎弟子。英爽不羣。音復清越。演乾元山諸劇。令觀者眉飛色舞。近易丈夫爲巾幗。豈硯師欲束其不羈之態耶。

張翠喜。字桐仙。京師人。年十五。聲振弟子。初頗靜默。近稍狡獪。石頑道人謂其姿首足駕如秋而上之。予則感其有愛我之言。

白喜林。字燕芬。直隸人。吳愛林。字燕芳。京師人。年均十三。杏春弟子。眼波含媚。語嚙嚙如新鶯。初不與人洽。偶撫之。輒欲嘔。近則頗工酬應矣。吳俊快解人意。而貌差遜。又其弟燕香。齒尤稚。演冥勘諸劇。名過兩兄。以崑弋腔較勝也。其秀亦在目。

梁亦琴。字倩儂。涿州人。年十四。馥荃弟子。額秀腰纖。語音清脆。歌場一見。殆移我情。中以小隙。往還遂疎。然知予所在。必徑來佐酒。亦復楚楚可憐。且予青衫落拓。感喟良深。其言間有如吾意者。故至今猶爲耿耿也。

梁雙喜。字蘭君。京師人。年十四。景福弟子。燈紅酒綠間。星眼迷離。微露玉粳。於當年露香。蓋十得四五焉。無怪鷓

鷓君之傾倒。而予亦對新人如覩舊好也。

陸春燕。字蕊仙。京師人。年十四。安義弟子。妝束上場。宛如好女。腰肢孌娜。體態輕盈。只合以香扇墜目之。音尤清脆。隔簾嬌語。始如去年之霞芬。天地生才。初不稍吝。明歲花榜狀頭。舍此奚屬耶。其同懷兄春蘭年十六。貌僅中人。歌喉瀏亮。獨出冠時。

都門小住。閱人多。好色其如好德何。暫把彩毫留麗質。落花一任去來波。蜀西樵也。丙子仲冬。臨川寓所書。

後錄

范主人芷湘。字亦秋。江蘇人。年十七。名優小金子。出春華。癸酉時正負盛名。予初入歌場。見其作出塞小鬟。手捧紫檀琵琶。侍王嬙側。脂香粉膩。俏眼含波。不禁心醉。迨鳳陽公子招來佐酒。細視雙眸。畧具雌雄。而妖冶之態。蕩婦弗管也。工絃索。能度湖船諸曲。乙亥重晤。尙詢公子客死况。殆亦若輩中之有情者。

雷金福。字蓉仙。京師人。年十八。金樹弟子。癸酉時隸瑞和成部。日日演劇。予往觀最多。貌白皙而笑靨微渦。天然美好。或感微疾。剪銀葉膏。較含桃大。貼兩眉角。尤贈丰致。甲戌花榜定作第七人。蓋亦以色選也。亥子屢宴其所。待人殊拳拳。顧不免徐娘之感。近已脫籍還家。舞衫歌扇。往事如塵。無復登場獻技矣。

王主人桂官。字楞仙。京師人。年十八。出聞德。善演武生劇。名久噪。蓋其結束登場。羣以香孩兒目之。近病重聽。其同堂兄桂林。貌白皙。嘗演斷橋諸劇。亦有名。近淪落不可問。又寶善陳荔衫。亦以武劇名。近病歿。

劉喜兒。字穉蕪。京師人。年十七。保安弟子。貌豐潤。雙瞳剪水。一顧撩人。幾與孟如秋相伯仲。設粉黛登場。必有狂惑失志者。善演醉酒諸劇。又綺春弟子秦鳳寶。字豔仙。貌最豐。時以小和尚呼之。工度曲。亦演生劇。名出劉上。乙亥秋病歿。

張菊秋。字憶仙。本名椿。廣西人。年十七。蘊華弟子。少喜憨跳。近善歌。其弟蕙秋。姿首過之。演賣藝諸劇。其武技有足多者。

張敬福。字紫仙。郭敬喜。字韻梅。俱京師人。年十七。敬善弟子。張歌喉較勝。與人言溫婉可聽。郭工琵琶。爲近時陳桐仙之亞。有真性情。每語及同輩淪落者。輒炫然泣下。

余錢張顧有時名。底用區區月旦評。爲惜凡葩易搖落。拾將殘瀟續羣英。十二月立春後二刻蜀西樵也誌於
澗灣樵局。

詠花

諸堂聯帖。佳者殊鮮。必大雅而穩切。斯足尙耳。錄愜心作如左。鄙作亦附焉。
素香云。素心何如天上月。香意不減春前花。

福雲云。神仙家世傳梅福。京雒才名愧陸雲。譽爲梅主人弟子。

露香云。前身曾飲百花露。小坐能留三日香。蓮溪生贈。

予重入都贈之云。南國慣生紅豆子。西山多種白櫻桃。

如秋云。如花解語。秋水爲神。予云。如是我聞。聊復爾。秋來客感甚于卿。

遇順桐仙云。焦桐入聽。有仙則名。

聲振桐仙云。桐雲拂翠迎玄鳳。仙露溥花護曉鶯。蜀青山人贈。

余將出都贈之云。桐院月明秋擲笛。仙山風結客迴帆。

芙秋云。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

芙名玉福。予云。難得玉容如處子。可分福命到書生。

福兒云。清福誰堪堪風月主。是兒生有雪霜姿。隴西君贈。

雲卿云。雲和雅奏原空俗。卿子英姿合冠軍。湘舟撰燕承贈。

蓉仙予云。蕊榜新開。芙蓉鏡下及第。雲璈疊奏。神仙隊裏逢君。

倩儂予云。曼倩詼諧詞絕妙。吳儂烟水氣都消。

蕊仙予云。蕊榜會看新及第。仙人聞說舊吹笙。

諸郎壁上扇頭詩。詞頗有可觀。惜未多爲鈔記。如霞芬扇頭之未應小坐香三日。真覺無言動四筵。露香扇頭之

容易蹉跎聯袂後。最難消遣送鉤時。均忘全首。茲錄其尙堪追憶者。
梅主人處有長沙李君壽容墨蘭並題句云。蘭夢低徊感夙因。爲君援筆寫丰神。春風山下靡蕪路。一笑相逢是舊人。

澗江漁子爲眉脚。題畫六絕句錄四云。層嵐潑翠水拖藍。春影蓬蓬曉潤含。橋上赤闌花上霧。天涯三月夢江南。好山如髻柳如眉。絳樹雙聲酒一卮。天也奈何應補石。花雖頃刻莫沾泥。花潭千尺去來波。烟雨江千落絮多。雙槳渡將根葉去。愛河流盡是香河。西陵松下舊同車。嫋嫋風前小樹花。彷彿櫻桃斜畔路。重沿春水覓胡麻。

高陽酒徒出都後。懷諸郎絕句錄尤云。俗世而今無賞音。幾人真個解琴心。青衫贏得多情淚。翻覺琵琶怨恨深。

（馮順桐仙）盈盈十四妙年華。一縷春烟隔絳紗。如此嬌憨誰得似。前身合是女兒花。（霞芬）個儂生小解溫存。曾爲將離勸玉尊。別樣風流天付與。眉梢眼角總銷魂。（如秋）流鶯清脆轉珠喉。若個嬌憨未解愁。贏得尊前一

凝注。盈盈秋水翦雙眸。（麗琴）衣香新蕪蘭膏。酒綠燈紅與自豪。縱爲東風開笑口。也應珍重白櫻桃。（儂雲）

一笑嫣然勸玉觴。須臾舉座客如狂。銷魂豈竟能真個。不信溫柔別有鄉。（朵仙）人生能得幾良儔。別後相思未肯休。欲把梅花描小影。一般傲骨有風流。（露香）底事憐卿轉負卿。夙緣豈竟有三生。櫻桃館裏花多少。一椽春

風忒薄情。（美秋）呢喃小語隔窗紗。掌上輕盈未足誇。可惜畫堂雙燕子。祇飛隻影入王家。（蕪芬）多情如此太纏綿。淚溼青衫我亦憐。卻羨周郎時顧曲。醇醪一醉卽神仙。（聲振桐仙）揮手天涯感不禁。如卿傲骨少知

音。祇緣一曲離亭宴。牽惹相思直到今。（蕪衫）

征驂將發且句留。手拂絲桐四座秋。漫向桂堂調彩鳳。有人背燭替花愁。此遜園花隱送曹邱生出都。四絕句之一。蓋有所指。鍾子安寄都門諸友之一云。回首歡場樂事違。翻疑昨是歎今非。酒痕瀉碧留花醉。波影流黃帶月歸。秋老孤鴻嗟獨去。春來雙燕傍誰飛。爲言沈約多情甚。瘦減腰肢尺二圍。春來句。指杏春燕芬燕香也。

高陽酒徒題露郎。淡墨風蘭云。夜月沈沈更漏永。仙人醉臥蓬萊境。撲鼻忽聞空谷香。當頭望見姮娥影。姮娥舊住廣寒宮。天上何年謫輓紅。手拍紫雲歌一曲。滿衣香惹桂花風。風流旖旎真無兩。記得前身金粟相。芸管傳來秋水神。花名書上春明榜。春明榜出長安城。走馬看花劇有情。聞說旗亭曾畫壁。相傳綠嶺愛吹笙。吹笙騎鶴趁

清景。天涯聚首飄萍梗。情天未證維摩禪。仙風敢詡旌陽井。翻憐曲罷顧周郎。一笑相逢酒綠場。曾惠好風留畫扇。恰憐清露被微香。香國瓊姿誰第一。天挺芳蘭誇秀質。豪量吞殘李白杯。彩箋豔過徐陵筆。蘭兮蘭兮謝繁華。梨園無此好奇花。自昔詩標君子格。祇今春在美人家。笑人遲暮尋常耳。難得餘芳常竟體。隋苑能爭秋菊名。楚詞合共申椒笑。吁嗟乎穠豔天姿鬪靚妝。國香如此合稱王。櫻桃館裏花千樹。輸與秋風桂子芳。

逐園花隱前題云。燕草淒淒冷碧絲。素心從古賞心遲。臨風寫就離披態。愁絕香郎運腕時。如此幽姿未出塵。國香無主歎沈淪。勸渠改畫桃枝豔。應許飛花上錦茵。明童墨蹟寓公留。天壤王郎憤種愁。漫向芳魂歌楚些。護花不力此生休。紉芳我亦悵前因。楚澤迢遙莫問津。欲與同心契蘭臭。展圖何處覓佳人。

夢餘倦客前題云。旖旎臨風逞淡妝。自將清夢託瀟湘。笑他桃李誇穠豔。誰向花叢號國香。漫將空谷歎沈淪。荆棘叢中遠俗塵。領取孤芳惟自賞。多應寫照自傳神。

且閒生前題調寄兩同心。自然幽雅。淡絕丰神。寫照中銷魂真個。無言處竟體清芬。不爭似錦帳韶華。紫陌香塵。况是畫裏真真。別有人人抱素心。誰憐蕙質。傍空谷夙證蘭因。平分取一寸相思。一縷嘒痕。

滋菴前題調寄滿江紅。用聊園詞鈔首闕韻云。道種靈芽。又幾舊臨風茁也。各抱幽香矜品格。難分高下。獨與素心人共對。鉛華淨洗真瀟灑。想冰壺濯魄。幾多時。揮毫者。香國裏。春歸社。花叢外。風連野。把丰標萬種。一齊傾瀉。寂寞輒紅塵裏客。苦紗窗下杯同把。爲他年開卷。便相思。殷勤寫。

馥森東壁有金縷曲四闋云。如夢春雲曉。徧天涯。東風院宇。燕鶯嘒覺。草長紅心江南路。留得王孫未老。正綠鬢楊枝俱曩。忽墮明珠金尊側。有車輪乍向腸中繞。休浪說。被花惱。青袍踏徧長安道。最難忘。分花拂柳。烏衣年少。細雨殘紅飛難定。祇有閒愁待掃。渾不似當年懷抱。鸚鵡母前頭三生話。便相逢不分今生早。無一語。玉山倒。

一。落絮翩翩影。任天風參差吹斷。都無憑準。翠翦銖衣神仙侶。玉袖裊回自整。便珍重千言難盡。願得化爲塵與土。且因風吹上卿斜領。勞拂拭。一臨鏡。笙歌草草人初定。牘無多。銀屏畫燭。猴花紅凝。題徧人間芳華怨。彈

到瑤琴絃冷。算宛轉留渠應肯。門外香車須早去。怕夜深風露還淒緊。嘶遠騎。酒纔醒。二。芳草知時節。忒恩

恩流鸞嘒後。珍叢消歇。多少花前驚心事。曾與斷紅細說。已廿載傷春傷別。碧海青天迢遞夢。照樓臺無恙今宵

月斜漢畔。幾圓缺。人間寶鏡紅錦拂。儘留渠團圓樣子。影兒離覓。紅豆江鄉相思種。無處尋消問息。又付與柔腸千結。簾外輕紅階下雨。早花花葉葉無顏色。春正好。未須折。(三)沒個銷魂處。最迷離空庭晚照。無人來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幾許。恁客子光陰非故。沈水香殘還對鏡。問菱花可解聞言語。雙鬢亂。甚心緒。芳塵婉孌雕鞍路。不分明脂粉粉悴。鳳城煙雨。十二闌干添幾曲。試把迴腸細數。者一片新愁誰訴。萍絮因緣還自笑。我知君不問君知否。聊撮笛。唱金縷。(四)按此乃彙月樓主爲素芳周郎作。郎卽甲戌花榜第一人。見爲馥雲主人者也。

沅浦凝漁翟家莊旅壁題望江南詞云。情脈脈勞燕各西東。芳草涉江何處碧。櫻桃隔巷可憐紅。無計效秦宮。冰雪意。卿我兩心同。吹笛夢飛湘上月。散花人醉小寒風。春到又匆匆。風韻頗不對。緣細註有癸酉十月出都。眉卿來送云云。眉卿時居櫻桃斜。予入都首識之。未免薄倖。故贈聯云。眉心似綰連環結。卿我應修福慧緣。讀此殆難爲懷。丙子。詢諸眉卿。則作者已登兩榜矣。

朱西齋爲月珊作牡丹并題浪淘沙云。錦幄護瓊英。過了清明。姚黃魏紫鬪傾城。誤信胭脂容易買。却費調停。舊約記三生。試訂香盟。媧皇煉後倍瓏玲。幾度欲描描不得。五日纔成。

且聞生將出都門賦長亭怨慢本意云。看多少鳳城春色。一醉醒來。又成分折。酒裏猜枚。鏡中窺影。更何日斷腸無那。生怕聽宵來笛。笛縱有情時。也只解聲聲悽惻。安得買金鈴十萬。省却落花狼藉。櫻桃樹下別離後。問誰憐惜。算此去一縷相思。亘千里長空。碧嶺同是天涯。衫上嘒痕紅溼。其兄高陽酒徒途中賦寄百字令云。碧天空闊。似一行飛雁。無端分折。握手臨歧。纔數語。偏又征車催發。捲地驚沙。參天枯樹。紅透霜林葉。君應輸我。萬山看徧殘雪。最是。小鳥依人。難鶯解語。也惜尊前別。償盡相思無限債。更向阿誰分說。酒綠猜枚。燈紅度曲。風味全消歇。者般離恨。都從情字流出。看花曲本意云。一瞬。把歌場往事。都成離恨。斷腸幾時了得。索紅友。相邀青天重問。思量此樂。除却五千年不分。今夜裏無限相思淚。和蠟燭。總灰燼。淒絕。夢魂難寄頓。半只爲舊家輕俊。惆悵黏花繫月。渺渺關山。東風無信。燕臺那邊。歷亂愁絲沒理論。算王昌便爲情死。也合和花殉。

桃源客贈蓉仙聯帖云。鄉夢惹蓉城。趁帽影鞭絲。萬里壯懷來日下。秋心託仙子。看花團錦簇。一年游興寄天涯。

酒閒援筆立成。不愧才人吐屬。客寓都門日久。屢散千金。癸酉晤於青城主所。人極溫雅。惟花天酒地中。不免次公狂耳。某耶呼爲醉劉。予作歌贈之云。伯倫一去二千載。醉鄉之春今尙在。攫金莫笑劉又愚。幾回酒渴思吞海。君家豈其苗裔耶。十年看徧長安花。有時乘興忽大叫。青天白日餐流霞。醉來每被青樓笑。得遇王郎作同調。燕臺楊柳無新枝。惟有櫻桃花絕妙。勸君更盡酒一尊。隨我闖入墓芳園。金鈴萬個護不得。芙蓉一朵風中翻。置酒中庭爲花惜。祇恐秋容變成白。黶黶春雲出岫來。清歌便布瑤臺席。夷甫有癖不言錢。次公之狂毋乃顛。佳人親口贈名字。醉劉乃以先生傳。吁嗟乎男兒三十不稱意。久住都門甚矣憊。牀頭散盡千黃金。到口只期謀一醉。醉中又踏天台山。桃花洞緊拂衣還。我亦青袍苦塵績。天香枉向蟾宮攀。麴生風味聊復爾。孝廉船上香盈底。破甕知誰作主人。飲隄也合稱名士。人生何者能無愁。呼奴爲我營糟邱。君不見滿天風月正無價。如此清涼有醉劉。舊爲露郎贊云。身材秀削。語音清脆。落落大方。一笑生媚。更可人憐。盈盈欲淚。微嫌不足。任性負氣。南昌君見之笑曰。其不足處正佳。予首肯者再。朱眉君舍人詩云。慶郎嬌小太憨生。花裏櫻桃換女貞。授色尙能存古意。賞音誰與賦閒情。客愁黯淡期同調。卿輩流連莫殉名。大願有船應共載。笑憑佛鉢保良嬰。與予情事差合。癸酉出都。賦別某郎云。爲底情深爲底癡。櫻桃花下立多時。明知不是春風主。偏學流鶯占一枝。杜牧休辭薄倖名。酒和淚點滴盈盈。朱衣不管青衫溼。斷送西州太瘦生。撲朔迷離太不堪。愛他情性最嬌憨。學書教做平原格。特地撩人共手談。清脆歌喉一串珠。亭亭瘦影怯人扶。下場粉黛渾拋卻。贏得雙眉別樣羸。怕人煩惱愛人憐。一笑迴身恰並肩。親把碧琉璃贈取。醉舒纖腕叫張拳。畫梁吹過少男風。乳燕含嬌語最工。情急偏生無一語。祇將清淚點雙瞳。任是無情未忍休。本來生小不知愁。太湖烟水牂牁月。別有離人一段秋。(謂簾如樹勛)敝車羸馬別東華。從此天涯更有涯。欲折斷腸花懺悔。慈雲一笑手拈花。追感前事云。見時歡笑語喁喁。忍再當筵唱惱儂。生受玉缸纖手遞。芳醪留不住萍蹤。記占重陽一日先。偶乘風雨話纏綿。怕聽失意將離別。淚點羅襟絕可憐。兩約天街放榜時。過聽帖報莫來遲。明知好事無憑準。耳語相商苦太癡。陶然亭子祀文昌。籤兆都含桂麝香。虔炷旃檀祈一紙。可堪天壤有王郎。教書名字趁宵分。真假從人問轉殷。一落孫山動凡想。仙才都讓沈休文。愁裏聞歌沒奈何。非關塵海有風波。些時歡笑些時惱。累煞纖眉鎖處多。分將蜀錦作纒頭。硯篋極聯取次留。祇是科名聽不得。

怪他偏索狀元簪。道我多時見太非。何曾相愛便相違。生生輒語難禁受。酒盡天寒怕典衣。柔情密意已全諧。難作空花鏡裏含。怪得前宵分橄欖。嘗將苦味好回甘。仲冬六日置酒某堂話別。後二日夜。青城主復餞於此。車中感賦云。雙趺踏徧玉塵沙。除却櫻桃不是花。日暮寒天江水遠。斷無游子尙天涯。勸我遲留意最長。會逢恩詔出明光。蟾宮不織登科記。枉說城西製錦坊。丹砂無術點黃金。賸有蕭郎一片心。置酒要煩歌折柳。無端鷓鴣集前林。教裁蜀錦換纏頭。教覓西江碧玉甌。教製蠻韡護纖體。笑渠原不是蓮鉤。約我閒房話別離。送行應有斷腸時。四牌樓裏新居遠。只是搖頭不遺知。纔離一日勝三秋。賴有良朋舉酒籌。情到極時翻淡漠。更無餘意強遮留。硬說相拋各一天。自家情事自家憐。師門何計能離却。翻向黃姑乞聘錢。埋怨多般未肯言。知從何地解煩冤。癡心苦把離愁說。纔得雙瞳惹淚痕。一面緣成百面緣。記渠私語倍愁牽。京華強別休回首。車馬何時賦北旋。再憶云。帖報驚傳第一聲。喜聞同姓急聞名。怪來說是陽平客。鄉里空煩記得清。豔福從知釀禍胎。非關奴輩利吾財。偶因小隙真成惱。親受牽裾屈膝來。靜愛咕咕宛轉鳴。花壺纖手笑相擎。教藏懷袖休輕放。候暖時聞一兩聲。阿芙蓉染指頭香。火熟輕挑半段槍。清瘦合教憐阮瑀。怪人多事口先嘗。也知時命偶相遭。文字何曾若個豪。生怕酒闌愁思起。幾回低勸別牢騷。四更人倦夢無聊。清脆喚聲聲也樵。一出都門三十里。宵來纔算可憐宵。又見江郎扇頭詩云。官到廣文原太冷。客非騎省却悲秋。多情人固同此浩嘆也。翁覃溪先生有言。夫癡不過招厭。狂則必招忌。若予殆癡而不狂者歟。後見賦別八絕句。爲惜春生登諸申報。並跋云。僕小住燕臺。與觥風月。櫻桃花好。買醉難辭。偶於某某堂上。見也道人留別某郎之作。覺情文之斐亶。更感慨而獻歎。作者其有憂患乎。至作者姓氏。詢諸某郎。笑而不答。殆深於情歟。數千里外。竟獲賞音。附書誌感。

丙子出都誌感三律云。蝶浪蜂狂負好春。秋花合併苦吟身。偶然忍淚談遺墨。纔信深心出美人。文豈能工偏譽我。情如此重轉傷神。憐渠贈別難爲語。含笑從知未是真。別後真成一見難。怪渠生小話無端。羞池燕羽驚初見。溜滴琴心却再彈。已隔天涯猶想像。重來人海定盤桓。明知情盡愁難盡。忍與空花比例看。桐陰拂翠月空明。見我時。縈惜別情。嬌小何曾識文字。纏綿端不羨科名。竟將遺墨收藏好。却惹歸人感慨生。十四言中無限事。宵深乘醉手揮成。

偶與所善某郎忤。既而悔之。填薄倖詞製繡帕遺之云。一聲長歎。誰分遺柔腸寸斷。便斷也。教人憐惜。忍把負情。儂喚。奈罡風吹下梳翎。天涯認作將歸雁。縱酒滿金尊。花飛玉笛。贏得淚珠偷噉。端怕煞淒涼境。渾不耐些時不見。怪來遲片响。伴嗔忍笑。寒更數盡重開宴。者般留戀。算餽生薄倖。櫻桃錯打黃金彈。從今過犯。折卻相思一半。

憶昨蝶戀花六闋云。天半朱霞驚乍見。旖旎風流。眼角含嬌盼。問姓便將儂姓喚。爭禁得者般溫婉。小坐餘芬都不散。靄靄春雲。慣逐東風轉。只惜芳名生小擅。宵深忍病陪歡宴。(其一)雅俗憐渠都得半。撥盡檀槽。又把絲桐按。彈到仙翁腸欲斷。臨風肯逐霓裳伴。艾艾期期聽總慣。喜遇知音。一鳳當筵喚。莫道登場歌婉轉。青衫溼透紅顏斲。(其二)喜是杏林春日燕。個甚愁癡。解捧雲耶硯。袖底芬芳渾不辨。僂肩故故防人看。一笑登場妝束換。酒後茶餘。却又清談慣。別樣聰明流到眼。十三年紀今剛滿。(其三)記得歌場剛一見。秀入眉峯。更瘦腰輕倩。儂爲情癡應趁願。宵深強便持箋喚。亦有悶懷難自遣。誰分琴微。中道鴟絃斷。無限花飛春不管。重歡已是離亭宴。(其四)生怕秋深花事短。漏洩春光。幻作紅衿燕。削額髮垂剛不掩。朱脣小結櫻桃半。道是蕊珠仙被謔。絮語呢喃。妬煞新鶯轉。嬾娜妝成偏汝慣。儘呼醋醋將誰怨。(其五)玉笛悠揚聲不斷。順口歌成。愛個兒清婉。窄袖短衣妝束慣。登樓忽露紅妝面。一體靈狸誰解辨。綺麗叢中。且把胡琴亂。只是從人邀拇戰。當筵依舊豪情見。(其六)

嘲花

金谿朱春舫戲贈秋芙聯語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處裝紅。諧語殊堪噴飯。嘗攜諸郎游天甯禪院。指佛出句云。者和尙長伸手。只想要錢。某即略解對而不對。爲潤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會冤斗。聞者大噱。

十三旦者。秦伶。有盛名。京師婦孺皆知之。同鄉某水部子甫數齡。善屬對。人舉此命對。卽應聲曰。六一翁。廬陵有知。得無乾笑。京師舊傳一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拏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與偏濃。

寫事最入妙。

又五言律云。萬古寒滲氣。都歸黑相公。打圍宵寂寂。下館戲館也。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卽輓篷。陡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孽海中尙有如此苦惱。

都門雜記有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戲且連宵鬧不休。博得黃金買歌舞。終歸潛夜渡蘆溝。語雖粗率。而予目擊此等事。殆非一次矣。

思思復思思。走走重走走。問女何所思。問女何處走。女亦無所思。女亦無處走。昨夜見紙條。也樵大擺酒。同行六人。獨不與我耦。往歲客京華。同年多且有。亦作狹斜遊。舞袖大垂手。開筵孰主賓。雄辯傾左右。行樂未及央。棄予如敝帚。獨自冒雨歸。茫茫喪家狗。此青城主調予作也。

予戲寄子周云。爲我殷勤問某郎。年時玉體較前長。樓邊有眼飛新斗。竈下何心怨老王。打扛去莫寬紅結束。上墳應着素衣裳。更饒一齣查關好。十四嬌娃旗下妝。

某孺於珠郎。約偕遁。格於郎傳不果。計無所出。遂就縊。時人悲之。挽以四字云。珠斗高懸。可謂雅切。

京師照相館。近有數家。富以寓且園者爲最。有一紙。桐仙危坐鼓琴。萊卿佩洋表。執雕扇聽之。予笑謂人曰。此當名雅俗共賞圖。

中書君語予曰。麝卿熱中有冷。如秋冷中有熱。予笑曰。此何必言冷熱。直謂之炎涼可耳。

有自謂與某郎交厚者。刺刺不休。或厭之。予私爲之解曰。此君不讓古人。怪詰其故。則應曰。子不讀明人文乎。所謂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者也。彼此不禁捧腹。

觀小郎與客作象棋戲。郎局將敗。予戲曰。象過河可免。郎疑不可。因告之曰。他人不可。若則可。客訝問故。曰。佛有云。象馬兔三獸渡河。卽此注脚也。相與軒渠不已。而郎面有嗔色。

諸郎間有譚號。如霞芬之小表嫂。可對箏秋。鄭麗芳之老同年。最奇者。人呼朵仙。揚桂雲爲山查糕。詰其故。則笑曰。所爲又紅又甜也。爲之絕倒。

小郎問予曰。狀元幾年一個。告以故。則遲疑曰。設無其人。奈何。因言方今人才極盛。歲取之不盡。不似若輩花榜

狀頭之每艱其選也。郎甫首肯。一醉漢大笑曰。你莫信他哄小孩子話。或於燈紅酒綠間。導予以謁營道之利。笑謝曰。僕誠愚賤。竊謂向達官低首。不如向相公屈膝。

清芬利它行者編

王 緇 塵 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十一種

竹西花事小錄

世界書局印行

敘

夫士當得意。則登高而嘯。人各有懷。亦據梧而吟。所遇有殊。斯所宣各異。無二致也。僕於生平。雅好翰墨。緣情綺靡。自昔而然。亦嘗沈酣花月。評量煙柳。竊謂雪泥鴻爪。良復非偶。絮果蘭因。不能強致也。薄游廣陵。地當兵火劫餘。滄桑變後。人民城郭。市肆街衢。頓改荆榛。尙非繁盛。二三知己。經過趙李。閒作冶遊。酒地花天。哀絲豪竹。亦足娛佳游於客子。鳴勝槩於良宵。俄而人事不齊。翻然命駕。權歌間作。榜唱同謳。寂寞道塗。今昔增感。雖聯再至之約。翻恐重來之嗟。雨惡漏深。酒銷香燼。桃燈倚牕。粗爲詮次。庶續畫舫之游。不讓板橋之記。儻謂荒唐。端由好事云爾。戊辰冬仲泊舟灣頭。夕芬利它行者。

竹西花事小錄

芬利它行者編

昔余澹心樓作板橋雜記。以識秦淮故蹟。凡冶游麗品軼事。分爲三卷。余游廣陵。非復承平故態。畫舫舊蹤。不堪重問。小秦淮水。旣嗟宿莽。吹簫橋畔。半沒荆榛。寒煙衰草。徒搖蕩於晚風明月間。白石揚州慢詞。殆爲鯁生詠也。第俗尙繁華。風成逐末。陳隋花月。間有遺音。雖不過尋常桃李。門巷枇杷。迥殊竹西歌吹。而興往情來。懽游暇日。有足往來於懷者。楮墨有靈。江山亦爲生色。豈玉人月夜。不足藉題品以流傳邪。因粗變其例。以冶游麗品近事。錯舉互見。都爲一集。不更分別標題。庶幾展卷如經昔游。略見一時景物。風雅騷人。或所不廢爾。

廣陵爲離運所在。雖富商巨賈。迥異從前。而徵歌選色。習爲故常。獵粉漁脂。寢成風氣。閭閻老嫗。畜養女娃。教以箏琶。加之梳裹。粗解謳唱。卽令倚門。說者謂人人盡玉。樹樹皆花。當非虛妄。顧世運變遷。昔皆聚處本鄉。今則散居各郡。間有風流數澤。復以地方陋習。漸染頹風。營市隸卒。閭左少年。往往垂涎女閭。肆其毒擾。朱檐莫護。綠樹易凋。轉徙靡常。聚散不一。冶游裙屐。慨歎同深。余遊躅所及。惟新城東南隅石牌樓爲嚮聚之所。數家比櫛。粉黛成羣。盡日看花。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前後左近。亦有花叢。香草礙人。游絲橫路。偶以閑暇。試一過從。頗足怡蕩心目。略加題品。聊事表章。庶青驄玉勒。猶識音塵。天末斜陽。罔虛結想耳。

女閭極盛。號爲八大家。聚散不一。而皆粉脂薈萃也。粉白黛綠。列屋閨居。盡態極妍。呈能角媚。流連杯肆。評品妍媸。信乎溫柔自有鄉也。舊以高二家爲最。陳四高麻子蔣和尚次之。小高二劉三孃蔣桂珠又次之。更有熊姓。僑寓南河下。道迂且僻。至者頗罕。其他稅屋而居。賣花爲活者。新舊城中。亦復不少。耳目所聞。未遑編蒐。但誌所見。已足怡人。倘續品題。請俟異日。

邗江三鳳。久馳遐邇。余於去夏同鄉席中見之。匆匆行色。不復記憶。迨崔護重來。大金鳳本姓楊。已從良爲逆旅主人。友人主其家。遂緣階見。鬢絲眉語。人面依然。言詞銛利。刺人心目。笑聲烈烈如鼻鳥。聞之心旌輒搖。合歡樹子。不至令公怒也。琵琶妙臻絕技。瓣蓮貼地。別有婀娜之致。小妹明妍。他日尤當拔萃。惜時無杜牧。莫訂柳枝後約爾。

小金鳳仍在高二家。因有主者。匿不見人。東山生於十二峯人座中。得一邂逅。述其大畧。娟秀宜人。不負盛名。喜鳳貌娟靜。寡言語。澹妝凝坐。竟日默默。粲然啓齒。委婉可聽。翹筍纖細。竟稱少對。蓮步婀娜。情狀袅娜。惜雙耳重聽。遂爲白璧微瑕。時又有大小寶玲者。並僑其家。小寶玲尤端倩。雙眸清明。秀色撩人。工度曲。善理觴政。連舉巨盃。不致酩酊。奈與東山生初見之。卽屈指相許。厥後花鳥流連。眼界日擴。而鑒賞所加。終少倫比。大寶玲豐肌膩理。素面朝天。不假粉飾。天然入畫。引喉按步。宛轉璫筵。雖非楚楚纖腰。政不覺環肥爲累。樓菴生賞愛卿之倩爽。十二峯人稱明珠之工於語言。劉楨平視。原覺稍異中人。未敢竟升上第爾。

余初至解裝。香草詞人卽盛稱玉紅。以京江晏花小序見眎。知爲京江花叢之冠。與小雲齊名。聞以避人旋邗。知者爭以先覩爲快。而玉洞桃花。未識僊源何處。令人如望海上神山不可卽也。會予同東山生香草詞人京兆眉史同訪喜鳳小寶玲。譚及玉紅。始知卽在三徑草堂。相去不遠。同人欣躍。挑燈亟訪。時秋月微陰。商飈徐扇。蓮花漏下。已將三滴。披荆履棘。越陌度阡。深巷重門。銅鑲徐叩。老媪少娃。款關延客。白已他出。期以翌辰。待曉招攜。重尋莎徑。直造綺窗。玉人初起。倚簾曉裝。鬢髮如雲。鬢鬢珠額。桃腮含暈。杏靨微渦。嬌逐步來。羞從面起。靡顏韶齒。星眸射人。含笑延坐。寒喧甫畢。一座盡怡。頃之春柳生踵至。女伴麇集。合坐諧譚。數刻始別。從此同人招飲。座無玉紅不樂。玉亦非坐中人不懼也。玉善觴政。拇戰尤工。東山生最喜與角。酒兵亦稱大戶。酒酣耳熱。逸興橫飛。媚態愔情。色飛眉舞。舉坐飄然。顧性特兀傲。脂粉生涯。偏忤權豪。桃李其色。鐵石其心。不免動遭時忌耳。

雙珠年稱十七。舊隸京江爲三徑主人假女。挂籍邗上。肥比玉環。愁如袁寶。固宜長把花枝傍。輦行也。諧語媚詞。百態橫集。而雙蛾微促。若不勝情。十二峯人與有舊歡。旣而脣反。東山生屢思還珠合浦。鴛字重描。竟未易再爲撮合也。性忼爽。遇所不可。不少假借。背人默坐。冷語侵心。令人不能復耐。當其得意。魂飛色授。情態嬌麗。妖語妍詞。百端交作。加以顏如紅玉。光豔瑩然。芳容相對。真個銷魂。倘入漢宮。合德亦當卻步。誠禍水也。無他伎能。而豔幟獨樹。余在白門。卽耳其名。到此始知名不虛得。第其素性翹輕。乳燕傍門。不肯舊巢戀主。恐花暝柳昏。仍未免春泥狼藉耳。喜鳳姓王氏。年祇十四。舉止佻冶。而時復羞澀。娉光妙視。情態天生。宛似大家青衣。蘭香亦王姓。年已不少。貌瘦削。見客依依。移晷不去。盈盈脈脈。若不勝情。妹蘭娟倩爽。齒牙快利。間以飯諧。時作愔愔。工謳北詞。

年僅及瓜。當推後來之秀。明珠舊名小如意。齒近老鳳。貌平平而雅工彈詞。東山生每見。必索其唱小詞。頗覺聽之忘倦也。

寶珠邗上人而新歸自崇川。余初從岑氏齋頭見之。齒類徐孺。而偏饒丰韻。天寒倚竹。翠裹生憐。弱柳晚風。珊珊蓮步。有林下風氣。非復障袖抹肩故態也。雅工詞令。從容酬答。款曲得宜。酒酣度曲。以瓊代茗。可稱大戶。觴政極嚴。不少假借。東山生嘗與角拇戰。鏖數十合。始不相下。既而輸服。飲乃極歡。僑高麻子家。以事杜門。客必踰垣。始得相見。同人過訪。偶效西廂。粉牆兒不至。高似青天也。瘦如飛燕。弱不勝衣。髻影花香。別餘清韻。花叢中目爲瘦寶珠。果然人比黃花矣。小雲舊爲京江名下。侑觴者。招無虛夕。而色藝平平。名士始如冠玉耳。小素爲麻子假女。娟楚有致。舉止安詳。久負時名。近爲一武夫。以千二百金購去。水底鴛鴦。固較勝溪頭鸚鵡。第聞十二金釵。已列其六。滿園春色。恐不免有紅杏出牆之慮也。夏秀蓮金蓮之妹。自京江還。豐碩醲粹。靡顏膩理。體似昭儀。客有挑之者。以鬢繫有鬚。始多扞格。俄此君以星相之說。屬工芟薙。夜雨池塘。不生春草。東風簾幕。獨對名花。何樂如之。好事者輒緣此相嘲。客亦不諱言之也。姊妹並工度曲。曼聲徐引。聽之忘倦。金蓮字雲僊。先工琵琶。指音清脆。頗殊俗響。譚話娓娓。舉止爛雅。珊珊子亟稱之。現亦旋邗。酒闌茶罷。偶一清譚。覺梨花夜月。別有會心。較異芳春桃杏。差堪與南枝倩影。同秀羅浮爾。

陳四家住石牌坊後。敗瓦廢椽。榛蕪極目。曲折始達。姊妹花開六七枝。馳名者巧玲雙玉。余從京兆眉史同訪巧玲。值以玳瑁箸供食。放箸延客。情詞款曲。軟語昵人。嫣然作態。令人心醉。眉史一見傾倒。屢欲招致。以雙珠故。未能遂意。會雙珠以事他避。始數招侑觴。悄語纏綿。備極兜搭。殆足銷魂也。雙玉年廿許。以謠名。一曲明珠。時稱罕比。惜嗜阿芙蓉。不免消瘦。雙頰畧爲減色。金玉年將及笄。而情態頗足。亦以善謳得名。玉蝠倩秀。楚楚可憐。伎藝亦可觀。論者謂勝於二玉。愛香少有時名。大致清雅。素琴初見。未笄。貌具男相。未幾而雲鬢霧鬢。綽約生姿。睇眄有情。別饒小兒女風味。真後來居上爾。

十二峯人嘗以秋日招飲小高二家。從入深巷。仄徑徐步。蓬蒿滿目。蛇行紆折。棘刺牽衣。俄而深堂曲室。別有洞天。酒炙紛陳。竹肉競進。觴飲極樂。名花六七。酬答雜沓。情意殷勤。亦一勝也。陳愛珠小字月僊。十二峯人所昵。雙

眸頗明秀。善眄。顧盼流轉。隱含蕩意。背燈送目。春色撩人。忽以事忤所歡。大受譏嘲。同席復歌小詞嘲之。粉淚盈盈。珠零粉頰。合座力爲緩頰。乃已。春林妍雅有憨態。喜林其妹。頗似高家喜鳳。而加以儂利善譚諧。不如其凝靜也。如香翠香亦姊妹。如香貌中資。善謳吳歛。清越有節。畧能識字。情詞宛轉。舌妙粲花。國香主人曾招致之。翠香乏婀娜之態。而眉目偏具姿媚。凝重不喜言語。十二峯人曾泥余招之侑觴。一曲當筵。珠喉宛轉。不寂寞也。聞並工躑歌。能演小劇。引喉按步。畧有可觀。惜過客匆匆。未覩毚毼舞態。蘭英爲懷甯聽月人所青目。極相愛昵。齒雖鷓鳳。而言詞儂黠。齒牙清麗。其餘如玉琴素雲素娟輩。雖少挾所長。而皆魯衛之政。祇堪爲風雅附庸耳。

劉三孃住芝蔴巷。新居未久。花枝十數。文秀小亭爲翹楚。意致明媚。亦頗可取。主人假孫女喜林。年才十四。貌畧似小寶珍。而眉目娟秀過之。雙眉熨貼。意度端凝。倘探以吳姁瓜字含瓢。不妨窺見秘隱也。素蘭新到。貌似娟楚。意度溫婉。僅一接譚。不能遂相題品。餘子碌碌。無煩再費楮墨爾。

曲中裝束。盡效蘇臺。匆促不暇。始加鬢髻。金泥裙帶。翠袖芙蓉。摹倣未必全工。而規模竟爲粗具。每一過從。差免生遷客之悲。間有工崑山曲子者。渭城楊柳。恍操南音。不致秦聲。增人怵怛。三五女郎。類工調謔。儂利便捷。囀若春鶯。能令遊子蕩心。老成醉魄。酒酣耳熱。促坐合尊。香髻廝磨。蘭言徐款。斯時非柳下季恐不勝坐懷矣。

古人千金買笑。而今則纏頭之贈。有賞其工於哭者。南詞中如哭小郎哭孤孀之類。向爲江北擅場。二八佳麗。往往專能。十二峯人東山生頗喜聽之。每際歡場。輒索此曲。曼聲徐曳。哀音動人。每至轉咽過情。真不止如泣如訴。後庭玉樹。未必如其悲感頑豔。一曲紅絳。亦外篇也。

九月既望。余偕東山生及諸同人爲三徑之遊。日色方中。微雲羃靡。意謂少留。即可命駕。乃秋雨淋漓。自午徹夜。主人殷勤留飲。遂命壺觴。姝玉二妹。先已他往。俄頃旋返。張筵列坐。品酒徵歌。漏下三鼓。始同還廬。街衢積水盈寸。肩輿燈火。相從道旁。極盡歡娛。正復不覺其亢瘁耳。

余輩聚處。讌遊。春柳生柳枝庵中居多。每聚。酒炙疊進。珠玉在前。觴政競角。行歌相和。無客不醺。靡飲不懽。香草詞人。懸孤日。同人公爲介壽羣萃庵中。小齋明瑟。張燈圍坐。飛觴醉月。興會飄舉。備極歡洽。固由主人好事。諸同人與亦不惡也。

春柳生四月間。同月旦客游京口。邂逅小雲玉紅。遂介香草詞人四明珊子同招侑觴。酒盡歌闌。俄而鼓棹。從此頗相系念。小雲適來。舊雨乍逢。遂相招致。花朝月夕。時接清譚。遙見玉紅。翩然絕迹。朋儕讌集。非紅不招。固尤物之移人。亦鍾情之非妄已。月旦客頗有梨渦。玉紅一見心傾。極相顧盼。時共嘲謔。牽裾引袂。別具纏綿。雖春柳生在座不忌也。同人以此時相揶揄。月旦客輒訥無以對。俯首弄袖。顏如渥丹。政自別饒風趣。

十月中浣。金總戎奏凱而還。艤舟邗上。合聲色選歌舞以盡其樂。小金鳳寶珍及玉紅諸名豔畢集。酒酣徹晏。獨留金鳳爲夜度計。沛國觀察夫人手爲理粧。勸進。鴛鴦隊子。旂鼓一新。鸞棲三宿。贈纏頭錦甚豐。金鳳從此稱病。客或過訪。雲髻惺忪。花容寂寞。居然弱態。孃子軍固不敵金鏡。屢奏之大帥哉。坐此情與大減。往往避客。職是故耳。

四明珊子舊識玉紅。雅自屬意。未克定情。忽自京江放棹而來。香草詞人喜相告語。同訪玉紅。肆筵命飲。酬答甚謹。俄而招致者至。意拳拳竟不肯赴。搗母諄囑同人勸駕。徘徊不忍。珠淚盈盈。縈繞目睫。再三開導。勉強一往。俄頃即還。醉顏微酡。散步凝笑。儼如弱柳春風。搖曳作態。翌日重飲柳枝庵中。華燈夕張。式燕且譽。賭酒論歌。丙夜方罷。珊子因有事京江。旋即返棹。卒未能通款曲。鴻爪雪泥。徒留蹤跡爾。

陸素香曲子師之女。舊在三徑草堂。貌中人。伎能粗具。楚客暱之。遂別卜居。客以久交。冀成卜居。素香雅非所願。客乃僞造婚券。詭稱買妾中變。鳴官壓制。會有入貲爲解者。事始寢。居不匝旬。客以賺人釵釧被控。繫請室半月方釋。天道好還。政不必謂野宿鴛鴦。可供魚肉耳。

楚人蘇山氏儼納玉紅。贈遺優渥。無夕不招。冀相鈎餌。玉悟其術。意微卻之。客大失望。遂相逼辱。致遭訟累。入金爲解。乃已。而所得已耗七八矣。牙爪耽耽。唇舌時作。草堂杜門。旣而遠颺。春柳生時訪息耗。若有所失。月旦客尤切至。無日不於春柳生前。殷勤探問。意態可憐。他日重逢。不知箇人何以發付也。

東山生一見瘦君。頗垂青睞。而自守甚嚴。流水行雲。不欲偶着色相。瘦君亦殊傾倒。紅偎翠倚。依依可憐。東山生嘗擬徧作朱旛。普護花界。可謂菩薩心腸。未知此種願力。果能償否。

曲中以招致侑觴爲最樂。合尊促坐。對酒當歌。心許目挑。情文交至。不甚唱夜度曲。知音素稔。始克一度尋春。雖

粉黛生涯。非盡肉林鷹犬也。女郎稱未破瓜。諱言改裝。有私暱者。銀釭背坐。偷解羅襦。亦情不自禁。惟不肯公然。延迷香洞。設神雞枕耳。

綈袍生初自淮壩來。一見玉紅。卽相傾倒。陰市珍物。竊通贈遺。始猶扞卻。固請乃受。會玉以他事積忤尊客。生爲排解百端。得以無事。自此感荷。頗加眄睐。生僥倖得當。曲致拳拳。雖水月鏡花。而相賞竟在驪黃之外。適有高湖之役。浦颿旣挂。蘭思猶縈。徧致書函。屬爲鈴護。真可謂名花慧鳥。鑑賞非虛已。

曉風殘月。鏡板紅牙。低唱淺斟。冶游勝事。願量珠記此。曲間頗屬罕聞。卽有名工。亦非崑山本色。分判合度。良非易言。三月廣陵。竟嗟絕調。學圃客至自淮西。清謳素擅。引宮刻羽。曲盡其妙。柳枝庵小集。酒酣耳熱。引喉高唱。關大王訓子。趙太祖訪雪濟師伏虎諸劇。兼及生旦家門數曲。音節諧和。高下抗墜。各得所宜。四座神王。遽工大有裂破玉龍之懼。是日城北公招春林侑觴。雖勉強數闋。不免顰效爲難。曲高和寡。良有以也。

步步生蓮。笑人所必不可少者。而榴裙底。羅襪一鈎。最足令人魂銷。乃徧覽羣姝。雖非白足摩登。大都有湘蘭之病。使楊鍊崖復生。不能更以鞋盃行酒矣。高家喜鳳。極爲纖妍。雙跌貼地。正如出水紅菱。婀娜可愛。餘者間有可取。而彷彿偏難。衣香鬢影。色色撩人。畢竟葑菲莫采。可稱憾事。

尤物招忌。自昔而然。往往名姝。易遭謗毀。磽磽易屈。真不妄也。玉紅小寶玲輩。以豔名久享。車馬盈門。酬應少疏。物件物議。飲食之訟。時復中之。倘非持護有人。玉碎香消。誠爲可慮。而當官符甫下。追呼滿庭。或蹂躪橫加。舉室搶攘。柔鄉中。受此惡境。施之者未知誠出何心。當之者不覺因而裂膽。余在邗時。目擊耳聞。往往毗裂髮指。迄今扁舟雨夜。停泊荒原。猶覺風波可慮。勝於利涉也。翌夕泊舟蒲濤城下書。

火井生蓮。自非虛語。院中本陷人阮塹。况當時世艱難。獻笑倚門。鼠雀時虞。危於燕幕。有何願戀。不急抽身。第或知己未逢。虛左相待。或父兄逼迫。因循未遑。是亦人情。不妨相亮。若乃齒同房老。春花秋月。暮去朝來。尙貪戀風塵。不思退步。竊恐明眸皓齒。空負花枝。舞扇歌衫。終歸流水。始嘆悔遲。何嗟及矣。

冶遊裙屐。往往工製楹聯。贈所賞識。曲中姝麗。亦多喜贈以聯語。藉結翰墨因緣。是以此中竟多佳句。小雲如錢塘蘇小前因在。巫峽朝雲變態多。明珠如明月一輪人獨立。珠簾半捲燕雙飛。玉紅如笑我重來修玉鏡。問卿何

事墮紅塵。款皆修月主人。竟是一人所撰。不知何許人也。喜鳳如喜從萍水逢知己。鳳集梧桐迥出羣。亦尙平穩。月仙如月夜又逢橋廿四。仙山不隔路三千。又如圓相最宜修桂魄。詩心端合製蓉裳。則十二峯人所貽。又有贈玉紅集句一聯云。夜月玉屏。菓翡翠。春風紅豆。誤鸚哥。跋語亦甚工倩。綈袍生贈聯云。瓊簫月冷人如玉。繡幙春醲花正紅。東山生贈寶珠云。小字瑤釵。痕刻燕。清謳瓊管。句探驪。皆有四六跋語。清麗有則。余集宋詞爲人贈蘭英云。春入蘭心。嬌含柳眼。花銷英氣。酒被清愁。亦天然玉合子也。

時流評騰以小金鳳爲最。小寶玲玉紅亞之。以余所見。寶玲端倩。玉紅流麗。各不相下。自具擅場。小金鳳。余知之未詳。不能臆斷也。竊謂風塵本無全美。零珠碎璧。止堪義取斷章。金屋蘭閨。麗人不少。自與東風。桃杏。品格不同。未可相提並論。特僅此品題。差異自鄙。無譏爾。

濃桃豔李。取勝一時。巷陌東風。僅娛游目。向來色藝並稱。始爲全璧。今則正聲響絕。真美亦稀。風月平章。祇可畧觀大意。下乘人物。概不以汚齒頰。並非惜墨如金也。徐青藤畫蒲桃詩云。半生落魄已成翁。清臥蕭齋對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余以孤舟夜雨。藉遣寒宵。亦猶青藤託與丹青。銷磨歲月。非謂此中有人。果可呼之欲出也。

曲中諸笑。均係假女。其姓氏多不可問。即名字亦往往時爲更易。閱時稍久。不復可尋。名姝稍爲易訪。以傳聞既徧。不肯再更也。玉紅本姓陶。其家尙存。餘則或轉徙貿遷。或出自童稚。不復知生我何人。飄茵落溷。故是各具因緣。第如此浮生。殊爲可憫。不知過去因中。果何脩積。獲此善果爾。

院中締交。謂結線頭。江北裏下河各處皆然。八家大率此中巨擘。謂之清堂名。下此者謂之渾菓子。凡在渾菓中者。不能汗泥自拔。即偶爾雞犬昇天。終不爲同儕愛重。流品之分。曲中猶然。固可薰猶一例哉。

余嘗借香草詞人東山生閒行道左。經一曲巷。倚門女郎。姿態清潔。靦然顧笑。經過數武。試一回首。尤笑不可仰。方擬追蹤。倏已含笑進巷。叩門而入。窺其舉動。大是秦樓。他日偶過。見面即笑。究竟不知誰何。未暇詳爲蒐訪。大抵此邦花枝不乏。本非客遊人所能徧識。畫樓曲室。徑絕漁郎。誠未能一一問津爾。

招伎侑觴。人不過餅金二三枚。即勸酒當筵。備極酬答之樂。座客既可盡歡。女郎亦樂於從事。名爲出局。以是爲

樂所費不多。往往非花不醉。第從此竿頭日進。則沈酣花月。所需不貲。竊恐阮籍囊空。未必花枝含笑。不若過眼雲煙。爲不失本來面目耳。必求極樂。毋乃太癡。

舊城中有居姓姊妹二人。大畧娟楚。新有營弁某。以三百金易其妹。其姊少遜。聞尙待賈。同鄉友人爲言之。水師總戎幕中有東甌氏者。酷喜金玉。往往招攜鬚髻如戟。時爲拔去。亦不以爲忤。久而愈篤。可謂愛花成癖者。亦此君爲余言也。

十二峯人嘗同國香主人至徐甯門。訪一姝麗。深巷曲折。數繞始達。小樓清雅。麗人在焉。字曰香儂。錢塘蘇小也。歸爲余言而屢欲往尋。不特路絕桃源。抑且芳蹤幽杳。幾如咬雲無迹。莫可端倪。聞貌甚端妍。而詞藻辯慧。且將有所適。惜乎未能謀面也。

清江陳玉蝠爲曩時花榜殿軍。往在海陵會見之。工謳崑山曲子套數極多。言譚斐塵。竟日不倦。故是老宿。後輩所不及也。住蔣家橋。聞有主者。不復可往。學圃客嘗因緣一見。態度猶昔。惜未能重訪爾。

游三徑草堂者。輒以珠玉同稱。余輩初亦等量齊觀。謂未易優劣。會拗蓮生耳珠玉之名。泥余同訪。曉粧初罷。連袂偕來。芙蓉簾幕。接譚未久。生卽謂余玉有光豔。差近雉臯金玉二姝。珠則粗才。不過少異尋常脂粉。余深維其語。殊覺大有會心。自此品題。當無舛錯。

此間有名黃魚者。大率村墅女郎。飾貌修容。僑居城市。茆簾竹舍。作夜度娘。亦間有姝麗。可悅時目。惟蓮船盈尺。湘裙徐啓。滿牀蹣跚。不免令人索然乏味。聞此種率工房中縱送術。是以嗜蒞者甘之如飴。斯亦冶遊之外篇。風雅之變境也。

魏晉樂府有巾舞拂舞。遺製久佚。今則二八女郎。曼聲按步。宛轉蹋歌。和以箏琶。每當綠酒微醺。紅燈高挂。尋音按節。心調氣和。翠巾徐拂。衣香襲人。有足神稜目奪者。非知音密席。推獎再三。未肯輕試纖腰。偶施雅步也。其曲有獨上小樓。獨對孤燈。諸則。並皆情致纏綿。雖非白雪陽春。大率昵昵兒女語。加以金蓮貼地。瑤珮飛雲。楚楚腰肢。旣旣迴轉。倍覺情文相生。玉蝠大寶珍王喜鳳最擅勝場。餘亦有專工者。殆亦巾舞之濫觴歟。

小金玲僑高二家。新自崇川歸。未數日也。貌秀倩。意態甚媚。齒猶雛鳳。楚楚生憐。金珠年十八。自京江來。貌豐豔。

意態恬適。綺席乍登。時譽大著。寶珍舊在海陵。會同游讌。昨亦返棹崇川。齒雖少長。尙可想昔日規模。譚話頗不
枯寂。惜嗜阿芙蓉。不免秋娘漸老耳。

朋儕中十二峯人最豪宕。流連歌席。色舞神揚。雅近吾家。橫峴生氣概。春夏氣良不可少。東山生和而不流。雖有
國風之好。不過香草美人之思。不屑屑求實際也。第用情最深。有所向往。固結纏綿。不能自解。幸防閑有素。不致
倡條冶葉。繭裏絮纏耳。香草詞人亦長於情者。惜以楊枝夙約未酬。無暇作章臺新夢。所以與花周旋。未著色相。
春柳生綺歲多情。而自期甚厚。操守亦嚴。雖心賞有人。終未肯紅樓選夢。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彼君子兮。何日忘
之。

夫文生於情。綺懷難讖。醒勝於夢。絮果非誣。自非金臂大人。痛加棒喝。繭纏蛛縛。易種因緣。等藕尋蓮。罔甦結想。
根塵孰悟。纏使常深。夢幻泡影。誰如是觀。太空元虛。詎非有境。曷怪丹衷易昧。白業罕修也。僕以妙年。卽生色界。
沈綿迷罔。覺岸希求。得失窮通。浮雲等視。獨至契深裙帔。緣締簪裾。弗揆淨因。特生戀境。迺至握手頃刻。挑目須
臾。妄謂宿根。匪由勉致。顛倒一念。遲徊寸心。厚自排遣。莫能強制。是以笠屐所及。每多花旅招尋。時識空花。旋迷
智種。迄今孤舟雨夜。予于郊原。聽刁斗於高城。聆雞聲於村岸。非不寂寞。是叩羈窮可憐。而竊冥靈儻之思。翻葉
儷花之筆。靡所發舒。性靈湮鬱。由是剪燈酒罷。弄筆雨餘。彙記前蹤。纂成斯帙。色空胡證。因果甯虛。將使生香活
色。悉繪毫端。盡態極妍。都呈腕底。其人呼之可出。於事非出無稽。託子虛亡是之辭。爲瑤篋瑤函之閱。雖黃月旦。
偶寓丹鉛。庶玉人月夜。藉認芳踪。金埒風前。堪尋舊躑。編錄旣成。瀾言復申。勿嗤饒舌。豐干。嘗愧辯才。非慧爾。嘉
平朔日海陵宵泊書。

清玉鮑生著
王緝塵校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第十二種

海
陬
冶
遊
錄

世界書局印行

序

己卯孟春。日暖谿桃。風薰陌草。珠簾烟翠。玉勒塵紅。小醉花天。蹀躞馬嘶之下。薄烹松雪。呢喃燕語之餘。簇錦繡於良時。賞心樂事。悟文章於大塊。摘艷薰香。方思藻繪繁華。楮雕綺麗。流連士俗。據寫風懷。適得新書。不殊異寶。麗南都之石黛。秀色霏馨。傾北里之胭脂。高文散綺。紅情綠意。傳心事以深誥。鬢影衣香。躍肌容而活現。著作家推真本領。星可羅胸。游戲內具大神通。露宜盥手。蓋先生以吳中名士。極宇內壯遊。五千卷文字。撐腸數十種。琳瑯滿目。龍文百斛。爭思快睹爲先。豹見一斑。早已不脛而走。所著如破園尺牘等書。莫不紙因頓貴。硯欲長焚。若瀛孺雜志。考獻徵文。傷今思古。風雷蹀躞。烟墨縱橫。所爲仰止。鴻才附期。驥尾也。顧或者謂先生學通五際。才備九能。胡弗導經史之源。發詩書之義。洋洋論道。用被飾乎前謨。落落陳情。表盧牟乎往籍。而乃中年哀樂。綺語嬌嬈。揮妙腕于金壺。記豔情于玉鏡。誌雪泥之跡。酒綠燈紅。話風月之緣。金迷紙醉。得毋蹈冬郎香奩之誚。與秋女紈扇之悲。杜樊川兒女情長。湯若士泥犁業重。不知人生行樂。我輩鍾情。忠似馬周。吟成折柳。豪如羊侃。曲製采蓮。淚溼青衫。白太傅感深淪落。魂銷碧玉。虞學士與託纏綿。從揜裝聯襪之場。藉消清况。於燈炮酒闌之候。隱寓微詞。假以發矇。警烟雲於過眼。原非好色。澆傀。偶以舒胸。况復界盡山川。致仿華陽郡國。景詳節物。體兼荆楚歲時。風流嗚嘯。且軼板橋雜記之編。月且勸懲。豈僅侍兒小名之錄。已哉。嗟乎。名花墮溷。弱絮隨風。樹作拂錢。蓮誰出火。人皆惜玉。能不以之興懷。命薄如花。曷禁爲之飲泣。今覽錄中所載。或幼淪樂籍。或長隸教坊。或賺自奸謀。或誘從惡少。或遇人不淑。逼入青樓。或大婦難容。遂辭金屋。或良人已逝。甘爲逐水之萍。或豪主相陵。遣作出牆之杏。其始則靦閱受侮。事匪一端。其終之榮悴升沈。狀尤百出。若者志惟耽樂。若者性早知歸。若者專恃利交。若者願因情死。若者失足於販夫走卒。若者傾心於墨客詩豪。若者一誤再誤。仍困勾欄。若者憐卿愛卿。卽離苦海。極欣戚悲愉之致。著激昂慷慨之詞。動人生羞恥之心。寄世運盛衰之感。每慨地經烽火。野起戈鋌。喪亂無休。世離失所。式微宦裔。間聞背禮私奔。貧賤姬妾。甚至貪財賣笑。試問春辰秋夕。回首何堪。奚爲暮送朝迎。辱身若此。斯則飄泊者所鑑觀。豪華者之棒喝矣。邇者檣槍星墜。絃管風香。上海實瘴夏之衝。勝地蒼冥游之盛。推襟送抱。

士女昌丰。臥酒吞花。巾裾來往。笙歌院落。不減夫秦淮。燈火樓臺。有踰平珠海。所冀如花笑。眷點綴承平。會看搗藻成書。鋪張和樂。序南部烟花之記。敬贊一言。誦西秦行紀之篇。願書萬本。

光緒己卯仲春百花生日嶺南護落花人謹序

自序

夫海陬冶遊錄曷爲而作也。將以永既去之芳情。追已陳之艷迹。寄幽憂於香草。抒舊念於風懷。滄桑變易。麻姑見而傷心。開寶繁華。宮女說而隕涕。撫今思昔。寫怨言愁。則使經過曲里。尙識舊人。搜輯閒編。猶傳軼事。傷紅顏之已老。嗟黑海之多驚。誰肯買俊骨以傾囊。孰不談劫灰而變色哉。則此編也。聊作寓言。附諸野史。非故爲妖冶之詞。甘蹈泥犁之罪也。顧或謂昔趙秋谷海滙小譜。余曼翁板橋雜記。西溪山人之吳門畫舫錄。皆地當通都。時逢饒樂。其事可傳。其人足重。今一城斗大。四海氛多。既無趙李名倡。又少崔張俠客。染黛研朱。藥又變相。墜鞭投轄。猥虜爭豪。未聞金屋之麗人。能擅玉臺之新詠。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殺賊。取謚貞姬。著黃絕而參禪。證名仙籍。綺羅因之減色。脂粉於焉爲妖。是人肉槩。是野狐窟焉爾。而子猶逞其艷談。爲之暝寫。不亦僨乎。然而善言兒女。未免癡情。自古英雄。每多好色。花天酒地。亦爲閨塵之場。紅袖青衫。同是飄零之客。伽女散花。何妨遍著。維摩入道。先以鉤牽。戒淫爲法秀之妄詞。懺綺乃休文之惡習。恨寄綠陰。無損牧之之豪宕。篇名錦瑟。甯識義山之纏綿。鉛華寶鬢。不諱言情。濁酒殘燈。烏能妨節。與其高談聳聽。毋甯降格求真也。況乎奇節僅矣。冶容暫耳。必貌皆蘇小。詩比薛濤。媿卞玉京之慧心。配段東美之雅操。則香國中竟無下乘。章臺內悉屬才人。青泥世界。盡放蓮花。碧柳樓臺。遍鑄珉玉。是情之所必無。亦事之所罕有也。余觀古來文人失職。蕩子無家。偶托楮墨。遂傳風雅。曉風殘月。不盡低徊。淡粉輕烟。豈無點綴。本非寶錄。有似外篇。則余今日之所編。逞妍抽秘。儘許荒唐。水月鏡花。無嫌空徹也已。且也。由盛觀衰。大有亂離之感。因今念舊。彌與身世之悲。朔自丙午之秋。余年未冠。勾留白下。尋訪青溪。春藏楊柳之家。人閉枇杷之院。任姬素琴。此中翹楚。既識一面。遂訂同心。託託歸來。音問中絕。己酉大水。囊筆來游。宿疴未瘳。煩憂正劇。有夢非春。擁孤衾而聽雨。看花嬾出。雖晴日而閉關。辛亥春間。稍作綺遊。狂名頓著。選花

開尊。徵歌按拍。題帚索扇。間有篇章。抹月批風。任傳薄倖。於是沾泥之絮。遂爲逐水之萍矣。癸丑之冬。杜門養疴。追念前遊。援筆以記。其時緒寇縱橫。金陵陷沒。珠簾碧瓦。蕩作飛灰。舞袖歌裙。慘罹浩劫。而此間亦煙沈雨墜。月缺花殘。人往時非。哀多樂少。迨乎賊去城空。春回燕至。舊巢已換。香夢難尋。歎生死之無聞。嗟飄泊於何所。淒迷煙月。誰解傷心。而粧點池臺。復開豔窟。曾幾何時。城中已復舊觀。城外環馬場左右。又成妓藪矣。惟是良辰難再。笑人不來。時局蒼涼。消息茫昧。今過其地。則故釘猶在。檀點依然。芳樹烏棲。畫紗螢點。亂塚荒堤。今日粉影脂香之地。頽垣敗壁。昔時燈紅酒綠之家。境易廻腸。事如轉燭。其爲愴懷。又烏能已。豈非事無可紀。而情有足悲哉。特以此中人。鏡檻纔安。忽然遠徙。香名甫著。輒復私更。蕭郎再至。已悵踪蹟於風前。徐娘重逢。錯呼窈窕於月底。儻欲按圖而索驥。竊恐覓路而迷花也。更有嘆者。流俗勝則雅會稀。朱顏賤而黃金貴。乍羞覲面。已解淳于之襦。未及盟心。遽薦宓妃之枕。繼以色荒而錢盡。遂至情斷而恩離。此亦情天之變態。幻海之沸波也。余也雖墮綺因。自存真宰。偶抒感慨。專寫牢愁。或觀此篇者。遂以爲此間佳麗。何異迷香。是處笙歌。正堪蕩魄。則亦未識余心者耳。若其鄙爲輕薄。譏以纖靡。爲高厚之繩詩。作到既之投地。以爲意無寄托。旨乏勸懲。見斥於禮法之儒。遽指爲文字之障。則亦姑聽之而已。嗚呼。滬雖偏隅。固澤國之要津。海疆之險壑。豔風相煽。極盛難繼。有心人能勿深懼哉。

庚申春仲。愬北玉鮪生識於春申浦上。

海陬冶遊錄

然北玉鮓生撰

卷上

滬城妓藪也。地瀕海。華彝錯處。巨商大賈。往來如梭織。比日繁豔。愈勝昔時。舞榭歌臺。連甍接棟。余自己西杪秋。寄跡斯土。每值賦閒。輒與二三良友。遨遊其間。所見不少。而工詞曲。嫻翰墨者。未之見也。旅窗無俚。因病得聞。棖觸舊懷。抽毫暝寫。姑循余曼翁板橋雜記之例。以雅遊麗品軼事分隸之。聽雨剪燈。留賓衰茗。藉供嗚噓。繪脂粉之生涯。續煙花之記錄。亦足以銷憂起疾矣。

洋氛已息。海市大開。劫火重圓。花光復熾。綉階繡陌。萃四方之奇姿。蠻婦蠻娃。誇海徼之妖豔。每至二分月上。十里燈明。鈿車交馳。香塵四溢。狎邪公子。遊冶富商。絡繹往來。迄無停趾。洵可謂花月之大觀。風流之勝事矣。

虹橋左側。鱗次以居。其中粉黛雜陳。妍媸畢具。無不各分門戶。以蘇常者爲佳。土著次之。維揚江北又其次也。修容飾貌。爭妍取憐。所著衣服。競尙新裁。鐙火連宵。笙歌徹夜。裙屐少年。鮮不喪魂惑志者。其卽銷金之窟與。

唐家街有二。唐瑜之故宅也。在魚行橋南爲東街。在闔水橋西爲西街。悉麗人所居。途雖邈迤。遊蹤競集。粉壁明窗。備極閒雅。每至更闌人靜。琴韻簫聲。猶徹牆外。閩粵大腹賈。擁厚貲者。遨遊其間。意有所屬。輒張夜讌。鬥酒藏鈎。樂無逾此。纏頭一擲。動費不貲。噫。焚香十斛。下箸萬錢。誰弗窮奢相尙。求其泊然雅素。靜好自娛。則未之見也。梅家街以梅宣使得名。地頗幽僻。每有麗姝。避喧趨寂。僦屋其中。靚妝雅服。位置自高。羞與坊曲中伍。惜以時有鋤蘭惡客。斫桂荒僮。摧折百端。致一月數遷。不遑安處。是亦臙脂山之孽障。風月海之魔瀾已。

鴛鴦廳側。地亦幽深。十餘家相連屬。每有闔閭豪家。一月出數十金。以供美人揮霍。自此閉置閑房。他客不能見矣。然間多黠婢。俟其他出。則竊召所懽。以啗重金。甘爲野鶩。耻作家雞。煙花本質。往往然矣。其能謝客杜門。鎮日不下樓者。吾聞亦罕。

虹橋西南爲白柵。曲折以行爲西倉橋。白柵南爲張家街。其地附近多藏匿名姬。此中間有雙趺不纏。而姿首明

秀。稍著名譽者。每乞靈於高低。以求齒於姊妹行。其矯揉亦良苦矣。此輩大概來自吳門。無所依著。遂作此生活。嗟乎。風絮飄零。落藩墮網。孰有甚於此哉。

城外臨河一帶。自北至東。亦多倡家。編竹爲籬。搏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愛其羽毛者。每不屑處。然亦有佳麗雜處其中。非由操術不工。卽由名譽未噪。託迹下流。爲時白眼。雖名士失所。何以加茲。顧一陷此阱。卽身難自主。情殊堪悲。愛花成癖者。幸物色而調護之。慎勿以其地而忽諸也。

黃浦中有船妓。略如鬻戶。然絕無佳者。今率與番舶黑人交。輿隸見之。皆掩鼻過矣。其近虹口處。有西洋妓艘。歲一二至。華人之能效彘言者。可易粧而往。纏頭費。亦不過二十餘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當不惜金錢。以領略此奇芬耳。

勾欄院中。率皆禮神佞佛。以祈默祐。朔望必於戶外焚紙箔。而撒以鹽。謂之現銀。月必享財神。俗呼爲接路頭。每值空王生日。多熬檀旃。香篆繚繞。清晨詣寺廟。乘紗輿以過者。繹絡不絕。覆袖底之文鴛。拜鞋尖之彩鳳。含情微訴。無非爲所懼私祝。是亦諂而近瀆矣。

二月二十八日。爲城隍夫人誕日。街市懸燈。士女駢集。清明中元。十月朔。邑人例奉城隍出巡。謂之三節會。妓女多著赭衣白裳。蓬髮銀鐙。乘輿後從。謂之償願。油頭浮滑。追逐指視。品評妍媸。媚神卽以招客。計亦良得。

滬城少水。無畫船簫鼓諸勝。春秋佳日。士女出游。多萃於西園。園有茶寮十餘所。蓮子碧螺。芬芳欲醉。時來麗人。雜坐成羣。每當夕陽將落。人影散亂。真覺衣香不遠。輕薄少年。鄉曲猥子。掉臂其間。多與目成而去。

城中游覽之地。以城隍廟之東西兩園爲最盛。西園游人雜選。東園則雙扉常鍵。值令節始啟之。幽草孤花。別開靜境。中有高閣。可遠眺。爲城西勝處。桃花開時。士女叢集。也是園池石蒼古。景頗空敞。芙蓉盛放。亦可消暑。他所皆靜僻。訪古者偶一至焉。美人則絕迹矣。近城卽里。如龍華觀塔。靜安浴佛。雖多勝事。往遊者實罕。

四月有蘭花會。六月有荷花會。九月有菊花會。皆折簡招賓。徵歌侑酒。荷花盛於南園。近皆呼也是園。亭臺空明。道暑迎涼。遊賞者殆無虛日。紈扇羅衫。翩躚而來。鈿車珠幕。櫛比以至。洵爲脂粉之逸情。裙釵之勝概也。

八月十五。每家必燒斗香。至夕傾城粉黛。結伴閒遊。踏月訪親。聽趾所至。謂之走三橋。以西園及蕊珠宮爲最盛。

燭光奪月。篆煙散香。于時綺縠被體。茉莉堆髻。粉汗蒸涇。履舄錯遡。輕薄少年。掉臂其間。墮珥遺簪。爲樂無極。宵闌月斜。遊人稍寂。于是靜女兩三。素粧以出。涼蟾如水。薄雲作花。薜蘿相遇。適我願兮。彼俗子者。或將以花妖月魅疑之也。

妓家食品。多以甘濃香脆爲佳。甚或取諸外肆。求其纖手親調羹臛。千百中無一人。近以惠林館爲巨擘。肴饌精潔。尙堪與吳門伯仲。若其一家之中。自有廚爨。客來咄嗟可辦者。惟堂名能之。至於顧廚珍品。董竈新茶。則近代已罕見矣。豈能於此間求之哉。

青樓所著畫屨。鏤空其底。中作抽屨。雜以塵香。圍以雕紋。和以蘭麝。凌波微步。羅襪皆芳。此尤服之妖者。或有置以金鈴。隔簾未至。清韻先聞。近又有曳男子履者。繡以蝴蝶。雖鏤金錯采。製作精工。而行步絕無婀娜之致。竊所不取。

洋涇橋北。多粵東女子。蠻戶珠孃。自遠而至。風日晴朗。連袂遊行。殊足一新耳目。大率以帕裹首。錦裊繡履。椎髻窄袖。裝束殊異。類皆豐碩白皙。足長八寸。其佳者。膚白如雪。眼明于波。不讓顧喜肉屏風也。遠商多購爲姬妾。築屋別居。然有所屬意。輒引與爲歡。其有黠嫗。假粵粧以媚遠商者。亦猝莫能辨也。

小南門外。多野桃花。每值開時。亂紅墮水。其地平遠。煙草芊綿。人家比屋而居。多有情女子。春暮盛開。游士鬻集。短牆曲巷。尋花而語。有所屬意。徑往叩扉。譴訶不及也。然劉阮重來。輒有人面東風之感矣。

沿城數里。絲柳毵毵。草色成茵。湖光搖黛。迥非塵境。俗士之跡。所不能到。疏窗半啟。鎮日簾垂。隨釵徐聞。可人如玉。遊狹斜者。卽求覲其音容而不得。惟一二素心人。時與往來。樂數晨夕。錢刀弗甚較也。

沈香閣東。最著者爲朱家莊。過小石橋。爲季家街。畫錦坊。西爲薛街。深街曲巷。別有洞天。循徑而行。菜畦數弓。柴扉雙板。自覺幽致冷然。每至薄暮。紅裙翠袖。歷亂簾前。令人目不給賞。流目送盼。則樂陽墜鞭。選美徵歌。則羣花奪寵。可不謂盡態極妍與。

青樓居如櫛比。其間最勝尤衆狂鶩者。土人謂之堂名。蓋卽妓院遺意。粉白黛綠。列屋而閒居。主者謂之本家。最佳者。謂之堂頂。下者謂之堂底。最盛者一堂中可四三十雌。絲竹肉手。若手藝較優焉。故聲價甲於他娼舍。城中

不盈十家。院宇深沈。樓閣高迥。層檻迴廊。宛如世族。青鸞白板。闐咽其間。燭夜花開。瓊筵競起。鈿釵爭馳。錦袖欲飛。翠繞珠圍。雖石季倫金谷之遊。不是過也。訪豔者至此。殊有觀止之嘆。

外此則曰草臺。規模亦略相埒。房櫳深邃。被服麗都。客至則調片芥供瓜果。茗杯甫進。而粉黛雜陳於前。客意有屬。即可定情。宿柳眠花。頓成鴛夢。雖春風一度。各自東西。亦未始不可慰牢愁。遣羈旅也。其夜合之資。及他事率遞減於堂名一等。故冶遊而惜費者。往往舍彼取此。

其次曰私局。雖不敢與二者比肩。然閒靜則過之。不能家有廚爨。每逢燕宴。輒取諸外肆。帷帳衾裯。必務精潔。花朝月夕。佳客過從。莢茗啣杯。略有風趣。近日城中多至三百餘家。誠稱極盛。嗚呼。俗之華靡。風之淫侈。於此可見。或有名媛。購屋僻地。俗子未易謀面。自稱住家。不與院中人等。往來賓客。不過數人。無門庭喧逐之咎。唱曲搨箏。捧觴調芥。皆不屑爲。率以小鬟任其事。其恃嬌尙奢。有邀人傳粉。不自著衣光景。

滬城於旅邸。藏置麗姬。若愜客意。卽薦枕席。故賓至如歸。有室家之樂。謂之花寓。此豈管仲父女閭三百之遺意與。其僻巷中多阿芙蓉館。調食者。率以女子。客入以百錢贖。若留宿亦須一餅金。較之吳市看西施。稍覺便宜耳。滬城有賣花媼。善作雉媒。於小街隘巷。構屋數椽。凡客所屬意之笑人。雖良家妾媵。不難託其招致。但不能作夜度孃耳。富室子弟。多餌以重金。謀片晷歡。名曰借臺。薄俗如此。求其獨清獨醒者罕矣。

其餘略有數等。等愈降。品愈卑。率皆輿夫僕隸所遊。大雅所不屑道。等諸自鄙無譏可也。嗟乎。滬城大僅如斗。而女閭成市。偏多脂夜之妖。其談艷者。猶謂盡人如玉。徧地皆花。不數揚州之盛。正恐盛極而衰。爲有心人所深慮耳。

衣服之製。以青樓之趨尙爲雅俗。滬城之妓。皆從吳門來。故大半取吳爲式。其爲客措辦者。悉取諸綵衣街上。麗製雅裁。任其自擇。其時下妓多呼縫人。授以新樣。備諸組織。窮極巧靡。若其淡粧素抹。神韻獨絕者。當別具隻眼物色之。

花草浜。三牌樓一帶。多設花肆。異蕊名葩。靡月不有。美人頭上。頗不嫌寂寞。每至夏秋之交。建蘭素蕙。入座清芬。佛手木瓜。堆盤鮮色。可以參茗柯之禪味。洗酒國之俗醒。其茉莉桂花。可結爲愁。懸諸碧紗幮中。媚香四溢。薄醉

初醒。夢魂俱適。溫柔鄉洵有佳趣。

閨中香品。別有妙製。粉奩脂盞。必非市肆所陳。乃佳。若能得內宮秘方。手爲配合。則久用之後。肌理色澤。自覺光悅異常。近日所行玫瑰洋皂。亦能滑膚。微嫌其氣韻不能入時。至其琉璃瓶中各種花露。奇馥撲鼻。真有衣敝而香不滅之妙。較之焚芸屑麝。可免焦腥之味。然平章香國者。率以其異品而擴之。學宮西張漢師家。著名已久。凡口脂面藥。澡豆香囊。亦頗精巧。每當浴後茶餘。芳馨襲衣。留髻送客。薄解羅襦。令人心醉。

酒兵茗戰之餘。率厭肥濃。多求鮮果。以悅口。滬之水蜜桃。尙是露香園遺種。大幾如盃。皮薄香甘。入口卽化。他如洞庭之盧橘楊梅。亦南方所僅見。至閩之甘蔗荔枝。北之葡萄水梨。自遠畢集。夜闌消渴之際。剝膚嚙液。涼沁詩脾。

教坊演劇。俗呼爲貓兒戲。相傳揚州某女子擅場此藝。教女徒悉韶年稚齒。嬰伊可憐。以小字貓兒。故得此名。滬上工此者數家。清桂雙繡。其尤著者。每當傅粉登場。鑼鼓乍響。鶯喉變徵。蟬髻加冠。迷離撲朔。莫辨雌雄。酣暢淋漓。合座傾倒。每演少者以四齣爲率。纏頭費。破費主人四餅金耳。

名妓下梢。多不可問。其衰退爲房老者。什無二三。安能於苦海中。別開青蓮世界。西園茶寮中鬻青果者。多屬女子。皆來自錫山。與吳下眉目。亦間有娟秀者。無賴子每啜茗時。擲錢競售。捉腕捺胸。備諸妖態。日斜果盡。隨至其家。是本不必爲妓。而自墮惡趣中。亦可傷已。

揀茶女子。多係小家貧戶。布裳椎髻。楚楚可憐。然愈足見真色也。晨去晚歸。率皆結伴聯羣。姿美者處之內室。工少而獲倍。其中多不可致詰。以日得百錢而甘沾無瑕之玉。爲父母者。何憤憤乃爾。

婦女之以罪案逮繫者。例發官媒邏防之。其地在五老峯後。粉牆書官媒二字者是也。俗呼爲官賣婆處。其媪巧於漁利。略有姿致。卽飾盛妝以逐客。或守志不從者。則扶以非刑。長官雖知弗問。大似有明籍沒教坊之弊制。苟案中漏網之姦夫。啖以重金。仍可作野合鴛鴦。其法可謂疏已。

滙自嘉道間名流踵至。提唱風雅。領袖章臺者。如王月仙。褚雲孫。固一時之秀也。其時朱陳以財雄。丁王以俠著。閩粵大賈。皆擁巨貲。不惜千金。爲此中生色。乃喧天鞞鼓。驚破仙音。環海螺桑。終沈鬼國。世易時移。不禁今昔之感。余作滙遊已晚。不及見盛時事矣。聽花月之遺聞。覽繁華之新集。尙有承平故習。淫冶餘風也。惟尋春杜牧。未見吳娘。罵坐灌夫。每多僮父。不特減雅興。將何以佐談資。則是編之作。不亦贅乎。然而空谷幽蘭。以無心而忽遇。天涯芳草。亦何處之不生。姑采尤者錄於篇。以所見爲後先。不以妍媸爲甲乙也。

明珠風情綽約。酷似洛真。體態輕盈。蹁躑善舞。不讓樂天春草也。所居小樓三楹。枕於大道。琢玉成片。懸於簷牙。每觸微風。鏘然相擊。過者謂此中有人。辛亥孟秋。讌於曹家小閣。卮饌有序。女昆弟數人。並皆殊妙。然無一當余意者。最後見一姝。雲鬢蓬鬆。往來於銀燈之下。欲語不語。苦笑非笑。詢之則明珠也。酒闌燈灺。斜倚熏籠。有留髻送客之意。是夕酒渴甚。不能成寐。起殊早。疏星在河。斜月掛樹。明珠手淪茗。與余絮語。謂余曰。兒得千金。構屋城外。曲房小室。幽軒短檻。環植花卉。若得此與君偕老於中。何如。余笑而允之。嗟夫。天涯杜牧。淪落甚矣。安有十斛明珠。買此娉婷貯之金屋耶。

吳門朝馥行二。風致婀娜。面有微麻。不損其媚。唇白柵。於章臺中。名譽不甚著。而談諧臻妙。不以勁詞忤賓客。亦流輩之翹舉者。與繡珊沈子絕相暱。繡珊丰姿秀徹。酷似好女子。諳音律。嘗棗東登場。演斷橋一齣。纏綿哀麗。舉座皆驚。朝馥時留之宿。未嘗索夜合資。每曰。儂若遇張蕊掣。雖爲之捧溺器。亦心所甘焉。後嫁茶商。以千金爲之脫籍。聞其於將嫁之時。猶與繡珊啜泣竟夕。嚙臂爲後約云。

綠筠姿容妍審。稍識之無。雙趺不織。而舉止閒雅。自言本惠山女道士。年及笄。後從人而逸。所懼之父母不容。立驅之出。徬徨無歸。乃墮煙花。先遊邗上。轉徙申江。僦屋於鹽官塘。小舍三楹。纖塵不著。時已齒增色退。而鬚屨少年。入其室者。無不迷惑失志。豈帶人者真別有在乎。聞其於几席之間。皆能合歡。不減阿廢任意車也。

芸卿。姓陳。蘭陵人。隸籍吳門。名譽大噪。己酉孟秋。避水至滙。因家焉。初其父爲客於粵。娶粵姬絕美。生芸卿。四歲卽解音律。及長。入教坊。芳聲清激。媿笑宋臘。芸卿姿僅中人。風格殊勝。揚蛾微眺。見者神爲之奪。旣至滙。閉門謝客。僑居僻巷。人踪罕集。與笠澤沈君交甚密。一日余偕沈往訪。已薄暮矣。張讌於小閣中。值芸卿病齒。翠眉半鎖。

嫵媚愈增。嬌弗禁酒。弱不勝衣。真覺我見猶憐。酒酣爲度懷儂一曲。響遏行雲。清謳徐歇。餘韻繞梁。有謬以余能文告之者。芸卿喜甚。倩余作傳。余諾之而未果也。後聞某公子以五百金爲之脫籍。擅專房寵焉。今沈君落魄江淮。余亦丐食滬上。欲歸不能。而芸卿已得所天。其相去何如耶。更闌燭炮。濡筆記之。輒自傷也。

雙鴛家滬之東邨。膚色雖黑。而光艷絕人。余戲謂之墨芙蓉。蓋媚猪之儔也。家甚貧。以鍼黹度日。後爲陸媪所見。笑謂其母曰。爾家有錢樹子。何憂爲。其母惑之。因卜居於城稍稍作此生活。偶遇大賈。驟獲不貲。甚矣。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吳叟樵珊嘗狎之。其時雙鴛已厭風塵。意將擇人而事。囑渠至其母家。越數月。樵珊偕余往訪。天台路歧。竟迷前蹤。徘徊良久。惆悵而返。

桂馥行三。靡曼風流。纖濃合度。丹唇皓齒。曠世無儔。居豸獅街中。斗室粉牆。備極幽閒之致。自視甚高。不屑與院中人爲伍。性喜靜。獨處一樓。稀見賓客。蓬華旣深。輪蹄罕至。余偕李君秋紉往訪。得見其面。略序款曲。翩然卻入。其妹素瓊。年纔十三。短髮覆額。雙鬢垂耳。已覺娉婷可喜。時已向夕。設讌於閣中。有雙鳳校書。與秋紉舊相識。而呼桂馥爲假母。丰神韶蒨。調笑無雙。亦可人也。素瓊頗屬意於余。黃昏微倦。斜倚于懷。更漏三滴。匆匆話別。纏綿之情。寄於言外。恐將來瓜字初分。必當突過阿姊。

繡雲一字琴仙。吳之吳趨坊人。少有殊色。九歲鬻於勾欄。房老愛之。不啻拱璧。十五梳櫛。艷名噪一時。所交多貴公子。有劉二者。參戎介弟也。嬖之甚。出金緡爲落樂籍。僦屋城南。筆耕針繡。如倡隨焉。繼而海氛不靖。流徙金閩。凡約指搔頭之屬。盡入質庫中。復來滬上。仍抱琵琶。余從邢子遊得識其面。辛亥中秋。月色大好。余散步虹橋。偕楊君往訪之。留宿其舍。繡雲姿韻天然。風流秀曼。肌如截肪。膚若凝脂。坐於輕紗帳中。真如一堆艷雪。夜涼人定。始共就枕。桃笙簟滑。熱香四流。牀中結茉莉爲毬。宿醒初解。芬芳沁鼻。如遊衆香國裏。後至雲間。不復覲面。楊花已老。不知飄泊何所。良可悲已。

蘭笙。吳門宦家女也。誣附纖妍。腰支輕亞。生長豪華。爲父母所鍾愛。顧年及笄。猶未字人。深閨刺繡。幽怨盈懷。僕張福者。美姿容。見信於主人。出入閨闈。遂與蘭笙有私。相約潛遁。初竄雲間。爲匪人所劫。既將至滬。鬻於章臺。僦屋鴛鴦廳畔。清迥岑寂。杳然殊境。疏窗明牖。玲瓏相望。簷前什駿。因風撻擊。遊其室者。謂不減眉樓也。余識蘭笙。

四閱歲華。未嘗少有投贈。而待余之意。終不衰。蘭笙深以昔事爲諱。每詢及之。則淚痕承睫。若不勝情。嗟乎。若蘭笙者。雖曰前因。究竟自貽伊戚耳。

珠兒姓常。素居北關。與母相依。朝殮不繼。恆仰給於十指。其後所適非也。有彩鳳隨鴉之恨。常把鏡嘆曰。如此姿首。苟屈節入章臺。何憂不曳羅著綺耶。有丁生者。遊冶子也。與之爲隣。悅其美而心動焉。時有投贈。值珠母生日。丁以巨金爲壽。由此往來如親串。丁又時與醴賈飲酒。其家珠兒因是得小裕。以千緡購二女。一字桂貞。尤爲慧倩。亦後起之秀也。枇杷巷裏。賓從如雲。珠兒齒雖長。而風致嫣然。工於酬應。見之者無不色授魂與也。性惡煩囂。徙居小天竺側。簾櫳峭靜。室宇精潔。陳設之物。窮極幽艷。世俗女子。弗能及也。桂貞繼爲茶商所暱。所擲纏頭。動盈篋筥。後又以重貲爲聘。珠兒由是閉門謝迹。以養疴爲辭。珠兒既與丁相處數載。情好彌隆。丁家雖落。而珠兒待之益厚。丁凡所需。無不取資於珠。雖伉儷亦蔑以加。嗟乎。狹斜之遊。貧而被棄者多矣。卽夫婦間亦不能無交誦之言。而珠兒顧衣布茹蔬。與丁偕老。豈非情有獨深。爲今所罕見者哉。是則可傳也已。

巧福。滬城人。良家子也。四歲時。其母貧不能自立。棄諸路旁。酒壚婦取而養之。長益慧笑。雖不粧束。而雲鬢星鬢。艷絕如神仙中人。有商人見而愛之。給值乞養爲寄女。僦屋東關。商素有儲蓄。故巧福釵鈿步搖。炫傾一時。然巧福性動。不樂繩檢。破瓜時。已有所私。其父弗知也。後遂爲輕薄所誘。不殊柳絮飛花。落藩墮涸矣。余與巧福相識時。年甫及笄。姿容妍媚。風致婀娜。雙翹如細筍。體若環肥。不傷其雅。巧福雖入章臺。而位置自高。不瑣瑣與人較錢帛。壬歲夏間。巧福居虹橋左側。余薄暮往訪。小讌其閣中。銀燈初上。情話纏綿。備極旖旎之致。街鼓執如。賓客盡散。於是啟秋紗之帳。拂湘紋之簾。巧福謂予曰。妾識郎君。匪伊朝夕。眷慕之情。旣深且摯。今得勾留小住。了此夙因。妾願畢矣。巧福雖不識字。而性愛文人。謂願供捧硯之役。不樂爲紉袴妻。惟所交多離商大賈。終不愜其歡也。余家又貧。力不能致。豈非有限之者耶。

采芳。彩玲。徐嫗之養女也。僦屋艾家街中。姊妹花盈盈競秀。倚爲錢樹。采芳齒稍長。風韻猶饒。善吹簫。聲調適逸。又喜詼諧。妙解人頤。第與人戲時。輒批其頰。絕似牙孃。傷人肌膚。彩玲產自江北田家。見人靦覷。音殊弗佳。然歌時聲如裂帛。絕不類其吐屬也。王子花朝。小桃纔放。余始自里門來毘陵。潘君折簡招讌。特爲洗塵。采芳意在騁

宿。連舉巨觥相屬。醉不能歸。遂留焉。及醒則蝦簾已透三丈日矣。後絕不往。聊志於此。以見醉鄉中一段因緣。亦不可負之也。

招福。姓金。駕湖女子也。年十七至吳門。名噪甚。繼忤豪貴。遂徙於滬。僑居梅家街。三椽精舍。布置頗幽。小閣垂簾。几榻上絕無纖塵。客至則茗碗精潔。招福雖處平康。而娟靜自好。不輕見人。纖腰細頸。皓齒明眸。一時俊物也。壬歲季夏。余偕汪子夜造其廬。雪藕冰脯。咄嗟而辦。四壁多黏時人題詠。招福能操琴。非遇雅流。弗屑發聲。是夕焚香危坐。爲余一彈。覺箏琶之音。祇增俗耳。後聞與汪子往來最稔。余亦不復往訪。僅於蘭筵席上一見之而已。迄今思之。往日酒痕。猶留襟袂。琴絃餘韻。恍若不絕於耳也。

雲仙。少居茸城。頗著名譽。輕軀鶴立。頎然而長。初至瀛壖。卽集諸伶於西園演劇。觀者靡然傾動。余友月舫與彼有一夕歡。王歲季夏。偕之往訪。見其一鈎羅襪。步慣凌波。八幅紗裙。行常窣地。洵此中翹楚也。雲仙既見月舫。弗甚款洽。背面不語。殊有怨態。余謂月舫曰。負情儂適從何來。旣得新人。忘卻故人。能不令雲孃氣結耶。雲仙乃啟齒粲然。留余小讌。更闌始別。臨行猶持燭送出。囑余再至。意甚丁寧。且曰。請致意蕭郎。勿以陌路視妾也。嗟乎。雲仙其真纏綿於情者乎。出門視之。惟見疏星在天。明月滿地而已。余爲恍然。若有所觸。未知月舫亦有動於中否也。

金玲。家在董園。頗多松月。精廬邃閣。詰曲深嚴。疏牖不啟。珠櫳常垂。猊鼎焚香。門無雜客。鬢梳嫵俏。酷似宮粧。雖處風塵。頗耽寥闕。長於吹笛。聲調淒遠。清秋月朗。倚樓閒弄。羈人聽之增愁。佚女聞之起怨。余當夏仲。曾造其舍。揄雲往。飄霧縠。織穠合度。舉措皆艷。常語予本笠澤女子。少小卽學刺繡。不幸總角爲匪人所誘。以至今日。沾泥墮溷。非復昔時。話竟。輒嗚咽久之。金玲性恬淡。羞對賓客。每雜俳諧。輒無酬答。秋棠主人。花月平章也。偶過訪之。贈以新詩。蓋尤傾倒之至云。

璇姑。粵人姬也。鬪齒愁眉。善爲妖態。傲屋城南。認王媪爲假母。稍作煙花生活。予識之已久。時往其室。王子仲夏。粵人選事。王媪處諸妓星散。獨璇姑在舍。璇姑小病纔愈。斜掠雲鬟。憑闌不語。隔簾視之。如芍藥籠煙也。日將夕。王媪設精粲於西窗。留余小飲。情話久之。夜已深矣。更闌雨惡。不能旋歸。蠟炬煙微。熏爐香冷。遂與璇姑繾綣。待

且而別。雪鴻泥印。小事勾留。不可謂非滄瀝聲之作合也。

彩琴。蘭陵人。辯慧女子也。風態妖麗。言詞巧艷。淫冶善酒。狂逸不減潤娘。所居三楹。締構頗新。迴環四合。曲屋自通。春秋佳日。率多名士醵宴。往訪者。結駟於門。彩琴高髻靚粧。獨坐一閣。甘果美醞。臚列几案。榻上繪士女會合之圖。酒酣則與客縱觀。恣其諧謔。余嘗秋夕小飲其室。佳饌初進。清歌繼興。俄而簾月如珪。晶瑩斜射。遂撤檠燭。彩琴爲席糾故設僻令。余連沃數十觥。每飛一觥。則必立盡。彩亦所罄無算。余曰。今日真爲顛飲矣。彩琴時薄醉。雖不及亂。然已玉山漸頽。星眸微倦矣。尹嘯霞爲寫海棠春睡行。劇描醉態。彩琴見之。輒自笑焉。

小玉。明珠之養女。素面如玉。雙鬟若鷗。亦此中之矯矯者。明珠前在吳門。工樂器。以衰退爲房老。有女曰。四官。小字韻玉。有秋水芙蓉之目。孫笠舫。舊相識也。壬歲秋九。余極意尋芳。笠舫特舉小玉以應。初見之。次卽設佳饌。時時眄睐。意有所授。是夕留宿。低幃暱枕。婉戀殊深。近聞明珠棄業爲棧主。小玉亦已適人。桃源非路。香夢難尋。曷禁惘然耶。

附廖寶兒小記

寶兒。粵人廖氏姬也。室本素封。廣廈曲房。蓄臧獲數十輩。後其夫以淫博傾家。乃僦屋鶴鶉橋畔。小樓臨水。斗室精潔。寶兒亭亭玉立。顧影罕傳。肌膚明潤。弓彎纖小。一時之秀也。余小駐於茲。年華四瞬。問柳尋花。間有所屬。然到眼差可者。卒無一人。辛亥仲冬。張紅紅作蝶使。得與寶兒見。覺其舉止閒雅。酷似良家子。所陳設之物。亦幽澹入古。棗花簾底。對坐不作一語。張子爲繫紅絲。遂定情焉。幃深燭炮。嗚咽謂余曰。蕩子不歸。空牀難守。欲得素心人與數晨夕。今幸覩君。願久相處。無相棄焉。由是酒樓酌飲。茗寮小啜之餘。時至其室。脂香粉影。彌覺銷魂。余亦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

寶兒雅有花癖。性尤喜梅。檻邊闌角。時栽數株。及遷橋側。室僅如斗。無隙地可種。猶購佳卉。手植於盆。虬枝屈曲。供於矮几。花時滿室皆馨。其剪枝薙葉。別具慧心。偃仰類可入畫。寶兒自謂藝術之巧。不減宋仲儒。不喜於鬢間插戴。又不肯折以供瓶玩。皆恐傷其生意也。

余始見寶兒。賂以雙縑。閨媪意猶未足。寶兒自食僅菜蔬。而酒饌月輒數萬錢。心甚疑之。紅紅謂余曰。其夫寶未

外出。用甚奢。所得纏頭。不足供一博。寶兒飲食常至不給。娥臉不舒。枕函時有啼痕。噫命薄情深。若寶兒者其尤哉。

一日既夕。往訪寶兒。未及門而遇警。狂僮構禍。好事多磨。悒悒若失者累日。翌晨紅紅來。藉託微波。芳姿復覩。幽怨更深。寶兒曰。曩夕之警。是妾莽叔所爲。博無竄。故至此。妾已諒訶去矣。後可勿慮矣。言時若有不勝其悲者。滬城殊乏清泉。寶兒當秋雨初過。輒滌磁甕以貯。大罍小盞。竈室幾滿。有宿至一二年者。寶兒備論茶味。尤講水色。味取其輕醇。水辨其老嫩。有如蘇廣之品湯。寶兒少嘗習詞曲。能識減畫字。問余曰。古人有嗜茶而著書者否。余曰。陸羽有茶經。卽乞寫一本。置於香簾側。常令指授。亦閨閣佳話也。

寶兒愛潔有癖。和服必三日一易。帷帳不著纖塵。几榻盤盞。日令董媪以水洗拭。熏爐茶具。必自識別。雖與余亦不共。靜坐對之。彌覺俗氛盈涌。

余冬時喜熏香。頗有苟令之癖。寶兒因具小鑪。研芸和麝。日爲焚炷。由是枕衾衣袂間。常帶芬馥。寶兒曰。是尙覺甜俗也。我家舊蓄海南香。非近今所有。不知猶在否。因搜得零星數片。曰。必待良辰爇之。一夕兩止月明。淪清茗。擘佳果。小坐簾底。撥爐細燕。一篆微裊。萬念俱寂。此境殊不易領略也。

寶兒秉體素弱。性更畏寒。至冬熏爐不去手。余饋以白鳳丸。笑擲之旁曰。妾昔盛時服之。幾至百裹。復奚益哉。偶染小恙。亦不肯餌藥。惟日啜雙弓米。曰。肺腑能清。病魔自卻。

寶兒門無雜賓。余適以他故。數日不往。輒有怨容。黯然謂予曰。妾又被莽叔逼死矣。莽叔以妾與君歡。信語悖聲。日聞於耳。恐不得終事君。奈何。余曰。叔所短者。博資耳。請以二十朱提爲贈。自是久無煩言。寶兒亦甚樂。真如蘇五奴吃糲子亦醉者。

寶兒嗜旨酒。余饋以橘酒一石。然不肯輕飲。值盆中建蘭開。對之輒盡數爵。時予夜醉失帕。寶兒以綃帕爲贈。上繡迴文詩。珍之不啻拱璧。余筆囊已舊。寶兒特手製一囊以易之。女紅精巧絕倫。鍼細縷密。髣髴露香團遺製。人見之爭奪。因轉乞寶兒再爲之弗屑也。

寶兒所居小橋半圯。艱於出入。意將爲遷。詩之鶯。苦乏錢刀。余以二萬緡爲助。然寶兒幽悒愈深。黛影凝愁。眼波

盈淚。若有不可告人之隱。余撫慰再三。移時而出。紅紅尾謂余曰。聞其夫將謀不利。欲脅君出百金。以快一擲。噫。余筆耕墨釋。安有盈餘貲。以供博徒揮霍耶。

自是之後。不往者數月。仲夏與秋紉談及寶兒之艷。秋紉亟請一見。遂冒險偕往。寶兒適挽傭來。不施脂粉。見余至。驚喜殊甚。私謂予曰。自耶別後。靡日不思。屢遣董媪達意。而耶門深似海。無由得通。繼我家老僕遇耶於途。其時耶與數友偕行。又難啟齒。妾每晨臨鏡理妝。輒爲恹然。自恨命薄。不得復與耶相見。一吐衷曲。妾金釵典盡。蓋篋頻搜。耶獨不相憐乎。余聞言惻然。時已薄暮。因辭而出。秋紉笑曰。余從壁上觀。猶代君銷魂。况身歷其境者耶。

秋紉與余去後。未能忘情。復偕公壽潛往訪之。茶果清談而退。臨出。呼謂曰。不偕王耶來。君請勿復至矣。時寶兒憑欄與語。樓近河側。臨流凝睇。黛影橫波。公壽戲謂之青溪小姑。

一日秋紉復歸。余同去。寶兒曳黑紗禪。著白羅襦。拖繡籠。籠玉釧。雙腕如雪。見余至。喜甚不能語。秋紉微笑視寶兒。目不轉睫。寶兒微覺含羞。俯首撚余帶曰。此非新人所贈耶。余曰。青樓蕩婦。匪我思存。所不敢忘者。惟卿而已。寶兒自攜銀刀剖瓜。色赤若琥珀。味甘若醍醐。汗涼若冰雪。食之溽暑頓消。寶兒已於他處購數楹。頗幽敞。設余不至。則消息未由而通。其或尙有緣分耶。

寶兒既遷新第。紅紅又回錫山。余未識其處。莫得其耗。自此遂絕。一日過其舊宅。見門上燕巢如故。紫籬數頭。引頸巢外。呢喃如舊識。窗紗仍閉。悄然無人。橋邊綠荇。長已漉戶。躑躅久之。不忍遽去。室邇人遠。徒愴我心矣。

養疴歸里。鬱伊寡懽。追念綺遊。真如夢幻。宵闌月黑。觸緒紛來。玉溪錦瑟。樊川綠陰。悲感竊深。用寫之詩。所謂斷腸人遠。傷心事多也。遂作七律四章。同顧滌齋師。又字韻。聊錄於此。其一云。藥爐煙裏鬢絲斜。禦濕還宜製木瓜。久已冥心思學佛。安能抱疾再尋花。新詩索署裙邊字。醉墨留題壁上紗。昔日綺遊今始悔。情天變幻念紛又。其二云。此是銷金舊狹邪。饋金愧乏一瓶瓜。參來梵唄筵前笛。散著天魔袂上花。水國嬌娃屯畫艦。蠻方中婦障輕紗。鶻才已分江湖老。天遣飄零溫入叉。其三云。朱樓曲院道旁斜。碧玉髻年初破瓜。願作小星比桃葉。自憐薄命怨楊花。二分月上三層閣。一寸心通六幅紗。沙叱飛來人面改。重尋香路恨多叉。其四云。移居城曲板扉斜。別後

音如斷蔓瓜。已分不圓今世月。可能重見此鄉花。荒涼殘照昏頽壁。冷落流螢點畫紗。一度經過一惆悵。小橋欹側老藤叉。

卷下

海濱紛麗之鄉。習尙侈肆。以財爲雄。豪橫公子。遊俠賈人。惟知揮金。不解文字。每值春秋佳日。番舶估船。羽集鱗萃。探花覓柳。按曲聽歌。殆無虛晷。妖姬名倡。狎客冶優。爭奇獻巧。工輦善諛。以冀一當。能於酒肉圍中。笙簫隊裏。靜好自娛。別出一片清涼界。可爲雅流韻事者。未之有也。然而豪情勝概。偶載一二。亦堪爲花國生色。四方名彥。來遊來遊。詩詞點綴。居然旖旎。安見譜申浦之新聲。不及續板橋之舊艷也。

蛟川姚梅伯作苦海航。填沁園春樂府百八闕。出以俳諧。備諸猥褻。冀以喚醒癡人。真清夜鐘聲也。雖然。茫茫欲海。隨苦趣者無量。方且溺不肯出。梅伯欲施此一葦。令彼中人盡捨迷津。而渡覺岸。恐不能耳。寶山蔣劍人曾爲苦海航作序。今附錄於此。上海當南吳盡境。南閩粵。北遼薊。東西洋番舶估艦。羽集鱗萃。元設市舶提舉。自明以來。遂爲壯縣。四明復道人以醯摩首羅王頂眼觀之曰。噫。此苦海也。海之中衆生無量。苦趣亦無量。無已。姑舉其一。女閩成市。時則有脂夜之妖。或天人。或沙修羅。或乾闥婆。或藥叉。鳩槃陀。無不有也。其間最勝尤衆狂騫者。厥名爲堂。一堂中可四三十雌者。絲竹肉手。若口藝較優焉。故聲價甲於他娼舍。貴游子弟。質柔脆。劇狎接。幾何不夭折。商賈擁鉅資。傾其囊。昏夜袒敗絮。毒被體。遭街子訶罵。訊之。昨翩翩裙屐流也。顧彼中人何嘗不自阱。無慮粉骷髏。流浪生死。脫不死。老大鷄皮媪。何處作乞憐生活。幸少緩須臾。務爲眩惑。惟恐毫髮不盡也。悲夫。道人大不忍之。作樂府沁園春調。百有八解。備諸猥褻。或謂傷雅。余曰。是未讀大雄氏之書也。觸爲身塵。文殊不能出女子。定惟如來。能攝阿難。菩薩有情。不難化天人。沙修羅。乾闥婆。藥叉鳩槃陀。而爲說法。雖然海之中。衆生墮苦趣者多矣。能入不能出。道人安施此一葦哉。

王耕莘。邑之富戶。家貲巨萬。素著揮霍名。擲千金於虛牝。無吝色。同時有丁某者。富與之埒。而又交善。同以傾財挾妓相尙。每裏金鏤約指數十事。聚妓一堂。徧散於地。令其逐取爲快。耕莘於數年間。纏頭費十三餘萬。丁亦耗

無算好事者。集其事譜諸管絃。號曰上海碼頭調。至今曲罷酒酣。每每唱之。供笑樂。贏得豪名傳遍青樓矣。耕莘今尙在。聞其後痛悔。竟斷去一指。而此中由是絕迹。其揮金似彼。其截指似徹。具此手段。可證菩薩果。

浦中舊有小船載土妓。日將暮。駛附海舶。分宿各幫。其海舶全身白罽。俗謂之白肚皮船。俱泊浦心。船中所攜紅毛酒。貯以玻璃瓶。色紅味甘。辣如丁香。功勝媚藥。楊徵男。淞南樂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紅毛。身世總醜醜。今此風稍息矣。

西園隙地。男女雜坐圍聽者。謂之說因果。又有花鼓戲。皆淫媒色餌也。演者約三四人。男敲鑼。婦打兩頭鼓。和以琴琴篋板。所唱皆穢詞褻譚。賓白亦用土語。取其易曉。觀劇啜茗之餘。日斜人稀之候。結伴往聽。亦時有之。然名妓則不屑一至也。有小六寶者。能唱黃金印。其唱方姑娘打布莊。神情畢肖。又唱隔河相思。音節靡蕩。意緒哀婉。殆亦鄭風褻裳涉洧之餘意也。

蔡韻卿所識多名士。秦次游姚梅伯皆眷之。韻卿長身玉立。工奕善彈琴。茶經酒譜。無不精曉。所居樓閣枕溪。每當柳陰蟬靜。簾月如水。琴聲輒發。然不屑輕見人。爲客一撫也。於雲間胡公壽獨以知音許之。值梅伯繪幟綺圖成。乞詩公壽。思久未屬。倩李君秋紉捉刀。秋紉曰。非得韻卿捧硯不可。胡即與同訪韻卿。親爲和墨拂箋。秋紉題二絕云。難了茫茫蘭絮因。劇憐清淨女兒身。盡教紅粉歸香界。大向花叢展法輪。幟綺何如不幟。便綺情深處。卽真禪。阿難不入塵登席。卽得楞嚴第一篇。詩成爲奏塞鴻之曲。音調適逸。噫嘻。此中雅韻。今無繼聲矣。

蛟川二石生。名下士也。所眷有雲霞二仙。皆尤物也。雲以纖麗勝。霞以穠粹勝。雲仙始與二石生遇於四明郡。薛芹定倩。縷縷淪髓。及來滬上。重尋舊盟。素懼更洽。所居曰彤瑄冰蠶閣。湘簾棊几。硯匣筆牀。居然有閨閣女史風致。後以他事忤二石生。累月不往。寄聲遞簡。杳不可致。適寶山蔣劍人至其室。雲仙謂之曰。妾聞阿嬌失權於漢武。長卿爲之作長門賦。以回其心。今妾與姚君偶。有微嫌。夙懼乖隔。君以才名江左。能以生花筆吐妾衷情乎。劍人諾之。卽作彤瑄冰蠶閣賦。一時傳遍北里。某伯與雲仙嗜好如舊。劍人所作彤瑄冰蠶閣賦。不載嘯古堂集中。今亦附錄如下。其賦及序云。紅蕤帳底。鴛鴦垂四角之鏡。朱鳥窗前。鸚鵡傳雙聲之曲。石氏綠珠之屋。翡翠成幄。盧家鬱金之堂。玳瑁爲梁。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籍隸坊曲。秀出輩行。嫩水生香。家住芙蓉湖裏。姝光曼睞。得姓

苧蘿邨中霞綺十采。仙衣五銖。贈以茗華。方斯艷逸。爾乃沾泥等絮。飄蓬若煙。與二石生遇。四明郡。邂逅定情。繼
綵淪髓。及來滬上。重尋舊盟。瓊杵搗霜。雲英再覩。銀灣駕鵲。星夕閨逢。此一時也。上元之夜。飛觴召客。妙伎徵歌。
別有邯鄲才人。俾侍秦川公子。將謂珠樹女牀之地。烏妒雙棲。桃花玉洞之天。仙合兩笑。隱語嘲諛。歡聞軒渠。引
喻山河。弗喻金石。已無何妖。暮入月。河魁在房。未授陳思之枕。先解淳于之襦。別院銀缸。張星不照。一枝玉笛。梅
花亂飛。於是鄭君薄怒。坐詩婢以泥中。宋玉微詞。斥神女于峽外。惹杜郎之春恨。黯然魂銷。作子夜之變歌。聞者
髮指。不爲已甚。尙何可言。獨是虛室生白。靈鏡以收照爲明。古井不波。玉虎復牽絲而上。眷言彼姝。獨居深念。耻
冒新寵。邈失素懽。背燭擁髻。則蠟淚向夕。引臂就枕。則桃骨削晨。新花紅闌。織雨畫簾。石黛罷點。海燕不來。感纏
綿於宿昔。魂恫恍其如接。入之情也。其能已乎。乃有鶯花遷客。蜨夢寓公。偶過荃居。實傷蕙抱。欲使一雙玉斧。修
月仍圓。十萬金鈴。替花作枕。小謫神仙。憐麻姑之狡獪。善言兒女。試曼倩之詼諧。爰命蘭翰。用代護蘇。比興而外。
古詩之流。以彼鸞飄鳳泊。疇寄蘇蕙璇璣之圖。伊余瑤想瓊思。聊仿徐陵玉臺之製。其詞曰。夫何佳人之獨處兮。
愁伊鬱而誰語。思奉歡之清輝兮。自因風而微訴。粵夷光之苗裔兮。固長顰而善嫵。家伯鸞之所棲兮。視彼德曜。
有餘慕。嗟寔命之不猶兮。爲青樓之佚女。屏針黹而弗事兮。習韓娥之歌舞。辭鄉邦而轉徙兮。行瑤姬之雲雨。匪
予情之所樂兮。蓮青泥而蕙苦。旣宛轉而隨人兮。笑啼又難以自主。懽一見而傾心兮。乍送抱而推襟。渡鳩鵲于
銀河兮。鳴鳳皇之玉琴。歲冉冉其易逝兮。春華去兮霜颺。侵別四明之山水兮。懷君子之德音。黃歇浦兮。山松城。
中有女。閨兮。弦瑄聲。妾入門兮。歡弭榜。歡枉綬兮。妾將迎。簫紫鳳兮。擎白雁。裙翠蝶兮。鏡紅纓。恃舊寵兮。連愛。惑
宿因兮。重盟。流水落花兮。妾薄命。天長地久兮。歡多情。忽棄捐兮。中路。羌不知其故也。蕙蘭奚入以蕭艾。無惑乎
懽之怒也。歡之怒兮。未可回。妾將去兮。終徘徊。拋鈿蟬兮。委釵蕪。棄繡闥兮。下粧臺。歌聲沈兮。隔小院。月色瘦兮。
闕幽苔。朝望歡兮。暮望歡。歡心回兮。歡身來。珊瑚牀兮。琥珀枕。待懽來兮。薦歡寢。葡萄酒兮。芙蓉漿。待歡來兮。勸
歡嘗。歡不來兮。妾傷神。歡之來兮。回陽春。春人影兮。春夢痕。惜春夢兮。憐春人。重曰。懽情多兮。妾命薄兮。善戲謔
兮。不爲虐兮。巢有鵲兮。贈有芍兮。以遨以嬉。還於彤瑄冰蠶之閣兮。

徐月娥。汪雪卿。善說平話。玉貌珠喉。么絃脆管。真箇令人消魂。日午宵初。常於土地堂羅神殿演唱。聽者聯坐接

肱。每發一語。輒爲解頤。富室子弟。爭交歡之。皆慮不當意。月娥後歸徐辛彝。受專房寵。同時之以平話擅名者。如曹春江。馬如飛。皆鬚眉中之矯矯傑出者也。

劄子琴。陳紫卿。沈繡珊。沈松雲。皆工唱曲。引聲按拍。音節不乖。所設有聚芳集賢二局。每日令曲師教導。藝既精絕。遂粧束登場演試。每當熏香薙面。鵠立氈氍。極排惻纏綿之致。嘗演思凡斷橋二齣。宛轉盡態。含哀蓄怨。合座傾倒。劄子諸人皆喜艷遊。是日招致此中人爲羣花會。新粧炫服。不期畢至。可謂盛集。

朱愛寶。以財雄勾欄中。所蓄雜妓。俊美絕倫。賃屋天官牌樓凌氏故宅。其宅本非園舊址。有四石古峭拔俗。繼得明張電書五石山房額。遂築室以顏其居。舊有子千。竊窺窗諸勝。後爲晴翠讀書樓。愛寶卽居其上。非佳客至。不令入也。其別宅寓優伶。以名流選勝之場。爲歌舞生涯所託足。雖屬園林之厄。而較之爲馬廐鑿室者。猶幸也。顧大滬無賴子。嗜酒喜爲詩。打油釘鉸。不自知其惡劣。嘗館北關。每至余舍。約作狎邪遊。聞其生平頗有奇遇。有雲孫者。絕色也。韶齒玉顏。丰致淡遠。與人輒少可。而獨與顧厚。久之。情好彌篤。時顧貧甚。常以珍異金錢相饋。繼遭疾將死。欲招顧一見爲訣。婉問哀詞。日焉三至。比顧往。則已氣絕。茫茫人海。彼獨情深。而身處其境者。竟漠焉視之。恨不能致黃衫俠客。一問其負心也。

下元燈節。例許放燈。然未有若辛亥春之盛者。其燈皆剪紙爲傘形式。或圓或六角。鏤刻人物花卉珍禽異獸。細於繭絲。纓絡鬚帶。精妙無傳。是時舉國若狂。各競奇極巧。不惜金貲。至有爲之傾家者。街衢間列炬若畫。明幕疏簾中。青紅炫目。星月皎皎。笑言宴宴。夜遊之樂。何殊燄摩天上。李蕩堂又粧束小童爲臺閣。麗服靚粧。傾耀一時。經兩月始散。

任寶琴。自金閩來。風雅自高。不屑與坊曲中伍。輒爲他妓所訾。性喜文士。多乞歌詩。留贈短絨細字。常盈笥篋。余嘗與笠舫往訪。一見卽乞作傳。時當桃熟。而是年所結殊少。園圃多爲官粟所封。猝未能得。余曰。能以綬山桃爲壽。當爲西王母點綴佳傳耳。寶琴笑諾。百計覓致。逾月再往。則空室去。問之鄰友。則以訛識浪傳。倉皇遠徙。桃香尙盈頰。而人面已不知何處去矣。孤此一片盛心。輒呼負負。

儼字詩詞中都用之。皆以自謂。滬人則以呼人。想始亦呼渠儂。久而漸訛耳。蘇妓至久。戲一效之。他若以笑爲趣。

以看爲賤。初至不能驟解。且其音重濁不耐聽。土著及江北來者。皆喜作吳語。以媚客矣。涇人呼妓爲官人。初不解所謂。或曰。其始以小女童唱歌侑觴。故得此名。後遂相沿不改。然官人二字。義取幼稚。勝於粵東之呼老舉也。俗輕妓之詞曰小娘。淞南樂府云。倡家賣出小娘。輕是矣。滬多遊民。晝則提鷓擊鷺。逐友徵朋。夜則醉酒聽歌。訪花問柳。絕不知生計。亦不解其何以度日也。至則搗母必爲之供瓜果。設片芥。否則呼羣滋累無已。妓多厭之。謂之茶會客。佳者匿不出見。率以醜者應。陳金浩衢歌云。不歸葱肆不租田。十市三鄉閒少年。朝弄畫眉呼鴿子。夜吹笛管撥箏絃。道盡惡習。閩粵浙甯之無賴子。多跳蕩好鬥。而土著則爲廟幫。妓家皆呼爲流氓。畏之如虎。待之少不如意。輒糾隊寡人而去。謂之拔官人。縣中隸役之有聲勢者。曰管班。妓家與之重賄。作爲護身符。謂之撐頭。訟師營卒按節分利。謂之黑規。

豪妓老嫗。呼爲父兄。妓之以錢鬻者。率曰討人。多有寄他處射利。而仍自居良戶者。其夫若子。率鮮衣怒馬。馳逐平康中。以此中錢復揮霍於此中。亦循環之巧術也。

寶山麗農山。人體短而貌不颯。喜作綺遊。所至多有與之纏綵者。余問其操何術。則笑曰。能於石榴裙底作三千拜耳。嘗過北郭。見道旁有名妓金珠墓。惻然動心。作詞弔之。紅顏黃土。千古爲悲。乃生厭綺羅。死則藁葬叢塚間。曉風殘月。寒樹淒煙。益不勝情耳。

贈妓極聯。率以其名嵌入作偶。以爲工巧。其來久矣。如門前柳色藏蘇小。扇底桃花識李香之類。往往膾炙人口。余嘗贈巧雲云。乞得天孫巧。行來神女雲。贈明珠云。多恐前身是明月。由來小字號珠孃。贈菊卿云。菊秀蘭芳人第一。卿雲麗月世無雙。虛實不倫。頗難着手。其集成句。須極自然。李靜宜贈鳳珍云。鳳鳥自歌鸞自舞。珍珠無價玉無瑕。梅伯贈雪香云。陽春白雪。國色天香。並皆佳妙。一妓始名太平。後易名文蘭。梅伯贈之云。玉盤汶水供辰汰。珠箔譚言聽晚評。則加雕琢矣。秦次游贈韻卿云。瘦影自臨春水照。好詩誦與落花聽。遺貌取神。不同俗派。明珠貌美而微患慍。余戲贈二十八字云。酒半留髡夜未央。羅襦偷解玉肌涼。荻欄橋畔春風軟。那識銷魂別有香。較明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竊不讓其詼諧之妙矣。

西園演劇無虛日。而弋陽腔爲多。小旦曰長壽。頗白皙。能粧束作武后。及穆桂英。胡天胡帝。斌媚異常。下臺視之。眉目間殊乏娟秀之致。崑腔則有鴻福保和。皆擅絕伎。且如三多。行步婀娜。以態度勝。榮桂妍麗。如好女子。佳期偷書兩齣。媚情冶態。觀者傾動。富者攜妓同來。謂之戲局。東西二樓幾滿。當事以爲誨淫。屢禁之不能絕也。沈妹笏溪人。粗服亂頭。不解酬應。驟見若邛姑。徐視。始覺其靜媚也。顧眉目間殊愁凝結。似有不可告人之隱。不讓文君。遠山黛也。余爲易其名曰眉字。以顰仙謂之曰。人生如輕塵。栖弱草。矧在歡樂場。何自苦爲。則淚痕承睫。哽不能聲。徐答曰。家有老母。以貧故。屈意爲此。欲得錢以供甘旨耳。風塵中實非所樂。嘻。此孝女子也。論者當諒其心矣。

有王月仙者。秀出輩行。擁貲巨萬。性好揮霍。以俠名青樓。門前車馬。連鑣接軫。座上之烏帽紫裘。相屬也。烹飪之妙。甲此中。每一留讌。贈遺無算。所積翡翠釵金條脫。皆數十事。錦襖繡裙。連箱盈筥。後以瘡發。百藥不瘳。爲羣醫所詎。研珠搗珀。率以百金。又遭肘篋。蓄貲蕩然。繼遍體潰爛。爲人棄置西園三穗堂側。丐食爲活。終至餓死。迄今邇人猶有能道其事者。繁華轉轂。媚人卒自阱也。吁。

史某者。秋風鈍秀才耳。偶以勾當西商事。驟獲百金。炫其裘服。挾以遊教坊。時薛家姊妹金玲彩玲者。秀麗傾傳。輦金玲客衆。則讓諸妹。而彩玲亦善伺客意。得其懽。史雖與彩玲締好。而實涎其姊。不一月。裘敝金盡。猶不肯去。搗母厭之。見於辭色。彩玲獨私謂曰。此中不可久處。我姊閱人多。君前來時。尙不當意。況今日耶。前程正遠。戀戀何爲。史給之曰。以我才應秋試。舉人可立致。卿但贈我囊中貲。必以偕老報。乃竊姊二金釧與之。史去杳然。而彩玲筆幾死。噫。彼中有此癡女子。吾遇彩玲。願爲作埽除隸。惜所憐者非才耳。文君紅拂。誠難覲哉。

滬有王某某者。以醫楊梅瘡起家。延之治病。必始劇終愈。以餌重貲。貴遊子弟。質柔脆。劇狎接。烏有不病。富商傾其囊。昏夜袒敗絮。毒被體。遭街子訶罵。訊之。昨翩翩裙屐流也。一念及此。熱念都消。

滬俗之不可解者。小家女多喜結十姊妹。迭爲鴿媒。冶遊子家無宿春糧。而養妓則百計措金。濟淫之具。四方醫集。墮私胎。售媚藥者。揭帖遍市。片芥靡人不嗜。而嚮戒煙丸者。多自炫秘方。他若多金則鑿笑有情。錢盡以閉門羹待之。此乃迷香洞故態。不獨此間然矣。

壬歲秋，余與廖寶兒有聽雨之約，而適爲友人招集於沈氏，便鶴山房，酒罷更闌，忽憶寶兒，卽席作一絕，末句云：那堪窗外瀟瀟雨。料得閨中正倚欄。越日遣婢來促，余作札付之云：昨宵雨聲甚惡，耿不成寐，窗外枯竹蕭蕭，作響更殘，起坐，人語悄然，轉覺思卿弗置，背銀燈而不明，倚繡枕而無奈，僕本善愁，至此愁煞矣。三五團圓之夕，夜色定佳，將登畫堂，入繡闥，了卻相思債也。近製新詞，差堪入拍，當令卿以紅牙板按之。碧玉簫度之，蕙瓣香，烹甌茗，同賞人間圓月耳。寄語嫦娥，得染蘭芬否。卿其煖鴨爐，薰鴛被，以待。

中秋纔過，雨澹雲微，重簾愔愔，薄寒如水。寶兒小病初愈，特拂枕衾，堅留余宿，懼以舊彌洽，情以久愈深，非尋常旖旎可比。彼倚門浩倡，送目流盼，祇增醜態耳。隔宿寶兒復病，余緘藥丸饋之云：秋氣深矣，嫩寒初厲，袖薄於紙，骨瘦于梅，真覺憔悴羞耶矣。昨宵繡裯香冷，銀屏夢寒，致惹清念，懊惱何極。藥丸一裹，亟令侍婢煎食，勿謂咽苦。此中有至甘也。

寶兒後爲沙吒利篡去，月缺花殘，抱恨靡極，白璧不還，碧穹難補，益鬱鬱不自得。張子紅紅知我意，繩明珠之美，與寶兒埒，姑往訪之，則明眸皓齒，媚態天然，往還旣稔，出金篋，索贈新詩，酒闌燈灺，更盡香溫，吮墨申楮，得七律五章，并欲寫寄天涯，俾領略余一段愁况也。其一云：見便含羞別便思，多情轉悔識卿遲。已虛別浦迎桃葉，合向章臺問柳枝。欲遣鴉媒通綉約，好修鴛牒寫盟詞。酒邊夢裏都愁絕，風味年來只我知。其二云：曲巷聞門婀娜家，香塵門外溢鈿車。風流心性工題葉，飄泊年華感落花。故里簫孃成陌路，窮途王粲久天涯。青衫自有辛酸淚，忍向筵前聽琵琶。其三云：便擬溫柔老此鄉，不愁才少恨情長。綠蕤春夢三生果，紅豆秋心九曲腸。多恐前身是明月，由來小字號珠孃。迷香洞裏今纔到，準向花叢醉幾場。其四云：已教辜負鳳生緣，曉晚春光總自憐。有約玉簫成影事，無題錦瑟悵華年。難將恨石填深海，誰把情雲補漏天。今日看花倍惆悵，鬢絲輕颺藥爐煙。其五云：翠袖香消帶薄寒，熏爐斜倚撥灰殘。只緣情種生愁種，肯爲新歡失舊歡。小別竟成長訣絕，此生合與永團圓。恩深意重難忘卻，梅子心中本自酸。

此
页
空
白

續錄

卷上

滬上一隅之地。靡麗紛華。甲於天下。寰中十有八省。海外一十七國。悉輻輳於此。雖十年之間。兩閱興衰。而踵事增華。日見其盛。花爲世界。月作樓臺。香車寶馬。門外塵生。脆管繁絃。座中春滿。徵歌鬥酒。自夜向晨。由城內而達城外。勾欄益衆。易山邱爲華屋。平田隴作市廛。斗柄潛移。滄桑屢變。而世道人心。其趨愈下。觀空者。正不免感慨係之耳。夫豈徒爲北里作志。南部撰記。而侈談艷冶。競尙豪華也哉。

滬上青樓。多在北里。庚辛以來。倍極繁華。壬戌之秋。余浮海至粵。自此遂與隔絕。其中素飲香名。夙推艷質。以翹舉於花國。而領袖於羣芳者。惟有得之耳聞而已。且前後風景迥殊。規模亦稍異。不獨倍盛於曩時爲不同也。僕三生杜牧。綺夢全消。十載揚州。狂名尙在。問前度之劉郎。桃花如舊。作重來之崔護。人面難尋。聊述所知。以供臥遊。

癸丑以前。勾欄俱在城中。癸丑以後。漸移至城外。環馬場旣建。闌闌日盛。層樓複閣。金碧魏煥。又得名花以點綴其間。於是趨之者如鶩。庚辛之交。江浙淪陷。士女自四方至者。雲臻霧沛。遂爲北里鉅觀。嗚呼。於是陷於賊窟中者。方且慘非人境。而此彈丸一隅。獨逃劫外。窮奢極欲。競尙豪華。豈人事之獨優。抑天心之特眷歟。

滬上租界。街名皆係新創。如兆富里。兆貴里。兆榮里。兆華里。東畫錦里。西畫錦里。教坊咸萃於此。此外如日新。久安。同慶。尙仁。百花。桂馨。各里。亦悉係上等勾欄所居。俗稱板三局。一時楊柳簾櫳。笙歌若沸。枇杷門巷。粉黛如雲。當此二分月上。歌舞場開。十里香迷。煙花藪啟。色燦銀花。可號長春之國。光搖火樹。真成不夜之天。羨景物之撩人。覺風光之假我。莫不盡態極妍。馳芳南部。爭憐獻媚。鬥艷西方。斯固尋樂之窩。而爲銷金之窟也歟。

大馬路一帶。亦爲冶葉倡條棲止之所。然大半鳩盤奈。無足當雅人一盼也。每當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塗脂抹粉。遍倚市門。遇鄉氓之抱布貿絲者。輒目挑手招。務引其入彀而後已。無識者流。謂爲奇逢。驚爲艷福。幾以羅刹國

爲羣玉山。迨至春風吹罷。卽藉薦枕擁衾之地。作傾筐倒篋之謀。甚至褫衣肆晉。胭脂虎伎倆。誰敢攫其鋒者。其中之妓。問年皆逾三十。惟紀妙齡。則尙屬綺年玉貌。然亦爲姊妹行所齒冷耳。貶之者。終以爲天涯芳草。而非香國名花云。

北門外新街。亦一煙花藪也。小閣嵯峨。盡人如醉。明燈璀璨。有夢皆痴。每當新月未升。夕陽將下。倚門而賣笑者。俱排立於兩廊。不自知嫖母之增嫌。而翻效天魔之亂舞。以故冶遊子弟。幾視爲羅刹國。而未容輕以涉足。然而蓮出淤泥。蘭生幽谷。天涯芳草。何地無材。正不可以此而忽之焉。

江北流娼。多在蕩溝橋左右。迤邐可半里許。門外悉綴一燈。從橋畔望之。密於繁星。每當夕陽西墜。紅裙翠袖。歷亂簾前。然大抵藥叉變相。見者悉呵以木賊花妖。求於顰眉齟齬中。略可人意。殊不多覩。評者常謂兩行紅粉。消魂盡類鳩盤。一百青銅。喜色每深。搗母其醜詆之也。如此。蓋其地處下流。既非鞭絲帽影所陶情。亦非舞扇歌衫所託足。卽於粗服亂頭中。具有嫵媚態者。亦終至汨沒耳。是可悲已。

廿四間樓。亦皆妓館。開設最早。旋居次等勾欄。俗稱二三局。東西棋盤街。層樓煥彩。金碧相耀。皆居又次勾欄。俗稱么二局。是間所處強半皆蘇州女子。等而下者。曰花煙館。門懸小琉璃燈。以招客。其數不可勝計。更有女堂煙館。以妖姬應接煙客。履寫交錯。不堪入目。然擲金錢者如雨。一日所獲。遠勝纏頭之資。近已禁絕。

滬上風俗之最壞者。曰臺基。初則城內外皆有之。嗣歷經有司嚴禁重懲。城內此風稍斂。洋涇浜之西。地稍靜僻。藏垢納污。指不勝屈。良有司要不可不設法。以杜此風也。

粵東妓女。寄居滬地者如雲集。皆不纏足。間有佳者。潔白無比。招接洋人。爲鹹水妹。應酬華人爲老舉。簪珥衣飾。迥爾不同。袁翔甫滬北竹枝詞云。輕綃帕首玉生香。共識儂家是五羊。聯袂拖鞋何處去。膚圓兩足白於霜。邗上六勿居士申江雜詠云。不繫羅裙不貼鈿。花巾帕首亦翩翩。尋常懶著鴉頭襪。六寸膚圓比玉妍。二詩可爲粵妓生色矣。

青樓中以長三爲上等。人衆者謂堂名。人寡者謂住家。侑酒留宿。率以佛餅三枚。既訂香盟。謂之加茶碗。以別於衆客。其次等爲么二。自稱私局。客來締好。所陳瓜果四碟。謂之裝乾濕。破費客囊銀錢一餅而已。至取夜合資。則

二元也。亦有以么二排場而收長三身價者。謂之二三開妓館者。自稱本家。買良爲娼者。自名父兄。妓家男僕。謂之相幫。女僕有夫者。謂之娘姨。未嫁爲大姐。客選中某妓曰。攀相好。看戲飲酒。書小紅紙傳妓。曰。叫局。妓應教曰。出局。妓家遇祖師誕日。及年節喜慶事。或打唱。或宣卷。或燒路頭。是日促客擺酒。多者有十數席。酒筵將半。喚司絃笛鼓板。以佐妓唱。謂之上先生。或曰。本稱司聲。傳者訛其音耳。擺酒逢節犒賞。皆曰下腳。妓女入夥。向本家借錢。添置衣飾。去時歸還。名曰帶當。元旦至元宵。獻九子盒。客人犒賞。謂之開果盤。請客叫局。全席謂之擺臺面。房中半席謂之吃便飯。卽粵妓所謂消夜也。妓女向客索錢。私入己囊。曰小貨。客不歸局錢。謂之漂帳。滬上至今爲五市第一區。同治初元。東南共亂。僦居者衆。貿易繁盛。利市三倍。以故貲郎游冶。動擲千金。青樓中。擁厚貲者。指不勝屈。丙丁以後。亂旣底定。富商殷戶。各回鄉里。而闖闖遽爲減色。擲纏頭。輒有吝色。平日觀劇佐酒。紅箋紛出。至端陽中秋除夕。往往先期託故避去。在浪子固有銷金之窟。而若輩反築避債之臺。甚至逋負叢集。每思脫離火坑。擇人而事。而又恐金多者薄倖。情重者赤貧。如有償債以挈之去者。不啻青蓮花之出淤泥矣。此近來若輩隱願。而無論秋鶯春燕。同具此心者也。

滬上戲館。邇來獨盛。不下數十所。如金桂。丹桂。攀桂。同桂。皆以桂名。稱爲巨擘。他若三雅園。滿庭芳。天仙園。亦其最著者。客之招妓同觀者。俗稱叫局。夜劇場開。來者尤多。紅箋紛出。翠袖珊珊來。么絃脆管中。雜以鬢影衣香。左顧右盼。真覺會心不遠。戲館應客者。謂之案目。將日夜所演之劇。分別開列。刊印紅箋。先期挨送。謂之戲單。妓女請客觀戲。必排連兩几。增設西洋玻璃高腳盤。名花美果。交映生輝。惟是近日專尙京班。微腔次之。而西崑雅調。真如引商刻羽。曲高和寡矣。是亦世風之一變也。

丹桂。金桂。皆爲京班翹楚。論其演唱。自以丹桂爲較優。而勾欄中人。獨趨金桂。則以爭看楊月樓也。月樓向爲顯宦家伶。長身玉立。色藝超羣。而自稱爲串客。後以事流配。不復至滬矣。三雅園。皆吳下舊伶。蓋自微班行而文班減色。京班出而微班亦復自改腔調。以趨時。甚至市井兒童。皆信口唱二黃調。風氣移人。一至於斯。滬上酒樓。四方畢備。甘脆鮮濃。各投所好。浦五房。乃燈舫庖人所開。新新樓。復興園。爲金陵名廚。烹調手段。各有擅長。同新。同興。慶興。亦後起之著名者。燒鴨。燒豬。最稱嘉味。同興同新兩樓旣閉。於是津館以慶興爲巨擘。寧波

館雖多。皆自鄙以下。惟鴻運益慶。差堪比數。泰和館爲滬人所開。菜兼南北。座擁嬋娟。特爲繁盛。其中所煮食品。自有專門名家。以獨步一時。出局較多者。則推慶興泰和。燈紅酒綠。月地花天。真箇令人心醉。豈徒後何會之下箸萬錢哉。

酒闌茗罷之餘。則作餐霞吸露想。如眠雲閣。醉樂居。萬里雲煙。皆煙室中之著名者。入其中。室宇精潔。軒窗明敞。幾於不著纖塵。遊人趨之若鶩。邀朋挈友。樂事賞心。不過破費囊中青蚨一二百頭而已。若至妓館中。則固無人。不設片芥也。

滬北茶寮。向以一洞天麗水臺爲傑出。高閣三層。軒窗四敞。而環臺皆青樓也。故有繞樓四面花如海。倚遍闌干。任品題之句。會幾何時。物換星移。滄桑小變。近惟松風閣以茶勝。寶善園以地勝。大馬路之一壺春。寶善街之渭園。桂芳閣。均極熱鬧。滬諺云。松風閣看小腳。西洋樓覓妍頭。蓋茶肆中士女如雲。往往目成眉語。借盧仝七碗。以爲撮合山。野鴛鴦幾至逐隊成羣。風俗淫靡。可謂極矣。滬上繁盛。當爲通商各口之巨擘。腹裏郡縣。萬不能及也。釐局中人。曾以煙館燈油計之。每日需用十五簍。每簍三百六十斤。每歲需用蠟燭五六千石。而洋燭煤氣燈不計焉。然此猶焚膏繼晷。勢所不可少也。至於滬城內外茶樓酒市妓館煙室。日消瓜子約三十石。豈復意料所及。然則一日中。茶酒煙妓。戲園馬車。並洋行中所售奇技淫巧。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萬計。寶皆一無所用。徒足以耗民財殫民力而已。風俗之淫靡。日用之浮侈。至此豈堪問哉。

西俗七日一禮拜。每逢星昴虛房四宿值日之期。爲安息日。是日任人遊玩。戲館酒樓。花街柳巷。爛其盈門。極稱熱鬧。租界中諸闌闌。尤以寶善街爲銷金之窟。自宵達旦。燈火輝耀。與日市無異。飲饌諸物。求之無不具備。咄嗟立辦。游人以此鬻聚。幾於踵趾相錯也。

滬上每年春夏之交。舉行賽花會。多設於英領事花園。奇葩異卉。大都來自外洋。花名花色。半皆目所未觀。但覺香參鼻觀。芳襲襟裾。如遊瑤圃玉山。令人意遠。園中細草如茵。芊綿披拂。來者多西國士女。或倚欄小憩。或攜手縱觀。品隲羣芳。喜動顏色。亦有粵妝女子。爲西域葡萄者。結伴來遊。以擴眼界。時下名妓。近來亦有隨客往遊者。欄外樂工十數輩。奏泰西樂。如抗如墜。不疾不徐。頗覺悠揚可聽。此外尚有各式蔬果。雜陳几案。其最出色者。花

枝上俱繫以牌藉爲標識。至若盆盎之精工。帷幕之闊大。猶餘事也。以此名卉與滬上羣花比嬌爭艷。吾知其終輸乎解語者耳。

青樓中衣飾歲易新式。靚妝倩服。悉隨時尙。男子寬衣大袖。多學京裝。而妓家花樣翻新。或有半效粵妝者。出局時懷中俱有極小銀鏡。觀劇侑酒。隨置座隅。修容飾貌。雖至醉。亦不雲鬟斜鞦。寶髻半偏也。

勾欄中房櫳。多以西洋印花紙糊牆壁。所置扇屏燈幔。悉畫墨梅。頗爲雅致。陳設各物。備極精麗。掛壁則有鑲金大鏡。靠窗則有軟藤睡椅。別以獨腳小圓几。列水果其上。以供客呼爲百靈臺。蓋所蓄百靈鳥籠中。必有小圓臺。此則取其象形之義也。

近日西洋馬車多減價出賃。青樓中人。晚粧初罷。喜作閒遊。每當夕陽西下。怒馬東馳。颺飛電邁。其過如瞥。真覺目迷神眩。新翹滬北十景詩云。妝成墮馬髻雲盤。雜坐香車笑語歡。電掣雷轟驚一瞬。依稀花在霧中看。申江雜詠云。香塵油壁合從容。底事馳驅振轡衝。寄語行人須子細。車如流水馬如龍。讀此二詩。想見霓裳羽衣。離碧落而來紅塵也。

近日妓女多用大字名片。出乘藍呢轎。新年必著紅綢裙。至邑廟燒香後。遍遊各處。而往司徒廟者。尤爲絡繹不絕。燒香竹枝詞云。紛紛車馬往來忙。粉黛叢中別樣粧。自是燒香爭早起。不教雲雨戀襄王。

青樓竹枝詞。茗溪醉墨生作。凡屬青樓中規例。無一不備。而形容盡致。亦可作彼姝清夜鐘聲。當頭棒喝。今錄其元日賀歲。紅廟進香二絕。以見一斑。喜逢元日是新晴。賣得鮮花插鬢雲。看遍曲中諸姊妹。大家齊試石榴裙。心香一瓣禮尤虔。稽首慈雲大士前。但乞阿儂心願了。長齋繡佛自年年。

滬北竹枝詞。茗溪墨莊居士作。其中八絕。皆述勾欄蓄萃處。想見風月無邊。管絃若沸。十里花名。艷風相煽。九迷洞幻。春夢正酣。今錄如左。寶善街邊石路前。清風淡淡夕陽天。簫聲斷處琵琶續。多少人家做綺筵。酒帘低漾午風晴。聽到琵琶斷續聲。更向日新深處去。花迎花送最關情。久安里口月明時。共道門前盡麗姬。到處淡紅濃綠繞。教人各自惹相思。雲鬟婀娜動人迷。十副湘簾望裏齊。明月滿街天未曉。琵琶聲急尙仁西。公興里對聚豐園。蘿婢花妖笑語喧。但得檀郎如至寶。安排遊計話連番。兆榮里內可憐春。一帶湘簾處處新。壓鬢珠蘭三百朵。風

來香撲倚樓人。市聲喧處路迢迢。朗朗歌喉隱隱簫。爲問大觀何處是。紅欄碧瓦晚煙飄。烏雲一挽卻時粧。紈扇輕羅映夕陽。此去棋盤街道滑。姨扶小妹妹扶娘。

洋場向有書寓。固滬北諸佳麗薈萃之區也。此於十里簾櫳而外。更足消魂。千場箏笛之餘。別開生面。墜鞭公子。曳屣名流。往往於酒罷茶餘。徵歌按曲。目成眉語。別具纏綿。斯亦風流之數澤。花月之作坊也。其中著名者。約五十人。有好事者。作洋場書寓序。將彼姝名字悉嵌於中。幾令人一覽而知。無遺珠之歎。吁。鶯歌蝶舞。百媚橫生。彩鳳靈犀。兩情相眷。固孰不爲之神搖心醉哉。

滬上春秋佳日。自遊邑廟兩園後。此外幾無園林泉石之勝。近日則有徐氏未園。在河之北。乃兩之觀察所構。地雖不廣。而一邱一壑。高下迴環。能於塵俗中別開生面。頓覺片石孤花。自饒幽境。園中栽植奇葩異卉。中外畢具。滬北士女。每於暇日。良辰。輒往游玩。虹口大橋沿江一帶。徧地栽花。隨處設座。夕陽將落。清飈徐來。西人多挈眷攜童。於此遊賞。華人或有往遊者。亦所不禁。徐家匯近亦建有花園。波利洋行之別墅也。花木繁盛。姹紫嫣紅。一望彌目。於中並奏西樂。音韻鏗鏘。中外人皆可入而游覽。惟距滬北較遠。往者必以馬車。園中設有酒樓。肴饌之精。無殊韋陟廚中。皆西廚所烹調也。西人於賦閒之日。多挈二三知己。徘徊其間。而近日華人亦間有問津者矣。至於香車寶馬。鬢影花香。一二雅流。攜朋挈侶。以艷游作清遊者。或當不乏其人歟。

靜安寺相傳爲二千年來古刹也。西人以寺之左近境僻而地寬。遂賃民田。雜蒔花木。直者曲之。紆者疎之。野曠天低。沙平樹古。環林斲木爲椅。俾遊人得以憩息。每當虞淵日落。廣莫風來。士女嬉遊。相望絡繹。自春仲以迄秋末。無日不車聲轢轢然。滿寺中也。夏時入伏以後。遊者尤盛。蓋以冰紈無力。火傘當空。中西士女。一至踐烏西匿。詭免東懸。車如游水。馬似游龍。羣至寺旁。藉銷炎暑。甚至參橫斗轉。雲翳露零。聲走雷而語未通者。猶交織於道。遺鳥墜珥。散麝墜巾。幾使松聲竹韻之中。盡含香氣。冶遊之樂。極盛一時。兼之西方笑人。招搖過市。東國嬌女。綽約偕來。偶發嬌音。六馬仰秣。將迴繡幃。雙輪飛颺。况有葡萄佳釀。盛以晶杯。捧以玉手。足以暢清歡。通密緒。徘徊良夜。僉欲忘歸。殆不數鄭風溱洧之詩矣。斯亦娛情之極致。消暑之雅談也。

冶遊竹枝詞。自始入門以至代爲脫籍。無不描摹盡致。想見酒邊燈下。旖旎風光。紅瘦綠肥。品評月旦。誠一時之

佳構也。聊摘數絕於左，以見一斑。入門高喚客人來，贏得羣花擁一堆。煞有風情眉目送，倩人爲我作良媒。未甚留連打報鐘，乍相逢，候最情鍾。欲行又止心難定，青鳥留人意更濃。今日重來小阮郎，放開眼界細平章。風姿合是羣芳冠，信有前緣喜欲狂。女婢先將筆硯排，頻催點菜請同儕。外場匆促持燈去，順路先行寶善街。客集傳呼攬手巾，銷魂攜得畫中人。一雙蓮炬輝煌照，入座分明定主賓。紛紛散席各歸房，真箇今宵作楚王。一種嬌羞描不盡，溫香軟玉賺蕭郎。鄉盡溫柔到黑甜，醒來紅日透疎簾。新愁舊恨言難盡，只願郎君不我嫌。墮溷飄茵不自由，傷春未了又悲秋。阿儂不是煙花種，脫籍君堪爲我謀。君是風流重玉京，十分才調十分情。願今得藉春風力，儂了相思過一年。替贖蛾眉本有心，季生然諾重千金。春風得意桃花笑，流水高山遇賞音。

勾漏山蒙曾錄香國流民乞食詞，亦洋涇竹枝柳枝之類也。謂昨過老閘，見一人藉草倚槐樹根，以青紙作白鉛粉字，書法秀媚，內有小詩三十絕，描寫青樓情狀，宛然若生，問姓稱名，乃十年前曾於尋芳里席間一敘者。面目枯槁，非復舊容，并憶彼時同座諸公，並皆潦倒，撫今追昔，中心惘然，即以新詞見贈，傾囊酬之，不盈杖頭數也。嗟乎，揚州夢覺，翻留薄倖之人。潭水情深，誰識炎涼之態，即以吹簫一曲之詞，爲桃源迷路客，作回頭棒喝可也。其詩選錄四章。珠簾晚捲鬥蛾眉，樓閣三層月上時。身是綺羅腮是粉，看來若箇不西施。琉璃燈影徹黃昏，絡繹香車走北門。一路嬌娃歌不斷，管絃聲裏已銷魂。莫認章臺是債臺，前言忍向枕邊推。回頭一笑如冰冷，也算千金買得來。金窟消沈付水流，而今鄭重一錢投。傷心柳巷門前犬，也向東風吠不休。

雲間逸士撰有洋場竹枝詞，上下平三十絕，卽景言情，無一不備，如花鼓戲館云，暢月樓中集女仙，嬌音唱出小珠天，聽來最是銷魂處，笑喚冤家合枕眠。妓館云，富貴榮華四字精，蘇揚名妓色傾城，秋波一笑迎遊客，到耳吳歛曲調清。唱書館云，一曲琵琶動客心，無非說古與談今，著名雙麗何從覓，試向香街鬧處尋。

申江元夜踏燈詞，龍漱舊隱所作也。閱之可以知閩里之繁華，覩昇平之氣象，而勾欄中豪情冶習，亦復略見一斑。其詩云，申江無夜不笙歌，今夜笙歌分外多。十里紅燈珠箔底，銷金是處有行窩。天因佳節放新晴，湧出春江月色明。綠酒似波燈似海，萬家鼓吹樂昇平。不須秉燭夜遊來，自有銀花火樹開。彷彿燈輪西域裏，一枝蓮炬一樓臺。雕闌畫檻影層層，兒女爭看走馬燈。聞說廟園花樣好，金錢買得價頻增。滿天璀璨散流星，禁弛金吾玉漏

停。墜翠遺珠渾不覺。踏歌齊上水心亭。梨園絃管各飛揚。贏得遊人興若狂。曼衍魚龍吹海立。今宵燈彩倍輝煌。六街如畫不關門。羅綺叢中香語溫。何處雙鬟歌一曲。落梅聲裏黯消魂。紛紛遊妓鬥穠華。油壁香迎陌上車。一路紅塵隨馬去。頓教人眼炫生花。吹簫挾瑟過青樓。樓上家家捲玉鉤。記得黃昏曾有約。關心月上柳梢頭。燈月年年一樣新。今年又換去年人。任他十萬腰纏客。未抵千金一刻春。

桃潭主人作北里謠十絕。刻畫有致。今錄二首。枇杷門巷是兒家。輕叩雙扉姊妹譁。但是同心初締結。文磁一碗進香茶。繡閣春深淨欲揩。鏡臺脂盒巧安排。壁間聯句何人贈。揆得芳名兩字佳。

滬上舊有端陽謠曰。枇杷黃。人心慌。小姐急。娘姨忙。好事情。廣其意。續爲滬北端陽歌。雖寓刺譏。足可發人猛省。其辭曰。枇杷黃。大爺慌。小姐急。娘姨忙。有客雖速亦不至。榴花紅照雙眼盲。屈原此日汨羅死。伍員此日胥江亡。諸君此日忽不見。豈與二子同徜徉。申江之水深百尺。容君百輩竟難測。一聲低唱等郎來。淚珠點點衣裳濕。衣裳濕。帳中化作望夫石。君不見多少恩情話不休。大言揮霍買風流。一日不見三秋隔。履聲囊囊登高樓。一樓兩樓客常滿。三局四局戲可轉。昔日桃源許問津。此時咫尺天涯遠。恨何長。情何短。萬千愁緒誰能遣。誰知大爺愁更深。局帳酒帳徒紛紛。蒲劍莫破愁魔膽。艾旗空招債主魂。吁嗟乎。娘姨忙。小姐急。角黍裏作並頭式。綵纒打作鴛鴦結。豈知五日午時猶未到。已與五毒百蟲共澌滅。

吳淞江上洗耳人。集申江彈詞女子二十八人。加以品評。一時傳遍北里。抄襄陽播摺之詞者。幾爲紙貴。不謂鑪筆甫更。而滄桑小變。風流雲散。人事推遷。如袁雲仙。吳素卿。姜月卿。朱幼香。徐雅雲。則嫁矣。陳愛卿則他往矣。錢雅卿則化去矣。錢麗卿。唐雲卿。俞翠娥。吳麗琴。則莫知踪跡矣。殊令人撫時感事。而有今昔不同之慨。邇來繼起者。又有朱麗卿。色藝雙絕。冠於章臺。他如王琴仙。金玉珍。陳昭雲。張翠霞。俱楚楚可憐。足以頡頏諸前輩。洵稱後來之秀焉。海上多才。殊足爲此中生色矣。

滬上女子之說平話者。稱爲先生。大抵卽昔之彈詞。從前北方女先兒之流也。近日如陳芝香者。尤爲巨擘。誠可爲陸秀卿之嗣音。而足稱秀壓羣芳矣。月娥。月琴。皆芝香之高足也。均非時流望其肩背。芝香體態豐腴。風流秀曼。別具神韻。月娥。風致嫣然。月琴。妙齡甫笄。靚麗春光。尤堪蕩魄。唱時各抱樂具登場。或繁絃急管。或曼聲長吟。

其所誦七言麗句。聲如百轉春鶯。醉人心目。所說曲部。口角詼諧。維妙維肖。其描摹盡致。擬議傳神。非海上裙釵所能夢見。蓋以不失之生澀。即流於粗忽。忘其爲女子身也。芝香之獨能擅場者。以得此中三昧。而又體貼入微。月娥善唱小曲。章臺遍歷。迄無其儔。曲終人遠。餘音繞梁。真令人傾耳不置也。玉臺閒詠新詩句。金屋難藏沒字碑。可以移贈之矣。

滬北老旗昌行。粵都人士之絃管樓臺。鶯花庭院也。院中姊妹花。無非粵國衣裳。蠻姬粉黛。有閩姝者。順意堂中之翹楚也。搗母待之虐。潛自遁去。先是一妓名連桂。亦作嫦娥之奔月。碧海青天。杳無踪影。至閩姝則又步其芳塵。後先繼笑矣。搗曰。是不可爲訓。必得之而甘心。刀鋸鼎鑊。殺一以警百。因懸重賞。有能得閩姝者。酬二百五十金。旋有悉其所在者。黃衫俠客之流也。知之。曰。事急矣。請自投捕房。聽公堂發落。火坑中或出蓮花。一歸搗手。卽不糜爛杖下。又不知流落何所矣。後果得陳司馬力。立准從良。從此舞衫歌扇。早醒繁華。秋月春風。別成因果。於陳司馬當鑄金繡絲以事之。又有粵姝阿妹者。西域葡萄也。於破瓜時節。忽爾紫雲不見。青鳥難求。踪跡之。則扁舟一葉中。不管鴟夷子一舸載西施也。捕至公庭。則妹玷猶白璧。癡癡紅雲。倩醫驗之。固遍體楊梅也。因發醫院調治。愈後任其擇人而嫁。此真拔諸水火而登諸衽席也。嗟乎。安得陳司馬遍布十萬金鈴。以護名花耶。

碧水澄懷室主人。以妓女旣墮平康。如沈苦海。一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無異平身陷現在地獄。因創爲渡花慈航說。欲令其於浩無涯涘中。得登彼岸。其法做洋人戲場送彩。例爲鬪花。先與搗母議定身價。再加酒費。託戲館主先數日招徠。每人出洋四圓。隨付收票。俟數相符。定期咸集。諸客入院繳票。觀劇飲酒。飲畢舉行鬪照人數而設。每人一鬪。內一鬪寫妓姓名。拾得者。卽歸其人。此一善法也。此法能行。俾陌上閒花。廣沾甘露。豈不爲此中廣大教主哉。

滬上彈丸之地。無不炫奇鬥麗。角勝爭長。卽如所開煙館。若眠雲閣。醉樂居。蓬萊園。率皆華麗雅潔。喬皇宏敞。所不必言。每遇九秋卽堆菊山。疏花掩映。艷影迷離。令人頓有置身蘿落間想。旣交冬令。三徑就荒。又換堆果山。如橘柚柑橙。一似菊山排列。再於枝頭繫以像生之飛鳴食宿。綴以燈火。光怪陸離。炫人心目。滬上不過瀕海一隅。而極奢窮欲。作爲無益。一至於斯。彼高枕橫牀。矮燈直竹者。方聳肩作鸞鷲笑。而有心世道者。深切杞憂矣。

洋場戲園林立，絕無楹聯。好事者，曾有句云：往事證今朝，須知作戲逢場，無非泡幻。人間勝天上，解取及時行樂。即是神仙。又一聯云：歌也有思，聽取這急管繁絃，哀絲豪竹。客來不速，消受得賞心樂事。美景良辰。

梨園聲價，近日益增。金桂丹桂二園，皆京中名班。素挾專門長技。此外以色藝稱者，亦復指不勝屈。滬上寓公，會將各項腳色，列上中次三品。凡得百二十人。鬚子生，以周春奎爲上品。青衫旦，以常子和爲上品。大面，以大奎官爲上品。武生，以楊月樓爲上品。開口跳，以田黑爲上品。花旦，以傅紫秋爲上品。武旦，以韓桂喜爲上品。小生，以杜蝶雲爲上品。老旦，以馮玉春爲上品。小花面，以禿扁兒爲上品。按此不過略具品評，稍加甲乙。俟後將列其姓名籍貫，隸何園，擅何技。上品者，綴以評贊，并列其當行之劇，編輯成書，出以問世。是亦風雅好事之流也。

門聯之設，肇自桃符。楹帖所垂，遍於花國。少年逐隊，暇日尋芳。鶯啼燕語之鄉，鳩飛印雪。柳暗花明之地，烏篆留沙。鈞心鬥角，各逞妍思。儷白配青，別饒慧想。是亦堪徵花品。聊佐茗談也已。江左可園居士，贈沙潤和枝書云：紅藥闌干春露潤，綠楊樓閣曉風和。贈方秋蟬錄事云：秋色十分花漸老，蟾光千里月猶圓。贈汪素娥云：白紵歌傳樊素口，綠楊春護謝娥家。贈陸彩雲云：彩筆生花成綺夢，雲裳織錦寄迴文。贈玉琴集詩品云：明月前身，可人如玉。綠陰滿地，伴客彈琴。江北某公子贈雅仙長聯云：雅集最宜卿，恰秀暈芳蘭。文披綺杏，仙緣如屬我。看珠成探蠟，琴操求鳳。蓋雅仙一字秀珠。又號文琴也。贈阿芸校書云：春風紫玉釵兒夢，夜月紅綃鏡子盟。贈梅寶云：海棠花底三年住，豆蔻梢頭二月初。近有花間楹帖之選，搜羅富有，幾於無美不備。清言霏屑，好語穿珠。蓋當代麗人，非名士風流，不足爲之煊染生色也。

贈妓楹聯佳者實多。其組織工巧，正如天衣無縫。清詞麗句，幾於美不勝收。近就見聞所及，筆之別錄者，已如束筍。略登一二，以見一斑。金玉微聞香澤金詞子，先到春風玉鏡臺。梅仙修到梅花原是福，謫來仙子自多情。巧蓮巧奪天孫錦，蓮爲君子花。安卿安得化爲比翼鳥，卿其善保千金軀。如意花下幾經如此醉，眼前誰是意中人。月仙此地有二分明月，偶來作半日神仙。水仙曾經滄海難爲水，願作鴛鴦不羨仙。月梅千古少圓惟月色，幾生修得到梅花。雪珠雪膚花貌參差是，珠箔銀屏迤邐開。秋芙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富金我富才華卿富艷，兼金身價斷金交。以上數聯，玉潤珠圓，並皆佳妙。懸之雲窗霧閣間，亦足見雅人深致。

滬上名姝。其冠絕一時者。皆邀月旦之評。而登諸花榜。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其不得列於榜中者。輒以爲憾事。如吳素卿。謝寶琴。李巧仙。吳月娥。朱南官。沈文蘭。張韻蘭。蔡秀寶。諸文寶。周文寶。沈愛卿。黃愛卿。皆一時齊名。又如金林桂。林翠琴。月仙。彩雲。佩卿。雅仙。十全。雙喜。秀英。莫不擢秀章臺。蜚聲翰郤。仙姿嫵媚。秀韻娉婷。茲就所聞。聊登篇牘。巫山覓夢。豈遂無心。滄海遺珠。或恐不免。蓋此不過游戲及之耳。如謂雪池墨嶺。出自筆端。則吾豈敢。况平兵燹以來。凡良家女子。遭風雨之摧殘。而墮煙花之小劫者。隨在皆是。飄樊落溷。狼藉堪悲。逐水沾泥。淒涼何極。執管至此。又輒爲之涕下也。

周文寶。字韻珊。金陵良家女。隨母避寇武林。轉徙至滬上。遂隸平康。色藝雙絕。與金二寶。夏十全。齊名。門前車馬絡繹如織。滬妓多來自吳門。習尙柔靡。文寶獨以俊爽勝。敬禮文士。而蔑視市儈。嬾雲山人有風月鑑。滬上本事詩云。枇杷花下客敲門。小病新甦茗話溫。終帶六朝煙水氣。移來海上也銷魂。爲文寶作也。庚午歸金陵。時秦淮兵燹之後。兩岸河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前轉盛。文酒之讌。座無文寶不樂。所居曲房綺閣。香爐茗碗。位置幽雅。嬾雲山人嘗於水閣大張讌會。觴詠駢羅。履舄交錯。品題羣芳。以文寶爲冠。有胡某者。擁厚貲。與文寶暱。纏頭之費。幾及萬金。文寶擇偶甚苛。尙未肯委身事之。適織造書案李少珊。謀實爲小星。糾人要於路。將篡取之。文寶偵知。避居滬上寶善街緞莊。即胡某所開也。胡某方幸事可諧矣。不料合肥某統領。往金陵訪文寶不值。遂赴申江。託楊太守爲介紹。楊固在鹽務當差者。恐失統領歡。假楊母名往接。文寶已得嬾雲山人書。知統領揮金如土。乘輿立往。初見即以金表翠釧贈。閱數日。訂游西湖。文寶偕行。臨行爲置千金裝。而復索千金寄其母。既至杭。中丞來拜。謁見。膾有麗人。歸述之中丞夫人。以爲眷屬。即往拜。文寶出見。以統領姬妾自居。同舟出游。攬湖山之勝。解纜回申。統領謂文寶曰。吾本無意納汝。今杭郡官場皆知爲余妾。若再墮煙花。人其謂我何。文寶思脫身計。因曰。得侍大人。生平萬幸。惟篋笥盡在滬上。須往取之。統領許之。順道至滬。命僕以名片向胡莊取物。胡心如佛。懼統領威。俱送至船。文寶復以思母爲辭。統領至金陵。遣輿接其母至。即返合肥。抵家。則妾媵如夫人者九人。文寶居

第十衆以其出自平康鄙不齒。統領喜出游。在家日少。文寶遂得肝疾卒。歸統領。未及一載也。統領哭之慟。檢其篋中有寄母書云。兒以薄命。誤墮風塵。誤人已多。一朝自誤。命之不辰。將怨誰哉。惟願來世弗爲女子身。願作無情物。隨風飄蕩。葬水葬泥。聽其所之可矣。一時聞者咸悲之。文寶曾繪幟綺圖。寄蝸生爲題二絕云。綺障重重記不清。龍華會上舊題名。剷除風月談何易。恐有當年未了情。拈脂弄粉誤生天。從此閒愁一筆捐。龍女說經諸佛笑。色心濃處好參禪。蓋惜其負盛名而不能自主云。文寶以絕代姿。能吟詩。工楷法。嘗學詩於嬾雲山人。相相有清致。善撫月琴。工歌崑曲。慘靚一曲。尤所擅場。嘗於滬上酒樓曼聲一歌。各席皆來圍聽。有一醉客登欄獨立。曲終。大聲呼好。衆始驚視之。則立於危欄之上也。嘻亦危矣。當文寶艷名方噪時。小桂珠黃愛卿。吳月娥。略堪伯仲。有評海曲名花。誰爲領袖。寄蝸生曰。笑人良多。後福殊少。有後福者。其桂珠月娥乎。文寶雖秀骨翩翩。他日不免淪落耳。桂珠雅而莊。月娥爽而俠。文寶靈慧。略少蘊藉。後桂珠嫁楊太史。月娥嫁李廉訪。文寶竟嫁沙吒利。鬱鬱卒。其言若爲之識也。悲已。文寶居章臺中。暱之者衆。有爲之傾貲者。有爲之招怨者。聞有李孝廉者。揮霍二千緡。不得一歡。遂成疾。臨沒猶呼文寶不置。宜其歸統領。而不永年也。世好狹邪游者。盍鑒此哉。

李佩蘭。琴川人。丰姿嬌婉。標格苗條。擢秀虞山。移根海上。但青蓮花雖墮火坑中。仍能不染淤泥。蓋猶是清淨女兒身也。容既窈窕。而性尤狷潔。平康陋習。悉爲擺脫。年十五。依母僑寓尚仁里。所居爲媚香樓。小築三椽。幽雅絕俗。熏爐茗具。別有會心。几淨窗明。纖塵不著。姬母蕙芳。素擅崑生之技。姬更青出於藍。然紅燈綠酒。間不肯輕爲一奏也。素知書史。工觴政。喜誦唐宋諸名家作。彈詞讀曲。略識古今。射覆藏鈎。兼宜雅俗。以是張讌者。座無姬不歡。絳雪主人。西湖名下士也。曾與姬締好。贈以詩云。花月春江無賴時。小家碧玉艷聲馳。簾垂寶押留芬久。燈剔銀缸索笑宜。按拍能傳商婦怨。紉香爲註楚騷詞。一叢深色矜嚴甚。說與東風好護持。畫眉樓主。夢花館主。多有贈詩。鑑湖笛波生。謂其妝非倚市。態可驚鳩。吐屬幽閒。洵爲名下無虛。蓋亦傾倒之至矣。其家有小歌姬。年未及笄。善琵琶。工音律。性情和厚。惟面色甚黃。同儕俱戲以黃姑呼之。其妹曰湘蘭。雖未登歌場。而媚態堪憐。亦後起之秀也。丁丑。晉省大飢。姬特出三百金以備賑。此等舉動。求之鬚眉且難。況乎巾幗中哉。姬之尙豪樂善。亦殊足風已。

愛林。小字月娥。武林人。本住西湖。從假母姓沈。轉徙至滬。遂隸平康。姬丰韻娉婷。姿致斌媚。玉蕊瓊枝。未能方喻。蘭心蕙骨。自擅風流。年十四。即已名噪一時。初居同慶里。再遷兆榮里。門前車馬。絡繹不絕。姬雖青年。墮溷而頗知自愛。以故梢頭豆蔻。尙詡含苞。人亦未敢作武陵源漁父。輕於問津也。姬性喜靜。略知書識字。惟不甚工。酬應語多氣。輒不接。蓮鈞纖細。瘦不盈握。識姬者。輒艷述其凌波微步。其實姬之笑不在此也。姬善絲竹。能南北大小曲。以氣促不輕發聲。駕湖信緣生。識姬最久而往來尤爲相昵。月夕花晨。時相過從。每相對忘言。或則微笑而已。姬有清恙。生必親爲撫摩。手調湯藥。姬亦非生不歡。數月不往。則寄聲問訊。往往鬟低減翠。臉瘦消紅。及見則喜形眉宇。情摯交深。三年如一日。浙有某太守。具風月鑑。過申江。定花榜。以姬冠羣芳。坐是假母益爲奇貨之居。姬同居有沈鬻慶。沈十全者。並一時之秀。每見姬。自嘆弗如。有某統兵者。花叢中僉父也。欲揮金錢百萬。以致姬。姬不可。嗣委曲與姬周旋。時逾半載。費至千金。而終不能博一夕歡。心憾之。遣人至杭。覓其親至。鳴諸官。以求返璧。事未決。令洋人監門。禁出入。後有爲之排解者。乃已。姬卒適四明巨賈。位在夫己氏之列。亦旣抱子云。

錢愛卿。生長吳趨。破瓜之年。始來滬上。平康中之傑出者也。風流靡曼。秀麗罕儔。顧生小多愁。工擊善哭。以墮入風塵。非其所樂也。無事之時。爐香碗茗。靜坐繙書。喜誦唐詩。琅琅上口。風雅客至。輒以難字詢。或有不識者。則必笑曰。秀才家亦有不識字耶。因問客何法能讀盡人間書。識盡人間字。客乃教以往購字典閱之。則一切難字。無不畢具於是。檢書習字。日無暇晷。誦書聲。往往徹戶外。院中人。咸謂之癡女子。時有楊生者。皖南名下士也。自號情癡子。以事勾當至滬。遍訪名花。迄無當意。獨與姬一見心傾。久之交情益篤。密訂終身。奈鎖鸚鵡於金籠。囚鴛鴦於玉沼。心雖許人。身難自主。而生亦遂還漢臯。楚水吳山。刀環望斷。雙魚頻寄。消息杳然。姬以此雖日在舞筵歌席中。無異羈鸞枯鳳。啼眉淚眼。渺無歡容。一日因拒客攫怒。爲搗母所辱。遂仰鶯粟酪以殉焉。一時聞者悲之。許觀察新譜瘞雲巖詞曲行世。蓋爲姬作也。後生至。特訪其墓。題聯云。人淚桃花都是血。紙錢心事共成灰。固不失爲情種也。嘯月生於姬死後。題其望雲圖小影云。漫將往事悼非煙。如此風流更可憐。一幅崔微留粉本。教人徒喚奈何天。亭亭玉立畫圖開。鬢髯當年解佩來。料得丹青深有意。特留半面費人猜。檀郎重訪舊粧樓。人面桃花惹淚流。腸斷墓門題片石。傾城名士各千秋。

王翠雲。廣陵人。其父作賈吳門。遂遷於吳。繼以折閱落魄。以憂死。其母鬻之入章臺。遂來滬濱。艷名日噪。爲此中巨擘。姬丰姿綽約。性格溫和。待客周旋。絕無忤意。因此徵歌選舞者。多樂就之。一夕有所識客至。設席房中。拈蘭藏鈎。已近酒闌燈炮。後來有客繼至者。素與翠雲相暱。亦設席於堂屋。賭酒飛花。其與方酣。翠雲爰舍房中之客。而至席間。頃之。房中之客屢喚而雲不來。欲行而雲又不送。意頗近於負氣者。既撤筵。客俱散去。侍婢規之。大肆譏評。以爲待客之道。宜兩得其中。厚彼薄此。非法也。雲怒呵之。謂渠非出貲與吾落籍者。吾何惜焉。婢仍喃喃不止。雲怒不可解。曰。我從今即不作此生涯。爾奈我何。婢見不可勸。悄然自睡。雲思之。忿益莫遏。潛服紫霞膏而寢。次日清晨。婢入房視之。於紗幮外。見其似裸臥者。婢曰。早涼如是。可卸卻單衫耶。撫之。則玉體已冰矣。嗚呼。翠雲平日。本太憨生。而不謂卒以憨死也。花殘玉碎。事出無名。聞者咸爲太息云。夢蕪香館主。輓以長聯云。生前癡態好追摹。嬉笑多情。向來交澹言稀。畫裏注香誰似我。醉後淚痕曾替拭。清癯可意。從此飲酣戰負。酒邊牽袖更無人。亦可云一往情深矣。

陸愛寶。金閶門外之湖田人。雖出小家。而雲鬢霧鬢。楚楚可憐。至滬隸籍金玉堂。爲酒糾。姬年齒雖長。而一段丰韻。尙堪爲姊妹行中領袖。癸酉冬間。金玉堂中不戒於火。歌扇舞衫。付之一炬。姬乃僦居於法租界。一椽風月。半世鶯花。思欲擇人而事。絕少知音。姬在金玉堂時。負帶措貲百數十金。既爲祝融所燬。院中姊妹風流雲散。箇中一人一例。焚如。衣飾皆以帶措折除。搗母以姬獨居無偶。遂偕呂宋人以計篡取去。閉置空屋中。呂宋人者。搗倚之如左右手。藉以索債取償者也。姬有前時所稔客某生者。具豪俠氣。能急人之急。聞耗遽報總捕。總捕曰。是不可爲訓。亟破關出之。姬自此得無事。德生甚。思奉生箕帚。蓋知章臺中。非可久居。欲得素心人與共晨夕也。後聞生竟納姬。且生子女云。

徐金林。浙之吳興人。早失怙恃。依兄而居。已許字某氏子。自遭髮逆之亂。流離遷徙。轉輾滬濱。在小東門外。作倚門賣笑生活。艷名頗噪。數年間纏頭所積。約五百金。倩人遍覓其兄與婿。杳然莫可訪尋。不得已另擇同心人爲終身計。有某姓者。無賴子也。利女多金。百端計誘。詭言中饋尙虛。且家資少裕。女爲所惑。竟從之去。甫入門。見其居甚湫隘。非似小康者。且有妻子在室。業已鬱鬱矣。某復將其所積金帛攫去。視同僕婢。稍不如意。鞭扑從之。女

不堪其苦。潛至滬中。又爲某蹤跡得之。拉女寄寓於其友家。凌虐交加。乃天假奇緣。適其兄與壻訪女來滬。相見之下。歡若再生。其兄壻祇願得女而歸。一切均在不問。乃某猶不肯縱女。必欲得身價而後已。噫。人孰無情。天下豈有忍心滅理如某者哉。幸有爲女道地者。得以出苦海登彼岸。昔袁簡齋有云。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若徐女者。固善知識女子。尤在所當憐也。

麗娟王姓。生長虞山下。性情閑雅。風致飄飄。其一種清矯拔俗之概。有令人凜然難犯者。玉皇香案吏於壬戌之春。避兵海上。初相遇於城南隘巷中。一見即相憐惜。聆其音。知非滬人口角。因叩蹤跡。始知其籍隸琴川。瑯琊舊族。亦因被兵後。流離至此者。幼失恃。其父素不務業。有伍姓老媪攜之來滬。梳洗縫紉。悉倚賴焉。客居無以爲生。遂從師度曲。藉資餬口。音節既熟。漸能識字。見人吟詠。輒從旁忻羨不置。常以願學未能爲憾。時生僑居無事。暇即往訪。酒闌燈灺。微露胸臆。逾年徙居北郭。頓覺聲名藉甚。冠絕一時。而於屠賈纖兒。仍漠然也。酷好文字。每遇名士。不甚索其纒頭。常出小像求生題詠。淡妝素服。靚麗欲絕。生有句云。相逢月下情逾淡。無限柔情笑裏看。可見姬之靜婉矣。後未知所終。

李巧玲。滬上章臺中翹楚也。與沈三官。談寶玉同名。寶玉早嫁。三官病歿。而玲享艷名獨久。豪於飲。一舉十觥。無闌闔瑟縮態。時流極賞之。姬自居奇貨。動以適人爲辭。逮傾客囊。仍逡巡不去。且嗜阿芙蓉。善唱楊叛兒歌。而名顧不少。及齒稍長。猶復高張旗鼓。與後起諸秀爭妍取憐。雖玉容少憔悴。而盈庭廣衆中。一言一笑。終無人出其右者。剛齋主人爲花月平章。以千金定花榜。推姬爲第一。惟毀之者。以蹈摩伽登之。媼舍爲嫌。不知貞節二字。豈爲若輩道耶。且當羅綺盈前。笙簫競進時。有能鼓瑤琴。吹玉笛。高歌慷慨。議論風生。如巧玲者乎。巧玲所長。古名妓得其一。猶足擅一時之譽。况降至今日。又當市俗之區。往來上客。且不識風月爲何事。而巧玲於迎送之暇。專心屏氣。一一摸索。獨能適如人意。即此掄元。又奚媿焉。至其酒量日減。然當筵一呼。四座低首。後起中雖豪放。如李十全。程寶雲等。且莫之敢抗。聞其居常讀紅樓夢。自比晴雯。則其憨態。亦可想見已。嘗繪道裝小影。遍徵諸名士題詠。龍漱舊隱二絕句。若惜之。若諷之。意在言外。旨寓環中。其一云。幻成色相更嬋娟。拈得牟尼一串圓。底事塵心終未淨。空教琴操學參禪。其二云。何似當年卜玉京。賞音曾識鹿樵生。願卿彼岸回頭早。莫向花前誤定

情。顧巧玲後卒歸優人黃月山。在滬開設大觀園。月山登場演劇。而巧玲從旁觀之。自鳴得意。名妓下場如此。姊妹行中未嘗不爲之齒冷。花榜狀頭。適貽口實。或謂滬上爲煙花巨藪。數十年來。名妓輩出。然能高樹一幟。百折而馨譽不衰者。其惟巧玲乎。其然豈其然歟。

袁雅琴嘉禾人。本出琅琊。善宦裔也。乃父曾官奉賢。二尹。庚辛之變。姬年甫六齡。散失無歸。爲乳媪所鬻。遂隸樂籍。藉彈詞。以博纏頭。袁固其僞姓也。色藝超倫。丰姿綽約。素妝淡服。情韻天然。客有過而訪之者。一見之後。即泊然靜坐。不輕言笑。或戲謂之曰。卿胡爲有名士風。姬曰。余本非此中人。亦斷不久戀於此。何必競效章臺習氣耶。客默然。顧金張門巷。鞍鞞如雲。滬雖多富賈巨商。而絕少知音風雅之士。姬亦落寞視之。遂厭風塵。徙居吳下。既抵金閶。一時遊冶子。無不思爭先快靚。旋遇城北君。亦吳興世族也。才華豪逸。迥出時流。雖云無意評花。似亦有情問柳。與姬邂逅。歡若平生。遂訂白頭之約。出重金爲之脫籍攜歸。瀕行留別同儕。作詩十疊。有句云。多感諸君爲我幸。從今莫度可憐宵。情見乎詞。非同流俗。與姬相識者。無不愛其癡。嘉其志。憐其才。而幸其從城北君爲得所歸也。姬之高。足爲吳繡卿傳其衣鉢。流寓胥臺。名噪曲里。亦當時之翹楚云。

花桂福。性格溫柔。丰姿娟好。良家女。誤墮煙花。惜花主人。罷宦武林。來遊申浦。見姬艷之。夜闌剪燭。細話因緣。惻然生憐。擬將玉人貯之金屋。贈以詩云。酒綠燈紅映綺寮。迴身轉盼總魂銷。畫師縱有黃荃筆。難繪吳孌一段嬌。連宵繾綣倍情深。薄命紅顏感不禁。若果耶心金石固。香盟永賦白頭吟。

程寶雲。滬人。父業賈折閱。遂以弱息入章臺。時年僅十五也。姬姿容秀曼。心性溫柔。吐屬雅雋。不苟酬應。每見客初則靜對無言。逮至把盞談心。翦燈話雨。則情致纏綿。言詞跌宕。艷情憨態。楚楚動人。喜握管作字。筆力適勁。人難辨其爲女子所書。然非風雅客。不輕出示。清河君少年倜儻。與姬爲最暱。謀爲篋室。以千金脫其籍。載之歸里。時姬年纔十七。早離苦海。幸脫火坑。聞者未嘗不羨其艷福也。

巧雲。吳趨人。本姓章。良家女也。幼工針黹。髣髴薛夜來。庚申。赭寇陷吳門。偕同居金姓避難出走。父母姊弟俱陷城中。不得已。依金氏。金江北人。無恒業。全家十餘口。仰給十指。輾轉至滬。貧難自給。滬上固煙花藪。搗毳見之。詫爲尤物。以爲此奇貨可居也。卜居小東門外。埽眉窗下。迎客花間。不兩月。芳名大噪。乃遷居打球場。楚商某見而

悅之。嚙臂盟心。遂以重貲脫其籍。貯之金屋。未幾富商中道殞。巧雲躬營喪葬。服除無所歸。乃自立門戶。居兆榮里。蓋以文君志在覓相如而事之。非甘重墮風塵中也。適蘇臺倚玉生。計偕北上。道出申浦。遇巧雲於花桂林席上。維時銀燭雙搖。珠光四照。但見丰神綽約。態度翩翩。不覺爲之神播目眩。翌晨往訪。適理曉粧未竟。髮長委地。洗淨鉛華。宛神仙中人。生乃悵然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卿者也。殊恨相見之晚。巧雲亦自述身世。極爲款款。生因慨然曰。造物生才。豈偶然哉。如卿玉骨冰肌。當自珍惜。宜急擇人而事。豈可久在章臺飄泊乎。姬雙眦熒然。首肯者再。旋嫁一資郎。固赫然顯宦也。艷其名。兼利所蓄。入門漸以鞭撻從事。摧折百端。或謂巧雲之仍墮火坑者。實倚玉生一言階之厲也。嗚呼。安得黃衫俠客。虬髯老奴。一問此負心人哉。

黃雲卿。吳門人。至滬居尋芳里。其姊卿愛秀卿。工彈唱。方以艷名噪一時。及姬爲後起之秀。突過其姊。嘗教之歌。頰頰眦熒。不肯發聲。識者因謂是兒具大知識。必非久墮風塵者。院中舊例。客設宴。招外妓。妓陪坐。女先生避席。使雜鬟執壺。雲卿年穉。每操觴政。時雲卿纔十三。拇戰尙多未諳。惟是性情流逸。神光合離。不覺令人心醉。鴛湖信緣生。有風月鑑。日醉花叢。與北里名姬。皆所相識。以爲品評羣芳。若專論風姿。當以雲卿爲巨擘。雲卿貌微豐。性婉柔。無抹脂障袖習。其姊愛卿蕩逸。飛揚。秀卿孤高坦率。各擅盛名。以視雲卿之風致。嫣然不覺瞠乎後矣。皖南程伯子甚愛之。與之有啗臂盟。以爲但觀其理雙鬢。束雙鉤。笑靨生香。微步生妍。領略箇中情趣。已可相對忘。饑魂銷心死。正不必親承芳澤也。旋程伯子又與文運里張秀寶善。往還愈暱。適雲卿珠孕初胎。謂爲伯子所有。伯子諱之。蹤跡遂絕。其姊多訕伯子爲薄倖。而雲卿無怨色。猶託人殷殷致詢。其情重如此。未幾吳興茶賈卷之。爲之脫籍云。

吳琴仙。本姓王。名蟾。字愛卿。白下名姝。朱門望族。自遭兵燹。墮落平康。容貌則嬌若芙蓉。心性則逸如惠蘭。於姊妹行中。風流秀曼。迥異尋常。鄒君翰飛。風雅士也。薄游滬上。即與姬識。歎爲花國中翹楚。旣踐綺約。遂訂香盟。每於酒燈闌炮。論及終身。輒爲款款不歡。後誤從金陵某甲。彩鳳隨鴉。畢生隱憾。良人薄倖。未及三年。又驅之籍中。乙亥之春。鄒君訪艷河橋。適與姬遇。相見之際。各揮淚依依。不忍別。鄒君贈以詩云。小劫重淪淚暗潛。天公何事妒紅顏。憐卿才貌傷卿遇。不在尋常薄命間。蕙蘭心性玉丰姿。一味嬌憨一味癡。曉起思量緣底事。海棠花下立。

多時。

鳳雲栢順堂中之翹楚也。係出揚州。因遭髮逆之亂。寄跡滬上。遂隸籍焉。性本和順。貌尤娟好。與醉月仙史有曠臂之盟。鳳雲出自良家。不染青樓習。尙具有林下風格。以視塗脂抹粉。競鬥妖嬈者。奚啻天壤。

佩卿。姓陳。初名小竇。性極聰慧。貌尤秀美。同慶里姚瑞蘭。教以歌曲。姬夷然不屑學也。逮姚歸太原。二尹鬻姬於周嫗。徙居尙仁里。改字佩卿。小東門外。聚笑軒。每逢七月。凡說書者。無論男女。咸會於此。各奏一藝。苟不赴會。則不得入書場。又向例。先至先奏。奏過之曲。毋得重唱。姬至最晚。所習之書。又皆爲人所先說。幾至無以登場。歸而壹志於音律。不兩月。藝大進。名亦大噪。凡評滬上名花。色藝兼擅者。當以姬爲首屈一指。杭有名孝廉某。與之厚。臨別贈以聯曰。煙花幾隊。畫壁知平。須記取座中衣紫。潦草一樽。挂帆去矣。最難忘江上峯青。其眷戀之深如此。後與施生有曠臂盟。矢青山而共隱。願白首以同歸。突有巨賈見之。嘆爲世間尤物。出千金爲之脫籍。與媼已有成說。施生聞之。計無所出。相對而泣。目盡腫。淚竭。而繼之以血。媼爲感動。返巨賈金。而以姬歸施生。不計其值。初以爲鳳凰之和鳴。雲路翡翠之戲影。蘭茗不啻也。兩年間。連舉兩子。人皆爲姬慶。無何。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施生於外。與徐小竇相暱。兩月不歸。姬貌豐而體弱。亭亭如初日芙蓉。產後失調。兼以抑鬱。不數月。病入膏肓。欲招施生一見訣別。竟不可得。恨恨呼施郎負我而沒。施生歸。目猶視。施生泣數行下。旋不知所終。嗚呼。月不常圓。花難終好。姬之薄命。生之負心。令人泚筆記之。而輒爲三嘆也。

滬上爲煙花淵藪。塗脂抹粉。爭妍取憐者。盈千累萬。所見當意殊少。惟公與里金氏三校書。獨以艷名著。並爲當時之秀。三校書者。一曰愛寶。一曰秀寶。一曰十全。俱年相若。仙米主人贈以額曰。惟金三品。從此一經品題。聲價頓增十倍。愛寶少時。早見賞於三晉喬太守。太守工書。於愛寶壁間。題詩覓句。染翰淋漓。至今遺蹟猶存。特未以碧紗籠之耳。有人調以詩曰。何堪亂點鴛鴦客。竟作梨花壓海棠。蓋其時太守年已古稀。以愛寶故。猶復修容飾貌。學作少年。此固風流之韻事。亦風月之美談也。太守去而秀寶十全乃繼起。使太守重來。不將詠三英。祭兮之詩歟。佛花詞客。曾贈十全校書楹帖云。十洲夢引遊仙枕。全璧珍同合浦珠。益見賞識之非虛也。嚴麗貞姑蘇人。經緒冠之亂。轉徙至滬。善南詞。曲中人無出其右。嗣以齒漸長。而名益噪。擬出遊以新眼界。歷江

浙間者二年。乙亥冬。賃居湖郡。登臺試唱。聽者神傾。而金翠盈頭。早爲匪人所物色。十一月間。賃舟至滬。晚泊烏程縣界。三鼓時。哨聲四起。相顧張皇。則羣盜已露刃立船頭矣。麗貞懼欲投於河。一盜操湖音持之。得不死。然轉瞬間。舟中被擄一空。相繼過他船而去。計值約千五百金。質明。往報地保。擬稟縣勘驗。邑某紳向與麗貞善。聞是耗。亟來慰藉。且勸其無報公庭。蓋以爲此輩並非真盜。或鎗船流亞耳。若一具報。原贓萬難復得。徒資擾累。麗貞乃請諸某紳願於要隘處。立柵一座。以利行旅。某紳許之。麗貞遂揚帆回滬。噫嘻。以數年歌舞之餘資。竟飽匪徒之壑。悲憤交集。夫復何言。乃猶願不鳴官。而心計後來之弭盜。非深明大體者。若能是乎。麗貞後改姓曰金易名曰素娟。

許幼瓊字紫煙。金陵舊家女也。遭亂後。怙恃迭逝。爲鄰母許媪收養。媪無子。遂女之。撫愛臻至。女亦依戀如所生。蘇臺淪陷。流寓海上。遂墮平康。女娟秀嫺雅。弱不勝衣。眉黛間。常有楚楚之色。所居本陋巷。小樓獨處。蕭寂自甘。媪亦未之強也。性愛靜。不喜歌。或有所感觸。低吟一曲。則哀怨淒涼。不忍卒聽。有巨賈欲致千金。載之北遊。以不忍舍媪。卒婉謝之。未幾媪惑於利。遷居桂蔭北里。大啟館舍。豪華者爭趨之。數日間。聲名大噪。女資秉脆弱。不勝其煩。且移巢。非其所願。不覺遂病。復爲庸醫所誤。竟致不起。素喜修潔。雖危篤。不廢膏沐。自恨無以報媪。臨歿。猶執手不忍釋。初葬北門外五里。珠霞閣懺綺道人叔農氏。生前與之相暱。乃爲改葬於東鄉之原。蓋以許媪本天方教。死者率以布殮。紫煙沒。遂不用棺。倉卒營葬。賃地卑濕。年來益就傾圮。媪貧乏。不能再舉。懺綺道人心焉傷之。遂爲備具移葬。雖香肌銷化。空悼紅顏。而玉骨晶瑩。未成黃土。於是浴以溫湯。襲以香屑。裹以素縞。匣以文楠。旣佳城之獲安。幸苦海之永脫。佩環夜月。得所憑依。懺綺道人。真可謂世之有情人也。其心不以生死渝。青樓中人。要當鑄金繡絲以事之。

許翠琳。秦淮人。肌膚玉雪。眉目如畫。齒最稚。洵么鳳中翹楚也。身弱如不勝衣。能爲掌上舞。曾學孽阮新詞。甚爲入拍。識字知書。懺愁侍者。與之相識已久。綺筵乍張。名花畢集。如金桂卿。張素英。高玉林。林紅卿。皆來酣戲淋漓。盡歡達旦。一日宴散。姬固留聽曲。適有僮父闖入。不果。懺愁侍者。贈以二絕句云。梢頭荳蔻十三齡。娟娟腰肢舞態靈。藕窠作心冰作骨。果然生小透瓏玲。酒散瓊樓醉欲行。牽衣促坐聽新聲。妒花風雨來何急。驚破銀箏調未

成。

雪香。姓王氏。小字阿湘。浙之慈谿人。年十三。入甬上教坊。瑰姿粹質。艷麗罕倫。望之如豐臺芍藥。性傲不善酬接。人多忌嫉之。避禍鎮海。與州陵青衫客契。旋以事不能安居於鎮。復回甬上。又因訟被拘。萍因主人。湘舊識也。知其事而憐其枉。以多金賂當事者贖之出。湘盛感其意。擬訂白頭約。母以奇貨居不果。將徙於滬。萍因主人開筵敘別。牽袂依依。不啻一聲河滿也。至滬居兆富里。名噪甚。未幾。滇鎮某以重金脅取去。非所願也。歸舟至某處。以偶拂其意。遂殺之。棄屍江中。惜哉。某鎮固非惜玉才。而湘之傲可知矣。使憐之者金屋早藏。又何名花墮劫若是之慘哉。錢神無靈。遂使絕世佳人。蹈非煙覆轍。能不爲之痛心耶。明鏡生曾作高陽臺詞以弔之云。碧海移根。紅塵換劫。傷心再見何年。綠未成陰。倘教好夢重圓。青衫替搵臨行淚。溯香盟。嚙臂依然。陡罡風。心未成灰。玉已成煙。星星血濺。鴛鴦劍。拚花殘。玉碎。不負從前。知心難得。游絲未必輕牽。憑君莫泛申江櫂。怕樊川。腸斷當筵。悔尋春。負了驚鷗。苦了啼鶯。或傳姬別有所屬。故見殺。明鏡生獨謂不然。詞中特爲之辨。是真姬之知心也。嗚呼。士生今日。以才傲世。非有奇竊。必有奇禍。姬既遇人不淑。顧猶以傲侮玩之。其不得於死也宜哉。

張儀卿。吳門人。潤臉花媽。圖姿月替。粹質豐肌。其秀在骨。庚申。吳中逢緒寇之亂。隨母避居滬曲。時北里煙花。當以滬上爲巨擘。羣芳所萃。衆美畢具。姬既隸平康籍。艷名噪一時。有某豪士。手揮千金。散於鞦韆。徵歌選色。各具品評。以彼美之風裁。定章臺之月旦。前後凡三次。姬屢魁花榜。有狀頭之譽。維時四處名花。悉集於斗大一城。鶯聯鶯起者。指不勝屈。而姬獨得列於前茅。爲衆所傾倒。其貌亦可知已。所居層樓邃室。霧閣雲窗。精絕不著纖塵。姬工書識字。簪花妙格。妍麗異常。於有心人。短牘長箋。存問不絕。所歡得其筆札。藏度以爲榮。素有知人鑒。時有某太史。方捷詞林。見姬艷之。暇輒過從。擬納作小星。人皆爲姬慶。而姬弗願也。或詢其故。姬曰。彼時橫翰林二字於胸中。年少氣盛。必致挫折。且其性多嗜好。善揮霍。而其相亦非載厚福者。後果以詞林改縣令。不期年。以墨敗人。於是服姬之識。獨其決某觀察猶未驗。與樵山老幹最暱。既遷蘇臺。時有書問往來。後染微疾。初不服藥。明粧靚服。仍如平時。朝夕誦金經不倦。於佛生日。拈花一笑而逝。人謂姬去來有夙因。當是靈山會上人。惜其墮落風塵。不即拔青蓮於火坑中耳。余於樵山老幹處見姬小影。明眸皓齒。固一時之秀也。

繡珊吳門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後隸樂籍於上海。色藝雙絕。傾於流輩。温秋屏司馬眷之特甚。嫌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瓊字。曰繡瓊。温固美丰姿。當初邂逅時。正如一對璧人。繡珊烟輕月瘦。雪韻花嬌。方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環馬場。益湯里。因避塵囂。移家城內。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奴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其居本與温君寓齋相近。由此朝夕往來。愛憐益甚。持出千金爲之脫籍。擅寵專房。以栽花之仙吏爲掌玉之文星。蘊藉風流。不可一世。繡珊真爲得所歸矣。

褚仙卿。小字綵娥。吳門人。年僅十七。雖非絕代傾城。然明眸皓齒。韶秀便娟。亦頗足銷魂蕩魄。且性慈心慧。而又豁達俊爽。眉宇間英氣撲人。在風塵中。別饒風格。雅好詩書。有時點綴小詞。居然入拍。以故非翰墨中人。略不當意。毛穉仙。王秋濤。皆與相識。而采芝生尤眷之。每於姬處。結社敲詩。徵歌賭酒。角彩尋歡。殆無虛日。諸君集時。每一人脫藁。即持與采芝生。昵其諷誦。而細聆其音節。強記不忘。時采芝生將有粵江之役。設酒祖餞。燭既見跋。相對無一言。生不覺爲之黯然。綵娥忽曰。去則去矣。作兒女態。亦復何補。但毋忘此酒。雖別猶未別也。語未竟。眼波紅矣。後穉仙輩偶過其家。必殷殷問生消息。一日忽寄以詩云。幾番釵卜費相思。二月東風正好時。滿院春光看不得。梨花如雪柳如絲。生得詩。爲淒然捧誦者久之。當生屢往其家時。異常狎昵。然綵娥必正言規之曰。勾欄中非善地。踪跡太密。必至迷而不悟。我不願君入陷穽中。三五日往。則又曰。此地固不可頻來。而情好和我兩人。亦不可過疏。幾令人迴腸欲斷。君其忍心哉。姬本善飲。遇文士飲愈豪。醉後瀾翻妙舌。四座爲驚。大概以誤作楊花。心有所不甘。故特屬意於生。將託以終身。又不能輕出諸口。以故恆作顛倒謎語。與生小別。遂成永訣。姬後未知其所終。

鳳寶。吳門人。籍隸滬上。甫入章臺。豔名頓噪。然其時年僅十三四。雙鬢垂鬢。正簞錢堂角時也。瘦同飛燕。憨等寶兒。惟瓠犀微露。略損其妍。與蘇素珍同居。門前車馬。繹絡不絕。在苒數年。易鬢而髻。前爲燕之瘦者。轉而爲環之肥。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樊素櫻桃。嫣然增媚。工大小諸曲。歌喉清越。無異雛鶯。尤擅長採桑諸闋。惜搗母惟利是視。以致走馬章臺者。皆富賈俗商。自頂至踵。並無雅骨。鳳雖酬應紛如。略無可否。然蓮心味苦。薑性舍辛。鬱之而不宜。觸之而遂發矣。一日適爲丹桂某伶招飲。賭酒徵歌。彈槽拇戰。逮返院。裙拋蛺蝶。枕就鴛鴦。羣以爲玉山頹。

矣。穉時疲湧。玉容慘淡。蓋早以一盞紫霞膏畢命矣。灌救無及。竟赴夜臺。而搗杵漫謂觸邪了事。竟不識其死之所由致也。傷哉。搗母綽號尼姑。阿招。固烟花主帥也。前託空門。後經束髮。徐娘雖老。興復不淺。嗟乎。人生不幸。墮落烟花。至火坑脫離。求宜及早。必使冷落自傷。而始厭胭脂於北里。謝羅綺於西風。則亦晚矣。故有志女子。甘出於一死而不悔也。

十全。姓金氏。又字寶珠。姑蘇人。盈盈十五。竟爲掌上之身。殊可憐也。藏嬌於東公與里。與其姊愛寶同院居。愛寶艷名噪一時。十全能於花月場中。獨樹一幟。不爲姊所掩。一日瘦綠詞人。偕佛花詞客往訪。妝樓之上。陳設清潔。無些子俗塵。近與之語。朱唇未啓。而嫣然一笑。別具風流。讀壁間佛花所贈楹帖。有十步不離花世界。全身能得月精神。及禮佛懺花同合十。清才豔福自兼全之句。客與姬。始有心心相印者歟。瘦綠詞人云。灑上烟花數矣。庸脂俗粉。比比皆是。就其所見。不下百人。而殊少許可。非評花之眼界過高也。自見十全。知此中固大有人在也。則瘦綠詞人之傾倒十全。可謂至矣。

陳玉卿。今之才妓也。在羣芳中爲特出。夫灑上爲肥魚大肉之場。徵歌選舞者。幾忘風雅一途爲何物。客既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妓亦茫然從之。車馬填門。即稱名妓。金銀氣重。文字綠慳。三百女閭。比比皆是。庸詎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錚錚佼佼。竟有其人。闕焉不書。亦護花使者之過也。玉卿。維揚人。名文玉。終鮮兄弟。父本儒者。愛玉若掌珠。自識之無。即嚴督課。年九歲。唐宋詩詞。略皆上口。父歿。母教之一如父。家素貧。不能自存。女紅之餘。仍不廢文史。間爲吟咏。若有風悟。十三歲。母又歿。育於叔母。叔母遇之虐。且以食指爲嫌。貨於娼家。今春轉徙之灑。蓋年纔十九齡耳。嗚呼。玉之數奇矣。然蓬戶女子。知書而湮沒不彰者。指不勝屈。安知非天之欲顯其名而故厄其遇乎。至後藏嬌小東關外。與楊阿寶相依倚。其地湫隘。塵不可以居。有文士往訪者。謂枳棘非鸞鳳所棲。玉即應聲曰。鸞鳳安敢當。君不聞鸚鵡之困於樊籠乎。一吐屬間。敏慧可想。玉卿能吟詠善奕碁。其感懷詩云。看破烟花事渺茫。錦衣頓改昔年妝。可憐繡閣名門女。流落青樓暗自傷。設悅當年豈不祥。飄零申浦淚千行。飛花誤我桃源路。羞見劉郎與阮郎。蛾眉自悼。可以想見斯人之意致矣。海上縷馨仙史。尤眷之。時相過從。贈答詩詞甚數。今錄四絕句。小樓誰識是兒家。蜂蝶嬉春枉自誇。知否文窗風露重。有人閒坐憶瓊花。匆匆拋却故園秋。明月維揚

似舊不。一舸江南望江北。也應有淚向東流。圍棋聲裏玉琤琮。慧語靈心夙未逢。笑我情禪參已透。又添綺障一
千重。屢把新詩贈玉臺。阿誰擁髻替敲推。青綾步障逢卿後。始悔年時浪費才。玉卿曾有答縷馨仙史二絕。亦清
俊可誦。其自敘身世云。玉前身詩婢。今日情魔。銅鉢知心。錦囊學步。二分圓月。偶牽少婦之愁。一曲焦桐。遂入中
郎之聽。贈詞婉轉。遍處揄揚。迺有南面詩王。西崑詞客。玉臺製咏。金縷傳情。好語紛來。彩鳳靈犀之句。多情生受。
搗酥滴粉之詞。峽雨巫雲。飄揚字裏。曉風殘月。點染行間。琴心未必相挑。壺口因之俱缺。蛾眉低首。允宜薰之佛
前。雁柱新聲。大好歌來扇底。所恨風塵陋質。難留韻事於三生。還期花月春江。競按新詞於九譜。爰拈二絕。用誌
寸心。錄呈吟臺。兼以鳴謝。詩云。學畫蛾眉不入時。倒拈針刺剔紅絲。等閒妨却風和月。遍繡騷壇七字詩。簫聲咽
月李青蓮。千種風情柳屯田。喚起紅樓諸姊妹。大家合掌拜詞仙。有才如此。淪落風塵。殊足惜已。

愛珠。本姓項。父項琳。范陽人。以樂藝名一時。避居吳門。每攜一笛。往來山塘虎阜間。吳中名妓皆師事之。庚申赧
寇陷蘇臺。琳倉皇攜珠出走。爲賊所殺。珠塗逢老嫗。攜歸虞山。虞山故多說書者。嫗少長。丰韻苗條。朱媪一見。居
爲奇貨。以重金購之。來滬北教之說書。名朱品蘭。未幾轉鬻某嫗。改名愛珠。遷兆榮里。與陸巧珠同居。有客暱之。
出貲爲之脫籍。顧債不得償。客去。珠不能從。啜泣竟夕。暗吞阿芙蓉膏。客察之。急救得不死。陸見珠情重身輕。恐
爲己累。謝之。乃遷公輿里。王秀寶家。沈松閣者。青鎮無賴子也。負博進錢。避海上。緣巧珠而得與愛珠相識。許拔
之火坑中。嫗已閉門謝客。自幸得人。同院姊妹往日賓朋。莫不知玉容有主矣。荏苒兩月。說屬子虛。且擬脫身他
徙。嫗偵知之。泣謂之曰。君去我留。人將笑我。且債臺獨上。終逼迫死耳。無已。請買舟西行。賃馬車僞爲游龍華者。
至西門揚帆而去。不亦可乎。孰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沈以淡然處之而已。嫗哭不成聲。清晨擎阿芙蓉膏一盞。
向沈曰。以身後事累君矣。沈欲分半飲之。不可。遂一飲而盡。女鬻察其異。潛告秀寶。秀寶欲入救。沈阻之。不許曰。
是患痧耳。入則飽我老拳。不得已。鳴諸捕房。昇之仁濟醫館。則已無矣。臨死猶曰。無預沈松閣事。其情深如此。嗚
呼。沈見嫗死而不救。抑何忍也。殆天奪之魄歟。不然何喪心病狂若是也。所謂中山狼者。非其人歟。恨不得鱗諸
七首一決之也。至於嫗之遭際。亦殊可憫已。

增齡。本姓周。幼喪父。依母爲活。髮纔覆額。秀麗無雙。其姊愛齡。明眸善睐。綽約多姿。固一對盈盈姊妹花也。初居

上海之南市。習貓兒戲。姬恥之。不屑學。乃改爲說書。冒王姓。遷居北城。聲價日高。結駟其門者。非巨公。即名士。尋常紈袴雌茵。莫能望見顏色。所工大小曲。以百計。色藝傾一時。顧歲暮自守。豆蔻含苞。絕不許人以非禮干之也。愛齡工於酬對。隱結客歡。姬則高自位置。客至嘿嘿。不作一語。奏技時。亦絕無佻達態。性尤好潔。茶具熏爐。不與人共。多以女雲林呼之。肌膚柔白。髮光可鑑。粧束淡雅。不與儕輩爭妍。閨中陳設無異寒素。皖南某觀察公子。見而愛之。擬以千金脫籍。不果。武林某太史公子。深於情者也。聞姬名往訪。一見傾悅。願亦不數數見。見則相對無言。默喻於心而已。姬於公子至。靜坐徘徊。於公子去。含悲飲泣。宵闌燈炮。淚痕濕枕角。其母因不令相見。姬從此長齋繡佛。數年如一日。母爲感動。卒以姬歸公子。生一子。而姬以疾殞。公子痛不欲生。設位室隅。出入必告。其情之專摯。世間殆未有也。嗚呼。姬亦瑤臺短命花耳。不然伉儷之歡。家庭之樂。豈有涯哉。

花春林。亦滬上名花也。枇杷門巷。楊柳樓臺。車馬往來。常滿戶外。所與交者。皆名流雅士。贈答詩詞。盈笥累篋。所居妝閣。陳設雅淡。絕無俗豔。姬丰姿綽約。瀟灑出塵。妹多福。亦旖旎可人。願花常好館主。小讌其家。當筵索詩。贈以二絕云。如玉丰姿絕點瑕。枇杷門巷是兒家。碧桃紅藥都嫌俗。第一銷魂解語花。輕按紅牙唱六么。笙歌濃處客愁消。花家姊妹真雙絕。不數江東大小喬。

姚雅仙。居兆貴里。秀貌花嬌。圓姿月皎。綠柳堤邊。碧桃巷口。賓從如雲。而獨與金桂伶人黃月山善。姬性情蕩逸。體態風流。縱鏡殿之淫。學天魔之舞。時招月山演技帷中。日益親昵。往往同車游冶。過市招搖。恬不爲怪。旋又有意中人。爲嚙臂盟。而漸與月山疎。由是燕雁代飛。尹邢相避。蓋其情之翻雲覆雨也如此。其人爲中山勝基樓後裔。姚喜其柔情媚態。玉貌綺年。故願傾身以事之。形影不離。有如鸞鴦。孰意惜玉有人。揮金無客。久之而門前冷落。車馬稀矣。蠶絲難盡。蠟淚成灰。勾欄中人無不笑姚姬之惑焉。

金玉。姓談。吳趨人。來滬居公陽里。修蛾偃月。笑靨堆霞。北曲南詞。並皆佳妙。噪聲勾欄中已有年矣。第青春二十有四。而枇杷花下。猶是閉門獨居。傷錦瑟之華年。祇增隕涕。抱牙琴之絕藝。誰是知音。以故憂能傷人。時多疾病。有吳下汪生者。聞名往訪。纔與目成。便相心許。流連匝月。遂訂鴛盟。嗣以生有事回吳。未及迎貯金屋。告歸之夕。生預出千金留於姬所。爲日後脫籍計。願生素性善博。迨吳後竟負博進錢。疊疊無可捱擋。因復詣姬處。擬商取

前項。冀作孤注一擲。姬曰。金之取攜。固惟命。然前言勿遽食也。生唯唯而別。由是姬晨占鵲噪。夕卜燈花。玉郎未來。而金仙已召。竟以鬱鬱死。生聞耗。大慟曰。此予過也。即率幼子來。漚成服。并將靈樁接回。居然視爲簞室焉。嗟乎。如汪生者。其可謂篤於情乎。不以聚散異。不以生死淪。朱顏委化。而猶視同駿骨千金。姬而有知。當含笑於地下。而喜汪生之不我欺也。

竇琴。忘其姓。籍隸江北。固其地之翹楚也。性亢爽。尚俠氣。多識吳越士大夫。高自期許。不屑爲靡靡之態。門敲白板。雖多訪豔之人。窗掩青樓。絕少眠香之客。落花墮溷。每以失身爲恥。然逢二三知己。燭炮更闌。共談淪落。往往泣數行下。從良有願。薄命終傷。深恐所適非人。又致半生抱恨。遂致因循未果。一夕蟾魄將圓。忽有叩門者。人本無情。客成不速。登堂入室。赳赳畏人。誇其門第曰。諸城曰新安。功高百爾。勇冠千軍。以枕戈倚馬之威。作蜚鶴焚琴之舉。風流自命。歡樂強圖。琴婉爲辭曰。妾爲養微疴。僻居陋巷。琵琶之技已疏。桃李之投莫報。請君他往。毋事糾纏。來者竟勃然變色。大有不作鴛鴦誓不休之意。琴則一枝楊柳。摇曳無依。半盞芙蓉。淒涼下咽。所幸小囊識事。當即解救。而姬飲恨不肯回生。多方護持。始得甦醒。來者亦悄然遁去。嗟乎。蘭有香兮招蟻。杏以色而聚蜂。烟花弱質。沉苦海以難回。歡笑迎人。背孤燈以暗泣。盈盈無主。種種可憐。倚翠偎紅者。宜如何用情熨貼。休教玉碎香殘。極意溫存。莫使紅憔綠悴哉。深歎琴與士大夫游。當死生呼吸之際。竟無人作一護花鈴也。可哀也夫。

潘繡寶。固近時青樓中之矯矯不羣者也。貌旣娟秀。性復風雅。工琴善棋。尤長於音律。然性甘冷淡。雖車馬填門。不以爲意。北里中有忌而詆之者。以其幼出自女伶。品居彼下。而儉父之焚琴煮鶴者。亦復妄肆譏彈。姬因嘆此中不可久居。卒從某公子去。聞者嘉之。瘦蟾生曾爲之作護花詞。今錄二絕句。賞花偏動護花情。刻翠題紅過此生。自把彩繩託靈鷲。不將金彈打流鶯。章臺弱柳縱飄零。未必飛花便作萍。願得稜根栽漢苑。免教人惜路旁青。小得仙。不詳其姓。亦北里中之矯矯者。住居海上有年。與天壤寄生有齒臂之盟。生雖棄儒習賈。而俊爽風流。自殊俗土。與姬神交心許。數年如一日。祇以母命難違。逡巡未果。得仙嘗曰。霍女癡情。杜郎薄倖。流光如駛。夫復何言。乙亥夏間。忽覺小有不懌。書空咄咄。月下燈前。常背人掩泣。問之亦未肯言也。一日傍晚。炫服靚妝。如有所失。竟暗吞紫霞膏而畢命焉。生聞信往視。救之不得。大慟而返。深悔折花之心未勇。鴛牒空書。鸚盟徒負。自以爲生

平恨事。惟此而已。常作兩窗感懷詩以悼之。詩盛傳於青樓中。

夏蘭仙揚州人。小名如意子。婉容柔態。傾動一時。善音律。識字義。翩翩有閨閣風致。有時略掉書袋。頗令人解頤。可園居士。自梁溪來滬。小宴其家。甚加賞識。

金秀卿金陵人。以家貧誤墮平康。然非其所好也。每思擇人而事。來滬居尚仁里。秀卿娉婷玉立。雅韻宜人。素工刺繡。譽擅鍼神。斷線碎絨。時留几榻。而於簫管歌曲。反不措意。客有問者。婉辭謝之。顧春華易謝。佳偶尙虛。不得已適周姓者爲繼室。一絲旣繫。六禮遂行。涓吉於仲春。姬母方倚爲錢樹。貪囊未盈。詭謀忽構。旣涉訟庭。官廉知其情。卒判歸周。一時並頌賢明。縷馨仙史爲作鈴護名花記。今具錄之。記云。校書金秀卿之嫁也。夫人而憐之惜之矣。然而身非蓮葉。有情人願蓋鴛鴦。何期命似桃花。薄福女偏羈狴犴。飄茵墮溷。東皇本是無心。泛宅浮家。西子原非有意。母也不諒。忍爲速獄之謀。人乎何尤。豈是踰垣而盜。花花世界。草草因緣。實命不猶。古今同慨。猶憶校書居尚仁里時。常偕侍環惜環兩生。攜燈訪艷。見其修眉斂翠。笑靨圓紅。麝不焚而自香。蟬未貼而先暉。閒拈繡翦。乍疑來向深閨。羞品瓊簫。早信不迷曲院。侍環擬縮同心之帶。旋留交股之釵。因知家住金陵。猶帶青溪秀色。祇恨文成鎖院。未切黃榜榮名。荏苒年華。又更爐箠。時則校書種來萱草。偏更添憂。念到桃根。誰爲喚渡。適有周姓者。雖無顧曲之風流。差免捧刀之威武。傾身而事。鬻臂爲盟。遂以仲春。載涓吉日。不必玉臺下聘。疑是老妓。若令金屋能藏。居然新婦。猶慮其母之悔也。爰裁綢券。更辱鳩媒。雙宿雙飛。滿擬荷塘聽雨。三眠三起。誰知柳殿驚風。女也鄉夢時繁。難尋箇步。母則貪心未已。遽控琴堂。謂其攜有兼金。不思反璧。虛詞聊聳。癡婆子煞費經營。實據可憑。箇兒郎猶堪慰藉。花封牒下。繡閣魂銷。首似蓬飛。背如芒刺。拚偕對簿。奈顧影而含羞。欲具訴詞。乃將言而猶忍。小妮子自憐薄命。請室篝燈。賢宰官洞燭下情。虛堂懸鏡。女有家而男有室。旣無怨曠之形。雀無角而鼠無牙。漫遂貪婪之計。母氏已招坦腹。東牀非誨盜之階。婦人旣肯委身。北堂豈圖財之候。毋容多瀆。各釋寧家。是時蓋三月十六日也。嗚呼。脂奩鏡奩。方誇艷態於丁年。簫局箏船。遽闕新歌於子夜。流黃堪織。慘綠誰披。詎慧眼之偶差。撫芳心而自警。使無寶旂高掛。安能綺帳相娛。慶豔福之未央。卿其自愛。幸讒言之不入。我亦含憤。聊作駢詞。以申燕賀。

金環，字秀卿，金陵良家女。庚申赭寇之亂，父陷賊中，母挈之避蘇鄉，改適程氏。女隨母以針黹爲活，旋以米珠薪桂，質於張嫗。嫗故滬上設勾欄者，得女以爲尤物，攜之滬北，居尚仁里。時秀卿年十七，姿態輕盈，肌理穠郁，如春風楊柳。秋日芙蓉，人謂其粹質豐容，可與太真媲美。故以環名。性喜幽靜，不耐戲謔。客入以游詞，輒紅潮暈頰，倏然辭去。羞澁之態，依然名閨靜女也。巨賈某以重金啖嫗，欲爲梳櫛。嫗恚甚，以爲是賈，自頂至踵無雅骨，豈堪相匹。因於姊妹行貸八百金脫籍，迎其母來滬同居。蓋一有志女子也。嫗母有養子某，強欲委禽，嫗絕之，不令至闈。古滬蕊珊氏與嫗識，尤眷之。月夕花晨，往來無間。嫗每見輒相依戀，殊屬意焉。然生以慈訓嚴，不能自主。嫗因謂待子秋闈得意，當能脫妾於苦海。及秋生竟下第，耗而歸。嫗雖慰藉良殷，而幽怨盈懷，淚如縷縠。生謂之曰：得失命也。離合亦命也。卿乃解人，何事戚戚爲？嫗知事不能諧，遂委身四明周氏子。周貌固可兒，然曾供役於泰西人，殊有彩鳳隨鴉之歎耳。

謝杏仙，一字雪卿，本良家女。因粵逆之亂，流離困苦，爲僮父所誘，遂隸平康籍。自言系本琅琊，謝則從假母姓也。貌豔於花，神清若水，丰姿綽約，顧影自憐。工詩詞，善諧謔，尤豪於飲。一舉十觥，略無難色。酒闌燈炮時，傾談一室。四座生風，無世俗忸怩習氣。白門隱恨生，薄游海上，始與嫗相識，雅相契合。而嫗亦獨加青眼。生自謂消受名花，幾生修到。朝夕往來，形影無間。癸酉之秋，生將返里，別嫗於紅肥綠瘦軒。旨酒佳肴，絡繹不絕。無何三疊陽關，僕夫促駕。嫗惟吟從此天涯明月夜，各自淒涼之句。然已哽咽不成句讀。三復之，始辨嫗之深於情也。蓋如此後，嫗與某公子暱，矢脫風塵。假母勒索千金，事遂寢。坐是鬱鬱，遂成瘵疾。延牀第者三閱月，溘然長逝。青山瘞骨，黃土埋香。可爲感喟。白門隱恨生重返申江，始知顛末，爲之嘆息弗置。歸舟白下，懸篷聽雨，益復無聊。因成憶昔詞八絕句。中二首云：憶昔臨歧折柳條，未言珍重已魂銷。箇儂欲化呢喃燕，一路隨君伴寂寥。憶昔重爲海上游，風光不減去年秋。只憐玉質成黃土，惆悵西風古渡頭。噫！命短於桃花，而緣輕於柳絮。如嫗者，亦可悲已。

褚小寶，吳門人。褚家姊妹中翹楚也。態度苗條，丰姿嫵媚，自待甚高，不屑與曲中人伍。吳人某暱之，出重金爲之脫樂籍，同歸吳門。繼忽席捲所有，重遁至滬，居同慶里謝家，再理故業。人多惜其既出火坑，復投孽海，豈其夙債未償耶。

雪香家本勾東。僑居滬北。僦屋兆富里。小築三楹。亦頗幽雅。門前車馬。初不嫌其寂寞。阿香固當碧玉之華年。而長綠珠之聲價。丰神韶秀。詞令安詳。客多悅之。而香亦自負不淺。有某鎮戎者。因公至滬。喜作狹邪游。一見傾心。大爲暱愛。金釵鈿盒。贈予駢繁。謀作小星。許以重價。香性執拗。雅不欲待武弁巾櫛。宛轉辭之。香母以爲不如遁跡他處。或可以免。適香母賃別院於正豐街。乃舍舊業而就新居。肩輿甫入。而猝有多人擁之以去。竟爲沙吒利之劫矣。自此爲入社之鴛鴦。作閉籠之鸚鵡。卒無古押衙挾義憤以篡取之者。亦可傷已。

蟾姬。一字曰莪。本姓吳。山陰人。父爲縣役。徙居蘇臺。父死無以爲生。鬻姬於王媪。名添福。初居上海城內。乃勾欄中之下乘也。姬神清骨秀。玉淨花明。矯矯如鶴立雞羣。豔絕一時。工酬答。善應對。車馬盈門。聲名頓噪。乃遷於北里之廿四間。與袁巧珠同居。自出千金贖其身。因改名蟾姬。某二尹綺年玉貌。素以倜儻風流自負。甚與姬厚。爲姬覓屋。遷於景行里。陳設華煥。衣服麗都。所以代姬謀者。無不周且至。時有皖南老人者。恃貴介弟力。日揮霍於章臺。問柳尋花。殆無暇晷。見姬悅之。而忌某二尹之相形見絀。因日譖於貴介弟前。某二尹避其鋒。遂去滬。是姬爲尤物。亦禍水也。未幾。姬又遷於嚴月琴家。嚴固爲此中翹楚。而姬之笑。亦與相埒。人比爲姊妹花云。旋有某統兵者。自淮揚來。手揮萬金。以博一當意者。見姬以爲此正我所心賞者也。流連兩月。所博纏頭無算。姬自此豐於財。身價頓高十倍。卜居於寶善街。自立門戶。凡名公鉅卿。富商大賈之來滬者。以不得見姬。一面爲憾。久之。姬將歸某顯宦。思某二尹舊恩。將以重金報之。而某二尹已隨某星使度關隴矣。姬倩某孝廉馳書促其歸。或謂姬雖空有此語。然亦足以媿天下之受恩忘報者矣。

沈金芝。吳門人。平康中素著豔名。雖非碧玉之華年。而自具絳珠之逸韻。僑居曲巷。賓從如雲。顧擇偶殊苛。迄無當意。爰出纏頭貲。自爲脫籍。蓮出淤泥。果生淨土。孰是多情。相逢未嫁。生來好靜。獨處無耶。一日遇素稔之七嫂。勸其仍抱琵琶。姬亦允之。因往小東門勾欄寄鴻迹焉。從此枇杷巷裏。重理賣笑之生涯。楊柳樓頭。復唱憐儂之綺曲。顧住未幾時。潛自逸去。翩若驚鴻。逝同脫兔。聞者無不奇之。金芝之往也。本有帶當。其家以憚七嫂雌虎威。竟不之問。說者謂姬自此蓋得真離火坑矣。

阿大。以字行。忘其姓。北門新街之翹楚也。與四明周某某相識有年。久成割臂之盟。私縮同心之結。周已出貲爲之

脫籍積有風遺二百餘金。周悉摒擋代償。不日擬賦小星之什。阿大亦自慶得所歸矣。特周風有長柄短轆之誚。獅如吐氣。蝟即拳毛。周妻微聞是耗。大肆闖威。迫周悔盟。阿大知之。仰藥自盡。百方灌救。卒至無靈。周以香乏返魂。痛深刻骨。亦吞阿芙蓉膏。以冀相從地下。有友知其事者。投以解藥。得不死。其情亦可謂深矣。

胡寶玉。以豔名噪一時。車馬之跡。不絕於門。人以其雙眉善顰。皆以林黛玉比之。素與金桂武旦黑兒善。黑兒去析津。亦即附輪船往尋之。既抵津門。衆客俱紛紛挈具而去。姬獨從容櫛髮。細勻鉛黃。粧竟循梯而登。倚舵遙望。若有所俟。逮至日昃。意中人始策蹇而來。匆匆僱肩輿俱去。噫。姬以籍隸平康。走馬王孫。墜鞭公子。閱人不知凡幾。果何所取於一武旦。而至山遙水遠而從之也。亦可異已。

香寶。吳趨坊人。不知其姓。丰神絕世。一往情深。雲鬢委地。光可鑑人。星眼迴波。魂堪銷我。惜紅仙史與之最暱。後聞踪跡稍疎。哀怨不勝。芳訊屢傳。嬌啼欲絕。其一往情深也如此。仙史贈以一律云。最難拋擲最無聊。心字香燒暮復朝。衣上啼痕留未浣。樽前妒意可全消。偶思舊夢情如昨。欲託微波路轉遙。別有深愁甘寂寞。幾回惆悵可憐宵。

郁憶芝。吳秀寶。有海上兩麗人之稱。憶芝吐屬風雅。頗諳韻語。徐君贈聯有兒女琴心英雄劍胆之句。秀寶色藝兼擅。性復豪爽。古越耶溪山人贈以聯云。秀眉雙掃春山遠。寶瑟一彈秋月高。復贈詩云。珠櫂歌喉玉樣姿。燈痕紅處最相思。名花南國知多少。已占春風第一枝。可謂傾倒之至矣。又有留別秀寶詩云。未唱驪歌已黯然。那堪樽酒話離筵。三生綺習餘文字。一種愁懷對管絃。此去青衫憐梗泛。幾時紅燭照花眠。相思縷縷勞相贈。繡入吳綾並蒂蓮。有烏衣公子者。出自名閥。擅荀郎之才調。具衛玠之風神。尤爲秀寶所屬意。公子亦非姬不歡。至必留宿。或倚繡枕而絮談。或背銀缸而情話。往復纏綿。每至達曙。一夕偕鷗寄主人設讌其家。風雨陡作。簷溜如注。公子以小有所忤意。席終冒雨竟去。鷗寄主人作二絕句調之云。仙裙百蝶繡吳綾。妙舞婆娑掌上輕。一曲雲璈有誰似。教人錯擬董雙成。縷金橘子水紅綾。如此良宵一擲輕。料得匆匆郎去後。攪人風雨夢難成。願花常好。館主是夕在座。以鷗寄主人詩語有未盡。復步元韻。以廣其意。分明裙子繫紅綾。繡履弓弓點地輕。欲賦九迷潭未敢。風流我愧庾蘭成。繡被堆牀豔綺綾。美人諧謔未嫌輕。年來喚醒青樓夢。何必徐娘許目成。

巧雲錫山人。幼忘其姓。從假母姓金。粵逆之亂。父母陷於賊。匪人誘至滬上。鬻與金嫗。及長。豔名噪一時。嫗丰神斌媚。態度妖嬈。見之不覺爲之魂銷心醉。居公興里。室宇清潔。不著纖塵。古滬慈珊氏識之於庚午之秋。時嫗年已二十有五。舉止嫺雅。無齟齬障袖習。工刺繡。能仿露香園遺製。擅針神之譽。性和而慧。善解人意。勸生勿縱飲。以傷身。浪游以廢日。蓋生此時年少。與狂方溺情酒國。浪跡花叢也。聞嫗言深自斂抑。因謂人曰。巧雲。吾良友也。後浙東陳某納爲小星。歡愛無間。嫗爲得所歸矣。

卷下

滬上近當南北衝要。名公鉅卿。雅流雋士。皆以此爲孔道。故富至於萬金。貴至於一品。車馬盈門。巾裘滿座。往來酬酢無虛日。纏頭一擲。視千金若尋常。而青樓中人。邇來亦復粗工詞曲。喜掉文袋。漸能以詩詞與文人唱和。蓋必如此方得爲名妓中矯矯者。以故韻事雅談。亦所時有。其間或以情著。或以俠聞。秀外慧中。迴殊昔日已。茲就所聞者而記之。當亦可於玉塵縱橫時。藉供譚柄云。

前免癡道人。摘紅雪詞題二十四女花品圖於滬上。名花品評殆遍。畫眉樓主。復偕同人爲續花品。蓋以杏花時節。春在江南。柳絮風光。蹤停滬北。偶然顧曲。曾留佳話於旂亭。不負尋芳。重定新評於花譜。會聽聲傳綠綺。應羞玉貌三千。須知名寫紅箋。獨讓金釵十二。花品中以李佩蘭爲羣芳之冠。每姝名下。各綴評語。李佩蘭秀韻天成。工愁善病。不求勝人。而人自莫能及。朱素芳幽雅絕倫。脫盡時下習氣。洵詞史中後來之秀。朱鳳娟。春山入畫。秋水爲神。使尹夫人見之。當亦卻步。胡素娟。風致翩翩。當於古名人畫圖中求之。朱幼卿。歌喉嘹亮。氣宇軒昂。是中幃中具任俠氣者。王逸卿。瀟灑出塵。自是名稱其實。黃寶卿。雛鳳聲清。可人如玉。朱蘭卿。春生桃醫。楚楚可憐。朱蓉卿。出水芙蓉。凌波微步。朱秀卿。搖曳多姿。真解語花也。施琴仙。人面桃花。能驚俗眼。劉文卿。鳳竟隨鴉。花甘墮溷。惜哉。

續花品之後。復有公之放所定丁丑上海書仙花榜。凡列名姝二十有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姝。各區品目。並列評詞。滬上之秀萃於此矣。按公之放者。鴛水名流。鴻才曠代。東山未出。北里曾遊。欣逢酒地花天。蝶媒忙煞。題到墨

池雪嶺。虎僕抽來。論者謂似小杜之清狂。而兼大蘇之放誕。所定丁丑花品二十八則。以月殿之仙人。擬雲臺之列宿。各比名花一種。應點頑石之頭。并加評字八言。如吐青蓮之舌。可謂無語不香。有才皆艷。惟關節所不到。斯品題之得真。斯榜既出。其友西泠玉笛生。謂宜張之北里。永示南針。用誌滬上一時名花之盛。而公之放以爲浪賦風懷。猶玷圭璧。恣情月旦。恐墮泥犁。且也嗜好酸鹹。口味各異。分別妍醜。自力非同。或所見不逮所聞。或挂此偶爾遺彼。雖巨心似水。自知藻鑑無私。然衆口爍金。難免夔非有怨。災梨豈敢。覆瓿是甘。玉笛生則曰。否否。斯榜也。取才至公。用心太過。夫平章風月。最嫌響效西家。流覽烟花。儘有記傳南部。披芳名而題雁塔。早誇省識春風。兜綉履而登龍門。聊慰望穿秋水。一時傳出。如徧看長安之花。萬手胥鈔。知騰貴洛陽之紙。一麗品王逸卿。芍藥獨擅風華。自成馨逸。二雅品李佩蘭。海棠。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三韻品胡素娟。杏花。風前新柳。花底嬌鶯。四玲品李琴仙。珠蘭。雲天氣概。冰雪聰明。五品逸李寶卿。玉簪。秀韻天成。逸情雲上。六清品袁月仙。薔薇。奇花初胎。生氣遠出。七真品胡寶卿。木香。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時品朱秀卿。杜鵑。鏡中鏗鏘。庸中佼佼。九練品朱素蘭。藍菊。躡跡寶中。舉頭天外。十俠品朱幼卿。蜀葵。珠光射斗。劍氣冲霄。十一英品朱管卿。茉莉。後來之秀。實獲我心。十二穉品朱榮卿。牽牛。駢枝並蒂。合璧聯珠。十三穉品趙文翠。紫薇。瑤臺碧日。瓊海珊瑚。十四倩品黃寶卿。木芙蓉。弱不禁風。嫩還怯日。十五名品朱湘卿。玉蘭。嚼花吹葉。抱月彈風。十六俊品吳麗娟。梔子。明漪絕底。清露未晞。十七能品朱鳳娟。玫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十八柔品周愛寶。山茶。綠水鴛鴦。青春鸚鵡。十九幽品朱佩卿。月季。寶鼎香濃。繡蓮風細。二十豐品朱玉卿。繡球。綠山之鶴。華頂之蓮。二十一循品沈永卿。鳳仙。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二十二冶品朱素芳。碧桃。碧桃滿樹。白雲初晴。二十三姣品陳月娥。茶靡。超心鍊冶。着手成春。二十四媚品楊雲卿。萱花。花開含笑。草種忘憂。二十五膩品劉文卿。夾竹桃。桃李春風。梧桐夜雨。二十六腴品汪素娥。石榴。癢堪搔背。痛擬捧心。二十七穉品金素娟。蠟梅。好鳥枝頭。落花水面。二十八豪品陳芝香。雞冠。耳際風生。鼻中火出。公之放書仙花榜後。則又有滬北詞史金釵冊。乃曼陀羅館詞客所定者也。做紅樓夢正冊副冊。又副冊之例。凡取三十有六人。以爲前見書仙花榜。明珠美玉。賞識皆真。活色生香。品題絕艷。秋窗多暇。偶觸閑情。爰取近時詞史。卽所見聞。編作三冊。人符十二金釵。贊輯六才綺語。其間意見。有與花榜合者。均仍其舊。明亦鶯花入夢。領略

不同。風月無邊。平章難當。質諸知音。定能明鑒。正冊清品李佩蘭。水仙。自然幽雅。華品王逸卿。芍藥。風流客。蘊藉人。豔品袁月仙。海棠。玉精神。花模樣。媚品胡素娟。碧桃。用心兒撥雨撩雲。俊品朱秀卿。山茶。宜嗔宜喜春風面。倩品李琴仙。茉莉。臉兒清瘦身兒韻。練品朱素蘭。玉簪。可喜龐兒淺淡粧。俠品朱幼卿。凌霄。雖是女孩兒有志氣。禮品趙文翠。薔薇。嬌滴滴越顯紅白。愁品朱玉卿。繡球。軟玉温香抱滿懷。韻品黃寶卿。芙蓉。嬌羞花解語。蕩品江沁蘭。杜鵑。桃李春風牆外枝。副冊逸品葉秀卿。玉蘭。體態是温柔。性格是沈幽。品李寶卿。山礬。篆烟微。花香細。捲起東風簾幙。靜品胡寶卿。素馨。門掩清秋夜。冶品朱素芳。玫瑰。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妍品朱蓉卿。櫻桃。嫩蕊嬌香。婕恣探。英品朱管卿。瑞香。年紀小。性氣剛。穉品朱榮卿。豆蔻。半吐的初生月。淡品吳麗娟。梔子。風清月朗夜深時。佳品吳小寶。月季。婆不離柳影花陰。姣品陳月娥。棠梨。閒愁萬種。無語怨東風。循品朱鳳娟。藍菊。啓朱脣語言的當。腴品周愛寶。玉竹。一團兒衡是嬌。又副冊豪品陳芝香。雞冠。繡幃開。遙見英雄俺。穩品金素娟。臘梅。全不見半點輕狂。冷品李蕙芳。紅蓼。清霜靜碧波。柔品朱湘卿。丁香。只將花笑拈。雅品朱佩卿。醪醕。寶鼎香濃。繡簾風細。歡品楊雲卿。萱花。陪着笑臉相迎。靚品沈永卿。林擒。明皎皎花篩月影。秀品嚴梅卿。石竹。不識憂。不識愁。疎品嚴杏卿。秋葵。淡雲籠月華。織品葉蓉仙。迎春。金雀鴉鬟。膩品劉文卿。蝴蝶。游絲牽惹桃花片。勇品汪素娥。鳳仙。燕侶鶯儔。

此外復有吳興初秋居士。用紅樓夢人名。以比近日名姝。各繫前人詩句。借美品花。逢場作戲。亦盛傳於勾欄中。李佩蘭爲黛玉。自是君身有仙骨。嚴麗貞爲秋芳。曲罷常教善才服。朱素蘭爲迎春。不把雙眉鬥畫長。陳月筆爲紫鶯。粧成祇是薰香坐。楊雲卿爲可卿。桃花臉。薄難藏淚。沈月春爲妙玉。天女維摩總解禪。張雪貞爲岫烟。此花端合在瑤池。傅月仙爲寶釵。芙蓉如面柳如眉。袁雪蘭爲喜鸞。飛燕裙邊拜下風。李琴仙爲襲人。夜合帶烟籠曉月。朱文卿爲晴雯。回頭一笑百媚生。朱鳳娟爲春燕。歌曲自繞行雲飛。王月琴爲香菱。莫向春風唱鷓鴣。朱玉卿爲佩鸞。今年歡笑復明年。朱秀卿爲探春。流風入座飄歌扇。朱幼鸞爲春纖。纖腰一捻掌中輕。周愛寶爲五兒。常將白雪調蘇小。朱湘卿爲湘雲。只是人間富貴花。周二寶爲小紅。言語巧偷鸚鵡舌。傅少琴爲惜春。言詞雅措風流足。朱幼卿爲熙鳳。侍兒扶起嬌無力。朱少卿爲綺霞。態濃意遠淑且真。袁月仙爲寶琴。舉止低徊秀媚多。朱容

卿爲李綺。十三學得琵琶成。

梅花香裏聽琴客。有灑北名花十詠。則李佩蘭。袁月仙。朱秀卿。汪蓮卿。朱雪卿。王鳳珠。朱佩卿。顧小寶。吳秀寶。胡素娟也。各人俱繫以一詩。蓋以灑北爲烟花勝地。風月名區。佳麗傳聲。冶遊特盛。觴飛白而延醉。燭搖紅而蕩春。人愛豔陽。居錦繡萬花之谷。地開色界。聚楞嚴十種之僊。則有揚州明月。洛浦神仙。蘭爲王者之香。紉以爲佩。蓮比君子之潔。雅合名卿。素心獨抱。皎如新月之娟。朱粉不施。擢出瓊林之秀。銀筆寶瑟。彈來大小之弦。畫閣珠簾。譜出鳳凰之調。聽兩行之環珮。卿何來遲奏一曲之霓裳。我情寡和。洵乎寶玉方其色。藝冰雪喻其聰明矣。梅花香裏聽琴客。以作賦之華年。爲閒情之軼事。重來杜牧。前度劉郎。十年載酒。落魄江湖。五夜徵歌。馳情花柳。悵佳人之難得。喜舊雨之重逢。未免有情。紙醉金迷之候。何以堪此。酒闌人散之時。各賦短章。未除綺語。并綴小序。用證情禪。其詩云。水晶爲骨玉爲腸。洗盡風流時世妝。不獨靈心兼妙腕。烏絲闌寫十三行。二分明月屬揚州。簫管當筵未解羞。半是聰明半無賴。到無人處學春愁。藥爐茗椀夜三更。話到滄桑淚欲傾。病起自憐容更瘦。多愁強半爲多情。難將心事託飛鴻。幽怨離愁一日中。有約不來燈又燼。自憐團扇罵秋風。腰輪楊柳臉輪霞。斜倚欄干繡幕遮。三尺青銅相對影。庭前羞煞碧桃花。彩雲徐下鳳皇樓。生小嬌憨未解愁。彈到六公花十八。背人佯整玉搔頭。綽約臨風顫翠翹。身輕於燕畫難描。門前種種偏靈和。柳好與蕭娘鬥舞腰。挑燈重續可憐宵。酒暈紅添兩頰潮。就使無情更無語。嬌癡意緒已魂銷。居然巾幗號英雄。豪竹哀絲響碧空。彈到四條弦欲迸。樂師新譜永安宮。春山淡遠蹙雙蛾。十二樓開爽氣多。笑並雕欄攜手坐。無聊細數指間螺。

西泠夢翠生。有海上名花十友詞。則王逸卿。朱湘卿。朱秀卿。王琴仙。金巧雲。朱佩卿。王蘭香。花小寶。花多福。胡素娟也。每姝各繫一詩。其序云。幾番燕語。溯來香國之蹤。二月鶯啼。引入申江之夢。金尊排日。玉樹歌春。旣接席以啣杯。復命儔而嘯侶。杜司勳。楚腰纖細。落魂江湖。李謫仙。醉眼蒼騰。縱情詩酒。陸歡更譜。久虛十索之詞。陳跡都非。不盡重來之感。留印泥於鴛雪。流水三生。題錦字於鸞箋。名花十友。就余所見。各綴短章。未免唐突西施。聊以鋪張北里。其詩云。一串歌喉韻繞梁。瑯琊才調冠詞場。牡丹祇恐輸顏色。况有銷魂一段香。冰肌出水妬凝脂。深鎖歲華好護持。似與梅花比清冷。月明林下最相思。盈盈秋水寫丰神。宛轉嬌癡最可人。應是碧桃和露種。人間

無復此穠春。古調高彈擅勝場。文君色藝漢宮妝。春陰如夢海棠睡。誰向通明奏綠章。一番飄泊溷侯門。昔日青
青今尙存。秋入菱花香縹緲。愈清幽處愈銷魂。打疊腰支鬥楚宮。含顰無語對東風。珠蘭結蕊新來瘦。不與傷春
病酒同。小名曾記大羅天。共奏雲璈亞列仙。蘭有國香爭服媚。泥人情緒在眉邊。寶兒憨笑不知愁。慧質靈心孰
與儔。荳蔻梢頭剛二月。一時紅粉讓風流。名花舊種數橫塘。碧玉年華鬢鬢妝。紅杏一枝春意鬧。已傳消息過東
墻。低拍紅牙緩緩歌。眉峯淡掃鬥雙蛾。波斯抹麗涼如雪。贏得幽香向晚多。

茗上蘆林生。又有花筵十詠。則李佩蘭。袁月僊。花金枝。李寶卿。王二寶。王小寶。馮繡雲。沈寶霖。陸雲卿。金秀卿也。
就中年齒。以王小寶爲最穉。而貌亦超逸不羣。綺齡媚態。綽約增妍。其詩云。盈盈十五未笄時。檀口能歌絕妙詞。
一搦柳腰人窈窕。畫眉窗下兩相思。

某茂才與漱玉同編申江十美贊。其序云。沽十千以勸客。差幸登龍。評二八之佳人。敢嗤題鳳。青衫刮目。肯尙雷
同。紅粉傾心。尤公月旦。樓畔課詩之會。筵間覓醉之餘。與遣一時。各標十美。非無抱璞。竟作遺珠。銀海難周。金釵
受屈。編排甲乙。與卿信筆以塗鴉。量較丹青。願客按圖而索駿。贊云。秋宵華月。江上明霞。流鶯宛轉。輕燕飛斜。凝
脂潤玉。暖臉羞花。氣英勃勃。自名一家。則袁月仙也。初日芙蓉。曉風楊柳。鳳目雛鬟。絳唇素手。脈脈含情。依依頰
首。學得琵琶。左宜右有。則張繡麟也。羣芳之冠。聞說卿卿。丰姿嫵媚。態度輕盈。春花競秀。夏木爭榮。千呼萬喚。傾
國傾城。則花春林也。富貴氣象。珠馥翠濃。薇花被紫。芍藥翻紅。豐頤滿月。笑口迎風。端莊流麗。神在箇中。則王逸
卿也。張家靜婉。尺六腰肢。珊珊秀骨。淡淡修眉。海棠雨後。籬菊黃時。凝眸含睇。寸心相知。則朱佩卿也。姑射仙人
印須我友。雅淡得中。幽嫺不苟。梁苑燕歸。章臺馬走。邂逅相逢。驪黃牝牡。則朱湘卿也。午晴之初。花韻在塢。落落
身裁。嬉嬉口輔。環佩輕移。珠璣徐吐。花底迷藏。色飛眉舞。則花多福也。二笑同居。水月連璧。玉屑紛霏。珠輝清液。
秋雲成羅。春水縹碧。壽陽新粧。梅花點額。則張馥林也。司花女子。可愛在憨。辯如陸賈。技並何戡。璞玉未琢。智珠
內含。齊國美麗。城北無雙。則徐慶雲也。有笑十人。瞥然相見。婀娜柳腰。婉嫺蓉面。築避風臺。居趙飛燕。何所擬之。
幼婦黃絹。則王秀蘭也。並滬北一時之秀。

沈文蘭。滬上羣芳之領袖也。沒後。小影題贈詩詞者。不一而足。駕湖散花仙史。首爲提唱。一時和者。至二百數十

餘首彙錄成冊。并摹小像於帙首。顧仙史與姬固無一面也。巫山神女。本屬荒唐。解佩漢臯。尤爲杳渺。惟以離魂之倩影。結筆墨之因緣。亦此中韻事也。海昌浣花生特爲之作序。駢語雅麗。亟爲登錄。其序云。夫章臺柳盡。感攀折於路旁。金縷衣殘。惜芳菲於年少。歌離弔夢。怒焉傷矣。矧乃螢火身單。楊花春短。絲難續命。畫不招魂。聚紅綃之淚。絕少人知。化紫玉之烟。竟招天妬。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文蘭裔出吳興。居鄰長水。毛女避地。桃葉渡江。作寄生之桑。戴拋家之髻。錦廻文而誰寄。袖倚竹以增寒。金樽檀板。紅兒記曲之年。釵鳳鈿蟬。碧玉破瓜之歲。徒令紈扇秋風。陽臺暮雨。車乘油碧。冀西陵松柏之緣。被織交紅。讀南部烟花之記。非其志也。實命不猶。所惜蘇蕙工愁。西施善病。海外乏長生之藥。人間無不萎之花。偶傳響板。猶煩鸚鵡之呼。欲問羅鞋。已醒鴛鴦之夢。此則夔添味苦。絮受泥沾。量海水而難滿。情波散天花而未除。結習怕尋陳迹。鎖門巷於春風。定有歸魂。響佩環於夜月。嗚呼。僕本情癡。慨美人之竟逝。卿真命薄。問知己之云誰。則有散花仙史者。本駕湖詞客。作虎阜寓公。伯樂羣空。冀野與公名噪天台。杜牧揚州。寄情風月。土龍洛水。瀟志詞章。覓得拈花小影。慰羈旅之相思。吟成題葉新篇。增燕鶯之聲價。韻事爭傳藝苑。美談流播寘區。結因緣於剩粉零香。和詩雲集。署姓氏於裙邊袖角。名士風流。神傳阿堵。無環肥燕瘦之嫌。韻角尖叉。極謝草江花之妙。共得詩若干首。將彙刊之。聯珠和玉。有句皆仙。剪綵刻紅。無詞不豔。蠻箋十樣。弔洪度而裁詩。頑石三生。爲崔微而作傳。

朱湘卿在滬。豔名噪於一時。所往來者。皆文人才士。贈答詩詞。幾盈篋笥。茗溪聽雨樓主人贈以七絕十章。其序云。湘卿詞史。系出彭城。世居虞麓。曉風楊柳。解按新聲。初日芙蓉。自傷麗質。固已容成妬影。婆律輪芳已。僕黏餘泥絮。常懷秋水之心。飄逐波蘋。悵隔春風之面。南沙僑寓。北里尋芳。門叩枇杷。鸚哥報客。香牽蘅芷。鳳子依人。憐瘦骨之珊珊。結深情於叩叩。戲簪翠羽。陳思之枕留香。待聘珍珠。季倫之園未築。信乎幽蘭抱豔。空谷流芳。悲兮芍藥將離。征車又促。子夜之歌纔罷。申江之楫來迎。僕本恨人。腸斷驪歌一曲。卿須憐我。魂消明月三分。蓮葯有心。更誰分苦。楊枝無力。只解牽愁。此日赤欄橋畔。爪印雙尋。他時黃浦江頭。離情重訴。蕪詞略贅。感喟何如。詩選四絕句。秋千架下記芳年。家住華鬢第一天。碧玉小家渾不似。玉真風格本天仙。清流疊嶂淨飛塵。真箇桃源別有津。郎自愛山儂愛水。一簾花影兩聞人。背人斜立理熏籠。無限離愁不語中。魚鮓移栽須護惜。爲卿把酒祝東

風。去年苦憶到今年。今日牽衣更黯然。何似相離不相見。省揮別淚到樽前。

紅芙蓉仙館主人。風流儻士也。至滬與湘卿相識。佳日良辰。輒相過從。以湘卿態度嫺雅。有大家風。臨別填新詞四闋贈之。其序云。湘卿詞史。年華碧玉。擅畫雙蛾。才調文君。羞吟團扇。倚徧樓頭玉笛。不復春愁。吹來江上西風。偏增愁怨。僕也行將小別。魂消客子之槎。偷數蛩鳴。愧乏江郎之筆。此際秋深南浦。征雁先催。他時月冷邗溝。離情何訴。譜小詞四闋。鴻爪且留。想潭水千尋。芳心相証云爾。詞云。秋螢寂寂。秋風瑟瑟。便何處旗亭畫壁。偶來月底。偶做吹簫客。那要銷魂今夕。半捲簾櫳。依約廣寒清絕。正瑣閣餘音未歇。翠袖輕盈。斜凭欄干立。惆悵銀河咫尺。（調寄明月逐人來。）鳳髻慵梳初睡起。魂夢沈沈知也未。無雲歌雨不勝愁。篆烟膩。蛩聲碎。一點芳心因甚瘁。霜裏月中誰並比。嫵媚天然嬌引妮。回眸一笑儘無言。金釧曳。銀箏倚。曲罷悄呼添半臂。（調寄天仙子。）征衫淚漬。青樓夢斷甚。而今憔悴潘郎鬢。磨盾心情偏耐煞。請纓無分且消凝。燕嬌鶯俊。漢臯解珮。竹西顧曲。記從頭。十年餘恨。一縷情絲。又牽繫相思方寸。譜新詞。漫尋鴻印。（調寄解珮令。）萬里蟾光清切。一曲驪詞淒咽。宛轉秋心驚客袂。漠漠海天雲闊。千古最傷情。好景徧教離別。百種相思誰識。剩有迴腸九折。話到無聲相看處。翻羨飄零落葉。回首是天涯。寞寞二分明月。（調寄離亭燕。）

李佩蘭。滬北名妓之冠。所居爲媚香樓。陳設精雅。帷帳尊彝。淡然入古。四壁多粘名人題詠。與滬上縷馨仙史。往來尤密。時小識其家。每當名花初放。佳茗新煆。輒招之往。曾有媚香樓夜話。贈主人李佩蘭一律。始知情之至深。而至清也。是真善用其情者。詩云。暗翦秋波鬢彈雲。江南重見李香君。梅花骨冷蜂難近。蘭蕊香清麝不熏。粧罷倩誰調錦瑟。酒闌閒自整羅裙。傾談我亦渾忘倦。共撥紅爐到夜分。佩蘭在滬。以平話養親。不染風塵結習。晉省賑飢。佩蘭創捐佛餅三百枚。寄助。不署姓名。尤稱義俠。鴛湖詞客贈以二絕句并稱之曰。貞義。詩云。空谷幽香第一花。每將哀怨託琵琶。春風俗煞閒桃李。獨抱冰心立水涯。稜粟河東憫荐飢。芳名不使世人知。峨眉尙有監門例。鄭俠圖應上玉墀。

近時青樓中。爛翰墨。工詩詞。足與名流相唱和者。當以陳玉卿爲巨擘。玉卿於韻語。若有天授。每對客揮毫。不假思索。其詞鋒犀利。尤能爲客解圍。不數謝道蘊。施青紗步障也。與縷馨仙史往來尤密。每逢樹色侵簾。花香入牖。

輒招縷馨仙史至。茶熟香溫。泊然相對。每得佳句。密詠低吟。以爲此樂神仙不啻也。曾三疊前韻寄懷縷馨仙史云。畫樓春鎖怨芳時。煩惱多於十丈絲。只有鸚哥能解意。口傳紅豆念新詩。小院沈沈漏滴蓮。一簾香雨濕花田。比來春恨深如海。悔作鴛鴦不學仙。

玉卿詩既出。諸名士和者如雲。烏戌沈壬林和詩云。人爲春忙有幾時。東風吹得鬢如絲。自知未醒樊川夢。猶詠青樓贈答詩。記得扁舟唱采蓮。秦淮風景竟桑田。而今歇浦留風月。贏得詩名便是仙。鴛湖瘦腰生。臥病兼旬愁。懷莫遣。偶見玉卿詩。雜誦再三。覺一種清雋之氣。沁入詩脾。不覺霍然。遂以玉卿詩比之。陳琳一檄。一時詞林。傳爲佳話。

陳玉卿揚州大家女。標格是蓮花出水。美冶絕倫。年十九。椿萱並謝。遭家多故。遂落平康籍。丁丑春間。申江小住。初未知名。一經縷馨仙史品題。聲譽漸噪。茗溪花月吟廬主人。偕友人往訪。見其習禮明詩。自不可作路柳牆花一例視之。爰填瀟湘夜雨一闋貽焉。其詞云。竹影當窗。柳枝籠月。揚州依舊風光。名花資格本端莊。姿致嫩。晤言自暖。眉目秀。不媚生香。原來是瑤宮仙子。品異羣芳。詠絮才調。簪花手筆。都屬精詳。試吟新詩句。更復悠颺。聲細細。歌吹玉管。意可。人說金娘。從今早破青樓夢。莫錯過情郎。

朱逸卿滬上羣芳中之矯矯者也。爲坐花醉月生所眷。贈之新詩。綴以小序。其序云。今以締新緣於條脫。還疑仙子多情。演舊夢於梅花。難禁逢場作戲。而况郵亭破寂。調撥相思。幕府偷閒。耶非薄倖。繫兩心兮脉脉。隔一水之盈盈。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夙有情緣。最憐花命。揮金買笑。未遇娉婷。倚玉生春。相逢邂逅。使君有婦。思乞夢而徵蘭。小姑無耶。儼詠詩而贈芍。拋來紅豆。顧曲則我愧周郎。弄去青梅。憐才則卿同卓女。畢竟天涯淪落。同病相憐。尙期秋月團圓。前因早證。落盡江州之淚。綴成巴里之音。聊寄殷勤。藉申傾慕。詩云。邂逅相逢笑語親。如卿雅誼迴無倫。綠窗剪燭留清福。紅袖添香證夙因。覲面有緣情易密。相思無計事難真。甘心落拓風塵裏。且把知音託笑人。

潤寶校書。舊住南湖。今居北里。丰姿綽約。剛逢碧玉之年。心性聰明。慣寫紅箋之句。祇以生來薄命。蘇若蘭織錦無緣。謫到塵寰。朱淑真斷腸有集。曾作閨情十絕。風流旖旎。傳誦一時。聚星吟社。寄菴主人游滬。與姬相識。未親

芳澤先誦瑤華。知其空谷徘徊。絕少聽琴之侶。春江飄泊。誰爲打槳之人。因閒情而觸綺思。遂有贈章。流御溝之桐葉。今朝已覩題紅。閨門巷於枇杷。他日還當訪素。其詩云。萍蓬飄泊欲何依。不愛紅衣愛素衣。花下閉門閒覓句。任他蜂蝶隔牆飛。蘇小風流少嗣音。偶從錦字見芳心。不知潭水留情處。可與鴛湖一樣深。

黛香校書。亦衆香國裏之妙人也。系出安定。籍隸姑蘇。業託管絃。性耽翰墨。遊踪所至。滬上居多。但雲內史與之相識既久。兩情益親。花朝月夕。暇輒往訪。詩酒流連。有同良友。王申話別後。姬遙寄以詩。有仙凡身世隔蓬壺句。識者知其不祥。是年秋季。決計從良。不圖飛絮之肩纜卸。落花之劫遽逢。三月沉疴。人隨春去。十年舊侶。悲從中來。但雲作詩弔之。今錄二絕句。回憶雲英未嫁秋。幾經翦燭聽新謳。琵琶一曲歌三疊。絕勝當年菊部頭。捲簾愁對月輪孤。玉碎香消可奈何。賸有弔卿詩句在。墨痕攪入淚痕多。

朱雪卿。姿態絕媚。在虞山時。才名大噪。一時無兩。繼來滬上。亦復車馬盈門。所識皆名下士。鑑湖漁隱。久耳其名。嘗以不得覩面爲恨。丁丑秋間。薄游申浦。半癡道人招飲於胡寶卿家。與雪卿家僅隔半垣。倚窗凝睇間。適雪卿晚妝初罷。梨腮帶暈。風致欲仙。不覺令人心醉。因誦白樂天墻花拂面之句。率成四絕。以誌思慕。樓頭楊柳認依依。酒半醺時星半稀。明月多情來隔院。送將倩影入羅幃。虞山舊是女兒家。碧玉芳年未破瓜。見客羞將姓名問。低鬟斂袖弄琵琶。舊地重臨感不禁。當年鴻爪費猜尋。應知一樣憐花意。移到君邊分外深。若非石上記前因。底事相逢笑語親。弱質臨風裙欲縷。俏迴星眼暗窺人。

樞鉢羅花館主。與如意校書相眷。別後贈之以詩。其序云。十年京洛。未懺疎狂。一覺揚州。虛傳薄倖。新聲小部。大道狹斜。歷歷銷魂。悄悄欲涕矣。如意都知烟視媚行。含睇宜笑。人如花瘦。意比雲癡。羞姘女之數錢。不工側豔。體文園之善病。尤慎風情。嗟乎。望天涯之芳草。秋士心悲。感遲暮於華年。春人命薄。短長離合。去住因緣。儘教北里浮沈。慎勿鴛鴦浪宿。寄語東風擡舉。要知鳳鳥會棲。詩錄二絕句。其一云。芙蓉脂肉柳丰神。揔絮團花別有春。萬事從來如意好。但呼名字亦宜人。其二云。烟散紅樓玉枕涼。衫痕空抱麝蘭香。從今黃浦江頭月。夜夜還來照斷腸。

碧湘秋夢詞人。今之風流教主也。曾遊滬北。與桂卿諸校書。素皆相識。謂自申江浦上。丁字簾前。有夢皆香。無宵

不醉。抱二分之綺恨。消萬種之柔情。種南國相思之豆。都是愁苗。開西天稱意之花。未空色相。秋波證佛春夢呼
婆。別後郵筒遠遞。時至鏡臺。有寄懷桂卿校書六律尤佳。詩云。櫻桃花下叩朱門。小別江南恨莫論。無可奈何空
握手。不曾真箇已銷魂。春風楊柳人千里。秋雨靡蕪夢一痕。猶記畫樓西畔月。更無人處與溫存。春雲一點護靈
犀。人在芙蓉別院西。翠箔蝦鬚眉月小。碧紗蟬翼鬢雲低。飛龍藥店輸金屋。走馬蘭臺感玉谿。試向蓮涇停畫舸。
駕騫卅六未雙棲。碧天如水夜吹簫。恐有真靈跨鳳遨。秋月一丸神女魄。春雲三摺笑人腰。梅花玉笛聲聲慢。蓮
瓣金錢步步嬌。漫把深情傳昵語。阿儂腸斷可憐宵。江湖顛顛一青衫。骨傍桃花死亦甘。碧玉華年剛十五。青溪
小妹又行三。瓊枝照豔朱顏暈。翠被迷香綺夢酣。好向人天尋玉杵。藍橋烟月許重探。茜紗如夢雨如塵。翠地湘
簾鎖綠春。寸管自修香國史。萬花齊現女兒身。新聲乍聽歌歡子。故事還看衍秘辛。吩咐雲鬟勤捧硯。紅箋小字
寫真真。燈前話別意無聊。根觸離情柳萬條。紅豆已隨名士老。碧雲空望美人遙。眉如天上初三月。家在江南第
六橋。回首可憐秋夢遠。吳娘水閣雨瀟瀟。

惆悵詞。吟紅詞館夢環生。乙亥夏仲作也。時共傳彭城女史將適人。猶以訛音置之。今則實有其事矣。人去樓空。
益增悵惘。爰成惆悵詞六首。以示同志。按彭城女史。或卽朱湘卿校書。特湘卿於戊寅之夏。始嫁浮梁商人。此或
傳聞之誤歟。或曰所詠是朱雪卿也。詩具錄如左。曾記尋歡倚玉鞭。舊時光景太纏綿。委娘性格柔偏好。宜主風
神秀更妍。醫臂盟香燒幾炷。定情詩句詠千篇。鴛鴦誓守雙飛願。不羨蓬壺作散仙。歡場濃處恨緣慳。惆悵春江
放棹還。仙洞花迷三里霧。巫雲夢斷萬重山。寄來別淚緘羅帕。攷就新名憶玉環。一自韓郎歸去後。柳枝重被路
人攀。請待何曾詎季隗。斷腸忍見尺書來。此身自恨無鴛翼。非偶終須怨鳩媒。精鐵雖鏘難鑄錯。心香未燼豈成
灰。可憐彩鳳隨鴉去。十斛明珠換不回。話到分飛一黯然。銀河從此隔嬋娟。無籌可證姻緣牒。有石難填離恨天。
蠟燭偷垂三寸淚。瑤琴怨寫七條絃。漫漫愁緒深如海。題徧王家九萬牋。羅敷浪說嫁王仁。贏得尊前百感身。紅
豆新歌吟子夜。綠陰恨事記殘春。潘郎顏色愁中老。崔女音容夢裏真。舊日碧欄攜手處。一番回首一悲辛。惡抱
千端不自持。甘隨蓮座懺情癡。療愁願乞姮娥藥。惹恨頻牽織女絲。弱絮沾泥空感我。落花隨溷總憐伊。消魂事
業傷心內。正在司勳訪舊時。

某姬北里之尤物。解吟咏。工筆札。色藝俱絕。名噪一時。某公子慕其名訪之。適晨粧未竟。有饋肴核者。俾來持帖。乞覆。姬因倩公子捉刀。作書致謝。公子書曰。蒙贈肚肺一碗。祇收謝謝。姬閱之。續曰。不知心肝又在何處。豈同叔寶耶。妙語雙關。率爾濡毫。具見靈心慧舌。公子因歎服不置云。

張姓某洋行之司出納者也。年已不惑。雖鬢髮有鬢。而儀觀殊偉。少時囊筆遠遊。曾爲入幕賓。年來棄而學賈。操奇計贏。億無不中。悅一粵妓巧姑。即本張星。妾如女宿。神仙眷屬。好合良殷。巧已誓以白頭。張亦詩題紅葉。徒以迎歸有日。而脫籍無貲。兼以張平日亦小有虧空。百尺債臺。行將獨上。籌思乏策。好事多磨。遂仰藥死。巧聞噩耗。知張之爲己。亦吞阿芙蓉膏。冀以相從地下。搗母知之。立施救治。得以缺月未沈。而秋花復綻。不至攜手於夜臺。嗚呼。巧既願以身殉。則茲雖偷息人世。必非素志。韓憑蛺蝶。香塚鴛鴦。復見於今日矣。

小游仙館女郎曰金珠。年十五有餘。明眸皓齒。善睽流光。眉目輕盈。腰肢纖亞。居然絕好女子。其母亦半老徐娘。學餘杭仙姥。臨歧設肆。供養烟雲。姚三。粵無賴子也。過而豔之。以爲是雖碧玉小家女。而楚楚娟娟。真玉人也。不覺思問桃源。願爲漁父。癩蝦蟆妄想天鵝肉。曲里中人。一時咸傳爲笑柄。

吳門顧某。富甲一鄉。髮逆踞城時。挈眷避居滬上。與某校書善。校書有母倚女存活。畜得纏頭千餘金。思得一佳婿。爲終身計。蘇垣既復。校書知顧豐於產。願爲房老。并將私蓄付顧。顧要其偕返蘇省。嗣以妻特奇妬。許回蘇後。專人來接。校書以顧有割臂盟深。信之。越一年。雁杳魚沈。母勸其另擇佳耦。校書曰。兒之忍恥而爲此者。徒爲北堂甘旨耳。非真博夜合歡也。今既許身於人。又從而悔之。人其謂我何。遂偕母回蘇覓顧。叩其門不納。乃陰伺之。遇顧於道。前問起居。轉遭白眼。校書始大悔恨。躍赴清流。母見之。亦相從地下。顧猶礙於其室。不爲棺殮。逾年顧妻卒。病時多謔語。顧子獲雋入學時。見有二女隱隨其後。然則一縷香魂。尙未泯滅。吁其危已。

金某。鄞人。年尙雛。初歷章臺者也。眷妓德仙。德仙籍維揚。意殊落落。異吳中人纏綿旖旎。蓋習與性成焉。兩月餘。買笑錢約三百圓。花叢始歷。不知窟可銷金。以爲錦擲纏頭。雖墜鞭公子。走馬王孫。莫能整其肩背。而德仙落寞特甚。蓋以金面麻而黑。貌實不颯。德仙謂人生貴及時行樂。雖金多如季子。亦難甘此面目。與同衾枕耳。金銀我所固有。嘆之不馨。握之輒冰。何肯以此易彼哉。一夕。漏三下。金歸途遙遠。且魚鑰重關。擬將寄宿。兩有成言。逾時

客至。德仙悔前約，金以爲見金夫不有躬也。謂德仙曰：卿能圖今夕之歡，以遣長宵風月，中秋節屆，當薄具二十金，聊助花粉費。事終不就，期諸異日。詰旦，洞房春滿，乘輿而來，仍復敗興而返。早已憤火中燒，閱三日，瞰亡而往。則德仙正與某客並肩交股，客固美少年，翩翩濁世佳公子也。金有形見，因悟德仙奚落之由，攬鏡懷慙，急袖金往償。花債曰：今已矣。繁華夢醒矣。除夜度資外，備犒使洋四元，俟房中僕婦，與堂外紀綱，瓜分各半。德仙統給臧獲，另賜金界洋四元。金未應。德仙曰：而娘節費金，尙需與汝索逋耳。金曰：汝駕夢同人，而蠅頭逐我，當夜與修容衛玠，興狂欲絕。此款已同落花流水，一筆勾銷矣。妓無言，遽披其頰，滬俗素深惡此，謂非吉徵。金數多人與議。德仙匿不與面，搗請肆筵謝過，乃了結云：箇中閉門羹之况味，乃如此哉。

林愛官，白門人，本良家女，幼失怙恃，爲其惡戚陷入青樓。年二十餘，風格溫重，寡言語，不喜妝飾。與長安雍生遇，一見如故，遂私訂嫁娶。雍故蓮花幕下之翩翩書記也，然力綿薄，勢不能爲之脫籍。荏苒數年，雍不能去林，林亦不能離雍。雍之同事陳生者，素揮霍，悅林之貌，求通燕好，不可強以搗母之命。林不能却，比入帷，林扃戶出，向陳長跪而請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輕，所以苟延有待者，以雖隸烟花，尙復貞一。君家擁花圍柳，何處不逢佳麗，若必欲挾制以言歡，則欲污吾身，請污吾刃。言訖，以刃置於妝臺。陳啞然曰：予固知爾之鍾情於雍，然其力之不濟，奈何。曰：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懷此刃何爲者。陳乃慨然曰：爾識雍，予豈不識雍哉。於是啓戶遽出，連夜挾雍至林所，出所帶金條脫兩枚付搗母，而謂之曰：林不爾向矣，舍女而取金，爾之見機也。如其不從，曷觀此刃。搗母無奈，遂書柬歸雍，同人豔其事，書聯而贈之曰：果然匪我思存，一段姻緣完白刃。真箇爲人作嫁，千金聲價贖青樓。是真勾欄之佳話也。世竟有此人，吾願鑄金事之矣。

梁溪某生，與鳳麗仙詞史暱。丁丑四月，詞史于歸某氏，以書別生，生旋有答書，姬讀之，啜泣竟夕。其書詞句哀怨，纏綿多情，姬固爲此中翹楚，所居爲留鶯閣，霧幔雲窗，備極綺麗，門前車馬，絡繹不絕。先嫁一日，友人私往訪姬，於鏡奩旁得是書，因傳於外。其詞云：某頓首奉書於麗仙賢，卿粧次竊某半生潦倒，一介寒酸，學平子之工愁，慕司勳之選夢，作閨中牛馬，敢云天性風流，豔世上鸞鳳，未免逸情雲上，前者尋春北郭，訪豔南都，攀隄柳以銷愁，采靈芝而藥病，雲情雨意，未免先含，釵影珠光，祇求獨喻，方謂負冬郎之癖，月必羞圓，乏子建之才，花難索笑，而

乃衆香國裏。忽遇真真。羣玉山頭。得盟燕燕。余懷繾綣。卿意纏綿。錦未擲夫纏頭。絲早徵夫繫足。芙蓉葉底。花許同心。荳蔻梢頭。鳥看比翼。所恨好事多磨。愛河易竭。荷仙娥之寵。曾獲追隨。迴遊子之車。偏傷離別。從此雲天渺渺。月海茫茫。小影如花。夢欄杆兮午夜。柔情似水。悵環珮之丁冬。青鳥不來。紅鸞竟杳。誰能遣此。持湘管以懷卿。無可奈何。忽瓊函之示我。跪披竹素。一切周知。細繹蘭言。百端交集。何來李子。攬香國之姻緣。幸有楊枝。解玉臺之寂寞。卿則懸宣夫人之絳帳。願荷栽培。我則乏衛洗馬之清姿。過蒙推許。徒增惆悵。彌感慇懃。爰承香諭之諄詳。勉錄俚詞而進獻。先容無物。曾將末技酬知。後會有期。祇乞芳心許可。此日臨窗寫翰。和陽春白雪之吟。他時對鏡開奩。留明月清風之感。子情如此。卿意云何。所言求鳳有主。射雀開屏。固知舞席繁華。不是留鶯之地。即使歡場熱鬧。本非栖鳳之鄉。苟非及早回頭。難免將來失足。然恐當年魏女。誤嫁秋胡。舊日王孫。未逢司馬。憐小青之薄命。蕙質沈埋。傷婕妤之工愁。花容狼藉。身居局外。心繫局中。好景易蹉跎。莫致題紈織錦。名花宜供養。豈宜墮溷飄茵。若能金屋深藏。絳紗永護。此則欣笑人之有託。對月心祈。憐公子之無緣。聞風願慰者矣。書中憐我癡愚。蒙卿慰藉。謂寸衷之不改。當佳偶之可尋。抑知某夙秉癡情。解憐者少。徒含密意。知意者難。已失東隅。難期後效。從今戀樓頭弱柳。永含脈脈之愁。鄙路側閑花。不作非非之想。怒擊三生之石。恨緣會兮終虛。濃熏百和之香。歎恩情之中阻。懽悵乍間。香誓旋渝。徒教悵望銀河。靈難倩鵲。分離玉鏡。夢不乘鸞。拋紅豆以無聊。悵紫烟其欲滅。猶幸有琴僊詞史。性情相似。旦夕可親。無殊解語之花。愁悵可訴。倘比忘憂之草。恨緒同傾。然雖對可兒。難忘淑質。眉峯乍破。夢轂旋縈。嗟人去之難留。望月明而空悵。將此日放金陵之棹。水遠山遙。倘他年尋赤水之珠。紅鬢翠恨。事已如此。計無復之。惟祈玉體自珍。芳姿無恙。枝榮連理。永賡白首之吟。花號宜男。早蔭朱衣之貴。毋違夫子。勿念鄙人。某今蠟淚已乾。無奈勉呈草札。卿若蠶絲未盡。何妨再寄梅枝。此書傳誦一時。青樓中藉爲嘉話。桂珠校書。滬北才媛。所著小詞傳誦人口。勾欄中女青蓮也。一自春酣。花醉詞人。訪桂珠校書於秋月春風館。甫入門。見其磨墨伸紙。振筆疾書。略不點竄。蓋方作函與所歡也。而閱之。雖未能剪裁。工整雕琢精妍。然其命意所在。覺一縷情絲。沁人肺腑。堂堂七尺軀。不能識一丁字者。猶且指不勝屈。教坊中得之。已覺罕有爲匹矣。此不獨爲風流佳話。添一點染。且以見申浦一隅。無奇不有。安得使秦淮花榜。獨擅盛名於當日哉。其書云。睽纔數日。

恆比三秋。每憶芝儀。殊殷芹悱。比惟禊躬安燕。玉體吉羊。辱荷知音。定符私頌。竊思形骸雖隔。肺腑應通。寤寐懷思。祇覺宵長。夢短。日時腸轉。頻添舊恨。新愁。悵一水之滌。洄暮雲春樹。幸千潭之同映。秋水蒹葭。迴思燭剪西窗。樽盈北海。開奩梳洗。深淺煩君。下榻綢繆。溫柔許我。覺此際之博投。非尋常可言喻。何意牀冰鮮食。忽抱薪憂。遂使水遠山遙。竟回梓里。傷心話別。猶蒙青眼於東君。無計款留。空望綠波於南浦。言念及此。歎仄奚如。所幸鴻毛遇順。歸舟定獲平安。遙稔鳳侶言歡。鼓瑟諒償飢渴。在君子文園偶染。明知勿藥早占。在薄命尺素未通。終覺傾葵莫訴。遲遲長夜。幾度捫心。靄靄停雲。頻經搔首。秋月春風之館。門設常關。桂香珠影之中。徑緣不掃。倘使霍然全愈。務乘雀舫以來游。如其夙恙未痊。懇擘蠻箋而賜惠。輕寒薄暖。適體爲佳。語短情長。加餐努力。總之離愁滿腹。直教翰墨難宣。尙祈洞鑒寸心。諸仗海函無訖。

巢苻閣主。記彭城姬軼事一則。蓋冀作清夜鐘聲。使磨白璧之瑕。而出青蓮於淤泥也。彭城姬。少爲賤妓。等諸桃奴菊婢之流耳。流轉滬濱。倚門賣笑。態旣妖冶。性復流蕩。無賴子咸樂就之。年餘積貲數百金。遂棄而之他。就屋兆富里。前之無賴輩。各相率謝去。與之游者。半多文士。然姬殊鬱鬱不樂。謂容成秘術。無所復施。人生行樂之謂何。因觀劇金桂。悅一梨園子弟。霞水生。多方勾致。真箇魂銷。半月餘。而霞水生力不能支。因說姬曰。我輩旗鼓相當。久已厭爲壁上觀矣。不若別樹赤幟。遂舉同班之烏孫公子以應。於是長枕大被。作團圍會焉。又恐事露。密令小鬟阿大。另營金屋。陽爲婢之所歡。其實陰爲己謀。每於燈燼酒闌。曲終人散之後。輒約兩人登場演劇。古有摩登伽。斯近之焉。是亦名花之玷也。

優人李吟香。一字峽山。武林人。而本籍則姑蘇也。爲金玉班中名旦。色藝雙絕。所演崑戲。如喬醋。佳期。思凡。徽戲。如胭脂。拾釧。花鼓。來唱等劇。最爲擅場。當觀瑜甫上。千嬌側聚。百媚橫生。卽京旦亦所不及。卸粧後。則舉止大方。絕無優伶習氣。兼以一無嗜好。事母極孝。與弟蘭亭。出貲新建屋宇。同室而居。頗稱友愛。性高傲。守身如玉。不善逢迎。不計錢財。富貴不足動其心。遇誠篤之士。喜爲結納。與品花寶鑑中之袁寶珠。蘇蕙芳。可相匹儷。優伶而知孝友者。亦罕見也。不可湮沒。故特志之。

靈芬館主詩云。漫擬留賓投轄飲。豈知慢客閉門羹。狹邪之遊。以歡娛始者。必以怨恨終。金盡裘敝。遂爲此輩所

文蘭。姓沈。廣陵夏家女子也。父母均歿於赭寇之亂。爲人所給。遂隸樂籍。姬姿容美麗。秀慧罕儔。而性尤豪爽。不染章臺積習。僦屋滬北門。無雜賓往來。皆風雅士。非所屬意。雖隴苗紈袴。擯之戶外。勿得一見顏色也。樓三楹。顏曰貯月。疏窗四敞。夏秋延爽爲宜。古越七十二灣。漁隱與之交最暱。且久。嚙臂爲盟。月夕花晨。時相過從。然必發乎情。止乎禮。未嘗及亂。無何以事別去。鴈札魚書。常相郵遞。繼有遠行。音問遂隔。姬旣墮風塵。時鬱鬱不樂。而風月場中。率多浮浪子弟。絕少可委身以事之者。積久遂成心疾。纏綿數月。竟赴泉臺。時生以事勾當至滬。不謂崔護重來。而玉簫已化。巢痕如故。風景全非。不禁惆悵無已。駕湖散花仙史。曾得姬之小像。題詩首唱。纏綿悱惻。一往情深。一時繼響者如雲。袖角裙邊。姓名幾偏。亦青樓之佳話也。渤海小停雲館主詩云。珍重崔微畫卷存。美人香草賦招魂。勞他名士生花筆。贏得青樓姓氏尊。文蘭固爲滬上勾欄翹楚。幾於無美不備。含嚙巧笑。善病工愁。每喜與文人學士游。情詞婉雅。韻致幽嫺。有飛鳥依人之態。好事者。繪素心蘭。長幘貽之。而撫玉谿生句爲瘦沈句十章。補題其隙。亦可稱一時韻事云。

巧仙。吳門人。雖尤物亦禍水也。出自良家。知書識字。先嫁一士人。伉儷相得。家雖貧。而花開月上。情話纏綿。其樂有甚於畫眉。不料未一年。夫以廢疾殞。閱二載。姬年已二十。有誘之者。始入勾欄。一時豔名噪甚。初居小東門外。小築三楹。居然幽雅。由此枇杷門巷。楊柳樓臺。賓從如雲。允稱極盛。無奈駒光易邁。馬齒徒加。轉徙至雙順堂中。依人作活。顧徐娘雖老。而三分丰韻。尙堪爲姊妹行中領袖也。閱七年。乃嫁顧某。股釵分燕。破鏡離鸞。又三年而顧卒。巧仙年已三十矣。自顧卒後。仰屋而居。不能自存。未甘獨處。而無郎。又欲雙飛以覓侶。琵琶再抱。重入歡場。然視花叢爲惡道。擇人而事。刻不能忘。自理舊業。與瘦腰生最暱。而生齒甚少。以仙較之。十年以長。金屋之營。生計不及此也。仙飲阿芙蓉膏以死。要生。生逼於無可如何。其事始就。聖壁清塵。將作阿嬌之貯。忽一日。生在姬院。陡作譎語曰。我死未周年。而妻爲汝有。區區兩晝夜。經懺不予昇耶。弗汝宥矣。先是姬擬嫁生。欲延僧禮懺。資願冥福。生吝值不與。故鬼云云。自是神魂翕喪。行動與鬼爲鄰。歷狀之形貌情形。與顧生前吻合。如是者三日。生不勝其擾。急買舟歸。而鬼始絕。嗣又附巧仙曰。我不幸。中道分離。汝不能守斯已矣。會幾何時。遂謂他人夫哉。此念不萌則已。倘必春風別嫁。誓將攜汝同歸。不甘使枕畔人。別作糟糠也。生去後。姬又與趙暱。委身以事之。一如

瘦腰生。鬼自是坐臥不離。姬側終日喃喃與鬼對話。未幾而二豎爲災矣。藥爐茗椀。未及月餘而姬竟卒。病革曰。顧五來矣。顧行五故云。

陳月娥亦瀟中才妓也。本舊家女子。父沒之後。無以爲生。遂隸平康。少曾讀書。及長。壹志詩詞。遂能吟詠。既墮風塵。輒自悲悼。而全家數十指。悉仰給於姬一人。庶母芝香性刻。待之尤虐。每逢佳客爲姬所知心者。輒加白眼。而獨以大腹賈爲上賓。曲意逢迎。強姬延接。姬心弗願也。姬玉立細軀。輕盈綽約。望之如神仙中人。性又端莊凝重。不苟言笑。入以游詞。頰暈朝霞。輒不能答。喜與文士談詩。竟晷不倦。閨中陳設精雅。筆牀研匣外。圖書盈架而已。箏笛琵琶。非所好也。與茗溪醉墨生最善。往來年餘。兩情淡洽。生縱無纏頭之贈。姬亦不作丁孃十索也。每於夜闌燈灺。言及終身之事。輒爲歔歔。暇時輒與生唱和。寫愁寄恨。累牘連篇。令有情人不忍卒讀。生俱珍藏之。篋筒。姬色藝雙絕。名冠章臺。招徠觴者。絡繹於道。姬以戀生故。輒託故不往。自此搗母漸厭生。每值生在座。則指物以詬之。或姬不在。則待之以閉門羹。生固棄儒冠而執賈業者。貲本不豐。又遭折閱。計無力爲姬脫籍。遂與姬絕。泛權金閨。別謀生計。驪歌催客。別調終彈。鳩信懷人。離情莫訴。生不禁爲之惘然。特作惆悵詞四絕。以寄意。水晶簾卷雨如絲。小語娉婷速客遲。應是鴛鴦初罷繡。暗彈清淚怕人知。愁心自古美人深。不語還傳一曲琴。豔質孤天付與。好憑青眼覓知音。相逢轉瞬又天涯。流水無情日易斜。願逐春風化蝴蝶。一死生死總隨花。遊踪十載類飄蓬。金屋何能貯玉容。但賸零脂殘馥在。和詩都入錦囊中。

邵雅仙。本姓趙。固吳門碧玉小家女也。鬻身北里。頗著豔名。初與豫章生善。生浪擲纏頭。動盈篋筒。雅仙與之情好甚篤。嚙臂爲盟。終身是託。未幾。入月不來。懷珠遽孕。及生則男也。生遂欲迎母子以俱歸。假母弗許。涉訟公庭。而雅仙竟負前盟。不願嫁生。詞鋒犀利。生不覺爲之氣結。雅仙後改姓爲邵。芳年正盛。豔冶罕倫。且又獨步章臺。負一時盛名。以故聲價自高。所與往來者。率皆四方豪客。當代文人。尋常浮浪子弟。罕得入其門焉。久之。而雅仙所歡者爲某甲。乃京師梨園中人也。容顏美好。衣服麗都。居然列於時髦。雅仙初不知其爲優伶。善遇之。既而微有所聞。陽却之。而陰招之。芳芷流連。輒深思慕。於是姊妹行中。羣非笑之。聞其事者。亦多太息。雜以譏嘲。目爲名花失品。雅仙以此卒被雅流所擯云。

楊寶珠。真如人。其妹爲桂珠。皆其假母之錢樹子也。桂珠與假母並籍隸金陵。寶珠習久相忘。亦能操金陵方言。不知者。多誤以爲來自白門。寶珠態度苗條。丰姿綽約。亦章臺中之矯矯者。初居兆榮里。後遷尙仁里。與緞莊某甲善。繾綣情深。有金屋貯嬌之意。顧落花有意。流水無心。珠與某不過博其纏頭錦買笑錢而已。珠之心心相印者。則蜀人鄧某也。鄧固博徒。在漢皋曾以局賭。騙某商萬金。後不能容。挾術來滬。尋花問柳。獲識寶珠。鄧雖在博場生活。而善自誇詡。低幃暱枕。每自炫其多財。珠信之不疑。時珠迎新送舊。年逼徐孀。一日某謂珠曰。蘇小墳前。空留碧草。真娘墓上。已落天桃。人生幾何。有如白駒過隙。卿雖不至門庭冷落。車馬稀疏。然回首當年。流光若駛。蛾眉雖好。已歲月之頻經。馬齒徒加。覺鬢毛之欲改。卿如有意。僕當與卿白首同諧。風月場中。究非結局。珠曰。妾天涯淪落。青眼難逢。海上論交。白頭莫賦。以蒲柳之姿。得薦蘿之託。豈不甚願。獨是舞衫歌扇。玉釧金釵。與夫黃酒買花。各項清償。須六百元。君能爲妾部署。妾從此逝。當以惡道視烟花矣。某如數畀珠。乃與鄧某連夜避居他處。翌日某貿貿然往。鑰扃門戶。簾靜房帷。雖無塵跡蛛絲。業已桃花人面。某悵恨而返。爲咄咄書空者匝月。珠與鄧既遷僻術。雙宿雙飛。服食起居。埒於素封。不兩月。牀頭金盡。蓋鄧日溺於呼盧喝雉中。固銷金有窟也。鄧本無恆產。至此無以爲生。珠乃質首飾於典閣。得三百金。俾爲逆旅主人。設大有棧於桂馨里。鄧非貿易中人。無能爲役。資又告罄。珠又從人貸三百金。暫以支持。不轉瞬間。悉爲過眼雲烟。自中秋至除夕。僅四閱月。一千二百金。蕩然無存。珠至此逋負如山。徒呼荷荷。除夕鄧諸債鬻集。向珠索貲。不應。憤火中燒。陡咬珠之左耳。去其半輪。血肉狼藉。珠擬訟之公堂。不果。遂與鄧絕。旋鄧以另案被繫新衙。珠之誑某。卒以自累。於此數花叢果報之不爽。

金雅仙。白下人。綺齡玉貌。楚楚可人。初落秦淮烟柳中。豔名噪甚。畫舫笙歌。珠簾風月。非姬至不歡。有某客者。豪而多財。爲贖文姬。遂脫樂籍。顧姬正當妙年。花天酒地。未免有情。爰別創院落曰聚仙。集舊時姊妹。爲錢樹子。而居然作假母矣。其實柳腰花貌。霧鬢雲鬟。諸名花殆莫之與京也。中有月琴銀寶二妓者。姬以重貲聘之。爲酒糾。蓋滬上搗母羅致人才。出金錢聘姊妹花。以實院中。名爲帶擋。摠別有所適。則完璧歸趙。時下名妓帶擋。有多至數百金者。而不逞之徒。垂涎獵食。擇肥而噬。名爲花護金鈴。實則子傾錢樹。癸酉冬間。比鄰金玉堂不戒於火。聚仙亦付之祝融。虛燄中。月琴遂倡言被火。不還帶擋。恃衙役爲護符。某甲者。選事之流也。自薦於姬。謂月琴所持

者衙役耳。我則僚幕也。索之必償。姬從之。果如願。姬德甲而厚酬以值。甲不滿所欲。遂甚銀寶。稟於會審公堂。謂雅仙逼良爲娼。爲先發制人計。仙具訴。串騙各節。會審官薄懲之。而後訟孽乃斷。姬自是以此中爲不可久居。思擇人而事。適鹿城某生貧而喪偶。見姬豔之。納爲正室。倡隨甚妥。相得。北里中人。共羨其得所歸云。

朱湘卿。琴川人。雪膚花貌。旖旎溫柔。工詞曲。知書識字。丰度嫺雅。酷似大家。顧見客酬應。絕不作矜持態。性愛文人才士。雖竟日流連不倦。苟遇大腹賈。卽以閉門羹待之矣。年未破瓜。才能詠絮。初來滬上。僑居尙仁里。未甚知名。經諸人提倡風雅。贈以詩詞。而後章臺中無不知有朱湘卿者。丹徒吳子。名下雅流也。一見心醉。歡讌累日。贈以七古八章。驚才絕艷。神似太白。由此名噪北里。辛夷花下。丁字簾前。車馬往來。幾無停轍。尋芳者爭以一見顏色爲幸。旋又遷於兆榮里。照春屏上。爭題九迷之詩。藉甚香名。幾於一時無雨。姊妹花中。無不讓爲獨步。姬與吳興陳聽雨爲尤。暱旋有賈客某。願致湘卿於金屋。姬亦心焉許之。繼而某詞林來滬。續與姬有割臂盟。客恐爲捷足者先得。一日偕姬同乘馬車而出。爲僞遊雲夢之舉。匿姬別墅。不復使歸。并預寫婚帖。爲涉訟地。絕代名花。一旦忽爲沙吒利折去。聞者惜之。

黃韞珍。橫塘人。傲居滬曲。暫作勾留。父已早沒。與母相依。少嫺歌曲。略識字義。姬身段娉婷。腰肢輕亞。而靜好自娛。不喜塗澤。所識多雅流。家有嘯軒。軒左碧桃花初放。姬輒凌晨婆娑其下。曼聲吟哦。萬羅山樵緣樹生。花月平章也。乙亥仲冬。重游黃浦。見姬豔之。曰。此真一朵解語花也。周旋匝月。繾綣生憐。以己逼凋年。急於歸櫂。因賦步蟾宮四解以贈別。鴛浦相逢。又悵將離而贈芍。鴻泥自惜。何殊欲別而啼鶯。其末解云。樓窗凭送嬌無那。聽點屐橫睇婀娜。莫愁生小未知愁。徧一段離愁付我。於離筵上。按紅牙板。吹碧玉簫歌之。聲調淒惋。姬亦惘然。如不自勝。蓋性愛文人。而情一往而深者也。

梁韻蓮。西泠人。幼時鬻於滬濱。及長。慧美罕倫。眉目如畫。圓姿替月。妍貌羞花。一時之秀也。操彈詞技。甚工。音節嘹唳。消魂蕩魄。往來於雲間。吳會諸勝地。所識多巨公名士。閒時多居滬上。或乘翠幘。被華帔。觀劇於名園。賞花於別墅。逍遙物外。有招其侑酒者。從未一往也。後聞其嫁一巨賈云。

王秀錦。字蘭卿。鄧尉人。居兆榮里。身輕如燕。若不勝衣。裙下雙靸。纖不盈握。願骨肉停勻。肌膚柔膩。蓋適在環肥

燕瘦之間。辛未秋。夢覺。生道經滬上。友人薦以侑觴。眼波迴注。相見恍如舊識。生口占一聯贈之曰。秀奪塵寰。秋波一轉。錦開屏帳。夜月雙圓。姬聞之。默默似有所感。時生有湘鄂之游。姬以月圓之約爲詢。生屈指應之曰。一月可矣。留兩日。匆匆遽別。滬上爲南北往來孔道。貴遊富商。招讌勾欄者無虛日。而此輩迎新送舊。事往情遷。有逾月卽不相識者。生於歲暮始返。折柬招之。嫣然而至。依依如平生歡。欲邀生至家度歲。而難出諸詞。屬妹愛卿。婉達其意。生堅不可許。以元旦後卽出。留飲五日。復別去。姬固屬意生。而見其落落難合。遂不能自主。春間。卒歸毘陵屠氏子。屠本木賈。第宅宏敞。資財饒足。年少美丰姿。本與姬有終身約。至是遂納采定盟。生歸。越一月復游滬。聞姬將行。亟往訊之。姬款之於愛卿室。留作竟夕談。因縷訴衷曲。啜泣達旦。生爲歛噓不歡。譜摸魚子一闋慰之。詞曰。蕩離魂。半牀燈影。匆匆留去難決。來遲屢負東風約。珍重一聲長別。宜自惜。怕媛玉侵寒。莫解裙兒結。幃低枕暖。任豈蔻脂濃。櫻桃舌潤。惆悵共今夕。秋波轉。渾作入懷明月。呢人私語。啣相逢。我尙嗟淪落。羨爾鳳生雙翼。休再憶。認淚點紅綃。抵得啼鴉血。天涯浪跡。只燕子重歸。桃花依舊。孤坐更愁絕。詞成互歌之。不能成聲。旣別。生刺船竟去。嘗曰。此生平憾事也。姬歸屠氏。極相娛樂云。

楊繡芸。秦淮人。貧家女。來滬依其戚串。其戚以陌路視之。坐是益困。戚某之舅博徒也。以計誑之。鬻入章臺。澄懷室主人。吳中名下士。一日偕二三良友。散步歌樓舞榭間。偶過姬院。見姬舉止嫺雅。非風塵中人。其年正當碧玉破瓜時。肌理細膩。骨肉停勻。雙頰作桃花色。細視之。有指爪痕。詢之。含羞瑟縮。猴眦熒然。旋有他妓私告之曰。此金陵產。母女二人。工於刺繡。賴十指以度日。去歲杪。母以疾亡。女爲戚某誘之至此。初入門。知身墮平康。俯首哀鳴。屢思自盡。搗母時防閑之。死念稍懈。而意恆忽忽若失。文以衣繡。不樂也。餌以甘旨。不樂也。教以音樂詞曲。耳若聾口若啞也。搗始以好言繼以厲色。終揮以老拳。女形同木偶。置之死地。終不悔。前有甯客見而憐之。願以百金贖女。搗於身價之外。苛索百端。其事遂寢。每當空階月上。永巷更深。輒以毒刑磨折花枝。面上爪痕。職是故也。生爲酸鼻。久之。後貨於同人。得五百金。以三百金贖姬。二百金置一及門某生。俾娶姬歸。某生固世家子。中落者。貧不能置室。故有是舉。由是筆耕針杼。倡隨相得。而同儕中。無不頌生之高誼云。

林素雲。幼產漢臯。金陵旣復。隨父寄居白門。父沒無以自存。乃隸秦淮樂籍中。名噪一時。往來者。多名流貴介。時

值當道者方嚴禁綠篷船院中諸妓風流雲散。姬亦隨姊妹花來至滬上。僦居兆榮里。霧閣晶窗。備極幽雅。姬色藝雙絕。又負盛名。紈袴子弟。每以一見爲幸。多修飾容貌。爭媚於姬。而姬輒少所許可。獨與浦左織恨生相善。生亦居滬北。與姬院落銜宇相望。花晨月夜。昕夕相聚。姬於酒闌人醉。吐露衷臆。言及深際。輒爲歎歔泣下。生擬爲金屋之貯。而庭訓甚嚴。雖許之於心。而不能決之於口也。姬亦知命意。深恨月老無情。不能姻緣薄。爲如意珠也。生在滬勾留三載。家中催歸符至。遂與姬別。後姬卒。爲有力者。量珠聘去。及生重來滬北。則姬嫁已久。紅蠶作繭。誰是同功。絳蠟成灰。空成雙照。惆悵之餘。爲作感舊四律。附錄於左。水中明月鏡中花。贏得虛名六載誇。著雨蕉心猶輾轉。受風楊柳總欹斜。青鸞信枉傳蓬島。紅葉詩空出內家。忽漫求風翻別鶴。文圍綠綺好音賒。街北街南戶可望。小姑山恰對彭郎。無因禮佛窺蘭質。不分緣卿上桂堂。簾幕深沈通暗麝。圍屏咫尺恨紅牆。此情今日徒追憶。提起彌迴寸寸腸。春鷓秋蟀信沈沈。何限幽懷託素衿。合璧恨無田種玉。藏嬌那有屋營金。蛟盤徒滴千行淚。蠟炬空燃一寸心。是我誤伊伊誤我。恩從未結怨偏深。明珠上掌復投淵。楚水橫波劇可憐。雲散風流愁渺渺。天長地久恨綿綿。才華解折溫柔福。落拓偏乖兒女緣。不信仙家管鴛牒。也容塗抹譜重填。

曹寶玉。瀏河人。來滬作倚門買笑生涯。居天一樓街中。一時車馬盈門。頗高聲價。殷侶卿者。抱布買絲之流也。薄游北里。與姬相識。往來繾綣。已閱三年。而其情始終不渝。殷固戀姬之貌。姬亦以殷和婉篤誠。可訂終身。姬自入風塵。所積纏頭。約有千金。蛾眉雖好。馬齒已加。本不欲久居此中。遂自出貲脫籍。而嫁殷焉。殷家中固有糟糠妻。及姬歸來匝月。又於吳門另購一妾。與姬鼎足爲三。彼此爭夕。時有勃谿。姬不能堪。託言往瀏河掃墓。飄然遠引。其實至滬濱。往尋姊妹行也。爲殷踪跡得之。以逃亡報官。顧行李蕭然。一身外無長物。姬到堂。緬訴情節。淚容愁黛。哀豔動人。官廉得其實。遂判伯勞燕子。各自分飛。雉衙畢讞。鸞鏡遽離。從茲東角西張。竟同陌路。南羅北鳥。別抱衾裯。姬後卜居虹橋。擇人而事。後一瀏河士人娶之。士人固赤貧。姬畀貲使往應試。得高等。遂使下帷攻苦。不三年。竟捷南宮。姬以內助之勞。得居正室云。

張少卿。金巧雲。兩校書。名重一時。張以明麗勝。金以穠粹勝。秀外慧中。並皆佳妙。乃同適清河。歡洽無幾。復墮烟花。其緣慳耶。其命薄耶。殊令人嘆從夏之非易已。皖江枕流子贈以二絕句云。當時同倚玉闌干。並蒂芙蓉帶笑

看。寄語金鈴勤護惜。探花容易養花難。探鎖長門冷翠翹。空將兩淚濕鮫綃。東風狂暴楊枝弱。又向章臺舞細腰。沈雲覆。姿態明豔。性格風流。於章臺中。首屈一指。願花常好。館主頗眷之。姬偶於座上索詩。酒闌燭炮。走筆得二絕句贈之。冒雨尋花興更狂。桂堂東畔賭明珠。不須沈水薰衣袖。秀骨天然有異香。李艷張嬌浪得名。風流都道不如卿。君身原是靈和柳。誤向章臺管送迎。

蘭史岳姓。小字鳳。吳鄉望亭之農家女也。父爲布客。挈鳳僑寓吳郡。祖仍居鄉業農。咸豐庚申。父歿。兵燹中。鳳隨母氏來滬。枇杷門巷。賃屋棲止。時鳳年十齡許耳。客至恆避匿不出。有喜其聰慧者。聒而與語。鳳輒登榻蒙被臥。滬有清河叟賞之。欲購爲媵。未諧。贈以金。使遷寓滬北。母見其姿首明豔。知可作錢樹子。使習歌舞。應客。未逾年。聲名大噪。鳳眉目如畫。體裁適中。寡言笑。而媚慧。善伺人意。又舉止個儻。不喜作兒女態。工心計。多億中。傾慕者。擲纏頭鉅萬。以得一顰笑爲幸。鳳少所許可。某軍門自津抵滬。啗以重金。鳳拒之。軍門謀以勢劫。鳳輒以計免。其心屬者。爲某貴介。同治壬申。以五千金聘鳳。鳳許之。願祖猶未知鳳之爲章臺柳也。堅欲其歸。以字鄉人。遂輾轉不就。而鳳亦旋悔。放浪江湖者半年許。癸酉春。重游滬濱。鳳已逾笄而名益盛。高軒過客。以不見鳳爲恥。選色徵聲。非鳳在弗樂也。是年秋。鳳忽置酒。召所知掩泣而言曰。余以一身歷花月。劫者十載。誨盜誨淫。此間不宜居矣。將歸老茅屋。請從此辭。各贈一小影爲別。明日盡室他徙。甬江某庶常偵知其赴吳。命舟隨往求之。不知所在。巧竇。蘭陵人。自幼爲匪。人所誘。輾轉鬻於妓院。甫來滬上。髮猶覆額。依然一雛姬也。尤善琵琶。工唱側豔曲。色藝精絕。一時。滬地名流。爭願擲纏頭。與之款洽。幾於得巧。一盼爲榮。願巧雖籍隸平康。而性頗恬靜。苟非其意。所許可。卽大腹賈。日費千金。亦不一顧。數年間。私蓄五百金。訪知父母無恙。並幼時所字魏姓子。亦能繼承先業。兼未娶妻。因卽函致其親。願將所積囊資。自脫樂籍。回里歸夫家。其父得書。飛權至滬。偕之端返。嗚呼。出煩惱門而入安樂土。巧之識。亦加人一等哉。以視彼之淺斟低唱。濃抹淡粧。而自爲得計者。個乎遠矣。

月鵲眉史。姓陳。識字工詞曲。亦解吟詩。所往來多名下士。所居室。蕙香閣。結構頗雅。精廬數楹。面臨溪水。室中陳設楚楚有致。帷帳尊彝。皆非時下俗物。雙麓居士。尤與之爲莫逆交。常至其室中。情話竟晷不倦。有時做簾邀月。隔座聽鷓。衰茗焚香。談詩讀畫。絕無狎昵語。嘗謂使我長對芙蓉。儘可不飢耳。曾填入寶妝詞贈之。云。碧瓦新

霜初睡起，小紅點罷，龍香曉寒沁骨，呵手却試梅粧，鴉鬢淺籠金翡翠，蟲鈿反插玉鴛鴦，黛長入時深淺鏡裏，徬徨簾外相看一笑，又多情鸚鵡，催上帷幢，新興鬢子，回頭說與平章，宿火幾圓，檮杌一甌，雪細葉颭旗槍，消寒處，此境真清絕，何必柔鄉。

朱素卿，滬上翹楚也，以唱曲擅長，珠喉乍轉，玉屑頻霏，傾聽者色氣眉舞，滿座爲之不諱，所居小閣三楹，在東花園左近，頗有花木泉石之勝，江東逸史髯叔氏，梁溪名下士也，最與相契，酒闌茗罷，出素箋索書，生爲題二絕句云：彈到朱絃四五條，情深薛素唱紅么，卿才穎敏誰能匹，一曲霓裳信手調，朱顏線鬢好年華，樊素櫻桃絕世誇，行過小園寒菜地，琵琶聲裏是卿家，生曾於小春月夜，同諸友散步東花園往訪之，時菊花盛開，月光如水，張筵小飲，各已半酣，姬佐以新曲，清聲宛轉，響遏行雲，坐中爲罄無數爵，生卽事贈以三絕句云：風韻何輪蓴綠華，茜紅衫映翠裙斜，無情只怪檀槽物，國色偏將半面遮，秋水湘裙六幅拖，釵頭花朵晚香多，月兒清朗燈兒皎，照見紅兒宛轉歌，生就花容十倍嬌，芙蓉爲臉柳爲腰，一簾菊影半窗月，留伴佳人品玉簫。

李素琴，字吟芝，亦稱銀子，名姬寶齡之女也，姬家本金陵，後遊申浦，甲子春間，自滬移家，僑居松郡西城，鬢影釵光，豔聲藉藉，郡中名士，咸命駕往訪，時小燕其家，投轄留賓，往往痛飲達旦，爲樂靡極，甫逾笄，以療疾卒，琴時齒幼體弱，賴祖母撫育之，稍長，始理舊業，玉立頎身，丰姿窈窕，工歌曲，善作青白眼，初入章臺，年僅十五齡，豪於飲，頗寡言，待客無門戶習，神情舉止，綽有母意，體態端莊，疑出大家，在青樓中，蓋又能別樹一幟焉，初居兆貴里，無奈妬花風雨，特地相催，香巢甫定，噩警頻聞，打鴨驚鴛，無端畢集，姬乃不得已，遷於別墅，幽栖地僻，雅靜宜人，別有小築數椽，爲也香室，結構頗精，陳設亦麗，惜紅花農皆以名寓公旅居滬上，均與姬善，而惜紅爲尤暱，偶或置酒開筵，必有贈詩，而姬亦必答以歌，姬能識字，而尤好作畫，曾從金華仙吏學寫人物花卉，頗得神似，嘗以尺絹索畫仕女帳額，生久之未果，姬因屢勸之，淺瞋低笑，不勝其情，曲里中人，推爲風韻獨絕，花農詩云：羞暈圓容事有因，微瞋淺笑又輕顰，日斜剛是新梳掠，門掩東風獨占春，鬢金華仙吏詩云：傷春無計護羣芳，雲散風流各一方，贏得別枝巢占穩，相逢已改舊時妝，蓋姬於戊寅春間，始梳櫛也，一日惜紅招花農小飲，花農填滿庭芳詞，贈之云：圓頰勻渦，纖眉侵鬢，暖春薰出花妍，一團明月，剛是好韶年，低把芳名笑喚，素屏底，恰試琴絃，偏難忘，涼宵

罽酒。頽玉委香眠。堪憐。相見裏。勝常怕道。半整珠鈿。早瓊席歌殘。歡子新編。抵死攔儂暫住。銀燭背。蹴定金蓮。嬌無語。頻擡媚眼。褰袖更垂肩。

吳琴仙詞史。最爲梁溪瀟湘館主人所賞識。時偕賦秋生。侍顰生。柳影詞人小讌其室中。往往刻燭裁詩。聯吟達旦。琴仙每以所適匪人。淚痕常溼枕函。屢欲與瀟湘館主訂終身約。以格於勢未果也。別後。琴仙以小影一幅寄之。生情不能忘。每於花間燈下。酒熟香溫時。輒一展閱。惘然欲失。特題蝶戀花一闋於上云。脈脈兜情情暗許。便欲忘情。又把情勾起。數載纏綿何處寄。而今重到榴花底。幾度悲來還自喜。有箇人兒。添入心窩裏。鏡約釵盟無限意。畫裙小記相思字。

徐金玉。數年前勾欄巨擘。今則曲里之徐孺也。然三分風韻。猶堪爲花月場中領袖。以是色雖少衰。而枇杷門巷。尙覺賓從如雲。聶叔與之交最暱。曾於酒闌燈施。淒然有感。贈以四絕云。輕紅已見臉霞消。新翠還看眉黛描。莫笑秋娘風韻減。當年金屋久藏嬌。橘綠橙黃蟹正肥。相逢老大兩依依。座中亦有青衫客。聽話前因也溼衣。江湖身世度年年。金粉繁華昔夢牽。鳳泊鸞飄無限感。情懷千種付箏絃。隨風一片落珠璣。娓娓清譚玉屑霏。慧舌靈心能動客。何愁車馬到門稀。

白門金秀卿。出自良家。赭寇之亂。隨母轉徙吳中。家貧乞靈於十指。刺繡精巧絕倫。不讓夜來。遠近多爭購之。惟是母病弟幼。家徒壁立。金闔旣陷。無以爲生。乃鬻之入平康。豔名冠於滬北。推爲章臺中翹楚。顧姬性甘淡泊。布服素粧。自饒雅麗。房中陳室。古豔異常。絕無時下俗物。貴介子弟。來作狹邪游者。輒少所許可。大腹賈多。遭白眼。往往不憚而去。以故雖裘馬盈門。而投贈纏頭者絕少。姬亦不以爲意也。噓雲閣主人。與之交最暱。往來數載。情好無渝。每於花開月上。燈炮更闌。縷訴苦衷。極纏綿之致。繼生以事往楚南。徘徊不忍遽別。姬置酒小閣中。錢行席間。贈以八絕句。憶昔征輦白下催。雛齡飄泊古胥臺。而今譜入新鶯部。猶帶秦淮秀色來。憔悴紅傘劫後身。難將鍼黹療清貧。弟年太稚親年老。竟把黃金贖玉人。慙愧名姝入教坊。舊妝初卸試新粧。黛眉淡掃雲鬟攏。絕似當年鄭妥娘。春申江上駐扁舟。玉女偏宜貯玉樓。不耐五陵裘馬客。酒闌燈炮尙勾留。聲價居然滿滬城。天生麗質固輕盈。當筵莫道多羞怯。生小何曾解送迎。丰韻天然豔若霞。韶年依舊玉無瑕。生憎阿母違儂意。百兩纏頭

許破瓜。不堪摧折怨春婆。淪落鶯花可奈何。試看青衫襟袖上。猴痕爭似酒痕多。漫作重來杜牧之。箇中心緒兩相知。秋風團扇情猶在。珍重蕭郎尺幅詞。按附錄中。金秀卿凡兩見。紀事稍異。蓋卽一人也。縷馨仙史所作鈴護名花記。一時膾炙人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章臺紀勝名著叢刊（全一冊）

定價二十一元九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輯者 朱劍芒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美文化學名著叢刊

仿古
大字

特點一斑

1. 專家長篇放證

各書均經專家校閱整理。並著有長篇考證。俾讀者明瞭作品與作者之概觀。

2. 覓得稀世珍本

秋燈瑣憶及小螺菴病榻憶語二書。為市上所稀有。茲以重金覓來。排印成冊。以供同好。

3. 足本浮生六記

本書為惟一之足本。前五卷有中山紀游。第六卷有養生紀道。為市上所售之浮生六記所無。

4. 挿圖名貴難得

陶菴夢憶。影梅菴憶語。浮生六記等書。插圖甚多。可增無限興趣。

合訂一厚冊

價洋一元八角
(寄費掛號一角五分半)

| | |
|----------|------|
| 竊聞 | 葉紹袁著 |
| 續竊聞 | 葉紹袁著 |
| 陶菴夢憶 | 張岱著 |
| 影梅菴憶語 | 冒襄著 |
| 三儂贅人廣自序 | 汪价著 |
| 喬王二姬合傳 | 李漁著 |
| 浮生六記(足本) | 沈復著 |
| 香畹樓憶語 | 陳斐之著 |
| 秋燈瑣憶 | 孫 著 |
| 揚州夢 | 周生著 |
| 小螺菴病榻憶語 | 孫道乾著 |

世界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7511B

仿古字版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

本書集十二種章臺紀勝名著而成

南朝金粉 北地胭脂

名士評量歌舞 才人記載烟花

一編入手 有情人定感纏綿

萬卷開懷 當意者自宜反復

| | | | |
|-------|-------|--------|-------|
| 板橋雜記 | 余懷著 | 吳門畫舫錄 | 西溪山人著 |
| 續板橋雜記 | 珠泉居士著 | 吳門畫舫續錄 | 簡中生著 |
| 秦淮聞見錄 | 雪樵居士著 | 潮嘉風月記 | 俞蛟著 |
| 秦淮畫舫錄 | 捧花生著 | 燕臺花事錄 | 蜀西樵也著 |
| 畫舫餘譚 | 捧花生著 | 竹西花事小錄 | 勞利它行著 |
| 白門新柳記 | 許豫著 | 海陬冶遊錄 | 玉鮑生著 |

精裝一厚冊

一元二角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